#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史部第二〇冊目次


| | |
|---|---|
| 雍錄十卷 （宋）程大昌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 〇〇一 |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 （宋）李心傳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鮑廷博鈔本（四庫進呈本） | 一三三 |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二十卷 （宋）李心傳撰 清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吳翌鳳鈔本 | 三三三 |
| 皇明謚紀彙編二十五卷 （明）郭良翰輯 明萬曆刻本 | 四七六 |

# 雍錄十卷

（宋）程大昌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雍錄十卷（大學士于敏中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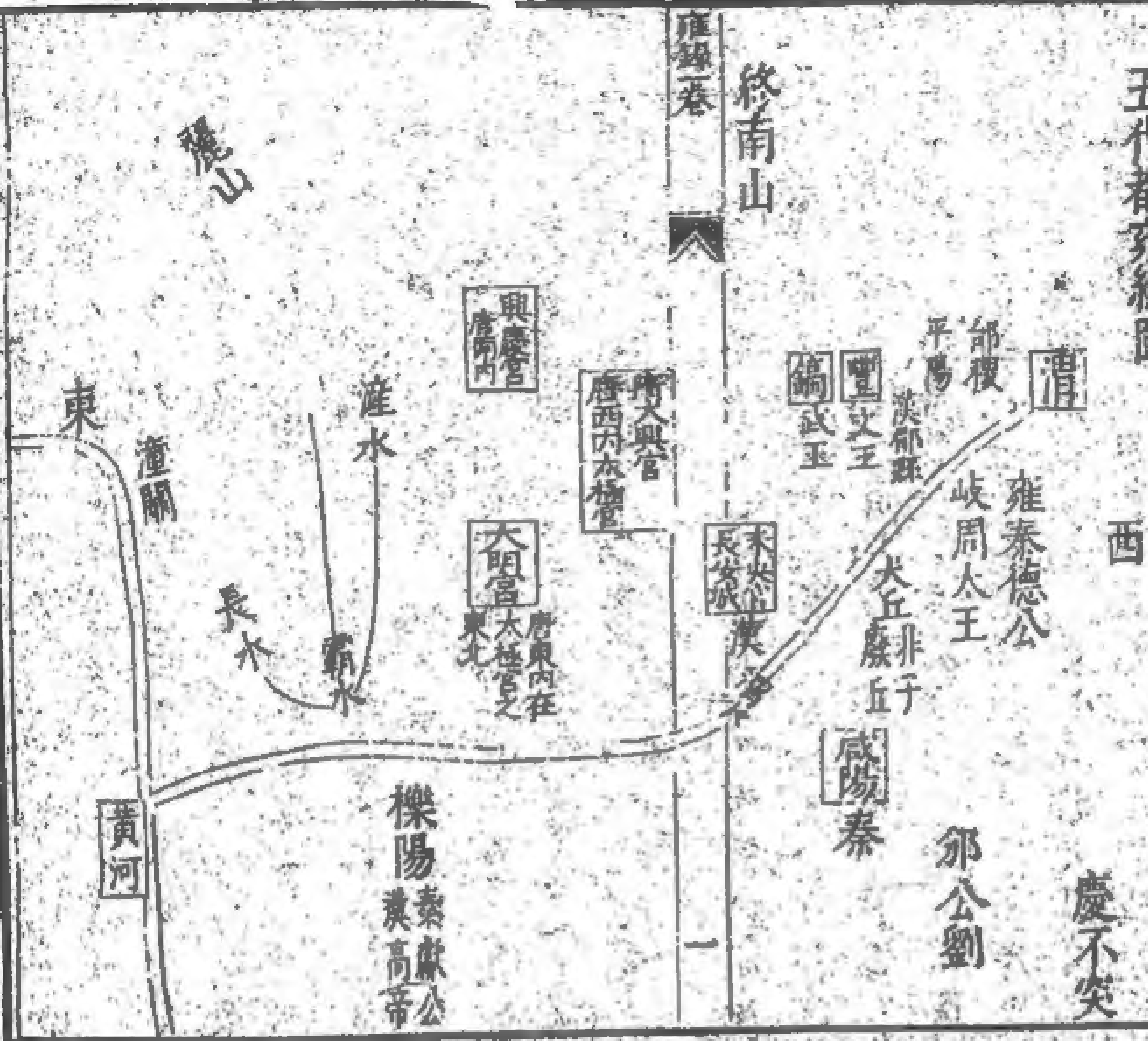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古周易占法，已著錄。是編考訂關中古蹟，以三輔黃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祕書省圖（宋書中稱關圖省者即祕書省圖）諸書互相考證，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謂三輔黃圖由唐人增續，初非親生漢時，目覩漢事，故隨事立辨，不以其名古而不敢置議。長安志最為明晰，然亦時有駁複。呂大防圖凡唐世邑屋宮苑，已自不存，特其山川地望，悉是親見，今故本而言之。若與古記不合，亦復訂正。其參校亦可謂勤矣。今考其書，如函谷關參都邑之中、太子宮序職官之次、地圖之後忽列書目數條、都邑之前夾出山名一處，驟然尋之，不得端緒，體例稍為叢雜。又集古諸錄所列碑刻，自獵碣以外，罕登紀載。考古圖有輦酺宮，亦不著其名。蓋但憑圖繪而未考金石之文，故未免於疎漏。然其蒐羅既富，辨證亦詳，在輿記之中，固為最善之本也。明代陝西諸志，皆號有法，其亦以是數書者在前歟。考大昌之時，關中已為金土，而隔越江表，為隣國著書，殊為無謂。蓋孝宗銳意恢復，有志中原，大昌所作北邊備對一書，即隱寓經略西北之意。此書猶此志焉耳。第五卷中特捌漢唐用兵攻取守備要地一圖，其圖說多舉由蜀入秦之迹，與郭允蹈蜀鑑所謂由漢中取關陝者大旨相合。其微意固可見矣。

# 雍錄卷第一

宋新安程大昌　撰

明新安吳琯　校

## 五代都雍總圖






## 五代都雍總說

漢隋唐皆都渭南雖位置稍有遷改而相去不踰二三十里尚易殊矣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邑若但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則先後紛紜亦與散在史冊無異予於是立渭爲經而取兩代都地隨列渭旁人能並渭以推其方而關雍地望如指諸掌矣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秦水者天水郡水也秦始封在此也故曰西垂也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又東爲陳倉縣秦文公於此得寶雞故又爲寶雞縣也及至武功縣則受



斜水矣褒斜二水並倚褒而分南北此之斜水即二水之北派也斜逕武功而東入于渭也又東爲斄縣即后稷始封之斄斄即邰也所謂有邰家室者是也又東逕雍縣（鳳翔府天興縣）秦惠公之故居蘄年橐泉皆在是也又東爲雍縣城南則秦德公居焉秦漢五畤皆在其地也（五畤詳在後）　又東合漆水爲岐水大王立都渭北而兼跨周原故合兩地而稱岐周也（詳見周都岐周下）　又東逕槐里縣南即周懿王所都也古名犬丘則爲畜牧之地耳至秦改名廢丘以示周世不復興也項羽所立三秦此爲雍王章邯之國也廢丘對東則澇水

自此入渭矣而秦之上林包涝水而對房丘故水經謂爲上林故地也其曰故者秦舊也以別於漢武之所廣也渭又東則受豐水豐有即周文王所都也又東北行則漢便門橋横亘其上此時渭方自西南來未全折東故便門橋得以横絶而徑達興平也武帝茂陵於興平興平即廢丘槐里也此橋趨茂陵爲便也又東則爲鄗水鎬即周武王之都鎬與豐都東西對立也又東逕磁石門者阿房之西門也見水經又自此門東行始與阿房南北相對故知此門當在阿房之西不當在阿房之北也又東逕漢渭城之南即秦咸陽矣唐咸陽縣在秦都西三十餘里秦之



咸陽孝公所都也在漢長安西北角故漢書紀高帝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曰西上咸陽也惟元和志則曰正東維南是爲雍州則東多南少也志甚審言其詳也並用水經參以它證漢都長安其城在渭之南而咸陽之東南也隋都亦在長安實漢城東南十三里隋文名其城爲大興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都凡其宫朝城市悉用隋舊第稍更易故名而已唐之都城先統於雍州京兆府最後始名上都也高宗時於大興城之北東別建大明宫故號東内而大興城遂名西内也西内即唐太極宫也别有興慶宫在太極東南角又名南内也

## 總叙雍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雍州之境西南則包黑水而東距冀河也冀河龍門河也堯都冀州龍門河正在其西故曰西河也詳見禹貢論黑水遠矣在唐爲小勃律以及交廣皆是若流沙則又出葱嶺之西也予之此錄專以五代帝都爲言凡五代帝都其在禹貢雍州之境纔十之二三耳而予今舉雍名者如堯都平陽而遂該括全冀名以與方非失實也秦嘗名其都爲雍縣唐嘗名其州爲雍州皆本禹貢也雍壅也四



面有山壅塞爲固也

## 關中

潘岳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關之間是爲關中此說未盡也函關固秦所立矣而鳳州之散關周尹喜嘗爲令隴西之隴關商州之武關原州之蕭關藍田之嶢關藍田縣即藍關也其名皆已先秦而出秦又自命其國土以爲關中則凡地在四關之内者皆嘗繫關以爲之名也若專指函谷一關則不該矣故顏氏注高紀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而徐廣注項羽關塞之語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其說是也其他如大震關之在隴州瓦亭關之在原州駱谷關之在盩厔子午關之在長安蒲津關之在同州華陽關之在洋州雖建置皆在秦後至其設險守國而命之爲關則凡此數者皆當在數也故潘岳所記不如顏徐二說之該也曰其關者陪土東臨中立之門晨啓而莫閉之也孟嘗君詐爲鷄鳴以誤關吏門開乃始得出高祖不納乇軍已而英布攻破之漢世函關門壯又嘗飛而乇遁則固明有扉闔而夫形容關門之狀者至曰天形如定練則其規制可見矣不與壁壘同爲一制也終軍入關得裂帛問此何



爲曰爲復傳復傳者回將以半帛合符爲信也然則初從此關得帛而入他日出關又持此帛爲驗則是元自東入者不容西出也耶

## 三輔𥘉置

三輔黃圖曰三輔者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地理志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共治長安中是爲三輔郡皆有都尉又曰京兆在故城南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扶風在夕陽街北此其廨治之所也至百官表顏師古注引黃圖則曰長安以東爲京兆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

則三輔分境之詳也武帝展拓上林東方朔曰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案朔所諫尚在建元年中而三輔立名乃在六年朔不應得以預言此必史家追爲之辭也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不必京兆馮翊扶風此說益强加護飾焉耳即顏序自謂不肯攻擊本文者皆此類也唐通以關內道爲畿內而中置京兆府立尹以治之城中立兩縣自太極宮前朱雀門外至啓夏門內中分通衢以爲縣境其東則隷萬年而西隷長安亦放漢也



## 三輔黃圖

今世所傳三輔黃圖敘載漢制特詳最爲要書而其間有與正史不合者如武帝思子宮在湖湖渭南也萬歲宮在汾陰汾陰河東也而圖皆以其宮隷諸甘泉甘泉自在渭北此非明誤耶甘泉有二惟鄠之甘泉則與湖縣俱在渭南而鄠之與湖中隔都城不相附綴則其誤曉然矣其次晉灼所引謂爲黃圖者多今書所無雖今書亦自明引某說本諸舊圖也則今書固非古書矣於是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今書皆明言祖本舊圖也又有引顏師古語爲據者師

古唐人也漢世安得預引而言之又嘗命槐里爲興平興平之名乃唐至德二年所改又在肅宗時也然則今圖盡唐人增續成之初非親生漢時目擊漢事者也故隨事必嘗立辨不可謂其名古而不敢實議也

唐六典

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或云書成不嘗頒用今案會要則牛僧孺奏升諫議爲三品用六典也正元二年定著朝班次序每班以尚書省官爲首用六典也又其年竇參論祠祭當以監察涖之亦援六典也此



類殆不勝述何以遂言不嘗頒用也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則時制盡在焉故也其書蓋張九齡之所上而李林甫之所注今其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而九齡如無預惟會要能言其以曰開元二十七年中書令張九齡所上則其書成於九齡爲相之日矣然於其間有異九齡二十三年已罷中書令而林甫代爲之則注成而上或在二十七年而書之進御當在二十四年也

長安志

長安志者本朝宋敏求所著也古有長安記矣至此改記爲志明非一書也宋氏家多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黃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矣而制度因革則多本諸圖經圖經又皆本之梁載言十道志也李吉甫元和志比宋志則差略然宋氏專記關雍而關雍之在元和志僅居百一其詳略自當不侔也凡求關雍曲折者宋之此志引類相從最爲明悉然而細細較之亦不免時有駁複也且如曲臺既入未央而又入諸三雍是分一爲二矣長門宮在都城之外長門亭畔而列諸長信宮內則失其位置矣諸如此類豈可苟隨無所可否也況宮殿苑囿也者



又多空存其名中不著事則亦無可尋繹矣予之此錄采用宋志爲多若其有凡最而無事實則亦不敢輒削今姑序列其總如一宮一苑第書其宮何在其苑何屬錯列以成一圖使人可以案方求地而其中館殿池籞須因事可以發揮則別主正史而附旁言以究其說雖有據而直列古書本文無可辨正則亦不以入錄恐其贅也

五代城苑宮殿

呂圖閣圖

元豐三年呂大防知永興軍檢案長安都邑城市宮

殿故基立爲之圖凡唐世邑屋宮苑至此時已自不存特其山水地望悉是親見今故本而言之若與古記不合亦加訂正其稱閣圖者即紹興秘書省本也

## 周

### 邰 不窋城

后稷都邰（邰與斄同）在京兆府武功縣縣距唐都之西一百四十里（已後凡云府者皆唐都京兆府也夫唐所不容可該歷代矣然而漢都在長安隋唐都在龍首原各以時語名之本無定號今既本元和郡縣以言古事必主唐制乃有的地可求它皆放此）后稷始封于邰詩曰有邰家室是也元和志曰邰在渭水之南漢郿縣地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故斄城又有后稷祠姜原祠其裔孫不窋奔于戎狄唐慶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蓋慶州古爲夷狄所據也



### 豳

公劉自慶州徙都于邠邠州新平縣即其地也在唐都西北三百里漢匈奴傳曰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師古曰今豳州是其地也凡篤公劉一詩所敘取材治屋積食除戎以立久計者皆此邠也至太王爲狄所侵不忍用人於刃則避邠而去轉至岐下也邠豳字同孟子之敘去邠不用豳字開元十三年槩改古文以爲今文又特詔書豳爲邠故豳爲唐邠州也

### 自邠遷岐

邠州在岐州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而邠南一百三十里是爲奉天縣有梁山焉秦始皇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即太王去邠所踰之梁山也非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矣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之西而上可以達岐故詩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古昔乘車此曰走馬恐此時戎已變乘爲騎也晨即走馬西上不暇駕車足以見其避狄之際迫遽甚矣太王既已至岐則遂營宮室殖材木全富庶教皆有規摹矣王季從而憑



故焉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書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蓋周之王業始於太王而成於文王故易謂王用亨于岐山而詩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天作之詩曰太王荒之文王康之亦皆主太王以言創垂也文王之在岐也有鸑鷟來鳴其地周人以爲已瑞故岐山縣之山名鳳皇堆也孔子恨其生之不辰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而周公亦曰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然則周人信嘗以鳳爲瑞矣顧黃霸以鶡鳥爲神雀馬德儒以孔雀爲文鸞則欺罔耳然

而巢阿閣儀九韶固足以表盛治而夏商無之亦不害其爲帝王也則有鳳固不必詆而無鳳亦不爲闕也帝皇之世河洛皆出圖書而商周無之豈以不足爲劣也

## 岐州岐山岐水

太王都岐周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是岐周之地在唐都西三百六十里也渭水至雍州岐陽縣（即漢之杜陽縣）與漆水杜水三者合會于一而岐水本名未改故仍稱岐水也岐水之北有岐山焉太王所邑也邑在岐水之北岐山之南



古語山南爲陽水北爲陽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而後世又名其地以爲岐陽也叅山水皆可名陽也岐水之南有周原焉詩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者是也太王初基必以岐山之下地差狹少不能容衆故跨渭而南兼據周原以廣其聚也后稷初封于邰至此始改號周故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也文王之生既在岐周則自太王以及王季皆居岐周不嘗它徙也水經曰岐水又南五十里有邵亭邵亭者邵公采邑也又有周城周城者周公采邑也皆文王時所封建也文王必嘗得命于商也

## 豐（畢郢）

文王都豐在鄠縣縣在府西南六十五里長安志曰豐水出終南山豐谷自鄠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禹貢謂導渭而東會于豐者其水派然也史記曰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在秦晉之間蓋龍門河之西也伐崇之後自岐遷都于豐故豐水之西有豐宮也長安志曰其宮今在鄠縣靈臺靈沼靈囿皆屬其地也臺沼囿詩人皆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攷獨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故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



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書曰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豐水攸同非漆沮先已入渭而豐水始與之同也皆要其首末而槩爲若言也武王繼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移徙每遇大事如伐商作洛之類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于豐廟不敢專也鄗在豐東二十五里故既可步往又可朝發而即至也（余廣三輔決錄）左傳曰康有酆宮之朝則康王雖仍都鎬而其受朝仍在豐地是亦循武王宗豐之意也元和

志長安志皆謂王季遷都櫟陽此其說本出周書也曰惟王季宅于程程在安陵北安陵惠帝陵在咸陽縣東或者以程爲郢又近櫟陽故有王季故都之說然孟子明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若王季既已去郢則文王之生安得而在岐周也其曰卒於畢郢郢恐文王之沒適在畢郢則不可知也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孔安國曰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墓在畢也以畢揜之文王之卒在畢故葬亦在畢也畢郢連稱必是同在一地或者因以郢爲文都恐未然也



## 鎬

長安志曰鎬水出鎬池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水經注曰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武王自豐徙都于鎬相去二十五里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成王成之又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周之大統至鎬而集天下宗之故鎬京又名宗周也諸家皆言自漢武帝穿昆明後鎬京故基淪入於池無復可究獨梁載言十道志曰鎬池一名元阯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則似別有一池名滮故水經曰鄗水北流與滮池合也若毛公所傳則異矣曰滮流貌也而世傳以爲水名蓋疑不當有鎬池而又有滮池也平陰道中山鬼反璧曰以遺鎬池君者指武王都鎬而言之蓋借伐紂之義以譬秦也

## 秦

### 秦都世次

史記秦紀舜賜柏翳姓爲嬴氏在西戎保西垂其後造父爲周穆王御封趙城爲趙氏非子居犬丘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至周宣王時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既而爲



西戎所殺其子破戎有功遂并大駱地及犬丘即廢丘槐里也封爲西垂大夫及周幽王爲犬戎所弒襄公救難有功平王避戎東徙洛邑遂舉岐以西封爵襄公襄公立西畤伐戎至岐而卒文王居岐爲鄜畤徐廣曰鄜縣屬馮翊收周餘民而有之其疆土至岐遂以其地獻周得陳寶在鳳翔寶雞縣寧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郿之平陽亭德公居雍城雍唐之鳳翔府天興縣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徐廣曰今縣在扶風獻公城櫟陽徙都之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而都焉地在渭北而其方則長樂宮西北也獻公四年爲周烈王之二年是時孝公已生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載復合十七載而霸王出韋昭曰周封秦爲始則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強大顯王致霸與之親合也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關駰曰謂昭武王霸至始皇而王天下

## 秦宮雜名

秦先世居邑數遷故其宮殿散在關中者多固嘗居之不皆可以名爲離宮也文王賁陽宮在鄠縣昭王棫陽宮在岐州扶風文王西垂不知何居武公平陽宮在華山下橐泉宮祈年觀在雍縣或云一宮水經有辨在後太后號宮在岐州號縣廟記曰在城外始皇本紀謂在雍也



步高宮步壽宮皆在新豐長楊宮射熊館青梧觀五柞觀皆在盩厔黃圖襄王芷陽宮在霸上水經

## 祈年宮 橐泉宮 穆公墓

酈道元注水經曰雍縣中牢井音勞與牢同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橐泉宮據酈此言則是惠公所都雍縣有祈年至孝公命爲橐泉名雖兩出其實一宮也酈又案地理志知其地皆屬雍縣又引崔駰之言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又從而辨正其失曰劉向固言穆公葬無丘壟處矣惠公孝公並是穆公繼世之君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也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予推酈此言則是祈年橐泉皆在惠公雍都而亦不知何人所建獨漢書曰祈年宮惠公所起也黃圖祈爲蘄且曰穆公所造廟記曰宮在城外而始皇本紀則曰在雍皆以世遠難究其的也

## 咸陽

秦都咸陽在府西微北四十里本杜縣地也至唐咸陽縣則在秦都之西二十二里名雖襲秦地非故處矣古語山南曰陽水北曰陽陽日也日出天東曬景斜射凡山之南面水之北厓皆先受照故山以南爲陽水以北爲陽秦之所都若槩舉其凡則在九嵕諸



山之南渭水之北名爲咸陽其不爽矣若細細推求則秦之朝宮苑殿固在渭北而秦都實跨渭水跨渭則兼據渭南不得名爲咸陽矣史記黃圖元和志皆曰始皇都咸陽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此既可見渭之兼在都南矣而猶謂山水皆陽者本秦之朝市宮苑多在渭北而總命名以此也於是史記水經凡序長樂悉以其地繫之咸陽而於耳泉阿房亦自明命以爲咸陽之前殿也則咸陽之名又嘗兼踰渭南也此又不可不知也

## 冀闕

孝公徙都咸陽築冀闕其曰闕者必古象魏矣而何以標名爲冀也案史記孝公十一年衛鞅圍安邑降之十二年作冀闕冀者冀州也安邑卽冀州之邑也冀之爲州堯舜禹皆嘗都焉今此孝公已得冀州而作冀闕其必放古闕存者而剏立此名也秦之諸君皆嘗非古以自是矣而始皇之都南跨渭水者亦慕文武之豐鎬也則冀闕之名之剏或亦放古爲之也秦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則冀闕也者亦其寫放宮室之一歟

## 渭北宮殿

孝公都咸陽而始皇因之初時所造宮室多在渭北每破侯國卽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帝時所名渭城坂卽九嵕諸山麓也）以所得美人鐘鼓以充之至三輔黃圖則曰秦每破諸侯徼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則恐無此理也諸侯宮室絕有遠者如燕如楚地迂水逆豈（其可）以徼移使之入關也若曰寫放爲之則有理矣如兼六國車乘而大駕遂爲八十乘是其所得寫放者也故當以史記爲正也賈山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後及漢



世宮在渭北而存者惟蘭池林光梁山爲最顯而望夷雲閣亦皆不存則必爲項羽所火矣

## 阿房一

始皇既幷天下狹小先王宮庭三十五年別渡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阿房也者名其用則曰朝宮名其方則曰前殿言其高廣之制則曰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庭中可容十萬人記其緜亘則閣道八十里直抵驪山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也然而名爲朝宮而朝者來自何方則所不載獨有磁石門者以磁石案門期以吸脅胡人隱刃名曰却胡門此卽北入之門矣審求其地則在鎬水趨渭之處故水經主漢城而命其方則曰此阿房之西門矣若自主阿房而命之則當曰北門也黃圖曰宮秦惠文王所造史記直云始皇也然攷首末則始皇之世尚未竟功也二世曰先帝爲咸陽故廷小故營阿房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阿房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計二世既復舉役而周章百萬之軍已至戲水乃赦酈山徒使往擊之此時始皇陵既已復土則驪山所發之徒適其留治阿房者也則是勝廣已亂而阿房之堂

室未竟也至於阿房名義則史無明載黄圖漢書又有阿城之名與之雜出師古曰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長安志曰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山阿爲房也又曰以其近咸陽未有名故且號阿房阿近也史記曰阿房未成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此數說者皆無定指予獨謂以史記之說爲近也二世固曰先帝營阿房室堂未成則四旁有殿已立址而未有堂室也夫廊廡則内拱堂室者也室堂則中乎廊廡者也爲如許大宮而總名以房則是室堂未就名又未立姑以房名也則史記謂宮成而別擇令名者語與事合也夫四阿皆已爲房而中無室堂則八十里閣道是謂四阿之房矣約其命役先後則其序亦略可言也未爲屋先爲城城成而人呼名阿城也城始爲廊廡而未暇立殿故終名阿房皆紀實也東方朔傳釋阿城者曰秦阿房宮墻壁崇廣故俗呼阿城也長安志曰阿房三面有墻南面無墻周五十里崇八尺此即阿房屋已不存而餘牆尚存者也漢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入之上林則又單稱阿城不言阿房是或楚火後屋不存而城在也唐高祖初取長安太宗自阿城入則阿城也者久已



轉爲地名矣

## 阿房二

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其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敘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横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敘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爲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耶按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即渭城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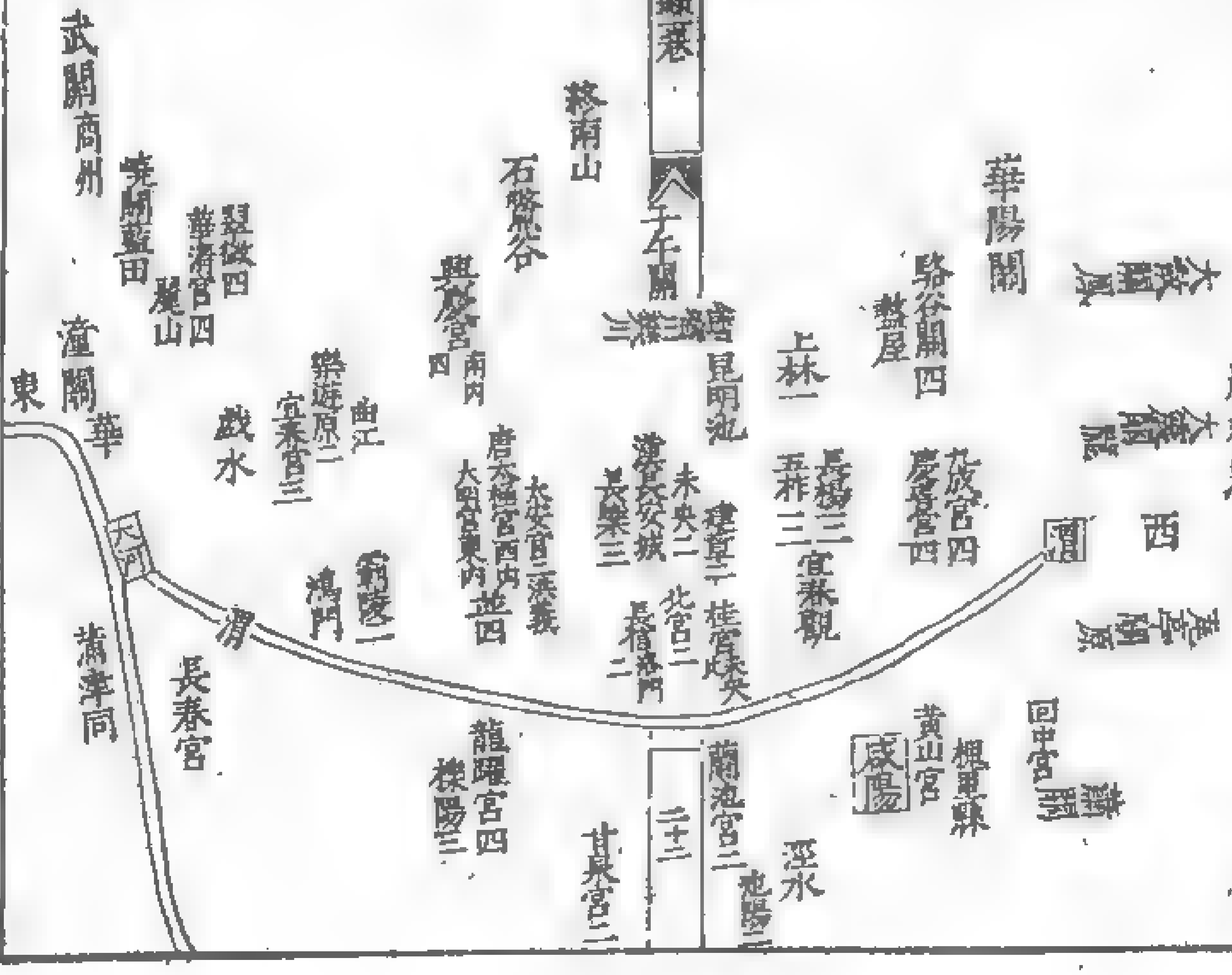
旅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也則可以知其初撫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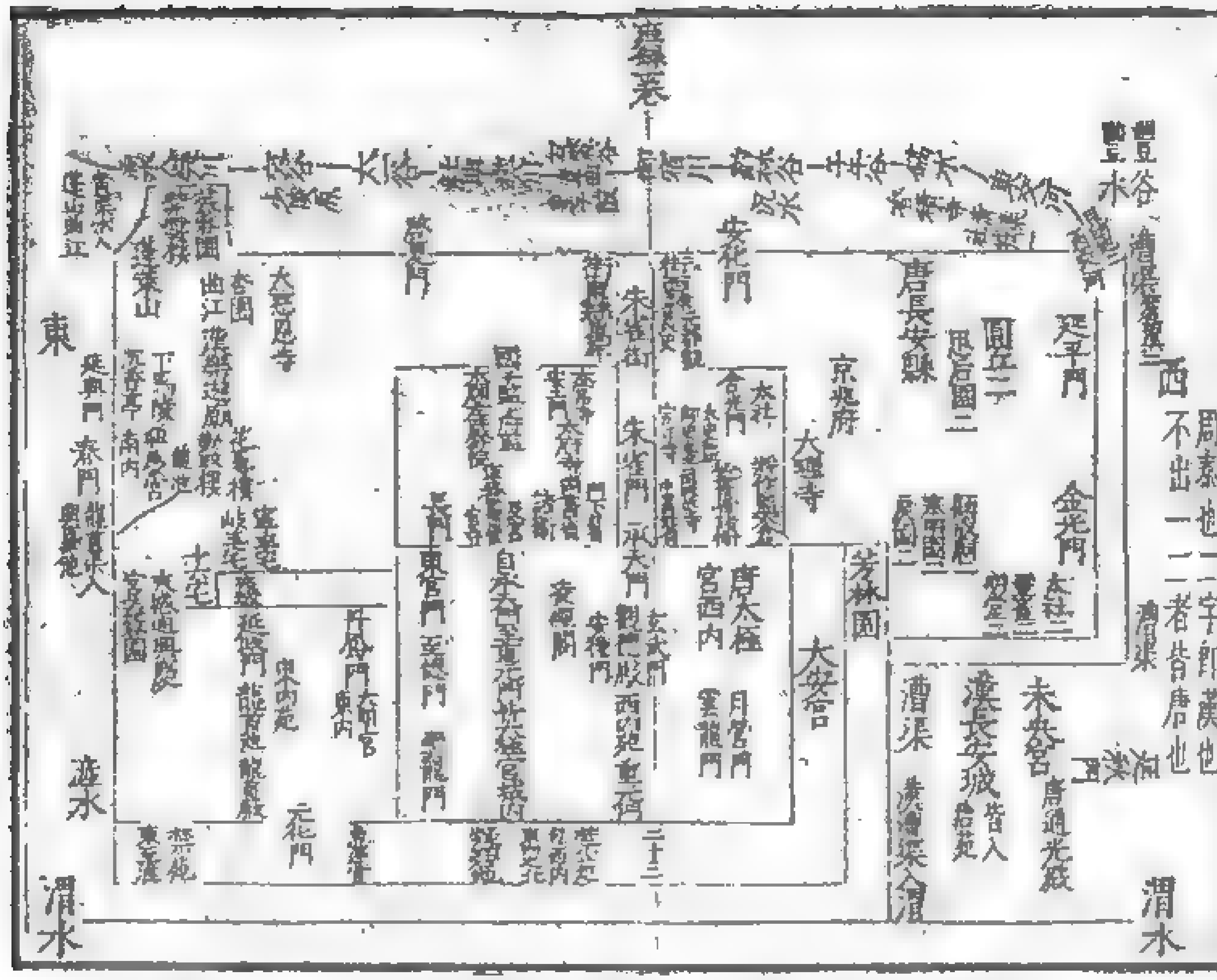
漢唐宮苑城關圖

內有先後秦隋所建至漢唐尚在者附之于此圖小難以分標四代今用一二三四爲秦漢隋唐之別



## 漢唐要地參出圖

此圖至唐而有秦漢故迹圖求不可多書凡記一字於下者皆周秦也二字卽漢也不出一二者皆唐也




### 龍首山龍首原

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周豐鎬之東北也龍首山來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濱乃始折轉向東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以爲之基地形旣高故宮基不假累築直出長安城上張衡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抗者引而高之之謂也水經關中記及三秦記所載形勢略同且曰此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色赤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行成迹也用此推之則此山並渭折東之地高於初出樊川時也漢世旣據其上立未央宮矣而其山勢尚且東趨亦皆高出平地唐大明宮又遂據其趨東之隴以爲之址故正殿之名含元者高於平地至四十尺也若夫此山方發樊川而未及折東也其北行之勢垂坡東下以爲平原是爲龍首原也（其分枝爲六坡處約在漢長安城南）原有六坡隱起平地隋文帝包據六坡以爲都城名曰大興以其正殿亦名大興大興殿所據卽其東垂之坡自北而南第二坡也（詳見六坡下）從平地言之則坡陁而高然不能貫山以爲之高是故命其原以爲龍首原也（見六典）唐高祖太宗建都因隋之舊無所改剏特取宮基故

名而易之耳至高宗已染風痺惡太極宮下濕遂遷據東北角龍首山上別爲大明一宮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則有紫宸殿此三殿者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而爲蓬萊則山勢盡矣故可引水以爲蓬萊山池也此其大略也含元殿前丹鳳門已在平地含元宣政紫宸則在山上蓬萊殿必在山北平地詳在金鑾坡下



雍錄卷第一 終

# 雍錄卷第二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 漢長安城圖

漢都長安城在唐大興宮西北十三里此圖本水經爲之而參以宅書也水經敘載方面名稱頗爲周悉而時與他書不同則皆隨事辨正各附本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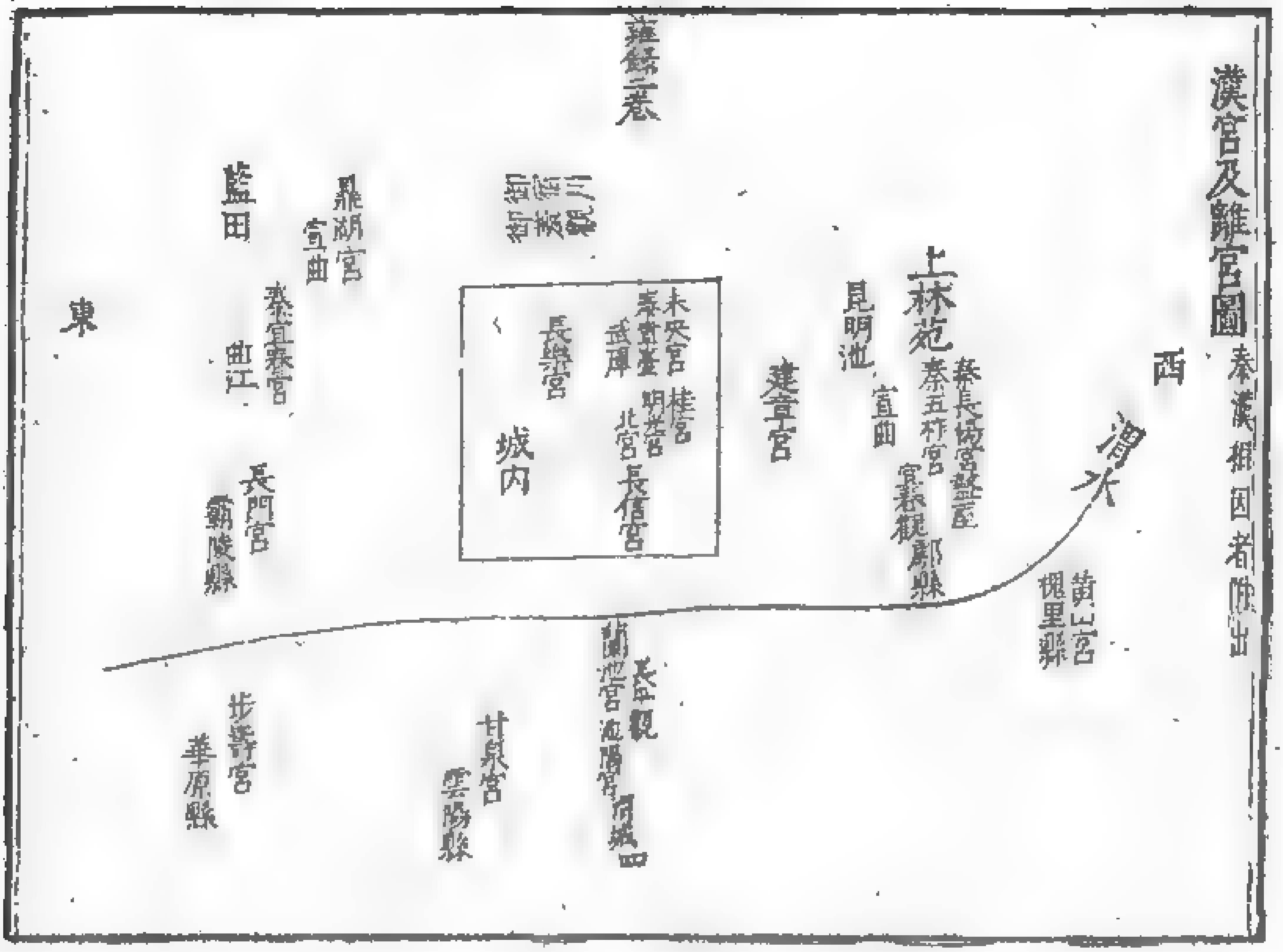
## 長安宮及城

漢高帝自櫟陽徙都長安長安也者因其縣有長安鄉而取之以名也地有秦興樂宮（亦名長樂）高帝改修而居之即長樂宮也此本秦之離宮故不立城郭至惠帝始大起民丁城之蓋數年而後訖功也皇覽曰秦有小城至惠帝乃始大之理固然也凡離宮皆不爲城第有繚垣張衡西京賦曰繚垣緜聯四百餘里華清宮繚牆周乎驪山是其例也高帝徙都長安而不即治城豈其忽於設險以天下方定愛惜事力亦猶怒責蕭何之意耳唐之禁苑至爲廣袤亦僅有垣墻而已李晟平朱泚自光泰門潰苑垣入賊伐木塞之史萬頃拔樹而入無城可攻故也



## 横門（東市横橋）

以黃圖考之長安城北面從西數來第一門名横門門外有橋曰横橋（横音光）呂相長安圖亦同杜甫高都護驄馬行曰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横門道言兵不北出（自横門渡渭而西即是趨西域之路）則此馬之能無地以施也又黃圖長安有九市其三在道東司馬季主卜於東市晁錯朝服斬於東市皆其道東之市也市在突門夾横橋大道水經曰光門亦名突門在長安西從南來第三門正與黃圖呂圖之謂横門者隅角相次故黃圖呂圖之謂在北者即與水經謂突門光門爲在城西面者相應也今去古遠不敢以何爲定




## 總說

天子之居當爲正宮其外皆離宮也漢都長安若未央則其所爲至長樂則因秦而加葺治者也兩宮初成朝諸侯群臣乃於長樂叔孫綿蕞蓋首施乎此不在未央也至高帝登假亦在長樂則長樂也者既以爲居又以受朝無異乎正宮矣然自惠帝以後人主皆居未央而長樂常奉母后則雖長樂亦當命爲離宮而未央當爲正宮也故凡語及長樂者多曰東朝則其名固已分乎正宮矣至於甘泉雖在長安東北三百里外爲夫方士輩多云古帝王之所嘗都故武帝立朝邸其上而諸侯東西有來朝者亦皆受之於此若其常制則類以五月往八月還蓋避暑耳此外如建章桂宮北宮之類雖在都城亦離宮矣況其遠城者乎黃圖曰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賦曰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三百漢武往往修治之黃山長楊步壽之類秦有之漢亦有之爲此故也此類復出者不繫事要則不詳載

## 未央長樂位置

未央在漢城西隅而長樂乃其東隅也秦樗里子百

年前已嘗言之漢與其言果驗據元和志所言則曰兩宮相距中間正隔一里（志云未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長樂在長安縣東十四里）此一里所即武庫樗里子墓介乎其中者也及至水經則曰鼎路門北對未央而杜門北對長樂也杜門者城南面東來第一門也鼎路門者南面東來第二門也兩門正相次比則中隔一里不失其爲相並也至黃圖之與呂圖則異矣謂長樂南直杜門則其方鄉不誤至謂便門北對未央則可議也蓋便門者城南面東來第三門而鼎路門者南面東來第二門也水經謂未央對第二門而黃圖呂圖云對第三門則遞差一門矣予細以地里求之然後知數說者皆是也何以知其然也黃圖曰長安城經緯皆三十二里則城中四面縱廣皆三十二里也黃圖又曰未央周回二十八里圖三徑一則每當九里而贏也長樂周回二十里用三一法度之則每面亦當七里而近也積兩數而分求之兩宮橫亘城中自爲十六里其在都城之內東西自占半城矣元和志謂爲相距一里者命其垣墉相抵之地故其廣輪狹於水經也水經呂圖謂東西相望者舉其橫亘之數故比志爲闊也予故曰三說皆是也括地志亦曰未央在城中



近西南隅其說亦同也

## 未央宮

已下皆徒名不著事迹者

宣室　麒麟　金華　承明　武臺　鉤弋
壽成　萬歲　廣明　椒房　清涼　永延
玉堂　壽安　平就　宣德　東明　飛雨
鳳凰　通光　曲臺　白虎　增成　昭陽
高門　猗蘭　飛羽　敬法　麒麟閣　天祿閣
金馬門　青瑣門　玄武闕　蒼龍闕　朱鳥堂
畫堂甲觀　延年　合歡　四車　宣明
長年　溫室　昆德　神明　漸臺　織室
凌室　武臺

右見三輔黃圖

東闕　北闕　司馬門　掖門　端門　武庫
大倉　金馬門　白虎門　長秋門　青瑣門
高門殿　猗蘭殿　承明殿　清涼殿　宣室殿
溫室殿　金華殿　玉堂殿　白虎殿　飛羽殿
敬法殿　麒麟殿　宴昵殿　長年殿　神仙殿
曲臺殿　蘭林殿　合歡殿　披香殿　鳳凰殿
鴛鴦殿　合章殿　朱雀殿　安處殿　常寧殿

茝若殿 發越殿 蕙草殿 壽成殿 萬歲殿
廣明殿 承延殿 壽安殿 宣德殿 東明殿
通光殿 儲殿 高明殿 延年殿 四車殿
鴛鸞殿 龍興殿 椒房殿 昭陽殿 增成舍
椒風舍 月影臺 雲光殿 鳴鑾殿 開襟閣
臨池觀 柏梁臺 承明廬 天祿閣 石渠閣
麒麟閣 蘭臺 漸臺 倉池 紫宮 養德宮
凌室 織室 武臺殿 東山臺 西山臺
朱鳥堂 畫堂

右見長安志已上二書聚著宮殿名稱而不繫時政故仍其凡最聚見于此

若其中有嘗附出時事者隨事具之于後



未央宮著事迹者

東闕北闕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此焉是似以北闕爲正門矣而又有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關中記曰未央東有蒼龍北有元武闕元武闕即北闕也又有閶闔門止車門有門無闕也至廟記則曰未央有白虎闕屬車闕按漢書蒼龍元武既爲東北闕名則夫白虎也者當爲西闕矣不知所記孰眞也若夫闕之得名也以其立土爲高臺峙宮門兩旁而中間闕然也周官象魏春秋兩觀皆其物矣秦始皇表南山爲闕取峯巒凹處名之爲闕也東晉寓金陵或欲造闕王導指牛首山曰此天闕闕也則闕之爲制可想矣長樂建章皆有闕

端門掖門 譙門 偏門

凡宮之正門皆可名端門文帝初入未央宮有謁者持戟端門師古曰殿之正門也西京賦注曰端闈正門也黃圖曰秦宮室端門四達昌邑王傳鼠舞端門師古曰正門也則是殿之四面凡其正出之門皆可



名爲端門也漢書曰朱虛侯章從太尉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御覽曰出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則不特夾立正門之旁乃爲掖門雖殿門外他出之門皆可名爲掖門也漢薛宣傳宣子況令楊明遮斫申咸於宮門外廷尉直議曰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與凡鬬無異此則殿外有門可出通衢者皆名掖門之證也唐門下比省在日華門名左掖亦名東省中書北省在月華門名右掖亦名西掖此之日華月華者立門自在宣政殿東西兩廊出門未是宮外而亦

以掖名之則是殿門自正門外旁或有門皆爲掖門
也又有謻門者宮中便門之稱也張衡賦曰謻門曲
榭注曰謻門冰室門也東都宣陽門內有冰室也沈
氏筆談曰案字訓謻別也別門故以對曲榭無定處
也諸侯王表周有逃責之臺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
是也則臺之別出亦可名謻也唐大明宮朝堂外左
右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景
龍中於側門降斜封墨敕授人以官號斜封官又十
三年敕諫官如要側門論事即令引對元宗時諸王
退朝於側門候進止其後又於側門受詞訟開元元



年敕都督刺史之官皆引面辭側門取進止十二年
御史出使於側門進狀取處分會要六十二皆取正殿旁
側爲義也

公車司馬門 禁中 省中

漢書張邯使長史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
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
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又初元
五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
弟通籍應劭曰司馬中者宮內門也司馬主武兵禁
之意也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
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
之外門爲司馬門每面二司馬是四面八司馬也又
張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
門釋之追止劾奏之如淳曰宮衛令諸衛出入殿門
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成帝永始四
年未央宮東司馬門災此即是宮門四面皆有司
馬門自司馬門內則爲禁中孝元之后父名禁避諱
改禁中爲省中禁者有所禁止也省者察也省本爲察之省
令轉爲省府之省亦如古今通呼尚書之尚爲當僕射之射爲夜皆一類也漢制官于禁
中者皆有二尺竹籍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



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古今註初元之制凡從官給事宮
司馬門中者得爲親屬通籍非通籍不得入則夫禁
中之門立籍以行禁省者正以防禁省察爲義也

宣室 殿閣 夜封

長安志曰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
前正室也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東方朔曰宣室
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宣帝甘露
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刑法志曰宣帝常幸宣室齋
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晉灼曰未央
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其殿在前殿之側齋則居之

淮南子曰武王殺紂於宣室漢亦用古名也耶（長安志）
合此數者觀之文帝以受釐而前席賈誼宣帝齋居
而程決政事則師古謂為側齋之室信矣凡漢閣多
附殿為名如麒麟殿則有麒麟閣故宣室殿亦有宣
室閣古朝群臣必以大昕晝以訪問者是也雖以文
王之勤亦曰自朝至昃不遑暇食而已夕以修令亦
必使人臣為之而夫夜對臣下孜求未見其始書曰
以旦夕承弼厥辟雖曰專責侍御僕從然而承弼通
乎旦夕則夜亦見君也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
傳曰朝而不夕則責其一日而不能兩朝耳非夜見



之文也唐世內諸司日仍兩朝者是其遺制也亦給
事中夕入青瑣門對拜者也漢文帝久不見賈誼而
於宣室夜半前席焉則前此所無也或者是時已有
夜直備問如待詔公車金馬者耶而被宣入問者偶
所不書耳漢武游宴後庭外臣所不得至則以宦者
傳達內外此中書令之所由置也孝宣五日一聽事
丞相已下以次奏職則亦晝朝而已至唐太宗則洪
文學士十八人分三番遞宿以備引對則不間晝夜
矣此制傳後不廢柳公權夜對燭盡宮人濡蠟紙以
繼也至代宗又別開延英非受朝日亦對群臣此則

太宗遺訓也

玉堂

楊雄傳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李尋待詔
黃門得預入直而曰久汙玉堂之直者言直廬在玉
堂外也

承明殿

承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璽奉曰孝文時未央宮
又無高門麒麟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溫室承明
耳則承明有殿先乎武帝之世矣霍光傳太后車駕
幸未央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期門武士陛戟陳列



殿下罪狀昌邑王則其地非燕閒常御之地矣然則
待詔承明而廬于石渠門外者此之石渠必與承明
相距不遠也

曲臺

秦有曲臺宮鄒陽傳曰秦倚曲臺之宮垂衡天下晝
地而不犯應劭曰秦皇所治（亦不云臺在何地）漢書孟喜舉
孝廉為曲臺直長（直之本字諱）師古曰曲臺殿名也為長
者主執其事也又孟卿傳后倉說數萬言號后氏曲
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記因以為名黃圖及師古
皆云殿在未央宮又藝文志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

后多爲此故名曲臺記漢書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漢書曰成帝行幸曲臺臨饗代去衛士枚乘傳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然則述禮之士預射之衆與夫衛士辭代而去皆在臺側則其地必賞行路衢要不在宮中深邃之地矣長安志於曲臺凡三出其一則在未央其一則列乎三雍之次又其一則雜敘在宮館之數以予考之本止未央有此臺而志誤分三也

## 石渠閣



三輔故事曰在未央大殿之北礱石爲渠以導水中藏蕭何所得秦世圖籍以水經約其地望則滄池在未央西南此之爲渠必引滄池下流轉北以充成其爲渠也水之又北遂轉行乎明光桂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益趨東則長樂之有酒池都城之東有王渠皆此水也宣帝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

## 天祿閣

三輔故事曰在未央大殿之北天祿異獸也即楊雄校書處

## 麒麟閣

未央宮有麒麟殿又有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作此閣師古引漢疏則曰蕭何所造也然以漢語考之晏說是也麒麟必先有殿而後閣名附之以出如直承明而爲承明之廬直玉堂而爲玉堂之直正其類也翼奉傳曰孝文時未有麒麟武臺等殿則安得謂爲蕭何所造也宣帝圖功臣霍光等於麒麟閣則以藏書之地齊貴可尚而章顯功臣於此也哀帝置酒麒麟殿宴董賢父子黄圖曰未央有麒麟殿藏秘書即楊雄校書處雄以校書爲任故天祿麒麟皆可得而至

## 蘭臺



漢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殿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西京賦曰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按此蘭臺正在殿中石渠天祿皆在殿北

說 金馬門 唐翰林 御史 [illegible]

右自玉堂至蘭臺在漢皆爲藏書延儒之所而有殊異班孟堅兩都賦曰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名儒故老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此則石渠天祿專以雠校典籍爲職蓋今之館閣也又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此則承明金馬不止

校理秘文而又譔述篇章故云著作之庭也此近今之史館也孝成時客有薦楊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夫客以文薦雄而雄得待詔承明此則唐世供奉翰林之所始也尚書郎起草相如賦草皆漢世著作之任已然雄自言其待詔之地直曰承明之庭而武帝謂嚴助厭直乃曰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故其云廬者以更直之地言之也曰庭者以受詔作文之地言之也亦如李華待詔黃門而曰臣久汙玉堂之直也玉堂人臣可得而至矣玉堂之外



別有直廬人臣乃可得居也玉堂之有直也承明之有廬也其類一也宦者直卽是中官之處乎黃門者也百官表有中黃門師古曰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後漢輿服志曰黃闥天子門中宮主之以黃塗門如青瑣之用青也其門有東門京所獻銅馬故號其門爲金馬（又言武帝得宛馬鑄象立此門）雄之待詔其解嘲曰登金門上玉堂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宦者直入金馬門以上玉堂也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直職任親近以供天子

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則也以此推之則玉堂殿承明殿金馬門黃門宦者直必相附近也蘇武傳召武待詔宦者直師古曰百官表少府屬宦者令丞以其直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有待詔公車者東方朔嘗爲之所謂奉一囊粟月錢二百四十者是也朔在公車給朱儒以自見乃始從公車得待詔金馬門已乃爲常侍郎則雖得待詔于金馬門其時亦未以爲官也此漢制



之凡也若夫著書之所則不一其地矣卽時事而占寄委之輕重則蘭臺之比諸閣又爲親近也蓋蘭臺正在殿中而諸閣皆在殿外也（石渠天祿在未央北已見上文）此其爲地固已親於諸閣矣今之御史本以典掌人主書籍爲名內史外史柱下史皆其任矣而其寖以貴重至宰相亦爲學士則極矣惟夫御史也者不獨主典古來藏書仍且省眎內外章奏故諸史皆爲清官而御史兼據清要也魚豢魏略載薛夏之言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此時御史所掌秘籍已不在禁中故命爲外臺若周則直在柱下漢則直在殿中故殿

中中丞皆以未有外臺時爲準而名官以中也御史臺常寘秘書爲蘭唐世藏書皆貝數中御史臺蓋故則也

未央宮至唐尚存 通光殿

唐正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奉觴上壽曰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予嘗怪是宮建於漢至正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雖亂甚多理自不存又劉聖公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故更始居長樂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矣何爲尚有未央可以置酒已而稽考之石虎建武十一年發梁雍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



隋文帝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即虞之濫池都臺也漢武庫及樗里子之墓並兩京記用此推之則雖多更喪亂僭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迹可慕故葺治者多是其久不廢絶之因也若夫建章也者其規摹所措悉嘗過越未央矣無幾即爲王莽所毀取其材以立九廟不聞嘗有增葺營慕者則德澤淺深於此可見也唐先襲隋之舊都于大興則未央包在內苑故於游宴爲便故宗寶歷二年修未央宮掘地獲白玉床其長六尺則寶歷固嘗葺治矣會要武宗會昌元年因游畋至未央宮見其遺址詔葺之總三百四十有九間作正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門其內門揭未央宮名命翰林學士裴素撰記長安志案此會昌間葺治之時既稱遺址則故屋之不存者多矣又別立兩亭皆非舊名獨內門之扁揭未央舊目則所謂二百四十九間者其爲刱造必多故呂圖易未央宮以爲通光殿者因會昌所名也案黃圖及長安志未央自有通光殿會昌於未央門內占殿名以通光亦承舊名也

長樂宮

徒有名不著事迹者

鴻臺 臨華殿 溫室殿 長信宮 長秋



永壽 永寧殿

右見黃圖

宣德 通光 高明 長秋 永壽 永寧

長亭 林華 溫室 建始 廣陽 中室

月室 神仙 椒房 大夏並殿名

右見長安志

長樂宮東朝 東宮 長信 長秋 永壽 永寧殿

漢長樂宮本秦離宮名與樂宮詳已見漢宮總說 黃圖曰高帝嘗居長樂後皆母后居之自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此其爲說是也惠帝自未央朝長樂叔孫通傳武帝亦

曰東朝廷辨之雎夫傳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師古曰謂咨謀於太后也張湯傳則長樂多爲母后所居矣黃圖曰長樂殿西有長信宮長秋永壽永寧四殿而水經亦云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等殿則長信長秋皆在長樂宮中也長安志別出長信等七宮不以統諸長樂殆傳疑耶

閣道甬道複道夾城唐附

史記秦作宮室自雍門雍門長安城西面門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又作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秦高紀七年帝從洛陽南宮複道望見



諸將偶語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複應劭注史記甬道築垣牆如街巷元和志曰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橋下用此參觀則漢之命爲複道者即秦之閣道也爲其閣上閣下皆有行路故名複道也若夫驪山之甬道即唐之夾城也兩墻對起所謂築垣墻如街巷者也至於輦道也者第取其步輦可行而名之也或閣道或甬道皆一制也

漢諸宮複道

漢之複道不止未央長樂有之未央之北有桂宮北宮明光之屬皆各自爲宮而能常相往來者中間皆有複道也廟記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北周回四十里中有明光殿殿有複道從宮中西上至城上建章宮神明臺太平寰宇記案建章宮者在長安城外其與未央諸宮隔城相望故跨城而爲閣道尤與常異也三輔故事曰神明臺在建章宮故垂棟飛閣從宮中西上跨城而出乃達建章也孔光傳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居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太后從複道朝夕至帝所凡有宮即有複道也

建章宮

徒名不著事迹者



駁娑殿　駘蕩殿　栘詣殿　承光殿　奇華殿
鼓簧殿
右見長安志

閶闔門　左鳳闕　右神明臺　璧門　建章
駘蕩　駁娑殿　栘詣　天梁　奇寶
鼓簧宮　玉堂　神明臺　疏圃　鳴鑾
奇華　銅柱　函德殿
右見黃圖

建章宮

蕭何之營未央曰毋令後世有加武帝之造建章也

度高未央前殿為千門萬戶及其成也下視未央前
殿則直能度越之矣此殆因毋令有加之語而激之
使汰也三輔舊事及關中記皆言建章周回二十餘
里在長安城西者上林之地也東方朔傳曰陛下以
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
長安記曰王莽壞城西苑中建章十餘所取其材為
九廟師古曰自建章以下皆在上林苑中關中記上
林苑中有宮十二建章其一也建章如此其後而正
史少曾正書臨幸則皆從飛閣越城以出也

甘泉宮 一曰雲陽宮

徒名不著事迹者

甘泉殿 高光殿 林光宮 長定宮 竹宮
通天臺 通靈臺 迎風館 露寒館 儲胥館
甘泉苑 昭臺宮 長門宮 永信宮 中安宮
大臺宮 蒲萄宮 步壽宮 梁山宮 黃山宮
回中宮 集靈宮 扶荔宮 五柞宮 宣曲宮
鼎湖宮 思子宮 萬歲宮 首山宮 明光宮
池陽宮 養德宮

右見黃圖

甘泉宮 林光宮 磨盤山 車箱坂 桂宮 北宮



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一也漢之甘
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二也隋之甘泉在鄠縣三也
長安志曰磨石嶺山有甘泉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
西原也漢甘泉宮在山上即秦林光宮旁也此則取
石鼓甘泉以名者也隋宮在鄠縣西南二十里對甘
泉谷元和志長安志皆同鄠即扈也扈即夏之有扈也古有甘
亭唐有甘泉鄉即啓討有扈而誓戰于甘者也此皆
取甘亭之泉而立為此名也惟秦之甘泉史嘗明言
在渭之南而無言其在渭南何地者秦始皇本紀迎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
南宮也秦時咸陽跨渭南北詳見咸陽下則此宮不在渭
北之咸陽而在渭南之咸陽也又本紀曰始皇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命為極廟自極廟道
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
後必近上林即鄠縣也則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
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予故得以詳言也秦
之林光至漢猶存漢武元封二年始即磨盤嶺山秦
宮之側作為之宮是為漢甘泉矣孟康注郊祀志曰
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漢於秦林光旁起甘泉宮非
一名也師古之說是也元封二年以前史之所記文

景皆嘗臨幸甘泉而不曰甘泉有宮可幸當是秦之
林光遠在磨盤嶺上不燼于火而尚可用也戰國策
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夫雎指甘泉谷爲秦北面
之塞即雲陽縣甘泉山也甘泉山即車盤嶺也武帝
雖别剏甘泉一宮而秦之林光如故也則謂甘泉宮
在林光宮旁者是也且武帝之爲此宮也不獨以備
游眺也采信方士明庭之語求以自通於仙故增之
又增之如泰畤 如仙掌露盤及泰一 諸畫象盡在其
上也此山高出它山南距長安已三百里而能望見



長安城堞其上有通天臺雲雨悉在臺下自武帝後
山上宮殿臺觀略與建章相比而百官皆有邸舍故
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歸也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
自車箱阪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
折單軌財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也以其縈
紆曲折故名車盤也匈奴入寇而烽火通甘泉長安
兩地者以人主時往甘泉不敢主定其處故烽火兩
通也

桂宮（亦曰四寶宮）

明光殿　神明臺　蓬萊山（宮在未央宮北黃圖）

北宮

壽宮　明光宮　太子宮（黃圖）

明光宮（粉省　赤墀）

漢有明光宮三一在北宮南與長樂相連者武帝太
初四年起即主商之所指借欲以避暑者也别有明
光宮在甘泉宮中亦武帝所起發燕趙美女三千人
充之蘇文忠戲作畫象詩曰佳人自控玉花驄嬌如
飛燕踏秋鴻金鞭爭道金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基
因婦人畫象用宮女事也至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
更直於建禮門內則近明光殿矣建禮門內得神仙



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即後世名爲粉省）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即赤墀也）尚書郎握蘭含鷄舌
香奏事此之明光殿約其方鄉必在未央正宮殿中
不與北宮甘泉設爲奇玩者比則臣下奏事之地也
建禮門神仙門明光殿此三名者呂圖及長安志皆
無之惟長安志有神仙殿而無神仙門至歷代宮名
之書則於後漢門名有建禮門豈此之所載明光殿
者東都之殿耶

雍錄卷第二 終

雍錄卷第三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柏梁臺（七言詩體）　銅柱鳳闕

漢書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爲柱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漢武作臺詔群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乃得上七言者詩也句各七言句末皆諧聲仍各述所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哉大司農則曰陳粟萬石揚以箕它皆類此後世詩體句爲一韻者自此而始名柏梁體



長楊宮射熊館（五柞青梧）

黄圖曰長楊宮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漢修飾之宮有垂楊數畝因爲宮名五柞宮之與長楊相去八里張晏曰有五柞樹故以名中閒有青梧觀又以梧名也若夫射熊館者即長楊宮門也故黄圖曰長楊宮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也漢書曰武帝好自擊熊相如從至上林上疏諫元帝永光五年幸長楊射熊館（射音食亦反）楊雄傳成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載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自搏之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也合此數者言之乃知長楊在上林苑中而射熊館乃在宮門之臺上黄圖所記是也搏獸射熊必在此館者爲其館在門上凡獸可前人力可及也是故言長楊宮者必及射熊也

興平縣黄山宮

槐里縣南有黄山宮惠帝二年起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宮（在澇水入渭之下渭在宮南）楊雄甘泉賦曰北繞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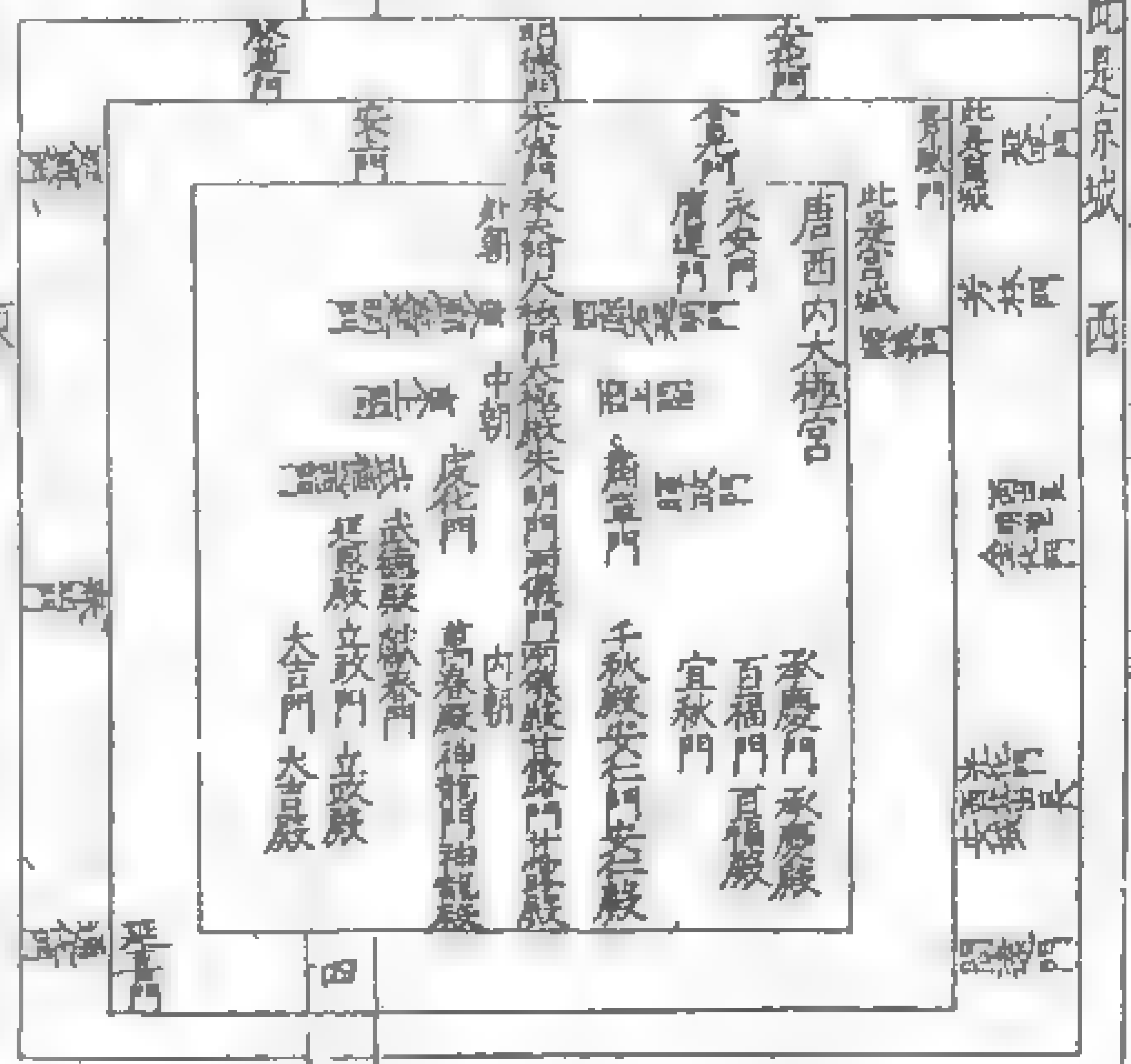
回中宮

孝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至彭陽（寧州彭原縣）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雍縣即是鳳翔府天興縣）甘泉（雲陽）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平高有險阻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應說是也（在原州）其中有宮孟康曰北地（寧州）有山險武帝宮也黄圖曰宮在汧（隴州）元和志曰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予總諸說而參以事理則應顏謂回中在安定者是也安定在蕭關之南雍縣之西北而甘泉之西南也匈奴方入蕭關未達安定先遣騎兵深入至安定即燒回中之宮以張聲勢漢候騎見之急以分告

兩地故漢之候騎至雍亦至甘泉也然則所燒之宮既不在雍亦不在甘泉也若所燒之宮果在雍境則雍縣已自被兵豈止僅有覘報而已耶故予謂回中必在安定應劭之說確也其後武帝於幸雍後通回中道以出蕭關則是史家著其自雍出關路徑次第焉耳於是自雍而次安定至安定而通回中其有險礙則皆平之如塹山堙谷使可通行是其所以為治也則應氏謂回中有險有宮其言皆可信也若元和志謂宮為秦宮則亦有理若孟康謂為武帝之宮則誤矣文帝時回中之宮已自為虜所燒則豈武帝所營也哉武者元封通道之後再即回中起宮則不可知耳汧在隴州此一役也虜自蕭關而入不自隴入也隴坻在蕭關之南也



隋大興宮為唐太極宮圖 亦名西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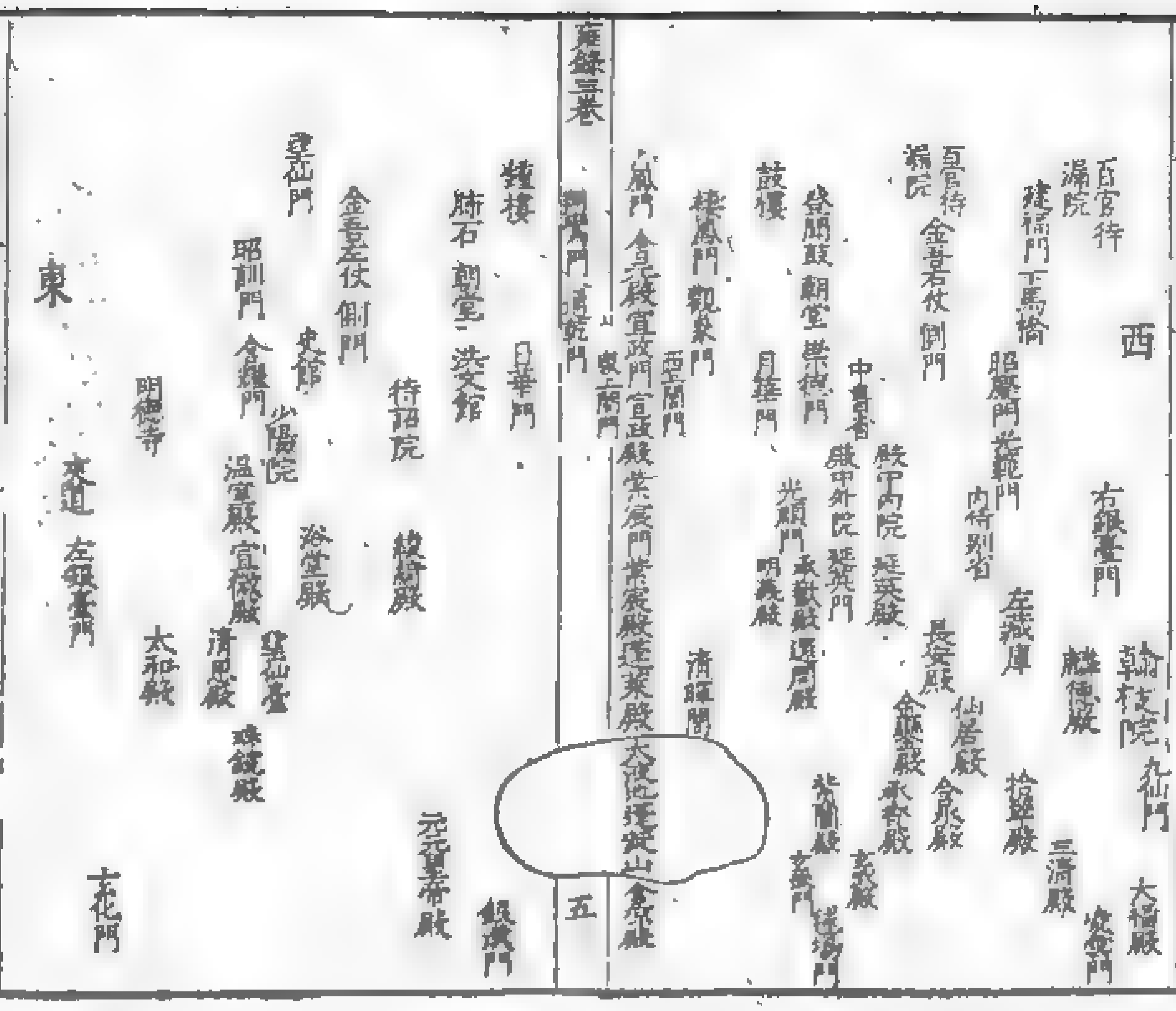





唐都畿內外宮殿及四面關要皆嘗桒六典立圖在前此外又有興仁宣猷崇道惠訓昭德安禮正禮宣光通福光昭嘉猷華光暉儀壽安綏福等門薰風就日翔鳳咸池臨照望仙鶴羽乘龍等殿淩煙翔鳳等閣無方隅次比不容入圖也宮依都都依山川故并關要圖之貴有考也

史020 029

閣本大明宮圖 東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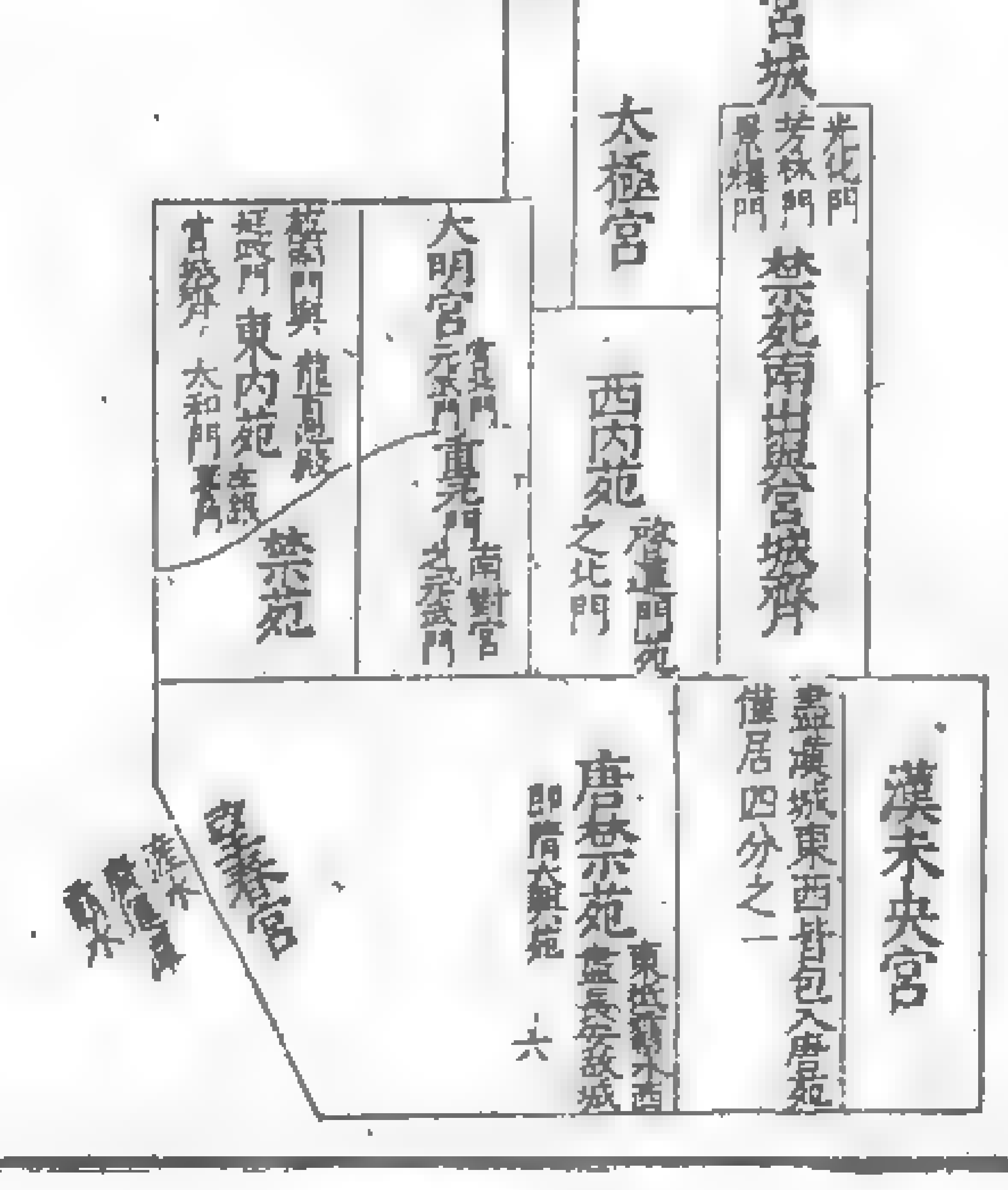





右案閣本爲此圖其有誤者辨在後



唐宮苑包漢都城圖



說未央太極大明禁苑內苑

漢都城在長安鄉鄉在渭水之南杜縣地也隋唐都城在龍首原原盖漢都城東南十三里也隋都城中正宮以及正殿皆名大興至唐改名太極宮太極殿也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而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也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積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面橫立三門皆禁苑之門）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皆南向（芳林十哲郎自此門入內也）此西內太極宮及宮北內苑禁苑地望之詳也高宗即太極宮東北取苑地建大明宮其廣袤亦及五里五里之東尚有餘地可以爲苑故大明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也此之內東苑者包大明宮之東面而向南直出與大明宮城之丹鳳門相齊其苑之南亦有三門延政門在正南太和門在東左銀臺門在北此苑之北亦抵禁苑也是漢唐三宮之別而唐世三苑之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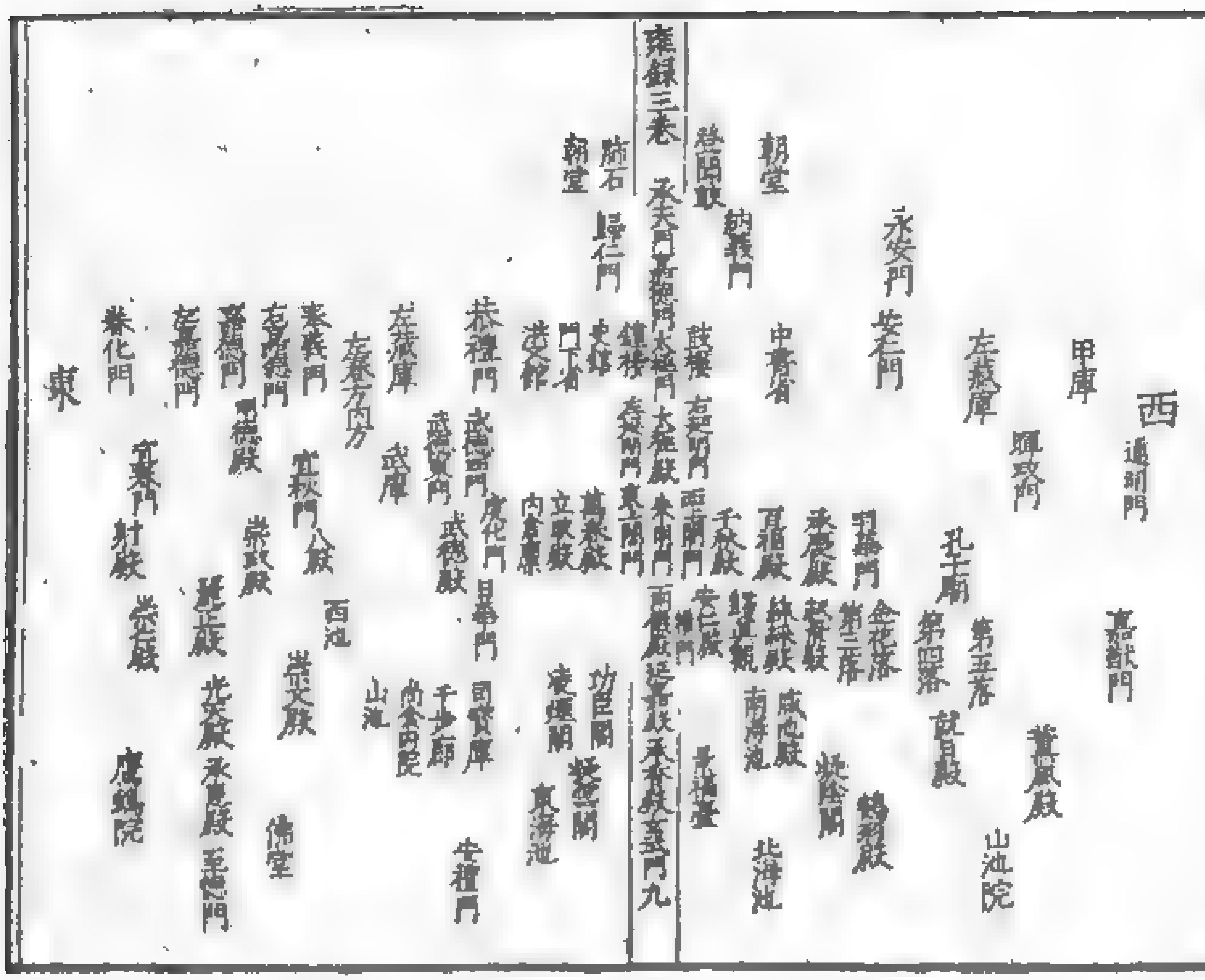
大興城

大興立名之由傳者不一或曰隋文帝嘗封大興故以名（見長安志京城下）或曰宮之太極殿本大興村故因用其名也（見韋述）或曰隋文夢洪水浸沒都城故改營大興洪水者高祖名淵故也（見通鑑）兩京道里記曰煬帝夢太子勇領徒持兵問楊廣何在帝遂幸洛陽終身不敢留長安此數語者未知孰是然韋述謂本大興村名者其說近之盖嘗有僧坐大木下曰此後當爲宮殿也大木即在大興殿基上也亦如漢高帝因長安鄉名而立爲都名也

唐城內外凡三重（圖附見隋唐大興太極宮）

六典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子城之內入殿者爲殿門也長安志敘載內外制度固爲周悉而其辨方命位尤有倫要顧品彙繁夥易以昏紊今分別言之

# 唐西內太極宮圖 即隋大興宮此係閣本




## 唐西內太極宮 即隋大興宮

唐都本隋都也在漢長安故城東南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滻霸西次灃水隋文帝開皇二年營建（此之四面皆六典以山川方望言之非能盡有其地）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正殿曰大興殿宮曰大興宮宮北苑曰大興苑唐高祖武德元年改大興殿爲太極殿宮門爲承天門（隋名昭陽門）景雲元年以京大內爲太極宮宮城在皇城之北後又即東北建大明宮而此宮遂名西內呂圖曰西京記云大興城南直子午谷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鱉谷則已微西不正與子午谷對也古今水道有移改山無移改也此語蓋呂氏親見之許可據也



### 唐太極宮皇城承天門之南至皇城之朱雀門北 太極宮皇城

自太極宮南出而得承天門（宮城之門也）由承天門南至朱雀門北是爲宮城之內隋文帝立制士庶不得雜居此門之內故宗廟官寺兵衞悉在此地也官寺也者自三省以及臨庫皆是也兵衞也者凡其標南衙而爲諸衞者皆是也至北司則在宮北惟南面尚書省自占一坊並六曹皆入統隸故今附處其旁也若

夫自朱雀門以南而至明德門以北（此舉南北兩門以槩其餘）即皆為京城坊巷矣故朱雀門外始有士庶第宅廟市寺觀也

唐朱雀門外坊里

京都四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率當為百坊而亦有一面不齊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今別其位置而言之縱十坊（縱謂自北而南也）坊皆南北相沓每坊之南皆有橫街橫街之北是為諸坊之南諸坊之南皆有門自東西以出橫街而坊北無門其說曰北出即損斷地脉此厭勝術也隋文帝多忌諱（如改遮坡為長樂坡改胡桃為交桃胡瓜為黄瓜之類）故有司希意為此也坊之若東若



西即坊之左畔右畔也又有直街自南亘北其最當城中而南者為朱雀門街亦直貫明德門是名朱雀街也既有此街透貫城之南北而四面坊里衢道皆可分方命位以識其處矣朱雀東十坊（縱而數之）皆有直街北自宮城之安上門而南極乎京城南面之陰（明德之左）是為朱雀街東之第一街也朱雀街西十坊之西亦有直街自北徹南是為朱雀街西第二街自餘十坊可隨朱雀東西而命其方矣一街可數而定皆可通矣呂圖所布與志略同故知其傳信可據也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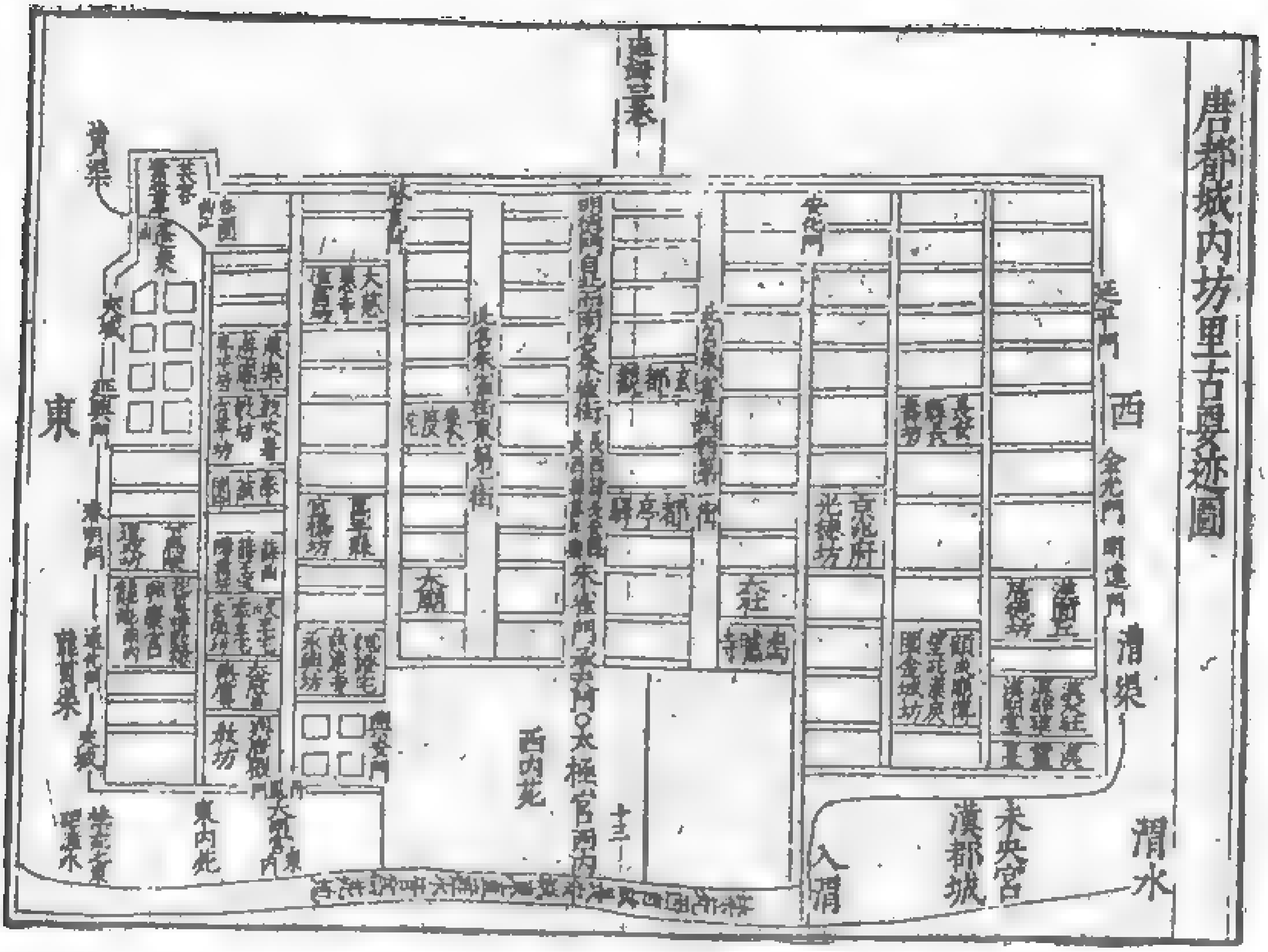
古今事迹名稱甚多不容並舉姑取其繫利害之大而關善惡之最者時摭一二散標坊里之中使遠近迂直有可參會而已呂圖宋志大抵交相表發而稍有不同今故參會蹙為小圖以便稽證

唐宮總說

唐都城中有三大內太極宮者隋大興宮也固為正宮矣高宗建大明宮於太極宮之東北正相次比亦正宮也諸帝多居大明或遇大禮大事復在太極如高宗元宗每五日一御太極諸帝梓宮皆殯太極亦有初即大位不於大明而於太極者知太極尊於大明也太極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在東故名東內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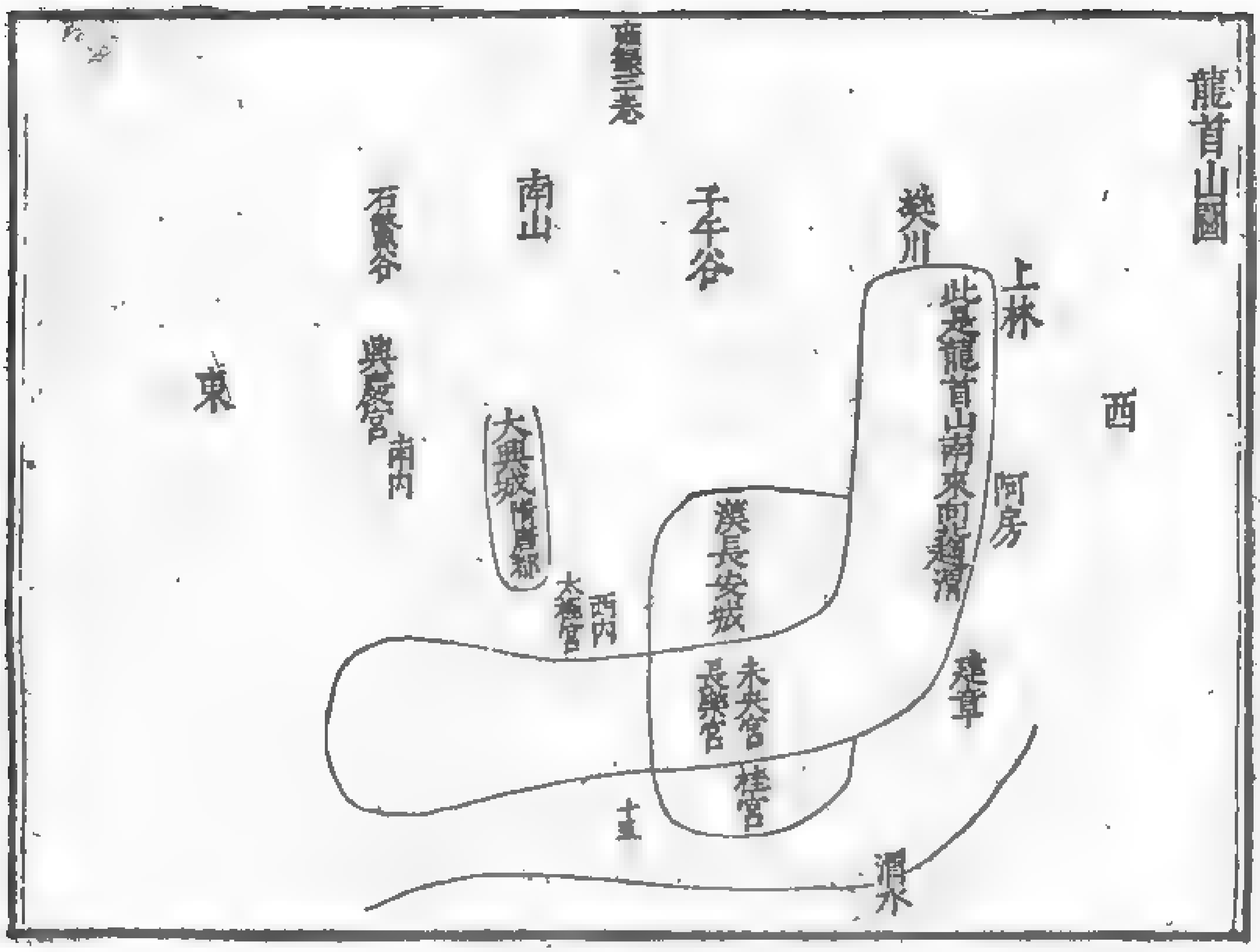


興慶宮者亦在都城東南角人主亦於此出政故又號南內也此三內者皆嘗更迭受朝而大明最數自餘如興慶者雖有夾城可以潛達大明要之隔越衢路亦當名為離宮而已華清宮在驪山最為奢盛百司皆有邸第元宗常以十月往幸歲竟乃歸與漢甘泉略同則又離宮之大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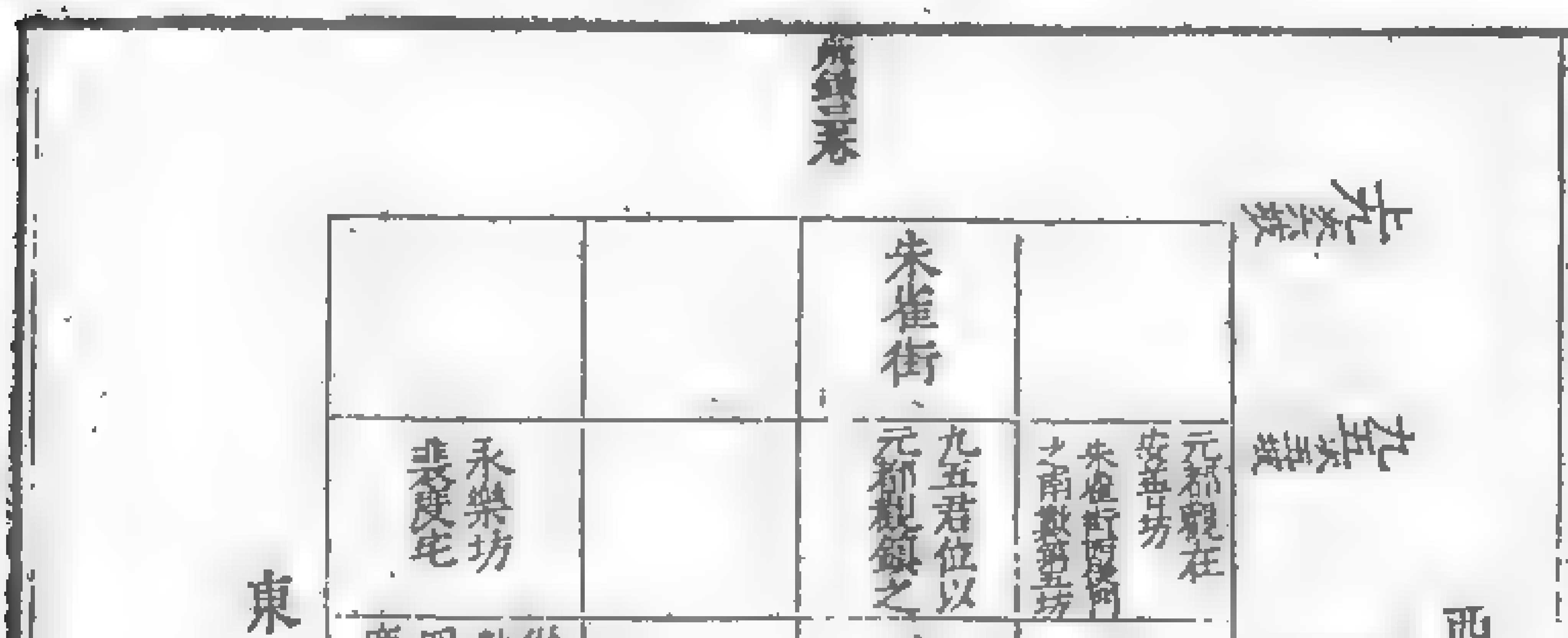



右按呂圖位置以立此圖承天門之南朱雀門之北宗廟社稷百僚廨舍列乎其間六省九寺一臺四監十八衛以坊里準之此兩門內外南北各占兩坊不爲民居自朱雀門南即市井邑屋各立坊巷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啓閉即上文約爲百坊者是也故呂圖深嘉隋文立坊之制啓閉有時盜竊可防也其城內外皆有古迹可攷如圓丘靈臺在漢則長安故城之外在唐則爲城內也都城既改則古迹易位他皆可以類推矣唐世始以三元放燈放燈之夕即通曉不閉門故蘇味道詩曰金吾不借夜玉漏莫相催本朝仍之故李允則守雄州夜開城門縱虜諜入城此恐援據不審也唐世弛禁恐止是坊門而城門未必在數也更詳之

龍首山圖




隋唐都城龍首山分六坡圖 在平地名龍首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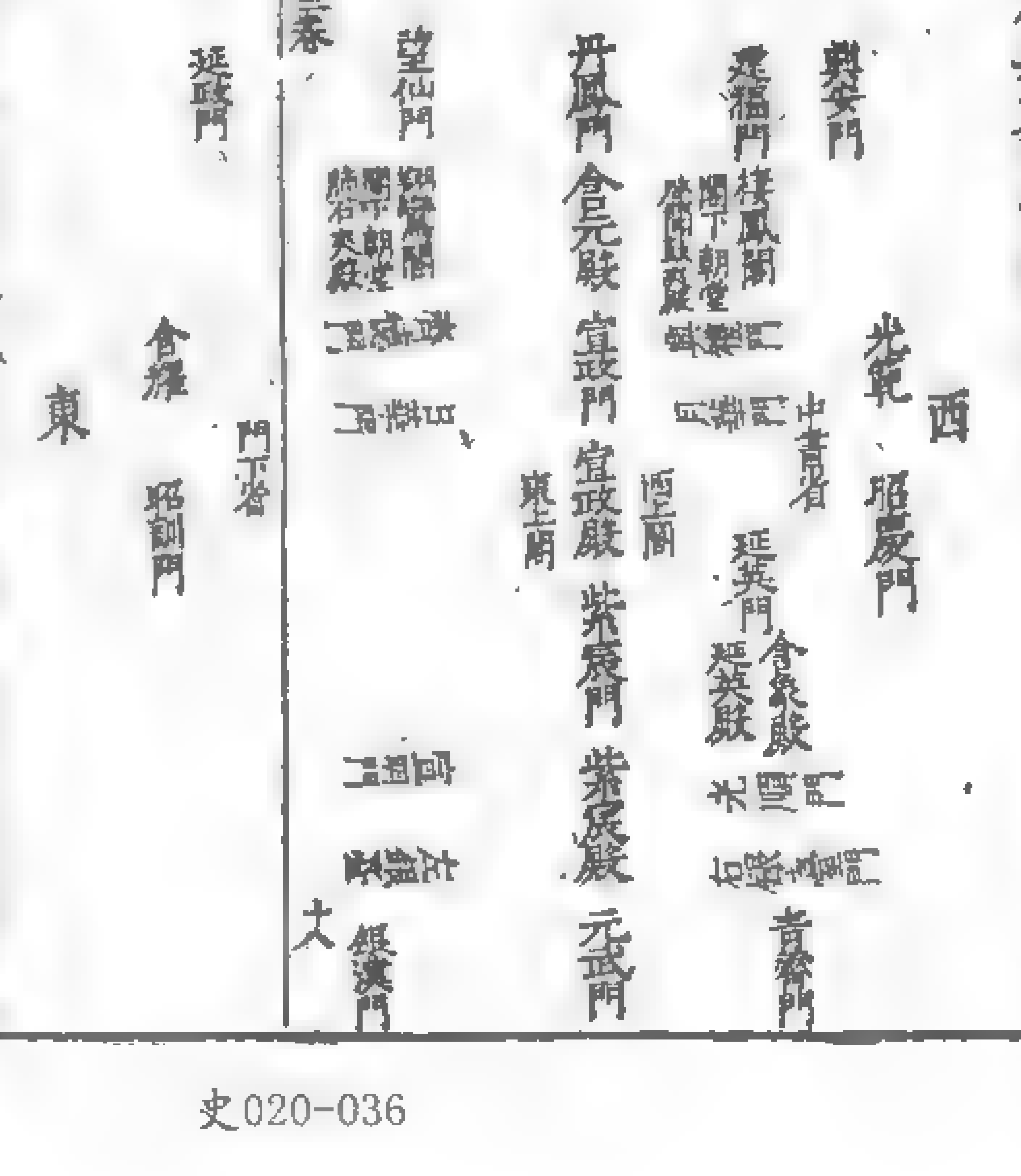


## 龍首原六坡 元都觀 裴度宅附

元都觀在朱雀街西之第一街而街之自北向南之第五坊也名安善坊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即隋之大興宮唐之太極宮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即朱雀門內百司廨府皆是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第二街自北而南則爲第四坊名永樂坊略與元都觀東西相對而其第基之比觀基蓋退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錄曰帝城東西橫亘六岡此六岡盤龍首山分隴而下東西相帶朱雀街自北而南爲街所隔故山岡併爲十二也符易象乾卦六爻度之永樂里第偶當第五岡又會度在興元自請入覲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出死力上疏排之云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蓋權輿之謂宅據乾岡者即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長安志然而度之所居張說在其西尤與元都觀相近而張嘉正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以爲據占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皆此類



## 六典大明宮圖 亦名東內






右案六典爲圖此外又有麟德凝霜承歡長安僊居拾翠碧羽金鑾蓬萊含涼珠鏡三清含氷水香紫蘭等殿元武明義大角等觀鬱儀結鄰承雲修文等閣六典雖著其名不立方鄉無據可以立圖又緣此之名品凡閣本及諸書因事與相干及者多故附寘六典圖貴易參訂

## 唐東内大明宮

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九年正月雖嘗改名大明宮然太上皇仍居大安不曾徙入也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惡太極宮卑下故就修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爲名也至三年四月移仗御蓬萊宮之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咸亨元年改蓬萊宮爲含元殿長安五年又改爲大明宮宮南端門名丹鳳則在平地矣門北三殿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則爲蓬萊殿殿北有



池亦名蓬萊池則在龍首山北平地矣龍首山勢至此而盡不與前三殿同其高敞也（詳見唐宮總說及龍頸下）六典曰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其西接宮城之東北隅夫其宮城正西乃與大明東北相接則凡大明一宮皆在太極宮之東北也故長安志敘載其地比太極宮承天門則退北三坊取此三坊地而中析之以爲六坊中六坊地以爲丹鳳中門正街西有横街（詳在唐宮總說）可以達于承天南即朱雀正街矣其如百司庶府居民第宅悉仍大興都城之舊無所更易故東内大明雖曰剏營而朝市悉仍隋舊無所增移也

## 漢唐宮殿據龍首山

龍首山首枕渭之南岸尾達樊川首高尾下尾在漢長安城南逶迤而北至建章宮上下乃始折北而趨東漢世未央宮在折北向東之地其基已高故宮殿皆出長安城上而張衡曰疏龍首以抗殿也未央又東龍首愈增高而唐大明宮尤在高處故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爲宣政宣政之北爲紫宸地每退北輒又加高至紫宸則極矣其北遂爲蓬萊殿殿有池則平地矣大明之東有苑苑有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則可見其不在山上也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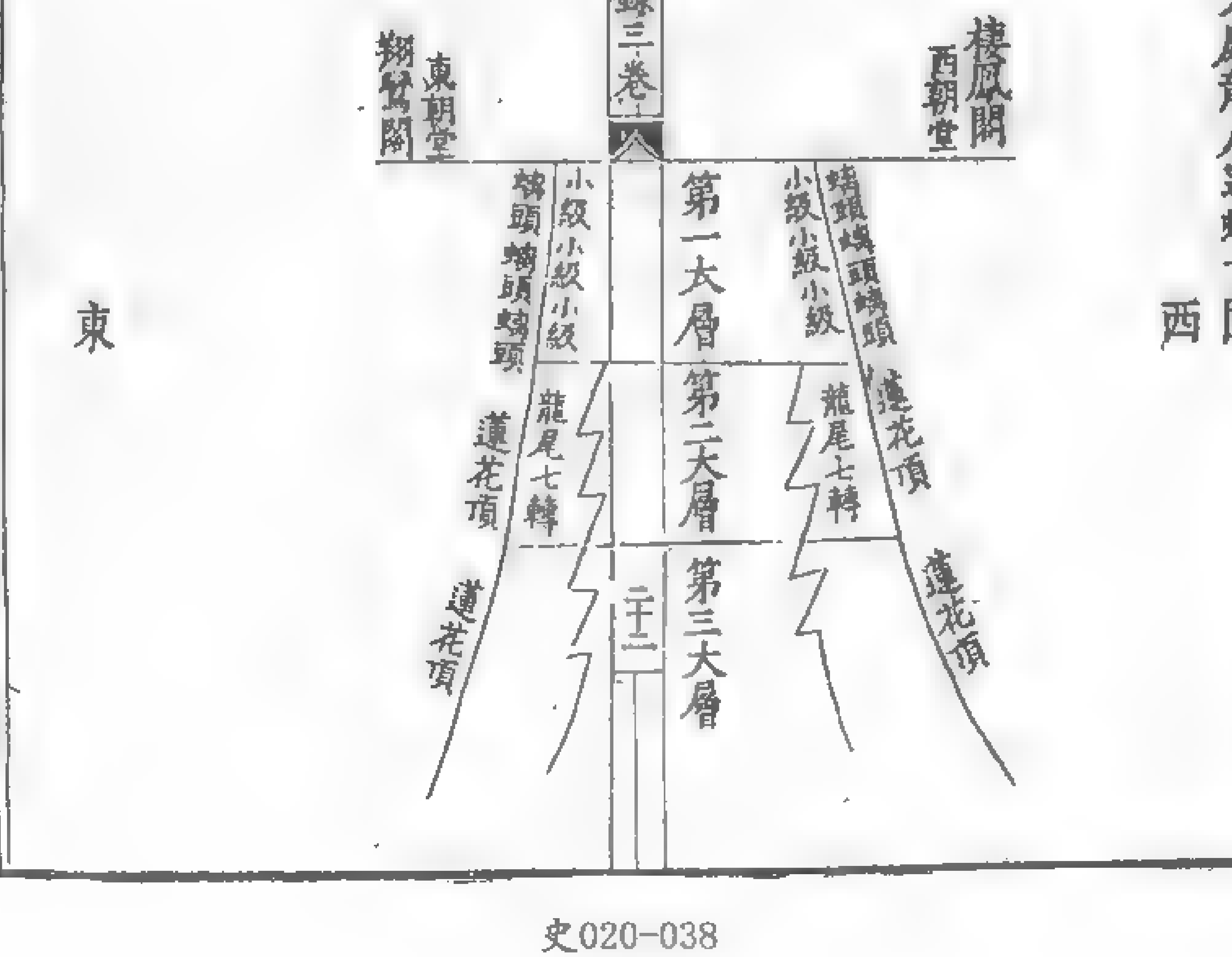


三面皆低而大明之基獨高故長安志曰大明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視終南如指掌在京坊市可俯而窺也未央本亦甚高不減大明惟其取土爲城故殿基稍低三秦記曰長安城地皆黑壤今城赤如火堅如石關中記曰取山土以爲城也括地志曰山首在長安故城中自漢築長安城及營宮殿咸以堙平其餘即今宮城太倉以東也按括地志者太宗子魏王泰所爲也作記之時唐止有西内（即太極宮）未有東内其謂餘山之在太倉以東者其後大明宮據以爲基者也說皆相應也若太極宮在未央之東南大明宮之

殿北面[illegible]不變者蓋其基在南含山而就平地
也以方求之太極宮進前而在大明西北相距甚近
可想矣



含元殿龍尾道螭首圖



龍尾道

龍尾道者含元殿正南升殿之道也賈黄中談録曰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為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兩京新記曰含元殿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按此即龍尾之形像名實皆昭然矣詳見後文康駢劇談録曰含元殿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閣龍尾道出於閣前殿門去南門二里元會來朝者仰覩玉座如在霄漢



含元螭頭

殿前螭頭蓋玉堦扶欄上壓頂横石刻為螭頭之狀也唐都城中有三大内皆嘗受朝而螭頭也者惟大明宫有之為其據高而道峻故遵道兩旁有石扶欄也既有扶欄則其下必立石柱既有石柱其上必有壓頂横石横石南出突兀不雅馴故刻螭以文之此螭頭之所從起也王仁裕自蜀入洛過長安記其所見曰含元殿前玉堦三級第一級予今按級為層貴與小級之文不相混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一一皆存猶不傾塹第二第三級各高五尺仁裕所分三級以自上而下為次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塼微有虧損仁裕此記比賈康所記最為詳明也予於是合三説而言其制蓋含元殿南疏階升殿凡為三大層自下而上其下兩層皆培土鋪塼為坡陁斜道不疏小級其鋪塼處逶迤屈曲凡七其轉故自丹鳳門北望則如龍行而垂其尾是以命為龍尾道也龍尾云者亦附並龍首山為義而立為之名也此之龍尾也者其培土處合為一階而階上所鋪塼道則分而為兩可以引班對上故仁裕曰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也龍尾道者其兩畔亦有石欄石欄柱之頂止刻蓮花不刻螭頭矣兩省官每朔分班對立于此詳見後導坡下



此兩層之上又有一大層則仁裕之謂第一級者矣通數小級共為一層庶與仁裕語相應易見與殿墀相接其高二丈故制度不與下兩層同蓋下兩層培土砌塼而上一層則列石為級也此之小級兩旁各有石扶欄扶欄上壓頂横石即刻螭者也其謂東西鱗次者足以見小級皆有螭首也故左右二史立則直第二螭也自殿北數來第二小級也凡此螭頭龍尾皆含元之制而宣政紫宸叙載在後

宣政紫宸螭頭

含元螭頭王仁裕所記與賈黄中之説合則可據矣

而宣政紫宸螭頭唐志雖不明載其制亦嘗因事及之尚可攷也唐志曰天子御正殿則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夫正殿者宣政也既曰俯陛聽命則是命出墀上人立墀下故可云俯也志又曰若仗在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夫內閤者紫宸殿也第二螭者紫宸殿前自上而下第二小欄橫頂之飾也坳處即欄石之窪陷而礲不盡平者也故既可即以和墨又可涉筆而書也唐之三殿合二者而求之紫宸之螭志已明載而二史之在宣政必皆俯陛乃可聽



命則陛峻必有石螭自可因事想制矣蓋三殿也者南北相重先含元次宣政又次紫宸皆在龍首山上古記龍首山近渭處高二十丈今含元殿墀高於平地四十尺則四丈耳（康駢劇談錄曰殿鑿龍首岡為基高五十餘尺）是含元雖高猶未據極也故其後兩殿相重為宣政為紫宸地轉北則階愈高愈高則其升殿也不容不為峻道而峻道必有扶欄與夫壓頂石螭是皆不待祭祭以言而其制可想者也若夫紫宸又北則為蓬萊殿蓬萊殿後雖有蓬萊山然此山聳起池中是用穿浚之土案成其高焉耳至其能鍾為池必藉外水自外而

來乃可注之入池也相其高下必是地勢平低乃始可受不然不可也故知龍首山岡勢至蓬萊而盡遂為平地也（此與金鑾坡與相貫）憲宗泛舟蓬萊池欲獵苑中疑李絳必諫而止蓋此池在東內之北其欲往獵則禁苑也禁苑又在東內苑之北也若夫東內苑有龍首池池上有龍首殿則以此水自龍首原來故本其源而名之以為龍首池也龍首渠在平地平地之水既能注入以為之池則知其池已在平地不在山上矣

## 左右史立螭頭

唐制每遇朝日左右史皆入分立赤墀之下（丹漆泥以塗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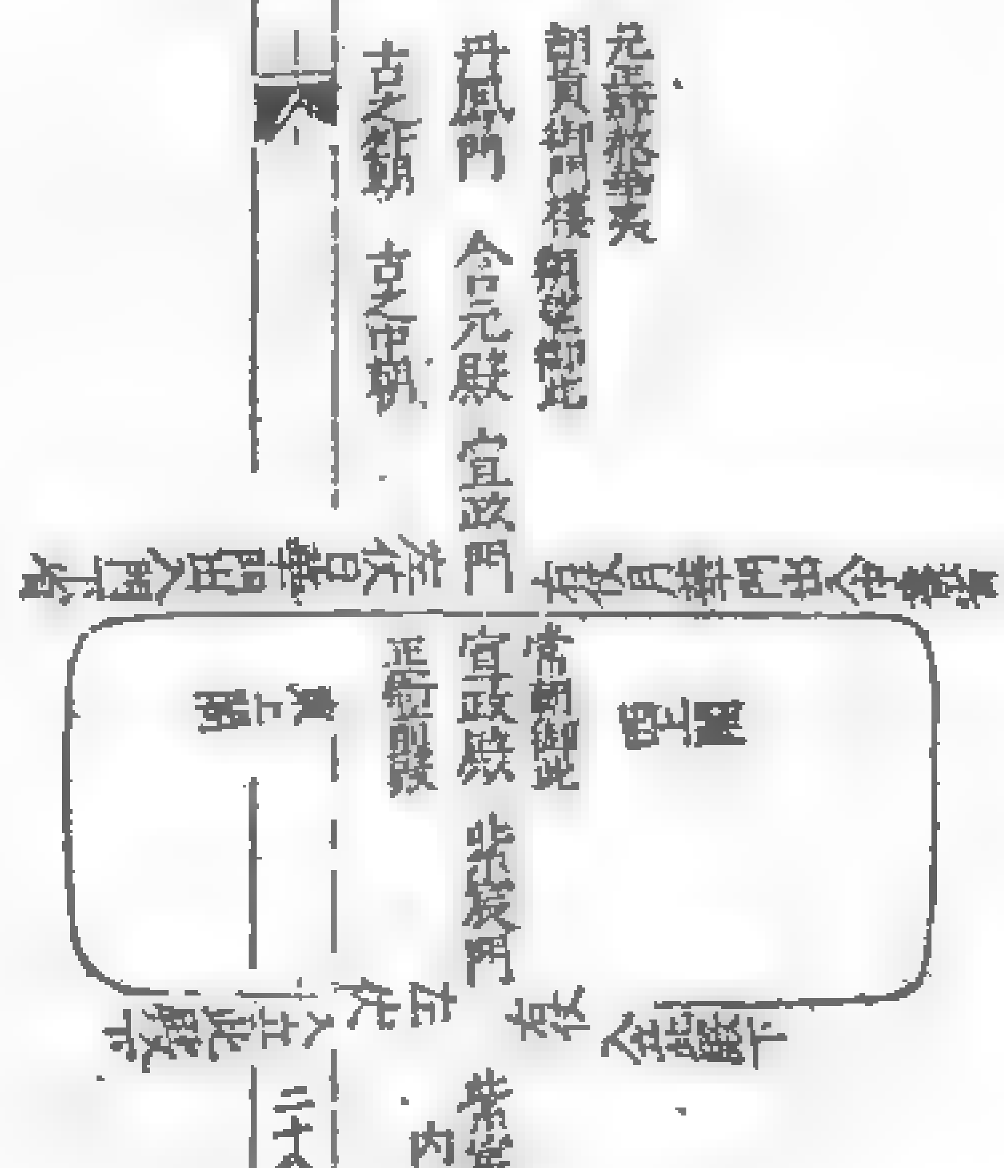


墀郎左舍人右不與今時分日入侍而立乎殿上者同也（詳見寻簡書露文多不錄）李華國史補曰兩省謂起居為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鄭覃傳曰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楊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韋絢初除右史中謝置筆札於玉階欄楯之石趨而書辭拜舞焉（緗嘉話）即此數事而參觀之則唐史所記立螭之制雖不甚備而予前之所云皆粲然在目不待疏說矣唐志又曰宣政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薰鑪香案而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廷人主既御坐宰相兩省官拜

訖乃始升殿則是香案自在殿上向之兩省對班而直案前者乃從殿下準望而言其所直非夾立殿上香案兩旁也其日拜已升殿即可見已（班之在龍尾道上者詳見下）謙按又曰入閤夾侍香案此則已升殿後實立香案兩旁也



# 東內入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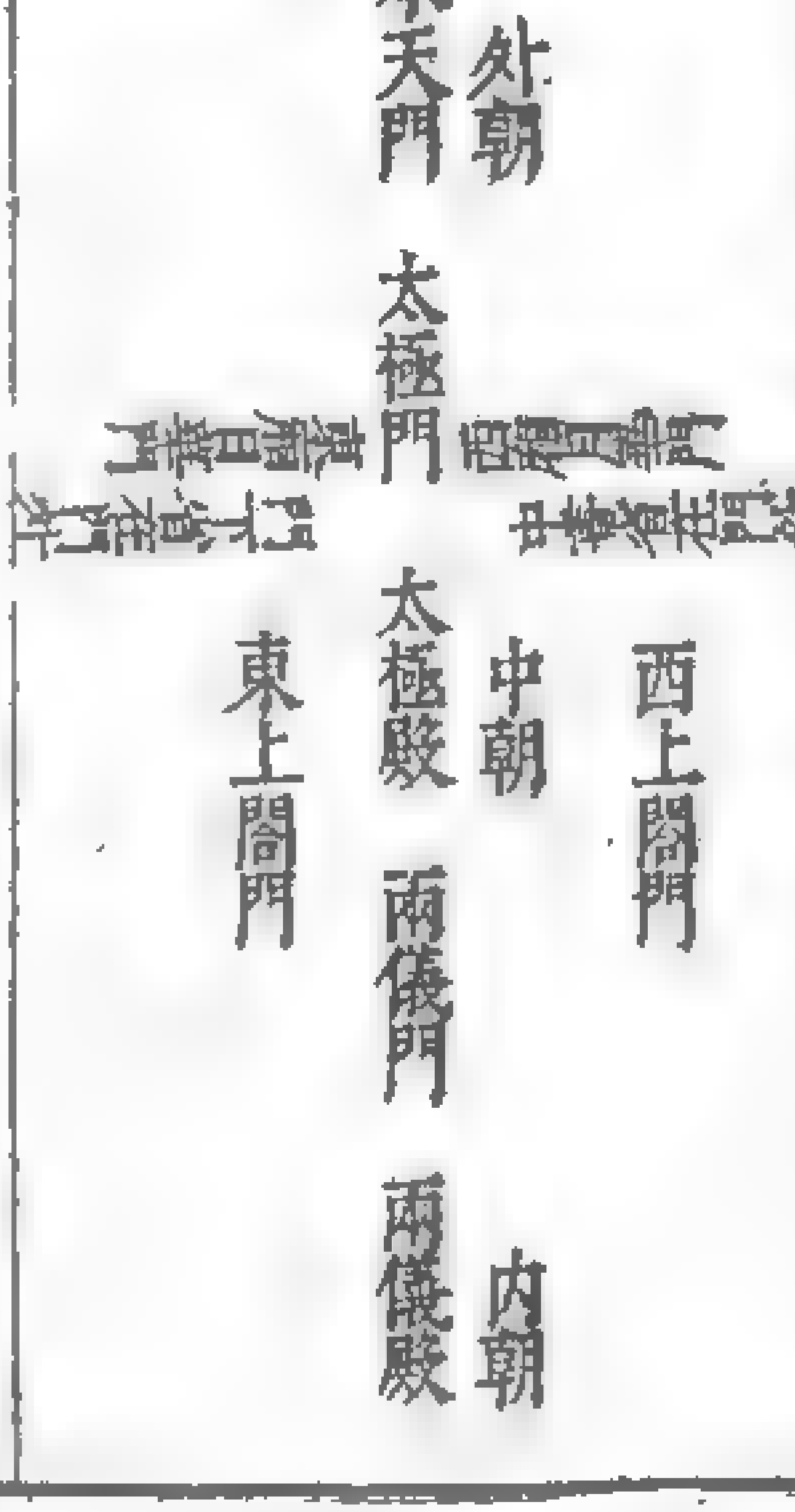





六典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門下省在門外東上閤門在殿左宣政殿西廊有月華門中書省在門外西上閤門在殿右

史020-041

太極宮入閤圖




西內兩閤

案六典載東內大明宮甚詳故宣政之左有東上閤宣政之右有西上閤二閤在殿左右而入閤者由之以入也至其記西內太極宮則略矣故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閤門而兩廊下亦有日華月華門也其曰閤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閤也則凡唐世命爲入閤者仗與朝臣雖自兩閤門分入入竟乃是內殿前世多有於此地求閤以應古語而竟無之此誤也入閤止是入殿詳在後



説

古唐大明宮御殿入閤之制歐文忠著諸五代史李琪傳其說雖明今既本六典三殿次第而立爲此圖又本太極殿入閤說別立一圖隨爲之說

五代史入閤

歐陽文忠五代史李琪傳曰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至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曰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能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以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入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

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

## 古入閤說

歐文忠敘載入閤之制甚明然有可疑者正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則正觀中已有入閤之語不待開元閤退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閤也又德宗正元制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群臣相見是則正元間五月朔日未嘗退避宣政也元宗時優人以伎術得服



緋而設說以求賜魚者元宗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閤則合符汝則不可故武后時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后改魚用龜）爲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又六典曰魚符以備別敕宣召則是時奏事不於正殿而於便殿已云入閤矣則入閤之語亦又先乎開元矣案宋庠之論曰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人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不知庠謂御殿皆名入閤何所據而云也于又即庠言而細推之其鋪陳入閤次第自含元以至宣政紫宸皆在大明宮中大明宮者東內也其喚仗入閤與歐公同而太宗時已有入閤之名則庠之言亦遂不嘗語及也于案六典西內太極殿即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也太極殿兩廡已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是太宗時已有入閤之制也然于又有疑者通典敘述隋制有曰隋文帝欲斬大理吏來曠少卿趙綽固爭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欲理他事帝命引入閤綽曰臣本無定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也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酒據此言之即是隋



時已有入閤之名唐初仍之而已既曰拂衣入閤則是閤在殿內故曰謬言求入也既已入閤獻皇后在坐則是深在宮中也用其語以想其制則是人主燕坐之地皆可名閤也歐宋二公所指唐世之謂閤者其在東內則爲紫宸其在西內則爲太極而往古之謂便殿者皆閤也縣南本唐實錄舊語而記諫官隨大臣奏事不言入閤但言入內是內殿皆可命爲入閤也本朝宮殿不與唐制相應如紫宸殿自在太極殿東偏不可與唐制參論

## 閤門慰賀

案唐會要天祐二年勑自今月五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此制至今閤門承用有賀則東詣有慰則西詣遂爲定制然以唐制攷之則天祐此制已在蓬萊入閤之後蓋二閤在宣政殿東西兩序分立朔望避宣政不御而御紫宸則宣政所立之仗聽喚而入先東立者隨東仗入自東閤先西立者隨西仗入自西閤暨至會于紫宸殿下則復分班對立也由此言之則東西兩閤皆是百官分入趨朝之路無由兩班併入東閤而西閤獨閉也此可以見天祐間全失入閤本制乃至如此也若賀



慰久分兩閤則行之已熟於舊制無失

雍錄三卷終

# 雍錄卷第四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 延英殿

高宗初剏蓬萊宮諸門殿亭皆已立名至上元二年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即有延英殿顧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耳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甚聽入閤不趨爲御延英此優禮也案六典宣政殿前西上閤門之西即爲延英門門之左即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閤上疏伏



閤不去也案朝于宣政即名入閤而延英又便殿之在西偏者無閤可伏也其曰守閤者西上閤之西即是延英殿門故守此之閤乞開延英以受其對也至會要所記則直曰城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也史家必言伏閤者以入延英之路言之也錢希白南部新書記唐制曰凡內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閤門開延英即此可見凡對延英必自閤門而入也長安志曰延英在紫宸殿東呂圖引李庚賦爲據曰東則延英耽耽因謂延英當在殿東而反詆六典謂在西者爲誤此失之矣予案會要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閤門

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則延英不在紫宸殿東亦已審矣六典會要皆唐人自記唐制其爲可信豈不愈於李庚之一賦也哉或者失攷六典會要致有此悮也至於長安志者宋敏求自言其書皆本諸長安圖經又本諸梁載言十道志則志之傳信豈如六典會要之審也僖宗時嘗易延英之名以爲靈芝其必因上元所産之芝而制爲美名也及自蜀還仍名延英

延英召對

代宗召苗晉卿對延英晉卿宰相也群臣初無許預



之例正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奏本司事則百官許對延英矣八年葛洪本正衙奏私事德宗詔今後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勿令正衙奏事則群臣亦得乞對延英矣故憲宗時元稹爲拾遺乞於延英訪問也其後諸州刺史遇開延英即入延英陛辭則是外官亦得詣延英辭也（會要開成敕）元和四年御史臺奏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得前知遇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則是凡開延英初無定日直俟御宣政紫宸臨時奏請也錢希白之言曰凡內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并牓正衙門則臨時不可預擬其日矣至天禧元年詔今後每月許一五九開延英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則是天禧後方定一旬三開延英之制前此未也若宰臣奏開延英其來久矣韓皐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不盡可來延英與卿從容則是特許其對也元和五年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十五年十月下元假召宰臣對於延英議邊事也唐文宗紀贊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聽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此之雙日假日皆特引對是有爲爲之非常制也



長生殿

二張受誅之地通鑑云在迎仙宮長生殿唐五王傳則言在迎仙宮集仙殿未知孰是也長安志有長生殿但云肅宗終於此殿而不指言此殿之在大明或太極也東宮有集仙殿後爲麗正集賢是東宮一宮固在太極宮城之內矣（詳見東宮）當高宗時大明宮已成武后擅國不應猶在東宮養病乎故謂當在大明正宮也太子之已誅二張也入后所寢長生殿白之后謂之曰爾子誅可還宮夫天后既自長生殿遣太子

還宮則可以見長生殿之與東宮不同一宮矣肅宗不豫張后召越王係授甲長生殿使討李輔國肅宗在長生殿使使者遍張后下殿則長生也者必寢殿也其位置與事爲可想而知也麗山別有寢殿亦名長生在華清不在大明也（詳見華清宮下）故東宮麗山之集仙殿者皆非武后寢疾之地也

## 凌煙閣

南部新書曰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隔內面北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案西內者太極宮也太宗時建閣畫功臣在宮內也畫皆北向者閣中凡設三隔以爲分際三隔內一



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者恐是在三清殿側故以北面爲恭耶

## 上陽宮

武后既已傳位徙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詣觀風殿起居諸家無言上陽何在者獨長安志內苑有上陽橋不知此橋即爲上陽之橋耶不敢主定也崔皎疏曰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則上陽宮必在大明之西矣德宗建中十二年高力士養女僞爲帝母沈太后上發宮人百餘人齎乘輿御物迎入上陽宮就供奉高氏自言是后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受百官賀已而事覺以牛車載高氏還家按此既遣宮女就上陽供奉則與德宗所御之宮自是不爲一地矣驗視者走馬入奏又足以見其來自宮外也夫姜皎指爲西宮而此又迎之宮外于故疑其在大明之西也大明之西若不在禁苑必在西內苑矣洛陽有上陽宮在洛城外此之所言皆長安也不可以參論

## 望賢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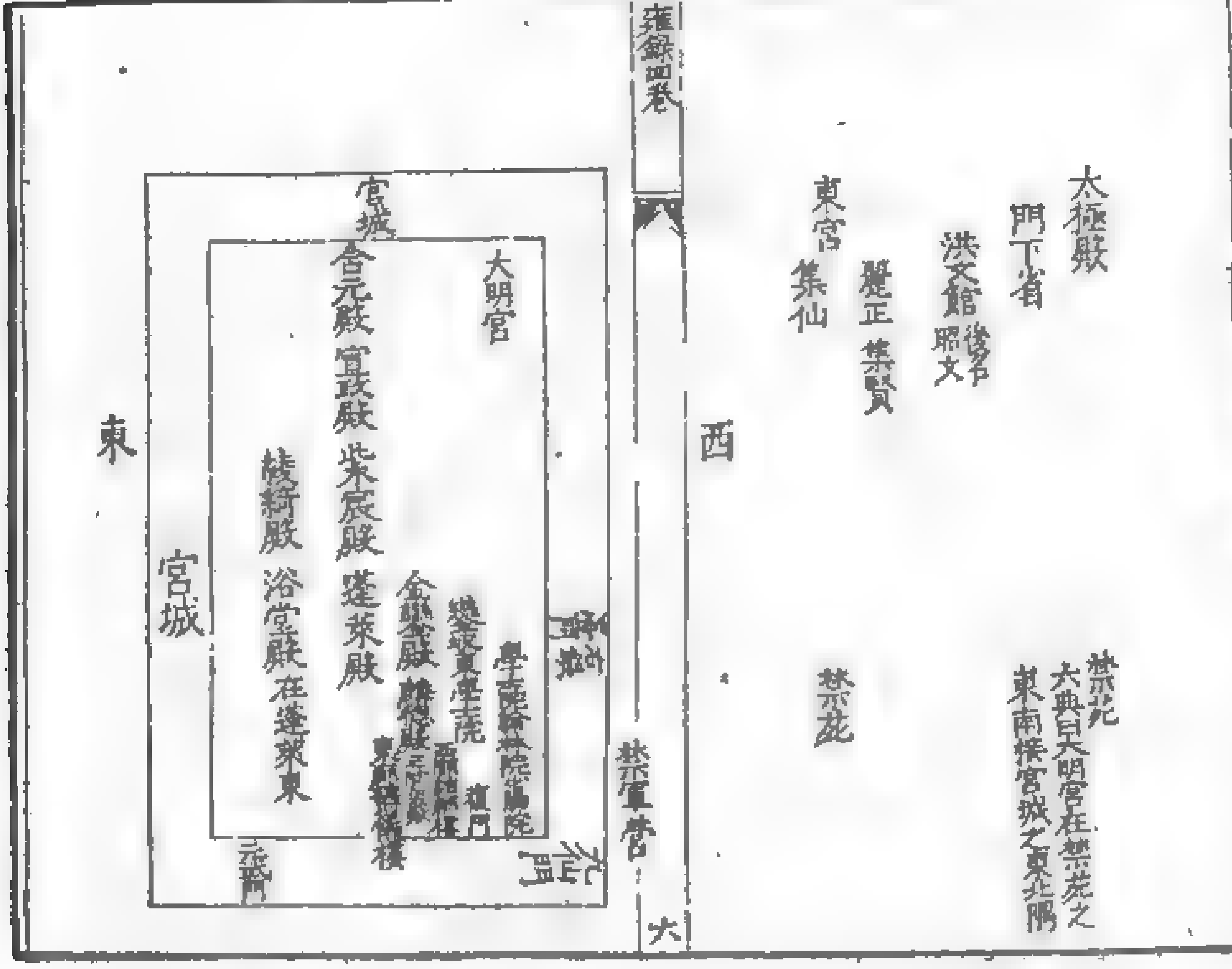
在咸陽縣東數里元宗幸蜀還京肅宗至望賢宮奉迎德宗西幸又自望賢宮出奉天也



## 光範門

光範門在大明宮含元殿之西而含元殿西廊有棲鳳閣閣下即朝堂有登聞鼓一如承天之制皆在承天門內（即宮城門也）夫既有登聞鼓即外人可得而進故韓愈上宰相書得以伏光範門外以宰相退朝路必出此也（長安志）漢制入司馬門內方是禁中凡至司馬門者皆皆按有籍方得入而光範門尚在含元殿外承天門內故外人得至也

東内西内學士及翰林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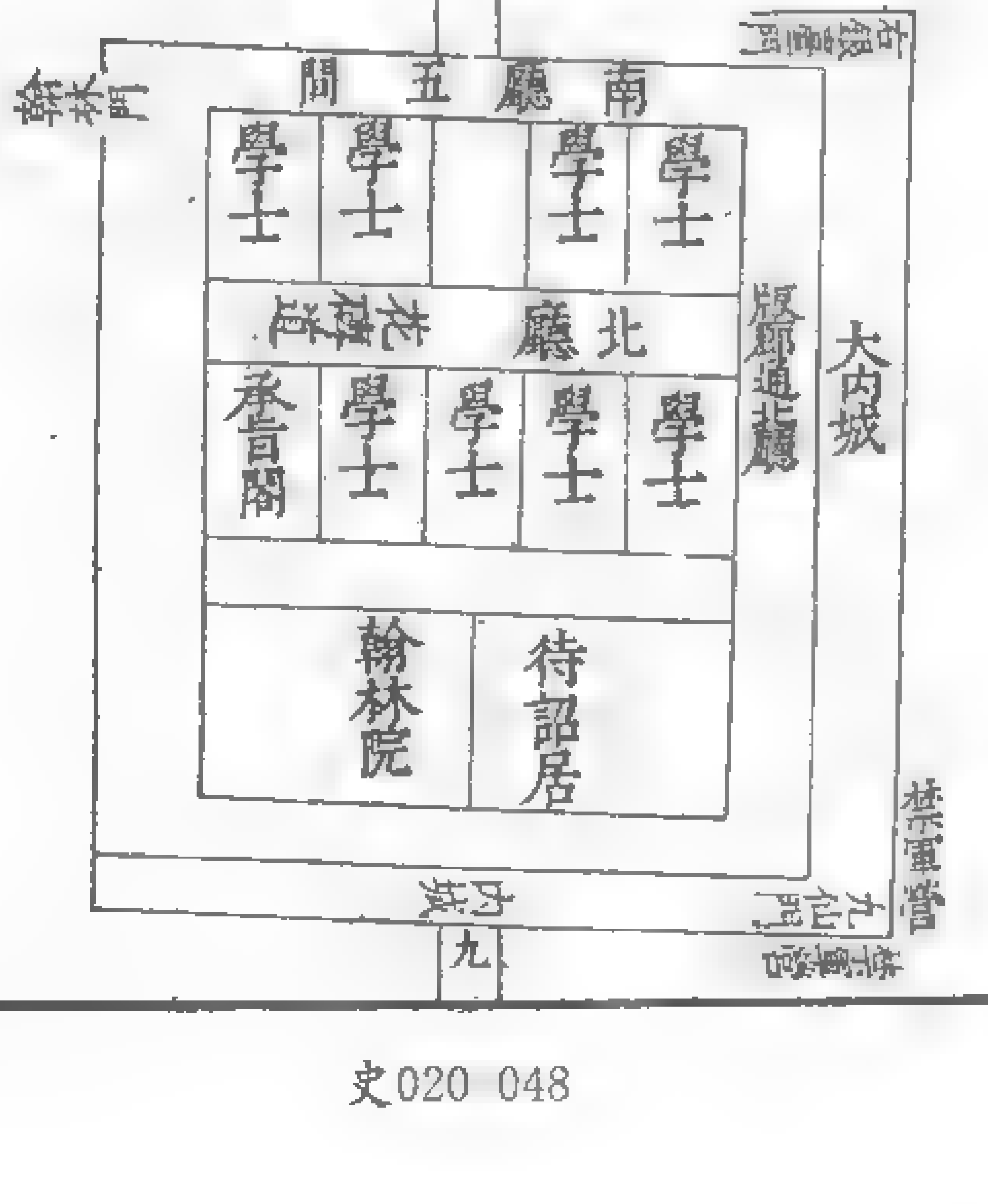

唐翰苑位置 少陽院 結鄰樓 鬱儀樓 麟德殿 三殿 九仙門 金鑾殿 寢殿 寢門

李肇記曰翰林院在少陽院南長慶元年於門下省東少陽院築牆及樓觀此院自在宮東非此之少陽院其東當三院結鄰樓鬱儀樓即三院之東西廊也其西北並禁軍營韋執誼則曰任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又曰北苑之置尤爲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會此數說而求之則其方鄉尚略可攷也三殿者麟德殿也一殿而有三面故名三殿也三院即三殿也李絳爲中書舍人嘗言爲舍人踰月不得賜對有詔明日對三殿也不獨此也凡蕃臣外夷來朝率多設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對于此也結鄰樓即三殿之西廊也鬱儀樓即三殿之東廊也鬱儀又東即寢殿矣鬱儀結鄰皆是重廊見韋執誼記翰林院學士院皆在三殿西廊之外其廊既爲重廊其門必爲重門也自翰苑穿廊而趨宣召必由重門而入故謂複門之召也李肇便以學士院胡門定爲複門者誤也寢殿既在翰苑之左而金鑾殿又在學士院之左則金鑾益近寢殿矣自有金鑾殿後宣對多在金鑾則知其謹並寢殿矣以其近也德宗既已上僊召學士鄭絪至金鑾殿立憲宗爲太子當如

此倉卒學士遽能入至金鑾殿則可見矣翰林院又北則近內苑其宮城垂轉北處城之西北角有九仙門文宗引入鄭注即自此門也又門外即列禁軍營順宗之爲太子也德宗已上僊矣太子有疾仍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以示不病即此地也通鑑惟其與寢殿相切近故可以如此也凡此所致皆大明宮銀臺門翰林院及兩學士院位置也若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在勤政樓東北亦名翰林院與此大明宮制不同



大明宮右銀臺門翰林院學士院圖






史020 048

結鄰鬱儀樓

麟德殿東廊有鬱儀樓西廊有結鄰樓學士院即在西樓重廊之外李肇韋執誼所記皆嘗結鄰爲結麟此恐誤也道書登眞隱訣曰上眞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爲最結鄰奔月文爲次蓋鬱儀者羲和也結鄰者常娥也九眞中經曰西玄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鄰兩書也古宮殿皆取天象物瑞以爲之名曰華月華亦其義也則此之二樓者其必取諸奔日奔月之仙也安得改鄰爲麟也況兩樓之中有殿已自名爲麟德則結麟之名必不贅以麟名也



大明宮右銀臺門翰林院學士院說

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牓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號爲胡門（或疑此門是寢門）蓋東向（韋執誼曰開元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入門直西爲學士院院有兩廳南北相沓而各自爲門旁有板廊自南廳可通北廳（李肇曰南北兩廳皆設鈴待詔者撼鈴馬信若是同爲一門不必各設鈴索）又皆南向院各五間北廳從東來第一間常爲承旨閣餘皆學士居之廳前皆砌花磚爲道（花磚別有說）南廳本駙馬張垍爲學士時以居公主此其晝堂也後皆以居學士其東西四間皆爲學士閣中一閣不居（並李肇記）北廳又北則爲翰林院初未有學士時凡爲翰林待詔供奉者皆處其中後雖有學士而技能雜術與夫有學可備詢訪之人仍亦居之故王叔文王伾輩以書棊得入也翰林院又北則爲少陽院

南北學士

唐世嘗預草制而眞爲學士者其別有三太宗之洪文館元宗之麗正集賢開元二十六年以後之翰林此三地者皆置學士則是實任此職眞其踐此官者也若夫乾封間號爲北門學士者第從翰林院待詔中選取能文之士特使草制故借學士之名以爲雅稱



其實此時翰林未置學士未得與洪文集賢齒也故曰北門學士言其居處在洪文集賢之北也其曰北者大明一宮皆在太極東北而翰林院又在大明宮之北觀其地位謹並北苑墻南則其入內雖自西銀臺入而皆在洪文集賢之北也開元巳後雖於翰林院南別置學士院正以學士名官而西院仍在翰林院南本洪文集賢而求其方亦在大明之北故言翰苑者亦以北冠之亦是因仍乾封間所名也

學士出入禁門

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

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也言其去羈縛而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則皆步行本朝名步行學士亦本此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然此亦學士未爲承旨者體制如此耳若爲承旨則有別禮故元稹自言爲承旨時得從內朝乘馬扈從又有詩自言得於太液池邊乘馬以行此則承旨特禮也爲學士者無之詳見承恩下

## 學士宣召

沈氏筆談曰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



乎按學士宣召特禮也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命白以官爲中官所捍而止是白在開元竟無官也後至二十六年始置學士院乃始制爲官稱是爲翰林學士此時得爲學士者固與前此白身供奉者不同然向來尚以詔召之禮加乎無官之士則今之在院而明命以爲學士者安得獨廢特召之禮也然此之宣召乃是院中熟例而不可輒減耳非爲院在禁中乃加宣召也按銀臺門內直紫宸殿西固在禁中然而中書門下兩省官分居日華月華門其日華月華亦在宣政殿之東西廊是亦同在禁中矣若謂學士體重當加宣召耶爲學士而得知制誥又滿年乃遷中書舍人不應職任輕時加宣召以爲禮及其進官位望益重反無宣召也故予謂宣召之禮自待詔無官時有之其後循襲不復裁殺耳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此又失也承明玉堂皆漢殿耳唐無此名也沈氏又曰學士院北扉其爲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又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詳在浴堂下



## 北廳花磚

李肇曰學士院北廳前有花磚道冬中日及五磚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常過八磚乃至衆呼爲八磚學士唐書語略難曉故詳其也

## 浴堂殿

唐學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之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爲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爲

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亦爲寢殿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矣館本唐圖則有浴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西既已相絕中間多有别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爲南北也矣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此門召對鄭注而於浴堂殿對學士焉又别有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矣而元稹承旨廳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



承旨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矣不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之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即與紫宸殿相屬又可必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若相參揆大可信也至於外賓客見于麟德則麟德殿並學士院東故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者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

## 金鑾坡 龍首山形勢太液池附

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其上有殿既名之爲金鑾殿矣故殿旁之坡亦遂名曰金鑾坡也此在唐雖無記載而其形勢可推也大明宮自南而北爲含元殿又北爲宣政又北而爲紫宸前後相沓皆在山脊至紫宸又北而爲蓬萊殿則殿有大池宗楚客之詩曰太液天爲水則可見其廣矣若此殿地勢猶高與含元紫宸同在山上則接天之水從何激導而能如此逆上也以此推之則龍首山勢至蓬萊而夷於平地無可疑也（詳見前坳頭下）金鑾



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也龍首山坡隴之北至此餘勢猶高故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而明命其實爲金鑾坡也韋執誼故事曰置學士院後又置東學士院於金鑾殿之西李肇志亦曰德宗移院於金鑾坡西也石林葉氏曰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故亦稱坡此其說是也而不言金鑾何以名坡於事未白予故詳言也若夫諸家謂爲移院者則亦失實蓋德宗造院於金鑾坡上是即此之坡而别建一院耳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故命爲東翰林院而夫開元翊立之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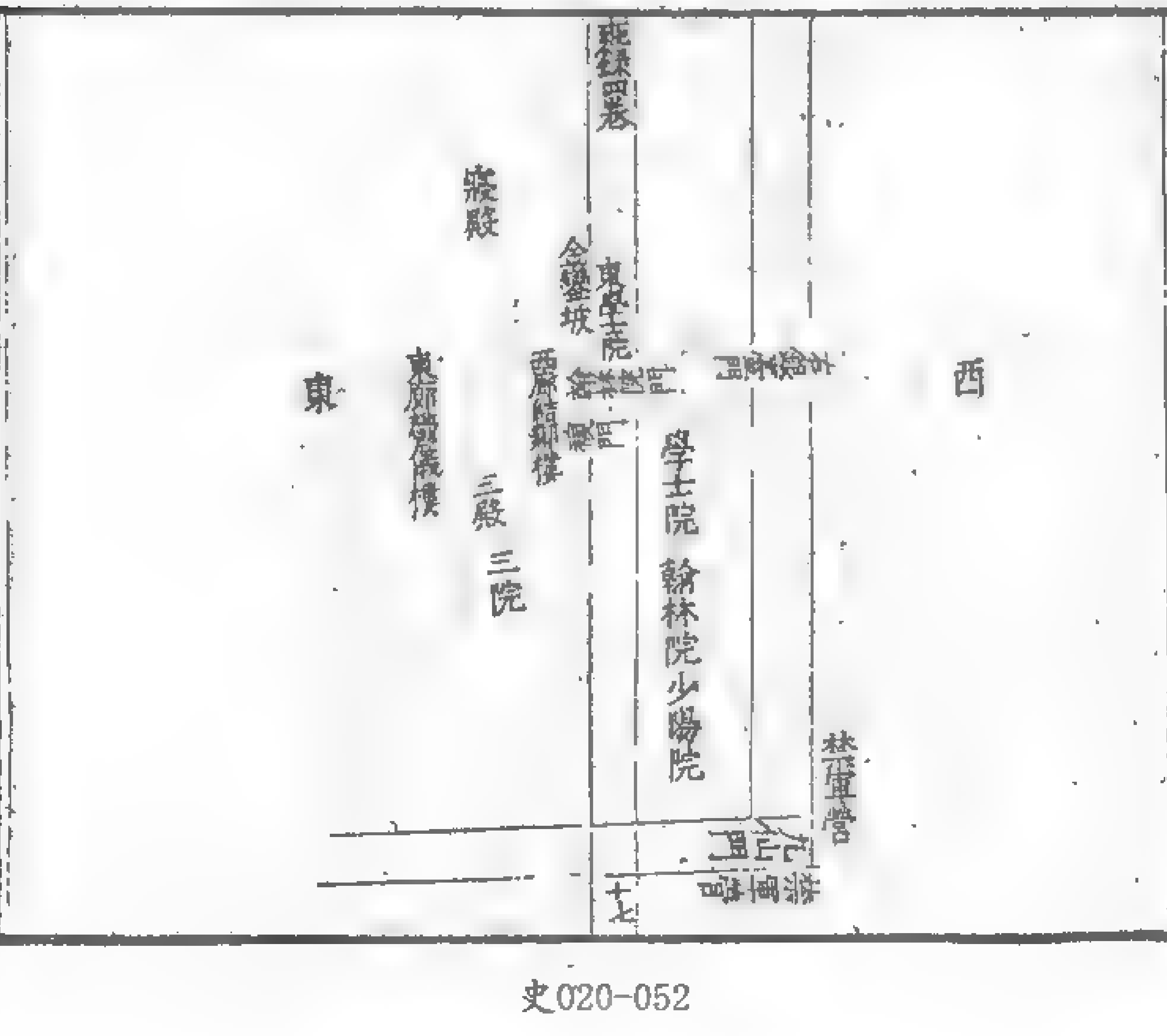
右銀臺門內者元不曾廢也即諸家謂移院者皆誤也

複門

複門亦無的載李肇曰翰林之門重複高大號爲胡門此或爲複門也耶韋執誼記曰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重廊之後複門也者即重廊而每廊各設一門者也此即在院得召自西重廊複門而入對乎麟德者也石林曰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設複門所以通禁庭也石林此語不知何出若指初入院時宣召以爲須召乃入則自是由宮城之外而得入宮城之門耳此之宮門即右銀臺門矣而銀臺門不聞嘗設複門也若以院內自有複門須召乃得入對則凡宿直者身雖得在禁中苟無詔旨不輒見不止學士院限隔複門也反覆求之不皆可合故予亦未敢主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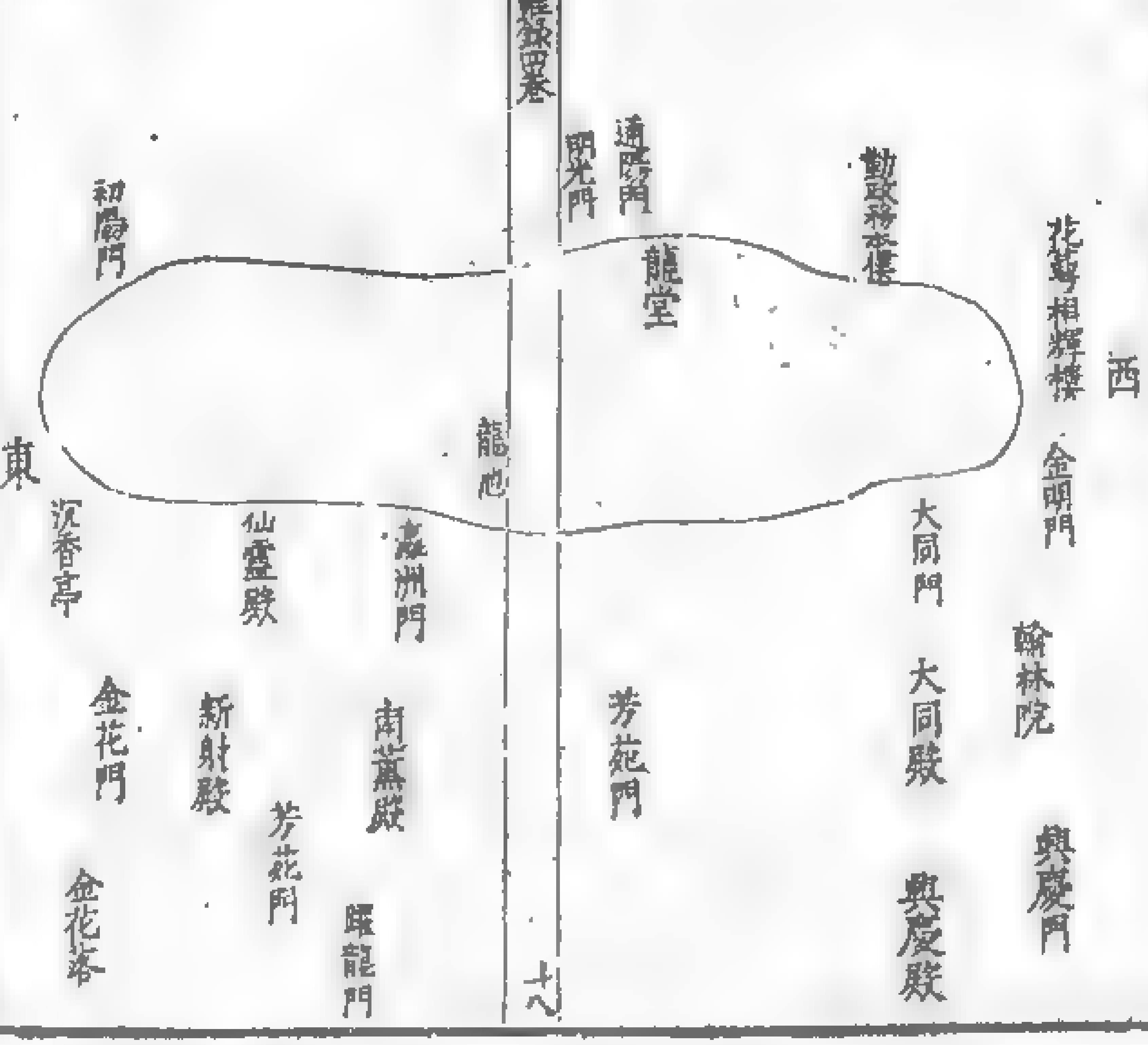
學士院都圖






史020-052

閣本興慶宮圖






右閣本與六典同而有小異惟花萼相輝樓臨街而在西角後又有勤政務本樓在南（六典未載也）

興慶宮說

大興京城東南角有坊名隆慶中有明皇爲諸王時故宅宅有井井溢成池中宗時數有雲龍之祥帝亦數幸以厭當之後引龍首堰水注池池面益廣卽龍池也明皇開元二年七月以宅爲宮旣取隆慶坊名以爲宮名而帝之二名其一爲隆故改隆爲興是爲興慶宮也其曰南內者在太極宮東南也寧薛諸王宅地皆並此宮遂獻入之故元宗曰大兄遜宋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會要）十六年始移仗於興慶宮聽政（會要）二十諸王旣獻宮地仍別建第宅環宮而居帝於



宮隅爲二樓西則花萼相輝南則勤政務本西樓以燕兄弟而南樓以修政事也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元宗自蜀回居此宮其南樓下臨通衢故李輔國云可通外人恐或有變也

興慶池

帝王之興悉著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也元宗之名與隆慶坊舊宅相符固可命以爲瑞矣六典所記曰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

史020 053

或飲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
人悉移居遂鴻洞爲龍池焉開元初以爲離宮後又
增廣遂爲南内其正殿名大同殿殿之東北即有龍
池殿蓋主此池以爲之名也（已上並六典）然予詳而攷之
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
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溉之日
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
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隅
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分滻水北流至長樂坡西
北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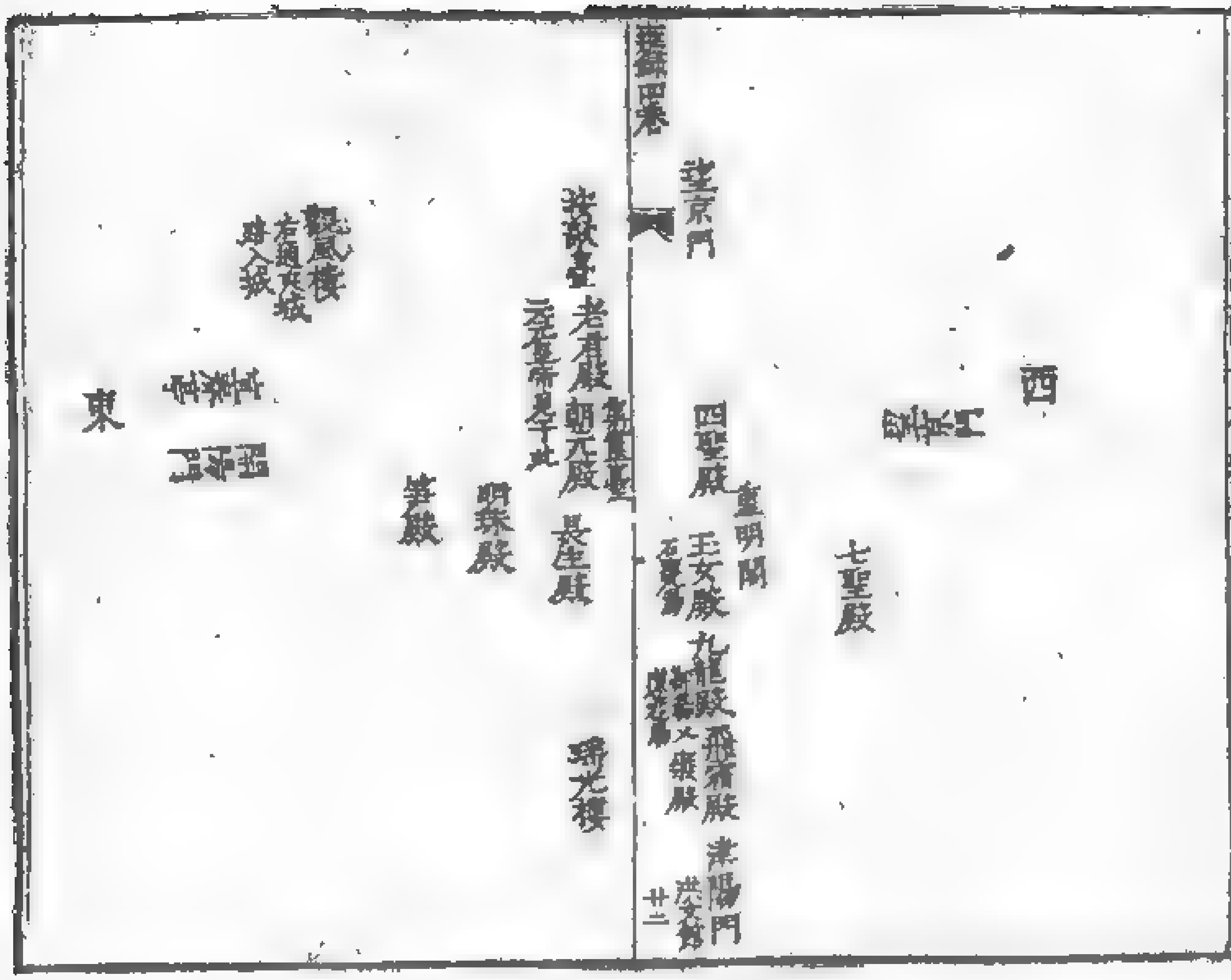
圖亦著滻水入興慶池路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以
爲龍池者實引滻之力也人力勝而舊池改故始時
數尺久乃數頃不驟也至六典所紀乃言初時井溢
（通鑑云民王純家井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則全沒導
滻之實而專以歸諸變化也六典者中書令張九齡
之所領撰已上而罷令李林甫繼之仍加注以奏（詳見
六典下）凡此掩飾增損實皆注文而本文無之則是諸
辭皆出林甫而非九齡之得知也以其人想之則飾
虛成有自可見矣唐事誕妄固有類此者武后改新
豐縣爲慶山縣其說曰后時嘗因雷雨湧出一山故

取以爲名也而其何以無踴也者不言其以也此即
在位小人其加傳會也至兩京道里志則言其詳矣
曰慶山踴出初時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則非一旦
驟爲三百尺也自六七尺日日衆增至三百尺是積
力爲之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此爲人力所
成大不難見也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竊爲戲言
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聞賜叔璘死夫近臣竊議尚
且見殺則役人施工者安敢誦言其以乎以國力之
威爲人所不敢竊議之役則雖一夜穿井至深百尺
尚其可能則平地累土爲山及二十丈豈其難耶南



部新書曰天后時有獻三足雞者左右或言一足僞
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眞僞雞之多
足即山之踴出者也書其事者皆唐臣安敢明證其
僞也此古今符瑞之凡也

華清宮圖本長安志其宮四面皆有繚牆




## 温泉

温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新豐驪山皆其地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正觀十八年詔閻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太宗臨幸製碑咸亨二年名温泉宮唐年小錄曰開元十年置實錄與元和志則曰開元十一年置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爲池臺殿環列山谷開元間明皇每歲十月幸歲盡乃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天寶四載置會昌縣即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東北向正北門外有左右朝堂門正門曰津陽門宮北門之內曰津陽門門外有洪文館以下見津陽門詩注及今所存之建東面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兒南京字必有侯南面曰望京門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南有少陽其南曰飛霜殿寢殿也白少傅以長生殿爲寢非也御湯九龍殿在飛霜殿之南亦名蓮花湯明皇雜錄曰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鳬鴈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彫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横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鳬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櫂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脩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寶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泉噴以成流又縫綴錦繡爲鳬鴈寘於水中上

特於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維太子少陽二湯存焉 玉女殿 今名星辰湯玉石甕湯所出也 七聖殿 殿在宮中自神堯至睿宗昭成肅明皇后皆衣禮衣立侍繞殿石榴皆太眞所植 宜春亭 在開陽門外 重明閣 今四聖殿北臨高有重明閣倚欄北瞰縣境如在諸掌 四聖殿 長生殿 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齋沐此殿 集靈臺 朝元閣 天寶七載元元皇帝見于朝元閣即改名降聖閣 老君殿 朝元閣之南玉石爲老君像製作精絕 鐘樓 在朝元閣之東 明珠殿 長生殿之南近東也 筍殿 殿側有鏡溫泉室碑其石瑩見人形影宮中號玻瓈碑 觀風樓 樓在宮外東北隅夾城而達于內臨池道周視山川大歷中魚朝恩毀坼以修章敬寺 鬬雞殿 在觀風樓之南 按歌臺 在鬬雞殿之南臺高臨東繡嶺 毬場 宜春亭之北門外 連理木 飲鹿槽 丹霞泉 在朝元閣之南 羯鼓樓 朝元閣東近南繚牆之外 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皆隳廢



## 溫泉說

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遊幸惟元宗特侈蓋即山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爲章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居易追咎其事作歌以爲後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眞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曰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欵昵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矣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亦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元宗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則遞進荔枝亦不在幸山時也案樂天集長恨歌不自爲敘以陳鴻所傳驪山事爲敘樂天所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及方士傳道妃語皆本鴻傳以爲之說也歌之作也在元和元年冬盩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爲之而鴻自言亦謂



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故常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不必正在十月矣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爲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故予謂不可執守故常也凡左方所錄宮殿方向長安志率取津陽詩注爲據津陽詩者鄭嵎之所作也

## 長春宮

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十道志曰周武帝保定五年

宇文護築大業十三年高祖起義自河東引兵而西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宮殆三數月休甲養士仍資永豐倉粟爲用迄後此宮不廢按之商周其殆西亳偃師之類歟（詳見于書譜）武德二年嘗命太宗鎮此

大安宮

又有大安宮者高祖以秦王功高立宅以居之名洪義宮至正觀三年高祖爲上皇徙而居之改名大安宮在宮城外西偏而太子宮中乃有顯德洪文麗正等殿皆在太極宮城之內故馬周致諫以爲不倫也太宗嘗獵昆明獻獲于大安宮蓋自昆明東歸之路也（詳見大明宮下）



龍躍宮

宮在高陵縣西十里店神堯舊宅也本名通義宮武德六年名龍躍宮以通義監爲龍躍寺德宗改爲脩眞觀內有神堯眞容至朱梁其宮廢

唐宮雜名

玉華宮

在坊州宜春縣正觀二十一年造

九成宮

在鳳翔府麟遊縣本隋仁壽宮文帝以避暑每歲春往冬還文帝竟終於此宮太宗欲以宮奉高祖高祖惡之不往正觀五年太宗自修繕以備清暑改名九成宮（高宗永徽元年改爲萬年宮）

仁智宮

武德七年造在宜州宜君縣

秦蘭池宮

秦於蘭池側造宮至唐猶在太宗出征高祖至此宮餞之（或云漢宮）

興德宮

在同州馮翊縣南義旗初起嘗駐此



永安宮

正觀八年置在麟遊縣西

太淸宮（紫微宮 元元皇帝廟 紫極宮）

開元二十九年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後改爲太淸宮東都爲紫微宮諸州各爲紫極宮太淸以白石爲元元皇帝眞像袞冕之服當扆南向元宗肅宗眞容立侍左右則皆朱衣朝服張巡起兵率吏哭元元皇帝祠者凡郡皆有紫極宮也

慶善宮（披香殿）

本名武功高祖舊第也在武功縣渭水北太宗誕生

於此正觀六年改慶壽宮上賦詩呂才被之管絃名慶壽樂 有披香殿

翠微宮

武德八年造名太和在終南山正觀二十一年改翠微宮寢名含風殿蘇文忠詩曰植立含風廣殿用此也太宗於此宮上僊楊大年談苑曰宮在驪山絕頂太宗常避暑于此後爲寺寺亦廢有遊者題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倒一株松



魚藻宮

禁苑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先皇德宗也池底張錦引水被之令其光艷透見也德宗亦已奢矣故橫取厚積如大盈之類豈獨爲供軍之用也若非王建得之內侍外人安得而知

十六宅 百孫院

在安國寺東 寺在朱雀街東第五街 附苑城爲大宅分處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儀台潁永濟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爲十六宅後以諸孫成長又置

百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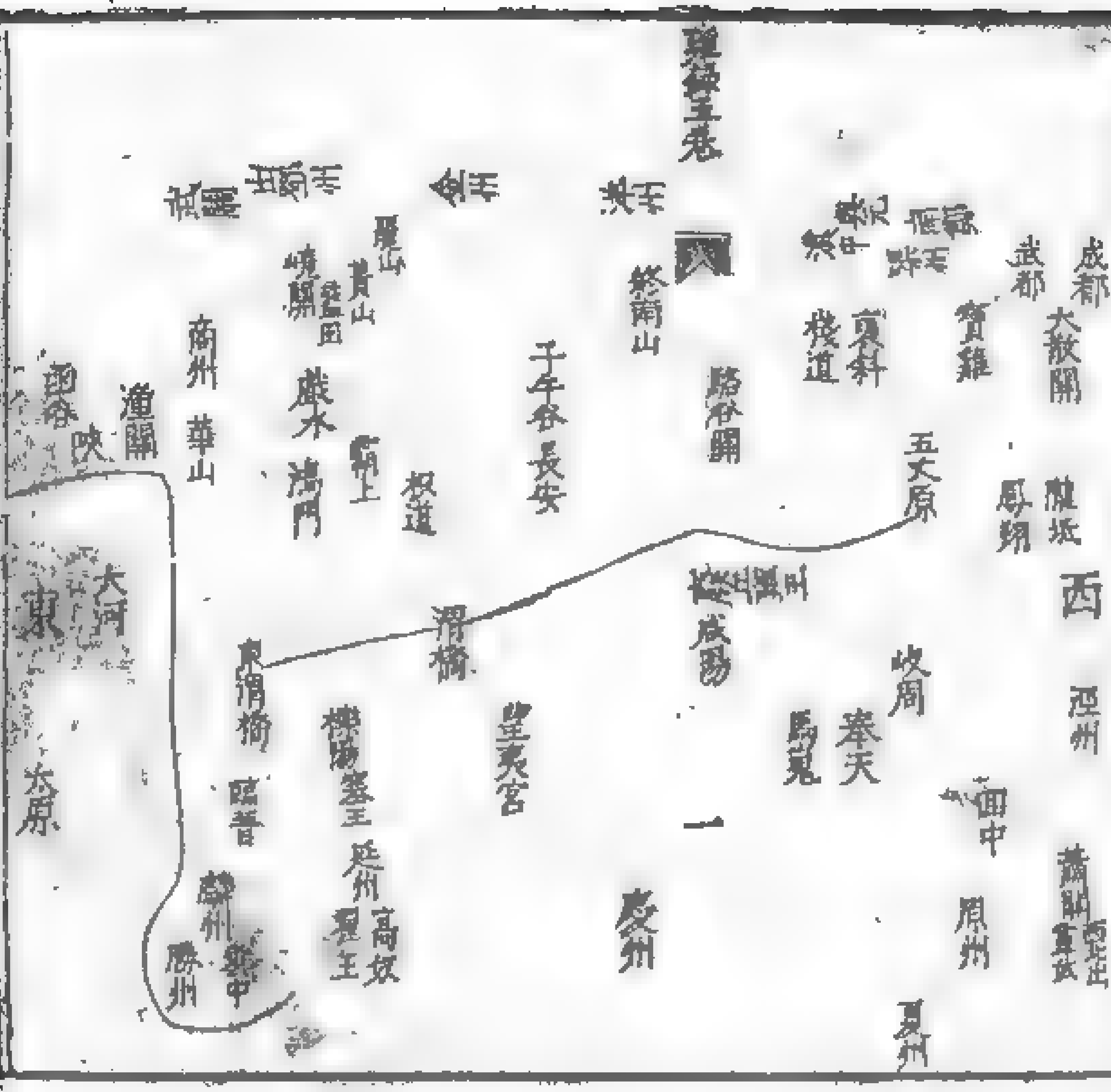
雍錄卷第四

雍録卷第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新安吳琯校

漢唐用兵攻取守避要地圖






說

兵家攻取守避必見其著迹之為何地然後事情可攷隗囂馬援聚米而光武曰虜在目中者實狀審於空言也漢惟高帝入關入漢中已而出定三秦凡其往來所經則當紀録而它君定居其所有不必言獨唐世變故最多自太宗時突厥已造渭北而其後諸帝率多因事他出不與漢世定據一地者同矣自馬遷史體既分則紀傳異處而事之首尾因亦散出故予於事之大者率皆會稡歸一使之易曉矣尚念徒語難喻於是率其地望方所聚為一圖使其出入趨避之因指掌可推而事情易白也



漢高帝入關

秦三年沛公至南陽宛縣降八月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之南關也（在南陽析縣西百七十里）北攻嶢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也）嶢關未下踰蕢山大破之遂至藍田（長安志曰藍田關嶢關也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縣在東南二十五里也）踰蕢山者繞出嶢關之西也漢元年十月至霸上（霸水之上[illegible]亦曰[illegible]）秦王子嬰出枳道旁降（枳在長安東十三里）遂西入咸陽（咸陽[illegible]長安西北在[illegible]）章邯降項羽羽既名邯為雍王沛公知邯必據關中乃閉守函谷關不納諸侯軍（關在洪農縣至唐時在河南穀城縣即新安縣）項

羽聞關門閉使黥布攻破之遂至戲下戲水在昭應縣東北三十里即新豐縣也沛公自詣鴻門謝羽羽怒解在新豐東十七里戲水北引兵屠咸陽春正月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四十一縣都南鄭南鄭梁州之縣也在長安西南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槐里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在延州四月漢王入蝕中蝕音力至南鄭蔑中之也蝕中之名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關漢魏之世止有駱谷道曹爽伐蜀入駱谷道不可行至高翹始開駱谷道以通梁州關之又西則褒斜也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若大散關則在漢中西南不與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引兵出襲雍則自褒斜北出也蓋雍縣之陳倉也漢兵既出邯走廢丘遂定雍地此是雍縣一縣東咸陽圍廢丘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三月漢主自臨晉渡河擊魏豹唐同州朝邑縣魏王降已而復叛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潛襲安邑遂虜豹臨晉朝縣

唐高祖入關

帝為晉陽留守定計入關以隋恭帝義寧元年七月發晉陽至西河宋老生在霍邑屈突通在河東皆發兵拒守宋老生既敗高祖遂留兵圍河東八月引而西濟河至朝邑舍長春宮詳見長春宮下命劉文靜守潼關世民徇渭北庚午帝自臨晉渡渭復還長春宮世民頓于阿城帝命建成自新豐趨長安宮世民進屯長安故城十一月圍長安其大興城守如故進攻大興城下之遂迎代王即位帝自長樂宮入長安凡此之言長安者舉言關中京兆府地也至言漢城則曰長安故城所以別乎隋之大興城也明年受代王禪改元武德



中宗反正

神龍元年武后病甚在迎仙宮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桓彥範敬暉袁恕已謀誅之與右羽林衛大將李多祚定謀仍用彥範敬暉李湛為左右羽林將軍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迎太子於東宮東宮在太極宮城內其大明宮及太極宮之北皆有元武門下文載太子入至太后寢所即從大明北門入也太子疑不出王同皎曰今北門南牙北門南牙詳見後同心以誅凶豎復李氏願殿下暫至元武門太子乃至元武門斬關入迎仙宮斬易之昌宗於廡下桓彥範等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請傳位太子明日東宮復位后徙上陽宮中宗反正

元宗平內難

景雲元年韋后弑中宗自臨朝稱政立溫王重茂爲帝后欲武后爲禁兵所剿於是召諸府兵之在關中者五萬人屯京城使諸韋分領之以防變也初中宗備用太宗飛騎法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目爲萬騎臨淄王隆基皆結其豪傑諸韋不能覺也鍾紹京者爲禁苑總監宮守切近宮禁而其所轄工役其刀斧堅鋭可用遂與劉幽求謀誅韋氏仍以其意諷諭萬騎衆皆踴躍請效死睿宗時爲相王初不預知也隆基與幽求等微服入禁中羽林將士皆屯元武門向



二鼓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韋璿等以諭其意士皆欣然聽命隆基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羽林在大明宮北東宮爲營其曰出苑南門者出禁苑之南門對內苑北門而入也福順將左萬騎攻元德門李仙鳧將右萬騎攻白虎門左萬騎者北禁軍之營軍之營于大明宮東者也右萬騎者北禁軍營在大明之西者也約至凌煙閣前大譟凌煙閣在太極宮福順等卽斬關入於是隆基勒兵元武門外元武門內苑之北門也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工匠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前諸衛卽十六衛營在朱雀門內者擁衛梓宮者聞譟皆被甲應之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后首武曰后入飛龍廄爲廄士所斬獻於隆基捕索諸韋盡斬之至曉皆定乃白相王相王入分騎收捕諸韋皆斬之少帝遜位睿宗立案元宗此舉全取五王誅二張事而益加詳處初時北軍羽林固已與之協力及其入宮以兵譟爲驗而前殿諸衞遂皆應之則南牙北司皆有先約故雖諸韋分總兵柄亦無能有所拒抗及事已成盡誅諸韋史氏謂諸韋在杜曲者盡死非一此不知元宗本意也蓋懼一韋脫逸它日或爲三思也

明皇幸蜀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二月陷東都至德



元載六月潼關失守上與貴妃皇子等以乙未黎明出延秋門過便橋至咸陽望賢宮長安志云宮在咸陽縣東數里丙申至馬嵬驛在興平縣在府西百餘里禁軍殺楊國忠於是楊妃縊於驛丁酉上將發馬嵬將士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知上不留願帥子弟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致馬欲西建寧王倓曰殿下若入蜀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太子乃使俶白上上曰天也俶代宗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辛丑

上發扶風宿陳倉壬寅至散關丙午至河池甲子至
普安是日肅宗即位靈武尊元宗曰上皇天帝改元
至德庚子上至巴西庚辰至成都二載正月李猪兒
殺祿山十月郭子儀遂張通儒遂入陝州安慶緒盜
據洛陽聞敗夜走趨河北時肅宗已自靈武回至鳳
翔遣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丁卯肅宗入西京十一月
上皇至鳳翔十二月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
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即日幸興慶宮遂居
之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至德三載正
月上皇御宣政殿加上尊號已上通鑑二月上於興慶殿



上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改至德三載爲
乾元元年皇帝每問安寢門聖皇亦時至大明宮問
皇帝七月李輔國稱皇帝命遷聖皇于太內之甘露
殿初興慶宮南有長慶樓俯臨市衢聖皇時御此樓
置酒眺望輔國疑有變遂白上曰聖皇所居近市與
外人交通請移入居大內帝不應輔國乃傳帝語迎
聖皇至睿武門赴甘露殿宮人皆不得從更選東內
宮人曾給使者趨西宮以備洒掃元年聖皇崩于神
龍殿

案元宗幸蜀自苑西門出在唐爲苑之延秋門在
漢爲都城直門也既出即由便橋度渭自咸陽望
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劍關以達成都
其返也路亦如之故肅宗迎元宗於望賢宮者度
渭而至咸陽也明日上皇始入國門既入即御含
元殿者東內也其日即幸興慶宮遂居焉則南內
也肅宗欲問起居則由夾城過興慶元宗亦時一
至大明宮也至乾元元年李輔國矯遷帝入西內
居甘露殿則在西內之東南矣崩于神龍殿亦西
內也

肅宗往返靈武



至德元載元宗棄長安將趨蜀肅宗以太子從至馬
嵬元宗留太子在後宣慰百姓未至馬嵬前事在元宗入出蜀下太
子不從入蜀即自奉天而上次永壽邠州東南新平郡邠州
安定涇州庚子至彭原寧州辛丑至平涼原州大閱
監牧得馬數萬匹至此所適尚未堅定朔方留後杜
鴻漸等勸上之朔方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
地且回紇請和吐蕃內附可用也上深然之遂東趨
靈武七月辛丑至靈武甲子於靈武南樓即位發使
入蜀奏知七月尊元宗爲上皇天帝改元至德當靈
武即位之日是爲丙寅其日上皇方幸普安已而郭

子儀李光弼大破賊於常山八月二臣皆趨靈武其月上皇至蜀郡九月上南幸彭原（彭原即寧州自靈武回向南行）與回紇和親十月至彭原房琯請兵討賊庚子敗於陳濤斜陳濤者隸屬咸陽縣也二年正月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甲辰即僞帝位二月駕幸鳳翔五月郭子儀與賊戰於西京清渠王師敗績子儀退守武功七月回紇領兵四千餘衆助討賊九月丁亥元帥廣平王俶（代宗也）領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十五萬收西京戰香積寺北寺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大川即交水也交水即樊杜諸水所會也）賊軍大潰賊僞西京留守張通儒走陝



郡癸卯廣平王入長安十月車駕還京子儀東逐張通儒通儒走洛慶緒聞之其夜遂奔河北戊戌官軍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行至咸陽望賢宮東都報捷至丁卯自開遠門入居大明宮又三月上皇發離蜀郡十二月上皇至自蜀

案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明年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其年爲至德元載二載正月祿山爲慶緒所殺九月廣平王收西京自失守以至克復凡踰涉十五月可謂速矣其趨靈武也自邠原以達靈武返亦如之當西京未復留鳳翔者凡十

閏月

代宗幸陝還京

廣德元年秋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大震關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冬十月進寇奉天武功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出咸陽以禦之（雍王德宗也）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丙子上跳丁丑至華州戊寅吐蕃入長安立邠王孫承宏爲帝辛巳上至陝時子儀在南山已罷兵稍募兵才得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向藍田南出至武關收六軍散卒諸將聞之皆大喜願附比至商州得兵四千



人軍勢稍振奏乞回兵出藍田上許之百姓紿賊曰郭令公自商州來兵不知多少吐蕃大駭庚寅悉遁去壬寅子儀自滻水入城十二月丁亥駕發陝州甲午至長安

德宗幸奉天入出漢中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九月發涇原兵救之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師既無賞賜又糲食菜飯丁未發至滻水兵變遂西趨京城擁令言與俱還上命賜帛人二疋賊已至通化門（大興城東面之門在夾城之南其北去丹鳳門止兩坊）又出金帛賜之賊已

入城又遣姜公輔慰諭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倉卒召
禁衛無一人至賊遂斬關而入上自苑北門出竇文
場霍仙鳴率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太子執兵以殿
姜公輔曰朱泚嘗爲涇帥今廢處京師恐亂兵奉以
爲主不如收之上不暇用夜至咸陽群臣皆不知乘
輿所之盧杞陸贄追及上於咸陽賊入大明宮登含
元殿趣府庫運金帛姚令言迎朱泚夜入含元殿戊
申徙居白華殿晟後收長安亦自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所局言之當在大明
東苑之東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絕上
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縣在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己酉渾瑊至



奉天泚使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欲襲之段秀
實時在泚所倒用司農印印符追旻還泚議稱帝秀
實奪源休象笏擊泚中額衆殺秀實泚入宣政殿稱
大秦皇帝上遣告難諸鎮李懷光帥衆赴長安泚自
將逼奉天上命韓遊瓌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中路
遇泚遂回衛奉天官軍戰不利泚爭門欲入渾瑊與
草車塞門賊乃退泚營於城東爲衝梯日來攻城幽
州兵救襄城者多歸於泚汝鄭應援使劉德信以東
渭橋有轉輸積粟十萬斛癸亥進屯東渭橋泚夜攻
奉天渾瑊力戰却之四年十一月丙子泚移帳於乾

陵下視城中動靜必見攻圍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李
晟自蒲津濟而軍於東渭橋尚可孤亦自武關入敗
泚將于藍田駱元光守潼關賊由是不能東出馬燧
遣其子彙入援屯中渭橋由是泚黨所據長安而已
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即苑東望春宮也泚內以長安爲憂
乃急攻奉天造雲梯攻城渾瑊度其所傳鑿地道俟
之雲梯至城已有登城者梯輾地道陷城上人乘風
投火炬攻具皆爲灰燼入夜泚復來攻矢及御前三
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躡表至城中歡聲如雷癸巳
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懼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



日不至城陷矣詔懷光引軍屯渭橋取長安懷光遂
來不見天子遂頓兵不行罪狀盧杞上不得已貶杞
新州司馬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即帝位號大楚上
於行宮置瓊林大盈庫元宗幸蜀時細民焚大盈庫崔光遠救滅得不盡火則此庫久已有之至是復置非剏也用陸贄諫去其牓吐蕃請出兵助唐
討賊二月李晟謀取長安斬劉德信并其軍軍勢益
振劉德信與晟同在東渭橋故晟并其軍懷光既脅迫朝廷數盧杞
罪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乃奏請與
晟合軍晟與懷光會于咸陽仍自結陣歸東渭橋懷
光反狀已明辛酉晟奏請急爲備且蜀漢之路不可

壅以趙光銑等爲洋劒三州刺史懷光潛與泚通謀
行在人皆知之甲申嚴門禁從官亦密裝以待西幸
上將幸梁州嚴震以兵迎衞渾瑊替其行丁卯上出
城西懷光使其將孟保惠等三人趣南山邀車駕三
將以追不及還報由是從行者得入駱谷駱谷詳見地名駱谷
關下東渭橋有粟十萬斛給李懷光幾盡李晟以孤軍
處二強寇之間無資糧救援徒以忠義感軍士故衆
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是時韓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
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
軍聲益大振懷光以其下多叛懼李晟襲之走河中



庚申駕至成固興元府屬縣壬辰至梁州權用筥上欲幸
成都嚴震說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
六軍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會李
晟表至亦言駐漢中可繫民心若幸岷峩則失望上
乃止上欲以渾瑊代李楚琳陸贄曰勤王之師在畿
內若急速宣召從商嶺商山也則迂且遥若由駱谷又
爲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褒斜褒斜遠鳳翔縣爲近便是時楚琳方拔張
鋻於鳳翔故德宗欲代去之若有阻隔則南北將遂迥絕上悟善
待楚琳庚戌渾瑊帥諸軍出斜谷拔武功以吐蕃擊
泚將韓旻大破之瑊遂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

逼長安五月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至
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與諸將議所向晟曰賊
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如此則宮闕不殘
坊市無擾乃牒賊等悉集城下乙未晟自東渭橋移
軍光泰門名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賊將張庭芝李希
倩引兵大至晟皆敗之李演等乘勝入光泰門會夜
歛兵還丁酉復出兵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而戊
戌屯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王佖直抵苑墻官軍拔柵
而入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十餘戰至白華門
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與姚令



言帥餘衆西走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秋毫
無犯遠坊有經宿方知官軍入城者分兵邀泚已亥
晟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門在丹鳳門次東一門駱
元光屯章敬寺寺在東城之外晟以三千人屯安國寺寺在大明
宮東南以鎮京城癸卯晟遣露布入漢中泚將奔吐蕃
至彭原韓旻斬之詣涇州降改梁州爲興元府戊午
駕發漢中七月至鳳翔壬午至長安晟謁見上於三
橋

案朱泚之亂德宗以建中四年十月如奉天至興
元元年二月丁卯如梁州後改爲興元府二月壬辰次梁

州五月戊戌復京城六月甲辰朱泚伏誅七月壬午上至自興元自出幸至還京首尾凡十閱月也方涇原兵之初變也回自滻水入通化門即自城東而入也賊自東來故上自苑北以出西度便橋徑咸陽以達奉天已而朱泚來攻奉天危甚賴李懷光力戰泚乃退屯長安已而懷光有異圖與泚通謀李晟渾瑊皆贊上移蹕漢中自鄠縣入駱谷而西渾瑊從蹕上已至漢中瑊乃自褒斜出收鳳翔屯奉天與晟相應以逼長安晟初至東渭橋已而上咸陽又自咸陽下援東渭橋晟得尚可孤駱元光軍援遂自東渭橋西



上由光泰門入兵苑中賊大潰七月上至自興元

僖宗幸蜀

乾符四年宛句賊黃巢反廣明元年十二月陷潼關上由咸陽幸鳳翔巢陷京師上次興元中和元年正月如成都四月赦李克用使討黃巢二年巢將朱溫以同州降克用以三月四月連敗巢軍復京師巢與秦宗權寇陳州四年七月巢伏誅光啓元年三月上至自成都

山

梁山

梁山之在雍州其見於詩書者凡兩出禹貢治梁及岐此梁即在同州韓城縣西北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是也大王去邠踰梁山即在奉天縣西非禹貢之梁矣韓城之梁詩語明以歸禹則自無可辨而奉天之梁知為去邠所踰之山者唐地理可攷也太王去豳豳即邠州也奉天在邠南一百三十里岐山又在奉天之西百餘里則自邠而南之梁山自梁山循渭西上以至岐下與率西水滸之言應故知此山當為周詩之梁而不為禹貢之梁也春秋時梁山崩壅河三日水不流晉侯以傳問伯宗此則同



州之梁也山能壅河使之不流故禹之既載壺口而急來治梁者此之梁山如或壅河即冀都水必皆逆行泛溢也同州自在奉天東北奉天梁山之距同州治五百里諸家多混合以言誤矣秦皇作梁山宮它日登之望見丞相車騎者是奉天梁山也唐乾陵在其地故縣名奉夫

南山一旱物　垂山

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緜峙據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

厚物也厚物也者卽東方朔傳所記謂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而百工可以取給萬民可以仰足者也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梅其物也兼有此者明其富也舉一以見餘也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卽終南也關中記曰中南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鄭箋曰問何有者意以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是自羌禹以至周漢皆言終南之饒物產也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也武功縣有太一山垂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壹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信如此言則是厚物終南各為一山也不知其何所本而云然也



南山二　中南　太一　太白

太一之名先秦無之至漢武帝始用方士言尊太一以配天帝而世人始知天神嘗有太一也則凡言太一者皆當在武帝之後也水經之於武功終南則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一名中南（中南卽終南已見上文）亦名太白也其曰終南則無間乎武功之與萬年此山皆在矣至云太白則實隸武功東距萬年蓋不啻三百里也為其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以太白也古圖志無言太白卽為太一者也長安志萬年縣炭谷卽有太一祠焉始可命為太一而非武功之太白矣則古文謂武功之終南卽為太一是殆誤認武功之終南而世人莫或正之焉耳張衡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曰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故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經要義亦以為然也關中記曰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若武功亦有太一之祠則雖別稱太一亦自無害也第不可蓋沒終南而別出一名耳



南山三　于闐　南山

記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則凡指終南以為太一者當在萬年不當在武功此又可審也而予於此又有見焉福地地肺皆道家言皇甫謐高士傳則曰四皓隱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秦敗自匿於終南山也此又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信道家之語也若夫南山首末則不止近在關中而已也西域傳曰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則自于闐南山以至長安之南山數千里相屬未嘗間斷此其所以俱名南山也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開

中終南山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鄠郿武功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且曰在縣之某方某方之幾里則南山之在關中者常相聯接其不謬矣而夫南山之行乎金城關者可以見其果與關中南山相接也是有迹狀不可誣也

南山四 終南

凡壤地相去絕遠而欲得其高卑之實者必以水準水之所背必其地礙高而不可通流者也從其不可通流之始而求之則山勢高隔從何地而始雖越數百里以至乎萬其里而皆可定矣積石河之南其水之大能分合枝流而北向以入于河者為派凡二洮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而東北至金城允街縣乃入于河則是金城以西至允街之西北其南面皆有大山焉礙水正派而使之自鄯蘭以北入于河也此其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山之在鄯蘭者歟洮源在益州墊江縣西傾山之背已而北行過隴山以至金城之枹罕縣乃始入河是自梁益西北以至正北而達于河水皆不能衝南而行則凡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山之在隴西金城者歟故西域得列叙南山首尾而知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者正用此為準也若夫



自金城而屬乎漢之南山則其序又有攷矣隴西於關中為西中有隴坻其在西一面則能隔洮水使不能東既足以驗南山南峙之實矣隴山東面則在關中關中之地有渭水焉自鳥鼠同穴以至長安亘五六百里間凡其在南之水皆礙南山而北合乎渭以入于河則又足見隴山渭北之南其山岡脊不斷而與于闐之南山遠相連接者又可準水以驗矣於是會其終始則于闐南山為南山發迹之始而關中南山為南山東出之終其終始皆可據信也秦詩作於周世固已指關中南山以為終南矣所謂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者是也詩與漢史千載相望而其言具有本末知非班固臆說也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田肯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其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師古獨取蘇林其說曰百二者得百中之二是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言得二十萬人則可當百萬人也予恐此說未然也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即無二萬足當百萬之文也至謂齊得十二理亦猶是

也言得十人而力可二是十人可當二十人也亦無二十萬人可當百萬之文也背之本語可復也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隔越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千里持戟百萬隔絕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詳其意指則秦得百二者言據此險阻得一百人則可敵二百人也若定其讀則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是其所從以爲百二者也齊得十二者猶云得十人則可當二十人也亦嘗以得十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則是得十



而能二之其義自明也夫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與得十而二之以爲十二皆言其人半而力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並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險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巳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巳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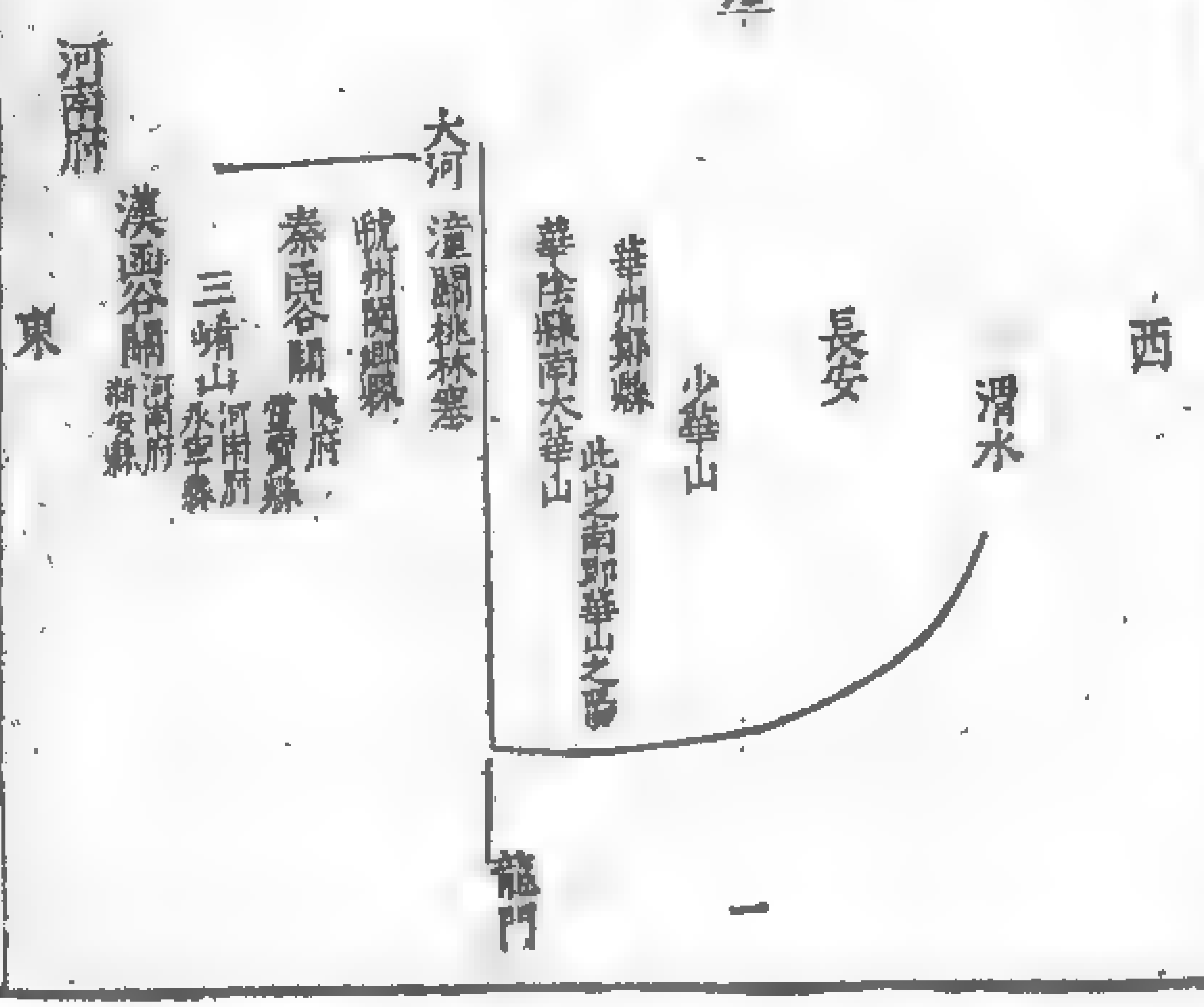


雍録卷第五

雍錄卷第六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函潼關要圖






自華至陝凡三關

河南府永寧縣西至京兆府二百里三崤山在縣北二十八里

河南府新安縣西至府界七十里漢函谷關在縣東一里虢州閿鄉桃原在縣東南十里

陝府靈寶縣在府西南七十五里秦函谷關在縣南十里

華州在長安東一百八十里治鄭縣少華山在縣東南十里

華陰縣在華州東六十五里太華山在縣南八十里



渭口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

自華而虢自虢而陝自陝而河南中間千來里地古嘗立關塞者凡三所由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諸家皆云八百里舉成數言之）凡云關者明有門扉旋夜啓閉禁束道路而於關之間別有古來嘗爲扼塞者二桃林之塞一也殽山二也世遠事重複難以一見遽曉今稍別其地貴於可攷

秦函谷關

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洪
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其中劣通行
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上柏林陰蔭谷中常不
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東自殽
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實爲天險

漢函谷關

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蓋漢世楊
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以比秦舊則移東三
百七十八里楊僕者宜陽縣人也漢武帝時數立大
功以其家居宜陽宜陽者靈寶縣東其地即在秦函



關之外矣僕恥其家不在關內乞移秦關而東之使
關反在外武帝允焉僕自以其家僮築立關陛是爲
漢世函關自此關移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
靈寶者廢矣縣東有南北塞垣即僕所築郛緣生云
至今爲之新關

唐潼關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而太華山之北也太華在
縣南八里通典曰本名衝關言河自龍門向南而流
衝激華山之東故以爲名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因
以名關元和志哥舒翰軍敗引騎絕河還營至潼津收

散卒即關西之潼水也元和志謂因潼水名關者是
也曹大家賦亦曰涉黃巷以濟潼則潼名古故有之
至唐始於其地立關耳

桃林 華陽

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桃林
塞潼關是也三秦記曰塞在長安東四百里案元和
志漢關在長安東正三百里若更增百里即爲號之
閿鄉矣不得云在潼關也志於閿鄉縣曰縣東南十
里有桃原爲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以此言
之桃原爲桃林雖去長安不啻四百里而方鄉爲順



可云應古矣而元和志於陝州靈寶縣則又有所謂
桃林塞者焉蓋元和一書其於桃林之名自始至此
凡三變其地也一以爲潼關一以爲閿鄉一以爲靈
寶則三者竟孰是也志於靈寶又該爲之說曰靈寶
縣西至潼皆是桃林塞此其爲說雖若泛漫而實有
理也書者武王之事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野蓋桃林者武王嘗者放牛之迹後人展轉華
慕故一名而該地如此其多也既有此名後人因而
傳疑不敢改定故三地同分一名者不云羨溢也若
夫華山之陽則在華州華陰縣南爲甚明矣其於潼

關不甚相遠然嘗思而求之塞以阨塞爲義野以平曠爲義函關之間凡數百里其中行路皆阨束河山狀皆數函故名之爲塞如元和志所著桃原之地則在閿鄉縣南正在河山阨束之内則安得夷曠之地而名之爲野也孔穎達引杜預語亦以桃林塞爲在關矣且曰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以示戢時牛馬不復服乘耳孔之此言深得事情之衷則雖桃林無野理亦長也

崤

三崤山又名嶔崟山春秋時秦將襲鄭蹇叔哭送其



子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之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駱谷關

在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路可通梁州漢世名爲駱谷道魏少帝正始二年曹爽伐蜀自此道入甘露三年蜀將姜維圍長城由此路出武德四年高祖於此立關通梁州名駱谷關西抵興元府（即梁州）一百二十里德宗在奉天將幸梁州若由褒斜最爲近便緣李楚琳方殺張鎰于鳳翔不敢由鳳翔入故東自駱谷入而轉西以達梁州也及還京即於褒斜取徑而出是駱谷路迂也

大震關

在隴州西漢武至此遇雷震因以爲名代宗時吐蕃自此入寇帝遂倉卒幸陝以其迫近也

蕭關

在原州高平縣東南三十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即此也神龍三年於隋它樓縣置蕭關縣特取古關



名之非漢蕭關地也

瓦亭關

在原州高平縣南即隴山北垂隗囂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也

青泥嶺（嶢關 嶢柳城）

藍田縣即嶢柳城也嶢山在前又名嶢關亦名藍田關也杜甫渼陂詩曰水面月出藍田關也水經曰嶢柳城俗謂之青泥城

馬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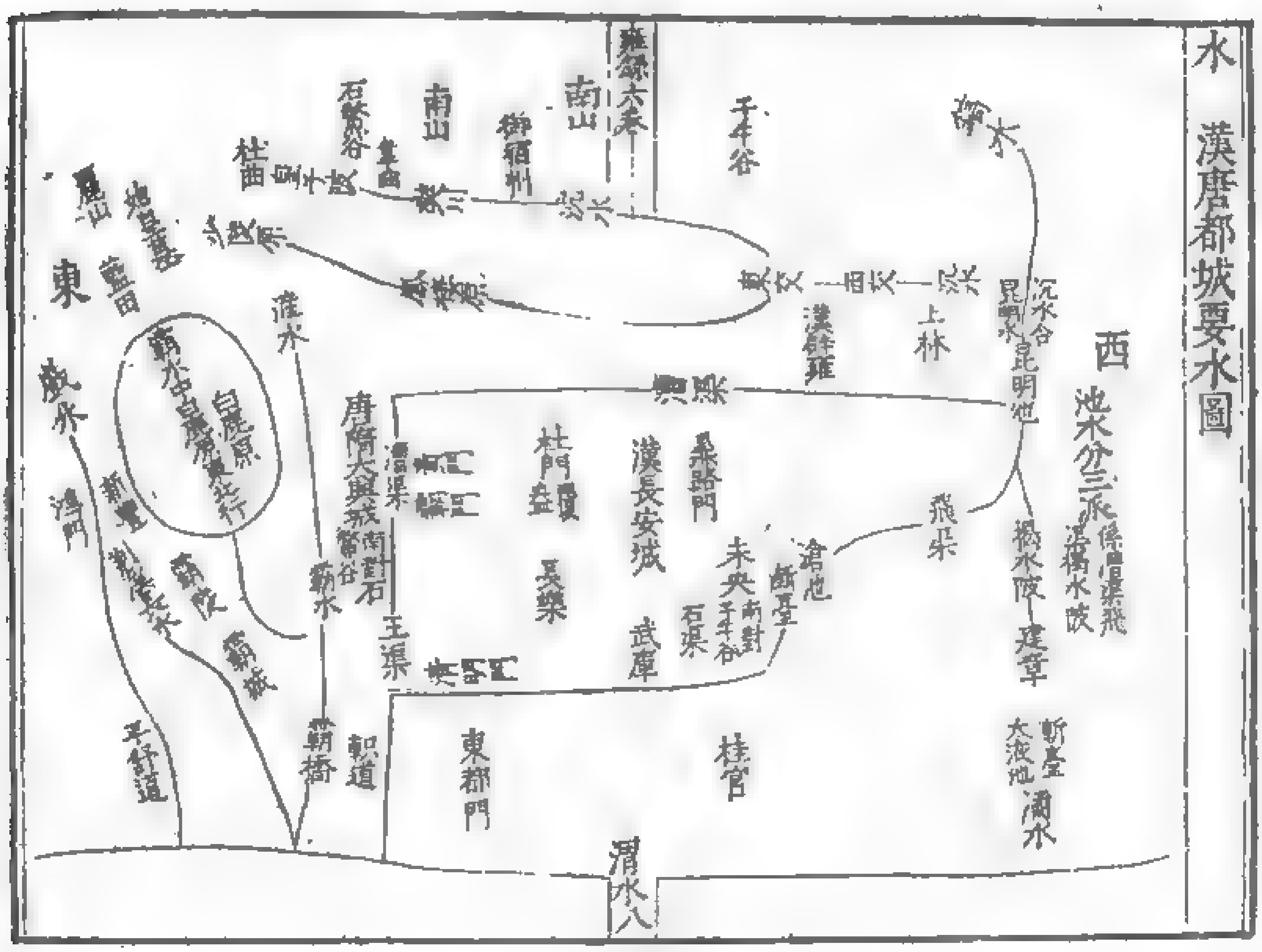
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雍都西九十里

城本是馬嵬築以避難馬嵬者姓名也有驛楊妃死于驛白居易詩曰西出都城百里餘

崆峒山

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曰常思仙仗過崆峒者美其自靈武西回也西回即徑此山矣按元和志隴山在隴州州之北即靈州靈州即靈武也肅宗以天寶十五載七月即位靈武改元爲至德元年九月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鑾之地矣世間山名崆峒者多黃帝訪崆峒問道漢武帝踰隴登崆峒今鎮州亦有崆峒皆同名也





## 漢唐都城要水說

漢長安都城北據龍首山故子午谷正在南面遡午則背子矣子午道從杜陵直抵南山經漢中樊川御宿川沇水交水潏水也者原皆出子午谷子午谷正在都南則諸水遂宜徑北以入都城矣而皆向西以行直至昆明池正在城西乃始得折而之北者其避礙之地可攷也以呂圖求之少陵原鳳棲原横據城南此即水皆礙高不得貫都之由矣雖龍首山自樊川入渭亦其礙高之一也至隋文帝開皇三年開永安渠後則交水坑水皆入城入苑始不與漢世流派相應蓋皆有堰壩之類壓而入之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是也王商傳商嘗穿城引豐水入第至正觀間又堰豐鎬以入昆明而二水於是乎斷流括地志韋堅堰渭為渠以漕而灞滻皆為廣運潭之所弁奄若無記載則豐鎬滻灞存亾尚不可攷況於他哉



## 唐都城導水

唐以渠導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滻至長樂坡釃為二渠其一北流入苑其一經通化門興慶宮自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及至大明宮則在龍首山上水不可導矣大明宮之東有東苑即在龍首山盡處地既低下故東苑中有龍首池言其資龍首渠水以實池也

## 雍地四漆水 沮水在內

雍境漆沮其在後世地書名凡四出而定三派雍州富平縣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縣漆水二也鳳翔府普潤縣漆水三也鄭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惟石川河當為禹貢沮漆而緜詩之謂自土沮漆者蓋在岐不在邠也若鄭白亦分沮漆之名則誤矣今分三派而枚辨之貴其不雜也



## 周漆沮 唐漆縣漆水唐普潤縣漆水新平縣漆水

緜之詩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言太王遷岐肇基王迹而文王有所承藉也其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王荒之而民命由之以生也生如元鳥之能生商后稷之能生民也凡緜詩所指截自古公即太王遷岐為始曾無一語上及公劉在豳之初古邠豳同詩及孟子可攷唐明皇嫌豳字與幽州字相亂直改豳為邠也其文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言民命所生自遷岐之後有瓜瓞之緜緜不絕也下

文亟及太王亶父即不與公劉居豳之事一語相關也而惟鄭氏自出其意而曰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其世緜緜也學者不從詩之本文歸沮漆於亶父而從鄭氏之臆歸漆沮於公劉所謂寧道孔聖誤不言伏鄭非者非此類也耶自鄭注既行之後凡談詩而及漆沮者悉皆主本其說其實全無古據也按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唐志扶風漆縣有漆水元和志曰普潤縣城西有漆水唐普潤縣即漢漆縣也志於邠州又曰漆水在麟遊縣麟遊縣漢杜陽縣也水經亦曰漆渠水在杜陽縣按漆杜地指並皆在鳳翔府北東水必通行見者有疑故詳載使有攷）三水大小相敵故渭力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名漆也此三水者東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為太王之邑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而孟子亦曰邑乎岐山之下而居焉者也然則太王作邑之地山固名岐矣而其山南有水焉亦自名岐也水經岐漆渭三水同流而其一名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故周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氏釋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說確也（詩兼漆沮言之而諸書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且夫潛之致頌為夫岐周之沮漆冬而有魚可薦春而有鮪可獻也是為土地所生自能備物故以薦先也則毛氏指漆沮以為岐周之水者兼有物產可證也若夫



邠地之在岐北尚二百里藉使有水亦名漆沮而漆沮有魚可以致之宗廟然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其在冬薦猶或可用若當春獻則鱻鮪皆為薨豈可用也以此理而測其遠近則知獻魚之漆沮當屬岐周而不屬邠土亦已明矣世人之於鄭說既不能本經以正其誤乃反屈經以信其語而元和志又從而傅會之則其說愈實也若李吉甫之誤則能證其所以矣漢志扶風漆縣嘗有漆水此之漆縣其疆境甚闊唐鳳翔之普潤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屬漆今從唐郡縣以求古地則公劉之邠自在邠州新平而太王之岐則在鳳翔之普潤故岐之與邠固皆同隸漢世漆縣矣然而漢志漆水特嘗一出無兩漆也元和志務合鄭說故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故普潤新平皆有漆水仍於新平明立之說曰漆水在縣西九里西流注乎涇今鳳翔麟遊（即普潤上流）亦有漆水與此異也據志此言則不獨一漆分為兩漆而意指所向正謂邠州漆水應經而岐下漆水不與縣應也夫漢志但著一漆而吉父直以邠漆為漆不以岐漆為漆則踏信鄭元之過也予詳攷經志而知其誤之所起乃敢明言也

## 禹貢漆沮 石川河

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也皆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禹貢敘載渭水首末有敘可考也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則自渭原以至入河所謂沮漆者僅嘗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灃涇之下則自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為沮漆者皆非禹世之所嘗名也今以漢唐郡言之豐之入渭在盩厔縣境縣盖咸陽西南也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又在咸陽之東矣漆沮入渭即石川河在漢馮翊之懷德縣即唐同州之朝邑縣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故予謂石川之沮漆可應禹



貢者為其派序入渭在豐涇之東全與經應也禹貢於雍嘗曰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則漆沮之文嘗在灃派之上其水疑於在岐矣然可以知其不然者有類可驗也經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若以既之一語謂為記已然而啓未然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故漆沮既從者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灃水亦遂東行也謂禹貢無兩漆沮予言有本也

## 洛沮漆

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皆言洛即漆沮今先分派以言貴於有辨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源出北歸縣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唐同州衙縣也亦朝邑縣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新平縣在邠州邠有涇水向陽陵入渭者在邠之南面而此沮水之名石川河者亦在邠州境內乃在東北面不與涇水同派也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為合漆之地也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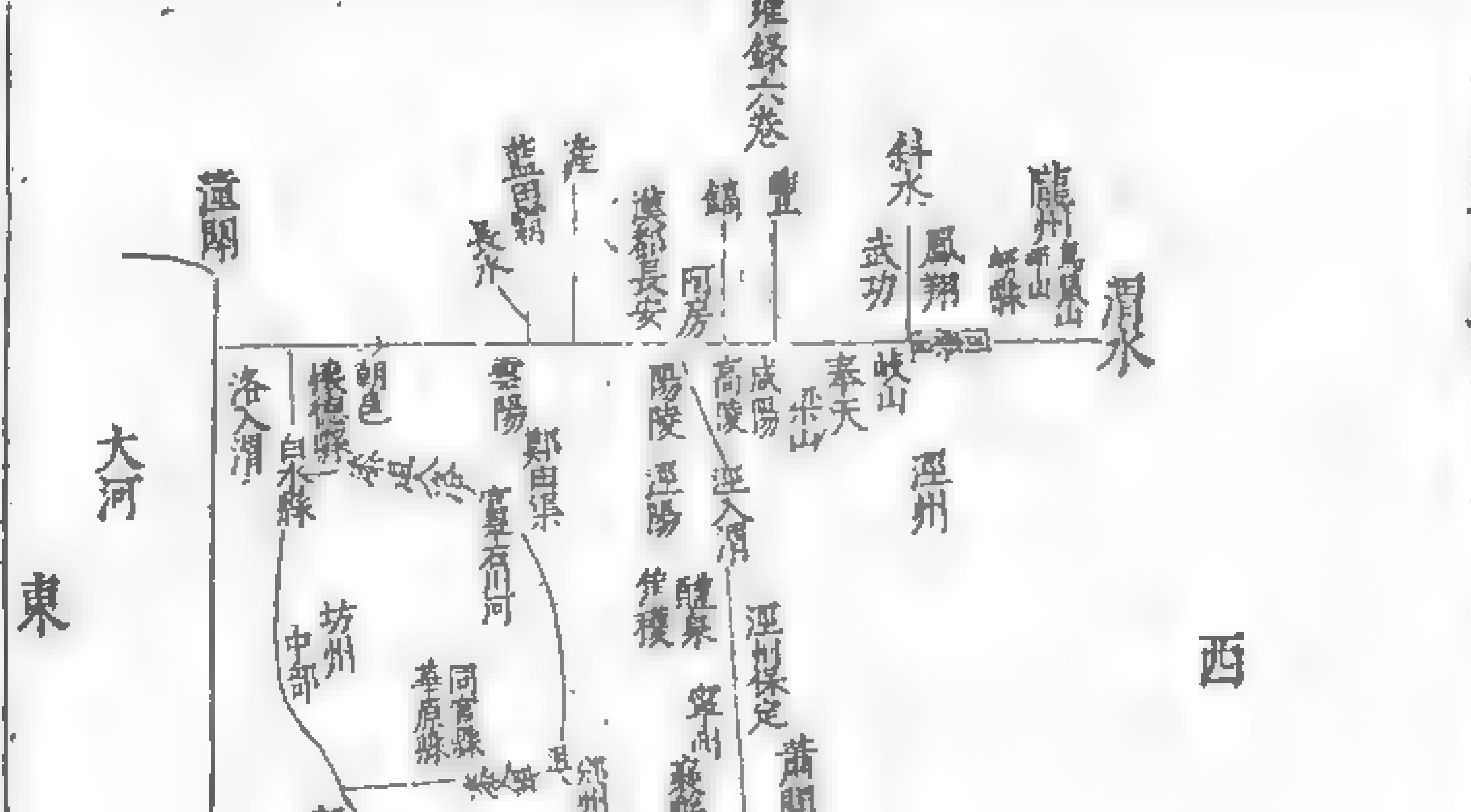
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三名及其至白水縣則遂混為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懷德入渭之水以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洛之掠名不知起自何世秦用鄭國鑿谷口渠史記已曰鑿涇注洛矣漢武帝用嚴熊言穿龍首渠自徵同州澄城縣以達商顏亦云引洛則洛名久出秦前矣若其立洛名而蓋掩漆沮則難究其始也

## 總說

漆沮在雍名凡四出予雖派別言之今更爲之圖以箕位置而其說易明矣緜詩潛頌之謂漆沮者普潤之漆水也太王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潤者岐地故也禹貢之謂漆沮者卽富平縣石川河至白水縣入洛而與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是也以其派在涇下故也若本邠州雖有漆水而其地在邠邠乃公劉所都不與緜詩岐地相應又無派流與岐水相入則夬知其不爲緜詩之沮漆矣鄭白二渠自雲陽谷口東入石川河石川河既爲漆沮故世亦誤認二渠以爲沮漆者也而其可得而言者禹時未有鄭白二渠涇派之臾石川河自嵯仲嵕二山安得而有沮漆之名也予故得以果決言之無疑也



## 禹周秦漢五沮漆圖



三渭橋

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爲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爲東渭橋東渭橋也者不知始於何世矣自此三橋而外以船渡者十一處萬年渭橋渡長安三中橋嘉麥假留櫟陽七田力五萬田安家耿周孟夏渡聖六典載橋之用木爲柱者凡三出而便橋中橋東橋柱皆用木也不知古來三橋之外別無跨渭之橋也耶抑其専舉雍地而他不預也漢都城北横門外別有横橋者予初以爲跨渭之數巳而詳攷則黄圖嘗曰



長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等則此之横橋乃其跨池爲橋者也池即城壕不跨渭也不在三橋之數也于惟中橋亦名横橋處其淆混本制故具言之

便橋 通茂陵

武帝自作茂陵在渭北興平縣犬丘西南十里帝紀曰建元三年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蓋秦世巳有中橋亦自可趨輿平而迂回難達故於城之西面南來第一門外對門剏橋以便西往故此門一名便門而此橋遂名便橋亦曰便門橋也便亦作平古平便字通師古曰當讀如本字蓋以徑便爲義其理長也元帝欲御樓船用薛廣德諫而舍船從橋者正此地也顔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西頭第一門呂丞相長安圖則謂南面西頭第一門亦名便門也顔呂二説蓋同也至水經則曰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又名便門則與顔呂異矣今去古遠二説似難意定然有地望事情可以推求則水經謂爲西頭南來第一門者是也蓋茂陵在長安西北而便門在長安西面則於趨陵得以云便也元和志曰便門在長安西門便門與橋相對



故號便橋則其理尤明也唐太宗即位之初頡利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太宗出元武門苑北門可以西趨便橋以萬騎徑詣渭水上隔水與頡利語即日還宮乙酉幸城西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太宗謂蕭瑀曰當頡和時可汗獨在水西則橋在城西不在城南益可驗矣予故曰橋與長安西面章門相對者是也若夫呂氏謂爲南面之門者或因南門亦名便門而誤以南便門爲西便門焉耳其事爲所著則水經之説長也

中渭橋

秦宮殿多在咸陽咸陽渭北也至其阿房長樂宮則

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長樂宮北有橋跨渭而長安咸陽始通是以亦名便橋也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益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也然漢張釋之傳曰文帝出中渭橋則似武帝之前已嘗冠中名於此橋矣而不然也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其說是也言文帝行半渭橋而驚馬之人始出也此時未有東西兩橋不應命此為中也水經又名此橋為便門亦取其道渭南北往來皆便也非漢城西門之橋也



### 東渭橋

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霸水合渭之地奉天之亂劉德信入援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進屯此橋李西平於此屯兵亦以軍人就饟之故也其後自咸陽還軍仍駐東橋竟從此地以入長安也德宗有碑在橋側旌褒西平克復之功

### 蘭池宮

元和志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即秦之蘭池也始皇引水為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築為蓬萊山刻石為鯨魚長二百丈始皇微行遇盜于此漢於池北立縣號池陽縣諸家但言池陽在池水之北而不云池水之為何池故莫究其宿也予按咸陽之地別無池水能大於此故漢之池陽即秦蘭池之陽而秦之蘭池宮亦並此池建宮也漢世亦有蘭池宮別在周氏陂陂在咸陽縣東南三十里宮在陂南漢匈奴傳宣帝朝單于自甘泉宿池陽宮則恐所宿者秦宮耳為其宮在池北而漢宮乃在陂南也武帝之鑿昆明池刻石為鯨魚及牽牛織女正以秦之蘭池為則也池東西壖際至三百里之廣而水經所引漢志乃云不知其處而今之漢志又無此語不知水經據何而云也唐高祖時秦王出幽州禦突厥高祖餞之蘭池則或為周氏陂南之宮也



### 皇子陂

在萬年縣南二十五里周七里長安志曰秦葬皇子起冢於陂之北原故曰皇子陂隋文帝改為永安陂杜甫詩曰天寒皇子陂或書皇為黃誤也

樊川

在長安南杜縣之樊鄉也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封邑之于此故曰樊川即後寬川也又名御（所潏水章部也）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杜佑別墅在焉故裔孫牧目其文爲樊川集也

昆明池（定昆池）

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臣瓚又西京雜記三輔黃圖所記皆同）武帝欲通西域爲昆明之所閉隔開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鑿此池習水戰期以伐之中有樓船上建樓櫓又有戈船上施戈矛四角悉垂幡



旄葆麾蓋照燭涯涘其始鑿也固以習戰久之乃爲遊玩之地耳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爲民田（今者唐世作圖經時也）夫既可爲民田則元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時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堨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閼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交水即福水也經曰上承樊川御宿諸水）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爲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詳見三派下）此地至漢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水竭而爲田也中宗時安樂公主欲請昆明爲己有帝以民資蒲魚不可其請公主遂別穿定昆池以勝之定昆池在長安縣西南十五里

滻水

滻原出藍田縣境之西曁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大興城隋世自城外馬頭堰壅之向長樂坡（即滻坂也在滻之西）入城西至萬年長安兩縣凡邑里宮禁苑囿多以此水爲用夫長樂坡基高矣四面山巒皆見杜甫曰



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者是也而長水尚可以堰入城者原高於城故也長樂坡本名滻坂隋文帝以坂反音同取其北對長樂而立爲坡名以更之世人誤呼爲龍首渠者即此渠也（詳在龍首渠下）直至霸陵乃始合霸又至新豐縣乃始同霸入渭其力比霸差小而與之對行故語霸者多舉滻而與之俱也

長水（長門亭 長門宮）

漢城東二十里爲霸陵霸陵之西則滻水滻水至霸則已合霸霸又北流別有長水者水經所載凡有三派其末皆自白鹿原北入霸後因姚萇據有長安人

爲長諱故改此水以爲荆溪水因此失其本名雖以顔師古之博而亦不能是正故其注釋長水校尉則曰長水胡名也長安志曰又以滻長爲義也皆因舊誤不能覺也按史記封禪書曰霸滻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然則長之爲名與涇渭配對列是元有其名非因胡騎及滻長立義也郊祀志曰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遂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也亭以門爲名而非城門之門也或者古來嘗有拒塞在此其門道尚在如鴻門之門其斯以爲門矣（鴻門見[illegible]）而夫門之以長爲名也其



必取之長水也以其地近故也文帝顧成廟在城外無宿館竇太主獻長門園武帝以爲長門宮如淳曰園在長安城東陳皇后以妒廢處此宮司馬相如所爲作賦者是也是皆實至國內之宮又皆並長門亭而立焉此名也本之因姚萇而改名荆溪也韋述兩京記皆言之矣宋次道長安志皆本圖經既不知長水別爲一水乃曰指長安城門無名長門者此乃誤認門名而求之城門也史記之紀文帝曰帝出長安門見五人於道則雖司馬遷亦誤認長門亭而爲長安城門矣故圖經誤並城門以求而漢都元無長安門也宋次道則知之矣其後自出其說迺曰荆溪本名長水後避姚萇諱改名荆溪則韋述所著家既知之矣而兩存不立明辨故見者難遽明也

## 宜春苑（與曲江通）

宜春之名漢史凡三出其實止爲兩地有曰宜春苑者地屬下杜有曰宜春宮者即下杜苑中宮也皆秦物也有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雖三其名而實止兩地也東方朔傳曰武帝東遊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上林賦曰息宜春師古曰宮名在杜縣東即唐曲江也揚雄傳武帝東



游宜春師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記秦紀曰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馬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在盩厔）還過宜春奏賦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師古曰曲岸之洲曲江也故賦末云弔二世持身之不謹兮墓蕪穢而不修也參數者言之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賦漢之曲州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下杜即杜縣曲江宜春去杜縣近去下杜遠此凡及曲江宜春宮皆云下杜當見見爲下杜不屬杜陵邪）其苑若宮皆秦創而漢唐因之也至於宜春觀者則在長安之西鄠縣澇渼二水之旁上林故地也水經曰澇水逕漢宜春觀合渼陂入渭

史020-081

師古曰觀在鄠縣十道志曰漢武帝所造也又合此數語者而求之則宜春之觀在漢城之西秦上林苑中而下杜之宜春自在漢城東南其別甚明也說者誤以下杜之宮爲鄠縣之觀則失之矣故師古於東方朔傳明辨之曰在鄠縣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其說極爲允篤也貢禹傳元帝用禹言罷宜春下苑以假貧民此則下杜之苑矣故楊雄傳曰雖頗割其三垂以贍貧民者卽指元帝所罷之苑也既曰下苑則必別有上苑矣頗割三垂則彼之一垂尚包苑中也耶



## 唐曲江

唐曲江本秦隑州（前已著說）至漢爲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兩京新記）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長安志）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爲其水盛而芙蓉富也韓愈詩曰曲江千頃荷花淨平鋪紅蕖蓋明鏡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卽此祓禊帟幕雲布車馬塡塞詞人樂飲歌詩（兩京新記）康駢劇談錄曰曲江池本秦時隑州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苑西卽杏園慈恩寺（上巳四地本皆曲江地詳在宜春苑下）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于中和上巳節卽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長安志曰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雲樓綵霞亭仍勑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任其營



造先是鄭注言秦中有災宜以土工厭之加滑昆明曲江二池帝又曾讀杜甫詩曰江頭宮殿鎖千門遂思復昇平事而加修勑焉予按此地在都城中固爲空隙便於遊觀然亦緣黃渠可引故遊觀者樂之也於是紫雲樓在其南杏園慈恩寺在其西皆以此池之故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黃圖）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長安志）又加展拓矣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花寺之南

## 龍首渠

長安志於萬年縣旣著龍首渠曰一名滻水渠矣因

引漢書曰穿渠得龍首故名龍首渠唐引滻水由都城東入長安界亍按志此語凡渠勢曲折固皆得之而謂滻渠名龍首渠者誤也龍首渠者漢武帝所穿在同州商顔山下因穿地得龍骨乃立名以識而曰龍首渠也雍州居渭南同州居渭北無由可合爲一而滻之一水史漢皆嘗志之但云有渠不云嘗得龍骨也則龍首名渠果何自也兩京道里記曰龍首渠開皇三年開鑿引滻北流入苑在長樂坡上堰近龍首即大明宮所據龍首原也故以名之此其說是也六典隋大興城西據龍首原宇文愷營都之初謂横坡亠六條可象乾爻者正龍首山之支脈也詳在龍首山下若夫此渠分滻爲堰則在萬年縣龍首鄉馬頭堰而龍首鄉者在縣東十五里自此引滻從長樂坡入而分爲兩技西北以注入于苑也見長安志其渠之分灌入城行朱雀街東永嘉[illegible]坊者之甚詳大明宮東苑有龍首殿皆受此水[illegible]名也故予得以主兩京道里所記也

海池

太極宮有四海池分東西南北皆以海名夸其大也太宗六月四日舉事苑中高祖方游海池不知也則宮之與苑亦已遠矣

渼陂

在鄠縣西五里源出終南山有五味陂陂魚甚美因加水而以爲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即杜甫所賦渼陂也其曰水面月出藍田關者嶢關在其東南也

凝碧池

在苑中禄山亂逆徒張樂燕于此樂工雷海清不勝憤擲樂器慟哭王維陷賊被拘僧寺聞之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雍錄卷第六

雍錄卷第七

宋新安程大昌　撰

明新安吳　琯　校

郡縣

新豐 昭應臨潼

驪山在周爲驪戎國即藍田山也晉獻公伐戎得驪姬入秦爲驪邑至漢爲新豐豐者高帝所生之邑也太上皇思豐欲東歸高帝放寫豐邑拟爲此縣以樂之其枌榆里社街衢棟宇一如其舊仍徙豐人以實之不論男女老幼既至各知屋室所負雞雞犬混放亦識其家焉爲其自故豐而徙此故名新豐也唐爲慶山又爲昭應本朝爲臨潼唐新豐縣在府東五十里凡自長安東出而趨潼關路必由此故項羽東入其軍即駐鴻門也鴻門在縣東十九里而漢新豐城在縣東十八里也漢文帝指新豐示愼夫人而曰此走邯鄲路也言東出而向邯鄲此其趨東之始也



蓮勺

宣帝紀帝數上下諸陵常困於蓮勺如淳曰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爲鹵中蓮勺音輦灼師古曰如說是也鹵者鹹地也今在櫟陽縣東其鄉人謂爲鹵鹽池也按此所言則漢蓮勺縣者唐之下邽縣也元和志曰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張禹本河内人徙家蓮勺長安志曰當在下邽不當在蒲城也

地名

豳

邠州三水縣有古豳城不窋之孫公劉自慶州南入而邑于此篤公劉之詩曰于豳斯館又曰豳居允荒是皆公劉拟邑之文也史記謂公劉子慶節立國于豳此誤也遷紀公劉度渭取財以建其邑即本詩之涉渭而取厲鍛者矣則豳之荒始已屬公劉之世何待其子慶節乃始建立也耶元和志既指邠州爲公劉所居又指寧州爲公劉之邑則是本祖史記而不嘗參省詩語也邠州北境即寧之南境本同一州固可通言若實以唐制則邠邑在邠州新平縣非慶州也邠在隋爲豳州至開元例改古文以豳邠字同語古豳字直書爲邠即漢扶風之漆縣也



洽陽 莘

詩大明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

于莘長子雒行漢志郃陽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郃音合即大雅在洽之陽也元和志曰同州夏陽縣南有莘城即古莘國文王妃太姒即此國之女也郃陽亦同州屬縣也縣在郃水之陽郃水則水經之謂瀵水者也別爲一派東流注河不入于渭

## 畢陌

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岐周既爲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



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爲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爲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爲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劉向傳臣瓚引汲郡古文爲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爲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冢皇覽明指其爲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陽）則渭北之文冢其不爲周文而爲秦文亦可據矣又唐令狐亘疏曰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則武王所葬確在畢陌又可據矣若夫郢之一地尤難究的安陵有程地者伯休父於此得姓焉或以孟子之畢郢爲安陵之畢程



故人多信之然其理不然也河南亦有上程聚盖伯休父族世之在安陵者隨平王遷洛而聚居此地也則程自爲程元不爲郢安得謂畢爲程耶設使程可名郢郢在渭北不與渭南鎬聚相屬自無由兼程畢郢也至於畢原也者語出左氏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國而爲四侯者也畢之與原既非一國則畢原之語必因其地有原名畢故名之以爲畢原而夫原畢兩國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之墓亦遂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

之自相殊異可以見其不昀矣予故知其展轉生誤音起於異名之兩出也

焦穫

六月之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孔穎曰涇陽涇水之北也長安志曰焦穫澤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同讀也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縣瓠口也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卽瓠口是也池陽卽涇陽也池陽南至豐鎬僅六七十里而玁狁居焉安整無畏則其侵入已深而驕肆已甚矣且又旁侵鎬方以及涇陽則雖六月而遂北伐何可緩也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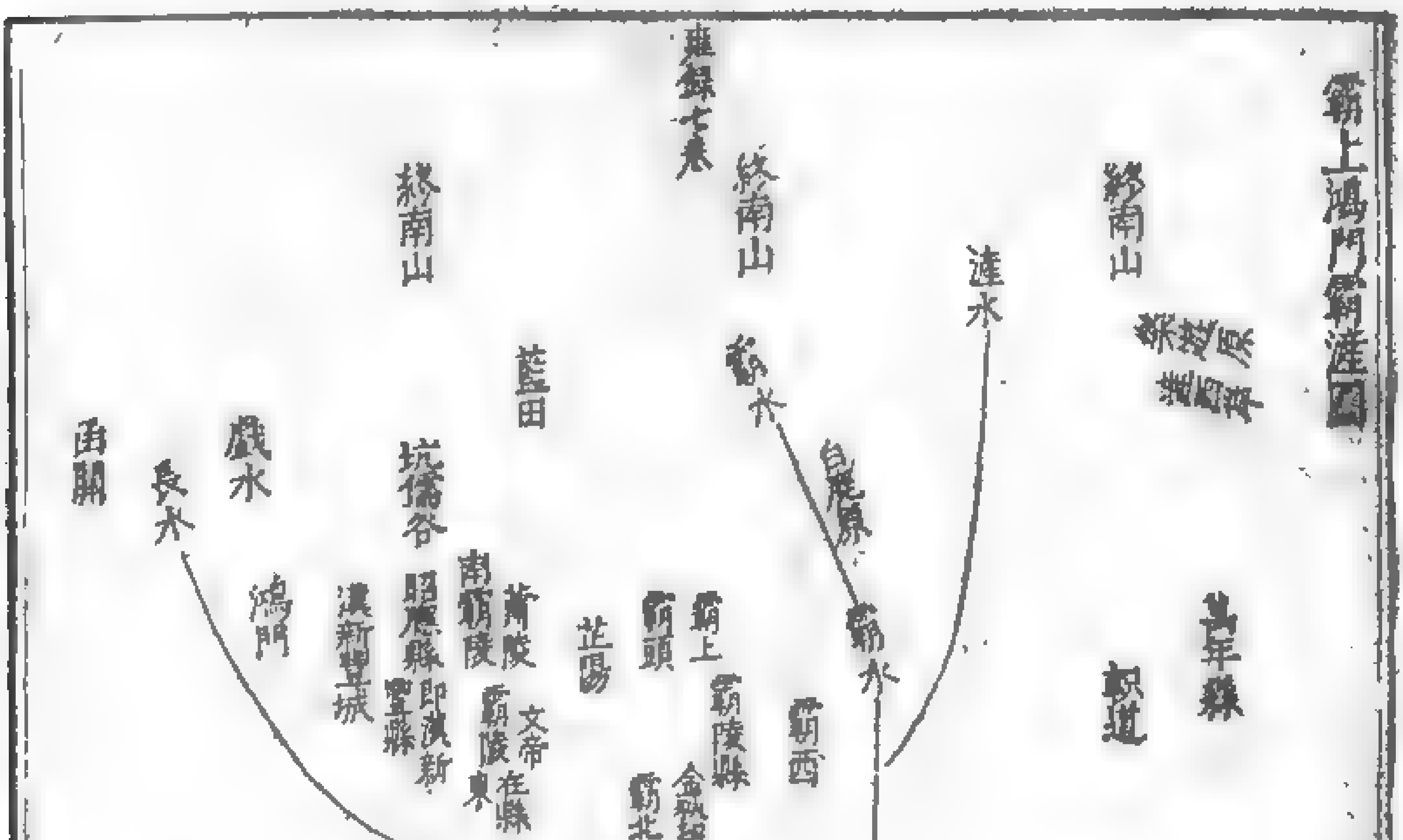
爲鎬別是一地非鎬京之鎬詩之下文謂吉甫來歸自鎬而曰我行永久此則外次于鎬而方得來歸之辭也若元在鎬京則固不得謂我行永久矣況夫鎬也方也正爲京邑亦不容玁狁侵及乎此也

谷口

在雲陽縣西四十里鄭朴字子眞隱于此楊子曰谷口鄭子眞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卽鄭白渠出山之處

杜郵

在咸陽縣東二十里卽秦之杜郵白起賜死于此



霸水雜名一（滋 産 霸城 芷陽 霸上 霸頭 霸西 霸北 霸陵）

霸水出商州上洛縣西北行至藍田縣境始出谷谷即麗山之口亦名藍田山也本名滋水秦穆公改名爲霸以章巳之伯功水至萬年縣東二十里（或云二十五里或云三十里或云在東南皆是也此水源長占方面多也）滻水始自左方來（順水北向而命其方）是爲合霸之地也水經曰新豐縣西五十里爲霸城城西十里爲霸水水西二十里爲長安城其地里甚明也縣地說事者止云霸水不復及滻蓋霸巳包滻故也此地最爲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嶢潼兩關者路必由之其繫事多故名稱尤雜于



於是率其最而言之凡霸城芷陽霸上霸頭霸西霸北霸陵縣相去皆不驗三二十里地皆在白鹿原上以其霸水自原而來故皆繫霸爲名也別而言之則霸上云者爲其正岸霸水也故旣名上霸亦名霸頭也（漢書顔注云）霸城也者秦穆公之所嘗城又名芷陽也郡國志曰秦襄公葬芷陽子求之史記秦紀則惠文公四十一年固嘗卽之以葬悼太子矣明年又葬宣太后矣而莊襄二王古皆不記葬處故疑襄王不葬此地也以其悼宣兩墓在焉而漢世文帝霸陵又適在此故世人誤取文帝之陵以名秦之霸城也秦時未名此地爲陵也高帝入關之初駐軍于此史書其地止名霸上不名霸陵則可驗矣

霸水雜名二（嶢關 黃山 軹道 戲水 鴻門 霸門）

高帝入關之路自南陽（鄧州）入武關（商州）而叩嶢關踰黃山則藍田縣正爲來路巳而自南徂北至霸上立屯故其屯在長安正東也秦王子嬰出降軹道者在長安城東十三里也高帝軍至霸上則遂度霸水西向以趨咸陽子嬰自咸陽迎降是從中渭橋渡渭至長安東北而遇漢軍故軹道爲降漢之地也子嬰巳降高帝西入咸陽欲遂止居之因樊噲諫乃始還



軍霸上而閉關以絕山東入雍之路項羽在河北聞之遂以黥布董東上破關而入屯軍于戲則自正東而來也（戲水在新豐縣東二十五里）羽之旣至戲水也欲攻高帝項伯夜馳以告仍又夜馳以去高帝詰朝自往會羽則羽時巳踰戲而在鴻門矣鴻門也者麗山之北十里而新豐之東十九里也地有阪橫亘大道而中鑿隧路以爲門徑故曰鴻門也其迹尚在不知何世立此關隘也郭緣生從劉裕入長安記其所聞名述征記緣生或云延生其語轉耳實一人也緣生道聽塗說不及詳審乃曰高帝自霸門而至鴻門夫霸門者

長安城東面三門從東來第一門也即邵平種瓜之青門也（黃圖）若自霸門至鴻門則項伯夜往夜來當爲百里而遥無是理也此之霸門也者當爲霸城縣門也霸城縣文帝以後始名霸陵縣距新豐五十里新豐東距鴻門十九里故項伯往返得在一夕之内也水經詳辨郭生傳聞之誤以此也

霸水雜名三（白鹿原　臨廁　南陵）

霸水行乎白鹿原上其地高可以遠眺故高帝資其形勢而置軍此地至于文帝則生既樂之沒亦葬焉皆一地也文帝嘗臨廁而有感於北山之石邯鄲之路者面北以言也廁之爲義韋昭曰夾二水而臨其岸也（二水霸水長水也時滻水已入霸久矣）愼夫人家邯鄲邯鄲河北也出關而趨河北必自新豐故文帝指之以示夫人而曰此秦邯鄲道也北山者渭北之山如九嵕之類皆是也故此所言皆從霸上北望而言也文帝又嘗欲馳車下霸西峻阪因袁盎致諫而止此之峻阪即白鹿原之西坡也文帝意樂其地遂即霸上立陵以爲霸陵也陵後又置縣是爲霸陵縣也秦之霸城因亦隷漢之霸陵縣境而漢陵在縣東南十里不與霸上芷陽同爲一地也薄后不祔高陵而葬於文陵東



南二十里亦仍霸陵之名故又加南以别之是爲南霸陵也

霸水雜名四　白鹿原

白鹿原者自南山分枝而下行乎藍田縣以及漢城之東長安志曰原接南山西北入萬年界抵滻水其東西可十五里南北可二十里也長安志曰霸水在萬年縣東二十一里自藍田縣來合滻北入渭又曰文帝霸陵薄太后陵皆在白鹿原上予合此數説而求之則白鹿原者南山之麓坡陁爲原自藍田縣東而北入萬年縣者也滻水源低故行乎此原西北隅之外霸水所從來者高故能中原爲道而行乎原上也文帝之與薄后二陵皆在原上周宣時嘗有白鹿爲故原以爲名也（或曰平汗）霸上霸城之類皆在北原之上（詳見霸水雜名下）文帝臨廁則在霸長兩水之間故曰臨廁也此白鹿原川途面勢之詳也呂后祓霸上爲蒼犬所撠即東都門外霸水之上矣黃圖曰在長安也霸水有橋至王莽時災莽文之曰天以絶滅霸駁之橋黃圖謂跨水爲橋也長安志曰橋隋開皇三年造至唐遂爲南北兩橋蓋隋唐因舊而增益之耳非剏也唐人語曰詩思在霸橋風雪中蓋出都而野此其

始也故取以言詩也霸有亭亭有尉李廣爲亭尉所呵正在此廣時屛居藍田南山下此亭卽其獵而旋歸之路也

枳道

枳道亭名也卽秦王子嬰降沛公處在漢長安城東十三里東都門外也長安東面三門此爲北來第一門也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由此門故西都之地而有門標以東都也猶汴京東門名曹門而臨安餘杭門外有湖州市也漢書曰有白蛾飛自東都門經枳道入内苑則東都門名前漢已有之矣東都云者其始仍周也耶



少陵原

在長安縣南四十里漢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許后傳）師古曰卽今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它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

渭城

漢世凡東出函潼必自霸陵始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爲別也李白詞曰年年柳色霸陵傷別也王維之詩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蓋援霸陵折柳事而致之渭城也渭城者咸陽縣之東境也唐世多事西域故行役之極乎西境者以出陽關爲言也旣渡渭以及渭城則夫西北向而趨玉門陽關者皆由此始故維詩隨地紀別而曰渭城陽關其實用霸橋折柳故事也

蝦蟇陵

在萬年縣南六里韋述西京記云本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曰武帝幸宜春苑（唐芙蓉園）每至此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爲蝦蟇陵也

平舒



平舒道中是山鬼預言祖龍死處地蓋在華陰縣也其言遺滈池君者指上林周武故都言之也十道志誤認其語遂著滈池於華陰則失之矣凡地名訛誤所起皆類此也

上雍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迫季冬從上上雍雍鳳翔府天興縣也在漢爲右扶風雍縣也其曰上者自下升高之辭也四面高曰雍又四望不見四方是之謂雍故漢事凡及幸雍悉云上雍也漢初未有南北郊惟雍縣有四畤高帝又立北畤（詳見後五畤）故文帝十五年

四月幸雍始郊見五帝景武宣元皆循之又會秦之離宮多在雍鄠之間故諸帝亦時時往幸也成帝建始中罷雍五畤始祀天地於長安南北郊則前乎此者皆以雍畤爲郊丘也則宜人主上雍者數也

秦漢五畤

西畤

秦襄公始爲諸侯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畤者峙土爲高也即壇也

鄜畤

自襄公以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而吉



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山坂爲衍)作鄜畤唐鄜州義取諸此而鄜州之地不在此也

上畤下畤

文公後二百十五年靈公於吳陽作上畤以祭黃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北畤

北畤漢高帝所立帝入關問秦故府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帝曰吾聞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已而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帝

右五畤秦四漢一

漢世文景而下凡帝紀書幸雍祠五畤者皆此之五畤也

別有四畤不在五畤之數

武畤好畤

武畤好畤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畤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即靈公所立上畤下畤正在吳陽也靈公既立上下兩畤 昔之武畤好畤不在五畤之數矣

畦畤



獻公作祠白帝言其畤如畦畛也

密畤

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

泰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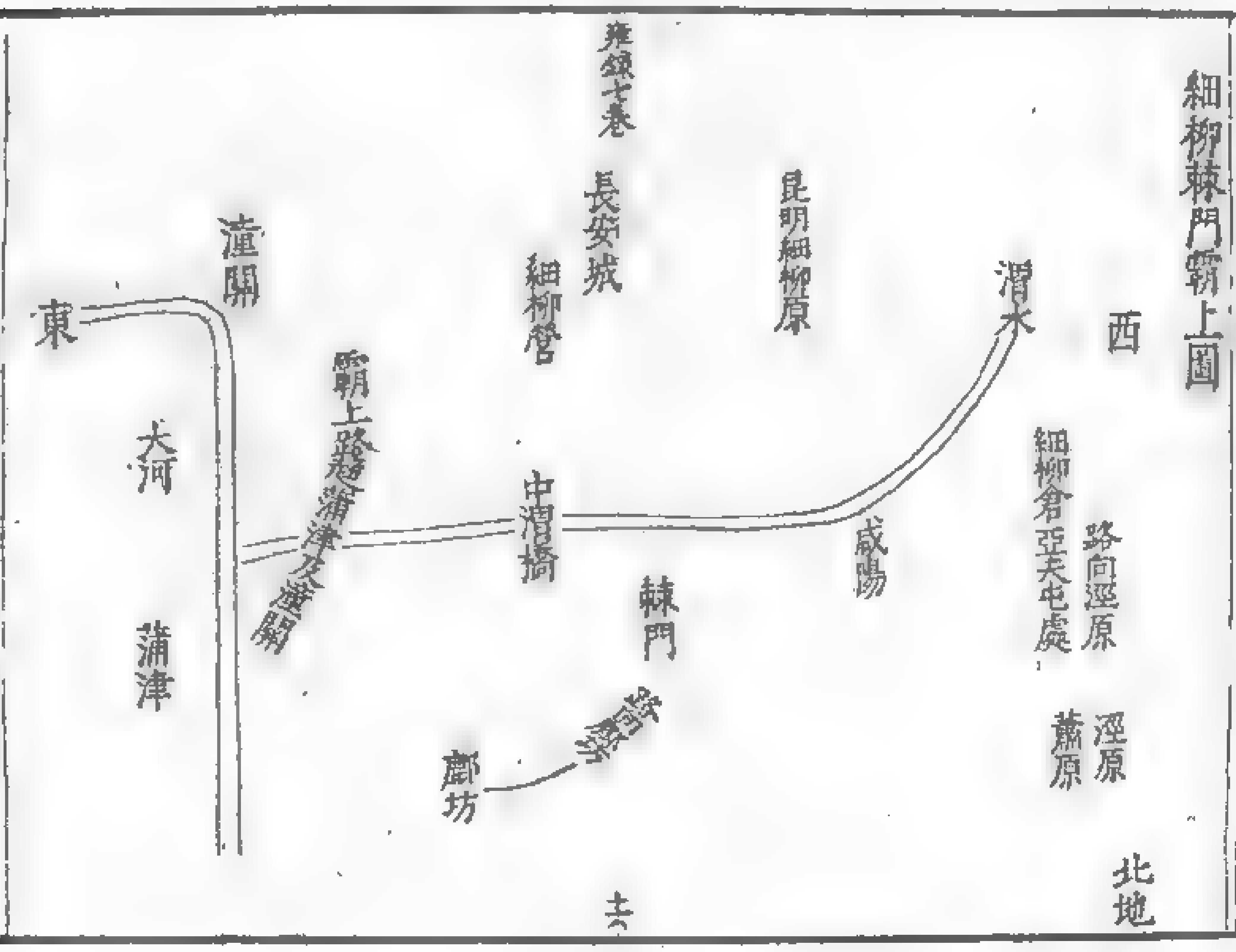
武紀元鼎五年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崆峒而還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之此之泰畤即郊祀志所謂一壇三垓而五帝壇各以其方環居其下者也亦康衡所謂紫壇八觚五帝壇周環其下者也案志武帝初立此壇以祠泰一其時未名泰畤也既祠晝夜皆有神光遂采用太史談之

說就立此壇以爲泰畤非更築也自有此之泰畤以後雍之五畤仍前聞祀不廢然而五畤非泰畤之比矣五畤則每畤各祠一帝泰畤則立三垓以臨五帝其大小不侔矣故自宣元之世有事泰畤尤勤也大駕八十一乘公卿奉引惟甘泉泰畤用之他雖大祠如雍地五畤特用法駕耳則又可以因禮物大小而別其祠之大小矣五畤各置一尉百官表使專其事每時皆置饗官宰祝令丞則敬之之甚矣凡其爲此者自成帝以前長安都城内外未有南北郊則此之爲時卽古圜丘也及成帝用康衡說謂五畤不在帝都義不應古遂盡罷廢之而祀天地於南郊凡五畤泰畤汾陰后土祠自此皆廢尋又變議或復或廢互相詆斥然予以爲康衡之說是也曰文武郊於豐成王郊於雒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也孝武居甘泉故卽之以祭今常幸長安郊乃反北之大陰甘泉在長安北與古不應宜徙居長安此其說合古而協理可尚也





細柳棘門霸上圖






史020-091

說棘門霸上細柳

漢文紀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屯飛狐（在代郡）蘇意屯句注（在鴈門）張武屯北地（原州蕭關爲北地要處）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蓋飛狐句注北地之三將軍禦胡者也故軍于三邊細柳棘門霸上三將軍備胡者也故環列都城之三面也細柳倉名也在長安之西渭水之北亞夫軍于此倉也黃圖十道志所載皆同水經曰棘門在渭北秦闕門也霸上即霸水之上也以方鄉求之近城三將軍屯次其於備胡之路皆有方面可言也棘門在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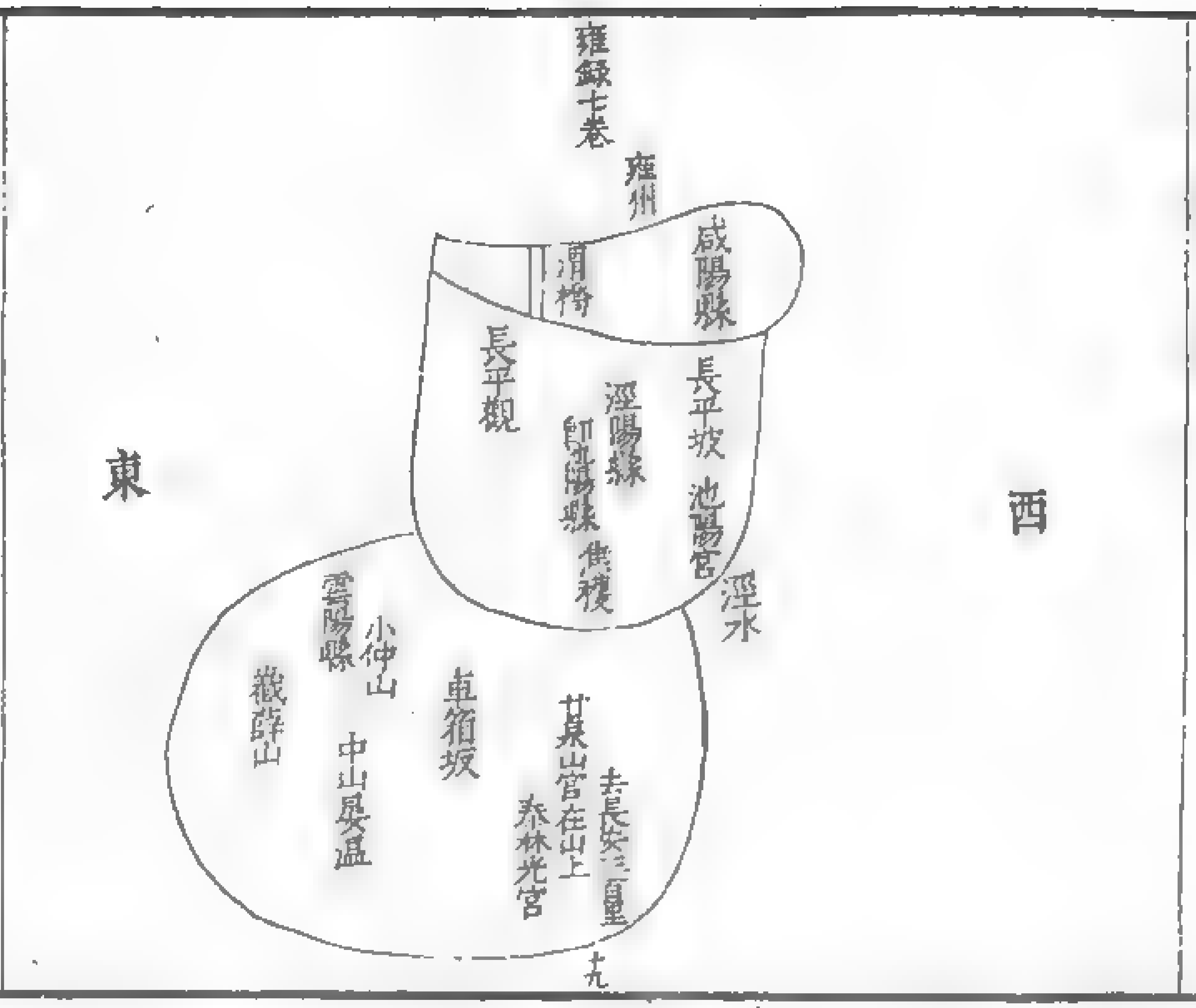


水之北其路可以東北向而趨鄜坊鄜坊又北則古雲中地與之隔河相當也細柳在咸陽之西其路可以西北向而趨涇原涇原西北即靈夏朔方矣若夫霸上也者東距潼關北望蒲關又皆代郡太原虜可犯雍之路也其曰次者初行頓舍之名若寇來稍迫則遂進前不容長屯此地也故予得以知三將軍之爲備外而霸上棘門細柳之爲備內也元和志嘗采諸家說細柳者而折衷其宿矣曰萬年縣東北三十里有細柳營相傳云亞夫屯軍處今按亞夫屯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又曰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非亞夫營也又曰細柳倉在咸陽縣西南十五里漢舊倉也周亞夫次細柳即此是也張揖云在昆明池南恐爲疎遠也凡志之此語正與十道志合的可據矣而理又可推也昆明池之有細柳原也名雖與亞夫營同然而昆明在長安都城之西渭水之南自古以供游燕未過便橋也此時方出師備胡無由次于渭南非要之地也若夫棘門也者十道志以爲在青綺門外則明誤矣青門者長安城之東門從南數來第一門也劉禮既屯霸上則城之東面已有禮矣不應徐厲又次東面也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音光）



門者長安城北門渭水之南也夫既使之備胡亦不應不度渭水而並城立屯也故長安志曰棘門在咸陽縣東北十八里本秦之闕門其說是也況班固所記在匈奴傳者則尤詳矣曰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其立文益三將軍軍長安之西者其地實爲細柳而其軍于渭北者是爲棘門也細柳棘門著地而霸上不地者霸上據要而名顯不必察察言也顏師古於此亦自誤讀遂以軍長安細柳渭北爲句故并其地而迷其方也此一役也文帝屈已以信亞夫萬世高之故予詳求其宿使有致也

單于朝渭上圖






單于朝渭上圖說

漢紀曰甘露三年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于長安上自甘泉宿池陽宮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二月罷歸居于幕南光祿城郅支單于由此遠遁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至是朝甘泉宮賜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群臣及諸蠻夷咸迎於渭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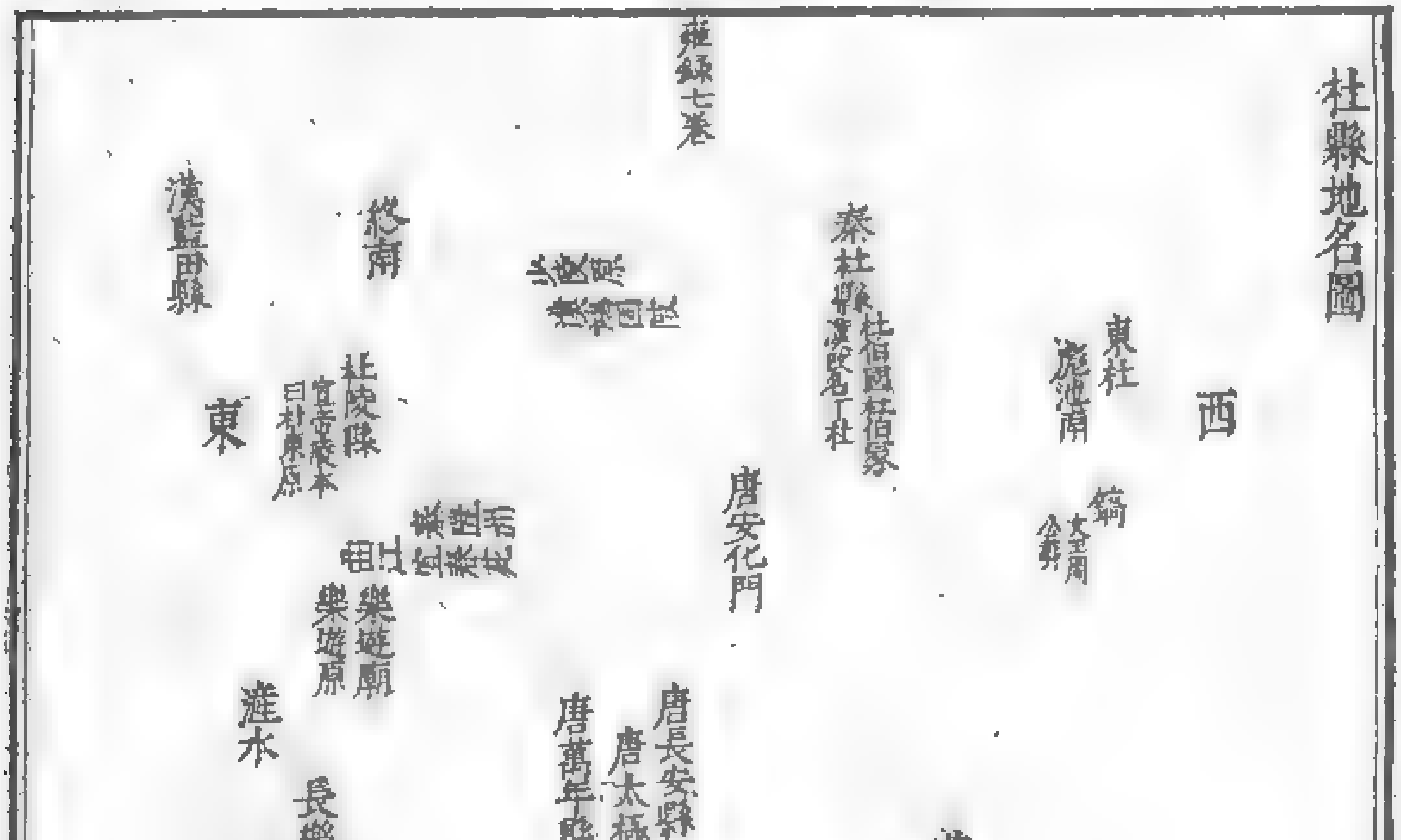


夾道陳上登渭橋稱萬歲

右以紀傳參而求之則宣帝因幸甘泉祠泰畤而呼韓邪單于以此年正月入五原塞朝甘泉宮朝已又受賜畢有司乃始先道單于望長安南行未達長安間宣帝已自甘泉還都宿于池陽宮宿已迤邐望長安南行至長平阪此時單于之就邸者尚在道未達長安故遂於長平阪迎謁見帝雖不受單于拜見（師古曰不拜見也）而他蠻夷君長皆迎呼萬歲于渭橋之側也單于自此始往長安就邸（就邸已乃）受燕饗于建章宮而罷還許之居於幕南不入幕

也五原塞者在唐爲豐州也甘泉在長安北單于自豐州入塞由靈鹽路先達甘泉故其朝遂在甘泉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畦城坂也再以南北方向第而求之則自甘泉而南爲池陽池陽南原之阪是爲長平阪阪上有長平觀在渭橋之北故宣帝登長平坂而單于迎謁于此及登渭橋而蠻夷君長皆稱萬歲也單于此朝雖在甘露年中而其推挫震疊實屬武帝之世允渭上此禮爲萬世中國生氣故詳辨而圖之






史020-094

說（鄠杜　杜伯國　秦杜縣　東原　下杜　杜門　杜陵　少陵　宜春下苑　曲江　芙蓉園　樂遊原　秦川　樂遊苑　樂遊廟）

杜縣與五代都城謹相並附故古事著迹此地者多也語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今循杜縣地望從西及東以次言之參其有倫也縣境西抵鄠縣東抵藍田故宣帝微時上下諸陵尤愛鄠杜之間杜即杜縣也鄠即鄠縣也境之最西抵鎬鎬之東為東杜（自鎬觀杜則杜在鎬東）即彪池上流也彪池之北即鎬也皇覽曰文王周公皆葬于畢畢鎬東之杜縣也鎬池之東於唐為長安縣南（杜在縣南十五里）則周杜伯國也秦武公滅杜以杜國為杜縣縣之東有原名為東原宣帝以為巳陵故東原之地遂為杜陵縣也既有杜陵縣則名稱與杜縣相混則遂改杜縣為下杜以別之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杜名此全不審也凡世之名地而分上下者以水之上游下流而言之也中國之水萬折必東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今杜縣正在杜陵之西而反為杜原下流者南山凡水皆礙東地之高而皆西向豐鎬以行故杜陵遂為杜縣上流而杜縣反名下杜也杜縣之北即漢都城之覆盎門矣故此門一名杜門（本是杜縣地也）杜門即青門也在漢都城為東面南來第一門即邵平種瓜之地也宣帝既建杜陵又即縣南四十里葬許后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詳見少陵下）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地亦為曲江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與唐之曲江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宇文愷為隋營大興城以京城東南地高不便故於城之東南存一坊穿芙蓉池以厭勝之杜甫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三秦記）凡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推方可圖者也

通化門（滻坡）　長樂坡

唐都城外郭東面三門在最北者為通化門德宗嘗御此門新迎御書章敬寺額裴度赴蔡州憲宗送度于此李晟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下臨滻水本名滻阪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故改阪為坡自其北可望漢長樂宮故名長樂坡也

輞谷

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維別墅在焉本宋之

問別圖也

陳濤斜

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上在彭原房琯請萬人收兩京分爲三軍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琯身爲先鋒十月次便橋中軍北軍先遇賊戰于陳濤斜王師敗績癸卯琯以南軍戰又不利按陳濤斜在咸陽也李晟自東渭橋移軍西上與李懷光會于咸陽陳濤斜者是也未戰陳濤斜時琯已先至便橋據要既敗又爲中人所促幷與南軍而敗者人事失之也



韋曲杜曲薛曲

薛績宅在勝業坊兄弟子姪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人謂之薛曲呂圖韋曲在明德門外韋后家在此蓋皇子陂之西也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杜曲在啓夏門外向西郎少陵原也杜甫詩曰杜曲花光濃似酒

坑儒谷

谷在昭應縣三百里衞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温處瓜實成詔諸博士諸生說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無聲唐先名此地閔儒鄉天寶中改爲旌儒廟廟在昭應則以衞宏之說爲信也按史記始皇紀盧生及咸陽諸生竊議其失始皇聞之使御史案問而諸生中七百餘人悉受坑於咸陽其地不在昭應也昭應渭南也咸陽渭北也地望不同豈昭應谷中七百人者自爲一戮而咸陽四百六十人者別爲一戮耶然當以秦紀爲正如議瓜之說似太詭巧始皇剛暴自是其有違已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設詭也



豹林谷

在長安縣近子午谷本朝种放隱此

雍録卷第七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 職官

### 清臺

漢志武帝造太初曆即上林清臺課矦惟太初曆密是其處也則清臺也者蓋在上林苑中矣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後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曰長安宮南有靈臺者高十五仞上有張衡所制渾儀相風銅烏又有銅表題云太初四年造呂圖曰漢舊城外有靈臺北與未央宮對水經亦曰城南漕渠有漢靈臺故延生書其所見亦曰在宮之南也然則漢世城西之上林城南之漕渠皆有矦景之臺也或曰清臺或曰靈臺名稱不一耳然銅表之立既在太初即是武帝定曆之初矣至銅渾儀則云張衡所造衡之所造地動儀在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其時帝都不在長安或者衡儀已成亦分置長安候臺耶

### 西京太學

晉灼釋曲臺曰西京無太學故於曲臺行大射禮儒林傳公孫弘舉制書請置博士弟子員凡民在京師而選補及郡國貢送來入京師皆隸太常夫惟選貢弟子皆隸太常則灼謂西京無太學者信矣然史賛武帝明曰作明堂與太學則安得謂西京爲無太學也若太學雖嘗建置而隸屬太常則不可知耳儒林傳載成帝時或有言者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孔子之三千人則是太學嘗有弟子員矣弟子有員則安得全無區舍也夫班固明以爲有而晉灼乃遂云無者何也當是太學生員送補教養奏用皆屬奉常可由末以推本也漢之博士皆隸太常而不以太學冠銜則可見矣儒林傳又言昭宣元帝皆增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既曰用度不足則又嘗給之日食矣至王莽乃始大治區舍於城南外郭故呂圖漕渠南亦有太學而非武帝時太學矣上林别有槐市士以土物來者皆即市以鬻

### 藁街 都亭驛

武帝斬南越王傳介子斬樓蘭王皆垂其首北闕北闕未央北門也陳湯斬郅支單于上疏乞垂之藁街蠻夷邸間諸家無言藁街之在何地者唐都亭驛即蠻夷邸矣在朱雀街西與鴻臚寺近

## 吏部選院

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隸其旁啓圖及長安志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與禮部選院皆出尚書省六曹治所之外也長安志曰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牓之所也六典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注云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也唐世選法不似今時日日引選每遇四時當受選時別出本曹治廨之外於南院引集焉選事正舉時却云選門開者開門以防請託也黜陟既定院以無事却曰選門關者事竟而禁弛也故語有選門開閉之異也院外別有列牓之所吿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謂之看牓



## 禮部南院 (貢院)

禮部既附尚書省矣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卽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說是也今世淡墨書進士牓首列爲四字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則唐世已嘗名南院以爲貢院矣有試其中而賦詩曰才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則以試所爲南宮也或謂尚書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故禮部郎爲南宮舍人也唐初試進士皆屬考功後因員外郎李昂爲舉子所辱朝廷以考功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典之郎南院是其考選之地矣若正用禮部侍郎典試其結銜則曰知貢舉或委它官爲之則其結銜曰權知貢舉言此本禮部侍郎職任而它官來典者皆爲攝事也有列牓之地如吏部

## 諫坡一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爲給事中而其龍尾道上兩省供奉官之立班也諫議顧在給事中上故裴吉之爲諫議也(吉本名從吉)供奉班中共譏之曰饒伊上坡却須下坡言今爲諫議雖聯班給事之上及其遷爲給事班反在下也吉喩其譏則曰以我不可何不拽下拽者挽之使居給事之下言班雖退下一等而其職位却是遷進也(因話錄)今世通呼諫議坡蓋起於此坡者含元殿前龍尾道坡陁而高者也唐制散騎常侍中書門下侍郎諫議給舍兩史遺闕通事官皆名兩省而其職則供奉也此之兩省供奉也者常在人主左右侍奉宣傳掌執應對不可暫闕故毎御含元則宰相及兩省官於未索扇前立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香案之前取其先上而備供奉於事便也此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上坡下坡卽以班列

高下爲言也（見會要正元二年中書門下省奏）

諫坡二

等之其爲兩省焉高下固有定序而立班之時諫議在給事上者有爲爲之也會昌二年牛僧孺等奏曰六典諫議在隋從五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閒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望升諫議爲正四品以補其闕詔從其奏則是諫議班乎給事之上者偶因大曆閒四品闕官而從五品越取諫議充入四品以補其闕也以品敘班故諫議越立給事之上也然而班雖暫上而其進遷之序猶仍舊不改



於是方爲諫議則班乎給事之上以其嘗從五品而升補四品故也及其進遷則諫議復在給事之下以其官品同在五品而位序在下故也此上坡下坡之詳也至周顯德五年敕諫議依舊正五品上班在給事下其說曰諫議雖升班給事之上及其遷拜官雖敘遷位則降等故改正焉則諫議升班降班其首末悉昭然矣

蛾眉班

沈括筆談曰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爲東宮一品班在供奉官之後太祖見之以爲不倫遂降命令供奉班依舊等敘立慶曆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則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者采用舊制也予惟人臣會朝不對黼扆拜君而東西自相對拜誠爲非禮然而究尋其初則有以矣會要曰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百官稱賀惟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不拜至尊酌於禮意事未得中臣等請御殿



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案此則兩省官爲供奉者自會昌以前每朝敘班則對立龍尾道上欄檻之內俟駕坐而遂升殿立侍元不曾拜自會昌立儀定制之後其兩班對立者乃始再拜而其拜元不離位故班既東西對立而拜亦東西相向也此所以不面扆坐而蛾眉其偶也世人但見巳行之制而不知立制之因故於東西自相對拜共覺其異而東西自相對立不知究其本所以異也本朝距唐中隔五代此之因革不能詳傳故賈安公雖訝對拜之不倫

而不能知對拜之所起故能究正拜禮而不敢全廢
對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宜其錯襍以倂
折衷也供奉官之立名以其所從執掌者（如晞宣華象殿上扶祓版殿辨奏）皆人主出入起居之所宜須故視朝之初乞
官未及接侍而此之供奉亟上聽命也故對班之初
不立乎地而立乎龍尾道之上者取其升殿奏疾也

## 侍從一

漢世之謂侍從者以其職當近君也行幸則隨從在
官則陪侍故總稱凡嚴而以侍從名之也武帝之詔
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助特為中大
夫是之謂中朝臣中朝臣者唐以來名內諸司也謂
其職任得在內朝故皆冠以中字也郭舍人嘲東方
朔曰朔狂天子從官武帝謂竇太主曰但恐群臣從
官多為言司馬遷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
主上之所戲弄也此在漢世雖皆以侍從名之特以
常在左右如前所云耳皆非今世之謂侍從者也今
世侍從緣之九卿也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
十數年者此郎今世侍從之事也蓋安世嘗為光祿
勳後又有大司馬車騎將軍也若摘漢語以稱今世
侍從則錯繆甚矣今時侍從又名兩制兩制者



分掌內外兩制也內制為翰林學士外制為中書舍
人在元祐未置權侍郎以前自中書舍人已上方為
侍從也故舉內外制而名其官所以別乎漢世之侍
從而未為九卿者也今制七寺卿既為庶官若以九
卿為侍從則輕重雜非一見可了故別名兩制也
漢語又有法從者出楊雄傳曰成帝時趙昭儀方幸
每上甘泉常法從屬車豹尾中故雄為賦以風師古
曰法從者言以法當從也又一說曰從法駕也二說
皆似可通言而實不然也

## 侍從二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
小駕有法駕則公卿奉引屬車八十一乘在長安時
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
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
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屬車三十六乘小駕祠宗廟則
用之案邕此記則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則
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然則凡泛
引漢法從語以言今時兩制侍從者似未安也蓋公
卿不從法駕而從大駕故也若夫趙昭儀之謂法從
者處鹵簿中有後宮為人或非之故立為之名而曰

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官貴皆當以法得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卻扈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若司馬遷謂從上上雍者九卿固多在行而九卿不盡在法駕之內也遷與任安書曰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然以其得在鹵簿中故武帝上雍亦得名爲從上雍耳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巳前皆爲省中虔之此言即蔡邕所載漢制也扈從在豹尾以前者得與今侍從比而雜官非也唐世鹵簿正用漢制其行列



先後品列在儀衛志甚詳

## 唐兩省

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寻按樂天西掖詩云結託白鬚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過酒小窗中其謂開窗過酒者是從本

省之地開窗以通本省右常侍之直而隔窗對飲非能自西掖開窗以與東省之左常侍對飲也按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以其地居殿廡之左故又曰左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者如左散騎左諫議給事中皆其屬也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即中書省也凡繫銜爲右者如右諫議右常侍中書舍人則其屬也故東西兩省皆有騎省爲其各分左右而常侍亦分左右也樂天之爲舍人也雖嘗自西掖北院開窗以通騎省而其所通者本省散騎之直非東省常侍



之直也東騎省自在日華門之東而西騎省亦在月華門之西日華月華門內有宣政殿殿閒其中而兩省又遂分處日華月華之外無由止隔一窗而可以度酒對飲也其曰開窗通東騎省者當是右騎省直舍在舍人院東其南面有戶而北面無之故樂天遂於省北剏亭而鑿右騎省牖以過酒色也凡此所引皆宣政殿下東西兩省位置也別有中書門下外省者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廨舍而承天門前有朱雀街東省則處街左西省則處街右中間正隔通衢愈無鑿壁過酒之理也老杜詩曰退朝

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者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廨也然則東坡所謂西掖可通東騎省者恐別有所見也

## 政事堂

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按裴炎傳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證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



鳳池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巳又送夔龍集于鳳池者矜東省官集政事堂自六押事耶杜之爲左拾遺也在中宗後肅宗時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故出東省而集于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爲其官于東省而越至西省故文昌錄於此闕疑也岑參爲右補闕與杜同時故杜答岑參詩曰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曰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是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也

## 待制次對

閣本圖待制有院在宣政殿之東少陽院之西蓋放漢世待詔立此官稱也武后名曌音照故凡詔皆改爲制而待詔亦爲待制也永徽六年許敬宗以洪文館學士每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此之名爲待制者亦追用改制後事以爲稱呼耳高宗永徽時未名待制也顯慶四年李巢等待詔洪文尚稱待詔至文明元年以京官五品爲之則名待制文明武后年號即待詔待制之分其時之先後可致也正元七年詔每御延英



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於是正爲待制者即諸司長官也上文以二人奏本司事者是也至其名爲巡對者未爲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者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爲待制矣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制官兩員正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兩人待制以外凡德宗

所置次對皆罷矣夫謂兩人待制者諸司長官也中書門下御史臺官則是未爲長官而預常參者也自此兩等不可混合今人作文凡言待制者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辨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按此所言則當以諸司長官之待制者名爲次對矣若究其始則實誤以待制爲次對也

## 待漏院



故事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東望仙門在丹鳳門西昏而閉五更五點而啓至德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開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待漏院各據班品爲次在建福門外候禁門啓入朝

## 郎官印匱

南部新書曰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爲煩楊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鑰以貯之人人以爲便至今不改按古者居此官即佩此印印有組常繫腰垂之一日去官即解印而上諸有司故漢語所謂丈二之組方寸之印者是也組所以繫也銀青金紫亦其事也後世當官不佩印故始時付之典吏而又加匱封貯以取便逸失古遠矣

# 軍制

## 漢南北軍及畿內軍制

漢有南北軍循其名而思之知其屯衞屯營決相南北矣而史家不嘗分別其地何在也按漢制有衞尉總掌宮中衞士故百官表曰掌宮門衞屯兵也又曰長樂甘泉建章各有衞尉而不常置則知表之所叙衞尉也其職掌宮屬皆指未央衞尉也表書其職既



曰掌宮衞屯兵則凡未央一宮衞士不問在南在北皆當入其統隸矣然以武帝兵制考之八屯之中有中壘校尉者專掌北軍壘門內事則是衞兵之在宮北者自屬中壘校尉不屬衞尉也尋於是得南北分軍之以而武帝以前兵制亦可推求也呂后紀周勃以節得入北軍軍皆左袒爲劉氏則呂祿之軍見奪於勃者是爲北軍矣紀又曰勃已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使劉章監軍門而别遣平陽侯告衞尉毋納呂產殿門故劉章得以殺產於未央殿門之外也夫惟未得南軍而使衞尉毋納呂產則衞尉所掌是爲南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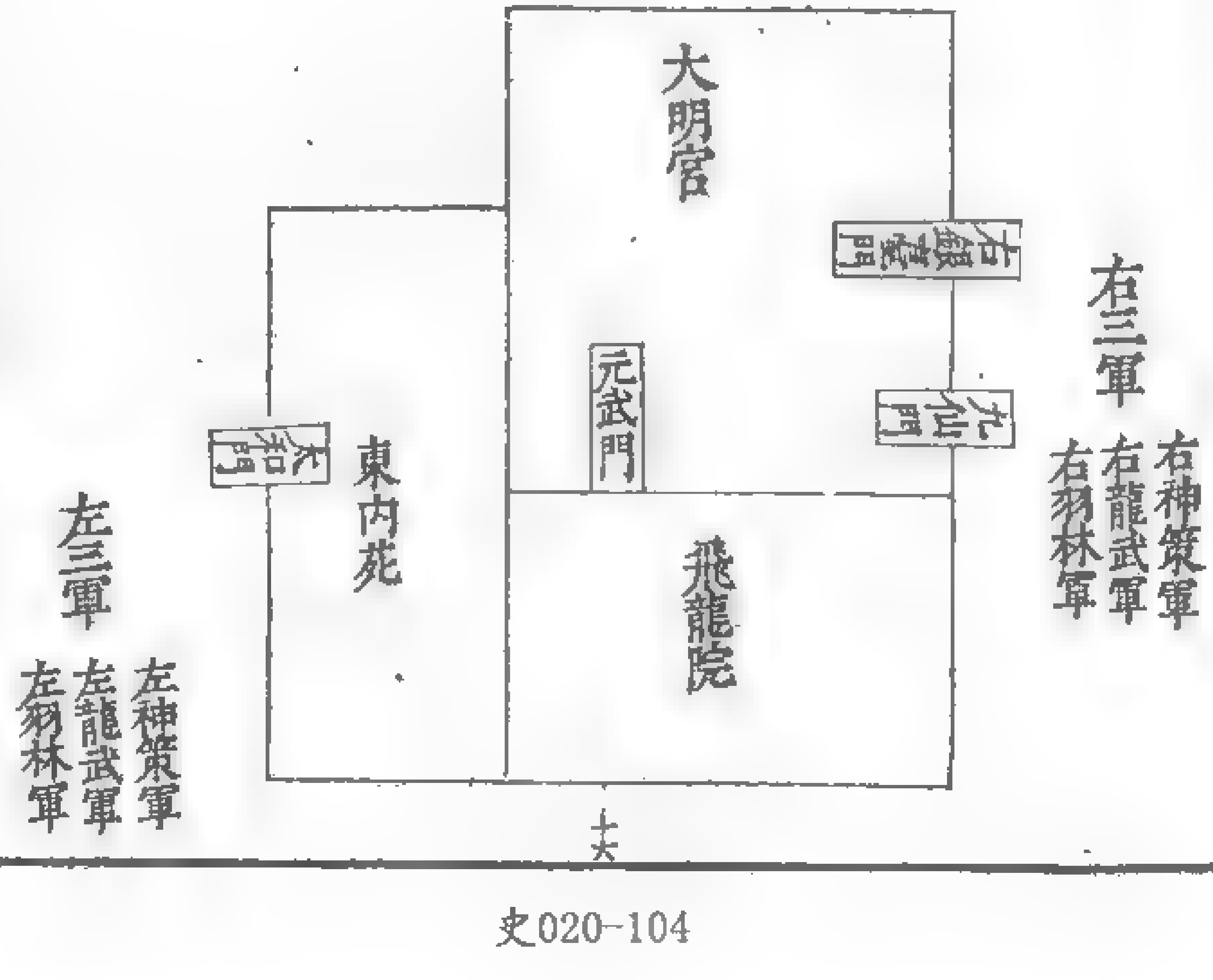
矣又使劉章往監軍門而呂產不得遂入未央殿門則劉章所監之門亦南軍之門也然則呂后之時未有中壘校尉已有北軍矣北軍已爲周勃所奪而南軍尚不及知足以見高祖立制之初分名南北不使專隸一官其所隄防深矣特至武帝乃始明立中壘之名使爲北軍主帥焉耳此外都城之內別有金吾郎中尉司隸羽林期門虎賁城門校尉皆與兵官而非宮中衛兵也其八屯校尉賁有九屯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已見上文射聲虎賁屯騎當在城中而四屯悉在城外故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之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內附之騎



長水校尉則掌胡騎之在長水宣曲者也屯騎校尉則掌胡騎之在池陽者也總都城而言所屯之方則上林在城西南長水宣曲在城東南胡騎在城北渭水之外是爲漢家都城兵制之大略也宣曲固在城東而城西昆明池旁亦有宣曲然而長水校尉所掌必在城東爲其與長水相附並也



宮北禁軍營圖 用長安志定與呂圖略相應



## 唐南北軍

唐制凡曰禁軍者總南北衙言之也南衙即諸衛之屯于宮南者也北衙即北軍之在禁苑者也此之列屯呂圖載之甚明蓋諸衛營在太極宮前朱雀門内而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内左軍在内東苑之東大明宮苑東也右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門在内西苑東北角凡此諸衛皆謂觧内府兵以供役使故府兵分爲十道無事則散處關内有急則號召爲用諸衛官皆得領之故號南衙也北軍之衆亦從衛兵中選用其法刱於太宗之飛騎其後羽林龍武神策神威之類皆北軍也此其大略也五王之誅二張元宗之平韋氏皆資北軍爲用肅宗以後名制多所增廢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號曰左右十軍邊將出軍出戍給賜比它軍皆多三倍緣此諸將皆請遥隸神策上行營亦皆統諸中人矣僖宗時田令孜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則南北衛兵皆統故其勢大盛遂至於不可制御也李揆之在正元中嘗因李輔國選羽林以爲徼巡固嘗預言其禍矣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以相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有非常何以制之



其議遂寢嗚呼此正唐末倒持之禍之所從始也揆能先事而言揆賢也哉

## 左右龍武軍

睿宗時置即太宗時飛騎也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武皮韉武者虎也唐祖諱虎故曰龍武龍武者龍虎也言其人材質服飾有似龍虎也初置惟以從獵其地最爲親密固已易於寵狎矣又其軍皆中官主之廩給賞賜比他處特豐事力重伎藝多故杜甫曰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别殿謾焚香言其初特擬幸芙蓉已遂留駐龍武也甫之此言蓋有譏也唐自中葉以後天下多事凡有土木興作多於北軍取辦焉而它秘戲耽樂外人不知者尚多此其親狎之由也

## 神策軍

哥舒翰破吐蕃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祿山反神策故地淪沒其軍人有寓屯陝州者號神策軍後遂統於觀軍容使自此遂以中官領之分左右廂大曆中凡兵屯京兆鳳翔七縣者皆隸神策正元改左右廂爲左右神策

## 南牙北門

王同皎之謂南牙北門者本指南北禁軍而言耳字

文士及謂太宗曰南衙群臣面折陛下則此已云南牙蓋指朝臣之預正衙朝者也德宗初張涉薛邑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乎此南牙北司之分也其後北軍皆以中官典領故禁軍在苑北者皆為北司也

飛龍廐

後苑有驤德院禁馬所在韋后入飛龍廐為衛士斬首蓋自元武門出宮入廐也

廟陵



始皇陵

關中記曰麗山之陵雖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為其徙移水勢本北流者皆西北之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其費功由此甚也此說是矣而不究其實也驪山阿房兩役並興未論他事且計八十里閣道其土木之費工力之大自應廣調而久役矣史記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獨黃圖言阿房一名阿城惠文巳造而始皇廣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小不足容衆故渡渭而南以營朝宮則其剏意營造出於始皇不出前人也

漢陵廟

太上皇陵在櫟陽東北二十五里

廟在長安城香街南又在酒池北

高帝呂后

長陵在咸陽縣東三十里

高廟

在長安城中安門裏

惠帝

安陵在咸陽縣東北二十里

廟在高祖廟西



文帝

霸陵在白鹿原亦名霸上也

顧成廟在長安城南又方輿志在金城北大道南

景帝

陽陵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德陽宮不言廟諱言之也

武帝

茂陵在興平縣北十七里

龍淵宮在茂陵東

昭帝

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

廟號徘徊

宣帝

杜陵在長安東南二十里

樂遊廟在杜縣曲池北因苑爲名

元帝

渭陵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長壽宮

成帝

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



池陽廟

哀帝

義陵在咸陽縣西北八里

平帝

康陵在咸陽縣西北九里

高廟 複道遊衣冠 前漢十一帝廟 後漢世祖廟

漢書高廟晉灼曰三輔黄圖云在長安城中安門裏大道東又在桂宮北闕中記在長安城中安門裏三輔故事在長安城門街東太常街南長安志在西四里按此數者世遠聞見殊而各以所得言之固不容一然其可必者决在未央之南也何以知其然也水經載安門者漢長安城南面之中門也既名安門亦名鼎路門也高廟在此門内則於方固爲南矣而唐長安縣之西亦漢未央之西南也高廟既在城南而高寢乃在桂宮桂宮者未央之北也晉灼引舊黄圖云漢法祖宗衣冠各藏其寢每月具威儀出而游之於廟游已復歸藏之於寢是名月遊衣冠也高寢在未央宮之北而高廟在城之南武庫在未央之東如當衣冠出遊必經武庫然後可以自北達南故武庫之道遂爲遊衣冠之道也惠帝之自未央而朝長樂也亦是



自西而東每行必經武庫故於武庫之南築複道以達長樂初時止欲免民間避蹕之勞耳而此之複道正臨武庫故孫叔通曰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也夫謂宗廟道也者即指武庫遊衣冠之路也亦猶言及人主而轉爲乘輿也惠帝既聞通語則遂別作原廟于渭北渭北既有原廟則高寢衣冠不游城南正廟而向北以游原廟故複道不在衣冠道上也此通之巧詖曲計也若夫黄圖既曰高廟在安門矣而又曰亦在桂宮則城内遂有兩廟矣是殆因桂宮之有高寢而誤認爲廟焉耳游衣冠之制至元帝乃罷

## 蔡邕廟寢遊衣冠說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矦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故制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武衛圖議白韓皐引漢儀古不墓祭臣按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古亦墓祭安得無哉出會要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立其廟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一云十二帝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承之遂常奉祀光武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明章二帝園陵皆自起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威曰威宗唯殤冲質三少帝皆以在位不踰一年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已上並蔡邕本文三輔舊事曰光武之興宗廟爲墟乃聚十二廟合於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高廟事則是西都十二帝始各有廟至此合爲一廟仍在長安不在洛陽也唐會要大中三年楊發等議廟則曰光武都洛遣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



## 五陵七遷

班孟堅西都賦曰南望杜廟北眺五陵李善曰宣帝葬杜陵文帝霸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又曰三選七遷謂選三等之人而遷處七陵至元帝乃始不遷凡善此之所引皆漢實也然七陵亦嘗遷其人而獨曰北眺五陵者劉良曰高惠景武昭五陵在北其說是也在北者在渭之北也若霸陵則在渭南矣杜霸則言南望而五陵皆言北眺也後世言陵邑之盛人物之衆但曰五陵者語順也劉裕入關父老言之曰五陵聯絡是君家墳墓益從稱謂便者謂之非有去取也

## 七太子廟

天寶閒以懋太子等七太子立廟于永崇坊

雍錄卷第八

雍錄卷第九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 太子

### 唐東宮圖

### 太子宮 博望苑 思賢苑

元帝在太子宮生成帝於甲觀畫堂又元后初入宮見太子丙殿則是太子别有一宮矣成帝爲太子而在桂宮出龍樓門龍樓門者桂宮之門太子適居于此非本宮也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苑在漢長安城外漕渠之北或云在南至唐則爲長安縣北五里此特招致賓客之所耳太子之奔湖也斫覆盎城門而出覆盎門者漢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苑在門外而太子斫門以出者則知博望非常居之地也此苑直至成帝乃始撤去西京雜記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皆無載者不知苑屬何地



### 龍樓馳道

秦人馳道之麗賈山嘗刺其奢而不能發明其制黄圖曰秦本紀注曰馳道天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謂之中道漢甘泉去長安三百里而馳道亦綿亘其間也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不如令沒入其車馬故江充爲直指使者自公主以及太子家使凡行馳道者嘗舉用此法取其車馬而沒入之則馳道有禁尚矣黄圖云三塗洞開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張衡

西京賦云城郭之別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蓋衢路皆有三條是爲三塗三塗正中一條爲馳道則有禁不得橫絕若兩旁則皆無禁也漢紀曰成帝之爲太子也當處桂宮適被急召出龍樓門不敢橫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夫直城門者長安城西面南來第二門也龍樓門者桂宮之門也作室門者未央宮之別門也桂宮南面有龍樓門未央北面有作室門兩門相對從龍樓門南自可對趨作室以入未央而中有馳道太子不敢橫絕（閒礙中間二丈不敢自北徑南是爲不許橫絕也）故必迂回避礙而



望西趨南以至直門遂可自馳道外過至此則法不應避故曰得絕也惟許其絕乃始可度也其曰還入作室門者言初時可以取徑而有礙不敢橫越至自直門得絕乃始可入故曰還入也直門得絕之制今不知其詳矣若其始而不敢橫絕知有禁也終而得絕乃度則是並城之地雖礙馳道亦得橫絕也不如是則馳道常爲限隔凡城中街衢相爲東西者皆不可通矣史語具在有方向禁否可以追言也水經道書皆曰直門即龍樓門予曰非也龍樓直門惟其不爲一門故龍樓之前馳道不得橫絕而直門之御馳道遂可橫絕也若兩門本是一門則同礙馳道何爲直門可絕而龍樓門乃不可絕也此自可以理推也龍樓云者張晏謂門樓有銅龍其說是矣顧不當在直門之上而當在桂宮門上耳此又理之可推者也作室者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爲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也王莽傳莽在未央宮朱魚等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入殿求莽則知作室門蓋未央之便門也

## 唐東宮

唐東宮在太極宮中自承天門而東其第三門曰重



明門者即東宮正門也（長安志）其殿曰明德殿者本顯德殿也太宗即位于此殿而高宗亦以正觀二年生于麗正殿則麗正顯德皆在東宮也中宗爲太子名顯故改爲明德（長安志）馬周曰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太子乃處城中其謂城中者指重明顯德在太極宮城之內者也太宗愛魏王泰正觀十六年因詔徙處武德殿（武德殿在太極宮）魏證遂明其有嫌曰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人不以爲可太宗即令泰歸第此唐世東宮方鄉也若東宮官屬如左右春坊及左右率府則盡在安上門之西中有街巷官寺闡乎

其間不與重明宮相綴也此據呂圖云耳亦與宅不同長安志曰太子不居東宮但居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元子亦分院而居故太子事迹著宮城之內者少也

## 苑囿

### 上林疆境 甘泉苑

秦之上林其邊際所抵難以詳究矣水經於宜春觀曰此秦上林故地也史記載上林所起曰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前殿則宜春觀阿房宮皆秦苑故地也武帝尚以秦苑為狹命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悉除為苑則所拓比秦益汰矣以漢唐郡縣言之則盩厔一縣不盡入苑而鄠杜兩縣悉歸包并矣其曰舉籍阿城以南而阿城之北則不在數是其疆境至渭水南岸而極也至楊雄則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師古曰在杜縣東即曲江池鼎湖宮名在藍田御宿川名在樊川西昆吾長楊五柞宮名在盩厔並南山終南北繞黃山宮在渭北與平縣瀕渭而東則苑境不止限乎渭南矣蓋謂踰渭而北北又向東皆為苑地也此雄之誤也渭北有苑百八十里向西而入扶風周回五百餘里此則渭北之苑也以舊儀黃圖考之自名甘泉苑不名上林苑也當是楊雄但見夾渭南北



皆有苑矣而渭北之苑又復有宮如黃山宮之類故誤包言之耳東方朔傳壽王所載裁自阿城以南元不跨渭此最疆境要證也張衡賦西京上林曰繞黃山而款牛首牛首可款矣而黃山可繞乃其據行幸言之非上林位置也惟其侈大如是故世之傳言不一在宮殿疏則曰方百四十里在楊雄則曰周袤數百里漢儀則曰方三百里也語之多少雖不齊等要之拓地既廣故說者亦遂展轉加侈也高帝開漢之二年命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則上林也者宜在許田之數矣至十二年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地令民得田毋收稾為獸食則是許人田作之地尚收稾桔故何之可除者賦之出輸稾者也百官表置令丞嗇夫以為定員則上林常為禁苑未嘗與民也方高帝時民口尚希荒萊未盡闢故苑中尚有空地可請至武帝時民齒蕃息耕墾益廣凡壽王舉籍之地皆苑外民間熟成之業也故帝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也夫取其成業而酬以草田則與籍奪何異東方朔尚能直言其犄然不能救也漢舊儀曰武帝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民貲貲不滿五萬徙置苑中人日五錢後得七十億萬錢

以給軍擊西域則雖許業苑仍使輸錢也許其齎剏
則猶今之佃作也至元帝時乃始捐下苑以予貧民
楊雄傳謂割其三垂者始是舉以予民也

上林賦一

相如之賦上林也固嘗明著其指曰此爲亾是公之言也亾是公者明無此人也夫既本無此人則凡其所賦之語何往而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責之故所向駁礙也武帝之有上林也本秦故地以秦苑爲小又從而開拓之正放秦而有加者也始皇既并天下志得意廣則遂歷覽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剏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間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乃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東海朐山以爲東門其意葢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卽吾之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卽爲吾門也此其侈大葢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不順其欲而逆折其爲則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也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其在賦體固可命爲敷敘矣而夸張飛動正是鋪叟使爲故楊雄指之爲勸也夫既先出此勸以中帝欲帝既訢訢有意乃始樂璁待其樂聽



而後徐加風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此其導之以勸者理葢出此也夫諷既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故舉一賦之語而歸之無有此子虛烏有亾是之名所由以立也

上林賦二

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虖西陂此賦語敷敘上林所抵也上林疆境設使其有數百里廣而此之數百里地者其能出没日月於左右東西也乎又曰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又曰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信斯言也則是此苑之南窮冬不凍而其北亘夏不暑也冬而不凍夏而不暑極天下之大并夷狄地而言之則交廣朔漠氣候乃始有此而此苑之境其能奄有交廣朔漠氣候以出此異也乎則子虛之虛其爲亾是而又烏有大不難見特今古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至於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惟此不爲寓言矣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爲派而其滻霸會合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疆境之外矣安能包該霸滻也而賦稱俊收乃

曰終始灞滻不知如何而能終始之也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丹水雖善傅會者亦不能通尚可強求乎

## 上林賦三

古惟楊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謂禁禦經營能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禦禁也禁約人與獸皆不得出也）則關中縱廣不能千里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以為殿門此則可得而有矣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也哉雄之此意正放子虛



以是公為之而恐人之不悟則於發首自敘其以而曰文王囿百里民尚云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遂云大裕民之與奪民也用雄此意以推想乎相如則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其於兩賦實一意矣若相如篇終致諷之言則遂明於楊雄矣曰隳牆填壍以與民者乃為知悟而食雉兎以獨樂者則為迷復也迷復也者如齊楚所賦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者也於千里而取九百里以為之苑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此正相如本意設操縱以施諷勸者也亦楊雄所采而立為文囿齊囿之分者也說者不知出此

乃從地望所與土毛所產校覈而較有無是諺語謂對癡人說夢者也班固曰以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故曰古惟楊雄能知此指也

## 漸臺 滄池 太液池

未央宮有漸臺文帝之夢鄧通王莽之死於兵皆在其處漸者漬也一作瀸音義同也言臺在水央受其漸漬也建章宮亦有漸臺郊祀志曰建章北有大池漸臺高二十丈名曰泰液王根治第亦有之百姓歌



曰土山漸臺西白虎然則凡臺之瀕漫于水者皆可名為漸臺顧王根為之則僭耳長安志疑王莽之在未央為漢兵所逼倉卒出避無由有暇得趨建章因疑兩宮各有漸臺也此其疑之是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則正與漢志所載相合最可據矣黃圖曰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其水蒼色故曰滄池此即水經言漸臺之在滄池者也漢書又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此之三山即是太液漸臺之詳也至黃圖曰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則未央似有太

液矣而漢志無之則疑黃圖不審也圖之下文又曰未央宮有滄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則此地本是滄池而誤為太液池也案昭帝紀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太液池則太液自在建章甚明而正史之於未央又無太液之文故予得以議其不審也然予於此別有疑焉

漸臺二（漕渠 飛渠） 王渠

未央據龍首山為基龍首之在渭濱者本高四十丈故未央殿皆出長安城上矣其為地既如此之高則安所得水而為此巨浸也水經於此甚有次第顧其



文不暢自耳凡漢城之水皆取諸昆明而昆明之水則自沉水以及樊杜諸水武帝皆嘗堰塞以入與之為廣矣水之既池而又北出也其下口釃為三渠以並城而行其先分一派自西而東橫亘城南之鼎路門已而東折以注青門（長安東面南來第一門）水經固謂之漕渠（漢明堂圓丘博望苑皆在漕渠之南）而呂圖亦具著渠迹暨至清明門外（東面南來第三門）合王渠以入于渭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來第一門名章門者於其旁設為飛渠東向入城注于未央宮之西以為大池是名滄池（滄或作倉黃圖作滄）此池之中有漸臺則未央漸臺也已而滄池下流循

殿之北向東而往逕石渠天祿閣桂宮北宮長樂宮皆用此水也未央地勢甚高而此水能自西而轉北以行是行乎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滄池下流有石渠者礲石為之以導此水自此以往凡水既周徧諸宮自清明門出城是為王渠王渠猶御溝也王渠至清明門外與漕渠合而北入于渭也（即上文王渠）第三枝則揭水陂也者自南而北徑趨建章先為唐中池周回十里已而從東宮轉北則為太液池其中又有漸臺即建章宮漸臺也漸臺下流入渭亦名滈水滈水本沉水傳寫久沉誤為沇沇又誤為滈（長安志）或曰



滈者水聲也非水也（右東自少陵原而暨龍首山之尾凡水地望悉用呂圖為據至漢都所引諸水地望悉用水經參以長安志）惟飛渠一語諸家無言其制者予以本朝架汴之事例之尚可言也

飛渠

本朝都汴城內有大水二其一自北趨南直貫都城者汴渠也其一自西而東橫亘都城者京水也（名金河水）太祖欲通京水使東下以達五丈河而中閡有所謂汴渠者為貫與京水交午而京水高於汴渠若決京注汴則必隨汴南流不能東出故遂於金水會汴之地架空設槽橫跨汴面其制如橋而金水河之水乃

自西横絕以東注乎五丈河也本朝名惠民河者是也乎意水經之謂飛渠者如架木橋渠而遂名之爲飛也飛者底不附土而沿空以行如禽之不以足履而以翼飛也蓋未央殿址據山爲高而明渠之欲入城也必有窪下之地中斷不接故架空爲渠使得超窪下而注滄池也飛渠之制恐必爾也

## 露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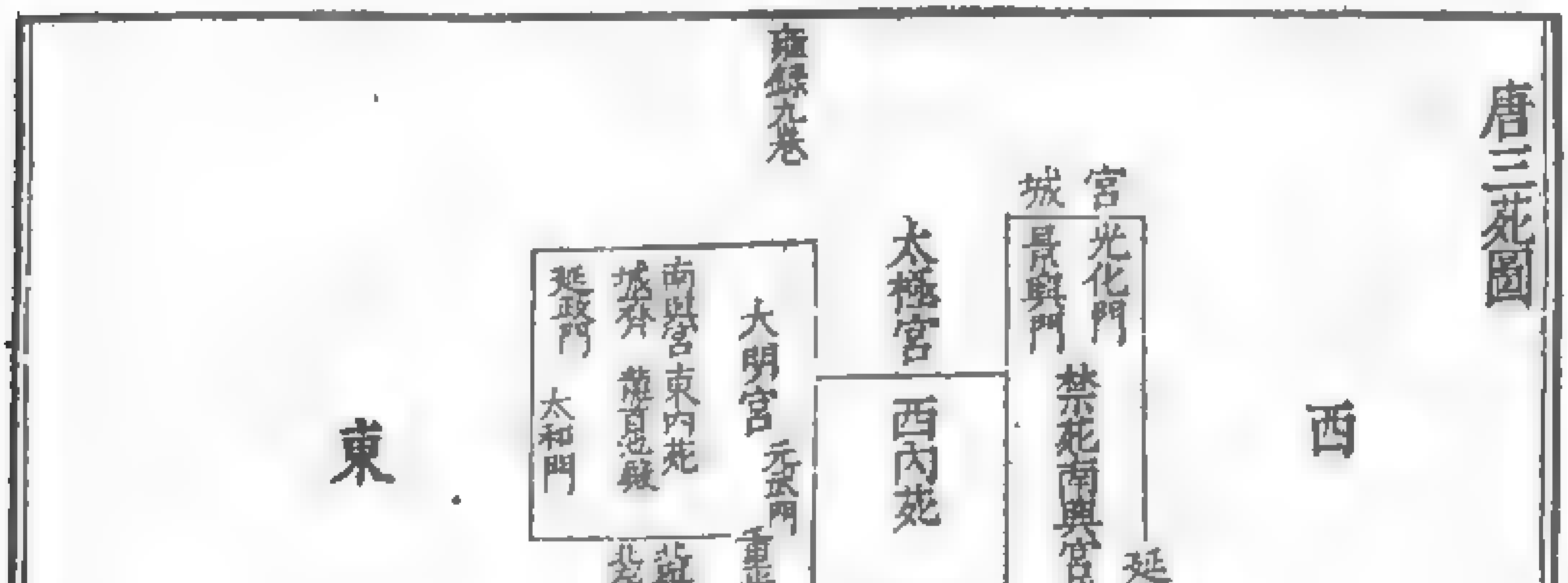
漢書文帝罷露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十道志曰漢文帝罷露臺於此然則驪山露臺正文帝已有



成基而惜費不肯竟役者也長安志曰露臺神廟在萬年縣東北四里寰宇記曰始皇祠也辛氏三秦記又云驪山顛有始皇祠不齋戒而往即風雨則是後人誤認漢址以爲秦祠也如昆明池旁有石婆廟蓋牽牛譌爲石翁織女訛爲石婆也古事如此極多初時大似可笑然而靈揚宜夜人以其神而遂信之也



## 唐三苑圖



## 唐三苑說

唐大內有三苑西內苑也東內苑也禁苑也三者皆在兩宮之北而有分別西內苑謹並西內太極宮之北而東內苑則包大明宮東北兩面也兩內苑北門之外始爲禁苑之南門也禁苑也者隋大興苑也其西則漢之長安四城皆在包并之內苑東距霸而北抵渭廣輪所及自周一百二十里而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二里（據所記知此若以廣袤約其道里當不啻此數也）中置四監監分領一方凡立四官四局以監之北軍営衛盡在三苑四監封畛之內而大明宮基乃取禁苑中射殿



地爲之則其廣可想矣若夫禁苑西面則又繞出太極宮之南故苑之南墻與宮城相齊芳林等三門是禁苑南出之門也東內苑在大明宮東直南而出亦與丹鳳門齊其南面延政門是東內苑南出之門也龍首池龍首殿皆在內苑之內不在大明宮垣中矣凡此三苑也者地廣而居要故唐世平定內外禍難多於苑中用兵也（呂圖兩京記）太宗武德六月四日之變建成元吉皆死苑中而高祖泛舟海池未及知也（海池却在太極宮內）中宗之誅二張元宗之平韋氏則皆自元武門資禁軍爲園而元宗幸蜀則自苑西之延秋門以出僖宗幸奉天則又出苑之北門也李晟自東渭橋入禁苑之東逐出朱泚而入屯于苑經宿市人遠者有不及知即此足以見苑之闊遠也矣

### 唐存古苑宮

太宗出征突厥高祖餞之蘭池宮宮之來已久若非秦刱亦必漢造也太宗幸甘泉宮猿昆明池則此宮此池皆漢迹矣

### 望春亭

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舊記多云望春宮其東正臨滻水也天寶元年韋堅因古迹



堰渭水絕滻霸爲潭東注永豐倉下（永豐倉下在渭水入黃河處虞之船司空也）以便漕運名廣運潭未幾滻霸二水沙泥衝壅潭不可漕付司農掌之爲捕魚之所（長安志元和志參定）

### 梨園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爲

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見唐曆唐志上素曉音律時有李龜年賀懷智皆能以伎聞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絕不類人間此之玉簫所陳者乃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軍因幸梨園又令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獻諸梨園亭帝按之會昌殿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梨園中矣唐末芳林十哲卽自此門入而交中官故十人者冠蓋芳林名號如鴻都賦徒也以史考之開元二年正月已罷梨園弟子上自教樂而其年七月焚錦繡珠



玉于前殿仍禁采珠玉及爲刻鏤器玩織帖縚索者又廢織錦坊若元宗果能身先天下如此之嚴則奇巧遂可無用矣然是年正月已置教坊立梨園弟子以敎法曲不知既有此輩帝肯服大布大帛以與樂會耶此司馬文正公所爲探微致譏也

奉誠園

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以貲甲天下正元末獻第爲奉誠園

事物

岐陽石鼓文一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周太王之都秦雍縣漢右扶風唐天興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籒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勉本字諱記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爲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爲之先隋以前未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籒不能爲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也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攷其語實皆臆度以言



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臮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臮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卽史籒體與古文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言之耶或其嘗有所本也

岐陽石鼓文二鼓文

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卽韓歆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

謂詭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
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有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
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
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
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
又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其可以
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
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
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
述之自耳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



字正作籀體似爲可證而大篆未必剏於史籀古鐵
又有可攷也辨在後合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
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
也

岐陽石鼓文三 宣王田洛成王蒐岐

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
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
縣西北也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
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古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
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固嘗出鎬而
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
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
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
明矣鼓辭旣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
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
其爲可疑寧且從一據之明者而王之猶愈於泛漫
臆度者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爲成王
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爲不備若較之
唐諦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
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爲從田其實閱



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
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已遂
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耳也此
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
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記物
傳遠則一意也

岐陽石鼓文四 古刻石漢石鼓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
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群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
金石以自爲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

前矣若夫斲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兩聞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亨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事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成識政於策策之為策豈其可為用器也歟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



是其託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與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策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元（本字諱）之廟有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見蔡邕集）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謂勳者蓋橋嘗剋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為鼓形願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撫倣古制與橋勳為

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於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岐陽石鼓文五（籀體）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以為宣鼓其亦近似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歟蓋藝文志記史蒼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衞常（本字諱）



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於大篆矣至其對為迹立論則遂通指籀篆以為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刱也王莽時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刱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

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爲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爲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爲籀書籀書之爲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 岐陽石鼓文六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爲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臮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從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稽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隷辟雍時嘗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虜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 岐陽石鼓文七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爲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敘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爲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爲之辨紹熙辛亥有以



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無栁皆不可讀而其粗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維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爲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與柳而鄭本乃作欄盖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佑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

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剏爲一鼓以補足之也



雍錄卷第九

# 雍錄卷第十

宋新安程大昌 著
明新安吳 琯 校

## 銅人

鑄銅爲狄象始於秦世漢亦倣鑄而又增大後漢以及曹魏都于洛陽嘗有所徙寘故記載叅互無所歸宿此雖不繫治亂而攷古者不容昧昧今校別而著之

### 秦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幷六國喜其爲巳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三輔舊



事曰鑄金狄立阿房殿前師古曰即翁仲也黃圖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幷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按此數說或云立或云坐以文考之則云坐者是也葢黃圖先云立於宮者猶言設此金人云耳而非謂其象之立乎宮門也故黃圖又申言金人坐殿前也漢魏

春秋曰魏明帝鑄翁仲坐司徒府前此之翁仲固魏明帝之所剏鑄然其鑄之之撫實本諸秦則其坐而不立亦必放秦也故予得以知其坐象之爲是也金人之外更有一臺高及三丈而董卓幷銷爲錢旣曰有臺則可以見其坐而不立矣漢與移寘長樂宮大夏殿長安志先敘秦宮引三輔故事云大夏殿始皇所造後於漢長樂宮又引三輔故事云漢徙秦金狄寘長樂大夏殿前則謂自阿房移寘長樂者是也葢漢世阿房宮室已自不存則銅人無由尚在阿房也及董卓入關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爲小錢銅臺即前



云坐高三丈者是也英雄記曰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毁天下大亂有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霸城漢蒯子訓傳曰人有於長安東霸城見子訓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年李賢注曰秦始皇二十六年鑄至此四百二十年

## 前漢

秦世所鑄特然銅人耳漢武帝從而增益之故建章甘泉所鑄者人旣持盤盤又加杯是爲捧盤金人也若自此兩宮以外徒人而無盤者尚不在此數也廟

記曰漢武帝即建章作神明臺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三輔故事盤高二十丈長安記曰仙人掌大七圍以銅爲之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此漢世建章之銅人也黃圖曰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毁椽桷皆化爲龍鳳隨風雨飛去此即甘泉之銅人也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服之欲以求仙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淸英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



之仙掌承雲表之淸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按凡此記此賦皆指武帝所鑄捧盤承露也

## 成毁徙移

武帝自鑄人以外別爲物象者不一上林則有飛廉觀飛廉神禽也建章則有鳳闕所謂上觚稜而棲金爵者是也龍樓門則有銅龍金馬門則有銅馬柏梁臺則有銅柱皆鑄銅爲之黃圖曰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取飛廉幷銅馬置之西門以爲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爲錢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仍

大發卒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東都司徒門外
又漢魏春秋曰明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
泣因留於霸城故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敘云魏明
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
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
下其歌曰魏宮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
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
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說



秦鑄銅爲長狄之象既倡怪矣武帝置銅盤承露和
玉屑欲以求仙則又增怪也至其它鑄銅以爲物象
如馬龍鳳飛廉之類則皆務以奇怪自喜者也後漢
及魏慕其奇怪而靳於糜費乃欲移已鑄之象而致
之於洛爲其事小故史傳不嘗詳載因此而興說甚
多今直即諸書之記徙移者而評之若霸城之象誠
爲魏氏所移則蒯子訓生於漢末銅人尚在長樂而
霸城乃在城外子訓行人也霸城固能來往而安能
即長樂宮庭而摩挲之也若謂爲董卓銷鑄之餘則
卓也志在得銅惟多是務先此洛陽銅物卓已盡毀
此之金狄各重千斤爲銅益多安肯銷十存二而待

魏人之徙移也則霸城所棄二狄決不在魏文帝之
世矣其先後可攷也若使魏方來徙人存而盤已折
則承露之具不全魏人安肯載之以東也則漢魏春
秋之說又不可信矣至謂銅人就載泣下則怪之又
怪者也李賀所敘又並此而加怪焉者也然賀之詩
辭曰衰蘭送客咸陽道又曰渭城已遠波聲小咸陽
渭城皆在渭北若銅人自此地徙移則必自甘泉來
甘泉銅盤元鳳間既已摧毀雖其榱桷亦化龍鳳則
漢昭之世已無銅人可徙而況能及曹魏也乎則謂
攜盤而出咸陽渭城者又謬也況魏明帝青龍之五



年已自改爲景初元年則魏世自無青龍九年賀之
說出於妄信至此益可見矣又況人盤力重長樂正
在平地徙之尚折甘泉山高險一名車盤爲其不可
直度而須迂向取徑若車盤然此之銅人豈可全體
移載也哉若予所見則有異矣華嶠後漢書曰明帝
至長安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故張平子
賦之曰其西則平樂都場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是也
然則漢武所鑄如飛廉龍馬之屬後漢明帝皆嘗迎
而取之其人力可勝者已遂致之洛都矣獨金狄重
不可前乃遂棄諸霸城而已然則徙移銅人者廼漢

之明帝而非魏之明帝也魏略所言正是誤認漢明以爲魏明世人隨而和之不足憑矣至魏略謂魏明别鑄翁仲則實有其理葢霸城二狄漢明雖嘗移棄而魏明慕鄉不已卒自剏鑄此則好奇之故理之必致也世人但見魏明剏鑄二狄故并移棄霸城者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時已嘗補鑄則董卓先在東都凡其龍馬皆嘗取之以爲錢材決不肯毁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崔浩之注漢書也嘗曰藁街在銅駝陌中顔師古譏之曰洛陽則有銅駝陌長安無也今從魏略推之景初元年旣嘗徙長安鍾虡駱駝則洛陌之駝安知不自長安徙來也則恐崔浩所知師古或未盡聞也以是知博物之難也

## 筆槖

趙充國傳曰張安世持槖簪筆事孝武帝十數年張晏曰槖契囊也近臣負槖簪筆顧問或有記也師古曰槖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槖簪筆者插筆於首也

## 東西廂 房序西清 朶殿 翼室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箱言似箱篋之形皃錯傳吳楚反景帝問袁盎計安出盎請屏人錯趨避東箱按此兩傳寢者露寢正殿也正殿兩旁有室即廂也車之有箱亦其義也詩曰東有牽牛不可以服箱與廂同也夫殿旁惟其有房也故呂后得以側耳而聽且語皃錯亦遂得以趨避其中也叔孫通傳著長樂朝儀百官班定皇帝輦出房房即箱也唐志元日冬至大朝會宴蕃國王設黄麾仗文武班集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夫唐儀之出序即漢儀之謂出房也司馬相如傳青龍蚴一糾反蟉力糾反於東箱象輿蜿蟬音善乎西清師古曰西清者西箱清淨之殿也其東曰箱以形言也即上文謂殿旁之房也其西曰清以清淨言也謂其地嚴潔無囂塵也賦體貴文故變新以言耳其實一也揚雄傳甘泉賦曰落方皇於西清西箱清閑之處也義亦同也書之翼室以鳥翼爲義也今世之名朶殿者取花枝旁出爲義也皆從東西廂而展轉立名者也此之稱謂歷世旣熟廊廡閣閣不必包殿爲房亦可名以爲箱也本朝汴京大内御藥院太清樓在西祖宗書閣自龍圖以下皆在其前故進職帶殿閣者訓辭多用西清正本此也



## 罘罳

罘罳者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瑣其狀扶踈故曰罘罳讀如浮思浮思者猶曰髣髴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罘罳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爲之名其在宫闕則爲闕上罘罳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爲陵上罘罳王莽斸去陵上罘罳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則禮經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爲雲氣蟲獸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戸者刻爲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戸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彫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



世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刻斷罘罳而去是眞網也此又沿放楚詞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爲承旨時詩曰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一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一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按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窻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爲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爲學士詩曰網索軒窻邃鑾坡羽衛重用微之語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如淳之釋青瑣謂爲門楣之格也詳見後篇

## 青瑣

漢給事中夕入青瑣門拜青瑣者孟康曰以青畫戸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者爲連瑣文而青塗也故給事所拜在此門也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如淳之謂門格今世名爲格子者是也亦宋玉之謂網戸朱綴刻方連者也以朱飾之而紅即爲朱綴以青塗之而青則爲青瑣其意制相通也門格再重者兩扳相合對鏤成文使皆中空



乃以紗帛漫幕其內是爲夾格也如淳之言揆之今世猶可驗也梁冀賈充第中皆有青瑣即是物矣此時習僭已久雖用青瑣人不以爲非也黃圖曰未央宫武帝時爲重軒鏤檻青瑣丹墀注曰青瑣窻也鮑照詠月詩曰玉鉤隔瑣窻李善曰瑣窻窻爲瑣文也然則青瑣門者門上鏤空爲連瑣之文而青塗之耳

## 祭天金人一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閒範金捏土朱繪而

其像通身黃色則皆本諸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爲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己遂并與金像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爲路徑神也見郊祀志日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像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像于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也夫惟寶其像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也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右地而又爲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以爲然也



祭天金人二

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其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爲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寘而不爲月氏所郤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爲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攷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閒一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閒有城焉名爲昭武昭武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爲匈奴所破則遂散竄乎葱領之西爲十餘國凡冠昭武爲姓者皆塞種也塞即釋聲之訛者也此地與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遂在其地而爲去病所得也用何說以爲主執而云自秦地而徙之月氏也



祭天金人三

漢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光已而舉以問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爲之說曰佛之靈能於其敎未行中國之前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候也金像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已徙入塞內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間奉佛者必多而又有金像爲之宗主則中國人爲其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像未得以

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傳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爲佛也

甘泉玉木

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瑞斌左思譏之曰果木生非其壤於義虛而無證也李善引漢武故事則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木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若如所言則是木也盡用珊瑚碧玉裝飾爲之其謂翠而青葱者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眞有是木根著其地也至黃圖則又有異矣曰甘泉谷比



岸有槐今爲玉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木即楊雄之謂玉木青葱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木本槐也而名之以爲玉木焉耳予即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指殆可類推也曰壁馬犀之璘瑞則非有眞馬眞犀也直以璧玉刻爲其形焉耳世固無壁馬壁犀也又曰金人屹以承虡者虡鍾虡也則比木虡加珍矣故誇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實非土毛而皆假物爲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爲可據也若指其木以爲槐亦自一時所見然槐

葉堅秋先零不貫四時其碧不長恐非雄之所寄也

萬年枝 豫章正女木

文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曰風動萬年枝李善曰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木十四株然竟不著其物色種類因何而名萬年也西京雜記曰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異木亦有制爲美名以標奇麗中有千年長生木十株萬年長生木十株此即元暉所引萬年之枝也耶既曰制爲美名以標奇麗則凡冬夏常不彫改者皆可名爲千年萬年也泊宅編曰吳興人撰徽宗時興畫學命題以試畫者曰萬年枝上太



平雀試者皆不知木爲何木雀爲何雀試已有問諸中官者應之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此亦據中官意撰耳而夫萬年實爲何木元無所本也以其名思之其類必爲冬青無疑矣而曰萬年千年者從其不彫而標之美名則自可意想也黃圖建章鳳皇闕人呼爲正女樓注之者曰司馬相如賦云豫章正女木長千仞大連抱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正節故以爲名則直以豫章爲正女木也木之更冬不凋者多有之矣松柏栝檜杉櫧桂楠未嘗改柯易葉若以命之爲萬年千年無不可者特不知果爲

何木耳夫木之主名難改矣而其制爲美名則黃圖之說必得其實也

荔支

黃圖上林扶荔宮以荔支得名元鼎六年破南越自交趾移種百株無一株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偶一株稍活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於道路至後漢安帝時交趾太守唐羌極陳其弊乃始罷貢按此即相如賦謂遝答離支者矣離支之實既至長安而繁然遝答或是夸言而謂離支有木在上林中則自可移種不可臆度以爲無有也



玉蘂名鄭花

唐昌觀玉蘂花長安惟有一株或詩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蘂形似略可想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以實其事則爲時貴重可知矣曾端伯曰韋應物帖云京師重玉蘂花比至江南漫山皆是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愛惜則是江南有花瓏鬆而白其葉可用以染者真唐昌之玉蘂矣（高齋詩話又云是瑒波壯時未知孰是）山谷曰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此花之葉自可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又高齋詩話曰玉蘂即今瑒花也予按瑒雉杏反玉圭名也瑒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爲朕花朕鄭瑒音亦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即有此花其葉類木犀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間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援皆斫其枝帶葉束之稍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籍礬石自成黃色則礬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二三尺者蓋土人不以爲材稍可燃爇爲樵之不容其長惟長安以爲貴異故其幹大於他處非别種也予家墊之西有山樊一株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闊一里人家香風皆滿比予辛未得第而歸則爲人所伐矣乃知唐玉蘂正是人能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之木也



登聞鼓肺石

唐六典大明宮有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兩閣下皆爲朝堂東朝堂置肺石西朝堂置登聞鼓（長安志館圖皆同）太極宮之太極殿其朝堂亦皆夾殿而左右對出故鼓石皆在殿旁朝堂之内也即六典所敘謂大明悉同承天之制者也沈括筆談曰唐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即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者也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如今撾登聞鼓也括之此言必有所本然朝堂不在殿門之外此石何由外出豈其唐亾宮殿已廢或欲移而乞之緣重而棄乃在闕外耶因其言而知肺石形象亦略有補然恐沈未得確也唐之有登聞鼓自高宗始會要曰時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事乃命東西廊朝堂皆置鼓則不獨太極大明兩宮有之雖東洛朝堂亦有也按通典刑法門載隋文帝制曰四方寃訟州縣



及省不為治者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以聞然則晉隋間已嘗置鼓矣會要謂抱屈人賫鼓詣堂當是唐人知隋世已自有鼓許之訴事故賫鼓自詣也然則朝堂置鼓已在唐前矣沈獨以鼓例石是但知登聞院有鼓而不知西洛朝堂已自有石也六典於刑部又曰寃滯不達聽撾登聞鼓又惸獨老幼不能自伸者乃立肺石之下立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撾鼓者右監門衛奏聞然則鼓可撾矣而肺石不可擊也但見人立石旁即知其有寃欲直也垂拱元年敕朝堂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會要六十四）則與沈語又復乖異也沈以意料而六典會要自載其時制法其可疑可信固有間矣

立仗馬

李林甫設事諭衆而求禁絕言路其說曰諸君見立仗馬乎常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立仗馬者馬之立乎仗中者也仗衛方立馬或嘶鳴輒斥退而換他馬惡其譁也顔真卿嘗論仗馬曰太宗勤勞庶政其門司式曰無門籍有急奏令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所以平治天下也即真卿此言而推之則太宗著令凡人不預通籍者



如有急奏亦許乘此二馬而有司引使入奏也其於招言防壅可謂至矣至唐會要亦記仗馬詳其所用則與太宗初意全不相類矣天寶八載敕自今以後南衙立仗馬宜停其進馬官亦省謂之進馬則非臣下之所得乘矣又曰十二年楊國忠又奏置立仗馬及進馬官則馬之與官至此皆復而其所立名義特擬供御則求言本意全華易矣至大曆十四年閑廐使奏準例每日於月華門外立馬兩疋（月華門在宣政殿）仗下歸廐廣德後無馬可支即并與奏御之馬亦廢而不供矣當時以進馬之不可闕也而降命使之復置

復支則無許奏事人乘馬之文矣然則太宗招言之
馬既已變爲供御之馬而執牽之官又名進馬則是
專擬進御而臣下不復可得乘跨也太宗設馬初意
至此而全泯沒矣此其變易之機正與元宗設圖而
開元之無逸遂爲天寶之山水同一意也若其改制
之後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則全以御馬之食食之
以肅仗之禮責之則其初時臣下得乘之制全無本
祖矣臣下欲望乘以入奏其可得耶至於進御之馬
惡其嘶鳴則尚有可攷者矣唐北都有過馬廳韓渥
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敎嘶注云上馬

必中官御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
則未御之前不令嘶鳴者是林甫指爲一鳴輒斥者
也北都者河東太原府也元宗以高祖起義此地故
建爲北都北都使宅卽高祖舊居也既爲留都而過
馬之制仍放正都故北都亦有過馬廳也國朝之制
每御後殿立馬兩行於仗衛中鞍轡皆爲龍飾則是
放唐進御之制無復太宗來言之制矣宜政間有嘗
爲内諸司者爲予言後殿前殿中間有露行無屋處
索馬乘御而過

魏證宅

魏證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内封演見聞錄
曰證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爲營造輒謙不受洎證
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
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之子孫哭臨三
日朝士皆赴弔唐傳所載亦同惟百官赴弔出於詔
命則與封說差異耳然唐世君臣共知欽重正直於
此可見矣至白居易傳則又有異焉曰李師道上私
錢六百萬爲證孫贖故第居易時爲拾遺當元和四
年建言證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世不能
守陛下宜爲賢者子孫贖而還之師道人臣不宜掠

美帝從之若如居易所言則是太宗殿材所造之寢
至元和猶在開元中不嘗遭火也特子孫不能保有
而遂貨鬻之耳予詳思其理開元間所火當是殿材
之爲正寢者耳而他屋不嘗皆火也直以清貧之故
子孫盡舉其有而鬻之居易深探太宗重證之意欲
其還贖使事出朝廷而不出臣下也至會要所載又
異於是曰元和四年上嘉魏證諫諍詔訪其故居則
質賣已更數姓析爲九家矣上出内庫錢二百萬贖
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據此所記與居易傳略同當
是會要又欲歸美憲宗不欲出自臣下建請耳

慈恩寺 進士題名前進士 先輩

在朱雀街東第三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 名進昌坊 正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此寺故名慈恩南臨黄渠水竹森邃爲京師之最寺西院塔崇三百尺神龍後杏園六月十五日進士關宴悉於塔下題同年中能書者題名其上 於寶雜錄 雜錄則曰張莒實始爲之遂成故事而錢希白南部新書則曰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塔下題名後人慕效遂爲故事未知孰是元和中李肇著國史譜曰進士得第謂之前進



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亦謂之關宴或曰及第後還未及第時題名卽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其相推尚亦以先得第者爲先輩先輩之語雖起唐時然其來已久漢宣帝制學生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亦得爲文學掌故唐語之謂先輩前進士者取其得第在先故以爲言也

感業寺 武后爲尼

正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僊其年卽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爲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爲尼以處之此寺之東又有道德寺亦尼寺也改造道德寺爲崇聖寺充太宗別廟永徽五年太宗忌日高宗詣寺行香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欲以間蕭淑妃之寵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 以通鑑長安志及呂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云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則安業者是也

薦福寺

薦福寺在朱雀街東本蕭瑀宅天授元年改爲薦福寺院東有放生池周二百餘步傳云卽漢世洪池陂

香積寺

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肅宗時收



長安陳于寺北唐本傳云距豐水臨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葢寺在豐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利以待之也

安國寺與唐觀興唐寺

安國寺在朱雀東第四街之長樂坊若興唐觀則與之同坊而興唐寺別在向南一坊矣開元八年營造之初勑令速成其興唐觀卽毁興慶大明兩宮別殿而取其材以爲觀矣而興唐寺材亦殿材也其天尊殿卽興慶宮之通賢殿也門樓卽大明宮之乘雲閣

也至於精思堂即以白蓮花殿爲之而老君殿亦以甘泉殿爲之後至元和八年又增非其舊觀之地北距太極宮城因是有複道以爲行幸之所長安志則知毀殿爲觀固以徼福要之亦便遊幸也教坊實在其地即可見矣至夫通賢乘雲白蓮花甘泉等四名者既經改毀史冊之書宮殿者遂沒其名以此知古來宮殿難得其明矣

太清宮太微宮紫極宮

隋開皇間已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禮閣新儀

唐家以老子爲祖天寶元年田同秀言老子降丹鳳門外於是置廟後改此廟名爲之宮二年加號大聖祖又敕西京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諸州爲紫極宮十二載又加帝號每歲四時修朝獻之禮初建廟取太白山白石爲帝眞像袞冕之服當扆南向元肅二宗眞容立侍左右每天子有事于南郊即先朝謁太清宮張巡起兵帥吏士哭元元皇帝廟廟即睢陽郡之紫極宮也紫極宮凡外州皆有本朝置天慶觀許就以紫極宮爲用

唐昌觀

在京城東有玉蘂花劇談錄詳載有說在前



興聖尼寺

在朱雀街西通義坊本高祖龍潛舊宅

崇德坊崇聖尼寺

進士櫻桃宴在此寺佛牙閣上長安志



雍錄卷第十終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

（宋）李心傳撰

清乾隆三十[illegible]年鮑廷博鈔本（四庫進呈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心傳長於史學，凡朝章國典多所諳悉。是書取南渡以後事蹟分門編類。甲集二十卷，分上德、郊廟、典禮、制作、朝事、時事、故事、雜事、官制、取士、財賦、兵馬、邊防十三門。乙集二十卷，少郊廟一門，而末卷別出邊事，亦十三門。每門各分子目。雖以雜記爲名，其體例實同會要。蓋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互相經緯者也。甲集成於嘉泰二年，乙集成於嘉定九年。書前各自有序。周密齊東野語嘗論所載趙師羼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韓侂胄僭逆之類，悉無其實云云。蓋採拾羣言失眞者固亦不免。然於高、孝、光、寧四朝禮樂、刑政之大，以及職官、科舉、兵農、食貨，無不該具。首尾完贍，多有馬端臨文獻通考、章俊卿山堂考索及宋史諸志所未載，故通考稱爲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王士禎居易錄亦稱其大綱細目，粲然悉備，爲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當必於是有徵焉。其書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並冠以國史本傳暨宣取繫年要錄指揮數通。今惟寫本僅存。案張端義貴耳三集序，稱心傳告以朝野雜記丁戊二集將成，則是書尚不止於甲乙二集。而書錄解題及宋史本傳均未之及，殆以晚年所輯，書雖成而未出，故世不得見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十卷宋布衣李心傳伯微著有自序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屑皆錄之野史之最良者竊歎南渡君臣偏安苟延心傳能留心世故悉著于篇有心哉其不忘君父之讎者乎惟是第七卷目錄下一行云此卷與後十一卷舊鈔已載言宋板原缺但廢作者之心姑錄其目以陷希攷第十一卷目錄下一行云宋板原缺今查二卷俱全盡從他本補鈔者文獻通攷題甲乙二集共四十卷其自序云類載凡六百五事驗之相符當是足本心傳號秀巖隆州井研人趙氏門志作字微之疑誤錢塘吳城識

吳校未補二十四字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

心傳年十四五時侍　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

玉牒所藏

金匱石室之秘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才大夫之議

論每念

渡江以來紀載未備使

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閒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乃緝

建炎至今朝野所聞之事凡不涉一時之利害與諸人之得失者分門著錄起丁未迄壬戌以類相從凡六百有五事勒為二十卷或謂心傳曰子之是書同學者之所宜究心也況言人之善而不及其惡記人之功而不錄其過是書之行于世也則宜雖然子以論著之餘而記聞見之故凡有所取則未及乎亂者必以為見遺凡有所揚則不足乎揚者必疑其見抑吾懼夫兩端之怨謗將不得免子安用此以賈禍也可不慮哉心傳謝曰下國山野之人上而名卿才大夫下而岩穴幽棲之士其未之識者衆矣走而朝廷四方久而二萬七千八百四十有八旬之事其未聞與未知者亦不少矣事苟有

司子美按改荀手○愚意當是嗣子之誤耳

所畧人苟有所遺簽孤陋寡聞之罪非敢去取乎其間也司子有所得屢書不一書而後已可乎哉既以告人遂筆其辭于編首嘉泰二年冬十月晦秀嵒野人李心傳伯微甫序



#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

宣取

高宗皇帝係年要錄指揮

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兼太子詹事曾晙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右庶子汪逵朝請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諭德兼權中書舍人曾從龍朝散大夫新除軍器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禮部郎官黃景說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充賀金國生辰國信使黃中朝請大夫新除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李壁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鍾文子奉議郎兼守軍器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國子司業陳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章拯文府求校昧當劄子照得見太常博士李道傳之兄心傳究次高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經寫成淨本未敢自擅投進欲

乞
朝廷特賜
敕奏令直傳繳
進仍乞降付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伏候指揮嘉
定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依
付出
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指揮
朝請郎雷讀閣待制新潼川府路安撫使知瀘州臣許
奕狀奏臣竊惟士有懷才抱藝遠莫能自致者方聖明
之世碩使之終老無聞爲臣嘗惜之臣伏見隆州鄉貢
處士李心傳博通群書尤熟
本朝故事嘗謂
中興以來
明君良臣
豐功盛烈雖已見之
實錄等書而
南渡之初一時私家記錄往往傳聞失實私意亂真垂
之方來何所考信乎是以輯科條編年紀載專以日曆
會要爲本旁采別錄 天下放失舊聞可信者取之可削



者缺之可疑者辨之集衆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久而成
編名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該兵部尚書楊輔前年奉
命召嘗取其所錄
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寫成五十冊欲以進
上會中道改除不果臣頃家
恩兼修
玉牒亦得此書細其所列凡例條目多合綱目詳細詞
義粹正敘足以備史官采擇心傳志行高潔久壓
試兒舉不復就試近來上書值史院所首與之比籍知
一毫希望意臣謹昧死繳
進伏乞
睿慈
賜以
乙夜之覽仍
宣付史館俾推心傳半生辛勤專一之功不遂泯沒其
于
一朝大典實非小補所有上件
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五十冊謹隨狀上
進以

聞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震越惶懼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奉議郎太常博士臣李直傳狀奏准尚書省劄子
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曾賜等劄子竊見道
傳之兄心傳裒次
高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繕寫成淨本乞賜
敷奏令道傳繳
進仍乞降付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奉
聖旨依臣今遵依
聖旨指揮所有上件
高宗皇帝一朝編年之書名繫年要録計一百卷修寫
成五十册謹隨狀上
進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震越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貼黃臣照得新知瀘州府許奕已曾繳奏上件繫
年要録伏乞
睿照嘉定五年五月　日奏
聖旨降付國史院

元本人刪理舊
莫叙作人帝



朝省坐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取索
孝宗
光宗繫年要録指揮
臣竊惟國家典章莫重史冊唐朱敬則初成史稾見稽
推為董狐號敬則方請別求名才以重史選張說就家
修史李元紘謂史事秘嚴請令以書就館參會譔録裁
則史職至重名才難逢館閣纂修事存國體以敬則有
董狐之稱而猶以求才為請則不逮敬則者蓋亦推賢
而遜能以張說居通顯之極而元紘尤欲其就館纂脩
則臣士之有志于斯者宜使輸能而來獻臣以謏聞幸
逢盛時偶被采擇與聞汗簡伏惟
近旨重修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實録疊矩重規鉅蹟盛美如日月之昭明而
莫窺其經緯如海岳之沚負而莫究其高深雖
聖世多才宰司遴選人希班馬家敓沈吴其間如臣實
為濫叨欲效遜能之義少輸報
上之忠竊見隆州進士李心傳剌志前聞究心史學嘗
著
高宗繫年要録見謂該詳經聞探討

元本農馬之志吳校作智

阜陵典章亦有端緒
累朝聞見會粹實多苦心忘疲歷歲滋久若蒙
聖朝兼收博採特下本州取其續成之書以備考訂誠
網羅放失之意或令身自齎帶來赴
闕下俾諸史官參會纂錄恐于
兩朝大典必有補裨用敢僭言冒干
聰聽若心傳農馬之智得罄效于
明時則微臣竊特之羞亦少洗于識誠干犯
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
進止准批送禮部行下隆州取索李心傳上件



要錄繳申尚書省府
國史院遵奉
聖旨指揮下轉運司鈔錄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繫年要錄公牒
國史實錄院　牒成都府路轉運司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攸修
三朝正史
孝宗皇帝

辨集或辦集之誤

光宗皇帝御集
光宗皇帝寶訓并攸修
孝宗皇帝實錄並合要文武臣僚內侍士
庶之家及僧道等處應被受或收藏
聖語　聖訓　御製　御筆　手詔注解
經義詩頌題跋雜文等臨使內行在從本
院取索鈔錄其臨安府及諸州軍欲乞令
諸路轉運司嚴切遍下所管州軍縣鎮等
處見訪如有被受之家借本鈔錄委官點
對無差漏申繳赴院不得因而搔擾仍出
賞募人投獻如稍多者乞從本院保明優



與推賞今來所修
正史　御集寶訓實錄事體至重全藉搜
訪移文手內外官司取索但于合用文字
參照攢類其所承官司視為文具不即依
應是致難以辨集候
指揮七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並依劄付院當院今訪聞隆州井研
縣李宗簿宅鄉貢進士李心傳所述續
孝宗皇帝朝繫年要錄請

貴司移文行下隆州疾速賫繳札差人前
去李宗譔宅鈔錄委官點對無差؛裝背
成冊申發赴院以憑參修照用若或繪畫
編類到
光宗皇帝朝繫年要錄一就鈔錄赴院照
用勿得違滯須至公文者
牒候到請遵從令降
聖旨指揮疾速移文行下鈔錄前項所要
文字裝背成冊申發赴院守等參照使用
幸勿違滯仍先希休應公文回示謹牒

嘉定十六年九月　日牒
朝請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
官吳
中奉大夫行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喬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脩官
兼實錄院檢討官徐
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魏
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

中大夫中字
下疑有脫字

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葛
中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
撰朱
朝請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
錄院同修撰杜
中散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程
大中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目錄

卷第一

上德后妃王主宗室附

高宗誕聖

孝宗誕聖

光宗誕聖

寧宗誕聖

壽康宮進香

孝宗諸孫

廢元育宗子



高宗恭儉

高宗聖學

孝宗聖學二事

孝宗恭儉

昭慈聖獻孟皇后

顯仁韋皇后

仁懷朱皇后

憲節邢皇后

憲聖慈烈吳皇后

成穆郭皇后

成恭夏皇后

太皇謝太后

慈懿李皇后

恭淑韓皇后

中興奉親之禮

本朝母后宮名

英宗妃嬪

哲宗妃嬪

德壽妃嬪

重華妃嬪



壽康妃嬪

元懿太子

秀安僖王

崇憲靖王

莊文太子

魏惠獻王

邵悼肅王

兗沖惠王

郯沖穆王

郢沖英王

豫國公梴
吳興郡王柄
信王璩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秦國康懿大長公主
和國長公主
隋國公主
嘉國公主 光宗三公主
郡縣主
僞親王公主

本朝宗室侍從
宗室狀元宏詞童子舉
三祖下宗室數
保州宗室
宗女奩具
宗室賜子
大宗正司兩外宗廢置

卷第二

郊廟 宮省祠觀陵寢附
南北郊明堂
郊丘明堂之費
當畏罷祭廟
太祖正東嚮之位
九廟七廟之制
太廟景靈宮天章閣欽先殿諸陵上宮祀式
光堯廟號議
高宗 孝宗配饗功臣
中興典祀
渡江後郊廟宮省
今圜丘 青城齋宮

京太廟
今太廟
景靈東西宮
今景靈宮
今大內 慈壽宮 太學 三省 臨安府
祕書省
玉津園
睦親宅 秀安僖王府 嘉王府
內中神御殿
萬壽觀

太一宮
佑聖觀
寧壽觀
延祥觀
顯應觀
祚德宮
毘國祖宗神御
昭慈永佑攢宮議
攢宮五使
昭慈永佑顯仁永思永阜永崇六攢宮
山陵非宰相護送
成恭成穆慈懿恭淑四攢宮
元懿太子攢所
莊文太子園
秀安僖王園 漢王秀王祠堂
永佑永獻喪制


卷第三


典禮
尊號
年號





經論南巡後禮樂
恭謝
大朝會
親耕
視學 幸秘閣
大閱
燕射
北戎禮物
北使禮節
奉使出疆賞賚
崇義公
衍聖公
群臣家廟 神版祭器
列聖拜朔表
龍門賜雨具
百官肩輿蓋
教坊


卷第四


制作
八寶

三省樞密院印

虎符 九

入宮殿諸門號

禮神十二玉

景鐘

飲福金爵

五輅

七寶輦

渾天儀

紀元統元會元曆



統天曆

神宗．哲宗新實錄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實錄

四朝正史

紹興 乾道 淳熙 慶元敕令格式

淳熙事類

紹熙 淳熙 慶元寬恤詔令

兩朝聖政錄

中興禮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九朝通略 東都事略

中興館閣書目

監本書籍

卷第五

朝事一 建炎至淳熙

高宗即位冊文

中興定都本末

褒錄元祐黨籍

籍記崇觀姦邪

臨軒疏訣

叅政分治省事



修政局

經界法

籍記監司郡守

隆興臺諫

隆興和戰

孝宗革冗官

上書補官

乾道郊賜

孝宗總核名實

淳熙慶壽禮

大理獄非得旨不許送理官宅

福建經界

軍中代丞毀減

淳熙臧否郡守

經筵轉官裁省

役法總要

卷第六

朝事二 紹興至嘉泰

道學興廢

學黨五十九人姓名



御筆禁言舊事

慶元罷臧否

慶元臧否縣令

紹熙許薦士嘉泰罷泛舉

執政子孫任祠官

姚次韓論繳奏

裕民五事

慶元聚要段目五十事

何自然論薦舉

監司郡守至官交割庫金

郡守銓量

嘉泰減奏薦

建炎至嘉泰申嚴贓吏之禁

近歲部用缺

嘉泰禁私吏

卷第七

時事

張魏公誅范瓊

處州義役 范與義役

襍事

宇文肅愍死事

何文縝建元帥議

朝士投匭免知在

大臣奪情服終

趙元鎮用伊川門人

鄭亨仲卻併掌利權

節度使以軍禮見宣撫

虞并甫長者

陳魯公鎮物

張魏公薦士

趙溫叔使北
韓子師折虜使
蘇文忠贈官
保任京官連坐
張敬夫遺表
王瞻叔與王時亨爭禮
罷守越境省親
奉祀洽陰賓
陳子長築紹熙堰
卷第七
故事

潛藩州建軍府名
百官轉對
大臣賜書閣名
宰臣生拜太師
親王生拜太師
建隆至嘉泰宰相異數
中興宰相久任者
宰相位公孫封國
中興宰相封國數
一國封兩公

宰相追封王爵
中興諸將封王數
中興外戚封王數
高宗朝參政最多
小兩制除執政
中興左揆數
本朝宰執父在恩數
國朝父子祖孫兄弟宰執數
渡江後父子兄弟建節數 三世 五世
本朝未三十知制誥未四十拜相者

中興學士秉政者
渡江後學士再入三入者
國朝學士久任再入三入者 二事
父子兄弟入院數
西閣久次
非進士除內外制臺諫經筵史館事始
中興講讀官節料
制科宰執數
詞科宰執數
狀元大拜數

父子祖孫兄弟狀元父子兄弟賢良
狀元舉制科
狀元年三十以下數
狀元十年執政五年持橐人數
狀元三年執政省元二年持橐
狀元特任子
近臣舉御史
南班宗室及堂後官主管事始
舍人引嫌不草制
舍人草內制



檢正讀錄黃
密白
給舍不許到街奏事
禮官與學士爭詔旨
官誥式
前從官許服紅帶
紫衫
國卿服涼衫紫衫
渡江後賜墓碑額
大臣謚之極美者

定謚不許更易
渡江後改謚

卷第八

官制一　中朝官
丞相經綸建隆至乾道相名更易
御營使御營宿衛使
都督軍馬同都督
都督行府
督視軍馬
制國用使同知國用事
參知政事



樞密使
知樞密院事
樞密副使
簽書樞密院事
同簽書樞密院事
陞朝官除簽樞
樞密參用文武張說本末
外戚典樞密
樞密院屬官

三省樞密院賞功司
拾遺補闕
直學士院 權直學士院 學士院權直 行宮直院 翰林權直
庶官兼侍講
翰林講讀學士
史館專官 陸務觀本末
提舉秘書省
提舉太史局
六院官
環衛官



內侍兩省
閤門

卷第九

官制二 外路官

宣撫使
宣撫處置使
宣撫副使
宣撫判官
宣撫使官屬
招討使
招撫使
招撫處置使
制置大使
制置使
宣諭制置使
宣諭使
撫諭使
鎮撫使
發運使
經制使



都轉運使
總領諸路財賦
館職為總領
提點鑄錢
武臣提刑
提舉常平鹽茶
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
兵馬都鈐轄
諸軍都統制

副都統制
統制統領官
卷第十
官制三 封爵官職功勳吏祿
皇子除官例
親王贈官例
宗室兩鎮節度使
知大宗正事
宗室奉使
宗室知舉及任學官
三公備官
太師並除
文臣節度使
外戚節度使
兩鎮三鎮節度使
兩國公主夫人
恩蔭節度使
宦官節度使
郡公不著開國字
執政為閣學士



元豐寺令
以朱刷之

庶官除次對
外官除次對
寄祿官分左右
中散大夫以祿式
減年對賣歷磨勘
選人改官額
奏舉京官
減舉吏員
改官須入
廣南攝官
宮觀使 祠官供給
功號
檢校官
勳官
天聖至嘉泰四選人數
堂後官
省部樞密使吏額
州縣吏額
卷第十一
取士 選舉 學校 鄉飲酒

制科
乾道制科恩數 李仲信本末
制科六題 淳熙再試制科本末
博學宏詞科 試格既例附
三歲取士
四科
類省試
國子監解試 有官試別試附試
諸路解試
四川類省試官

宗室差試官
懷挾之禁
諸路同日解試
避親牒試
潛藩恩試
初出官人銓試
試教官
試刑法
新科刑法
覆試權要子弟

鎖廳人不為狀元
新進士期集
國朝三元
制策入三等
新進士賜射
廷試賜燭
殿試詳定官別立等
詞臣臨廷試
四川類省試稱首恩數隆殺
宗室鎖試發官

武舉換文 換武
童子舉 三朝推恩人數
童子賜出身
秘書省類書
特奏名賜
太學養士數
國子監試法
武學
釋褐狀元恩例
太學補試

蜀學
宗學
釋奠宗子侍祠
文宣王鎮圭
鄉飲酒
卷第十二
財賦一 天下財賦細目 折帛鹽茶酒
國初至紹興天下歲收數
景祐慶曆紹興鹽酒稅絹數
兩浙歲入數
東南折帛錢
兩川畸零絹估錢
四川上供紬絹綾錦綺
兩川激賞絹
兩川綿估錢
兩川布估錢
廣西折布錢
總論國朝鹽筴
淮浙鹽
廣鹽



福建鹽
蜀鹽
蜀中官鹽
解鹽
茶
總論東南茶法
江茶
建茶
蜀茶
夔州茶
東南酒課
四川酒課
夔路酒
卷第十三
財賦二 常平義倉
常平苗役之制
長僱錢
義倉
經制錢
總制錢

經總制錢額 廣西經總制錢
四川經總制錢
田契錢
稱提錢
月樁錢
折估錢
免行錢
超引錢
身丁錢
僧道士免丁錢



田四廂錢
市舶司本息
祠部度牒
東南軍儲數
四川軍糧數 關外諸州附
行在諸軍馬草
關上諸軍馬料
都下馬料 淮浙江東沙田蘆場本末

卷第十六
財賦三 田幣

官田
省莊田
屯田
營田
關外營田
圩田
圭田
僧寺常住田
金銀坑冶
銅鐵鉛錫坑冶



東南諸路鑄錢增損興廢本末
○淮上鐵錢
鑄錢諸監 紹興慶元權銅
川陝鑄錢
東南會子 見錢關子
湖北會子
兩淮會子 四川錢引 錢引五十界

卷第十七 關外會子 鐵錢會子
財賦四
國初至紹興中都吏祿兵廩

渡江後郊賞數
三司戶部沿革
左藏庫 會計錄
左藏南庫
左庫封樁庫
內藏庫 激賞庫
御前甲庫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合同憑由司
修內司



國用司
権貨務都茶場 [illegible]
豐儲倉 外路椿積
淮東西湖廣總領所
四川總領所 二事
諸州軍資庫
公使庫、
建炎紹興戶口數
四川元豐紹興淳熙戶口數
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弊

卷第十八

兵馬
三衙廢復
八字軍
御前諸軍 御營五庫 三護營[illegible]
三衙親營本末
紹興內外大軍數
乾道內外大軍數
關外軍馬錢糧數
四川廂禁民兵數 成都飛山軍 威[illegible]揀兵



利路義士 忠義人
興元良家子 忠義強用 中軍 敢勇
荊鄂義勇民兵 京西湖北 義勇義士
淮南萬弩手 山水寨民兵
湖北土丁刀弩手
黎雅土丁 嘉定威茂土丁
龍州寨子弓箭手
湖南鄉社
廣右土丁 廣東保伍
夔路義軍 施黔 敢勇 義兵

瀘南夷義軍 沿邊勝兵
福建保伍
殿前司左翼軍
殿前司摧鋒軍
京西湖北神勁軍 淮東強勇軍
○湖南飛虎軍 附
成都義勇軍 雄邊軍
平江許浦水軍 江陰左翼摧鋒 延祥江上水軍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武軍 忠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

諸軍効用
秦川買馬 歲收茶帛數
廣馬
淮馬
三衙松江諸軍取馬數 綱馬水陸路 另一條
廣中直驛馬
孳生監牧
御前軍器所 器中物料所書斤重價值等附
四川作院
舟師戰車

卷第十九
邊防一
靖康建炎紹興大臣和戰守避說
十三處功
建炎三大戰
富平之役 二事
兀朮犯江浙
吳玠和尚原之勝 仙人關之勝
岳飛襄陽之勝
紹興失河南

韓世忠大儀之勝 揚存中藕塘之勝
卷第二十
邊防二
酈瓊叛盟
虞丞相采石之勝
李寶膠西之勝
劉錡皂角之勝 林
高宗建康東歸
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榷場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目錄



此為兒子紹寅自廣西左江寄來舊是鈔錄欲傳寫矣又是校本續又以趙清常本補校者也惜失去乙集尾帙六卷為可恨耳予舊有轉錄查氏本匯前輩借季滄葦本補完缺佚有識語云借花山馬寒中本校勘不知出何人手脫衍舛誤可互相補正因檢勘一過無虛多病不耐久坐殊多疏漏也因并誌　辛巳閏月

秀岩李氏所著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乃
三朝繫年要録之張本也
高廟一朝成書既久已為
金匱石室之藏
阜陵
崇陵之書、述續有緒、行上送
宮、學士大夫、恨未之見也、雜記甲乙凡二集、總四十卷、
其間
中天百年豐功盛烈、與夫禮樂刑政之條目、典章制度
之沿革、兵戎食貨之源流、莫不咸在
三朝要録之綱要、實備于此、
宣取指揮
史院文牒、其著于右、使引用者知是書之所載、皆已經
進之事實、不復致疑焉
是書蜀都　辛氏刊行已久、今依元本摹刻以
廣其傳、但其間有事涉忌諱者、不敢不隱、幸鑒

當作十月八日以思陵錄正之續目三月登遐恐誤。再以周文大思陵錄是十三月無疑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一

上德一 王主宗室附

## 高宗誕聖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 徽宗第九子母曰 韋太后大觀二年五月二十夜生于宮中（以其日為天申節）八月封蜀國公二年正月進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封康王靖康元年十一月被旨使河北金人軍前議和閏月至相州除河北兵馬大元帥二年五月朔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七月幸揚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進幸江寧八月復幸臨安十一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溫州四月進幸越州紹興二年正月又幸臨安四年十月又進幸平江五年二月還臨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進幸建康八年三月復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建炎紹興三十六）遜位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崩于德壽宮壽八十一十五年二月權攢永思陵（初年二十一即位五十六）



## 孝宗誕聖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諱昚字元永 高宗第二子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生于嘉興府（以其日為會慶節）初名伯琮紹興二年五月鞠于宮中三年二月除貴州防禦使賜名瑗五年六月封建國公十二年正月進封普安郡王三十年二月立為皇子封建王更名瑋四月賜字元瑰三十一年十二月扈從幸建康三十二年二月還臨安五月立為皇太子更今諱六月十一日受內禪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七年（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遜位五年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崩于重華宮壽六十八權攢永阜陵（初年三十六即位六十二）

## 光宗誕聖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諱惇 孝宗第三子母曰郭皇后紹興十七年九月四日生于藩邸（以其日為重明節）二十年二月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三十年五月轉榮州刺史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乾道七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四月領臨安尹九年四月罷尹事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參決機務十五年正月赴議事堂與宰執議事又詔每遇朝殿令侍立十六年二月二日受內禪即皇帝位在位五年（紹熙）遜位六年慶元六年八月八日崩于壽康宮壽五十四其年十二月權攢永崇陵（初年四十三即位四十八）



## 寧宗誕聖

寧宗皇帝名擴 光宗第二子母曰 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以其日為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

五月吳校一作三月

右千牛衛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五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奉 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即皇帝位初年二十七

元本李友獻吳校一本作李倦

## 壽康宮進香

上始受禪趙子直議以祕書省為泰安宮已而不果乃以 慈懿皇后外第為之宮 光宗不欲遷因以舊福寧殿為壽康宮而更建福寧殿 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一朝于壽康時 光宗聖體未平猶不得見慶元四年八月丙戌上朝恭謝 上皇聖躬已清復將率群臣詣宮上壽既而不克行五年八月丙戌以重明節前

抄本無國公同名四字



十日 上初詣壽康宮進香詔書降諸道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京官大父母父母年八十選人小使臣大父母父母年九十庶人百歲並與官封致仕官員即年八十賜服三品餘官七十服緋綠及十年並改賜民有大父母父母年九十以上免身丁錢諸道賑貧錢米蠲之加賜行在諸軍如雪寒錢例宰輔皆進官一等特進右丞相和國公京鏜為少保封鄭國公少傅保寧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韓侂胄為少師封平原郡王 太皇太后弟保順軍節度使提舉祐神觀謝淵為太尉 太上皇后姪昭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李孝友保信軍承宣使

知閤門事李孝純並除節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甘昺以兩宮宣力備竭忠勤特遷二官其餘次第行賞

## 孝宗諸孫

孝宗皇帝五孫莊文太子下曰掾國公挺 魏惠憲王下曰左千牛衛大將軍榛次吳興郡王柄 光宗皇帝下曰保寧節度使挺次摭挺皆早卒 寧宗四子其長曾紹熙四年春生于嘉邸時 光宗已屬疾而子亦早夭故不及名既受禪 恭淑皇后生兗沖惠王埈邠沖溫王坦楊貴妃生郢沖英王增皆不育吳興一子曰材之州團練使埈生三歲而夭慶元五年四月追賜名贈官



云

## 慶元育宗子

上既失兗王戊午歲用 高宗故事取燕王宮希字行之子與原翰之宮中已而連失邠郢二王庚申冬遂以為觀察使賜名曮云

## 高宗恭儉

高宗在維揚時每退朝即御殿旁一小閣垂簾獨坐前設一素木桌子上置筆硯蓋閣四方奏章于此閣內惟二小璫侍側凡白璫若內夫人奏事 上出閤外視之御膳惟麵飯煎肉炊飯而已鎮江守錢伯言嘗獻宣和

所留器用其間有螺鈿椅桌　上惡其靡亟命于通衢
毀之　上晚年大劉妃有寵恃恩驕侈盛夏以水晶飾
足踏　上偶見之即命取其一以為御枕妃惶懼撤去
自是宫無復踰制者矣

高宗聖學

紹興末　上嘗作損齋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
為燕坐之所　上早年謂輔臣曰　朕居宮中自有日
課早閲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後尚書率以二鼓罷
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讀一過胡康侯進春秋
解　上置之坐側甚愛重之又悉書六經刻石置首善
閣下及作損齋　上亦老矣因自為之記刻石以賜近
臣焉

孝宗聖孝二事

辛巳歲　上視師建康　建王實從每早晩二疏必具
上起居飲食狀及群臣進對中外問奏之事以達中宮
逮還都降悉出示其書盈篋　上見之大喜
孝宗天資純孝初受禪　高宗駕之德壽宮　上步出
祥曦殿門扳輦以行及宮門乃止翊日過宮屬天新雨
泥淖被路　上皇命龜乘輿至殿門　上亟駐輦門外
趨立庭下　上皇嘉歎久之曰每見吾兒則喜不自勝隆
興初　上以兵逮下辭未克盡兩宮之奉乾道元年二
月朔始從兩宮詣四聖觀　上親扶　上皇上馬都人
驩呼以為所未嘗見此可謂以天下養矣

孝宗恭儉

淳熙中　上作翠寒堂于禁中以日本國松木為之
不施丹艧其白如象齒嘗召趙丞相雄王樞使淮奏事
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　上曰松聲甚清遠可勝絲
竹子瞻以風月為無窮信哉（上雅敬文忠居宮中止稱子瞻或稱東坡）　上
又指殿東檜曰此去禁閫無數十步　朕過花時亦未
嘗來往其間遣人折數枝來觀爾苑中臺殿皆　太上
時所為　朕居常以竹杳覆設太上來則撤之　太上
至宮徘徊周覽每興依迹之歎頗訝其不雅飾也　上
恭儉勤政如此

昭慈聖獻孟皇后

昭慈聖獻孟皇后其先洺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也
哲宗在位　宣仁聖烈皇后以六禮聘之　宣仁崩后
廢　徽宗立　欽聖憲肅皇后共政復為元祐皇后還
居禁中　欽聖崩又廢靖康二年冬　欽宗議尊為元
祐皇太后時城已破命未及宣張邦昌借立冊為宋
太后自外第入居西宮邦昌將還政先復　后為元祐

皇后垂簾聽政　高宗即位加號隆祐太后先往杭州
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肆逆　后垂簾聽政賊平始正
尊號曰皇太后　上事　太后如事母居同宮其秋
上將東巡命執政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　后往
洪州太廟神主天章閣神御偕行非軍旅銀帛除拜皆
于簾前關決舟過落星寺六宮及後軍舟飄覆者數十
椎　太后舟無虞其冬虜犯洪州　后幸虔州避寇衛
兵皆潰虜追不及而還四年　上駐蹕會稽遣資政殿
學士盧益奉　后還明年四月崩于行宮之西殿年五
十九初謚昭慈獻烈已而改今謚云　后兄子忠厚字



仁仲靖康初以承議郎知海州建炎初遷顯謨閣直學
士明受撤簾除鎮漢軍節度使　后大祥拜使相封信
安郡王累官少師判紹興平江建康府紹興十一年嘗
為樞密使二十七年提舉祕書省院

顯仁韋皇后

顯仁韋皇后開封人　高宗母也初入宮為侍御崇寧
末封平昌郡君大觀初進婕妤宣和末累遷婉容　上
出使進封龍德宮賢妃建炎元年遙尊為宣和皇后
顯肅崩問至上尊號曰皇太后紹興九年　后有歸耗
上命有司豫作慈寧殿于禁中遙上冊寶十二年七月

后自東平登舟九月　上逆于臨平晉安郡王從　上
見　后悲泣　后聰明有遠慮每謂　上給使者不必
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使人希旨恣肆間
言自古兩宮失權未有不由此者　后季弟淵性暴橫
不循法度　高宗以其不可近民若居官有過難以行
法終不予官積十有餘年聞　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
王令迎于道上其後　后朝景靈宮淵見　后出言諷
戒坐削官安置英州已而追還之十九年　后年七十
正月朔　上即宮中行慶壽禮凡親屬皆遷官二十九
年　上復行慶壽禮于慈寧殿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



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官封之宰相該率百僚詣
文德殿稱賀國朝慶典自此始九月　后崩年八十權
殯永祐陵神主祔太廟韋氏至節度使者凡三人后姪
孫璞妹為魏惠憲王夫人紹熙初璞以司農卿除煥章
閣待制論者以為不然遂換明州觀察使

仁懷朱皇后

仁懷朱皇后開封人武泰軍節度使伯材女　欽宗元
妃也政和末　徽宗臨軒備禮冊為皇子妃宣和七年
十二月立為皇后追封伯材恩平郡王　后既北遷遂
不知崩問慶元三年　憲聖慈烈皇后崩朝論以　后

手　憲聖妯娌也明年乃還上尊謚曰　仁懷以九月
二十五日為大忌五年十二月遂奉　仁懷　憲聖二
后神御奉安于景靈宮焉其舊人今猶存

憲節邢皇后

憲節邢皇后祥符人世后曦后嘉恭簡公煥女也　高
宗在康邸宣和四年四月納之封嘉國夫人靖康中
高宗使舒齊不于河上　后留居蕃衍宅建炎退　后
從兩宮北遷建炎初遙冊為皇后擢煥徽猷閣待制右
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浚言　祖宗之法后
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　上納其言改煥



光州觀察使著為令紹興二年冬煥疾病　上念之始
拜慶遠軍節度使俄卒于臨安　上將臨奠而近臣有
言乃止久之追封安王十二年夏北境報　后從　顯
仁來歸將壓境而以計聞喪歸陪葬永祐陵淳熙末謚
憲節

憲聖慈烈吳皇后

憲聖慈烈吳皇后京師人也父近以　后貴卒官武翼
郎後追封吳王　高宗在維揚　后年十四入宮少長
封新興郡夫人　上自海道還進才人又進婉儀時
邢皇后在朔庭後宮惟　后與張婉儀為上列而　后

讀書萬卷翰墨尤絕人由是寵遇日至紹興十二年春
張氏卒夏拜　后為貴妃秋　顯仁皇后來歸明年遂
正位宮壼先是　太后數以為言秦檜曰　太后有定
命陛下奉行可也即率群臣上表于是降制　孝宗時
累加號曰　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　光宗即
位　后當為太皇太后以　壽皇故通更號曰　壽聖
皇太后紹熙四年加號隆慈備福五年　后年八十
上行慶壽之禮其秋　孝宗崩始正尊號云慶元元年
加崇曰　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三年冬十月
后屬疾丙申赦天下十一月庚子　后崩于慈福宮年



八十三後四日郊禮成宣遺詔　皇帝服齊衰五月
上特出手詔服期年　后毋儀四世吳氏王者二人
節度使七人從子琚字子居有吏才嘗為尚書郎部使
者既秉旄稍為藩帥他外戚皆莫及焉云

成穆郭皇后

成穆郭皇后　孝宗正配也曾祖若節西京左藏庫副
使祖直卿奉直大夫父瑊以父任積官右朝散郎充秘
閣修撰　上即位拜鄂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明年遷
昭慶軍承宣使卒追封榮王　后毋淑國夫人宗室女
也　上為普安郡王時聘之封咸寧郡夫人薨紹興三

十二年五月追立為皇太子妃八月追冊為皇后以左
僕射陳康伯為禮儀使初謚恭懷　孝宗嫌之改安穆
及營阜陵更今謚　后生四子一女子莊文太子愭魏
惠憲王愷　光宗皇帝邵悼肅王恪恪與嘉國公主俱
蚤薨　孝宗既受禪待郭氏恩禮甚隆　后弟師禹
師元淳熙中官不過承宣使　上不私戚里蓋如此師
元不及建節而卒　上將內禪師禹始除節度使慶元
中封廣陵郡王　后薨年三十一權攢于北山之脩吉
寺

成恭夏皇后　太皇謝太后



成恭夏皇后　太皇謝太后皆　孝宗繼配也　上在
潘邸福國郭夫人已薨　吳太后以夏翟二美人賜
上實　后閤御侍也時甫平亦選賜二人而普安恭儉
好書不趁聲色　高宗賢之由是定為嗣普安既為
皇子明年二月癸亥詔封夏氏為賢妃翟氏為婉容蹤
年　上皇手詔冊妃為皇后而拜婉容為貴妃乾道三
年六月　后崩年三十一謚安恭　后既崩中宮虛位
將十歲淳熙三年秋貴妃因侍　上過宮　上皇語
上曰大哥且與了卻此一段　上承命而退八月庚辰
上皇遣大璫張去為至都堂傅旨立翟貴妃為皇

后明日午後執政奏事　皇后歸姓謝氏後五日召詞
臣周必大對選德殿退而草制其詞有曰早從舊邸之
游蓋膺庭闈之命又曰因乳保而作方進繼當從舊譜
于汝南推源派而紀謝安盡逐復華宗于江左　后性
恭儉既受冊內膳日進一羊力丐免及初供膳不敢先
嘗復以進御故事當得兵船亦固辭服澣濯之衣有數
年不易者　上嘗以諭輔臣且曰　本朝后妃卻是多
賢　朕之修身齊家誠若無愧所少者功業未成耳十
六年　上禪位上尊號曰壽成　孝宗崩稱　皇太后
慶元初加號慈佑六年秋稱　太皇太后夏執中者



恭安后弟也曾祖令吉為吉水簿因家江西其父協客
于袁之某寺生一子一女女少聰慧大閹張去為所因
納諸宮中其後將正宮闈始命袁州訪夏翁所在而翁
亡矣有　旨即瘞所為圖寺且訪其弟執中以聞

慈懿李皇后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父道為湖北帥有相師皇甫坦者
至其第道命諸女拜之其中女　慈懿后也皇甫見之
驚曰此天下人母我奈何受其拜邦人皆以為狂道心
獨喜　孝宗聞坦語即為恭王聘之時莊文太子妃妹
錢氏同選入宮中外皆心擬錢氏而　后竟選隆興二

年二月封莘國夫人郊禮成進封定國乾道七年三月
降制立為皇太子妃淳熙十六年二月立為皇后紹熙
五年七月稱　太上皇后明年九月加號壽仁慶元六
年六月崩于壽康宮年五十六

恭淑韓皇后

恭淑韓皇后其先相州人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六
世孫也右諫議大夫省華生忠獻忠獻生尚書左僕射
魏文定公忠彥忠彥生司農少卿治治生資政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吳元穆王肖胄肖胄生益王協協生太
尉寧遠軍節度使同卿同卿生后后實第二女也淳熙十



二年　孝宗為平陽郡王擇婦　后與其姊偕選入宮
而　后當兩宮意八月歸于邸第封新安郡夫人十六
年三月封崇國夫人　上受禪立為皇后慶元二年十
月行冊禮六年十一月崩年三十六明年塟于　慈懿
皇后攢宮之東廣教寺先一年同卿已卒擢其子　為
承宣使諡同卿曰恭靖王　后曾季祖侂胄官至太傅
封平原郡王最貴顯

中興奉親之禮

昭慈聖獻皇后之在建康也有司月奉千緡而止　后
生辰別奉緡錢萬時朝廷用度不給故其禮不及承平

吳校進封才人

吳校冬綿五千兩

時其後　顯仁后自北來歸歲奉錢二十萬緡（月奉萬緡冬年）帛二萬餘匹（寒食生辰倍之生辰絹萬匹春冬綿年各三千匹綾羅二千疋）冬綿三千
兩酒日一斗羊三羊　高宗在德壽宮　孝宗命有司
月供十萬緡　高宗以費多詔減其六萬及　孝
宗在重華命月進三萬緡而已　上受禪詔　太皇太
后月奉緡錢二萬　皇太后萬五千　上皇太后五萬
而重華宮別給二萬焉

本朝母后宮名

本朝母后宮名萬安（明章獻后）保慶（章惠楊后）慶壽（慈聖光獻曹后）崇慶（宣仁聖烈高后）慈德（欽聖憲肅向后）聖瑞（欽成朱后）隆祐（昭慈聖獻孟后）崇恩（昭懷劉后）
寧德（顯肅鄭后）慈寧（顯仁韋后）慈福（憲聖慈烈吳后）壽慈（壽成惠慈謝后）



英宗妃嬪

張修容　英宗後宮也蓋　溫成皇后從妹又克佐宣
徽南院使淮康寧節度使修容名位本微　哲宗即位
自昌平郡君進封夫人　徽宗立又進婕妤至大觀初
以八寳恩始進令秩建炎四年從衛　隆祐皇太后卒
于虔州年七十八

哲宗妃嬪

慕容貴妃魏修容　哲宗後宮也初並為御侍崇寧元
年春慕容氏始封才人魏氏封昌平郡君大觀元年夏

婉儀或是婕妤之誤不然或有脫文

吳校云一本無叔字

魏氏亦封才人二年春並進封美人靖康之難六宮皆
北去惟　先朝嬪御得免乃建承慶院以處之紹興三
年夏以　昭慈聖獻皇后大祥推恩並進婕妤祿賜如
式久之慕容氏進婉儀魏氏進修容十三年冬修容卒
婉儀少在宮中與　顯仁皇太后相厚及　太后歸就
慈寧之養十四年冬　上諭執政特拜婉儀為賢妃制
曰藻鑑精明獨前知于聖母閑心芳潔今娛侍于東朝
二十二年薨年八十贈貴妃

德壽妃嬪

潘賢妃張賢妃劉貴妃張貴妃　高宗後宮也潘氏家



東都　上在康邸納之生元懿太子及即位將冊為后
右丞相呂好問諫以為不可乃以為賢妃擢其叔父永
思為帶御器械太子薨妃侍　隆祐后居江西紹興十
八年薨張氏亦家東都建炎中為才人紹興十年累遷
婉儀十二年卒贈賢妃劉氏臨安人父懋以恩至昭慶
軍節度使妃紹興十年入宮為紅霞帔十六年封才人
轉婕妤婉容二十四年春拜貴妃時有小劉氏者以紹
興十七年入宮轉宜春郡夫人二十三年封才人二十
八年冬進婕妤妃與婕妤皆有寵宮中號妃為大劉娘
子婕妤為小劉娘子三十一年秋婉儀生事放歸其家

吳校乾道三年

吳校召拜婉容為貴妃十二年秋薨

自便官告令有司毀抹淳熙十四年秋妃薨張氏其先
祥符人與宗室忠州防禦使伯驌有連初封永嘉郡夫
人乾道六年封婉容淳熙七年追封　太上皇帝淑妃
十六年進貴妃紹熙元年薨紹興中又有馮美人韓吳
二才人皆寵幸後皆廢吳氏名王奴中宮近屬也三十
二年夏使致封淳熙末又有李王二才人俱明豔　高
宗愛之及上賓　壽聖每見之常感悟　孝宗聞特許
自便舊非常制云淳熙間又有信安郡夫人咸寧郡夫人平樂王夫人咸寧郡夫人新興康夫人高平郡夫人錦堂宗夫人南寧馮夫人春安張夫人宜室章夫人共十餘人並無品秩

重華妃嬪



蔡貴妃李賢妃張貴妃陳淑妃　孝宗後宮也蔡氏初
入宮為紅霞帔乾道三年封和義郡夫人淳熙三年進
婉容父潭歷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十年秋以篤老拜
宜州觀察使及拜婉容為貴妃十三年秋薨李氏初入
宮為典字淳熙三年冬轉通義郡夫人七年冬為婕妤
九年春生女不育明年秋卒贈賢妃時李燾在　經筵
因夜直嘗諫　上以後宮寵幸多宮中妄費　上曰朕
老矣安得此聲迹惟蔡李妃用三萬緡他無費也張氏
初為紅霞帔封同安郡夫人進婕妤婉容十四年春拜
為妃陳氏初封新平郡夫人淳熙十二年冬進美人十

四年冬又進婉容紹熙元年春拜爲妃　上在位雖久後宮無寵幸於外間者乾道中又有宜春韓夫人信安陳夫人淳熙中有永寧劉夫人新平黄夫人南平閻夫人永陽王夫人平原黄夫人紹熙中有新安梁夫人高平宋夫人信安傅夫人新安吴夫人壽安韓夫人咸安吴夫人縉雲朱夫人此十五人無品秩

壽康妃嬪

黄貴妃張貴妃武才人　光宗後宮也淳熙末　上在東宮旁無姬侍　高宗以和義郡夫人黄氏賜之黄氏淳熙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封郡夫人及即位拜爲妃紹熙二年冬薨　上在壽宮聞之始得疑疾自後宗戚大臣以薨來聞者多不信矣張氏東宮舊人也初爲紅霞帔　上受禪進婉儀

吳按作東宮供奉官報也



慶元三年秋拜貴妃武氏初封同安郡夫人紹熙五年春進才人又有潘夫人符夫人二張夫人並止郡封無品秩凡宮中之制郡夫人以上始稱房院

元懿太子

元懿太子名㬢　高宗後宮潘賢妃子也建炎元年六月生于南都九月拜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三年春苗傅劉正彥爲逆以㬢爲皇帝改元明受　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其年秋薨于建康初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爐置于地宮人誤蹴之仆地有聲太子應時驚搐不止　上命斬宮人于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

秀安僖王

秀安僖王　高宗兄行也王名子偁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五世孫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譮令譮生王第進士爲嘉興令丞　孝宗實王第二子紹興二年五月既被選召王赴都堂審察改左宣教郎通判湖州俄除直祕閣賜五品服建國公就傅遷左朝奉郎充祕閣脩撰知處州臣對請奉祠命給祿如郡守累官左朝奉大夫三年秋告老遂薨于秀州有司擬　普安所服十四年正月詔侍從臺諫議之議者謂解官如宗室



南班故事　上曰始議養宗室子今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乃贈王太子少師　普安爲皇太子内出詔書加贈王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　孝宗既受禪不敢顧私親逮光宗繼統而　高廟几筵猶未除故缺其事紹熙元年夏始詔即園立廟如濮王例班譔王長子伯圭字禹錫初以門蔭補官紹興末以右宣議郎通判明州　上受禪數月　上皇有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台州稍遷待制直學士歷知明州積官朝奉大夫端明殿學士淳熙初始行慶壽禮推恩中外　上皇令換節鉞遂拜安德軍

吳校云師字下本有首致二字標目鮮表史五子則當有叢悉請查

節度使數月加開府儀同三司九年秋遷少保封榮陽
郡王永思攢殯為把使十五年秋遷少傅夏六年夏
遷少師始稱皇伯紹熙元年五月遷太保封嗣秀王二
年夏判大宗正事三年夏遷太師永阜陵成除中書令
辭不拜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乃除兩鎮節度使慶元
中薨追封崇王謚憲靖張夫人 孝宗母也五世祖耆
仁宗朝樞密使貴侍中 孝宗即位 上皇有旨夫人
給內侍中請給乾道三年三月薨于吳興詔賜輟視朝
五日 上素衣成服于苑中稱皇伯母訃者謂 高宗
褒崇之禮 壽皇謙抑之義前後兩盡可謂萬世法矣



伯圭諸子初皆補京秩歷牧伯部使者紹興熙後並換
南班長師令為使相

莊文太子

莊文太子初名愉紹興六年用 祖宗緦麻親例補右
內率府副率二十一年更名愭二十八年除右監門衛
大將軍榮州刺史三十年 孝宗為皇子四月徙拜蘄
州防禦使三十二年九月拜少保永興軍節度使封鄧
王乾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初太子在藩邸喜作詩
及升儲而諸王宮教授黃石因面對論東宮不宜以詩
文為學 上大喜除校書郎仍不試石字北老永嘉人元年九月入館[illegible]

吳校補上巾發哀于別殿

一月罷小善自此權用三年秋太子得傷暑病醫誤進藥疾遂劇
乃急召醫師王繼先于福州 高宗 壽聖皆親至東
宮視疾 上憂懼為之赦天下後三日太子薨年二十
四禮部太常寺言故事無皇太子薨禮齊武帝文惠太
子薨有司奏御服期朝臣齊衰三日六宮不從服唐憲
宗惠昭太子薨輟朝三日今做古制皇帝為太子服期
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六宮並不從服文武百官服齊
衰一日而除皇太子宮僚服齊衰三月臨七日而除自
舉哀至成服日皇帝不視事 上凡再至東宮命宰臣
奉謚冊小大祥皆以執政官行禮焉子挺 搢



魏惠憲王

魏惠憲王愷以紹興十六年補右內率府副率三十年
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四月除貴州團練使三十二年九
月拜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慶王乾道七年
二月拜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淳熙
初求朝徙判明州易鎮永興成德七年二月薨于明州
年三十五訃聞 上泣然曰朕向來越次建儲者正為
此子福氣差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詔祠部尚
書謝廓然致爭兩浙轉運副使韓彥質致其柩禮部侍
郎齊慶胄護喪 上服白羅袍素紗持其巾發哀于別

吳校三衛沿江諸軍

殿王性寬慈　高宗尤所鍾愛　上雖以宗社大計出
王于外然心獨念之賞賜不絕焉子柄

邵悼肅王

邵悼肅王愭早薨乾道二年九月追賜名贈淮康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兗沖惠王

兗沖惠王埈　上第二子也慶元二年六月生　太皇
太后以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七月丙戌德音
降天下死罪囚釋流以下詔臨安民元年晴霽之稅民
有曾大父母者免丁役錢二年戊子流人呂祖儉徙謫



等皆量移內郡戊戌　皇后曾孝祖能曹除使相奉祠
父同卿寧遠軍節度使母安國夫人莊氏封兩國夫人
兄族除直秘閣后閤官吏皆進秩二等隨龍人一等礙
止法者特遷之未幾皇太子得驚風病八月薨其生才
四十七日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葬北山寶林寺

邠沖溫王

邠沖溫王坦慶元六年正月生二月德音降雜犯死罪
以下囚釋徒以下諸道賍賞錢悉蠲之加賜三衛沿江
諸君如雪寒錢例八月薨追賜名贈官九月瘞駒陀與
福院

郢沖美王

郢沖美王增慶元六年十一月生未幾薨

榮國公柢

榮國公柢以乾道元年六月生甫周時除福州觀察使
封榮國公　祖宗以來累朝不見於　欽宗在東宮得
子蔡京奏除節度使封崇國公王黼得政以此事傾京
言其以東宮比人主　欽宗入其言降高州防禦使
孝宗為皇子往文自述剌除兵防實用此例至是　上
受禪未久遂得嫡長孫　高宗聞之諭輔臣率百官稱
賀既建儲遂封公爵明年太子薨其母弟慶王　恭王



皆奉朝請　上遲回者數歲既而以一　恭王英武類已
遂立之時虞雍公允文為相也初莊文既除服柢與其
母錢妃出居外第九年春薨贈武當軍節度使追封榮
國公謚熙初　上念莊文無主祭者乃以宗子希璱為
之子賜名搢命為千牛衛大將軍搢　太祖九世孫也
曾祖　祖父皆不仕（祖宗時昭成太子陳王恭王有子皆夭詔以近屬為之後今立子蓋特命也）

吳興郡王柄

吳興郡王柄淳熙四年生于明州始除右千牛衛大將
軍魏王薨還居行在　孝宗將禪位拜耀州觀察使封

元本興作典今改正。

吳校億上□慈福兩處疑有脫字

嘉國公故事親王之子初除小將軍七遷爲節度使宣仁垂簾吳益王諸子例拜大將軍遙郡刺史紹聖後不然 孝宗在位諸王子初授亦大將軍而柄再遷封國公用優得也 光宗即位進永興軍承宣使封許國公久之又進封吳興郡王命未出而止 紹熙五年七月封徐國公慶元元年三月復封王領昭慶軍節度使壽聖慈烈皇后復上開府儀同三司柄日甚 孝宗愛之淳熙十二年始就傅以館職黃度沈思爲學官度元初制曰 孝皇憐愛甚以鍾愛 太上念皆立以垂慈故見貴寵云柄蓋信安郡夫人卜氏所生慶元初特加國號



信王璩

信王璩字潤夫 太祖七世孫也父子彦王初名伯玖紹興四年夏鞠于禁中 憲聖慈烈皇后以爲己子六年正月賜名除和州防禦使九年三月拜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聽讀資善堂以朝臣爲贊讀十五年二月進封恩平郡王與普安並就外第號東西府以館職二員通兼兩王府教授自宗藩並建道路切切頗有異言三十年三月拜王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出居紹興府人情始定 上命葺茶鹽司爲府第儀賜悉以上

吳校一階

供經總錢湖田米給之 孝宗受禪王入朝加拜少保徙節靖江乾道七年省紹興府宗正司改王醴泉觀使淳熙六年遷少保十四年冬 高宗升遐王入朝奔喪因得疾明年秋薨年五十九追封信王子師淳師瀾師瀚師滸師淳才五歲初命爲武翼大夫榮州刺史乾道九年從王入侍何遷忠州團練使進永州防禦使淳熙七年冬詔以師淳年及二十特進二階除在外宮觀給真俸師瀾初命亦如之師瀚師滸初命皆武翼大夫稍遷遙刺師瀾早卒紹熙初詔師淳換南班進瀚真除刺史命滸以通判團練使奉祠



吳校云一本無神宗朝一句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仁宗第十女也母曰周貴妃嘉祐中封永壽公主 英宗即位進榮國長公主神宗朝進 國大長公主 哲宗朝改周國 徽宗朝進韓魏國政和三年閏四月更封賢德懿行大長帝姬高宗建炎初復爲公主改秦魯國降德陽郡王錢景臻曾祖曰吳越忠懿王祖曰樞密使英文僖公惟演父曰寶文閣直學士暄 二帝北狩主留居京師建炎二年冬朝揚州時兵革未寧主與其家之閩中避狄紹興四年夏請朝詔居紹興府移台州七年秋入見 上禮之

是日上自具衣冠見之飲食[illegible]有[illegible]主

甚厚見必先揖十二年再朝慈寧宮其冬薨于行在年
八十三　上臨奠故事當舉哀成服時以其度之朝故
不行但輟朝五日子忱紹興末終少師瀘州軍節度使
榮國公庶子愃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
城司先忱卒忱子福禮守慶和乾道初參知政事終御
文殿學士謚惠肅端禮子象祖守同叔慶元末為兵部
尚書出知建康府今以權閲學士奉祠

秦國康懿大長公主

秦國康懿大長公主　哲宗第三女也降少保昭化軍
節度使和國公潘正夫封韓國公主政和中改淑慎帝

姬建炎初復為和國長公主紹興中避亂抵婺州八年
夏入朝　上自具衣冠見之飲食十二年　顯仁后來
歸主自見于道十九年再朝行在遷居之三十二年
孝宗受禪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薨主諸子皆
為承宣使國朝故事公主子始命為武翼郎遷遙刺孫
宣義郎曾孫承奉郎四世孫承務郎女封郡主孫女封
恭人云

和國長公主

和國長公主　徽宗第二十女也母曰懿肅王貴妃政
和三年夏封柔福公主尋改帝姬靖康二年春從駕北
狩紹興十二年　太后歸自北方言帝姬于去年夏死
于五國城年二十九以其骨歸十三年追封

隋國公主

隋國公主　徽宗第三十四女也靖康初封恭福帝姬
建炎三年薨追封

嘉國公主　光宗三公主

嘉國公主　孝宗長女也　孝宗二女次生五月而夭
不及封嘉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用宗室緦麻親任節度
使女例封明人三十年封永嘉郡主明年卒乾道二年
追封　光宗三女長齊安郡王次文安次和政皆早亡

紹熙元年冬追封為公主

郡縣主

自渡江以來未有王姬下嫁者仍福國長公主之適高
世榮也奩具凡二十萬緡視承平時已殺　高宗無女
孝宗二女　光宗三女俱早薨紹興十六年和王女樂
平縣主當出適時歷事草創乃命大宗正司主婚淳熙
十三年魏惠憲王女安康郡主適羅氏　上命主執婦
道如家人禮賜甲第居之又詔南庫給金五百兩銀三
千兩為奩具羅小校才名良臣以恩轉承義郎除閤門
祗候後十餘年卒于浙西總管

一本作贛州
晉考

僞親王公主

靖康末天屬既已北去獨信王榛至河北逃歸馬擴等奉王屯趙州五馬山寨　上聞以王爲河外兵馬都元帥建炎二年秋山寨爲虜所破王不知存亡建炎四年上在會稽有自虜中逃歸稱柔福帝姬者帝姬　道君女華王桓同産也詔宣政使馮益內人吳心兒驗視遂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下降永州防禦使高世榮明年有自稱徐王棣者知虔州仁壽韓迪聞于朝　上遣國子監丞李愿逆之既至審驗則富順男子李悖也遂坐誅時又有婦人自稱榮德帝姬〻〻在東都嘗適曹晟荆南鎮撫使解潛以聞按驗則婦人易氏也亦杖死于是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彥引唐代宗之言告　上曰吾寧受百欺冀得一真三年春乃詔皇族有脫虜來歸者令州縣驗實以聞許推賞　顯仁后來歸之歲有入內習官徐中立者言柔福北遷適其子還而死詔福國長公主題屬詐冒下大理雜治大理言稱公主者乃東都乾明寺尼李靜善也法　當詐假官流二千里冒請俸賜計錢四十七萬九千餘緡爲盜欺官私以取財物準盜論罪止流三千里節次入內起居爲闌入至御在所者斬以上並該赦外馮益破旨識認之時靜善與益對坐



吳校一千五百五十一人○以紹針校之二百爲是

元本臣之禮

謂　上爲兄條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大不恭十惡罪至死不赦詔決重杖處死益至獄不承訊問乃伏法寺言該赦後制勘歷妄當罰金情重奏裁詔除名昭州編管未行復釋之世榮積官常德軍承宣使奉祠至是改正追奪後以又任復爲班行乾道中特除閤門祗候江西兵馬都監云

本朝宗室侍從

本朝宗室侍從自宣和至嘉泰凡十九人一　太祖下令鑠（寶文閣待制）令詪（戶部侍郎）子崧（端明殿學士）子晝子直子櫟（寶文閣直學士）子譚子厚（戶部侍郎）伯圭（端明殿學士）師訓（工部侍郎）師夔（顯謨閣待制）師羣（戶部侍郎）　太宗下不棄不泯善堅（工部侍郎）不逵（華文閣待制）魏王下彥中（中書舍人）彥橚（煥章閣待制）聞彥逾（工部尚書）



宗室狀元宏詞童子舉

宗室爲狀元者乾道初汝愚中宏詞科者淳熙初彥中中童子舉者慶元中崇嶷三年六月己卯崇嶷亦能誦六經免文解云

三祖下宗室數

宗正寺仙源類譜　太祖下德字行四人惟字行八人從字守字行二十四人世字行一百二十九人令字行五百六十四人子字行一千二百五十一人伯字行一

英按肩字行一千二百二人以經計叔之只按古非

千六百四十五人（孝宗同此行）師字行一千四百九十人希字行一千一百四十人與字行一百十人凡六千三百六十五人孟字行由字行未見數　太宗下元字行九人允字行十九人宗字行七十五人（英宗同此行）仲字行三百八十八人士字行一千四百九十九人不字行二千一百三十人善字行二千四百三十一人汝字行一千二十二人崇字行四百一十三人必字行一十九人凡八千有五人良字行友字行未見數　魏悼王下德字行十人承字行三十二人克字行一百二十七人叔字行五百六十一人之字行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公字行



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彥字行一千八百二十四人夫字行一千六百六十六人時字行二百五十三人若字行二十四人嗣字行未見數其見數者凡七千二百九十六人以淳熙八年計之三祖下合二萬一千六百六十有六人　英宗子吳王益王下孝字行十三人安字居字多字行皆為南班官未見數淳熙初詔多字行之子連自字給熙初詔自字行之子連甫字　徽宗子棣華宅諸王下連卿字卿字下連茂字茂字下連中字中字下連孫字然棣華子孫自靖康以來皆陷異域但遥為排連而已

四年六月四字元本失注吳按紀大字標下文九月甲辰亦作失注則四年六月已卯六字損當作小字○建炎求四年敘上云建炎末○六年正月巳巳亦當小字失注紹興紀年凡三十二故六年亦稱紹興初也

保州宗室

保州宗室者　翼祖皇帝後也建炎初隔絕紹興九年渡江者數十人有官者四人而已　上念之詔注官如兩京例今磨字繼字夫子行者是也

宗女奩具

故事宗女適人皆内侍與有司主之熙寧後以昭穆疏戚乃給奩具祖宗元孫女五百千五世三百五十千六世三百千七世二百五十千八世一百五十千紹興七年冬詔元孫減五之一六世八世減三之一五世七世減七之二已適而再行者各減半然有司不時給宗女貧不能行多自稱不願出適者三十二年嗣濮王士𥙿知南外宗正事請于朝下泉州以經認制司錢分給云



宗室賜予

建炎末　上以天屬避地者少詔南班宗婦無子孫食祿者廩給有差凡　祖宗緦麻親歲給錢九十六千米三十六斛帛二十八匹祖免親錢米減三之一綿帛並減半四年已卯故事宗室正臣吉凶皆有賜予紹興初以軍興財匱罷之六年正月巳巳十一年秋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仲𡸣守于臨安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

吳校士㒟

齊安郡王士㒟言于朝詔緦麻親任環列以上亡者賜
錢三百千袒免減三之一（九月甲辰）今以為例云

## 大宗正司兩外宗廢置

本朝宗室皆聚于京師熙豐間始許居于外蔡京為政
因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京宗院設宗官主之靖康之
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建炎初 上
將南幸先從諸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寧南
外移鎮江西外移揚州（元年八月戊午）明年春又移西外于泰
州及高郵軍（正月甲午）三年冬又移于福州而南外移泉州
以避狄（十二月甲午）紹興元年秋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
宗正為一司以省財用有司以泉州之財不許（九月壬子）是
時兩外宗子女婦合五百餘人歲費緡錢九萬（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錢約三萬緡）紹興府宗正司者紹興
三年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子居之三十年春恩平
郡王出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事（三月丙子）乾道七年虞
丞相秉政言蜀中闕大宗正司 上欲移紹興府宗正
司于成都（正月戊寅）既而不行但省會稽一司而已今蜀中
宗子甚衆既無親賢領之但每州以行尊者一員檢察
錢米請受由是往往蹈于非彝而不可訓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

丙戌五月十七日初定一考

吳校點去五人帝三字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二

## 郊廟 宮省祠觀度官附

### 南北郊明堂

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　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　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　太祖　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明堂者仁宗皇祐中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　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既建明堂于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　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　上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近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爲禮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民主之乃以常御殿爲明堂但設天地　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七年促祀明堂而　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增設　道君太上皇帝配位于太宗之次禮部侍郎陳公輔言　道君方在几筵未可配帝乃不行三十一年始崇祀　徽宗于明堂以配上帝而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五官神于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乾道以後說皆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淳熙六年用李仁父周子充議復行明堂之祭



按舊有明堂議及再議見攻媿集第二十二卷

遂合祭並侑焉十四年　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嚴父之典今郊禮從紹興明堂從皇祐惟歲時常祀則以太祖配冬至圜丘　太宗配祈穀大雩　高宗配明堂宗祀蓋尤延之爲禮官時所請云

### 郊丘明堂之費

隆興二年　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與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于明堂侍郎錢端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　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有大有減省　上以爲然乃詔除事神儀衛外並從省約會其秋金虜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未朔旦行之　上自宮徂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丙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 當喪罷祭廟

自咸平以來人主有三年之喪則罷廟祭熙寧元年郊祀　英宗喪未除然前二日猶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饗太廟元祐元年宗祀亦如之紹興七年　上祀明堂于建康時　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其禮翰林學士朱震以爲不然監察御史趙渙言升祔以後宗廟當祭皆不當廢而當喪享廟亦有顯據左氏傳曰

元本紹熙吳校作興

元本董舍人弅吳校弅○弅字為是以攻媿集征

丞嘗禘于廟曾子問曰已祭而祭此不當廢也詩頌成王即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成公薨六年十月猶朝于廟此顯據也疏奏詔侍從臺諫議議者吏部尚書孫近等十五人言按唐故事以皇帝將行郊禮奉告太廟太清宮蓋告也非祭也　上從之三十一年當宗祀其夏已聞　欽宗之喪禮部侍郎金安節言宮廟皆當以大臣攝事亦不從紹熙五年明堂　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而上獨祀明堂慶元六年　上執　光宗之喪甫踰月而當行大禮乃命右丞相謝深甫攝天興之祠　濮王不得攝宗廟之祭蓋用給　禮云

## 太祖正東嚮之位

國朝自　太祖追王四親以來每遇禘祫　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介甫用事以為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　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持國輩議之不從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尊僖祖自是無敢復議者紹興五年八月董舍人弅為吏部員外郎始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　上命以秋後議之明年春王侍郎普為太常丞復以為請趙元鎮為相曰行之下侍從臺諫禮官集議　上謂元鎮曰　太祖



元本禮誤吳校禮文

按給有議及四祖別廟請狀見攻媿集第二十三卷

翼祖吳校作僖祖

閟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嚮之位合于禮　茫無異議而諫官趙霈始乃謂　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容輕議事遂止淳熙末尤延之尚書為江西提刑復建此議紹熙初入為宗伯遂申言之詔侍從臺諫官兩省與禮官同議其後亦不行時丘宗卿侍郎在奉常亦以為言而議終格遂趙子直得政遂決行之朱元晦侍講獨言　僖祖皇家始祖不當一旦但行祧毀不從故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　太祖之位蓋自紹熙五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 九廟七廟之制

太廟自　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亂王肅之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　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于蔡京也紹興中　徽宗祔廟以為與　哲宗同為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　欽宗始祧　翼祖　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一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為政遂祧　僖　宣二祖而祔　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為非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及　光宗祔廟復不祧又又祀九世矣

太廟景靈宮天章閣欽先殿諸陵上宮祀式

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奉以塑像歲四孟饗 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 后妃六宮皆亦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朔望 帝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 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內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按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



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不改 光堯之崩詔侍從官議廟號洪景盧內翰請稱世祖從官多同之禮官顏師魯尤 鄭僑孫奏曰臣等切惟宗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功莫大焉繼體守文德莫茂焉 藝祖皇帝規創大業為宋 太祖 太宗皇帝混一區夏為宋 太宗自 真宗至于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莫易仰惟 大行太上皇帝宏濟多難紹開中興功德兼隆上比 太祖 陛下孝思罔極求所以盡尊親之意稱祖立廟有何不可然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大行太上皇帝親為 徽宗之子子為祖而父為宗則難以正尊卑昭穆之序今議者不過以光武為比 太上皇帝中興大業雖與光武同然漢自高祖至于平帝國統中絕光武以長沙王之後起于布衣之中不與哀平相為繼承其稱祖無嫌一也漢制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列昭穆故明帝更為光武立廟號為世祖廟蓋不與高祖為一其稱祖無嫌二也 大行太上皇帝功德盛大禮當尊崇然實繼徽宗之正統以子繼父非若光武比也本朝參稽三代之制列昭穆于太廟非若漢世可以更為廟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孝弟之至冠于百王將來祔廟若在父



廟之下而稱祖竊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若更為廟如東漢則于國朝之制豈容違戾討之典禮則不合驗之人情則不順夫昭穆尊卑之序所以閑綱常係事體者甚大豈易輕變乞以臣等此章付集議所參稽禮經博采衆論施行從之遂定為高宗矣

光堯廟號議

初 高宗廟號未定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監察御史吳傳古黃謙共議謂宜稱為聖宗權兵部侍郎林栗又議宜存尊號中十六字而益以聖神光孝四字廟號堯宗詔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同議時栗奏又謂唐高宗有尊

元本王皓〻 校王皓 何謝諤可疑

元本云 于是有請藝 祖稱者〻今

依吳校



后國祚幾危非所宜比 皇太后聞其說亦欲易之于是從官宇文价洪邁韓彥質葉翥劉岡瑞王 李巘謝諤吳琚章森諫官謝諤禮官顔師魯黃艾倪思張體仁沈揆等同奏聖字乃契丹隆緒廟號恐難用又謚錯有堯字乃後人採取傳會之說而北虜亦有名宗堯者漸不可用惟高字或光字為宜衆又同爭堯字為可用太常少卿尤袤奏曰昔曹操朱温皆號太祖 本朝 太祖用之不妨者名實所在自有公論也堯乃古帝名不可單用為號於字則劉聰楊溥僭僞之主皆嘗用之光字雖若可用然字體太輕士庶名字多或用之于是稱藝祖者以為種藝之藝建位天地開植宗社滋養萬物傳之無窮皆藝也大臣主之復下侍從臺諫兩省禮官議〻者皆謂孔安國注舜典云藝者文也書之取義止于如此又經典中有才藝技藝與藝成而下之文可以為重可以為輕況施之于祖猶有可據施之于宗則失之牽合臣等謂極天下之美而前世未有稱莫如大之一字易曰大哉乾元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大之為義其廣如此請號曰大宗于是內出詔曰堯字載于謚法唐高祖亦謚神堯用為廟號似亦無嫌可令議定奏聞禮部太常寺奏堯舜乃二帝名唐高祖謚神堯 太上

元本高字下空一格〻吳校孝字下孝宗字俱非



皇帝尊號光堯猶曰比德于堯而又過之今乃獨取堯之一字以為廟號有所未安 本朝開基中興皆在商丘 國號 大宋則今擬廟號獨取乎商之高宗實為有證詔從初議遂定為高宗方群臣之集議也又有欲稱成宗者袁曰此吳越錢元瓘僞號也議者乃止其後壽康升祔遂號為光宗云

高宗孝宗配饗功臣

祖宗故事大臣配饗皆祔廟後議之若趙韓王曹秦王之配饗 太祖蓋在 真宗咸平時而韓魏王曾魯公之配饗于 英宗皆其身歿日降制亦在祔廟十數年後永思陵復土翰林學士洪邁言 聖神武文憲孝皇皇帝祔廟有期所有配食臣寮先期議定之臣兩家宣諭欲用文武臣各兩人 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太師新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謚忠烈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相合于天下公論望付侍臣詳議以聞議者皆以為宜遂從之祕書少監楊萬里獨謂張丞相浚不與配食為非宜爭之不能因補外去國焉 孝宗既祔廟詔以故相陳康伯侑食寶文閣待制吳挺上疏請以其父璘配饗廟廷不報

元本先座下注 先座下無配座 元本無衍公奚 按照前公

元本二十年 景校二十八年

## 中興典祀

中興典祀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配太祖）孟春祈穀孟夏
雩祀神州地祇（並太宗配）季秋明堂（淳熙十五年閏月改高宗配）五感生
帝（僖祖配已上宰執充獻官）高禖（青帝配以伏羲高辛氏）朝日（大明）夕月（夜明）九宮
貴神（太一攝提權星招搖天一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熒惑（商丘宣明王配）大社大稷（土王）
（后稷）出火納火祀大辰（商丘宣明王配）蜡祭（東蜡大明配以神農后稷西蜡夜明配以）
（神農北蜡神農配以后稷南蜡神農配以后稷）五方岳鎮（無配）四海四瀆（無配）風雨雷
師（無配）先農（神農后稷配）先蠶（無）至聖文宣王（兗國公鄒國公配）昭烈武成
王（留侯配）祚德廟（殺公英畧公成佑公）

渡江後郊廟宮省

紹興四年　高宗在平江將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
十二年和議成乃作大社大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
三年築圜丘景靈宮高禖壇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
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
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
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
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大醫局二十七年建尚
書六部大閱所凡宮都二十八年而郊廟宮省始備焉

今圜丘青城齋宮

今圜丘在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

康定仁宗時年号

十二丈分三陛陛七十二級壇及內壝凡九十步中壝
外壝共二十五步紹興十三年楊存中領殿前司所築
也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以幕屋絞縛為之每郊
費緡錢十餘萬淳熙末張端明杓為京尹始議築齋宮
可一勞而永逸　上從之宇文尚書价時為兵部尚書
因宿直奏曰　陛下方經畧河南今築青城是無中原
意也　上以為然亟命罷役

京太廟

京太廟舊十六楹其十四楹為七室東西二楹為夾室
康定元年冬直秘閣趙希言請叙古制每主為一廟一
寢或未能然則更立祧廟事下禮官宋子京等言晉宋
以來多同殿異室　祖宗至今行之已久遂不從及
哲宗祔廟七室已滿（僖祖太祖至神宗）李邦直議曰子曰世兄
弟曰及乃祔　哲宗主于東夾室焉室既隘神帳祭器
至不能容乃皆裁損其制論者非之逮崇寧始改

今太廟

今太廟紹興四年創始　高宗在揚州寓　祖宗神主
于壽寧寺己酉南渡太常少卿季陵還親事官負神主
以行虜人驟之遂失　太祖神主後朝廷以重賞求之
上自海道還神主留溫州久之江端友為禮官請建太廟

正殿七楹分為十三室（祖宗十一室、二夾室）七年夏吏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太廟為　聖祖殿十二月復奉神主還臨安十六年新祭器將成而太廟室隘至不能陳列王端明佖請增建太廟從之于是從西增六楹通舊十三楹每楹為一室東西二楹為夾室又作西神門冊寶殿祭器庫

景靈東西宮

祖宗以來　帝后神御皆寓宮觀寺院　神宗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東西為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以奉　宣祖已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　徽宗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于馳道之西立西宮以　神宗為館御首　哲宗次之號舊宮為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于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　聖祖已下神御皆寓溫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宮使相則兼景靈宮使與奉神御趙忠簡為相議建宮臨安以奉　祖宗神御而留　聖祖于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還于臨安然但通為三殿以奉　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或者謂忠簡之議乃王沂公藏天書之遺意

今景靈宮

今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本劉光世賜第也初築三殿　聖祖居前　宣祖至　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與　祖宗諸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每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　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二十一年韓世忠卒九月又以其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九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期年而畢

今大內

今大內舊杭州治也紹興初　高宗自越復還臨安命有司裁為行宮百楹而已時內侍楊公弼董其事設增為三百楹　上不可而止蓋　上日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丞相因事始作慈寧宮十二年和議成因作崇政殿垂拱殿十八年乃名皇城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二十四年建天章等六閣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于是時禁中已復營祥曦福寧等殿其中有澄碧觀堂凌虛閣等而　上又自作復古殿損齋實所常御也　孝宗乾道初作選德殿淳熙中作翠寒堂今壽慈宮舊秦檜宅也故為德壽宮今太學舊岳飛宅今三省樞密院舊顯寧寺今臨安府舊祥符寺

吳校紹興十三年。據前句廨宮省一條內亦作十三年，則吳校爲非

紹興末

續宋史秘書省成于紹興十四年七月

元本蕭秉臣 吳校葉

秘書省

秘書省在天井巷之東，紹興十三年創，以殿前司寨爲之，中有殿曰右文，淳熙中陳叔進樞密爲秘書少監，始葺廣之，後圃頗垂麗。紹興末，趙子直欲以爲泰安宮，會上皇不欲遷，乃止。

玉津園

玉津園，紹興十七年建，明年虜使東還，來賀天申節，始燕射于是圃。乾道、淳熙間，初復燕射飲餞，親王皆以爲講禮之所。又有德壽宮東園、集芳園、太上與后下天竺御園。



元本九王後、秦王後，吳校九王宅、秦王宅

睦親宅 莊文惠憲府 嘉王府

東都故事，宗室子皆即大宅聚居之，太祖、太宗凡廿王，曰睦親，秦王曰廣親，英宗三王曰親賢，神宗五王曰棣華，徽宗諸王曰蕃衍。渡江後，宗子始散居郡邑，惟親賢子孫爲近屬，則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肅王無後，莊文太子、魏惠憲王早世，莊文之妃、惠憲之夫人，皆別居賜第。初，莊文既大祥，議者欲皇孫出居于外，或以爲不可久蹤，年寬以知樞密院府爲外第焉。紹熙初，今上封嘉王，將以所籍官民柴氏之居爲府第，而議者以爲非宜，乃改築焉。自紹興以來，天屬

吳校七百九十二千

鮮少，故不復賜宅名云。

內中神御殿

內中神御殿，東都舊有之，號欽先孝思殿。紹興十五年秋始創，在崇政殿之東，凡朔望節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蓋用家人禮也。

萬壽觀

萬壽觀，以奉皇帝本命星官，大殿曰純福，掌觀內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吏卒一百五十五人，道士歲費縣官錢七百八十二千、米一百有二十斛。紹興十七年建。

太一宮



太一宮，以紹興十七年建，明年宮成，凡一百七十楹，分六殿：大殿曰靈休（奉十神太一望燎），夾殿曰瓊章（寶室藏殿），別殿四，曰介福（上本命殿），金闕寥陽（三清），明離（火德真君），齋明（齋殿）。兩廡繪三皇五帝至里域星官，凡一百九十五。每歲四立日，以道宮祠之，用素饌，天禁休皇城法，士民許即道院設道場，品官聽升殿。宮成，以秦太師爲奉安太一使。翊日，上親詣，職事官寺監簿在京釐務官通直郎已上皆立班。道士官給糧，歲爲五百斛。其后又詔市嘉興田三十頃以爲道糧。宮後小城上有亭曰武林，竹栢周遭，頗清絕。孝宗受禪，詔建本命殿曰崇禧（光宗受禪造介福僻于夾屋而名新殿爲章福）

元本壁間有上少時所題有曰●今依吳校

## 佑聖觀

佑聖觀　孝宗舊邸也壁間有　上少時所題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至今以碧紗籠寶藏之淳熙三年建以奉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十二月落成戊日直六像蓋肖　上御容也

## 寧壽觀

寧壽觀在七寶山之上舊名三茅堂有　徽宗御畫茅君像紹興二十年賜額觀在林內下瞰大內之宮中樓殿皆髣髴可方今為禁池

## 延祥觀

延祥觀紹興十四年建以奉四聖真君初靖康末　上自康邸北使將就馬小婢招兒見四金甲神各執弓劍以衛　上指示衆皆云不見顯仁后聞之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及陷虜中每至夜深必四十拜及曹勛南歸后令奏　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貺云觀今在西湖上極壯麗其像以沈香斲之修繕之費皆出慈寧宮有司不與焉



## 顯應觀

顯應觀紹興十七年建以奉磁州崔府君在西湖之東岸昔　高宗靖康北使至磁而還建炎初秀王夫人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

吳校云一本作靈禮

李舛青苗館記並未有封號吳成侯之封不知何時增祀當再考○四庫本鈔考卷十八引青苗祠記以成但侯作誠恐誤

吳校以守臣權舉

遂產　孝宗亦異矣崔府君東漢崔瑗也封嘉應侯

## 祚德廟

祚德廟始熙寧間　神宗未有聖嗣故吳居厚請為之紹興十六年四月立于臨安六月詔成信侯程嬰增忠節忠智侯公孫杵臼增通勇義成侯韓厥增忠定時國嗣未建故祠之且升為中祀後又封為公是歲監察御史石祿王鉞因請行祖祠高禖之禮八月陛築高禖壇于圜丘之東高起而廣五倍十七年二月以秦丞相為親祠使丁未　上親祠青帝于壇以伏羲高辛配之又祀簡狄姜嫄于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圜丘之制



## 郡國祖宗神御

郡國廟因朝惟　祖宗所常幸則有之建炎初虜圍西京忠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啟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還于福州而永安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還于溫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溫州神御還臨安奉安于萬壽觀之後殿惟啟運留福州以宗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東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輝者畫　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趙清獻為成都守請建殿奉安　神宗不許但令

元本桂屋吳校極屋

元本聖壽寺吳校置壽寺

右室或是右宮

元本終南之禮吳校作與之禮

設屋欄楯以扃鑰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其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官設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太平宮道士甞全真等復持　太宗　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即遣使奉安于　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武安玠更自武興送　仁宗　英宗　神宗御容至殿奉安二十七年楊文安椿為兵部侍郎言于朝有旨別加營繕始更為殿門外向二十九年乃成時王時亨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即府之　壽寺創殿以奉八　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寖備乃復乞宮額于朝先是長文創雄邊軍數千人列營府治之側又言右室學官聚川陝之士而每遇科舉皆得試其鄉乞為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大學及殿前司獨欠景靈宮耳由是格不下今春秋以府通判朝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　之禮云



昭慈永佑攢宮議

國朝自　宣祖葬河南之永安其後　六聖皆袝紹興元年　昭慈聖獻皇后崩于越州遺詔便宜擇地攢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梓宮取周于身以為他日遷奉之便于是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十二年　徽宗梓宮將還穿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君臣存本之後圖臣以為宜勿拘虛名而當示大信于是議者工部尚書莫濟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攢許之議狀遠引明徵而近　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後高宗遺詔亦稱攢宮乞今遵循故事

攢宮五使

昭慈之喪以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為橋道頓遞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總管內侍楊公弼為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三百人穿復土不置五使永佑顯仁亦如之　高宗山陵始備五使如典禮

昭慈永祐顯仁永思永阜永崇六攢宮

昭慈攢宮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為泰寧寺永祐陵在昭慈攢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二十畝兩攢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　顯仁皇后攢宮在

當是顯肅攢宮

紹興末當是紹熙末

[illegible]

顯肅宮之西十九步二攢宮舊未有禁地　顯仁既窆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域凡民居邱墓皆遷之永思陵亦在會稽紹興末將營永阜陵趙子直以思陵之旁土薄水淺議卜于臨安之中軍寨朱晦翁亦乞于近畿改卜衆議不同復祔于會稽之域其後遂續建永崇阜

## 山陵非宰相護送

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會之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益公攅殯宮從所請也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懇辭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亦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遂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導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慶元末永崇陵將復土右相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胄為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 成恭成穆慈懿恭淑四攢宮　攢宋史作櫕

初營佑陵　顯肅皇后同穴後以　顯仁祔之　憲節皇后陪葬于祐陵故永思獨以　憲聖祔　孝宗在藩邸　成穆已殯于臨安府南山之脩　寺乾道初　成恭殂因葬其東　慈懿自后殯宮又在　成穆之東神

吳校二十有五步

元本紹熙元年吳校慶元元年。以第一卷秀安僖王傳證之以元本為是

吳校櫺星作靈星。[illegible]

[illegible]

穴深九尺紅圍東方三十有五步用　成恭例也　恭淑皇后殯宮在　慈之東廣教寺

## 元懿太子殯所

元懿太子殯所在建康府城中鐵塔寺法堂西偏之小室無守者蓋時方巡幸庶事草創故也

## 莊文太子園

莊文太子園在臨安府寶林院法堂內初議以南山淨慈寺為之王日嚴時為給事中言其高明顯敞與安穆安恭事體為不相稱遂改用今寶林焉

## 秀安僖王園　濮王秀王祠堂

秀安僖王園在湖州城外之菁山紹熙元年八月詔營廟于園之正北三間三廈神門櫺星門各一座神廚齋館隨地之宜又作祠堂于臨安府櫺星門一座朝門祠堂後堂各三間枝屋兩間欲泊位庫屋巡防從人屋等又共為七十三間廟以藏神主祠堂以藏神貌用濮園故事也濮王祠堂捧神主今寓紹興之報恩寺

## 永佑永猷喪制

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虜人乃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　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在

行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雖還眞偽未辨在宣和卽王之逝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有司預製梨木髹畢不以往至則納槨中不改斂欽宗之喪舉哀于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陵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還奉且併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三

## 典禮

### 尊號

人主尊號自漢哀帝用方士之說始有之本朝沿唐故事每遇大禮群臣必奉冊寶加上尊號神宗皇帝聖學高遠以謂虛名無益遂罷之紹興十八年士民曾淳等千餘人請上尊號高宗不許及遜位孝宗始奉冊加號曰光堯壽聖乾道六年上皇將加號時周益公在翰苑請用唐故事皇帝率百官詣德壽宮再表以請太上乃下詔許之禮文粲然近古所未有其後每因慶典加之至淳熙末年累加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凡二十四字孝宗既內禪乃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自後不復加光宗在壽康宮亦加聖安壽仁四字遂為奉親之典焉

### 年號

高宗初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劉之亂以為炎字乃兩火故多盜明年還自海上改五年為紹興久之既與虜議和遂不復改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踰年改隆興其說以為務隆興之政及學士草制則合建

元本曾逮吳校曾建

吳校及行太廟會礼非 吳校太廟右室

隆紹興之義非初意矣二年王瞻叔為參知政事言趙
諡謀逆常欲以隆興紀元令太常丞曾逮撰事實以進
上慨然明年正月郊改元乾道乾道盡九年時以為乾
元用九之數已極乃改為純熙尋又易純為淳言欲蹤
淳化雍熙之美也十六年 光宗即位將紹淳熙之隆
遂以紹熙紀元猶隆興意耳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
淳熙為義亦非初義也五年 上繼統趙子直為相欲
意慶曆元祐故事乃改慶元慶元盡六年而 上皇及
太后繼崩中宮去世二皇子不育 朝廷遂之因改明
年為嘉泰云



## 總論南渡後禮樂

自南渡後庶事草創 上祀天雖揭始命即京師取祭
器法服鹵簿之屬已酉南度悉為金人所焚紹興元年
始作蒼璧黃琮十年明堂始備大樂飲福用金爵十二
年將迎 太母于臨平始制常行儀衛十三年始復朔
日視朝之禮又行孟饗備五輅及建金雞肆赦祠祭始
用牲十四年復教坊建宗學作渾天儀十五年初籍千
畝及行大朝會禮作新祭器十六年始備八寶鑄景鍾
建御書院太廟祏室及賜請畢御筵十七年始命太常
行園陵御史監視及賜新進士聞喜宴十八年始繪配
饗功臣像于景靈宮庭之兩壁十九年始復蜡祭及諸
陵薦新二十七年始復太廟功臣七祭之祭及諸大祀
義自息兵後得二十年而禮樂始備焉

## 恭謝

恭謝自 真宗以來每大禮畢行之建炎初不講紹興
元年明堂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季申恭謝越州大慶
觀温州守臣恭謝景靈宮十三年郊禮畢 上詣景靈
宮恭謝時宮始成故也舊太一宮亦恭謝十八年宮成
復舉行之自是遂為故事

## 大朝會

大朝會者紹興十二年十月詔來歲舉行之王望之為
禮部侍郎言排不及請俟來年冬至既而不果十五年
正月朔旦乃克行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八人視東
都舊儀損三之一時無大慶殿遂權于崇政殿行之以
殿狹輦出房不鳴鞭他如故事是日設宮架樂百官朝
服上壽如儀自是一行而止

## 親耕

親耕紹興十五年詔舉行之太師秦檜為耕籍使禮官
張柄請耕籍使乘金根車先詣壇所從之後檜不敢乘
而止明年正月五日 上服袞冕親饗先農于東郊牲

元本燕觀自發壇 吳校遂登耕壇

高閌當依宋史作閌

元本脫文吳校補文 [illegible]
視學禮文詳武林舊事中

大閱禮文亦詳見武林舊事

用少牢配以后稷禮畢易通天冠絳紗袍親詣耕籍宮
架樂作 上親耕九推乃止遂　壇命宰執使相
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時太
常寺丞王湛者又請皇后就禁中親蠶不果行司農寺
主簿宋敦樸因令守令以歲中春出郊勞農至今爲
故事

## 視學

視學 祖宗以來屢行之紹興十三年因學初建明年
三月 上幸學祗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
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遂幸養正持志二齋
賜閌三品服學官皆遷一官諸生受官免解賜帛如故
事時朝廷務講 文故高閌以爲請承務郎胡宏聞之
移書責閌希合語在儒學事中其年秋又用秘書少監
建陽游操之請幸秘閣召群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
賜操三品服省官皆遷官淳熙中 孝宗踵 光堯故
事視學命禮部侍郎李士達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大學遂
幸秘書省賜省官 上賦七言律詩坐者皆屬和是
爲兩朝盛事云

## 大閱

大閱者 真廟景德初以契丹將犯塞始行之 高宗



隆興止二年此云三年悞

吳本點去坐作二字

元本于茅灘吳校王達 [illegible]

建炎中嘗諭呂忠穆張忠獻二公欲講其禮後以避狄
不果行隆興三年五月 孝宗將閱武于近郊既涓日
矣會雨作而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始幸白石教場 上
登臺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殿前馬步三司合教爲三
陣戈甲耀日旌旗蔽野師衆鼓呼坐作擊刺無不中節
上大悅四年十月又大閱于茅灘時冬日可愛士民觀
者如堵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上 因奉觴稱壽 上嘉
獎之加賜諸軍中金四十錙錢 萬餘緡淳熙四年十
二月又大閱于茅灘十年十一月又大閱于龍山皆用
此例

## 燕射

燕射 祖宗承平時數行之渡江後不講乾道末 孝
宗嘗諭朝臣留意習射淳熙元年九月遂幸玉津園講
燕射之禮賜皇太子宰執使相侍從正任御宴酒三行
樂作 上臨軒有司進弓矢 上射中太子進酒宰群
臣再拜稱賀次太子及環衛官薰奪里懶射中 上再
射優中的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鄭藻起居舍
人王卿月亦射中賜太子及藁奪里懶卿月襲衣金帶
上賦七言詩丞相曾欽道以下屬和 上還宮是日陰
雨道無纖埃都人爭觀歡動林野禮甫畢雨始作

吳校夜作紡綺等

吳按為從叔把集有連成字也句疑曰直

吳校云北使至南宮門內

北戎禮物

自和戎後虜人正旦饋　上金酒器六事注碗一副盞四隻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生辰珠一袋金帶一條衣七對箱一合色綾羅五百段馬十疋而戎主生辰正旦朝廷皆遣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云

北使禮節

北使至闕先遣伴使賜御筵于班荊館在赤岸去府十五里酒七行翌日登舟至北郭税亭茶酒畢上馬入餘杭門至都亭驛分位　上賜被褥紗羅等明日臨安府書送酒食閤門官入位說朝見儀投朝見牓子又明日入見伴使至南宮門外下馬北使至閤門內　上御紫宸殿六參官起居北使見畢退赴客省茶酒遂燕垂拱殿酒五行惟侍官以上預坐是日賜茶器名菓又明日賜生餼見之二日與伴使皆往天竺寺燒香　上賜沈香乳糖齋筵酒果次至冷泉亭棲呼洞而歸翊日賜內中酒果風藥花餳赴守歲夜筵酒五行用傀儡正月朔旦朝賀禮畢　上遣大臣就驛賜御筵中使傳　旨宣勸酒九行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賜酒菓遂赴浙江亭觀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園燕射朝廷命諸校善射者假管軍觀察使伴之　上賜弓矢酒行樂作伴射官與大使並



元本三館吳校一律

元本甲丙吳校四百兩

射弓館伴副使與國信副使並射弩酒九行退五日大燕集英殿尚書郎監察御史已上皆與學士撰致語六日朝辭退賜襲衣金帶大銀器臨安府書送贐儀　上復遣執政官就驛賜燕晚赴解换夜筵伴使與北使皆親勸酬且以衣物為侑次日　上賜龍鳳茶金鍍合乘馬出北關門登舟宿赤岸又次日　上遣近臣押賜御筵大凡到闕朝見燕射朝辭客賜大使共得中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　條都管上節皆銀口　兩中下節皆三十兩衣一襲金帶副之迄今並循此例

奉使出疆賞賚

自紹興以來　朝廷每遣使往北境賀生辰正旦使副及三節人從往還皆選一官資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人並不許白身使賜裝錢千緡副賜八百緡銀二百兩帛二百匹上節銀帛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俸外月給五百錢探請俸二月十八年詔錢賞各減半若非泛遣使則如舊

崇義公

崇義公周後也　仁宗嘉祐中擇使臣柴詠者封之詠于世宗為從孫歷寧中司馬公為西京留臺請廢詠而

吳校前孔玠後小玠

八字誤

立郭氏後王介甫爲上言豈可以世宗以得天下之故易其姓乃不行詠傳至曾孫揩爲憂所敍紹興五年以揩從弟承節郎叔夏爲右承奉郎襲封崇義公奉周後二十六年叔夏老乃以其子國器嗣封今居衢州每朝有大禮則入侍祠如故事

衍聖公

衍聖公孔子後也歷代皆有封元祐中加賜田百頃紹興中衍聖公孔玠避難渡江　上以林廟隔絕八年夏以衢州田五頃賜之二十四年玠卒復以其子搢爲右承務郎襲爵奉祠事淳熙中入侍祠擢建昌守久之坐妄用庫金貶秩遂不復用焉紹熙初搢累遷至朝散大夫未幾卒四年秋詔以子文遠爲承奉郎封衍聖公令其族人間有登進士第者



群臣家廟

群臣家廟自慶歷中宋宮公請爲之後詔宰執官許祀四室當從時大臣獨文潞公嘗建于河南私第他未見也大觀四年詔公輔大臣祀五世且以祭器賜之紹興十六年　上命有司爲秦益公立家廟太常請建于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

吳校拜月表〻作元本〻文亦作拜月表四丈李文則無作州郡州郡下文云列郡月朔拜表云朔日爲朔表偕可稱

吳校龍門按本文僅無龍門字何也

某官某夫人之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歲四饗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獻有司言時饗用常器常饌上倣政和故事特命製祭器賜之其後外戚韋吳等諸家及將相虞雍公楊和王吳信王皆賜祭器蓋自秦益公始

列郡拜朔表

州郡拜月表故事惟西北三京有之建炎二年從簽院防撫諭江淮時方多故防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自是遂爲永制

龍門賜兩具

舊群臣朝殿遇雨開隔門居馬紹興中申行之又詔從駕遇雨賜雨具景靈宮謂兩或地濕分東西廊立班皆特恩也



百官肩輿蓋

故事百官出入皆乘馬建炎初　上以維揚磚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蓋東都舊制惟婦人得乘車其他耆德大臣或宗室近屬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已爲異禮靖康末　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而已　上猶郎之蓋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官

臺臣王十朋上章
省罷之見朝對
類要

官非入朝無乘馬者舊在京非宰輔使相親王無得張蓋紹興後北使至則用之伴使因亦張至今以為例

教坊

教坊令樂也建炎初省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有六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謂宰相湯慶公思退曰一歲之間止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每北使至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孝宗天資恭儉每如此凡入殿無貴賤皆拜惟樂工獨贊喏蓋伶倫與軍民之禮不同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二

丙戌五月初二日午前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

制作

八寶

御寶傳于政和自太祖開基始有大宋受命之寶後諸聖嗣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元符間既得漢傳國璽因以為受命寶（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大觀初又得良工做古作天子皇帝六璽已而徽宗又作鎮國寶（遂天福延萬億永無極）通號八寶焉久之作定命寶（其文有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蔡京所獻）號九寶京城破自定命寶外悉為虜所得而大宋受命之寶邵澤民侍郎給以瘞葬乃得全張邦昌將復避遣謝任伯參政奉寶歸于高宗建炎二年秋始鑄三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祠祭用）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詞下省文字）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皆以金為之逮十六年郊始備八寶八寶者入內內侍省掌之紹興末上即位于重華宮時寶藏于大內太皇太后皆取之今八寶未知何人所書其文如政和之制

三省樞密院印

三省樞密院印建炎三年秋鑄以銀為之時上命滕子濟權知三省樞密院扈從隆祐皇太后往豫章故

按目錄此處有一條失脫

鑄此印

入宮殿諸門號

入宮殿等諸門號皇城司掌之紹興二年正月更定其制勅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二十道入殿門黃絹以方一十道入宮門黃絹以圓八十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三十道三年十一月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自後不易其制

禮神十二玉

禮神十二玉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感生帝以四圭有邸神州地祇社稷以兩圭有邸日月以圭璧五帝以青圭赤璋白琥元璜黃琮紹興初以闕琛玉但命隨方色奠幣焉是年當大禮〻官請以木為璧繪天地之色上難之因命訪美玉以為蒼璧黃琮時明堂不祠五帝等諸神故他玉未及也四年明堂始制五帝日月等玉初以未得美璞將用天聖故事以珉為之既而得真玉數十斤遂命改制其中赤璋最稱美他玉多不及禮經尺寸云

景鍾

景鍾紹興十六年秋七月鑄鍾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準乎是上命太師秦檜銘之



元本缺樂吳校推崇

元本王伯缺吳校王伯諮

元本缺吳吳校段舊矣

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用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鍾成冬十月上御射殿觀之時以樂多闕命給事中段拂等補造是日撞景鍾奏新樂正刺史以上皆與觀焉

飲福金爵

飲福金爵紹興十年明堂始用之政和大禮舊用爵壽玉尊時無玉尊故以金爵代之也先是大禮自天地至從祀諸神七百七十一位當用籩豆簠簋尊罍爵之屬九千二百五十六副用五百九十六舊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王伯　晉為國子博士嘗言今祭器皆倣聶崇義三禮圖非是請改作時多事未克行十八年始命段拂等改作焉由是禮器煥然復如東都承平之矣

五輅

五輅靖康中已遺狄紹興十二年始為玉輅九月輅成上御射殿觀之明年春遂作金象革木四輅及大安輦舊鹵簿悉用文繡中興皆以纈

七寶輦

七寶輦上皇所御也隆興二年始為之有司言東都舊御輦飾以玉褚網用七寶而網子用真珠及進呈

上曰　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如此止欲節省蘇州科來易辨湯慶公等因請下禮官看詳禮官奏以塗金易玉飾梅紅絲結裙綱而篆牙代真珠　上曰綱以七寶爲之霎翣者亦可辨取而　上皇不肯造每至大內多乘馬兩閤至明上則用肩輿蓋不欲煩臣民云

## 渾天儀

渾天儀古器也舊京凡四座每座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渾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局熙寧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紹興三年工部員外郎晉陵袁正功獻渾儀木樣命有司製之太史局請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詔工部侍郎提舉後以巡幸不克成時資州龍水縣士人張大猷以本爲蓋天言可備軍幕中候驗七年夏席大光爲制置大使獻諸朝其後　上在宮中自作渾儀然制差小十四年四月遂命有司製之內侍邵諤領其事久之乃成三十二年以授太史局焉

元本二萬斤吳校一萬斤以下亦未製用八千四百餘斤疑二萬斤乃其差矣

## 紀元統元會元曆

宣靖間用紀元曆兵興後失之司天無所考由是曆差一日紹興二年夏　上命訪得舊曆以授史官五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史官所定不驗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爲侍御史沙縣張致遠言史官立朔有訛　臘失序致遠言于朝遂命得一造新曆朱子發以秘書少監〻視即秘書省置局八月曆成名統元賜得一號通微處士官一子而乾道淳熙稍便吏定皆判太史局劉孝榮所以也紹熙初有武臣趙嶸者言其差故命孝榮更造會元曆

元本定臘吳校宮臘

元本徒大吳校徒天

月蝕不應在月朔有誤

元本回事吳校回星

元本福安吳校臨安

## 統天曆

統天曆慶元五年京文忠鏜爲丞相時所上也初會元曆既成而布衣王孝禮言孝榮未嘗以銅表圭面測影故冬至後　朝廷然之未暇改作至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蝕于夜而草澤言食在晝詔楊子美秘監驗視如草澤言乃改造曆以秘書省正字馮履爲參定官履字叔常臨邛人嘗從故直徽猷閣張行成爲數學故以命焉曆未成明年正月癸卯監察御史張岩言履唱爲隂辭搖撼國　遂罷去三月庚戌乃詔諸道有通曉天文曆筭者所在具名來上五月曆成紀凡三卷沿曆他書十七種凡二十九卷又上　安進士侯望重校舊年曆十七卷綱目二卷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詔著作佐郎張嗣古監視渾儀秘書丞朱欽則著作郎王容

當是八年九月

劉駁起居舍人俞徵覆騐辛如大猷言史官乃抵罪焉
蓋自渡江後言曆差者多矣

神宗 哲宗新實錄

神宗 哲宗新實錄趙元鎮爲相時所修也 神錄有考異 哲錄有辨誣皆出范元長待讀一手與修者任德初張子韶尹彥明高抑崇胡德輝范伯達朱喬年王信伯李似之等俱一時名人始 高宗在南都以二錄成于京卞之手事多詆誣嘗下詔更修而未果已而南渡國史散佚靡有孑遺其後數下詔訪求之紹興元年才得布衣何克忠所獻 太祖實錄四冊而已 上以



書籍殘缺之際特命以官已而臧里張摠家獻 太祖至 神宗六朝實錄會要史志等書小校唐閎亦獻王珪所編五朝會要最後五年二月始從故相趙挺之家得存京所修 哲宗實錄皆下之史官六年正月新實錄成八年九年 哲錄成時范元長已去官而尹彥明以秘書少監與其事元長所修 神錄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實錄

徽宗實錄紹興未嘗成書始建炎兵火後史院片紙不存汪彥章內翰守湖以湖州獨不被兵當時所頒賞功

元本原之吳
校厚之

罰罪等事咸在乃因以爲張本又訪諸士大夫間編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至宣和乙巳上之其書凡八百六十五卷其后修徽錄史官仰之然猶多脫畧淳熙中李文簡仁父在史奉詔增修之 欽宗實錄洪景盧因續實之所補日曆而修之文直而事核 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京異公仲遠謝喜公子肅爲丞相時所上時史館無專官未知果誰筆也 孝宗 光宗實錄嘉泰二年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文閣陸游同修蓋專以委之先是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 之曾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景盧



領史院奏官之俾避 光宗名改頤正朝廷以其有史學于嘉泰七年七月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筆未幾而頤正卒乃外召傳陸還朝 孝錄比他書尤疎駁

四朝正史

四朝正史始于李仁父而終于洪景盧乾道中仁父初入史院上 四朝帝紀再還朝乃修諸志未及進書而仁父去國時史館官多以爲侍從兼職往往不能淹貫則私假朝士之有文學者代爲之今四朝藝文志一書實先君子之筆也淳熙中趙衛公溫叔爲相史志告成

元本呂元直
吳校呂祉直

仁父時守建寧大臣言仁父之力爲多特進秩一等久之列傳猶未就緒　上遂召仁父卒成之書垂成而仁父卒乃自婺州召學虞入領內祠專典史事又踰歲而始成書凡列傳八百七十總一百三十五卷

紹興乾道淳熙慶元敕令格式

國朝法令大抵從寬政和後始有御筆特斷刑名已益多出于三尺之外矣靖康元年九月議者乃請參用嘉祐元豐舊法以從新書之成奏可尋詔律令依嘉祐斷刑依元豐明年四月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立者許引用建炎三年復繇　舉行　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法有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時呂元直張德遠始爲政也明年六月范覺民相乃奏命有司以嘉祐政和敕對修成書紹興元年八月上之其後乾道淳熙慶元之際率十餘歲一修然大槩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爲準

淳熙事類

淳熙事類　孝宗時所修也國初但有刑統謂之律後有敕令格式與律並行若不修則從敕令格式士大夫罕通法律而敕書散漫故吏得以舞文　上患之淳熙中始命敕局官取敕令格式及申明五書分門來上



七年四月乃成爲總門三十三別門四百二十詔頒行之賜名淳熙事類

紹興淳熙慶元寬恤詔令

寬恤詔令者紹興二十二年八月王瞻叔知荊門軍代還入見請命有司編集中興以來寬卹詔令而知壐州鄭康佐者亦言守令奉行詔書不虔請編類成書以賜從之二十五年九月乃成凡二百卷號紹興寬恤詔令其后淳熙慶元皆有之淳熙書成于十二年夏慶元書編于五年終

兩朝聖政錄

光堯聖政錄者隆興乾道間所修也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以敕令所爲編類聖政所命輔臣領之乾道二年冬蔣子禮爲參知政事上其書凡三十卷　上自爲之序大凡分門立論現寶訓而加詳焉紹熙中又爲壽皇聖政錄上之其書亦三十卷

中興禮書

中興禮書者淳熙中所上也紹興間太常少卿趙子直採渡江以來所行爲續因革禮三十卷其後禮官踵爲之然未上也淳熙十二年春史彌大方叔權禮部侍郎乃言此書一朝大典如內禪慶壽等禮皆歷代所未嘗行乞下禮官宣取以進仍不必推恩　上許之其書凡

元本無今補　依目

元本才十二　吳校作十一

少字下元本空一字

八百餘卷方叔文惠王長子也後終敷文閣待制

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者李文簡公燾所修也其書倣司馬氏通鑑踵為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　乾道初　上命文簡為史官命有司給筆札四年四月以　五朝事上之　孝宗謂輔臣曰自建隆至治平百餘歲事迹備于此矣淳熙十年文簡為遂寧守始上其全書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　上甚重之以其書付秘書省十二年二月又有知台州熊克上所著　九朝通略詔遷一官克字子復

朝野雜記甲集卷四　十一　剛伯

建寧人嘗為起居郎直學士院其書視長編才十一頗詭舛十三年八月又有知龍州王稱亦獻東都事畧百三十卷于朝洪内翰主之明年春除直秘閣然其書特掇取　五朝史傳及　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疎駁稱眉山人故禮部侍郎賞之子慶元中終吏部郎中

中興館閣書目

中興館閣書目者　孝宗淳熙中所修也　高宗始渡江書籍散佚紹興初有言賀方回子孫藏其故書于道者　上命有司悉市之時洪玉父為少　建言蕪湖縣

吳校云為宰相孫

偶有蔡京所寄書籍因取之以實三館劉季高為容揚又請以重賞訪求之五年九月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書萬卷于朝詔官一子十三年初建秘閣又命即紹興府借故直秘閣陸寘家書繕寫之寘農師子也十五年遂以秦伯陽提舉秘書省掌求遺書圖畫及先賢墨蹟時　朝廷既右文四方多来獻者至是殆十年秘府所藏益充牣乃命館職為書目其例皆倣崇文總目焉書綱目凡七十卷秘書少監陳騤領其事五年六月上之

監本書籍

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多艱以来固未暇

朝野雜記甲集卷四　十二　剛伯

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諸書多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　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缺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蓋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為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疏及經典釋文許郡縣以贍學或省係錢各市一本置之于學　上許之今士大夫仕于朝者率費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于監云

建炎以来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四

丙戌四月廿六日校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五

朝事一

高宗即位冊文

淵聖北狩　康王在山東群臣請奉大統　上謙讓未受時趙伯山延康守淮寧與諸鎮爭爲盟主而宗室在京西者招群賊置乘輿服御　上復答之一日群臣議纂服之禮宗室承宣使仲琮等曰今　二帝蒙塵　王不當即位宜着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告四方稱副元帥汪廷俊等以唐肅宗故事折之參議官耿伯順語仲琮曰公是宗室豈不避嫌仲琮語塞乃定即位于南都焉五月庚寅朔　王登壇告天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戎亂華　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于穹居宗社罔所依憑東夏罔知攸主臣某以　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総六師握大元帥之柄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于臣某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于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　中興于宋祚冊文記室孫于湘所撰也禮畢　上流涕即位于府治之正衙壇在府治中門之東實取伯順建議所



吳拄李伯紀入朝

築後名其壇曰受命中興之壇

中興定都本末

靖康末　高宗初建元帥府于河北後聞京城破汪廷俊等欲奉　王如山東久之聞張邦昌僭立廷俊等欲奉　王走宿州謀渡江左先歸至山口鎮三軍稍稍乃罷行五月　王即位于南都六月李伯紀入相將奉鑾輿狩襄鄧八月伯紀去位十月　上遂幸維揚時黃潛和汪廷俊爲政也三年二月粘罕遣五千騎犯揚州上幸杭州駐驊三月苗傅劉正彥謀逆以　上爲睿聖仁孝皇帝居別宮四月傅等敗　上進幸江寧冬元朮入寇　上用呂元直策自明州幸海四年春始還越州時范覺民爲相覺民罷紹興二年正月以漕運不繼復移臨安冬元朮入寇趙元鎮張德遠共事　上幸平江時朱藏一首建避狄之議元鎮鬪之朱由此罷相明年虜退　上復還臨安六年秋劉豫入寇　上進幸平江七年春元鎮罷相德遠獨相乃有建康之幸秋酈瓊叛德遠罷元鎮復相八年二月復奉　上還臨安其冬元鎮罷秦會之獨相自此不復出都矣

褒錄元祐黨籍

紹興初朝廷褒錄元祐黨人且擢用其子弟六年正月

元本審計異
校審訂

元本申元異
校申先

元本無狀之
人異校嘉邪
之人

樞密院檢詳文字范直方言自蔡京用事凡妬賢嫉能
助成黨論之人偶乘迎合遂致睚眦京卞欲終廢之故
借黨以報怨如李清臣首唱異議刑恕誣謗太母楊畏
反覆變詐皆肆名石刻之人今又推恩子孫傷敎敗俗
莫此為甚請命近臣審 而甄別之 上納其言遂命
給舍甄別元祐黨籍他日 上謂趙忠簡曰一時甚有
賢居黨人之數者范仲任申 皆能辨之先是渡江以
來黨碑無復存者凡自陳者率以背吏私傳之本為據
紹興四年陳去非在吏部以為言始加搜訪後二年乃
命甄別焉時朱子發為給事中董令升任世初為中書
舍人元鎮以為賢故付以此書然亦不克竟也直方蓋
忠宣公孫云



籍記崇觀嘉邪

建炎初議者請以崇寧以來 之人為一籍詔諫官
御史具名以聞臺省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事
已行俄命執政参酌非罪惡深重之人皆許自新量才
擢用時宰相黃懋和汪廷俊也四年范覺民相吏部侍
郎李陵上疏請收用近年廢黜之人且詔臺諫勿復論
列敎授朝堂臺諫沈與求等以為言陵遂坐絀紹興五
年趙忠簡相會鄧洵仁右丞卒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劉

侍從于上疑
于上之訛

宥府二字宥
疑或是宥府

立道為中書舍人封還詞頭言今日之事洵仁父子實
有力焉得死牖下已為失刑乃敢援例求恩不知 上
皇今在何地請自今崇寧以來侍從于上如洵仁等輩
一切更不推恩自靖康初追錄元祐諸臣然議論不一
是非淆混忠簡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繳洵仁詞頭遂
發言熙豐紹聖崇觀政事人才善惡利害本末甚備
上嘉納命榜之朝堂焉

臨軒疏決

自 真宗以來率以盛暑臨軒慮囚建炎初廢二年六
月始詔疏決行在揚州繫囚雜犯死罪已下減一等杖
以下釋之其後越州建康皆同此制紹興二年六月
上在臨安甲申始臨軒疏決御史臺大理寺臨安府三
衙諸軍係囚自是遂為故事然諸道未及也五年趙元
鎮為相復舉故事命諸路提刑以盛暑行之迄今不改
然憲臣多不能徧所部則以諸州通判代行久之通判
亦不能行第傳檄往來徒為文具而已朝廷屢戒飭之
終不能革



參政分治省事

元豐官制尚書左右丞分治六曹後以為皆執政官乃
令通治省事紹興四年張德遠再入宥府 上諭德遠公

元本吳元中 吳校吳厚中

元本王叔敖 吳校皆叔敖

元本十四年 吳校十二年

曰朕于二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可專治軍事、胡松年可專治戰艦、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後魏公相不果行、七年、魏公獨相、三月詔尚書省常程事、權令參知政事分治、于是張全真治吏禮兵房、陳去非治戶刑工房、九月魏公免、復詔三省事令參知政事權輪日當筆、更不分治常程事、浚除相、如故、自是參知政事復通治省事矣、

修政局

自王荊公秉政、始翔制置三司條例使、以行新法、其後蔡儋州當國、踵其故、置講議司、信州罷、張文忠代之、乃置政典局、不隸三省、靖康初、徐擇之罷 中興後又置詳議司、依以人言罷、紹興二年、呂元直秦會之同相、元直皆軍于外、會之欲奪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以戶部侍郎 叔敖為參詳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曾錄統諫時為尚書郎、謂會之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會之不聽、叔月、會之罷、是日彗星出、議者以為修政局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後五日遂罷修政局焉

經界法

經界法、李椿年仲永所建也、紹興十二年、仲永為兩浙



其法吳校圭其字

元本上地所置 吳校土出

所宜o字 吳校土地所宜

轉運副使、上疏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場戶虛抱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十一月癸巳、疏上、 上納其言、仲永又言、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土人、其餘皆其隱也、請致核兩數實自平江始、然後推之天下、因上經界畫一、其法令民以所有田各置砧基簿、圖田之形狀及其畝目四至、 所宜永為照應、即田不入簿者、雖有契據可執、並拘入官、諸縣各為砧基簿三、一留縣、一送漕、一送州、凡漕臣若守令交承、悉以相付、詔專委仲永措置、遂置局于平江、周毅義時守平江、見仲永言當均稅、不當增稅、仲永不悅、毅義遂坐事免、十三年六月、詔頒其法于天下、仲永亦遷戶部侍郎、十五年、仲永以母憂去、命王承可以戶部侍郎代之、承可請員外郎閻封李朝正同措置、又請令民十家為甲、自陳、不復圖畫打量、即有隱田、以給告者、辛未正月 承可罷、朝正權戶部侍郎、十六年月丙寅 二十七年春、仲永免喪、復故官、專一措置經界、三月丁卯 仲永復以給甲自陳為不便、請令有司遣圖西數實先成有賞、慢令有罚千

元本鄭昊 校鄭克 元本石恆着 吳校着居着

九年冬經界畢民多詣臺省訴其不均曹庭堅筠時爲
臺官因奏仲永私結將帥曲庇家鄉請罷之吏逮官豪
實辛丑十一月 初朝廷既頒其法于諸道其後有司畫圖供
帳分立土色均認畝稅民始病其煩仲永既遣官屬分
往諸路又遣毀柛之議者不以爲便明年二月壬子户
部請委漕臣限一季結絕悉罷先所遣官三月戊戌遂
下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
今聞浸失本意可令監司將垂誘害民者日下改正時
敕令所刪定官開封鄭昊 經界川陝四路頗峻夔州縣
故蜀中增稅亦多又官田鬻者 者所租有米穀粟麥
麻豆芋粟桑茶鴨卵之屬凡十八種皆令輸以錢故民
至今尤以爲患時馮澥川檝爲瀘南安撫使論于朝于
是瀘敘長寧獨免經界仲永孟飲州浮梁人云然諸路
田稅由此始均今州縣坫基簿率不存黠吏豪民又有
走移之患矣

籍記監司郡守

紹興初樓仲輝資政爲左史請命從官舉可爲監司郡
守中書籍記姓名遇闕除授 上從之已而謂輔臣曰
朕亦當書之屏風以時揭貼其不稱職而無他過者以
自陳宮觀與之乾道初 孝宗新創選德殿于御座後



元本左諫議 闕 吳校王諫議大夫 元本去之所尚 吳校陛下之所尚 元本 二程

元本史正志 志道今依吳校改史正志

作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
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爲華夷圖云

隆興臺諫

隆興初湯慶公復除右僕射 諫議 上章論列不從
奉祠去自是臺諫多引退者張忠簡 闡 時爲工部尚書
因奏事而請增臺官 上曰士大夫多喜直故難其選
忠簡曰直言 之所尚陛下聞納則有益于國家胡忠
簡 銓 時爲左史因謁朝以張公之語質之 上曰
此語非也朕以張闡所言論臺諫論事當辨曲直非謂
喜直也明日張公請對又論臺諫一二 上曰卿與胡
銓昨日議論一同得非傳會朕止欲辨所論曲直非惡
直也忠簡曰陛下當受拓納汙君執曲直是非便是拒
諫 上改容納之隆興主聖直臣蓋如此

隆興和戰

孝宗初受禪起張魏公爲江淮宣撫使 上委以經略
北事魏公欲命李顯忠邵宏淵引兵進取而史魯公以
宮僚位執政謂強弱不敵未可進也數從中止之魏公
及陳魯公皆主招納東北人史公尤爲不可因城泗州
白遣太府寺丞史正志志道合兩淮帥臣監司集議俾
諭以廟堂指意志道有口辯既見魏公論說云云魏公

之意不回而史公亦數因書為言兵少而不精二將未可恃魏公不聽也時　上意鄉魏公故史公拜右僕射而魏公亦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會顯忠宏淵進師取宿州命從中出三省樞密院不預知史公遂丐免不數日符離師潰　上意亦浸疑湯丞相錯之還朝復主和議由是魏公遂絀而海泗唐鄧商秦弃矣論者惜之

## 孝宗革冗官

孝宗初受禪以官冗患甚議革之欲定制百官已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間賢良科令中外侍從薦而擁眾特奏名隆興二年秋詔右諫議大夫王之望右正言尹穡殿中侍御史晁公武參酌來上之望言陛下即位未久恩澤未偏此二事問于士大夫者甚眾願少寬之不已則宜立奏薦限員蹝故者許回授罷門客親戚漕司之試止移鄰州如是則省額可減百十人此救弊之策也疏奏亦不果行至淳熙中始定奏薦員限云

## 上書補官

乾道初陳正獻公參知政事時有衢州進士毛日新者以上書補文學于陳公同葉相子昂覆奏其事且曰陛下識其人否　上曰朕不識之但見累上書陳公曰士人上書果有益國家如賈誼治安之策魏元忠言邊防利害紹朝奏暮召可也今觀其書無甚可行之事此例一開恐舉人舍本業而上書紛然何以應之又安知非假手以欺朝廷也　上乃止

## 乾道郊賜

國朝故事郊祀大禮宰臣樞密使賜銀帛四千疋兩執政官三千三司使及資政殿學士五百客直已上四百維學士省副三百中丞給　舍人待制各一百慶曆二年冗費于是執政以上各減一千三司使減三百餘減二百中丞以下減三十疋為定制焉渡江以來宰臣郊賚疋兩不過千乾道六年虞忠肅為大禮使率同列辭　上不許忠肅曰舊來銀一兩為錢四百絹一疋為錢七八百故千疋兩其直不過千餘緡今則七八千緡矣或者但言　祖宗時錫予甚厚今多從裁減不知所賜之直已過　祖宗時數倍矣參知政事梁文靖公奏曰今秘閣中有　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　上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皆區處　祖宗愛惜用度如此于是　上遂許群公之辭自是進香加恩率多辭賜矣

## 孝宗綜核名實

孝宗綜核名實于官職未嘗妄授劉忠肅為建康留守

終更當再任　上知其政績，特除觀文殿學士以旌之。執政擬除目云：「劉珙居守建康，已及二年，可除觀文殿學士再任。」　上曰：「以及二年而除職，非用人之體。」乃改云：「居守建康，績效顯著。」

## 淳熙慶壽禮

淳熙中再行慶壽禮，時舊相史文惠以太保、寧節即度使魏國公致仕居明州，陳正獻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致仕居興化軍。十二年十一月丁未，詔二公赴闕立班，令明州、興化軍以禮津遣。　上又賜手札令匆　詩用副延佇。陳公以道遠不能至。十二月，史公至



江東，　上遣使賜銀盒茶，　又詔都城外賜御筵。及見畢，對御賜燕，皆用詩。甲戌，入見內殿，　上為之興，且還賜第居之。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朝旦，　上率百官詣花，用樂上壽于康壽殿庭。是日自人主至群臣、禁衛吏卒，往還皆簪花。癸未，百官拜表稱賀于文德殿，又移班詣東宮賀中宮。史公再以戊子朝辭，　上不可，賜手筆留之。推恩拜史公太傅，陳公少師。二月壬子，賜史公玉帶金魚。庚子，史公入辭，且請歸，賜第。詔脩內司又劉又命三省樞密院官燕餞，壺數悉視文潞公，禮遇之優，自中興以來所未有。

## 大理獄非得旨不許送理官宅

日　神宗置大理寺者，令專一承受內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內外諸司庫務侵盜官物，餘民事送開封府。乾道三年二月癸酉，詔事涉情理巨蠹及經州縣推勘番異者，方許取旨送寺。七年四月辛亥，又詔諸處合送寺公事並取朝旨。時曾欽道為戶部尚書，不以為便。是歲五月，詣都堂白云：「六曹所行，最計利害，若候取朝旨，恐事彰露，犯人東西，請先以送寺，仍申朝廷照會。」虞丞相出劄子許之。自是六曹寺監事無巨細，率皆送寺矣。淳熙十四年，王順伯少卿為大理寺丞，轉對言非所以



重天獄，請復舊典。十月丁卯，許之。先是大理寺官散居僦舍，論者以為非宜，淳熙中乃創大第聚居之，如臺諫宅之比。

## 福建經界

自紹興經界後，久之，諸道經界圖籍多散佚，吏緣為奸。淳熙八年閏三月癸巳，新知江陰軍王師古言于朝，詔漕臣督州縣補葺。八月戊辰，諫官葛楚輔言其擾民，乃止。初紹興之經界也，漳、泉、汀三郡以何白旗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止不行。彼漳、泉富饒，未見其病，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為稅，常賦十

元本聞奏對
吳校聞奏對
諮疑訛

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因有計口科鹽之事一斤之鹽
至出錢斤之直論者患之淳熙十四年四月福建轉運
判官王回代還入見為　上言其病不專在鹽請先行
經界　上是其言丙申以回為戶部右曹郎官往汀州
措置未至官有武臣提刑言其不便遂止之其後朱文
公守漳州亦以可行為言而迄不聽也

軍中承代效戲

渡江以來江上及門外諸軍使臣死亡率以他人承代
朝廷患之乾道二年正月建康都統劉源繳納事故人
付身二萬有奇㨿容都承旨龍大淵言于朝詔進原官



二等其統帥多庇其部曲罕能行朝廷乃許之自陳敘
減補正淳熙七年三月丁丑權吏部侍郎　蕃　才元
言今內外報到承代官數二萬三千五百餘人請置籍
取會銷落從之自後冒官興皆袖正矣六部舊經圖籍
八年七月才元始取索侍右誥書凡七百八十冊請下
本部收管并令他部倣此以抵吏姦從之

淳熙臧否郡守

孝宗留意治民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丙申自詔諸路
帥臣監司每日悉具部內知州治行臧否速御聞奏後
以多事不克行淳熙八年閏三月辛巳復命監司帥臣

元本知常州
吳校知晉州

元本功已吳
校乃以

吳校青神兩
果字名兩作
論果

歲以所部郡守臧否來上皆著事實即考察不公者御
史劾之十年四月丙申詔浙知歸州湯鷟能所除官已
罷以知　州范仲圭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知瓊州韓璧
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公事知復州閤門祗候王去惡為
右領軍衛中郎將皆用監司奏臧否也十二年六月丁
丑浙東安撫使鄭丙提舉常平等事勾昌泰皆坐奏臧
否稽緩降官趙僖公時判江陵奏言當舉劾內不治臧
否之不從趙公因具文以報事　七月乙巳詔漳汀
州見任守臣令合監帥司精加臧否來上已聞陞秩者
並令都堂審察既而漳守黃啟自以擬聞遂除直祕閣



任十三年除未幾又還廣東轉運判官九月乙巳侍御史陳
賈奏言今諸路臧否既上而黜陟未行請令諸州見任
守臣係監司所否之人許令自陳並與宮觀違者御史
糾之使臧者益勸否者知勉又言諸路臧否外間多不
聞知請劄下給舍臺諫其不公不實者許繳駁論奏從
之十月癸亥又詔今後諸路守臣臧否限次年三月終
川廣五月終聞奏時青神論果知忠州為監司所否果
代還入見　上問之果曰臣得罪于監司不得罪于百
姓翊日　上諭輔臣曰論果誠直可取十三年漳州府
路漕臣岳霖奏知廣州省山史滹為否準帥臣也五月

吳校點去東宮字口而東宮東字不點出

壬辰詔罷鼻時娟昌國者守全州帥臣林栗監司宋若水張杓皆鐫連年以為否六月癸丑詔昌國奉祠右諫議大夫陳賈言非所以示懲也七月己丑遂褫其餘十四年六月癸未江西提刑馬大同坐臧否稽緩降秩時夔州路安撫楊輔所奏亦久不至己丑詔詰之尋遂貶秩 上既留意黜陟之政由是諸道皆奉承之然行之十餘年或不免有徇私之弊 上亦疑其不可盡信嘗以諭輔臣要在精擇部使者而以臺諫考察之庶乎可也（上詔在十五年七月丙午事具宣諭聖語）

依本文當作役法撮要

## 經筵轉官裁省

故事經筵講讀一書畢自儒臣修注下至中人吏士皆遷一官雖高工假卒無不沾被淳熙十三年冬陳大諫賈因史院進書官酬賞之濫 上納其說于是吏部易轉官為減磨勘者無慮三數百人議者猶以為濫十四年春陳又言比經筵及東宮讀陸贄奏議皆終篇經筵轉官者三十二人東宮講堂轉官循資者二百九十一人平陽郡王府校論語徹章轉官者二十二人至有點校論語末篇才一日而與轉官泛濫極矣請自今並行裁抑官吏實預者量與推恩其餘冒名一切省汰或量與撝設 上從之



## 役法總要

自 高宗紹興中始修當平免役之令其後歲月浸久論建者多視舊法或抵牾吏緣為姦淳熙末中書舍人莆田陳居仁請定所司敕令因請下敕令所取 祖宗免役舊法又于戶部搜取紹興十七年以后續降指揮詳加參考其有與舊法抵牾者悉行芟去並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書成鏤板布之天下從之（十四年三月辛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五



丙戌五六月初九日午前抄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六

元本朱公掞吳校朱公掞

元本入御講吳改侍講

元本淫鄙吳校無號

朝事二

道學興廢

自熙寧元豐間河南二程先生始以道學爲天下倡二先生少學于汝南周茂叔其後學者翕然宗之二先生死其高弟門人前有河南朱公　劉質夫李端伯京兆呂與叔蘇季明上蔡謝顯道延平楊中立建安游定夫河東侯師聖伊川門人後有河南尹彥明張思叔東平馬時中福清王信伯涪陵譙天授中立彥明遭遇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天授入朝于靖康而不合紹

朝野雜記甲集卷六　二

興中再召不起後隱青城山中建康胡康侯學春秋于伊川而不及見以楊謝爲師友紹興初秦會之爲亞相引康侯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于朝俄爲呂元直朱藏一所逐朱呂罷趙元鎮相彥明以布衣入侍講經生學士多召用焉元鎮罷張德遠獨相陳司諫公輔首上章力排程氏之學以爲狂言怪語淫　鄙論鏤版下郡國切禁之康侯聞言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順從是欲至而閉其戶也其後會之再得政復尚金陵而伊洛學廢矣中立傳郡人羅仲素仲素傳郡人李愿中愿中傳新安朱元晦康侯傳其子仁仲仁仲傳廣陵張敬夫

吳校云爲集賢相曰消字疑後曰陰助吳改時則

上言建言已疑不若以祕閣

乾道淳熙間二人相往來復以道學爲己任學者號曰晦庵先生南軒先生東萊呂伯恭其同志也南軒侍經筵不久而去晦庵屢召不起　上賢之久之王丞相淮當國不喜晦翁鄭尚書丙始創爲道學之目王丞相又擢太府陳寺丞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抵假其名以濟其僞望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于除授聽納之際考察其人擯斥勿用晦翁遂得祠又數年周洪道爲集賢相四方學者稍會于朝謂晦翁除郎以疾未拜而林侍郎栗劾其欺慢且詆道學之士乃亂臣之首宜加禁絕林雖罷去而士大夫議貶

朝野雜記甲集卷六　二

道學之說迄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詆之而邪正幾莫能辨至紹熙末趙子直當國遂起晦翁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矣晦翁侍經筵數十日而去任子直貶永州何參政澹爲中執法復上擊道學之害劉樞密德秀在諫列又申言之于是始有僞學之禁矣先是　光宗登極劉德秀爲殿中侍御史上疏祕言兩議交攻之禍詔下其章後五年僞學乃禁

黨學五十九人姓名

自禁僞學之後劉侍郎玨以故御史免喪入見　上言前日之僞黨今又變而爲逆黨且獻策以消之于是自

元本有四人下吳校點去　元本章穎吳校章穎

吳校李祥博士楊簡祭酒

吳校田澹著作郎兼權工部郎官　元本黃灝吳校黃灝

元本范仲壬吳校范仲壬　張衜吳校胡衜　呂祖泰吳校呂祖泰　綿州吳校綿州

慶元至今以僞學逆黨得罪者凡五十有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右丞相)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待制已上十三人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徐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彭龜年(吏部侍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鄭湜(權刑部侍郎)樓鑰(權吏部尚書)林大中(吏部侍郎)黃由(權禮部尚書)黃黼(權兵部侍郎)何異(權禮部侍郎)孫逢吉(權吏部侍郎)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起居郎)呂祖儉(大理寺丞)葉適(太府卿淮東總領)楊方(秘書郎)項安世(秘書省校書郎)沈有開(起居郎)曾三聘(知郢州)游仲鴻(軍器監主簿)吳獵(監登聞鼓院)李祥(國子祭酒)楊簡(國子博士)趙汝讜(監左藏西庫)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秘書郎)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汪逵(國子司業)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陳武(國子正)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黃度(右正言)張體仁(太府寺丞)蔡幼學(福建提舉常平茶事)黃灝(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周南(池州州學教授)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李埴(秘書郎)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點刑獄)孟浩(知湖州)趙鞏(知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武臣三人皇甫斌(知池州都統制)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並見于臺諫章疏者)已上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並太學生)蔡元定呂祖泰慶元三年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朝辭入見請自今曾係僞學舉薦陞改及舉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事即行黃子由

元本己酉吳校己丑

爲吏部侍郎建言人主不當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沆故資政殿學士詔曾孫也五年六月己酉擢沆利路轉運判官時子由權禮部尚書未幾出帥蜀張參政岩爲殿中侍御史奏子由阿附權臣植立黨羽遂降子由雜學士奉祠焉

## 御筆禁言舊事

黨禍既作　陛怨甚　上欲消之御筆令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平正以副朕救偏建中之意時劉德秀爲諫長與諫官張伯秀等上疏言維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復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佈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致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黃元章爲殿中侍御史獨上言治道在黜其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　仁宗常曰朕不欲留人過失在于心中此皇極之道也至于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疏奏元章竟徙他官

## 慶元罷減者

元本守淳吳校叔守槧

合平而為士句有誤

元本二年吳校六年

孝宗淳熙中始嚴監司臧否郡守之令既申牧伯部使者數人稽緩之罪時趙昌叔守荊林黄中守　爲上所禮特下詔趣之然行之十餘年其後士大夫往往以人情之厚薄爲臧否論者頗患其不公慶元四年十一月庚申新知漢陽軍詩用之朝辭上疏稍論真詐朝廷是之明年三月甲午右正言陳自強復以爲言于是臧否遂罷

慶元臧否縣令

慶元中張君量帥廣西請令監司帥守各于歲終以所部縣令分臧否上中下三等合平而爲士次春上奏頒之考功稍藏甲于一路者取旨陞擢而否之最者亦加黜責其他次第斟酌施行以爲懲勸從之時　年六月己丑也然自來未有舉行之者明年君量入爲臺諫以至樞庭卒不能自行其說云



紹熙許薦士嘉泰罷之舉

國朝薦舉之目自京職官至令錄其來遠矣元祐初司馬公始奏設文武十科以舉士其後又有舉將帥廉吏所知合舊陞改自代等科凡十有一紹熙元年冬又詔監司帥守論狀造朝陛對之際許薦所部人才一二人如無聽闕文武高下皆無所拘其後三年間在外被薦

陞擢吳改陞擢按前一條亦有陞擢字當不誤也仍之以俟重考

元本三月吳校二月

元本陞政吳校陞段

非其人疑非其人之誤

者八九百人朝廷不能盡用但令中書省記其姓名而已四年冬言者謂今被薦者猥衆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衆而難從其中縱有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併棄請條約之乃詔帥守監司自今毋得獨員薦士慶元元年十一月又詔諸司薦舉連銜以聞明年章德茂帥興元爲知利州閻中蒲叔獻等三人政績有旨與監司及陞擢差遣胡紘為御史上言叔獻等不聞有過人之才而猥以人情之厚獨銜舉薦詔勿行嘉泰二年　月右正言施康年又言近日士大夫有持廉吏及科目薦章十餘至廟堂而得擧官者又有挾三四薦而得院轄者執政至無以却之請除陞　自代十科外悉行罷去如朝廷間有特旨令內外舉薦者並具實迹以聞從之自此舉薦冒濫少革矣（元年七月宰官鄧友龍請管薦舉者非其人者坐之）



執政子孫任祠官

祖宗時執政子弟皆得任內外清要官但不爲臺諫兩省耳自蔡京父子共政秦熺繼之由是典制大壞　孝宗惡焉淳熙八年八月始詔見任宰執臺諫子孫並與宮觀岳廟理爲資考慶元六年閏二月又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爲職司云

姚次韓論奏獄

此頁吳氏元本從他本補錄未經綵谷先生勘定譌錯似尤多

此條叙事不甚明晰疑多脫漏

姑存疑姑存之說

奉人奉祖宗元本句宜口監司守令元本連寫。馭吏秋馬元本連寫

紹興初陳去非在黃門始申嚴奏讞不當之令其後寖
寬慶元中東南有因害人至毆死者而行兇之人何作
奏裁姚愈次韓為御史上言如山是害人之罪重于
殺人三年三月壬寅詔自今有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
律

裕民五事

自紹興初令諸道守臣到官半年陳便民五事已又命
給舍看詳其可行者以聞二十七年九月壬子其後寖廢淳熙末
復申行之九年十二月戊午慶元初劉仲洪為諫長復請專付
檢正都司考覈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二年七月戊子三年四
月丙辰復令給舍看詳以白執政而檢正左右司檢詳
擬行之然今諸路守臣所上言但無甚可行特姑存故
事而已紹興三年二月甲寅初有詔守臣到任半年具便民或邊防五事以聞者為令



慶元緊要政事五十事

慶元五年十月右諫議大夫陳自強勉之上緊要政事
條目三十門人才、財用、軍旅、風俗、畜積、法禁、薦舉、辟譯、學校、爵賞、奉化、科舉、命令、官罰、稅賦、農田、遵循、禮制、祭祀、銓選、任官、監司、守令、奉人奉祖宗、任相、馭吏秋馬、貴政、政令 請令侍從兩省諸讀官進
故事日于前項政事條目內選擇一事為題先講前代
帝王施行得失而參以祖宗故事然後論今日事體所
宜斷以己意使其進入編為一書如一句而講一事則
一歲之間便有三四十事不過二年朝廷之大政講究
畢矣疏奏從之已而學士高文虎炳如又以二十事上
之如前請稽古、文章、勤政、考課、威斷、選吏、師刑、救弊、重民、宗廟、久任、宗室、兵制、漕運、奉親、恭儉、曆法、常平、錢幣、義倉

何自然論薦舉

趙子直秉政引用所知多自外徑除館學何自然為
中執法以其廢壞壽皇成法嘗上疏言之元年六月己卯已
而有旨除甲科及經擢用人外須歷知縣有政績諸司
薦舉乃得除職事官用矯其弊命下自然復言若此用
人必有二弊一則其人政事雖無可述而有勢力可究
轉移書尺囑託奏牘來上則諸司之中苟有強有力者
為之主張則他司吳敢違拒寒畯之士無由可進請詔
諸司取實有政績者連銜以聞仍關御史臺照會若有
不公許本臺覺察從之元年十一月庚戌自然雖有是言然終
不能革嘉泰初鄭友龍察院復奏自慶元三年至于六
年在外被薦者無慮千餘人其間或之應聲而舉充薦
吏或素昧平生而舉究所知或不能文而舉可備著述
至于廟堂亦無以處之願詔中外臣寮自今有人則薦
無人則闕仍所薦非人當擇其尤者覺察以聞疏奏從

自此頁至卷末吳氏元本俱從別本補錄未經勘定

臨遣二字考

之（元年七月丙戌）然亦未嘗有覺察者

監司郡守至官吏劉廣金

孝宗淳熙中有詔守臣任滿以見管錢物交後政哉次
官訖申戶部置籍代者限一月核實以聞著爲令（九年正月
乙）時蜀人有爲紀計及與方面者坐過例饒送各數處
緡皆停官（九年三月癸未）

郡守銓量

故事諸道守臣皆臨遣（淳熙末） 上以蜀道遠始詔
川廣知州運見居川廣合闕到半年前奏事今後係見
闕去處並令詔本路轉運司奏聞仰漕臣精加銓量人
材委堪任使非昏繆老病之人結狀保明申尚書省（十年十
月甲子）然諸道守常舉行紹熙末言者論漕司之權比制
司爲輕而牘亦不否制司之重權輕則不敢多有所廢
黜責重則不眠許干牘計州縣不治職之由請一付之
制司權重則錯廢黜之多而有所不憚責重則頓計刻
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則昏老病疾之人不得冒居
而州縣無不治矣趙子直始爲政遂白行之（五年十月庚申）其
後行之數之數年議者不以爲當嘉泰元年五月復有
一日並赴闕朝辭會之合州郡公參等數人從者皆畢
詞師臣劉仲洪因請于朝乃復令制司銓量見泰事於



大抵川陝道遠守臣奏事者多以爲勞若帥臣公心一
意而無託請喜怒予奪之私則銓量爲得

嘉泰奏薦

嘉泰初言者以官冗因請恩聽宗女者授官者仍舊
法終止身任一子（乾道二年六月集議止任一子九年改不作非例）而府使相
不得以郎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不許添差經還初官
不許求群大臣使丁憂附官遇覃恩不得選補者爲令
從之（元年八月己卯）

建炎至嘉泰中嚴贓吏之禁

自 祖宗開基首嚴贓吏之禁重者輒棄市眞宗以後
稍從寬貸然亦終身不用建炎二年春高宗命復詔贓
明罪白者不許堂除及親民差遣犯枉法自盜罪至死
者籍其貲（辛未二月）四年秋詔自今犯贓免死者杖脊流配
（八月庚子）是冬湖口令孫咸坐贓黥配連州 上謂輔臣曰
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而特配尚爲寬典（十一月壬子）
紹興四年秀州黃大本遂決刺配然 高宗性仁厚但
行之數人而止七年秋永嘉令李處廉貸死籍其貲自
是爲例（九月丙戌）二十六年秋處守鄭柄犯贓當死柄鄰忠
公子也 上見其獄歎頗久之曰既贓罪不可貸乃編
置吉州（九月癸丑）隆興二年秋統制官魏尚者盜用所部軍

故當事真史句誤

食爲錢三千緡獄具 孝宗謂湯丞相曰故鍛事與史
湯相曰尚武人不足深責願 陛下三令五申 上允
存之九月己丑遂降詔禁止十月乙丑其後廣西提刑石郭義抵
罪始刺配焉淳熙五年 上既申保任京
官連坐之罰十年夏又詔自今自後枉法贓罪至死者
籍貫決配不以秩位之高下形勢之輕重朕將一槩施
之六月己亥遂命監司帥臣歲舉部內廉吏一二人其曾跡
來上令中書籍記無則闕之己未六月然亦未有決刺者慶
元元年倪正父爲吏部侍郎建言今之遠官貴人贓以
萬計監司臺諫按發不避親罷前之行遣既不究竟後



之轉運使得有辭請自今以貪墨聞者雖未放送獄根
勘亦合差官究竟懲治庶幾大贓治而小贓 八月己丑其
後亦不克舉行嘉泰二年冬言者又論臣僚贓私巨萬
且載章疏投閒數月便得祠祿請自今皆須六年十一月庚
年雖有是言然臺諫所論或得于風聞朝廷察其証未
嘗不核實也若究實懲治則贓者雖以寡免而枉者可
以復直矣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疋後增至二千
紹興三年 高宗以絹直高特下詔增一千九月乾道
六年復詔權以四千爲一疋三月甲戌迄今爲定制
近歲堂部用闕

且疑具

校核二字考

千三百疑誤
或是千二百

此條小注錯誤尤多不可句讀一仍其舊以俟善本訂正之

小注疑甚
選入疑選人

言

渡江以來員多闕少中外久患之紹興末寺監丞簿學
官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五年
秋孝宗遂命皆與添差一次自須見闕乃得除 以己巳冬
劇郡守倅待闕五六年 中和三四年由是朝
上以守倅知而勢要之人名擬門者淳熙三十年 歲自
令行留州郡十五闕止差一次令中書籍記以待職事
官外補慶元二年又增爲三十闕非職事官補外毋得
陳乞然朝堂牽于正請率多借用嘉泰二年夏言者請
以嘉興府臨台州嚴信池泰撫江郎漳泰溫徽州十五
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請外如有經營留闕
之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從之四月己亥令監司帥臣亦



有待闕者陞今年兩半用知縣以待闕者時何從郡里闕 而待左選入用六年
闕侍右小使臣用五年半闕云 小使臣初用五年 戊申吏部請用今闕慶
元六年閏六月 十年閏六月討之

嘉泰禁私史

始秦丞相既主和議始有私史之禁時李忠簡光嘗以
此重得罪秦相死遂弛語云律近歲私史益多郡國皆
鋟本人競傳之嘉泰二年春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請取
李文簡續通鑑長編王季平東都事略熊子復九朝通
略李丙丁未錄及諸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
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自餘悉皆禁絕違者坐之二月

甲午文簡所著長編凡九百餘卷。孝宗甚重之。李平子復皆嘗上其書，除職遷官，仍館丙以父任監行在都進食。乾道八年夏，上其所編丁未錄二百卷，自治平四年至靖康元年，詔特改京官（六月戊戌），付國史院。然紀載無法，學者兼稱焉。其族人戴十六者，私持子復中興小曆及通略等書，欲渡淮貽盱軍以聞，敕命諸道帥憲臣察郡邑書坊所鬻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七月戊申）。中興小曆者，自建炎初元至紹興之季年，雖已成書，未嘗進御，其書多舛訛　爲精博非長編之比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六

四相疑四廂

以剝人以字疑衍

未嘗下疑脫一字

平是當作乎時

倚下疑脫一字

泉甲疑衷甲　○御副使誤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七

## 時事

### 張魏公誅范瓊

范瓊者，山東人。靖康初，幹離不入寇，瓊以萬人勤王，拜京城都巡檢使。二帝北狩，張邦昌僭立，瓊實與其謀，以此遷龍神衛四相都指揮使。高宗即位，釋其罪，以爲御營平寇前將軍。明年冬，俾將兵伐瓊至東平，虜方盛，遂自淮西間道移江東，日以聲色自恣，又轉而之江西。苗劉既誅，呂安老爲諫官，首奏其罪，且議取瓊之策。時陳自戢爲監察御史，奉詔召瓊入朝，瓊陳兵以剝人以懼之，陳不爲動，徐謂瓊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瓊熟計，瓊乃引兵趨行在。既至，未肯釋兵，因奏乞貸管軍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又言招盜賊共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上駭而怒。平是呂忠穆爲相，張忠獻在樞密院，忠獻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今釋不誅，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許之。公奏曰：臣與瓊舊有嫌，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劉彥沖子羽。時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忠獻退，召彥沖謀之。夜，吏子稱中使爲榜劄敕書倚明日退朝，乃僞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其衆甲以來，因召御副使劉光世及瓊赴

文稷以為中書句有誤

排此疑排比

都堂計事璦從兵溢塗巷意象自如也忠穆等相顧未發彥冲坐廡下恐事覺遽取所救黃旨詰前揖璦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張公數璦所為罪璦彥冲已揭榜數其罪狀于省門公使光世出諭其衆曰所誅止璦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師也衆投刃曰諾即分其兵隸神武五軍械璦送棘寺後五日有詔賜死中外快之先是國威不立諸大將多偃蹇不恭及璦就誅始知有國法矣

## 處州義役德興義役

乾道中范文穆成大知處州言松陽縣民輸金買田以助役戶為三千三百畝有奇排此役次以名聞官不煩差科可至一二十年者請命諸縣通行之事下戶部看詳盡江浙民久病差役催科往往破家鬻產用是良民憚役爭訟嚚訟故文穆以為言然事未下也及文穆以為中書舍人復言處州六邑義役已成可以風示郡守美化命守臣胡沂以其規約來上從之（乾道七年正月）淳熙初知州事陳孺罷朝乃言民間貧富不均令止據舊規差役爭訟不已請依舊法以物力高下次差募以常平司（三年二月）已而用言者請命郡太守務在必行有能率先置與推賞（六年正月）言者又論有罰以禁其沮敗（六年二月）許之於



命給疑命措李結也

何立法句誤

是知常州李結請捐官田予民以充義役自兩浙始先以本州未佃官田二百餘萬畝均給事下版曹給舍乃命給措置以聞（六年正月）而李不能行久之處之布衣上書申言義役（八年十二月）詔知州事李翔修舉請民田百畝毋問官民僧道皆出二畝以助保正長官為置莊基簿學務毋得覬覦此法一成可為數百年之利上許焉然官民僧道既出丁役錢又取其田以助役者是再役也議者又謂官吏科需法所當禁何立法以助斂僧俗之資由是處州舉人經御史臺訴其擾（十年六月）翔不以為然執政王魯公等皆是翔時蔣尚書繇周為右正言因力論其擾民請罷翔議令兩浙見行助役去處聽民從便官司不得與或有爭訟令郡國如舊今行十五年矣十月也先是先君子為饒州德興宰奉詔舉行義役令民以田之多寡為之久近多者役二年少者不過三月又自三等以上戶賦輸皆為之期不以諉保正至則隨手給鈔費民一錢用是秕政賦時以役為政而保正長之役亦爭先為之不辭邑人縉先君像祠焉大府寺丞洪梁程宏圖為之記今二十年矣其義役規約故在當有能舉行之者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第七卷

如契州誤

靖書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八

雜事

宇文肅愍

建炎初宇文樞密虛中應詔使北虜人留之後以爲樞密紹興中虛中陰結中原忠義欲族虜酋邦夫日與秦而使朝廷應之先以蠟書來上秦會之用事遂取其書遺虜人　高宗不之知也會虛中事亦自洩虜族其家孫連死者其廣　淳熙中　孝宗念其忠死始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且爲置後其孫紹節今爲右司郎中

始書蠟書云國式來在並遇自盡耳

朝野雜記甲集卷八　雜事

何文縝建元帥議

靖康中何文縝初相虜再犯京師康王在河北文縝請以靖書拜王爲大元帥淵聖可之文縝既北去御筆藏于其家紹興中文縝之弟渠持詣秦丞相乞進于朝秦方主和惡聞其事抑不奏秦死渠知萬州乃申建康乞會中王府御筆所在秦氏取而還之淳熙十二年洪端明領史院請下隆州索其書編于中興日歷渠子通判印州事令修以聞詔付史館遷令修一秩如渠州云

朝士投匭免知在

故事臣民投匭上書者皆從檢院押出召保乃許自便

厳字誤

情疑衍

殷房家句誤

宜司疑有司
或宜撫司

始字下有脫文

紹興三年秋地震求直言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封事檢院官以故例待之辛閔學時爲臺端言有臟礼奇請行在職事釐務官上封事者並實封牒送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遂便之限從之

大臣奪情服縗

故事大臣奪情者服淺色黃衫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乃議以入官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參惟房家猶衰也紹熙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遂援政和近事爲請而居第則縗服去佩魚議者不以爲是

趙元鎮用伊川門人

趙元鎮初相喜用伊川門下士當時輕薄者遂有伊川三魂之目謂元鎮爲尊魂王侍郎居正爲強魂以其多怒也謂楊龜山爲還魂以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時龜山初亡朱內翰震言于朝因賻斂甚厚故有還魂之目焉

朝野雜記甲集卷八　二　雜事

鄭亨仲欲併掌利權

建炎中張魏公爲宣撫處置使節制川陝京湖十三路便宜黜陟魏公既罷其后去便宜稍于兵民財無所不掊故其權常重若財賦舊以都轉運使領之然大抵皆隸宣司紹興中秦會之既與鄭仲亨有間十五年十一月始趙侍郎不棄以太府少卿爲四川宣撫司總領官

節度使元本俱作節度師今依目錄改使

元本屢告之或是屢詰之之誤

蓋奪其柄亨仲不悟也趙入疆移文宣撫司用平牒亨仲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己也十八年宣撫司罷又改為總領四川財賦錢糧蓋自為一司迄今不改然自辛巳用兵後凡文臣執政為官宣撫使則總領官用申狀受約束武臣為宣撫使則抗禮平焉

節度使以軍禮見宣撫司

紹興中鄭亨仲為川陝宣撫副使大會諸將于閬州時吳武順璘楊襄毅政郭恭毅浩皆以節度使來會亨仲坐堂上吏贊客亨仲遽興曰高猶不出既而政先執梃謁亨仲乃受之尋与璘浩循階以客禮見蓋璘時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而政在漢中是宣撫司都統制故也十八年始有旨並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然諸宣威府悉趨庭見論者以鄭為得體



虞并甫長者

虞并甫為丞相任未達常調官臨安橋所注新唐書以千奉丞相未上會其同州者窃得本以獻秦并父知之乃更以他書為贄已而窃書者先去疑并父洺怨己遷士大夫所報訛之并父還知渠州過變沈守約丞相為師問并父以同州之為人并父稱其美守約屢 之并父

當是金海陵王煬

疑當作闡

當是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諫字誤為書字之本耳

不變守約曰是人毀君不容口君毋為過情并父曰渠所長甚多但差好罵耳守約太息每稱其長者未幾守約入參大政白召并父為秘書丞相以至大用云

陳魯公鎮物

紹興末金陵海陵王臨江中外恟恟朝士多遣家為避狄計時陳魯公為左相獨鎮之人心少安一日還郡羽書未上趣召輔臣公獨後至中使屢趣之陳行愈益緩上當夜出手札欲散百官浮海避狄公對中使取御札焚之當是時都人狩遁去頗陳不為挺都人乃止北虜退獨公与王通老家屬在城中



張魏公薦士

隆興初張忠獻公再入為右相上注意甚厚使公條奏人才可用者公奏虞雍公允文陳魏公俊卿汪端明應辰王詹事十朋張尚書闡可備執政劉觀文珙王閣學大寶杜慶元起莘宜即召還胡資政銓可備風憲張舍人孝祥可付事任馮提刑時行馮少卿方可備近臣朝士中林侍郎栗王侍郎秬莫少卿冲可任臺諫一時選也時劉王杜三人皆以論事去國故公請召之其後悉為名臣終孝宗朝不顯用者數人而已

趙益叔使北

趙溫叔為舍人使北還入見上問敵何如葛王溫叔奏
曰臣觀葛王望之不似人君規模氣象不及陛下萬一
中原不日可復也臣敢再拜賀上大悅

韓子師折虜使

淳熙中虜人有舉進士第一者（記其姓名不可記）奉使來賀正旦
自負其辯頗受侮王人時以韓彥古子師館伴一日虜
使自誦其廷試賦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之句
以為譽第子師遽曰一百萬騎僅能得三十六熊何其
尠也虜使憫然能對侯也韓不與之窮以為能罷之所故
虜使猝無以應赧自是辭色頗恭時人亦多韓之敏捷

（朝野雜記乙集卷八）五

謚文忠贈官

乾道末蘇文忠特贈太師世或不知其所以蓋仁宗時
蘇儀甫嘗為翰林學士元祐中以其子容貴贈太師始
儀甫嘗遊金山題詩曰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鰲背
上行至是蜀僧寶印住金山摘其詩名軒曰玉鑑又囑
張安國大書而刻之張跋云此詩翰林學士贈太師蘇
公所賦也碑成僧摹以進大璫甘昪一日上得其真蹟
外望見索觀之意以為文忠也時文忠曾孫季真為給
事中他日上更書文忠詩以賜之識其末曰故贈太師
蘇軾詩季真拜賜疑之前白曰先臣紹興初嘗贈資政
殿學士未嘗贈太師今蒙聖恩乞自朝廷行之上悟曰
朕記贈太師久矣季真不敢白聞為執政言之執政因
奏以為言上始喻山寺詩云乃蘇紳也因即曰卽軾名
德昭者亦當贈太師于是降旨施行然 上雅意欲文
忠居常但稱子瞻東坡舍人草制稱曰人傳元祐之學
家有眉山之書蓋詞彩所憑故但為好語耳

保任京官連坐

保任京官犯贓連坐舊制也淳熙近歲未有舉行者淳熙
初錢師魏參政事會其所舉者以贓敗上疏自劾詔特
鐫三官吏部而因以他舉官名聞皆坐降秩紹熙初趙

（朝野雜記甲集卷六）六

溫叔所舉以贓抵罪用故事當削三秩而溫叔時為使
相若降三秩則應落職為銀青光祿大夫朝廷疑之
于是自衛國公降封益州郡公降封榮陽郡公蓋用趙
叔例蓋大國次國郡公為三

張敬夫遺表

張敬夫帥荊州庚子春疾甚數白免不許將死自作遺
表來上即更以旅襯不得上遺表即之上遂不見也其
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於斯路無由猶有微
情不能自已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是非清四海克鞏不圖臣死之日猶

乃字下有脫字

生之年敬夫了然不亂如此所謂古之遺忠矣敬夫卒之四日　上聞知其疾病乃右文殿修撰奉祠敬夫始以父任為右承務郎平生未嘗乞磨勘　上知其在廣西特進二秩為承事郎故職雖高終不得任子云

王瞻叔與王時亨爭禮

自席大光後成都守臣率處四川大帥惟本路監司以轄之故得就廳事所下馬他路則不然為守者無侍從臣近故監司見者於上廳更乘小輿自儀門入紹興末王時亨為守王瞻叔為轉運使將守戟吏以故事白止之瞻叔不平他日撒府以某日按見金穀案吏白遂使呼入瞻叔發怒遂設廳而坐謂典吏曰今日轉運副使來檢點成都府公事非見制置使也時亨不能詰



郡守越境省親

故事守臣無得越境者王正仲守揚其親居潤才隔一水正仲因乞告省親許之乾道中史丞相守紹興援例省其母于四明越屬郡也淳熙末耿直之侍郎為四明守其父年九十矣直之以親病乞來聽直之用故事詔告歸江陰省覲上特許之時有為湖廣總領者以母老請用季春至湖州　上亦許焉　孝宗錫類之施每如此

奉祀汾陰寶

淳熙十四年春有士人聶愿者獲一古印以皇帝躬奉祀汾陰之寶九字為文重十三兩士愿以為真宗西祀所作時吳少保琚為淮東總領以五百千償士愿取其寶獻于朝詔藏天章閣士愿以其寶先金所鑄償價未足詣御史府訴之時世脩繼周為中執法請命有司覆定且言祖宗遺寶復歸中禁縱使是銅亦當溥賞務重大體豈較細微事下工部將作監覆定驗之果銅也乃詔士愿免罪（己未三月）按汾陰記封金匱用受命寶封石匱用天下同文寶不見于記載故朝論疑之卒不加賞云



陳子長築紹熙堰

兩淮土沃而多曠土人且耕且種不待耘耔而收十倍浙民每于秋熟以小舟載其家至淮上為淮民穫田主僅收十五他皆為浙人得之以舟載所得而歸有張揚腿者淮東土豪也其家歲收穀七十萬斛金亮入寇執將至問以江南虛實張不肯言亮臠其兩股無餘終不以告乃舍之後虜退師張亦不死淮民因謂之揚腿云紹熙末陳子長損之提舉淮東常平以淮田多沮洳因築隄數百里捍之得良田數萬頃事聞賜名紹熙堰子長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朝廷念淮民至于捐其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第八

丙戌八月廿九日抄完

朝野雜記甲集卷八 九

嘉疑書

對而疑面對 納束之疑待束之

文郡以

當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九

故事

潛藩州建軍府名

舊制天子即位嘗所領州鎮自防禦州而下皆陞軍名節鎮州則建為府如英宗自齊州防禦使登極升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忠武軍節度使建儲升許州為潁昌府之類孝宗受禪以始封洪鼎建宣州舊有軍額則建為隆興常德寧國建寧府而劍州止升為普安軍（紹興中陞）（州升為崇慶府）蓋用此制光宗自榮州刺史進封恭王今上自國公出就傳後封嘉王四川皆為文郡然三州繼升為重慶英德嘉定府而榮州至今不錫軍名蓋中書之誤

百官轉對

故事百官五日一轉對紹興六年十一月詔百官應轉對而疾病者許封進文字更不引對其後秦相當國久恐聞人言於是百官當對者托多疾不上十七年八月詔自今當對而在告者俟病愈日上殿命吏部納束之然所對者不過大理寺官十餘人姑應故事而已自孝宗臨政鋭意人才乾道淳熙間朝士抱才氣者皆以得見上為嘉而碌碌者頗以傳對為憂然士大夫不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對班將至預從他官星首立朝路

年而不得見上者蓋輸其官而不輸其人此立法之奧

大臣賜書閣名

宣政閒大臣賜書閣多得御潯閣名若蔡京曰君臣慶會王黼曰得賢治定是也紹興初高宗以平江朱勔南園賜韓忠武題其賜書閣曰懋功後秦申王閣曰一德格天楊和王閣曰風雲慶會史會稽王閣曰明良慶會云皇甫坦賜書閣名[illegible]妙文

宰臣生拜太師

國朝自建隆至紹興宰相生拜太師者五人爾趙韓王普文潞公彥博蔡魯公京秦申王檜史會稽王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



親王生拜太師

本朝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真宗朝楚王元佐仁宗朝燕王元儼哲宗朝吳王顥欽宗朝燕王俁越王偲皆以父兄行乃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室特拜太師蓋王于光宗為親伯用優禮也

建隆至嘉泰宰相數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前輩既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四年凡二十八人以為兩倍于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閒宰相或席不暇煖而才二十有四人蓋秦檜之獨相十八年故也

中興宰相久任者

中興宰相二十九年自秦申王外其踰三年者八人而已王魯公淳熙八年相十五年罷凡七年留衛公淳熙十五年相紹興五年罷京魏公慶元二年相六年薨皆五年陳魯公紹興二十九年相隆興元年罷凡四年虞雍公乾道五年相八年罷趙衛公淳熙五年相八年罷周益公淳熙十四年相紹熙元年罷皆三年謝魯公慶



元六年相至今近三年

宰相位公孤封國

高宗宰相十五年惟秦檜之為太師呂元直為少保其他未有至公相者而封國亦止二人秦益公檜張和公浚孝宗宰相十五人生至少者五人而已史文惠太傅張忠獻陳正獻皆省少師陳文恭虞忠肅皆少保然封國者已十人陳文公王文定皆封魯史文惠張忠獻陳正獻皆封魏湯特進封慶虞忠肅封雍文靖封魏周府封少師封許紹熙後宰相凡七人京仲遠以少傅封翼國公周洪道留仲至謝子肅以少保封益衛魯三國公葛楚輔余處恭官皆至特進宰相官爵之崇未有如近歲者也

## 中興宰相封國數

中興宰相封國者有呂忠穆成秦申王張忠獻湯特進陳文恭史郡王陳正獻虞忠肅梁文靖趙開府王特進周少傅留少保京文忠謝少保

## 一國封兩公

故事未有一國封兩公者宣和末鄭達明封燕國公及蔡攸乃封燕國淳熙中史太保封魏陳少傅封福及慶典陳少傅進封魏國公時史公尚無恙也近歲趙沂公既封衛後數歲留申公以佐發復封衛國公一國兩公蓋失于討論耳

## 宰相追封王爵

中興宰相追封王爵者二人秦申王以久任史會稽王以舊學皆異數也

## 中興諸將封王數

中興諸將生享王封者四人張忠烈楊武恭和楊武恭存中吳武順追封真王者五人張忠烈韓武恭和吳武順吳武安追封郡王者一人劉武光世

## 中興外戚封王數

中興外戚封王者自信安孟王忠厚始其後平樂韋王淵太寧吳王蓋永寧郭王師禹皆以元舅之貴乃得之慶元中韓太傅侂胄以中宮從曾祖封平原郡王蓋殊命也

## 高宗朝參政最多

太宗乾德二年始置參知政事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而已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參知政事凡三十七人徽宗在位二十六年凡三十四人高宗在位二十六年凡四十八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四人以累朝較之高宗朝除人最多蓋秦丞相專權不欲其久在位故耳

## 小兩制除執政

故事小兩制未有除執政者乾道二年蔣子禮始自中書舍人除簽書樞密院事

## 中興左揆數

中興左相十六人高宗朝七孝宗朝六光宗及慶元嘉泰三外若范覺民洪景伯蔣子禮葉夢錫趙溫叔皆獨相而止居右朱藏一張德遠史直翁梁叔子皆自右入而亦止為右揆焉

## 本朝宰執父在數

本朝執政父在者若王文康章雷州張文孝吳

正肅奎安觀文吾河開府泉朝廷皆因其人殘二府而
後加恩命然但除四品寄祿官致仕爾徽宗用李太宰
(神秀)東政眷遇甚厚其父浦始持除右文殿修撰秀宝文
閣待制奉朝請及死又贈雜學士諡宣簡云浦濮州人
以鍛銀為生其除拜皆非故事然當時無敢正之者政和
初林彥正自翰林罷為執政其父仰以宝文閣待制
遷直學士蓋異數也近歲程恭政(松)為詠長其父九萬
以子在臺省日久自直敷文閣除秘閣修撰為奉中以
程入兩地再直文華閣待制為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視
政和恩數為優云



國朝父子祖孫兄弟宰執數

國朝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中)韓魏公(儀)祖孫宰相曾
魯公(從)兄弟宰相一家韓康公(獻)父子執政十三家曾
武惠(子)韓忠獻(子)石元懿(子)陳晉公(子)
王中明(子)王惠獻(子)呂文靖(子)范文正(子)
獻曾宣靖(子)蔡新州(子)蔡湖州(子)秦中王(子)
王敏卿(子)祖孫執政八家張師顏(孫)王文獻(孫)
梁莊肅(孫)才富文忠(孫)張章簡(孫)張榮遠(曾孫)錢
文僖(孫)蔣穎叔(曾孫)兄弟執政十二家呂鎮(弟)陳
文宗(弟)文任康懿(弟)吳正肅(弟)吳忠穆(弟)正韓獻

肅(弟)因王文公(弟)和蔡隨州(弟)元鄭子能(弟)洪文
惠(弟)文字文仲理(弟)南件理執政四家胡文恭(從子)林
文節(從子)史蔡經(從子)章文獻(從子)三世宰相呂文
穆(從子)王文靖三世執政二家韓魏公(孫)曾魯公
四世執政一家呂許公

渡江後父子兄弟建節數

渡江後父子建節十三家劉光世(子)錢愐(子)邢燠
李宰(子)吳琦(子)郭杲(子)楊存中(子)劉錡(子)
吳益(子)吳蓋(子)吳挺(子)兄弟建節七家吳玠(弟)錢
忱(弟)韋淵(弟)吳益(弟)吳拱(兄)吳璘(弟)李彥及(弟)三世節
度使一家吳璘(孫)四世節度使二家錢忱(高祖)曾
鄭藻(父子)五世節度使一家韓侂胄



本朝未三十知制誥未四十拜相者

本朝未三十知制誥者孫文簡(二十八)吳元中(二十七)晏元
獻宋宣獻王欽若張安國(皆二十八)王文正夏文莊(皆三十)
未四十執政寇萊公(三十一)張魏公(三十二)晏元獻(三十五)蘇文
簡錢宣靖韓魏公(皆三十二)趙韓王王沂公(皆三十九)富韓公(四十)
未四十拜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㮚(皆三十八)張魏公
(三十九)

## 中興學士秉政者

中興學士自建炎丁未至嘉泰壬戌凡七十人(承旨直院權直並附)大拜者十一人朱忠靖(勝非)沈持要(該)湯慶公(思退)康雍公(允文)史魏公(浩)洪文惠(适)蔣觀文(芾)梁鄭公(克家)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葛開府(邲)執政者又二十九人可謂盛矣

### 渡江後學士再入三入者

渡江後學士三入者二人胡端明(寅)王端明(倫)再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綦(崇禮)學(士)沈忠敏(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近)胡閣學(世將)李侍郎(擢)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劉資政閣(益公)(必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 國朝學士久任再入三入者

學士久次者晁文(迥)十六年王文公(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軍文憲(汝)趙清憲(挺之)楊內翰(億)皆十一年陶尚書(谷)丁文簡(度)皆十年龐尚書(安)穎公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淑)晏元獻(殊)馮宣靖(元)皆六年熙寧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

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公范仲文皆九年晉宣靖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踰六年久次者止此二公而已

### 父子兄弟入院數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政(昉)(宗諤)兄弟入院三家二賈(黃中)二李(文正)二錢(惟演)以爲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四家錢希白子(彥遠)梁仲素(莊肅)蘇儀父(易簡)子(耆)洪忠宣(皓)子(遵)兄弟入院者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公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蔡(元長元度)二文(仲理仲達)三洪(文惠文安文敏)馮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



### 西閣久次

祖宗時西閣久次者王晉公再入凡十六年宋公奕十二年盧涇相十一年龐日用李孟達皆十年張尚賢石文定皆九年錢文僖宋宣獻李儀父皆八年李相州王沂公劉子儀張文孝皆七年盛文肅錢希白丁文簡晁文莊皆六年

### 非進士除內外制並課經筵史館事始

國朝非進士出身除學自林彥俊始(以賴持國特賜出身者不比試合)試除舍人自顏奭仲始除講官自吳傳正始除諫官自徐師川始除臺官自曹統始除史官自鄒博始(注甲先已賜出身乃入史院)

中興講讀官節料

中興講讀官三大節料大觀文(錢百五十千自十貫)大資政以上(錢百千自十貫)從官(錢五十千自三貫)餘官(錢三十千自三貫)紹興十五年冬所著令也

制科宰執數

國朝制策登科四十人至宰相者一人而已富文忠弼執政者九人夏文莊竦吳正肅育張文定方平田宣簡況吳文肅奎[illegible]安簡[illegible]李黃門[illegible]蘇文定[illegible]范榮公百祿

詞科宰執數

自紹聖乙亥至紹熙癸丑以宏詞中選者凡七十二人其後至宰執者十一人孫忠定傅滕樞密康盧左丞益張文靖守范參政同秦忠獻檜周樞密麟之洪文惠适洪文安遵湯慶公思退周益公必大入翰苑者二十一人吳龍學材盧左丞益孫尚書覿張文靖守滕樞密康胡尚書[illegible]范參政同劉侍郎才卲王端明[illegible]湯丞相思退周樞密麟之洪丞相适洪內翰遵莫直院[illegible]周丞相必大趙舍人彥中李尚書燾陳侍郎峴陳內翰宗召

狀元大拜數

建炎已來狀元已發者六十九人而大拜者七人而已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開府[illegible]梁文靖[illegible]趙[illegible]是也執政凡十人楊樞密[illegible]王景莊[illegible]蘇參政[illegible]陳文忠[illegible]張文孝[illegible]蔡文忠[illegible]王文忠[illegible]馬文簡[illegible]許黃門[illegible]陳樞密誠之鄭樞密僑是也節度使二人陳康肅[illegible]王懿恪[illegible]是也

父子祖孫兄弟狀元父子兄弟賢良

國朝父子狀元三家張去華(子[illegible])[illegible]安德裕(子[illegible])梁顥(子固)祖孫狀元一家沈遘(孫[illegible])兄弟狀元二家二陳(文[illegible])二孫([illegible])父子賢良一家錢希白(子[illegible])兄弟賢良二家二錢([illegible])二蘇(文[illegible])

狀元舉制科

唐貞元中姚[illegible]以狀元舉賢良自後無繼之者至國朝而狀元舉制策者僅二人何舍人[illegible]孫學士[illegible]二公咸平初連榜[illegible]士咸平四年同以賢良方正登科近古所未有也

狀元年三十以下敘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王宣獻咸平庚辰汪端明應辰年十八沈內翰遘年二十莫內翰儔二十二梁御翰張公人李邦王尚書佐皆二十三場提舉孫參政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克臣張監丞唐卿貴內翰巖鄒尚書應龍許舍人安世皆二十五何僕射㮚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侍郎齊宋安丞相庠馮拯使制劉狀元黃公度潘士抃丹思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果鄭舍人叔許式劉安皆年三十

狀元十年執政五年侍從人數



狀元出第不出十年而執政者呂許公蒙正丁丑榜癸未年參知政事凡七年董資政德元丁卯榜甲凡年參知政事凡八年梁鄭公克家庚辰榜己丑年簽書樞密院事凡十年狀元及第不出五年為侍從者余給事宗自及第至給事中凡二年蘇參政易簡權侍郎以狀自及第至知制誥凡四年陳英公堯佐自及第至知制誥凡五年凡此外呂許公何文縝自登第至大拜十二年梁鄭公自登第至大拜十三年而王文正馮文簡趙宗叔自登第至知制誥亦止六年趙溫叔自登第至中書舍人亦止八年

狀元三年執政者二年侍從者

秦伯陽熺紹興十二年以右通直郎登第一年而為禮部侍郎三年而知樞密院事其子塤紹興二十四年登第明年為禮部侍郎古今所未有也

狀元侍從子

仁宗時孫登抃高丹登第丁官京官侍官一子紹興元年六月利州通判何求言英宗而與死于承事郎太學博士請子一官許之其從王司業綸于承議郎直館講閣中書出舍校書漢於于奏議郎中度皆侍官其子一人用此故事



近臣舉御史

祖宗故事御史有闕則命兩制學士舍人為兩制給舍中丞知雜知雜御史同舉一二人自官制行則廷直除而已淳熙初壽宗始復故事詔近官參舉然後官皆畏避鮮敢以聞故此制又廢至紹熙末纔一舉行耳

南班宗室及堂後官參事始

中興後南班宗室赴臺參事始紹興四年二月聞堂後官赴臺參自魏彥卿等紹興某年某月皆本臺請也

舍人引謝不升制

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員為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

其弟居修改京官二璵特制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本身磨勘判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謂薰直學士院為李丞相伯紀辭免溪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白紀免章略曰當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為言乃命判舍人一正草制為都司行制詞閣下草批答一事皆吏部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交修直學士院與莊丞公請祠不許胡當為答詔引嫌于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為之遂為故事

舍人草內制

近歲翰苑止員滿淳熙五年學士周洪道為御試詳定官直院范致能除參知政事本院闕官淳旨遇有撰述文字依例權送中書舍人十四年學士洪景知貢舉直院李獻之出使王侍制詔孔日宣李植請于朝遂用五年例云

檢正讀錄黃

紹興二年十二月韓世忠賞功文字給事中胄安宅除部侍郎門下後省闕官乃詔檢正學李与權書讀此事亦前所未有

密白

舊制樞密院事並過下省乾道元年十二月癸卯言省省自今樞密院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書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從之然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門下省謂密白慶元三年樞密院以密白遷補潛邸醫官二人給事中許深父以非舊典爭之遂寢其命

給舍不許判御奏事

自元豐分三省中書舍人于制勅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乃所以駁正中書違失紹興以來間有駁正或給事中書舍人判御同奏乾道五年二月辛丑中書舍人汪養源言神宗官制以中書為出令之官而門下審駁違正然後付之尚書三省皆置官屬以使相維可否分守甚嚴無得侵越今給判御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為一非神宗所以明職分防闕失之意上以為然詔復從舊例

禮官學士爭詔紙

乾道中李仁父為礼官郎中洪景盧直學士院時占城入貢詔學士院答勅景盧引故事乞用金花白藤紙寫詔而仁父上言當從紹興近例用白藤紙作勅書景盧以為侵官論奏其事　上曰礼官議礼豈可謂之侵官近例可悉止從紹興可也景盧深不懌其後仁父修四

朝列傳並就而卒　上命景盧續成之景盧革削旧史乃無完篇蓋素不相樂也于是上促書進甚急而新書未畢王稱季平以東都事畧來獻遂亂用焉或者但見新書殊畧外誤甚多而不知倉卒之間不暇考擇也書成進御景盧援季平于朝遂得直秘閣云

官告式

自建炎後侍從及宗室南班官遷除始給告大卿監防禦使以下止用黄勑其後以綺代綾羅綢䡵代錦紗軸以上同號紹興四年始命職事官監司以上並給告十四年始用錦其後又詔内命婦受外命婦郡夫人已上乃得用綱袋及銷金其餘則否淳熙十三年李炸永昌園户工部侍郎南郊恩贈其父用覆官私命文思院工簡諒以銷金綫紙為告陳子荣侍御劾于朝坐落職奉祠

前後宫許服紅帶

故事從官不帶待制已上職名而罷者止服黑帶佩魚淳熙中王仲行自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未行以言章奪職仲行以辭朝上殿服金帶兼魚而入閤門吏止之仲行即辨所佩魚閤門猶以為不可乃從小吏藉黑帶以見仲行殊不平十年十月始有旨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自是遂為定制



紫衫

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元年八月甲子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然迄不行秦會之死魏道弼秉政復舉行之論者以為搢士人貧者猶苦之未幾道弼為諫臣所攻遂罷政章中教事此其一也于是紫衫既廢士大夫皆服凉衫蛇道中李獻之為學士為　上言會稽之除顏色可憎今　陛下上奉　兩宮宜服紫衫為便　上從之蓋自渡江以來人情日趨簡便不可復古矣

國卹服凉衫紫衫

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群臣服白凉衫皂帶以治事逮燕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渡江後賜墓碑額

渡江後大臣未有賜墓碑額者紹興初　上始書韓文定神道曰世濟忠德之碑其後得此賜者亦不多秦丞相父（清忠啓慶）秦丞相（決策元功精忠全德）陳文恭（旌忠顯德）韓蘄王又（民安）（定功佐運）劉忠顯（旌忠褒節）吳信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韓蘄王（中興佐命定國）

元勲史太師北識事德元者周益公忠文者從

## 大臣謚之極美者

大臣謚之極美者有二本勲勞則忠獻爲美論德業則文正爲美有國二百年謚忠獻者才三人趙韓王韓魏王張魏公是也謚文正者亦才三人王沂公范汝南公司馬溫公是也其品可知矣李司空王太尉皆謚文貞耳宣政間蔡下詔居中方以文貞終不正謚受止後余餘謚之欲更作士曹從爲之

## 定謚不許更易

慶元末京丞相覺賜謚文穆既而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于是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抗且不可況以二字又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議謚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准古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 渡江後改謚

渡江後公卿謚號王仲言揮麈錄有之但殊䟽畧今不能盡記、、其史易者韓師朴丞相初請謚王剛中爲博士謚曰文禮謚法奉議明禮曰禮取其爲禮官時不主王荆公坐講之議也而韓氏子謂自來未有以禮爲謚者以白時相范覺民、、語剛中、、不爲改于是用吏部濬議改爲



文定左選李氏侍郎京東帥曾孝序之死難也博士錢藥謚曰剛愍執事旗之乃改曰威韓都尉嘉彥之請謚也博士華權定爲茂節而方庭寔在考功以端節易之司馬侍郎朴之賜謚也博士顏林宗定以忠肅而張敬夫在吏部以忠潔易之此四者皆于謚本定之前更易者也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謚爲義節而秦丞相以無忠字疑之令引議太常謂若以忠爲謚則子孫請之非易名之義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爲岳飛作謚太常議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 孝宗以爲用愍字則于上星爲失改卻之乃改爲武穆此二者皆于謚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而卻者也劉莘老丞相初謚正肅當矣而正字犯丞相父名乃改爲忠肅趙崇公叔寓初謚敦簡美矣而敦字與 光宗御諱同音其曾孫偲光請于朝改謚清簡此二者皆出于謚號以下之後然迫于名諱不容不避者也蓋自紹興至淳熙六十餘年之間改謚總六七皆有所以爲非京丞相之比矣張參政綱初謚文定汪聖錫爲吏部尚書駁之乃改章簡後其孫責竟復文定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九終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

## 官制一

### 丞相（總論建隆至乾道相名更易）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于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



事分省治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既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除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極爭人持方矢射中其僕乃元已復太宰少宰為僕射矣正仲當制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有請並三省為一于是元直辭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　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而令之名遂為定制矣

### 御營使（御營副使）

御營使者建炎元年始命宰相李伯紀為之本以行幸總齊軍中之政其後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預呂元直在位專恣甚尤甚官趙元鎮等以為言元直遂免時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為兩府兵權付與樞密本兵　又置御營使是政出于三也請罷御營司以兵權付之樞密而以宰相兼知庶幾可以收兵權一者歸於財用四年六月甲戌遂以宰相范覺民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及官以其事歸密院為樞密院機速房（為首以統政二員參贊軍事人差官兼提如舊使一員參二人）



（參一行事指以大將兼其將佐有都統制以下）置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　上將臨江視師其冬以和義郡王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事平復免明年　孝宗即位又以御營使命之然但自名一司掌殿前忠勇等軍非復建炎之比矣

### 都督軍馬同都督

都督古官也晉宋間有之自唐以後不置紹興初呂元直復相謀進取秦會之亦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置司鎮江元直竟之遣歸而命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已而落權字回

年趙元鎮自知樞密院事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共事為嫌乃改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五年春元鎮與張德遠並相遂帶兼都督諸路軍馬八歟文年秋德遠以酈瓊叛罷都督府隆興初德遠再入乃命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為二年德遠去位都督府復廢其秋紇石烈志寧入寇詔湯進之以左僕射為之進之畏避不行乃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為同都督瞻叔亦丐免于是更命和義王楊存中代為都督府非宰相而為都督自此始

## 都督行府

張魏公之初為都督也以行府為名凡事干朝廷則關三省樞密院蓋當文時在政府大不平曰三省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因稱疾求去隆興初魏公再為都督時宰相陳魯公湯慶公皆主和議故朝廷所行多與都督府異魏公乃言臣節制江淮軍馬其進退調發當從督府取旨施行近日主兵官及帥守監司緣以軍期事務徑申朝廷已劄下依本府指揮仍取當行人責軍令狀外謹具奏知　上曰豈有不中朝廷之理十月辛巳乃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督府取旨施行其餘事務並令申奏如舊



## 督視軍馬

督視軍馬者紹興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葉審言始以知樞密院事為之朝議以審言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豐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既為江淮都督乃命汪明遠澈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為方城夫守王青谷州遂并令魏公督之

## 制國用使 同知國用事

制國用使舊未有隆興初言者請法唐之制命宰相兼領三司使儲事財穀出納之大綱宰相領之于上而戶部治其詳　上是之命秘書省討論來上乾道二年冬遂命宰相兼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五年二月戊申罷國用司八年正丞相官名是四月詔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事與參政更不入銜云

##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自　太祖朝始置元豐官制改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建炎三年合三省之政于是李漢老自尚書右丞改除參知政事復舊制也故事丞相謁告則參預政事之臣例不得進擬差除惟丞相罷　上未得人則參知政事行相事多不踰年少者才旬日獨淳熙初葉夢錫罷相龔實之行丞相事近三年言者以

為懷私擅政遂有英州之謫焉

樞密使

樞密使自唐以來率二員周太魏仁浦吳延祚並為之國初仁浦拜集賢相自是止除一使至太平興國初曹武惠彬楚景昭輔始復並除後未有繼之者及真宗中年以王文穆陳文忠並為樞密使由是遂為故事逮仁宗不改英宗治平四年文忠烈呂惠穆神宗熙寧五年文忠烈陳秀公並使樞庭用此故事高宗紹興十年張循王俊韓蘄王世忠既罷兵乃並除樞密使十二年張循王猶在位特以孟信安忠厚為山



陵使乃亦暫拜樞密使度江後元樞並除蓋有所作為也

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太宗淳化二年始置以張遜為之然使與知院未嘗並除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陳秀公自會稽召為知院非故事也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故政和末鄧華公官至少保猶止為知院事其後鄭居中蔡攸童貫之徒既位三公乃更領樞密院事紹興七年秦中王為使沈忠敏自同知遷知院事蓋張魏公既薦秦相未欲其與己並又以故相不可除他官乃先白

高宗降旨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院使而知院同知院亦皆仍舊由是並除自後則否

樞密副使

祖宗故事樞密置使則除副使置知院則除同知院淳化二年太宗既以張遜知密院于是寇忠愍温公肅皆自副使改同知院事康定元年仁宗用晏元獻公為樞密院使于是王鄧公杜正獻鄭天休皆自同知改除副使自後皆然元豐末廢副使建炎後秦中王首復除樞密使王敏節副之既而張韓二大將並除樞密使岳武穆副之合故典矣近歲張魏公汪明遠葉并父王公明



王季海周洪道王謙仲趙子直繼除樞密使而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簽書樞密院事

簽書樞密院事太宗興國四年置是時石元懿公以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正本官職簽自是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焉太宗至真宗朝文臣樞密才五人其四人逮樞密副張文定以本官罷至神宗時曾公亮以是去忠愍乃除端明孔樞使王彥霖劉仲馮皆以端明罷遂為故事元豐官制廢簽樞其後童貫以使相為之上以貫官至三司乃更為領院事靖康初李參政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遂為故事

同簽書樞密院事

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郭宣徽後不置明受末李漢老鄭致剛守並拜未及謝而上反正李遷右丞鄭落同字紹興九年王倫交割地界亦命帶焉其後不復置隆興末虞雍公一為之

陞朝官除簽樞

簽書樞密院故事有以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以下為之者元祐初王彥霖以承議郎龍圖閣待制除授乃特遷朝奉郎建炎後張全真富季申皆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簽樞亦用此制靖康二年曹忠達輔紹興十四年李資政文會皆以陞朝官為之曹承議郎李承議郎蓋中書失之而舍人無正之者

樞密參用文武說見本末

自建炎以來樞密使副參用文武　仁宗親政以後但除夏守贇王貽永王德用狄青數人　英宗朝郭逵一人而已元豐改官制武臣不為二府政和末始命童貫簽書河西北兩房事後遂領院事焉靖康用兵乃除种忠憲師道建炎中復除王淵時苗傅等不平遂有明受之變自是武臣不復與樞密矣紹興九年秦丞相罷三大將兵柄乃以樞密使副授之蓋自童貫後



皆因事用非常典也乾道七年張說為明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說娶壽聖皇后女弟　上厚眷之時為政乃除說簽書樞密院事制下朝論閧然說辭不果遂以安慶軍節度使還第為踰年後以是命之說亦不辭又逾年遂進樞密院事淳熙元年秋罷為太尉尋降觀察使居撫州三年矣許自便七年秋卒　上念之詔復承宣使陳給事峴封還錄黃乃止說子荐文州刺史說敗亦貶郴州移明州觀察使

外戚典樞密

祖宗盛時專用外戚典兵馬而無使樞密者惟慶曆中王鄆公貽永以主婿為之然議者不以為忝元祐中韓文定在樞密其弟嘉彥既選尚為臺諫所攻旋亦罷去紹興初樞密都承旨闕執政請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為之煥懿節后父也　上曰朕不欲戚里為朝廷官乃不許　上受禪韓平原侂胄自知閤門事除都承旨亦固辭因自請奉祠云紹興中孟仲使樞密直以典一道故事乃即罷

樞密院屬官

樞密院屬官舊有都副承旨以武臣為之編修官二員以文臣為之熙寧中始以文臣為都承旨元祐後又詔恩數如權侍郎紹聖初廢　高宗在會稽武臣辛道宗

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初道宗既免乃詔用兩制為之(元年十二月丙寅)然但閒除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抃用事久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 今上初立薛象先以戶部侍郎兼都承旨何自然以為非祖宗成憲斥去之建炎中又用元豐故事置檢詳一員祿賜與都司外郎等(三年六月庚午)時御營司既廢密院置幹辦官四員既而以其名不雅則改為計議官在編修官之上(建炎四年十月乙卯)紹興十一年始省(四月庚寅)

三省樞密院賞功司

建炎初李伯紀為政始于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呂元



直初相遂省之及范覺民以宰相兼樞密乃于密院置機速房紹興二十九年又罷辛巳用兵復置機速乾道八年始罷凡錢粮事歸三省邊防兵政歸密院焉

拾遺補闕

遺補唐官也 太宗以正言司諫易之淳熙十五年正月兵部侍郎林栗言國家累年以來宰執百除職無虛任御史三院亦不乏人獨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職銜至于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皆三年為任仍面加訓諭官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彈之職 孝宗從之以許深

夫薛象先充其職班著在監察御史之上請給人從依監察御史例 光宗立復省

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 學士權直院 行宮直院 翰林權直)

直學士院自開寶二年盧丞相多遜始權直學士院自開寶六年張舍人澹始翰林權直自乾道九年崔舍人敦詩始學士院權直自淳熙五年崔舍人敦詩始國朝故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卿監之類則止稱權直院自近歲崔大雅以樞密院編修官趙大本以校書郎陳內翰宗召以著作佐郎兼直蓋特命也紹興末高宗視師建康何內翰溥屬疾不能從而直院員并



乏使兩淮乃命唐立夫以起居郎兼行宮直院車駕還復省

庶官兼侍講

故事經筵官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若大卿監以下則止兼崇政殿說書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此命乾道末張敦夫以吏部員外郎入侍經筵用公休故事亦兼侍講為日改官制後庶官非二史而兼侍講者不數人范純甫司馬公休張敦夫是也(國朝經筵非進士出身者二人吳時正呂原明張敬夫)

翰林講讀學士

翰林讀講學士　真宗朝始置元豐官制去翰林字及學士名元祐中復之以命種子瞻趙元孝而已渡江後獨范元長常一為之

史館專官　陸務觀本末

自　真廟以來史館無專官　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為史館修撰使專典領其後子固所草供不當　神宗意書不克成　孝宗時修五朝史淳久而未畢遂召李仁父洪景盧理之為皆奉京祠不兼他職者數年而史始成蓋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百有餘人時景盧請通修九朝正史　上許



之景盧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輒將成書擅行更改然書未就而景盧去國淳熙末修　高宗實錄但以他官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功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以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三等為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秘閣修撰又遷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檢討官三員限一年畢其後又七年而　高錄始成時當修　高宗正史　孝宗　光宗實錄朝論覺無專官始外召傅景仁陸務觀為在京

宮觀免奉朝請令修史于是務觀退政久矣乃落致仕以為同修國史兼實錄同修撰焉務觀山陰人時年七十有八

提舉秘書省

提舉秘書省者官制以來无之政和中初置以命蔡攸其後秦伯陽經居是任紹興末　高宗召信安孟王忠厚後為醴泉觀使乃命提舉　秘書省以寵之凡遇局如宰執例孟王亮亦省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者舊率以近臣領之熙豐間司馬公王和



甫經居是任後不復置紹熙五年十月復置以命韓家先明年何自然以非舊典為言遂罷去蓋務反趙子直之政而不許考也太史局日官止于五官正　孝宗時始增春夏秋冬中五官大夫

六院官

六院官檢鼓糧審官告奏進也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為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則繼即除郎如鹿伯可是也故恩數畧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紹興十一年胡世明以科院除監察御史迄遷副端乾道後相繼入臺者有宋鼓書蕭之敏陳升卿傅淇等數人而六院猶重歸為

察官之儲矣爭與初龔寔之衆以其內弟林沇幹辦審
計司過郊恩而林尚京秩乃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監丞
之上林用是得封贈父母龔後為謝廓然所訐南竄此
其一事也紹興二年夏六月院官始復入雜壓在九寺
簿之下焉(五月戊辰省旨)

環衛官

環衛官者唐有之領宿衛兵若今之三衙 祖宗時其
官不廢然無職事但以處藩郎代還及宗室除拜而已
元豐官制改外任皆不除惟宗室則如故除授中 孝
宗始命學士洪景盧等討論故事因復置以授武臣其



去正任除上將軍(承宣使以上為正任) 遙郡除大將軍(以皆官領刺史至承宣使為遙郡) 正使除將軍(武功大夫以上) 副使除中郎將(武翼郎以上)
使臣以下左右郎將(以下) 皆有添給及從人而無職
事若除管軍則解或領閤門皇城司之類則仍帶焉往
戚里子弟不除是時李太尉顯忠首除左金吾衛上將
軍 上諭湯慶公曰此正如文臣館閣耳平時在環衛
中庶見得人才邊戍郭太尉果自右驍衛郎將受知
孝宗以本官 職事不二三年遂至殿帥矣近
今環衛官皆為戎帥之儲云

內侍兩省

入內內侍省內侍省者皆宦官職也舊號前後省紹興
三十九年九月以前省無職事遂廢之今入內內侍省舊
後省也吏額三十五人分五房所掌內殿引對群臣錄
金字牌收接邊奏賜臣僚劄關命藥節除執政官御史
中丞文臣宗室節度使以上生日宰臣以下覆擢葉奉
楊務新火喜雪御筵每日奉香表注贊宮忌辰酌獻看
經設伏大廟行禮并奏告差官閤令大禮執事并奏主
進家恩科詩筆御封香車駕行幸差官應奉人吏在道
及到朝儀賜宣召學士及試官御試一行事務聖節龍
宰臣以下齋筵 皇太子禮書執政官而冀換驗迎奉



到御容賜蕃使宴大朝會差應奉等官皆其職也其官
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名渡江後又掌藏金國誓書及
八寶內東門司內侍省屬也掌機密門戶合同憑由引
掌御前及宮禁服索金帛御藥院掌應奉禮儀衣服湯
藥舊制內侍遇郊恩許進子年十二試以論語義即中程
者候二年引見供職紹興三十二年夫張真甫為殿中
侍御史以宦者員冗為上言之 孝宗曰朕有此意久
矣祖宗時止許人進一子朕意欲休祖宗法真甫奏事
畢上曰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已不必若平時充
事猶可設使當母后少主之時豈不能為禍漢唐之事

此據谷先生
註并錄之

是也遂命內侍省開具在見人數奏牌元年會慶節權
免進于于是定以二百人為額焉

閤門

閤門在列清選也舊有知閤門事同知閤門事多以外
戚勳貴為之其下有閤門宣贊舍人掌贊書命閤門
祗候掌侍衛班列蹕道問 孝宗始倣儒臣館閣之制
增置閤門舍人以待武舉之人官者先召試而後命又
許轉對如職事官供職滿二年與邊郡遂為戎帥部刺
史之選云遂嚴然提刑兵鈐知閤熙載姜鄭使特立之
進皆自此階故武臣以舍人為清要紹熙初將命有召
試之命為葛楚輔丞相言介武學第一人乞免試
上從之二月九日丁卯降旨

此卷[illegibl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終

[illegibl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一

官制二

宣撫使

宣撫使 祖宗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
為之累朝但除何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彥韓獻肅
五人 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為宣撫使李孟為宣撫
自此始 熙寧末 神宗命郭逵討交趾逵前執政然但
以招討使為名惜之也建炎三年張魏公以知樞密院
事為宣撫處置使其後杜丞相周仲衡孟富文趙元鎮
虞并甫王公明鄭仲一沈德之輩皆自二府出而為之



虞公始以元樞除資政殿大學士矣上恐未足為重後
二日乃復帶知樞密院事烏若前宰相為宣撫使則自
虞公以後亦止除李伯紀呂元直朱藏一三人紹興元
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為宣撫使
自此始二年李泰發以端明殿學士為壽春等州宣撫
使文臣非執政而為宣撫使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壽春
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吳璘六人從官
止李泰發王伯召二人蓋重之也紹興末詔以楊存中
為江淮宣撫使劉恭父不書錄黃遂寢其命然詔虞并
甫以兵部尚書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會存中命授于

是歲復川陝宣諭使而存中措置兩淮焉

宣撫處置使

宣撫處置使舊無有張魏公始為之其行移于六曹寺監帥司皆用劄子而六曹于宣司用申狀紹興四年趙忠簡使川陝六年韓忠武使京東淮東皆帶處置字入銜然忠簡後不行而韓在山陽特帶其名而已非魏公處置之比也故事大臣為宣撫使者于三省樞密院皆用申狀若建都督府則止用關而已隆興初魏公以少傅為江淮宣撫使頃之辭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及符離師潰內外紛然公上表待罪上曰罷樞密使宰相



陳魯公曰如此則是罷政乃降特進復為宣撫使陳正獻公時恭贊軍事言于孝宗曰降官示罰自古所有今難張浚自請然人情觀望徒使號令不行請復正其名上不從周元持時為御史亦言官爵者人臣一己之私其人有罪隨即貶降則可也若都督之名則國家用人之權柄豈得亦行追削上納其言遂復督府之名矣凡前兩府及從官為宣撫使于六部用申狀總領所用公牒監帥司及所部郡縣得用劄子云魏公為江淮宣撫使中興行都除三省樞密院外並用劄子蓋以少傅判六部也

宣撫副使

宣撫副使舊無有建炎三年周仲獮宣撫兩浙以郭太尉仲荀副之武臣為宣副自此始其後福建韓世忠川陝吳玠皆有此授紹興二年張忠獻既被謗得召歸先為置副命王伯召盧立之為之文臣為宣副自此始其後郎李氏建為之然但帶權字紹興中胡承公鄭亨仲在川陝岳鵬舉在荊襄楊存中在淮北皆不置宣撫使而數人者第以副使為名蓋靳之也久之鵬舉落副字其餘則否

宣撫判官

宣撫判官者熙寧初韓康公使陝李邦直以知制誥為判官蓋上模也紹興中劉彥沖嘗受張魏公使宜之命



為宣判其後張宗元呂祉亦為之十年楊和王以太尉為淮北宣撫副使劉信叔以節度使為判官二帥札抗權均抗轉運副使判官之比非復熙寧之制矣

宣撫使官屬

宣撫使官屬者張魏公出使張通夫深以端明殿學士程純老唐以寶文閣學士王子高庶以龍圖閣待制並為謀議官劉彥沖子羽以徽猷閣待制為參贊軍事趙應祥開以秘閣修撰為隨軍轉運使傅彥齋雩滿元通康國以尚書郎幹辦公事皆非常制也紹興四年始著

令恭謀視提點刑獄恭議視轉運判官機幹在諸州通
判之上至今不改

招討使

招討使古官也熙寧間始命郭逵爲一人建炎四年李
成闌江州詔以張浚王爲江西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副
置使之上書爲令紹興五年以岳飛奇爲湖北襄陽招
討使飛舉請州縣官不法害民者許移罷從之十年兀
朮犯三京以韓張岳三帥爲河南北討招使三十一年
海陵南牧以吳璘判綱成閔吳拱李顯忠爲陝西河東
北京東西招討使蓋遂領其地非張岳之比也隆興元



年以顯忠爲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副之
未領職即罷

招撫使 招撫處置使

招撫使古無有宣化末郡招成都趙青翁言以參知
政事爲川陝招撫使後不復置建炎初李伯紀奏以張
龍圖所爲河北招撫使府盃都人嘗爲監察御史甚言
兵注迂後等惡之未及出師而發結與十年書復取河
南地割以利雍公公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
會兀朮兵敗乃駐軍太平州除年復罷三十一年李
宗即位以成閔張子蓋李顯忠三大將屯湖北京西淮

東西招撫使子蓋死劉寶代之逮和議成乃罷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古無有紹興三年趙忠簡始爲江西制置大
使其後席大光帥潭孟李伯紀帥江西呂元直帥河南
皆領之大光在成都詔旨位宣撫副使上凡監司不法
許舉按八年李大發爲江西帥以前執政亦帶安撫制
置大使是歲大光以憂去胡承公自給事中代之始去
大字至今不改

制置使

制置使自此置後多以武臣爲之建炎元年郭太尉仲



荀制置東南盜賊請益帥司並聽節制許之其後王淵
懿閣劉武僖劉光世韓忠武世忠張忠烈俊岳武穆飛
吳武安玠關敬勇師古劉忠武錡嘗爲制置使掌兵事
建炎末議者令帥臣悉帶制置使張達明爲江州帥以
便宜竭取屬郡之財 上聞之詔除用兵聽依便宜餘
悉禁止其他刑獄財賦事則歸之監司焉十三年八月辛亥閏
紹四年遂罷制置使之名惟統兵官如故自休兵後獨
成都守臣帶四川安撫制置使掌節制御前軍馬官員
陞改於發類省試李人銓量郡守舉劾邊州守貳其權
略視宣撫使惟財計茶馬不與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

元本王是長　江

元本始三行

州守亞領之，然其職止蕭清海道，節制水軍，非四川之比也。

### 宣諭制置使

宣諭制置使，舊無有。紹興元年，上以江湖寇盜多，貢賦不繼，乃命孟富文以戶部尚書充江東西、河南宣諭制置使，理財賦，治盜賊。富文未行而東路運以爲福建宣撫使焉。

### 宣諭使

宣諭使，舊有之，以宣諭德意爲職而已，不與軍事。渡江後所遣尤數。紹興二年冬，分遣御史五人宣諭東南諸路，視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逾年乃還。六年，又遣范右司直方宣諭川陝。九年，又遣方參院廷實宣諭三京，皆使者職也。時李參院采被旨宣諭江西，乃專督捕盜賊，罷爲廣西提刑。是年新復陝西，詔樓仲輝以簽書樞密院事往永興軍，諭鄭亨仲以秘書少監爲參謀，手銜卒千人，因制置移屯等事，宣諭之權自此重矣。十一年，鄭亨仲宣諭川陝，始建使名，得與邊事。三十一年，江中丞敦宣諭京西河北，得旨撫勞將士，體訪事宜。三十二年，虞雍公宣諭川陝，乃專措軍實焉。其年王瞻叔代之，亦參軍政。蓋自亨仲後，其權任埒宣撫之亞焉。

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一　六　官制二

### 撫諭使

撫諭使，建炎元年以路公彬、耿伯順爲京城撫諭使，副始建使名。四年，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爲浙江河南撫諭使，且令按察官吏能否，伸理民間屈抑。紹興元年，以吏部侍郎傅崧卿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後不復置。建炎初，又命御史馬伸等八人撫諭東南兩河川陝。三年，命吏部郎中方聞撫諭淮東。紹興二年，命吏部郎中周隨亨、駕部員外郎李庭二人撫諭川陝，皆不帶使字。其餘如建炎末周文若、太傅黃使李成賜以旄節，紹興初胡承公參院督捕閩盜，亦皆以撫諭司爲名云。

### 鎮撫使

鎮撫使，舊無有。建炎四年，上自海道還會稽，時江湖荊浙皆爲金人所蹂，而群盜連衡，以據州郡，大者至十餘萬，朝廷不能制。范覺民爲參知政事，請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迺有所屬，則可以漸制。乃言于上，請稍復藩鎮之制，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群臣多以爲不可，覺民曰：今諸郡爲盜據者已十數，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上亦決意行之。其五月，覺民爲右僕射。其月甲

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一　七　官制二

手覺民請以淮南京東西湖南北諸路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仍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聽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付遇軍興聽從便宜仍許世襲 上曰使令世襲恐太重當俟其別立大功然后許之時劇盜李成在舒蘄桑仲在襄鄧郢仲威在淮揚薛慶在高郵皆即以為鎮撫使其後河南翟興山陽趙立歷陽郭位東海李彥先與薛慶皆戰死而淮寧馮長寧以地降劉豫紹興初諸鎮或亡或死遂不復除人之但餘荊南解潛而已五年趙元鎮相召諸主管馬軍並罷鎮撫使蓋鎮撫使之有聲者文臣惟陳規武臣惟岳飛王彥解潛李橫耳



發運使

發運使 祖宗盛時有之置司真州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殘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正月遂罷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建言戶部非生財之地請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餘杭戶部侍郎李彌遜因請復置發運司別給糴本錢數百万緡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以待恢復之須徽猷閣待制程邁為江淮荊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遂入辭上因言唐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 國朝始分為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祖宗分于轉運司常平分于提舉司茶鹽分于茶鹽司以至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于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因諱不行 上不許已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請令檢察營田市易等事俾總六路而制其殘虛亦不行第令和糴而已其冬李光參政以為虛糜廩祿請罷發運而復常平九年正月遂廢發運司以戶部侍郎梁汝嘉為經制使乾道六年虞丞相當國三月奏復發運司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為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黃通老上尚書言之甚力執政皆不之聽然正志實無能為但唆督諸司州郡多取羨財而已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課誕謾放罷發運使罷



經制使

經制使者宣和間陳亨伯首政始以大漕兼之亨伯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糧取其盈以佐用度其後翁端朝中丞繼為之紹興初與發運俱罷九年正月復置以戶部侍郎梁汝嘉為使司農少卿霍蠡為判官以檢察內外失陷錢物舉催米斛綱運措置糴買總領常

平為職未見曾諫議統言其先蓋而多責逢省之十三年八月　上諭大臣曰今漕司各掌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可做發運置都轉運一員通掌諸路雜移選從官中中曉財穀者為之　上雖有是言然亦不克久也紹興中又有總制司以執政官領其事先是經制司既廢諸路責賦或不時至五年閏二月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提領措置財用富文請以總制司為名許之其職略視經制司七月富文罷詔沈忠敏與求權領六年二月忠敏罷政詔總制司官候除執政日取旨既而不除後二年乃復置經制發運使凡二司金穀本末詳在財賦事中



建炎初又以馬忠為河北經制使王燮傅亮為河東經制副使名雖同然實掌兵事云

## 都轉運使

都轉運使渡江後惟四川有之明受元年三月始以黃右司槃為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置司遂寧府未行而反政遂除兵部侍郎明年張魏公出使川陝遂以趙應祥為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財賦應祥言總領財賦于四路漕計或不相關當正其名使知有所統屬張公是之紹興六年冬遂除應祥都轉運使後又置副使或判官十五年省都轉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用鄭亨仲請也其年十月王侍御勃言制軍給食通而為一雖察院戶部不得而專于是復置總領矣紹興二年十月嘗置湖北等七路都轉運使置司鄂州未幾即罷之

## 總領諸路財賦

總領財賦古無其名靖康末　高宗以大元帥駐軍濟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楊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以名官也建炎末張魏公同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儲所總領之官自此始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太府司農卿少調其錢糧皆暫以總領為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置



三總領以朝臣為之皆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餉饋而已凡鎮江諸軍錢糧隸淮東總領治鎮江建康池州諸軍錢糧隸淮西總領治建康鄂州荊南江州諸軍錢糧隸湖廣總領治鄂州其序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十五年復置四川總領治利州天下凡四總領矣乾道七年併淮東總領所入淮西亦有發運使故也未幾復舊然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制利源即有軍興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催鹽酒而王曮叔括田契以佐軍需云

## 鹽職為總領

諸路總領故事皆帶在內金穀官若太府司農卿少丞戶部列曹郎中員外郎之類淳熙中趙溫叔用宇文郎中手震為淮東總領時宇文為館職以未歷郡不可除郎乃命以著作郎兼權金部郎官為之以館職領錢糧事非旧典也當時皆不以為然

## 提點鑄錢

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自咸平初有之渡江後歷罷廢復語在財賦事中乾道六年併其事于發運司發運司罷遂復之淳熙五年又加都大二字于提字之上以淑川秦茶為後又置提點江淮錢治鑄錢公事以淮西漕臣兼之



## 武臣提刑

武臣提刑　祖宗以來有之復罷去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復之然但曾提殺而已四年又罷之乾道六年五月復置諸路各一員皆選公廉曉習法令民事之人如無聽闕大臣乞依故事加同案不從于是武臣繇于四方至有六曹尚書典藩而被按者淳熙末　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今止除朝臣一員而已

## 提舉常平茶鹽

提舉常平官自熙寧初置元祐罷紹聖閒罷復不常建炎元年五月復罷二年八月復諸道常平官還其糴本自青苗錢不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九年置經制司收常平官為經制其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為常平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仍別置官吏及歲舉壓政自然常平錢皆取以贍軍今特掌義倉及水利役法振濟等事而已無復平糴之政矣

## 安撫使

安撫使舊就帥臣　祖宗時惟陝西河東北三路及益廣桂有之建炎初李伯紀建言諸道皆帶安撫使而廣東西仍舊制加經畧二字其制今存然兵事皆屬都統民政皆屬諸司安撫使特虛名而已又有帶內安撫者自軍興以來有之蓋諸將在邊假使名以為重事定輒廢今金州荊楚等數州以極邊得存又有廣西安撫都監邕州守臣兼帶安撫都監瓊州守臣兼帶外此則俱不帶云



## 馬步軍都總管

馬步軍都總管　祖宗時大帥職也旧名都部署避英宗諱改之三路帥臣得兼事權甚重以武臣為之副今江浙淮廣荊湖利路帥臣皆帶都總管但存虛名而

其副特以處貴存外戚及雜軍之人無可歷之發蓋以厚祿優之非復 祖宗之制矣

兵馬都鈐轄

兵馬都鈐轄 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也帥臣第帶兵馬鈐轄而武臣之為鈐轄者與鈞禮然軍政專之變蔡仲達自渭入蜀始以都鈐轄為名蔡下令諸鈐轄循舊 神宗不樂其稱歸于是易當世以前執政來為安撫使而都鈐轄之名不等矣建炎末置撫使始命處五之後帶都字自後並遂及廣桂五州故皆以都鈐轄為稱而江西贛州以多盜其守臣亦帶江西兵馬鈐轄至于武臣為都鈐轄者亦無尺籍伍符然每歲耗注諸州按閱捋存故事而已間有得旨兼管軍職或副隸某軍者則仍帶入銜云



諸軍都統制

諸軍都統制古無其官宣和間西南用兵大將或三四人不相統一故即其中拔一人為都統制以總之兵罷則如故建炎元年五月既置御營司遂擢王淵為都統制都統制官名自此始其後神武五軍及川陝宣撫司都督府樞密院皆有之紹興初諸大將官既尊悉號宣撫使其將佐則謂之統制官去都字十一年三大將兵罷乃擢其偏裨為御前諸軍都統制自太尉至諸司使副皆得為之惟官至使相帶領都統制職事十八年川陝三大將亦如之今與元江陵建康鎮江府與金鄂江池州及平江許浦水軍官皆除都統制數客視三衙推任在帥臣之右焉官早者止除秩則御統制

副都統制

副都統制紹興七年始置從省乾道三年五月荊南都統制王宣久病上恐其不起且方遣報不亡乃除琦為副使司軍事欲俟宣疾愈改授已而諭輔臣曰朕欲令後江上諸軍各創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諸他日統帥亦使主將爾忌不敢擅專妄作大臣皆曰善上因欲令諸軍中自推選某子弟本相言不可上語曰極善當自朝廷除人不然即似吾藩鎮大臣言都副統制礼數宜有陞殺且為條約將上 上曰如此歷異他日不致爭權越礼誤國家事遂行之然興州自吳挺亡後未當除人蓋重之也其他軍數少者都副統帥亦不並除云



統制統領官

統制統領官三衙及御前軍將佐也 祖宗時發兵以以路分州都監等領之 神宗用兵始置百三十將是

一卷王一人直 [illegible]校人

在鈐轄路分之外矣。渡江後，大事又有統制、同統制、副統制、統領、同統領、副統領等。其後乃有正將、副將、準備將之名，皆偏裨也。舊制，準備將而上，皆主帥辟差，仍先申樞密院審察。乾道七年，建康都統制王宏罷，乃辟差將佐數百人代者。主友直言于朝，二月庚申，有詔：副練官部隊將而下，軍中一面差，仍申朝廷照會。紹熙四年正月乙酉，詔江上諸軍辟差統制至準備將者，令主帥辟發三人赴紀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慶元三年二月戊午，詔令辟差，其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軍處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自是主帥之權復重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一終

乾隆丁酉正月六日兩[illegible]校對 [illegible]

覆閱公吳校
潛閱公

元年[illegible]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二

## 官制三

### 皇子除官例

祖宗故事，皇子初除防禦使（太祖第二子及英宗初為皇子時並除防禦使）。太宗以後或封王或封國公（燕恭憲王初封衛王，鎮恭懿王初封慶國公之類）。其間亦有封郡王郡公者（昭成太子初封平郡王，吳榮王初封樂安郡公之類）。神宗諸子初除皆節度使，封國公，稍遷郡王，加平章事（平章事今開府儀同三司），至出閤封王，則始兼兩鎮，加司空，後皆因之（司空今少保）。紹興末，莊文太子自蘄州防禦使躐拜少保，封鄧王。淳熙末，今上自安豐軍節度使亦拜少保，封嘉王。蓋重長嫡也，視祖宗時恩數為優云。



### 親王贈官例

舊制，皇子皆贈三師、二令。元豐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三省長官，不為贈典。乾道中，正丞相官名，削侍中、兩令之位，故魏惠憲王雖孝宗愛子，生止為使相，薨止贈兩州牧。蓋上意以子弟居師傅官不順，而三省長官已廢，故但以州牧優之。慶元中，嗣秀王以山陵總護之勞，當遷而官已至太師，乃拜兼中書令，王辭不拜。已而上有殤子，亦贈太師、中書令，追封兗王。不知今官制已無二令之名，此宰相失于詳考也。

進 吳校作惟

得之 吳校無之

謝 吳校置

相王 吳校王相

宗室兩鎮節度使

故事同姓秉旄者非親弟愛子無得兼兩鎮熙寧初進相孝定王允弼定榮王允良以屬近行尊乃得之慶元初嗣秀王伯圭既中辭書令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始命兼兩鎮焉國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雙旄者僅三人耳

知大宗正事

知大宗正事 仁宗始制用 太祖 太宗之後屬近行尊者各一人於是首命濮安懿王為之自是率以近屬官至相王者領焉渡江後雖用南班往往不多得人無以表率吏事刻削宗室皆患之淳熙初宗正官闕趙溫叔言宗室間公不惡之賢自江西轉運判官召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不惡字仁仲曾祖懷榮穆王宗暉蓋濮王第六子祖仲損沂王父士圜以南班扈駕北還乾道中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仁仲中進士第所至有聲積官昭慶軍承宣使在宗司數言天下事 上甚重之其諸孫多進士高第者

宗室奉使

自熙豐以來宗室雖為外官未嘗有出使者乾道七年春趙溫叔為賀金國生辰使 孝宗特命武翼郎兩浙



吳校默士王字

吳校儀王稱

西路兵馬鈐轄伯驌副之時方議受書禮故特遣之為介也近歲善義不艱皆以尚書郎使北蓋用伯驌之例云淳熙十一年親賢宅多才為正旦副使南班近屬出疆者止此一人耳

宗室知舉及任學官

紹興末 孝宗有詔宗室不許注學官七月丁未乾道中師垣者廷試中甲科自言于 上以是許注甲科八年五月乙亥淳熙中既詔宗室省試十人取一吏部尚書閻洪道乃請許充學官及考試從之六年十一月壬午紹熙中遂命趙子直知貢舉兩外郡至今不差宗官蓋有司循習之故也

三公備官

三公自 祖宗以來罕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論也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俁越王偲鄆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肅王樞至儀王樸渡江後以用兵故紹興十二年秦申王為太師張循王韓蘄王為太傅劉安城王為太保其後乾道初楊和王吳信王並為太傅紹熙初史會稽王為太師嗣秀王為太保蓋自紹興後三公未嘗備官焉

太師並除

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潞公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魯公京童貫鄭平樂王紳靖康初燕王俁

吳校將拜者

數吳校僕

元本忠厚今從忠厚

越王偲紹興中秦申王檜張循王俊紹熙末史會稽王
浩嗣秀王伯圭

文臣節度使

節度使　祖宗時非近屬及有大功者不除宣和末節
度使至六十人崇者以為進十觀王黼子二十一人前宰執二人大將宗室
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思濟七人靖康初因中丞陳過庭言九人投梁
師成朱勔梁方平以罪死而宗室以留恩建節者十有
四人將帥得拜者二人凡六十有二人以月奉及歲賜
計之是一年費緡錢七十萬也渡江後節度使率不過
十許人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illegible]
附勳舊史會稽王以舊學趙雄公以[illegible]文定以恩執政一人[illegible]從官二人而已張知明堂楊存中使職



外戚節度使

國初外戚罕有建節者　太祖時杜審言進以元舅之
尊窮老才得節度使　仁宗用張堯佐一時名臣力爭
之其後除拜浸多中興後外戚節度使二十有二人孟
后姪忠厚　鄭后姪藻　韋后弟淵姪謙讜　邢后
父煥弟孝揚　吳后弟益姪琚璩　郭后弟師禹
夏后弟執中　謝后弟淵　李后姪孝友孝純　韓
后曾季祖侂胄父同卿從祖邈　徽宗王貴妃父舜民

吳校皆兄

諸本雜吳校皆正雅

高宗劉貴妃父懋

恩舊節度使

哲廟以前節度使未有以閒冗除者右王顯張昊輩
雖以舊恩貴寵皆以嘗任密府乃得之崇寧後始除鄭
天信朱勔二人紹興中曹勛韓公裔乾道中曾覿嘉
泰中姜特立譙熙載皆以攀附恩除官節度使

宦官節度使

真廟以來宦者官雖尊止于遙郡承宣使而已宣政間
始除童貫楊戩梁師成譚稹李彥梁方平等十許人靖
康初皆貶奪之渡江以來間有爲正任承宣使者慶
元中王德謙已除節度使大臣交奏乃不行德謙亦坐
斥死在時事中



兩鎮三鎮節度使

國朝凡臣拜兩鎮節度使者才三人熙寧初韓魏公元
豐中文潞公紹興中呂誠公是也然三公辛辭之渡江
以來諸大將若韓張吳岳楊劉之流率至兩鎮節度使
其後加至三鎮者三人韓蘄王鎮南武安寧國張循王
靜江寧武靖海劉安城王護國寧武保靜舊制惟婦人
封得兼兩國若大長公主及　上嫡母皇太后姊妹皇
后母之類是也政和中蔡京以明堂成封陳魯國公辭

不拜其後童貫遂封徐豫國公紹興中秦檜以進書恩亦封秦魏國公大臣兼封止此三人而已時京檜亦辭于是三代及小君皆加兩國之贈乾道末　上既立太子欲加恩魏邸始封韋夫人為韓魏國夫人親王夫人兼封亦前此所未有（自後恩平王夫人吳興俞夫人及阿母卜夫人並用此例）

兩國公主（兩國夫人）

故事郡主未有兼封者崇寧中　上詔濮安懿王祠時王女惟曹氏歸安康郡王在乃特封安定普寧郡主賜甲第居之其後未有此比

郡公不著開國字



國朝封爵之制階至奉直大夫職至權侍郎已上遇郊封縣開國男若從官經恩則累加至某郡開國公若將相虛邑實封通滿萬戶則封國公而無封郡公者惟宗室追封則有之（凡宗室贈節度使則追封國公贈承宣使則贈郡公贈觀察防禦使則追封侯）近歲賈戒父以避祖名始詔繫銜權不著開國字亦前此所未有

執政為國學士（附）

故事曾為宰相不為資政殿學士（吉降職至大資政止）曾任執政不為閣學士（孟庾降職至端明止）淳熙中趙丞相（杞）初以端明殿學士起廢而林樞密（安宅）亦以龍圖閣學士奉祠前是舊相未有為端明若閣學士以前執政為之則自張天覺路公弼後惟秦會之餘黨李文會巫伋等八九人其執政僅三月餘故用此例

庶官除次對

庶官補外未嘗有除次對者紹興初太常少卿蘇遲容院檢詳歐陽懋請外時方錄用黨人子弟大臣以蘇文定公之子而歐陽文忠公之孫也皆特除待制乃郡論者以為言乃改集英殿修撰其後少常久次者始得除直龍圖閣檢詳以下率得職名者云

外官除次對



祖宗時自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知制誥之外未有侍從職事官故遣帥積勞者率以直龍圖閣除天章閣待制元豐官制後惟寶歷權侍郎以上乃得之淳熙中吳茶馬總程舍人叔達皆自外除待制蓋殊命也趙子直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秉為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術若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于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申）未幾子直去位亦不克行慶元初楊廷秀始自外祠躐除華文閣待制

奏子吳校自子
耳目吳校本年月日[illegible]四名吳校兩名

## 寄祿官分左右

寄祿官分左右字，元祐政也，紹聖初復舉行之。淳熙初宗室善俊者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見，孝宗納其說，又去焉。今任子雖流雜細轉通直郎奉直中散大夫如故。若帶貼職則超資焉。故小京官鎖廳登第者號爲平磨兩任紅轉三官，蓋有出身人不爲監當故也。

## 中散大夫七樣錦

中散大夫舊謂之七樣錦，今不然矣。舊奏子職官，今初品官耳（初奏通仕郎，出官與將仕郎同，但以拜命日理服闕耳）。舊身後許上遺表推一子恩，今減一年磨勘耳。奏薦雖不隔郊，然止滿四名，有止法。其實與正郎無異，他所有但虛文，謂之七樣錦可也。

## 減年對實歷磨勘

舊制以恩例減磨勘年者，率以四年爲一官，故有初改官人部數綱而徑轉朝奉郎者，朝廷患之。隆興二年春始著對使實歷之令。及乾道三年郊祀，左選奏補三百人，右選千七百餘人；六年郊祀，左選奏補二百餘人，而右選如故。蓋以文臣對使實歷故也。淳熙中，議者請祠官無實歷者，雖遷至員外郎以上，毋得任子。事下秘書省、國史院。時鄭少嘉尚書修國史，建請京朝官以上須實

吳校[illegible]生行字

歷一任者乃許任子孫。八年正月辛未從之。

## 選人改官額

選人改官，舊無定數。紹興後多不過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紹興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補益及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興元年四月詔以百員爲額。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爲百二十員。七年十月有司請不限員，奏可。時虞丞相當國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嚴陞改之令，于是六年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補益在焉。周洪道爲吏部尚書，七年二月因請以七十員爲額，其年四月又增八十員，職事官并引見改官六十五人，四川類給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與。十三年三月又詔職事官改官八十員，歲額之外。自是歲改京官者使百員，迄今遂爲永制。

## 奏舉京官

奏舉京官，祖宗時無定數，有其人則舉之。太平興國後，諸州通判亦得舉。行京官熙寧中，取以爲提舉常平官員數。元祐中嘗暫復之，至紹聖又罷。淳熙六年九月，上以歲舉京官數嚴，命給舍臺諫議之。王仲行希呂時爲給事中，乃請六曹寺監長貳郎官、[illegible]州曹歲減舉員三之一

不□□□□□
二員吳校頁
制定吳校刪定
定吳校足

諸路監司減四之一禮部國子監長貳減三之二前執
政歲減二員諸州無縣者歲止一員歲終不除運副而
判官補發者不理為職司奏可慶元十年十一月復詔
判官補發副使狀理為職司又詔職司狀不得用二紙
用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選人舊無外路監司薦舉渡江
後詔以六部長貳作職司乾道七年九月罷之惟館學
官通理四考不用舉主改官蓋　累聖優賢之意

減舉吏員館學改官例

近制選人實歷十六考者減舉官二員先是紹興二十
九年七月敕令所刪定官嘉興聞人滋請減于改官員
中差減員數以待實歷十考舉主不及格之人庶抑貪
冒而養廉潔　上命給舍議之洪景盧張安國言此法
一開則選人不出十年科年皆至京秋乃止隆興初始舉
行之舊主主須員定了以其牘上若將舉物故或罷免
則不計故有得薦牘十餘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有
逐旋收散之令人皆便之隆興元年三月己酉詔選人十二考無贓私罪者減舉主

改官須入

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中數申嚴之後亦或
廢孝宗即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
南省元外並除邑五年四月又用程察院私言詔大理



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若為令簽補並
改官人並試邑是月陳正言自強請初任未終之人先
注僉判一任方許親民從之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
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廣南攝官

初　祖宗朝以廣南地遠例入不足以實正官故使舉
人而與薦送者試刑法于漕司以其合格者攝兩路正
攝凡五十人月俸人十千米二斛滿二年則錄以真命
後又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寧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
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歲年無願就者
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宮觀使　祠官供給

近制前宰相見任使相雜京祠者並為宮觀使否在外
則少保以上始得使名使相已下提舉宮觀而已淳熙
初史會稽王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
霄宮蓋用此制紹興初趙衛公以旅鉞充醴泉觀使家
居非舊典也近歲官文定以節度使除使相亦止提舉洞
霄宮舊祠官無供給政和中蔡京奏令宮觀官降本資序
二等侍從以上不降趙忠簡為相始除之

功罷

試恩吳校遇恩
編字誤

吳校雲騎尉
吳校淳熙末

功號如唐德宗國朝因之至元豐乃罷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韓蘄王世忠揚武翊運功臣張循王俊安民靜難功臣劉安城王光世和衆輔國功臣此外惟安南國王初除及經恩亦加功號

檢校官

檢校官者自唐以來有之凡內職崇班今修武郎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試恩皆帶者文臣則摳密宣徽節度使始帶焉自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師僕射尚書常侍至賓客祭酒凡十餘等元豐改官制武臣承宣使已下皆罷惟存檢校三公三師以待節度使之久次者政和後



改三公為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文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國王初襲封加檢校太尉紹興還授檢校太師外蕃刺史州則檢校太子賓客此外皆不帶云

勳官

勳官者自戰國以來有之至唐始以為虛名國朝循唐制文臣朝官武臣崇班以上遇恩輒加之由雲騎尉至上柱國凡十二轉政和中罷淳熙中朝議欲復之以旌有功如貼職之比後亦不果行今惟安南國婆娑城三國王始加封上柱國南丹州刺史加武騎尉爾

吳校三千員
吳校五千員

天聖至嘉泰四選人數

祖宗時內外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天聖中兩制兩省不及三十員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三班使臣不及四千員慶曆中兩制兩省至五十員京朝官二千七百餘員流內銓選人僅萬討乾道中京朝官已三四千員選人亦七八千員紹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合四選凡三萬三千一十六員慶元二年京朝官如紹熙之數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小使臣一萬八千四十員通四選凡四萬二千有奇蓋五年之間所增僅九千餘員可謂官冗



矣嘉泰元年春左選京官以上三千一百三十三員選人萬五千二百四員大使臣以上六千八百五十四員校尉以上萬二千六百十六員通四選共三萬七千八百餘員是五年之間所損僅四千餘員未知何故

堂後官

堂後官謂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改宣教郎滿五年願出職者爲通判十年以上爲郡建炎初李伯紀爲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

省部樞密使吏額

尚書吏額二百四人中正額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七十四人守闕一百三十人

又杠二一本作守闕一本
作[illegible]闕

吴按四房分房十有二

分房十有四中書門下省吏額三百三十八人正額錄事已下八十八人守闕一百五十人門下省四分二十房中書六分樞密院吏額三百二十七人副承旨主事令史書令史共一百二十七人守闕主事令史書令史守闕書令史共二百人尚書六曹吏額九百二十人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貼房等共四百九十五人正貼司私名楷書法司手分共四百二十五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禮部四司六十三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八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建炎初上幸淮甸三省吏至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而已詔皆遷一官其後浸益多三年序命有司立額

州縣吏額

紹興末州縣吏額猥多二十六年八月湯中丞鵬舉請省之以寬民力事下諸路常平司時浙東七州吏額四千人提舉官趙公稱首奏損其半他路率倣此詔令州縣吏額雖減而私名往往十倍于正額民甚苦之

臨熙戊北對同訖下段校及此卷至令人忘

己日 癸 六月廿又八日

丙戌九月初二日鐙下畢此卷是日錄畢自號采關八月二十八日嚴子厚夫之許爲之鐙注蘆浦寧與堂寓舍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二

此二行備客先生語也并錄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三

取士 選舉學校鄉飲酒

制科自紹聖初廢紹興元年春正月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合中丞給舍諫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贓私罪人名先具詞業繳進策論共五十篇送兩省侍從參考分三等文理優長爲上次優爲中常平爲下次優以上並召赴閣試以九月命兩省學士官考試於秘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揚管子中子正文內出題差楷書祗應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差初考覆考詳定之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廡兩廊設幄幕帟青褥紫案差楷書祗候應內侍賜生茶果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第三等爲上恩數視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爲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爲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入等與簿尉差遣已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陞擢舊制六論與正文及註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第用乾道二年夏六月 孝宗以久無應詔者乃詔權于經史諸子正文出題又以士人身在幽隱

應爲當是因爲之誤

無由自達乃許監司守臣解送（四年三月）後教歲乃得李仲
信焉
乾道制科恩數
自復制科七十年但得李垕仲信一人而已初紹興七
年冬呂安老舉選人胡邦衡而汪彥章舉布衣劉文一
邦衡除樞密院編修官乾道三年虞雍公擬蜀首薦
仲信于朝不報五年春汪聖錫爲吏部尚書復以應制
詔上其詞業時垕父仁父爲秘書少監也其冬禮部言
李垕詞業乞送兩省侍從參考詔依紹興元年九月旨
揮施行（鄭重一時權侍郎）三省勘會李垕詞業已經御覽（陳應求虞并父）



爲左右有旨特令來年三月依格召試命下左正言施元
之德初方候對應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景度
言故事無獨試者當繳之景度即奏制舉所以待非常
之才渡江以來從臣亦常論薦其人若劉度杞鑑是也
然皆請而不報蓋事體至重不可輕也（按胡邦衡乃呂安老以賢良薦）
詞業上（時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景度蓋未知此也）今復此舉必依祖宗典故勿
使論者可得而議其失則國家可以示公而垕之得此
名亦無忝矣謹考舊制具本人詞業繳進送兩省侍從
參考分爲三等次優以上並赴閣試糊名考校然一人
獨試者今李垕詞業未經參考而入獨試一名恐非典

于罷于字疑衍字　賢良下有正科二字是也　當是謝悰故事而垕學涉荒

故令有錄黃未敢書行德初亦奏祖宗制科之設自有
典故今李垕詞業雖除付後省未有許令參考繳奏指
揮遽有召試中書之命即是未應前後典故兼國子監
看詳明言合送兩省侍從參考況將來閣試六論與故
亦須三四人以上糊名考校無一名獨試者乞重此非
常之科且以垕詞業令有司公共參考未上俟相繼有
一二人然後俾之就試庶幾有得賢之實無幸進之弊
詔除汪應辰李彥有妨礙外令兩省侍從官參考聞奏
（十二月丙午指揮仁父爲左史）既而上聞二人握手私語乃大怒之左
相陳應求奏元祐中有獨試故事遂爲人所使因論二



人之姦後二日詔林機施元之身居出納言責之地朋
比相通可並予罷（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指揮）六年夏兩省侍從參
考到垕詞業援証既詳蓋亦暗欲爲次優（戶書曾欽道爲首）
有旨八月下旬召試（四月十二日癸巳）後十餘日利路又繳到
吳湛應賢良（方正）科詞業詔參考閣（二十六日丙午）又月餘應求坐
論祈請事免相（五月十九日己卯）仁父亦出漕湖北（六月二十七日丙子）
時虞并父獨相仁父與應求素善茲當路門之入辭面
奏說言制舉獨試一人雖有賴賀林陶李孜高士虞然
彥遠吳奎趙彥若謝悰故而後涉學荒疏恐不足當此
巽恩別致人言乞俟將來更有進卷合格當召者許令

相合或相沿之誤

當是記試雜題

差舉疑選舉案言疑求賢之誤

出字有誤

差日字有誤

同試　上不許仲信乃乞隨侍并文爲奏有旨別聽直
揮七年春科詔既下并文因進呈召試賢良當降召
上曰數十年來未有應此選者并文曰昨李垕以得旨
召試試者與其父不相樂聲言欲阻之垕以此欲隨侍
上曰令可召試矣令九月召試中書（是月日戊申降旨）九月戊
戌召試中書後省前一日命學士嚴考至日嚴考試右
史李秀叔燾許比試仲言凡五通（六論題一曰明主有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唐律更相治日三宅三俊五曰繼志述事六曰閨門實優）五十月
乙巳進呈　上曰昨賢垕程文亦好一日之間成數千
言良不易也并文曰記題試難垕能記其五　上曰湯

熙曰當是熙而



法三聖出功臣表而垕以諸侯王表却是記得全文不
差十一月甲戌　上親策于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
戊寅　上特御殿引見賜制科出身故事賢良方正無
唱名之例而禮部言若做進士皇帝御殿推恩足
彰崇儒求言之盛遂從之（周子充爲禮部侍郎林黃中之爲禮部郎官）侍郎尋授左
文林郎瀘川郡節度推官（自不應）初爲祕書省正字兼國
史院編脩官累遷著作郎被章去久之奏祀歸蜀而卒
（李文簡與垕特奏書云後破令旨八月以白名試陸物者竟乃不赦公出薛沮過之尊因入詳力告上允先上近勿許仍就轉託渠具奏始有旨別聽候旨揮其間曲折甚多垕先具報而虞直閣公亮行狀乃云李應制科差日命官且試矣會有以擬阻之者李不復望試於公圖之于是雍公丞入奏因以援子由以病展日故事爲更）

命官以日循例計以史考之李尚以日命官之事非不若出謂何處虞公教論好此下當雅復以郡虞之並辛有試者虞公力也

制六科題（淳熙再試制科本末）

制六科題舊以四通爲合格淳熙四年李仲信之弟塾
季修復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近習曾覿又恐制
策之攻己也其論須出自台守趙子直舉賓教即垂
凱信守唐爲正擢迪功郎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
寔州布衣呂惠迪解詔　上問輔臣故事召試賢良當
有黜落者否執政對曰昨來召試只李垕一人他日若
試數人須有優劣陛曰當考院緯又上章言制科論策



皆據審著述之文而策限三千豈無平日待對之語惟
六論一場所當加意若罷注疏命題而復以四通爲合
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試之日有
詔以五題通爲合格是歲始命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
六論一曰因者居之綱二曰易教家之傳孰優三曰前
世曆法多差四曰十二郎循如何五曰王學本曾氏六
曰動靜繁寡如何後二日考試院言試卷內多有不知
題目出處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止有僅及二通者　上
命賜束帛罷之舉者周益公輩皆放罷或曰故事六題
一明一暗（上下文有度數事數謂之暗題）　及是時舍人錢師魏良臣與周

粗疑初

李諸人異趣且承學近旨奏言制舉甚重須類難其題御筆因左師魏考試故所識多暗題云仁文時為禮部同修國史仲信為著作郎未幾仲信被旨考上舍試因策問本朝制科典故有云蘇洵皆當黜落富弼張方平粗試題意亦不免錯誤坐此為臺官所攻皆罷去仲信遂亦免明年秋言者又論註疏命題盡以觀其博洽謂宜復舊又後之十一年夏秘書郎李垕同衡轉論制科取士不必拘三年之制 上諭大臣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遂特以六月五日降詔然未有應者十二年春李獻之以右史直禁林面奏賢良之學肇自漢文本取

小臣末句有訛

當是未出身人



以經明政和閭書以記誦之學也使其才行學識如晁董之倫雖註疏未能盡記和洽通何損乃復罷註疏命題于是陳天與守池舉閩人莊治立宗卿守平江舉郡人滕成十三年六月召試六論題一曰劉者治之本二曰聖人通天地之心三曰五星與經緯四曰曆律本于易五曰六德以民為紀六曰答彌瑪之功深大二人皆四通頗侍郎師曾為考官言其文理平常不應近制遂罷自是制科無復得試者矣

博學宏詞科 試格附

博學宏詞科紹興三年七月習始紹聖既廢制科不用創宏詞科大觀中改為詞學兼茂至是用工部侍郎李

此字誤

擢奏別立此科以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十二件為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場每場一古一今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嘗犯贓人外許自赴禮部自陳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見任官經所屬投所業應格附試[illegible] 禮部貢院知舉官分三等考校以合格真卷納中書省看詳策執將上上等遷一官選人改京官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占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擇其尤者召試館職下等減二年磨勘與堂除一次出身人同進士出身選館職有闕亦許審察召試初詞科



惟有出身許應 上即位以用武權停此擢請復科而其子益能粗有文墨于是有司看詳更許任子就試非舊典蓋為益能計也然益能卒不能與選自立科後入中等者惟汪叔詹洪景嚴湯進之三人其六十九人皆下等蓋靳之也舊例每舉合格不得過五人若人材有餘臨時取旨紹興後所取未嘗過三人淳熙八年以後又止取一人慶元五年應宏詞者三十有一人無合格者也

三歲取士

三歲取士祖宗舊制也建炎元年當省試以留城故展

當是閏六月建

用二年紹興元年當殿試以行明堂禮亦展用二年一
年當秋試廖中丞剛建言以治平以來三歲舉士率用
大禮科場省殿試為三年故任子與登第人往闕無妨
兩漕司經費亦給自軍興再展令秋試與大礼相妨請
展一年以應古制 上納其言乃詔諸州以十年發解
而十二年省殿試焉自後科場以十二年為準

四科

祖宗以來但用詞賦取士 神宗重經術遂廢之元祐
兼用兩科紹聖初又廢建炎二年王唐公為礼部侍郎
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置曾侍郎綜



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 上意鄉之呂元直不可而止
十三年國初學建高抑崇司業言士以經術為本請頭
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
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為兩科于是學者競習詞
賦經學浸微二十六年冬 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
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內大小經義共三通）
三十一年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詞章不合聲
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
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
今不改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策論因号四科然自

以分當作已分

當是牽合請令監司守倅

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舉
人所習以分為二不可復合矣

類省試

類省試者始 高宗在揚州以軍興道梗建炎元年十
二月遂命諸道提刑司選官即漕司所在州類試率十
四人而取一人闕封以臺官監試諸道令提刑臨時定
封移牒漕司一員不得預考校務取揭遠方之士多訴
其不公紹興元年六月始專擇諸路漕或師守中詞
學之人總其事時張魏公為宣撫處置使以便宜令川
陝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五年始試進士于南省惟四



川即宣撫司自七年後又移置制司迄今不改始朝廷
既命宣司類試又詔選有出身清強見任職司一員監
試見任京朝官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章者充考試
官二十七年五月言者以為不能無與請罷之乃令赴
南省事下國子監楊文安椿以兵部侍郎兼祭酒言于
朝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
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監司遣令守倅子弟實
寄力可行者赴省他不在道中二十九年七月吏部侍
郎周綰復請遣行在清望官充監試上以道遠難遣乃
以成都漕臣王之望瞻叔監試嘉州守臣何逢濟資深

經赴疑誤赴

點校試卷官 疑脫抄字 行字疑衍

為考試官而別試所亦差官監考試又詔監試官依監
學降法取摘試卷詳定類省試降敕差官自此始是日
禮部侍郎孫道沖侍經筵稱請罷類試令御史監經赴
禮部、上日早方与執政議令歲已無及後舉當遣御
史監之太冲稱語契驗豈御史所能防自慶元後監試
考試官率以南士餘官選西士及蜀人參之然去取之
柄專在南人無復異時之疑矣

國子監解試

行在國子監解試以察官一員監試郎中二員充考試
官職事釐務官六員充點校試卷（試太學生及武舉）而別試所
以郎官一員充考試官兼監試職事釐務官三員充點
校試官（試國子生及朝士同姓有服親）南省以學士或尚書一員權知
貢舉行侍從臺諫二員權同知貢舉卿監郎官八員參
官二員充參詳官館學及職事釐務官二十員充點校
試卷官（並試宗室）別試所以御監一員充考試官監試
職事釐務官四員充點校試卷官（附試武舉）殿試以館學郎
官四員充初覆考官以餘官一員充點校試卷官侍從
二員充詳定官兩省二員充編排官以上並降敕押入
院

諸路解試

諸路解試官故事皆自轉運司選差率以本州通判監
試本路見任或待闕官充考試官乾道六年四月丙午
始命諸州試官皆隔一郡差以絕請託之弊時劉通靖
章為禮部侍郎用其請也淳熙十六年春試王侍郎測
為潼川漕始令試官每員皆歷三郡合符乃聽入
其後又行之西川迄今不改慶元四年有果州州學教
授王萃考昌州春試于尚書省章出問明年正月尚
書省奏罷萃時漕臣汪德輔故相伯彥孫太傅卿召嗣
子也皆謂江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善照有為監
察御史因謂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擢更委他監司一
員選官校試仍擇有文學士望者一人為點校官專掌
命題去取之事即有不稱加以重罰從之蓋自嘉泰元
年始

四川類省試官

四川類省試院自勑差監試主文之外制置使差考試
官四員以有出身知州充點校試卷官十員以京官選
人有士望者充別試所則但差小試官二員而已舊監
試主文皆差提轉近歲多以郡守為之而考試亦差侍
試至郡守之官任館學者或不差非故典也

宗室差試官

自熙豐以來宗室不差試官淳熙六年十一月周益公為吏部尚書始請宗室充學官及考試八年正月遂命趙子直為省試別院考試官紹熙四年以子直知貢舉然外郡至今未有差宗室校試者蓋漕吏守舊法而不知新旨焉

## 懷挾之禁

懷挾之禁近歲唯行國子監及南省行之兩浙漕司則雖禁懷而弛挾書律矣其他郡國秋試率達旦乃罷雖類省試亦然紹興二十九年王瞻叔議試始復禁之然習俗已久雖令不行今東蜀挾書如故



## 諸路同日解試

祖宗舊制諸路州軍科場並以八月五日鎖院惟福建去京師地遠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又用六月紹興十三年八月詔以閩廣去行在不遠並令八月五日鎖院然諸軍州例選日引試由是舉人多貫而再試于他州或妄引親嫌而再試于他路至有一身而兩項薦送者二十四年正月詔太學及諸路並以中秋日引試惟四川則差用三月十五日為類省試舊以九月二十四日制置司言去行在地遠恐舉人赴御試不前請以八月鎖院許之迄今不改

## 避親牒試

牒試者舊制以守倅及考試官同異姓有服親大功以上婚姻之家與守倅門客皆引嫌赴本路轉運使別試若帥臣部使者親屬門客則赴鄰路率七人而取一人紹興後牒試者多至　二十三年成都一路就試者三千五百人而合解五百人叢者以為盛于是成都路以八十三人潼川路以八十人為額時留倅李彥穎永康倅郭印皆主臨試避親舉人因是鑄會叔猶展嘗勸年及降官坐此獎特東西兩川變利路與東南諸漕司則解不過三數人而已紹興五年夏王曼澤自成



都轉運判官召還入見極言兩路冒親試之弊乞各存十人外均與本路諸州從之仍各以二十人為額正宗卿時為制置使請復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試者少則以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舊制命官鎖廳赴漕試者與避親舉人同試王曼澤為益漕始令分場以革假手之弊于是西蜀皆然蓋自紹熙三年春始

## 潛藩恩試

潛藩恩試者蓋自未渡江前有之然亦曾請舉人兩到省以上乃得試紹興二年蜀州舉人以高宗登極覃恩徑赴類省試理準試則送試院不限人數取文理優長

之人為合格初任除諸州教官自是為兩學之選嘉泰
元年二月言者請州制置使遇類省試年分倣禮部附
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委有出身
通判或教授看詳是嚴就試者四人而取二人蜀人試
教官自此始

初出官人銓試

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及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
兵火後稍寬紹興三年始復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
時議或刑統義斷案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日場惟有出
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並赴兩路漕



司類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知蜀州楊民望之請
委制置司主之后又降教差監試考試官惟蜀士同出
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
乾道二年後止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察
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言
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
試最寬凡假手者與費七百緡又執要子孫鮮不與選
或謂宜悉付吏部使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
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
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總公帥瀘奏其子昱書寫擬官

文字既受敕矣未得問經之在西川緣他事以未銓試
為言遂寢其命紹興元年八月計司業衡又奏乞中選
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中程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小賦或省題詩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許因
科人更不簾試仍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昔子由
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令已習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
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筆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
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
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
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等補文學者與進士科



人皆免銓試孝宗以為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詮試
則試場無雜犯者皆出官焉朝廷優天屋之音（讀東西禮司寄）
（亦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試教官

試教官者自熙豐間始程伊川非常之今不審其去凡
有出身人願試者先具所業經義三道詩賦各三道赴
禮部陳乞者文理堪試則送院試不限人數取文理優
闕之人為合格初任除諸州教官自是為兩學之選嘉
泰元年二月言者請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分倣禮
部附試教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委有

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是歲就試者□人而取二人蜀
人試教官自此始

試刑法

試刑法者亦是熙豐間始著附銓試院其次後權停紹
興三年始復後有詔歲差試官二員專撰刑法問題
為假案其合格分數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為率五分
以上入第二等下紹興二十七年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
紹興二十四年通七理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紹興二十二年以上凡試入二
等者與人改官秩并超升陞為祖以刑名之學其後已
久故曰上請使之令遂為大理評丞之選二十五年四
月制置使請每三年就類省試院差刑法官二員校
試從之



新科刑法

新科刑法熙寧間改舊刑法科為之崇寧初罷取其嗣
省類歸禮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吳環言法官缺
人請復此科許進士曾得解貢人就試從之紹興十一
年始就諸路秋試每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
不兼經明年御史御桌院請分為二等第一等本科及
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為濫請解省
試各遞增二人解試七人取一省試九人取一所試斷案刑名粗通以
十分為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為合格無
則闕之仍自后舉兼經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至今不復
設矣

覆試權要子弟

覆試權要子弟者太祖之法也紹興十二年秦申王當
國其子熺始冠多士二十四年其孫塤復試南省為第
一及廷對有司欲擢為榜首上擢之寘之第三會檜死浙
東提舉常平朱倬從政上書極言其弊于是追奪塤
出身秘而曹冠以下七人有官者有改帶右字餘並駁
於二十七年始詔所省臺諫侍從有服親者試合格者
令禮部具名以聞命后省覆試自是遂為故事



鎖廳人不為狀元

鎖廳人不為狀元非故事也祥符二年梁固廷試第一
固翰林學士灝之子景德初已賜進士出身矣皇祐初
沈文通以齋郎對策為第一宰相陳恭公疑已仕者不
當為第一人乃降為第二其后王昂榜本王稽汪洋榜
本秦熺陳誠之榜本黃中王佐榜本董德元梁克家榜
本許克昌蕭國梁榜本趙汝愚鄭僑榜本貞子純買
一龍榜本許奕皆用此例

新進士期集

新及第進士舊以名次高下率錢期集官者或稱錢手
人裕陵聞之熙寧六年始賜新進士錢三千緡為期集
費自余中始也渡江後賜千七百緡自是遂為故事舊
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熙寧六年亦罷之今新進
士期集所另為團司置局于禮部貢院擇日即赴上
三人主之其蹟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録掌儀典
客掌各掌器掌膳掌酒果監門等名或至百餘人仍具
所差名姓申禮部御史臺監督后旬日朝謝又數日拜
黃甲叙同年于禮部貢院其儀三名設榻于堂上東西
兩廂向同年四十巳上立于東廊四十巳下立于西廊
皆再拜ミ巳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
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
公釋菜禮三名為獻三榜中有士望者一人為監禮官
巳謝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侍從以上及館職皆與知
舉官押宴巳宴立題名石刻乃罷焉大凡團司至狀
頭授誥出國門乃罷

國朝三元

孫漢公淳化二年舉進士自開封至南省廷試皆第一
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王沂公青州南省廷試皆第一
慶歷二年楊審言皇祐元年馮當世復皆第一人有國



二百餘年為三元者止此四人而已

制策入三等

本朝制策入三等者四人吳正肅蘇文忠范子功孔常
甫再舉制科者一人張文定景祐元年茂才五年賢良
方正也此亦前所未有

新進士廷射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孝宗嘗諭大臣欲令文士
能射御武臣知詩書二年詹晉卿榜上特御射殿引皆
卿以下一百三十九人按射翌日引第五甲及特奏名
一百五十一人皆具襴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射訖乃退
正奏名中的中帖上垜者推恩有差特奏名五等人射
合格者與文學其他例賜束帛凡用絹三千疋云紹興
初黃丞相奏言射以觀德既不合格而復賜之帛則似
無謂此例可削去亦省費之一端上從之

廷試賜燭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
上燭出矣慶元五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寬
嚴州特奏名進士黃肯繼納卷最后廣州特奏名進士
劉嘉猷賜燭至一更四點御藥院言賜燭故事正奏名
降一甲如在五甲降充本甲末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

五甲與攝助教詔如故事世傳熙詔當扣殿陛賜燭納卷最后上親取其策閱之愛其辭亮遂擢為榜首其實不能

## 殿試詳定官別立等

祖宗舊制殿試初考官既定等乃加封印以送覆考官定等第而詳定所或從初定或從覆考不許別自立等嘉祐間王荊公為詳定官始乞不用初覆考所定等第別自立後遂為例紹興五年八月孫叔詣為學士上言如此則高下陞黜盡出于詳定官而初覆考始為虛設請復舊制初知覆考皆未當乃許奏稟別留等第從之



是歲殿試兩考立等不同詳定所以聞詔編排官定奪趙公時陳議以為非是請用崇寧令隔二等累及五人各聞具合升降因依以聞詔可熙自紹興乾道淳熙紹熙之際殿榜三名多人主親擢云

## 諒闇罷殿試

自咸平以來人主有三年之喪則罷殿試而以省元為榜首真宗朝孫僅仁宗朝宋郊英宗朝許汝礪神宗朝許安世徽宗朝李釜高宗朝黃公度孝宗朝木待問今上朝莫子純傅行簡是也舊制止除職官惟天聖二年宋元憲獨除京官通判紹興八年黃公度復補京官自

數省試類省試之訛

是遂為故事

## 四川數省試榜首恩數陞殺

四川數省試第一人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紹興五年以軍興道梗十一月戊子有旨川陝數省試第一人賜進士及第與依行在第三人恩例餘並同進士出身其後何道夫耕以對蜀人才策為丞相所疑乃諭禮部令奏云數試高第人多在道遷延不肯赴御試望自今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奏可十一年八月癸巳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數試第一人恩數如舊第三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云



## 宗室鎖試遷官

宗室有官鎖試無官應舉者唱第日皆遷一官若濮王子孫則加一等舊兩省皆七人而取一淳熙中詔省試十人而取一人又有取應宗子皆於進士出身餘補承信郎而已宣和六年沈元用榜宗室始不入五等至今以為例焉

## 武舉 榜文

武舉者自仁宗以來有之諸路州軍舊無解額但就兵部取解率以七人赴省試前期軍頭引見司于內弓箭庫試騎弓馬別試所附試程文七書義五道兵機策二

肯上又臨軒親策翌日閱試弓馬馬稱旨補保義郎与
巡檢差遣並注監當渡江后試弓馬于殿前司馬每舉
登第者率二十人淳熙后增至四十人自淳熙三年四
川類省試始試武士四路共解四十二人省額凡六人
乾道六年正月剏補文在禮曹尚書請復武舉制科兩不
果淳熙初上以武舉及官與文士不想二年三月乙巳
詔舉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使得預軍中
謀議序位在將官之上也正似進士恩數為左令史部
前一年刷閱依舊甲 [illegible] 七年三月丙辰詔武舉人願
從軍者殿試第一名与御前同正將三名以上同副將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三〉 二十三

五名以上及省試魁同准備將舊制監察御史以上許
保任武舉一員后增為二會閤門舍人林宗臣請寬保
任之法增其人數是月辛未又詔通直郎武翌大夫以
上皆得舉二人時月己酉詔小使臣除武舉出身者遭
家艱並解官持服用吏部侍郎烏程尚坤國器請也十
年十月乙亥詔還類武舉出身人凡武人射兩石弓馬
射九斗論之絕倫奇絕倫鎧程文不合格並賜第絕對
二十九年趙夢能武舉絕倫又省殿試皆第一即令為
閤職焉乾道淳熙間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
已乃鎖其廳應進士第時王聮月請叔旨應二科后官

依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三十二卷

至脩注近歲江伯虎君用陳續功亦連中二科伯虎淳
熙八年武舉第一人十一年進士第四甲遂擬承事郎
恩數與狀元等朝廷靳之十六年十月因知歸州林頴
秀建白遂罷鎖廳之令江後通判吳州丙辛陳今之永
康軍

童子舉 [illegible]

童子舉自真宗以來有之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
有六人授官者五人 [illegible] 永充文解者一人
賜免文解者一人 [illegible] 遺者九人 [illegible]
兄弟童子三人 [illegible] 又 惟朱虎臣者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三〉 二十三

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劉穀以小杖子五
歲書騎射故補校尉虎臣許梁人既召見特又賜金帶
以旌異之此亦前所未有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
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呂嗣興者衢州人也四歲能誦
書切韻登四聲書四卦並召見但面吟詩遂授右從政
郎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莘國公讀書乾道八年春也
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聰敏初命右從事郎廬陵李如
圭三山林公洽何擢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遂將仕郎
廬陵 [illegible] 郭洵直下州文學
祕書省讀書 [illegible]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大司成綱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壬子四月也

### 童子賜出身

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賜進士出身令秘閣讀書久之即以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叔為秘書省讀書制依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閣館職皆遷人陞京秩有司言克勤于上詔以為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第為太學博士後來未有繼者



### 特奏名試

特奏名試自仁宗朝始其後浸寬凡監學生二舉皆免解請同一舉與人八舉年四十五舉年五十以上皆赴殿試取其半授官年六十以上試入四等者與嶽廟淳熙二年高宗發詔特召入五等者並調官至今以為故事恩試第一人賜進士出身除諸州教授第二人同出身淮江西川陝特奏名人就試于制置司三十年又降敕差監試考試官近歲朝廷以其冗濫患之乃詔三人而取一由是恩牧之員少減矣

### 太學養士數

太學養士龍盛于崇觀間紹興中詔以七百人為額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每三年科場率四人而一若即行校藝而升上舍者則不待選舉而在籍補焉時王瞭知臨安府括民間冒佔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奇為太學養士之費十六年詔外舍生以千人為額其後三舍生率八百餘人云舊例學量恩無免解法孝宗即位始創行之自是每有覃慶輒復學行省試動增數十人為之例矣

### 國子監試法

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緦麻親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率三人而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而取一焉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換任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後得升慶元二年三月傅景仁在翰苑建言國子生員多偽濫請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以之凡監學生皆給綾牒名諸告外選科舉則試于漕司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乃知院降敕差官學官盡不得預



### 武學

武學自祖宗以來京師有之乾道七年七月庚寅詔學

試赴解試人以五十人為額蓋郡國未之建也慶元五年六月乙亥言者請即諸州州學置士籍舍選官按其武藝且籍在官荒田以贍廩給之然後亦不克行

釋褐狀元恩例

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紹興初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為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直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叟光夫復以解褐初除字正時王仲行為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除京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与外任時知隆州張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誤乞先注職官上從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太學補試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紹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卑闈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能自為他人冒其名而代之冒濫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

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蜀學

郡國之學最盛于成都學官二人皆朝廷遴選弟子員至四百人他學者亦數百人然未有校試選貢之法淳熙中胡長文為蜀帥嘗請倣太學別立解額會有沮之者不果行慶元三年春士人王正且等訴于朝請以漕司解額移于成都學府事下制置司後亦寢今蜀士之年少者多聚于成都多聚于成都者請擇師儒考之令又量那諸路漕司之餘額以予之俾有所歆慕而成就其才庶乎其有益也



宗學

宗學東都盛時有之紹興十四年春惠國公士𥧌同知大宗正事始請建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員為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也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學之列

釋奠宗子侍祠

郡國釋奠先聖宗子侍祠舊制無之自紹興十五年始州縣文臣詣學謁先聖乃許視事舊制亦無之自紹興

十四年始蒐諸王宮教授陳孝恭知永州羅長源建此
二議而朝廷行之

文宣王禎圭

紹興十四年國學初建內出鎮圭以奉文宣王慶元三
年上將行大礼而內府無圭乃下國學監借文宣王玉
圭用之

鄉飲酒

鄉飲酒者紹興　年四月林待制保為礼部郎中請
命太常草具其礼下郡邑行之又詔非常擧礼飲酒者
毋得應擧有僎有衆賓公酒主獻賓酬主人酢介介酢
衆賓修爵無筭洗揚觶拜送拜既凡十二節又有約
束凡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卿大夫士之有力者
共為之行之十餘年士人不以為便二十六年四月始
用新通判岳州陳沫之請雖不罷鄉飲酒者許應擧之
詔鄉飲酒聽人自為之公家毋得預自是不復講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三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四

財賦一

國初至紹興天下歲收數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　太宗皇
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
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
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易稅等所入為至
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逮淳熙末遂增至六千
五百三十餘萬焉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
緡此　祖宗正賦也其六百六十餘萬緡號經制蓋呂
元直在戶部時復之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總制蓋孟富
文秉政時創之四百餘萬緡號月樁蓋朱藏一當國時
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
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宜民力之困
矣



景祐慶曆紹興鹽酒稅絹數

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緡酒課四百
二十八萬餘緡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緡和買絹一百
萬疋　慶曆中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緡酒課

一千七百一十萬餘緡，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緡，和買紬絹三百萬匹。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萬餘緡，鹽課二千一百萬餘緡，折帛綢絹三百餘萬疋。（中字[illegible]）（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共收錢一百二十萬[illegible]紹之一）

兩浙歲入數

祖宗盛時，兩浙歲入錢三百三十餘萬緡，而鹽茶酒稅十居其八，郡國支計皆在其間，以為承錢代稅斂之餘，故賦入視他路已厚。淳熙末，兩浙歲輸左藏內藏庫錢至千二百萬緡（浙東四百二十萬，浙西七百五十八萬），加茶鹽之利謂之朝廷錢者不與焉。



東南折帛錢

東南折帛錢者，張公子建炎而加重於紹興。祖宗時，民戶夏秋輸錢米而已，未以絹折也。咸平三年，度支計殿前諸軍及府界諸色人春冬衣，應用布帛數百萬，始令諸路漕司于管下出產物帛州軍，于夏秋稅錢物始科折，筆運上京，自此始以夏秋錢米科折帛，輸納於夏料輸之間。諸父老川陝四路大抵以稅錢三百文科折絹一疋，此咸平間定直也。又有所謂和買絹者，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緡下三司預市紬絹，是時青齊間紬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兩邊用兵，國用稍屈，於是改給鹽七分、錢三分。至崇寧三年，改鈔法，則鹽不復支，而所謂二分本錢，州縣亦不復出矣。建炎三年，苗劉作亂，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綢絹歲為一百七十萬餘疋，乞令民戶每疋折納錢兩千，朱藏一為相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三年三月壬辰）紹興二年，呂元直督軍於外，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又許之。（三年正月甲申）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財乏所從出。四年，梁汝嘉在戶部，乃令民輸帛者，疋納錢四千（[illegible]五疋其二[illegible]折四千）或六千（[illegible]）



折帛錢自此愈重（四年十一月甲午）。十九年，從河南數，遂減折帛錢匹一千（九年[illegible]）。其后又增之。十七年，始詔兩浙紬絹每疋減作七千，和買六千，綿每兩四百；江東紬絹每疋六千，綿每兩三百。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疋（[illegible]）絹二百六十六萬疋（[illegible]）綾羅絁三萬餘疋（[illegible]）

本文中張給夏用吳校均未擅出今仍



浙七百[浙南平江三州]婺州[illegible]二萬其淮福京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
絁五十三萬疋有奇皆起正色他紬絹二百五十六萬
餘疋乃折錢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綿不與焉

兩川畸零絹估錢

兩川畸零絹估錢者本三路綱也方承平時東南兩川
每歲於二稅及和買畸零絹起正色絹三十萬疋運
副陝西京西河東支遣謂之三路綱建炎三年張魏
公出使至陝改理估錢以給軍食四川每疋至為錢十
一千東川每疋十千紹興二十五年鉅世明奏詔裕民
每疋減一千(二十五年二月丙辰)二十七年蕭德起為帥又減一
千(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其後節次減免今所輸也千錢七千有奇
紹熙末楊侍郎輔總計又權減一千至今為例兩路見
額理絹估錢一百餘萬緡理錢一百七十餘萬緡

四川上供紬絹綾錦綺

四川上供紬絹七萬四千匹(西路天申節大禮紬絹三萬三千天申…)
大禮…萬(…)百…天申大禮紬一千二百…綾三萬四
千餘匹(…)錦綺一千八百餘匹段(成都)
皆正色也

兩川激賞絹

兩川激賞絹者建炎四年宣撫處置使司置宣於四川
民戶勸諭令等第輸納以助給賞凡三十三萬餘匹趙
逢事窘息即謀不為永例自後不復減紹興十六年鄭
亨仲為宣撫副使始減利路絹二萬匹(十六年二月二十七
年鍾郎中本詔裕民復減夔路絹九千餘匹惟東西二
川獨存至今遂為常賦然例皆理正色紹熙末楊嗣勛
總計每匹加取估錢引三千民甚便之慶元中司農少
卿河陽探安節總計又權減一千今以為例凡兩川激
賞絹額理三十萬匹定理緡六千萬

兩川綿估錢

兩川綿估錢者舊例上三等戶皆理正色而下戶每兩



估錢半千所以優之也楊嗣勛總計始令當輸正色者
每兩估錢引二千而舊輸錢者如故是上戶反輕而下
戶反重矣至今既然其他給帛綾凡舊來三路正色綱
視此而輸其直

兩川布估錢

兩川布估錢者始天聖中薛田帥蜀於成都府邛蜀彭
漢州永康軍虞麻六郡歲市官布每匹給錢三百以起
上供及三路綱運是時價值頗優民樂與官為市至興
年間物價已貴於是每匹增價至四百然始以等第配
軍及軍興以來遂改理估錢以贍大軍每匹至為錢三

千發節次峨免至慶元初每匹牴理二千或一千七百
三年袁起岩爲帥與諸司議每年減其半制置司戍都
府抱五萬緡總領所三十萬緡轉運使五萬緡每年春
正月乞降度牒百五十下制司出賣錢爲十五萬緡所
餘四千七百緡令提刑提舉司抱納九月癸亥以聞分
四川布估錢定理緡錢六十五萬緡

廣西折布錢

廣西折布錢者舊有之獨桂昭二州歲產布九萬二百
匹有奇每匹折錢五百紹興五年張魏公爲都督每匹
增至千五百文二十年路彬爲廣西提刑代運奏減三

之一　上悅從之措彬直秘閣二十年正月廿六今定理緡錢
九萬

總論國朝鹽筴

國朝鹽筴舊有三路解鹽行於關中東北鹽行於京東
西畿甸東南鹽行于江浙東南鹽者通泰廣海也舊爲
江河六路漕計輦京爲收始行鈔法取其錢以贍中都
自是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許商人買鈔
筭請閩廣則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其後亦行鈔法然罷
復不常舊淮鹽息錢歲八百萬緡紹興初才三十五萬
緡而已後朝廷益修其政至紹興末年東南歲產鹽二

二萬七千八百六十萬斤兩浙路臨安平江嘉興三府元一百十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五石六斗七升六斗浙東路紹興府慶元府台州溫州元四斗六升一升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一石二斗五合三州元三百六十萬三千七百十一石六斗二升廣東路廣州惠州元三千十三萬一千石六斗廣南路廣州元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三斗二升半四斗八升十九萬四百四十三萬一千九百十五升福建路福州漳州泉州興化軍元九十六千六百二十五行十九萬二千九百六十四百十五自福建外每五十斤爲一石淮浙
鹽六石爲一袋鈔錢十有八千紹興四年正月增三千
九月以入納遲滯罷之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錢約
一千九百二十餘萬緡紹興末東南諸路通收息錢每年二千一百七十三萬餘

淮浙鹽

淮浙鹽額衆自泰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萬石嘉興

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淮浙
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六盤一盤三百斤通兩則
停淨煎不敢者謂總轄甲頭糧制亭灶悉請本錢恣行
刻剝視其赴愬從令私煎且如一日兩夕安作三日中
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煎三十六萬斤矣而又
有所謂鏟子亭鹽戶小火二灶之下無慮二十家皆
有鏟一家通夜必煎兩鏟得鹽一十斤一灶二百家以
一季計之則鏟子鹽又百餘萬斤矣一場之數既如此
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
錢焉

廣鹽

廣鹽舊從官自賣建炎四年春以淮鹽道不通戶部侍郎葉份乞通閩廣鹽於諸路令郎高衛同詣郎虔州措貨務鬻廣鹽鈔二十萬緡以供行宮之用許之（四年正月辛未）幾復止是時惠州未有鹽紹興初以鹹土生發始措之鹽田一頃二十四畝置灶六十七歲產鹽七十萬斤有奇（元年三月）淺收淨息錢三萬餘緡九年罷官賣鹽許通商於嶺外以其錢助鄂州養兵之費十二年冬議者以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十二月乙酉）廣東轉運判官范正國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皆仰賣鹽息錢客鈔既不達戚閩之請得官賣如廣西不許自後廣西官賣之法又改為錢法乾道四年罷鹽鈔令漕司自認鈔錢嶺南極以為患淳熙初張欽夫為帥始與漕臣唐仲仁叶謀立為定額定直其條上之邕州官賣鹽每斤百錢二人既去漕臣趙公瀚增其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公瀚五增之六年秋侍御史王淳以為言　上然公瀚遂詔閩欽賣鹽自有舊額及定直自今毋得擅有增添（九年九月）又命奉議郎胡廷直奉使嶺南詳議鹽法廷直使還以鈔法甚便詔罷官賣復通商（九年十一月乙未）　擢廷直大府寺丞（十二月壬寅）　舉

出為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同措置廣西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春降詔諭二廣官吏以更法之故（十年正月乙卯）趙長又遂湖南轉運判官黃提舉鹽事同措置廣東鹽事（四月己酉）胡奉唐仲仁所薦仲仁時為吏部侍郎即命知靜江府（四月）其後又置都提舉廣南鹽事官一員俾掌其政淳熙末仲仁坐改法不當抵罪於是官鬻如故焉

福建鹽

福建鹽自　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歲產鹽一千一百萬斤賦課錢四十萬建炎末以淮鹽不通故改鈔法未幾與廣鹽皆罷之（四年四月辛亥）第令漕司歲認鈔錢二十萬緡赴行在紹興中閩鹽既增價朝廷以其多美息十二年又增鈔錢十萬緡（正月辛巳）持漕司悉置鹽於海倉令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歲用其後吏緣為姦鹽惡不可售郎按籍而數揀口食鹽下里貧民元一免者人甚苦之民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二十六年湯中丞鵬舉以為言詔提刑崇安吳逵覈究遂約郡縣歲費除二稅所入外郎多鹽綱補之凡上四郡歲發千有六百萬斤視舊直損其三毋得敷于民戶舊漕司取增鹽錢提舉司吏祿錢皆損三之一（增鹽錢每斤一十八分吏祿錢九文）一文今又帥漕二司毋得鬻鹽以侵州縣　上悉許之

二十七年二月降御由是民力稍寬然郡邑無以供百費且尤非
漕司之便故衆論拒之朝廷遂從吳芾言令諸司相
度更定其冬諸司請運鹽如遠數而增其直官糶止減一鹽直
漕司鹽本錢每斤爲二十五錢上命輔臣計之會徒令官平官張
法損奉行鈔法陳挺家誠之言於上曰閩中山溪之險
細民買法私販禁之不可恐不盡請鈔則課入愈虧
上是之乃減鈔錢八萬貫十一月癸亥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
不復抑售於民矣乾道初陳正敏列此事於公在二府有
言福建鹽弊者詔戶部侍郎沈度東徐作相度二人請
量減鈔錢之半以令漕司於八州增鹽錢及撥留鹽本
錢內撥錢十一萬緡起發四年春遂減鈔錢十五萬弟
令漕司抱七萬緡以充上供於是宿弊稍去患者與之
除皆閩人云四年四月癸丑減鈔鹽錢

## 蜀鹽

蜀鹽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
絹爲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應祥措置爲法盡推
之做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
每斤納引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凡九錢四
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
其後又增貼納等錢凡四州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
產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爲一擔又許增
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休兵浸數
減之今猶三百餘萬緡始趙應祥之立權法也令商人
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然歲
久鹽脈盡泉涸不當久之井戶月額不敷則官但以虛鈔付之
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斤
重以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絕沒之井
許人增其額以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既
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刻鹽
相尋公私皆病紹興三十年夏趙子直爲吏部尚書奏言



趙開鹽法最爲精密今井戶黍私井務以斤重多寡
相向故鹽日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嚴保領所察照
舊法施行從之持揭關鞫總計同是遣官覈去虛額救
閱助官二千自有奇中旅合同場鹽法禁斤重之論格春
而重私販之罪鹽直由是稍昂嘉泰二年東郎中睦總
計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爲鹽自蜀九十變州縣及井戶稍
舒而民始食貴鹽矣

## 蜀中官鹽

蜀中官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
寧監順之井鹽酒和州之鹽官長寧軍之淯井皆大井

宣司嵗五千錢 之五十

也。若隆榮等十七州民間所煎，則皆筒小井而已，其用甚狹。惟大寧之井，鹹泉出於山竇，間有垂泉，民間分而引之。又有彭山之鹹，以井味近淡，榮由餘錢而煎之，然後成鹽。元豐、崇寧兩嘗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紹興末，總領所復抑其禁，嚴能嘉榮之人病其侵射商販，因代輸課息，每斤收閒，今謂之卯錢。然彭山之民時私煎如故。仙井嵗產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潼江亞之。叙所大寧鹽二百五十餘萬斤，嵗取其四分，一千一百二萬斤，計直九萬餘緡，亦隸總領所。（每斤…） 十年宣司嵗取五千二十餘錢。淯井鹽四十餘萬斤，嵗取其十二月宣司嵗…… 羸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illegible]…） 三萬為利州錢監鑄本。然官鹽多惡雜，不可食，往往抑售於民，州郡第利其羸而已，無能正之者。

## 解鹽

解鹽，今隸虜中，置解鹽使以掌之。池周百里，闕畦以灌水，遇風即成，不假人力，故味厚而直廉。遂人貴鹽販者

往往十百為群，巡邏尉官避削，皆開生路以避之。有司亦不敢問，第遠避之而已。今邊上惟行鹽官鹽，官嵗課七十餘萬斤，半為官吏等之費，半歸於西和、成鳳州。嵗得七萬緡為糴錢之本。紹興十九年，鹽多不狹，人進者之。紹興二十九年秋，詔減其直之半，孰胡多每斤，猶為錢二百云。

## 礬

白礬　青膽　黃礬

礬有晉礬、南礬。晉礬行於河東、北京，岷南礬行於東南九路。今獨無為軍崑山場為盛，嵗煎白礬六十萬斤。紹興十四年，五十萬斤。韶州岑水場十萬斤，信州鉛山場有膽礬，元定額其法，自權貨務給引赴場，許客人筭請，每百斤為一大引，翻引錢十二千，頭子市利雇人工墨錢二百七十六。又許增二十斤勿筭，以優之。五十斤為中引，三十斤為小引，引錢又加價，以是為差。十四年以商販利薄，減為十千，六月十四年又增一千。崑山礬則民自煎，官置場買納。紹興初每斤錢十二文，至二十文，十四年一月增為嵗收息錢四萬緡有奇。紹興十九年閏八月，增為五文。鉛山礬則官自煎之，以十分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權貨務為息。

## 總論東南茶法

芊在二

東南茶舊法官買官賣天禧三年合六榷貨務十三山場所收茶錢十二萬緡除買茶本錢外止有息錢三萬緡而已（此據榷貨務有六[illegible]蘄州[illegible]州蘄口以予軍[illegible]州海州也）新天聖中稍改其法歲所得殊不過數十萬緡人多盜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遂弛其禁但收茶租淨利錢三十二萬八千餘緡時以為便元豐復榷華至都下即汴流為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盡籠天下錢實中都乃創引法即於京置都茶場印賣茶引許商人赴官算請就園户市茶赴所在合同場秤發歲收息錢至四百餘萬緡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紹興末年東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三縣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浙東紹興府慶元府台衢婺處州八萬三千二十一斤三兩浙西臨安府江府湖嚴常州共四百四十八萬四千五百斤一十三兩江東路寧國府徽饒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共一百七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十九斤十四兩江西隆興府贛吉袁江筠州建昌臨江興國南安軍[illegible]四錢係紹興三十二年數）共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淳熙初歲收四百二十萬）



江茶

疑誤　芊在三　芊在二

江茶在東南草茶中最為上品歲產一百四十六萬斤其茶行於東南諸路士大夫貴之隆興亦產茶二百二十八萬斤臨安府二百六九兩萬斤嚴州二百十三萬斤徽州二百十萬斤寧國一百十二萬斤潭州一百二萬斤其他皆不登此數江南產茶既盛民多盜販數百為群轉詰之則起而為盜淳熙二年茶寇賴文政反河北轉入湖南江西侵犯廣東官軍數為所敗辛棄疾時為江西提刑督諸軍討捕命為吏黃倬錢之望誘致既而殺之江州都統制皇甫倜曰招降其黨隸軍中令東南茶皆自榷場轉入虜中其有私渡淮者雖嚴為譏禁而終不免透漏焉

建茶

建茶歲產九十五萬斤其為團胯者號臘茶久為人所貴舊制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二年葉濃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賞五年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檢察福建財用章傑以片茶難市請市末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十二年六月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九月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又詔私載建

茶入海者斬紹興五年正月詔旨月課者因請罷建茶於臨安十
月罷茶事司於建州專一買發十三年閏月以失陷引
錢復令通商今上供龍鳳及京鋌茶歲額視承平纔半
蓋高宗以鍋費既少惧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蜀茶

蜀茶固無榷禁熙寧間始令官買置提舉司以專
榷收之故其始歲課三十萬李杞為提舉增至五十萬
緡其后歲益至至百萬緡久之不能敷其數蜀人以為
病建炎初趙開為成都漕上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
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



減歲額以蘇園户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
盜賊息朝廷從之擢應祥同主管川茶馬二年十一
月應祥至官遂大更茶法官買官賣並罷倣蔡京都茶場
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茶置合同場以譏其出
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
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五分每百斤增十斤勿
算自後引息錢乃漸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後提舉官又
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四十二道三百文比應祥初
立法增及一半於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萬而買馬之
數後不加多故當此時茶馬司之富甲天下時以其

南方元本鼎百今改

歲剩者上供他司不敢問也自乾道末青羌作亂茶司
為之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約三十萬淳熙六年以虞
又崇慶園户重額歲約十六萬其四年李正之為提舉
以茶課精常為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嗣勳為
使遂以為例焉紹熙元年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茶
場歲産茶二千一百二萬斤成都府路九州軍凡二十場一千六百十七萬餘斤
百八十四萬餘斤利州路三場利州通博馬物帛歲收錢約一百四十
九萬三千餘緡成州茶司歲收一百七十八萬有奇茶馬司歲收
錢五十六萬有奇朝廷歲撥其一百十三萬緡
隷總領所贍軍紹熙年九月取撥四十萬緡四年又增撥二十五萬



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或止一二十萬緡至
淳熙十一年遂以五十萬緡為率且茶司自言歲用二
百四十六萬緡以支比錢止有剩錢二萬餘緡故也然
川茶八場細市馬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匹而九歲所
市未嘗及焉則其言蓋未足信而歲剩之緡可以坐計
矣自熙豐以來茶事官權出諸司之上淳熙十四年議
者請令制置司兼按奏可後亦不果行田博馬皆以粗
茶乾道末趙彥博為提舉始以細茶遺之今祖州徼外
夷人共有即山種茶者由是細茶遂為夷人所賤然蜀
茶之細者其品南方已下惟雅州之趙坡合州之水南

元本謂今依
按作請

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土人亦自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之比也

蘷州茶

蘷路自祖宗以來不榷茶政和中有司請貿引謀者以民爲不便罷之紹興十七年韓球美成提舉茶馬始榷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置合同場歲收以八萬斤爲額商人以利薄不通但以引錢敷民間民甚苦之二十七年冬遂守董時敏以爲言事下茶馬司許覺民侍郎爲主管官不肯蠲乃止後三年王謙叔以專副拜蘷運除之先是美成在茶司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爲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時以十七年十二月領茶事十九年五月始罷民知前言不補乃得於是起爲私販二十六年六月趙書省正字張震真甫以爲言遂令司裁損令茶場每百斤加饒率通半若茶官稍加裁抑則商販者遂輟而之他請宜量減引錢而禁其稽留又以他之違近而行低昂之庶幾乎其可矣



東南酒課

東南酒課之入自　祖宗時率以酒州慶曆二年秋祠部員外郎王琪始請增價以其錢上京自後提舉司學事司經制司發運司各因事增添然尚不過每升增七

元本按作夫按
按改作

復元本作。亦元
本此。今依吳
校

八錢少至一二錢而止建炎四年冬每升始漸增錢二十四謂之卓朋錢自是經制司都督府又遞增之迄紹興六年春浙路去酒每升共增一百十五錢而官始因是時清酒每升百三十錢紹則祖宗時每升十五錢坊場課利者自朝廷九年盡許承買以三年爲限仍或當職官吏每界信任小民一時貪利妄增課額此　祖宗仁政也大中祥符元年春始有實封投狀給賣價高之令而民亦困矣紹興每以坊場錢又盡入常平司紹興元年又命所增五分輸戶部二十七年減其賦額者復弛之先是長江一城無酒禁盜劑嘗爲私酒之法人便安之從後陵也因而析坊場十千三百三十四處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荊湖人戶撲買坊場才一百二十七萬緡而已蓋盜用者衆故也是時行在戶部贍軍南東中三庫並總司所獻酒坊七十五處收息錢亦爲一百三十萬緡諸路酒課約爲五百餘萬緡蓋自軍興諸帥擅榷酤之利朝廷所仰者茶鹽耳紹興二十六年止是始詔諸軍非買撲場務令當行司拘收城郭酒庫令總所拘收三十一年六月楊存中罷殿巖趙密代爲帥又上軍中及私家所買酒坊於戶部由是戶部官始專以佐經費至乾道間行在七酒庫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

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麯錢萬之而歲額之外其餘
獻於內帑者又二十萬其後增加至五十萬緡遂爲常
數云

四川酒課

四川酒課建炎中合官民之入纔爲錢一百四十萬
至三年十月張魏公爲宣撫使參議趙開總領財
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盈餘遂大變酒法自
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
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者米一斛輸錢三千明年遂徧四路
行其法於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
四百所私店不與焉隔法之始行聽民以米赴醞
京官計斛入之米而出其課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
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
爲病二十六年十二月知榮州安仁曾庭直夫入對爲
上言之　上謂輔臣曰此張魏公一時以軍興財匱濟一
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當更也遂命總漕
司措置時湯侍郎允恭總計奏請改爲官監所用本
錢至是無從應副王瞻叔爲梁州守獨請罷三州官監隔
槽二百三十餘務許私買者官吏兒食以使民時許詭
許之其後仍買又改爲官監今四川酒課累減之餘猶
爲錢四百一十餘萬

夔路酒

夔路自　祖宗以來不榷酤趙公祥爲大漕建炎四
年始榷之田一路歲爲一百四萬緡增爲六百餘歲收
錢四萬二千九百餘緡紹興十六年鄭亨仲爲宣撫副
使奏除之

乾隆丁亥二月二十二日校于清漢　寫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四

別本李校今改　吳校

朝野雜記甲集　卷十四　二十　財賦一

朝野雜記甲集　卷十四　廿一　財賦一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五

## 財賦二

### 常平苗役之制 耆戶長僱錢

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寧始。建炎初，罷之。其二年冬，呂元直、葉少蘊、張達明、孫仲益在從班，奉詔討論常平法。元直等以為此法不宜盡罷，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當罷。 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遂罷諸路主管官，追還舊額。紹興八年冬，李泰發參政，復為 上言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九年，遂復提舉官，使掌其事。然自軍興，或常平米名存，往往移以贍



軍，無復曩時之封樁矣。免役錢，自熙寧以來已有寬剩之數。建炎元年，既增射士（六月乙亥），議者恐費不給。明年夏，乃詔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戶役錢概增三分（五月己丑）。（庚戌）三年，復減之（己丑），明其後命撥已增錢赴行在（紹興五年五月）。紹興二十九年，又用趙直閣善養之議，詔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餘同編戶，其詭名寄產皆并之（正月）。（丙戌）乾道二年，李侍郎若水復請令官戶全納役錢（十二月辛未）。 上初不可，既而卒行其議（六年十一月）。耆戶長雇錢者，所以免役錢給之。建炎四年，廣西漕司請罷戶長，而州縣因之，每三十戶逐科輸甲頭催租（八月辛卯）。紹興初，遂盡取其雇錢隸

提刑司（元年五月）。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乃不復行。而耆戶長僱錢因不復給。五年，始以其錢分季起發赴行在（正月）。自後遂為總制窠名焉。

### 義倉

義倉初於乾德元年，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二斗輸一升，以備水旱。淳化後罷。熙寧初，神宗嘗欲復之，會王介甫主青苗，因罷焉。 上言人有餘粟藏之於家，何如而損以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二年二月）。熙寧末，王尚書古為司農，奏復行之，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倉入縣倉矣（九年九月）。元豐八年，又罷之。紹聖初復立，世謂義倉當留諸鄉以備水旱可也，今併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後又命上三等戶輸郡倉，轄充軍食，或資他用，故比年無以救民之飢矣，古人立法之意失矣。紹興末，趙郡王令詠在戶部，言州縣義倉多陵廢，請以三之一出陳易新，又請水旱傷災檢放不及七分，即許賑濟。沈守約以為相持不可。 上獨許之（九月十日乙酉）。明年，浙西提舉呂廣問言諸道常平義倉名存實亡，請遣使按實，除其虛數，禁其移用（十九年六月）。遂命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覈實，得糧米錢六十餘萬，後詔別行以糴，今戎部一路義倉歲額二萬七百斛有奇，除賑給貧乏人外，所無幾

元本尚平編首 今從吳校○補

紹興五年，高平峻者為提舉，建劍本道義倉錢及金銀總為七萬五千餘緡，副錢米于彭漢蜀三州，以備賑濟。慶元六年，宣城王鈴為提舉，頃歛取本道抵當本錢六十餘萬緡，以市義倉米，別造不係近歲制五司，又有廣惠倉，乃立宗御所，初凡為米三千餘萬石，制司日事之，以為顧約其用，我國中起元度最上，朱元晦先生嘗貴子里社每歲以資御民，至今兩取買不無為命，如戶義倉亦恐於御秋命八人之所須各事之則合王之遺意矣。

經制錢

經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為發運使所創也。時方臘初平，用度百出，徽宗命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亨伯乃創此較酒務及頭子錢者，樓店錢除陌錢之類也。五代國初，久取之以供州用，其錢無幾，至元符始令異數申省，不許侵支。政和四年，又令諸納稅者錢物每貫取五文，充官吏請俸，凡公家出納每千取二十三文，其一供下三州縣及官吏，文所謂經制錢者，始行之來而後又行之東西兩北，歲入錢數百萬緡。靖康初，罷。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就如期至，行在戶部尚書呂元直、翰林學士葉少蘊請復

吳校一

元本…二

之，於是先取錢等定結錢，命提刑司專之，防禁不得擅用。三年冬，遂命東南八路提刑司以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添酒錢、添賣糟錢、增添田宅牙稅錢、官員等請受頭子錢、樓店務添收三分房錢。紹興十年七月，又增頭子錢十三文充經制，迄今東南經制錢歲入七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五十六錢，視宣和時過倍。

總制錢

總制錢者，紹興初孟富文參政所創也。五年春，高宗在平江，命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富文請以總制司為名，東察內外官司措屬遣失從之。六月，於是首增頭子錢為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經制，□文充總制窠名，六文提點刑司，三文公使支用，又請以耆戶長僱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常平司五文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拘充總制。至十一年，浙東一路收總制錢一百八十九萬緡，諸路准此。乾道元年十月，又增頭子錢每貫十三文充總制，是時

戶部歲以視其闕出之七百萬緡故有增頭子錢及官戶
不減半役錢之令蓋補經費也虎午父畜國有趙公者
獻言所在吏祿皆除頭子錢而在京百官獨不除之歲
可省七十萬并父命者同計之得二十四萬緡以其不
當而止時六年四月矣至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
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

經總制錢額　廣西經總制錢

經總制錢者法守貳通判而隸提刑司季附之為戶部
侍郎建言始為通判一歲所入至一千一百二十萬緡
其後復命知通同掌無歲不敷從是請者乃復請委通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五　財賦二

判事既行諸道因請以紹興十九年所入為准時汪明
遠為侍御史上疏言財賦所出當究本源是年經制初
行民輸隨減之稅蓋是遣生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
額上可之然今東南諸路經總制錢歲幾千四百四
十餘萬緡又多於朝廷及戶部之額二百萬至乾道初
孝宗嘗論洪景伯適相曰祖宗時財賦無經總制錢
朕他時用度有餘即令民間免輸然其所入諸大詔
不能免也皆輔而經總制錢皆隨稅均取於民民甚以
為患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高宗以知富州趙伯什言
下詔禁止之

## 四川經總制錢

四川經總制錢額理五百四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一
萬緡贍軍一百三十四萬安副司黃紙領所一百六十
九萬緡上供六萬餘緡諸部支用　光宗受禪諸湖廣
三年錢四百餘萬緡樹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紹四
路憲司歲除湖南漕司六十萬緡版減故之今凌三
年乃下而每歲所減通總司抱認者才九十萬緡迄
今遂為永例

田契錢　王瞻叔田契本末

田契錢者亦隸經總制司者民間典買田宅則輸之為
州用舊稅本始定令每千輸四十錢宣和以制增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六　財賦二

為六十解靖康初罷建炎二年復之紹興經總制遂增
為百錢四六解後以其三十五錢為經總制窠名三十二錢
半為經總制窠名三十二錢為州用四十六解　乾道末會讓
在戶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總制為七十二解先已詔牙稅
外每千收勘合錢十文紹興五年又增三文並充總制
窠名四十九十而牙稅勘合之外每千又收五十六文不
隸諸司又率民間市田百千則輸於官者十千七百有
奇而請買契紙賄賂吏胥之費不與由是人多憚費率
隱不告官謂之白契紹興三十一年兼興王瞻叔四為

川總領所括民間白契稅錢以贍軍（十一月丁丑）置官置司令三年飛申之籍許人告發三之一以其半給告者嫁資移換違其直者視其田估之隱產未盡存者皆倍收其稅知民甚苦之亦首納算錢于是除投兌於州之軍及關外四州不括外他二十一郡共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見數明年范德和為制置使首以蜀中括契役不足為言而議者亦訊其投隘巧詔自登極赦前有罪白契者皆蠲之即已輸者許對折二稅（二十七年十一月庚寅）亦下詔稅皆就收白契子于期且言不顧輸者皆豪猾士與大夫之族建炳如故詔白契在



戶下者許行首納仍依赦免其倍稅（紹興丁卯時贍）已被告而恩和入境並檢郡邑凡三十年以前白契在戶下者悉放免之又戒郡當撿從所折耀錢給還民（只之紹興元年五月）朝廷贍樹猶在蜀三上疏爭之且言廣元文以買馬錄事從臣從實付（四月八輸金者更數二人以此）屬介請下知史臺大理寺判定其定贍納以軍與用度不給因行一切之政政議者非之其後所括錢頗足惠吏也用總司定不能有已今蜀中田契錢諸縣歲有定額大抵不諾數目以其錢均取于有會人甚苦之（二十年興）

（十二月丙申詔頁括買田契錢…四百萬緡實內兩撥充通元年五月李安路從一百五）

（十五年…四…）

輸稅錢

稱提錢者郡仲事後四川宣撫副使之歲（四年十一月）始令益梓利三路不盡前課於租佃官田應納錢引者每千錢一十錢為錢令于是三路每歲共得錢四十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一文（其…二十四萬七千緡有奇）除今又加其歲十八萬緡有奇以助軍食之用至今不免

月樁錢（紹興…）

月樁錢者自紹興二年冬始是時呂頤浩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呂相與朱勝非並相議令江東漕臣月樁



錢二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浙西亦有之然令以上供經制除有封樁寄錢寬其數然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于民如江西之折帛湖南之麴引在上者遂不以為然之大為東南之害紹興九年李泰發為東漕上言月樁錢害民而江東西為甚請損之遂命諸路漕臣均定如果不足取旨自朝廷給降不得一切取民然卒不能大有所減二十七年趙令詪為司農卿命諸司守將以見剩錢撥充月樁寬民力（是月）其後遂減江東西月樁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九月乙亥詔…信州…一萬五千…州一萬…州…）

各州縣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有奇十八年冬　上又諭秦會之曰，昨
色減月樁錢，要當盡罷。會之即諭版曹李仲永以經制
錢贍軍，然月樁錢卒不罷。乾道中，始減廣德軍月樁錢
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　光宗登極
以月樁有數額太重去處，令漕臣條具，從戶部長貳詳
看措畫奏聞，當議斟酌施行，以寬民力。其年，用吏部尚
書顏魯師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樁錢十六萬五千緡
有奇。袁州歲二萬五千，常州歲二萬，吉州歲七千，隆興府、饒州各歲萬五千，溫州歲一萬，處州歲七千，贛州歲千七百五十二，[illegible]州、廣德、臨江、建昌軍各歲六千，湖州歲五千，嚴州、南康軍各歲四千，興國軍歲三千，筠州、南安軍各歲二千。今東南月樁錢，歲爲緡錢猶三百九十
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爲尤
甚。紹熙元年，更議請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
紓民力。時朝請郎四明劉侯守毘陵，會四縣版帳之額
爲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
丁端祖、曹判薛家先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
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折估錢

折估錢者，始自紹興初，張浚遠爲川陝宣撫使，日供給
闕外大軍之名也。蓋諸軍月支正色米之外，又有折支
估錢者，故以此名之。其後衣賜、犒賞、供給、絹帛之屬，通
以折估爲名，而其弊尤甚。又鹽折估者，取三路鹽引稅
錢而供此折色也。酒折估者，取四路坊場務店酒息錢
而供此折色也。故又以折估名之。大凡一歲折估之入
幾七百一十萬餘緡，其出一千二十八萬餘緡，蓋以雜
本、經總諸色窠名取其贏，加撥省糴絹與夫般運之費
八百七十二萬餘緡不與焉，雜費約九十萬緡又不與
焉。大抵蜀中之折估，與江浙之月樁錢，皆以贍軍得名，
其事相類。但折估又有鹽酒爲之窠名，而月樁乃白着
橫科，尤爲無藝。爲今之計，要當如蜀中之法，以鹽茶錢
贍軍，則月樁斯可免矣。



免行錢

免行錢者，始於元豐，推行于宣和，廢罷于靖康。紹興
十二年，以軍事未寧，始令諸路量納四分。時川陝四路
歲取免行錢至五十萬緡，東南又倍十之七。乾道兵部
裁三之一。以明用十九年，王大寶爲吉守連州，嘗言于上，
但免廣中新循等六州而已。五月紹興二十五年，曹泳在戶
部，言其所取苛細，始盡罷之。五朝，路兵用兵，爲王自外
遷列，復以免行爲請。上批曰：民不可擾，難以施行。望
日進呈，上諭錢處和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事人至
今以爲是，今日豈可不及曹泳。乾道元年之月辛亥遂不行

麴引錢

麴引錢者湖南路有之紹興令鄉村有吉凶聚會聽人戶納錢買引於鄰近酒戶寄造酒麴不得非理抑配法非不善也比時方用兵而數大軍月樁錢丁時路湖南諸郡兵火之餘歲入鮮少所樁不能供十之二有劉澥者知衡州屬縣始令人戶請買麴引以助月樁自是諸郡邑皆效之矣四年當紹興十八年始罷去行逐以人戶田畝分為三等上等歲二千請造酒十石中等二千造酒之石下等一千造酒三石最下輸五百文造二石若二石以下則例輸百三十錢皆隨夏秋稅送官自田



二十畝而上無能免者袁州江西湖郡也其地西北與長沙接自初科月樁時曹王時詠與郡守趙士埃不叶所科偏重無所從出亦於麴引取之每人戶稅錢一千則科二百文八十五百凡為錢五千四百餘緡乾道三年王文長為湖南漕始請禁戢戶部吳和之何第行下依現行條法而已會乾道新書行刪改紹興納錢買引田令于是麴引錢暫罷從榷及行迨不能禁也四年湖南提刑趙思恭又乞將衡山等八縣隨宜裁酌均于上三等戶黃仲秉為副漕奏言本路三十八縣不皆待此而足歲計這之者獨十餘縣望朝廷相減月樁之額以寬

吳改一字

此十數縣之不足則麴引之禁可力行于一路之間而九州三十八縣之民皆被惠筆矣淳熙元年袁州言自乾道新書行月樁始大不足戶部勘當欲权依紹興舊法許之四年秋定叟知袁州復奏兩江西皆以稅額均月樁則一路皆然而袁州獨重既復麴引以補月樁則一路皆無而袁州獨有既未能減月樁之重而反增麴引之苛非所以示公于天下趙子直為小書會本州所賣麴引之入歲為三萬緡今本州與漕司各認其半而麴引遂獨湖南知故云余嘗論今之天下多有不可為之縣而未有不可為之州閩有不可為之州而未有



不可為之漕若長民使部者人人如定叟子直之心則麴引之征真可免矣

身丁錢

身丁錢者東南漕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永道州丁米每歲輸為一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一分數于田畝一分敷于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負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敷于田畝言者以為大重請損其一詔漕司相度[illegible]朝六年樞密院檢詳王廸又

請兩路丁錢隨田稅帶納已八月參不來行十四年知永州
羅長源言於朝詔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癸卯然上供錢
數則如故後十餘年程良佐為湖南漕乃奏除之江東
諸郡丁口鹽錢者李氏有國日所創也蓋以泰州以靜
每軍給所鹽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鹽
不可得既又入於常賦之民益以為病明道二年范
文正公為江淮安撫已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貨于春
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
此也兩浙身丁錢本錢氏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之數
蠶鹽每丁給鹽一斗與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



祐中詔民以紬絹依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
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
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絹賤本
有估賣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
取丁五等下戶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
半納見錢十一月本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
錢三十萬緡紹興初又因最守劉為監曹許辭人免丁
役三年甲午四月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特免丁絹錢緡
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事見乾道元年孝宗以兩
浙歲苦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

萬三千匹皆有奇時惟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輒
下詔除之歲為定制今嘉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
丁錢自今永與除免世施浸博矣先是紹興末尋以雜
屬問為所遣以湖州丁絹多所逃屬乃給甲帖付民戶
俾令自雜丁名數四十萬丁每丁為錢千四百納入匹
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所除之諸折給以反分為
匹仍止歲額為定不戶丁所增然諸皆蠲之丁亥自
是湖州以上丁科一匹矣本錢文增以七千為匹乾
道八年今僅太為異程倉請丁錢以七丁科一匹嘗
欲遂來歲參行之自是為例兩浙丁錢者不知所從始



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已上與者今身丁錢勿輸十年四月癸
一應丁錢亦不知其所始及兩郡縣皆等凡民間父祖
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滿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
興初詔令本路提刑司措置放一年大抵丁錢多偽國所
創今所謂官之為錢物及已約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
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
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
焉是取其三也今丁錢而論之泛力之征蓋取其四矣
而一有是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
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三，而民有常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粟米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四川有糴[illegible]），而斛斗加耗之數不與焉，是粟米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熙寧之際，吏不知財賦源流本末，類以意辨而臆論之，是可歎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四川折估、糴本、丁錢約四十五萬緡，以中解[illegible]，己丑七月丙戌入錄。）

僧道士免丁錢

僧道士免丁錢者，亦與十五年始取之（癸丑）。明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六年，律院散僧丁五千，禪寺僧、宮觀道士、散眾丁二千，長老、知觀、知事、法師有紫衣師號者皆次第增錢，六字四字師號者又倍於是。歲入緡錢約五十萬。隸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師號不售，乃詔律院有紫衣若師號者，剃錢視禪刹僧及宮觀道士而加之。其丁輸錢千三百，有奇。（癸巳八月）至今以為例，初取免丁時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聽免。及詔七十以上乃免之。然今浙中諸州，又郡城道觀多用詩旨免征役科敷，而州縣反以其額數於民間，大為人患。

田四廂錢

田四廂錢者，始自紹興十三年，春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人馬隸馬司。明年，有旨令四川歲發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紬絹四萬七千餘緡、綿五萬兩千餘兩，赴鄂州（十四年四月戊戌）。一二萬，此錢本供成軍費，以係也。二十九年軍事寧，乃以其五十萬緡還四川，而副都督軍兵歲計並（二十六年[illegible]，[illegible]又置二十二萬[illegible]，[illegible]人智之，淳熙末又以其餘緡爲減四川鹽酒重額，川已（[illegible]語在鹽酒[illegible]）。已十[illegible]年[illegible]）錢事中

市舶司本息

市舶司者，祖宗時有之，未廣也。神宗時始分閩、浙、廣三路，各置提舉官一員，不隸亡壹千緡萬屬舊上供。（壬三）紹興二年，李〔[illegible]〕相其事，建炎初省，紹興遂歸轉運司，明年復闕二司，而廣東三十萬緡廣東舊令（二年五月丁未，乙亥、[illegible]）四年春，復置廣司（二月），紹興三年秋，廢閩司以付廣帥，所提舉官皆罷，肝（？）已而閩廣復置（六年），乾道三年秋，廢閩司以付帥所，提舉官罷。（[illegible]）紹興二年以後，建市舶司言，自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官其綱首（乙巳）。十四年，命番商之以香藥至者，取十，其四十七年。詔以香藥犀象之屬，細香藥十取其一，至紹興末兩舶司抽分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illegible]舊制所謂孔耆、昔戶

部當以分數下諸路當之郴州當湖湘窮處租限頗急宜章吏黃谷射士李金數以此事受苦不堪會亂遂九年春因嘯聚峒民作亂遂陷桂陽軍　上命劉恭父為帥調鄂州兵討平之蓋利之所在害亦從之此生可為理財者之戒

## 祠部度牒

祠部度牒自治平四年冬始鬻之（事見紀元年秋始立價）審之直為百二十千渡江後增至二百千其後民間賤之止直三十千而已紹興中李仲永初入朝見　上為上言今歲鬻度牒萬是失丁萬也積而累之豈其盡矣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十七

非生財之道　上納其言十二年敵罷兵遂不復鬻（五月）四方之後以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人二十八年轉五元色）尚書為國子司業從請於行　上諭大臣曰大寶珠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此以從人主為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富事國長久如為齊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甚於傷民矣此為甚豈宜言也輔臣等稱善矣諸路僧尼凡二十餘萬人道士女冠萬餘人（二十六年）明年遂給換給不盡度牒皆歸禮部（二十七年）三十一年春朝廷用曹泳與敗

元本挪此字民今從吳校

盟始收度牒增直為五百千（紹興）自後屢放展蓋多隆興初始減為三百千已出度牒二萬道于江浙湖南福建計直六百萬緡期以一季州縣皆給于民之大以為擾（二月辛丑）周元特侍御言于　上乃損為二百五十千（三月）癸巳自辛巳調兵以後九年之間鬻度牒至十二萬道有奇　孝宗知之乃降旨權住給時乾道五年冬矣（十一月）明年春遂增為四百千（六年正月）淳熙初又增五十千（四年十月）明年夏詔四川度牒每道依川錢引八百千（五年）紹興出如紹興之舊（九年）紹熙三年中書門下言亡僧道度牒甲絕少頗有冒偽乃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十八

又增其直為八百千（閏二月）自淳熙後四川總領所歲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補還酒課蠲減之數（三年六月甲申）而東南諸路委都司官給賣歲不下二千三百有奇以三十年計之是失十萬農矣然僧道士有資錢而度牒不可得故中蜀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間至千六百引云今楚蜀所減酒課度牒僧徒已稀錢至嘉泰十五年（泰二年）今方項朱晞顏為浙東提舉還朝奏請度牒于朝以備糴濟蓋自嘉泰以來已為經費所仰不可復廢矣（度牒初以紹興九年）

東南軍儲數

吳校二百十六萬

東南軍儲始仰給于江湖漕綱紹興元年以盜賊貢
賦不繼始命戶部降本錢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
儲時請本錢者或以官告或以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
售而出納之弊吏緣爲奸人情大擾五年　上在臨安
又命吉東書臣市米至明中渡募客舟赴行在十一年
夏始分行在省倉爲三界以五十萬斛兌民戶白苗
米南倉受之以粵字豐字官字爲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
以命衛士及五軍爲中界糯米東倉受之以給諸軍爲
下界紹興十八年戶部奏免和糴仍命三總領所置場
糴之　上大喜 [illegible] 月舊制二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



六十九萬斛（二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
至是所欠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
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浙西七十六萬斛（行在省倉上界）
（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界 [illegible] 淮西十 [illegible] 臨安府 [illegible] 鎮江府 [illegible] 建康府 [illegible] 揚州 [illegible] 十萬石 [illegible]）
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illegible]）二十八年秋
戶部遂請二浙江湖米糴以見錢二百六十七萬斛爲
準數從之（[illegible]二浙 [illegible] 湖南 [illegible] 萬湖北 [illegible] 十五萬江東 [illegible] 三十萬江西 [illegible] 六十五萬 [illegible]）
時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五綱米及糴場歲四百
五十二萬斛也昔州縣判湖歲自運河漕綱至京庚每
有洪阻之患三十年夏議者以建康之鄂岳銀林自江

達湖止通陸二十里請于其地置轉般倉　上命工東
漕臣相度爲之（[illegible]）則以年不果或謂經由湖中也有
之無成但行運河云

四川軍糧數（闕上村數）

四川餉軍歲用一百五十六萬餘斛其十三萬餘斛爲
（[illegible]）
斛糴買（[illegible]）
六年春吳玠爲宣撫使命行取本州送從陸運
道阻祥多大半散不可吳造自爲之兩川綱運米十
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斛十而致一斛其冬吳玠復從



陸運召諸路轉運使將戶部至軍中相度民積宜撫司
使趙開令秦鳳民運民負粮至秦州雖死十八九重
可爲也且司已販蜀民運船錢百五十萬其已復使陸
運李既上狀言以便道止之乃行水運自是席大光頤
爲公相繼入蜀宜以水運爲可行于是總領所責官
雜于公私船卻與民間不多及熟而糴久不足十八年
行中爲總領用其爲宮季等之第（[illegible]）
（[illegible]）直以利州置攬船客人市買由是
盡革前弊米運充足二十八年成都帥多喜入還五路將
糧判路夫六萬七十人自西路買粮至鳳州人行七十

米(其元二萬夫已運利各四千夫調成各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丈若民夫長糧自倍至是始給之(階自興州至鳳州百十里大約日程日給米二升)無民間一夫之費就數十丈又多道死者乾道初汪聖錫帥蜀請復搬之漕司奏人給三斗五升錢粮八百　上命以二千予之(二年止月甲至)乾道中虞雍公自宣撫使還朝為右僕射上問兩運積粮之數虞公奏臣離蜀時近八十萬斛(乾道五年)直春當給其初貸人戶郡邑不科之田故多從請軍外此郡以就糧加所運之兵必就食于兩郡之水運其後十四年間科望遠野私太狼庚有司不營措置就耀全年已用兵王之望調利路丁夫運米一夫之費至七八十



千民乃告竭又丁夫多死于道者臣始至宣司即逐地措置和糴不煩省內郡水運而邊頭新有儲蓄矣兩閬王炎委孫叔彩曹糴(王公明以樞使代為宣撫)家但近發兵戍黑谷等處食者既眾或一不熟仰食此米必無贏餘一日後事起當有辛巳調夫之患上曰然卿宜以此意諭王炎今廣作措置其後至淳熙中兩運乃有積粮一百一十餘萬斛云(紹興中和閬興州以與元府石安撫十一年幾閬之)金自符行中於利閬等州置糴場募商人載兩川米入中其在閬州者泛嘉陵而上至利州又自利州運至魚關官不勝其費又多亡失紹興末楊嗣勳始用屬官井研陳學

元本子序兵
校子濟

議發閬州糴場令商人運至利州及魚關仍優其直公私便之

### 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年計二百六十萬束每束戶部降本錢百文下浙西漕司下秀州收買其十六萬束以椿管務見錢關子二十萬緡以本部窠名錢科降紹興二十一年從前司以兩浙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等充與草本錢而以遠年合椿本錢馬料從之(淳熙四月)大抵馬草料錢約計七十餘萬

### 關上諸軍馬料



關上諸軍馬料舊于兩沿諸州和糴以宣以等第分料百姓紹熙五年丘宗卿代傳之總計始自置場糴買歲用大麥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明年夏請料免和糴馬料一年許之今兩運有積料二十餘萬斛蓋備軍興非歲計所常用

### 都下馬料(附浙江東沿田廬場本末)

都下馬料舊以其數和糴于民紹興二十七年冬吉春謂江浙間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宜多明本春詔遣戶部郎中莫濟子齊與三路漕臣按視以其租為馬料之費(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時葉審言為御史上言陛下初

欲免裁撥為糴高固便民然三路逐渡佃者至縷盡行
必有妄增其數以希進者於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而富
及貧民僅復從是釋坐失租額因極論之始詔委趙子潚
獻議欲盡行沙田入官隨其肥瘠高下輕立租課就令
見佃火客耕種初形勢之家者欺占者具名取旨事既
行二十九年十二月乙未言者不以為便乃令見占人且行書佃
淨認租課從審言論之孫諮第三等以下戶更不一例
根括三十年三月癸巳後數月又詔淮東人戶檢尋契要來係
可限半年五月與陳首與放免五月後月餘又命兩浙西
江東官戶千畝民戶二千畝以下放免餘並依元旨增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卅三

租六月甲寅時福建江海之濱去有新漲沙田戶部聞之遂
下常平司出賣而樞院任信孺以為此皆民間自倍錢
本興修數年之間僅償未足望少寬之乃止二十九年五月乙卯
其後浙東浙西江東三路沙田蘆場之籍總為二百八
十萬畝有奇凡沙田則起催小麥本錢沙地則起催豆
麥絲麻蘆場則起催柴薪見錢民間以為擾訴訟不絕
方務德議守京口五疏論之孝宗問大臣此事或以
為可取或以為可損陳魯公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
人樂于生事不惜為國斂怨君子務存大躰惟恐有傷
仁政所以不同上曰然乃詔沙田蘆場指揮更不施

元本折租呉校以租　呉校張律

行三十二年冬也二月戊寅詔乃乾道元年秋鈐轄皇城司
施俊彥復獻議曰乞以官民請買之田立租請佃之田
立租乃詔浙東西紹興張汴措置同三路漕臣措置而
俊彥總治之業于昂更以為不可然而弗能止也俊彥
等乞沙田折納米沙地及蘆場並納折見錢從之而七月
[illegible]六年春始立租額自一分至
三分[illegible]凡為錢六十萬七千
[illegible]
已十餘年詔並赴官倂送納癸未月八年秋言者以為向
來措置之初止為有力之家浸耕冒占而奉行之際乃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卅四

併人戶祖産日業一槩打量加立新租數倍致人戶有
逃移者乃詔已業蘆場草地沙地稅賦並減立定租佃
與減一分明年胡先是佃提領官田所至是併歸戶部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五

丁亥二月二十六日校于備漢寓舍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六

## 財賦三

### ○官田

官田東南舊多有之靖康中嘗命經制司鬻麥京王黼田糶為米翁端朝中丞為經制失言恐生弊作乞祖與客户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然諸道閑田頗多既利學而租輕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訐之則田由是詞訟繁興紹興二十八年知温州黄仁榮請鬻之以止訟會何内翰溥亦請鬻官田為常平亦許之其後户部會其數得錢五百万緡自是數縣行之獨官田不廢

### ○省莊田

省莊田者今蜀中有之號官田自二稅外仍科租恩大小麥豆粟白米穀粟麻鬻乎之類无不畢取凡十有八種既高估其直又每引别輸称提錢民甚苦之然其實官民間世業每貿易官仍收其算錢似世相沿[illegible]之宮田不知所始也

### ○屯田

屯田者始紹興初陳秦直規為安復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内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凡軍士所



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无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息則罷從軍凡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豆麥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凡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營田屯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劃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 九年十月丁亥 下三年下其法于諸鎮使行之豈以陳條畫為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挽一犁凡授田以五人為甲别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為殿最 三年二月癸巳 其後諸鎮又廢不果行 紹興 朱子發建言荊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請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詔送都督府亦未克行時韓蘄王在淮東屯田 上命郎閣中市千牛賜之為屯田之用 五年閏二月壬申 五年冬張魏公在行府請屯田郎中樊賓往江淮措置遂改屯田為營田後以其優民但令諸路監司領其事三十年李顯忠為池州都統制復請令諸軍屯田 十一月丁酉 俄軍興未暇及逮虜退謀者建言宜以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兵部侍郎陳應求

吳校洛命字

往淮東工部侍郎許竟民往淮西措置十二月庚午拜已而
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先有定論用諸
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壁廬舍使老小
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陳魯公曰今西北歸正
人願就耕者甚衆已俸牛種本錢及合廬舍矣其後廣
末諸募民耕荒蠲其繇役及七年租賦 上可之四月甲午
乾道中有鄂捉者以建康都統守廬州始粉屯田遂除
鄂鈸蕆文罷屯田兵令歸正人請佃蓋得不償費也荊
襄屯田者自紹興以後專隸都統司亦祖有所入乾道
二年乃詔除軺者及總領所外宅司充荷預三月己巳其語
互見營田事中



營田

營田者紹興元年解潛為荊南鎮撫使以所營五州絶
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乃以便宜辟直秘閣宗綱為屯
田使召人使耕分收子利乃以詔閣以綱為鎮撫司營
田官五月辛巳渡江後屯營田始此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
于營田省縣官之半焉其秋遂命河南淮南措置屯田
九月庚申已而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
歸業者尚罕所創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跡令請
命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十一月丙午時諸鎮尚未就緒獨公

或言流移之人

四庫本補府本校改訂

安令孫倚營田縣集選官十一月丁未 蓋解為帥故也三年
韓世忠為江東宣撫司上命措置建康營田世忠言
元 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請募民承佃獨
三年租淸五年不言給佃人為世業于是詔江北淮西
皆如之田租初年全蠲次年減半四月己丑尋又免科配後
十年十月辛卯自後營田專用諸民五年王觀察彥為荊南帥言
已措置營田八百頃自蜀中買牛賦民詔多方措置十
月丁丑先是言屯田甚衆而行之未見其効六年張魏公
以都督出行邊乃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若逃
田並無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以
之別佃一莊以一人為長每莊官募民承佃其法五家
為一堡若給畝為菜田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
取息命措置官樊相伯賈王中孚行之正月丙辰尋命五
大將韓劉張吳岳及江淮荊襄利路帥臣悉領營田使
李伯紀時為江西大帥亦言今日之事莫利屯田然兵
革災傷之餘民力不給請命江淮湖北宣撫司招納
東京西河北流人之移貸種收田勿取其入次年乃收
三之一又次年則半收之詔都督行府措置三月呂元
直時為湖南大帥因請錢十萬緡興屯田五月丁亥其秋中
孚入見 上諭令竭力久任議者恐張相還朝欲

留措置于是遣相伯司農少卿提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擢中孚員外郎以為屯田之副官給牛種撫存流移歲中收穀三十萬斛有奇(紹興二月壬申)除客戶當給六分官收計十餘萬斛然議者猶以為奉行路違或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屢有訟己牛以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者([illegible])中孚上疏爭之且言額數虧月勿責之效　上許之(七年七月辛丑)年夏趙公猶在中書亦覺其擾民乃言自營田之置數年己有成效當罷司以監司兼領之([illegible])十九年夏兩浙提領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荒田二千二百餘頃請悉以為營田(六月甲戌)二十一年鎮江諸軍都統制劉寶請民戶識認營田者許償開耕工本五千五百許之(三月丁未)尋詔諸道做此由是營田漸以還民矣隆興二年孝宗諭大臣以營田事欲使歸正人耕之湯丞相曰歸正人未可用諸軍不入隊人恐可以使時中孚提舉四川茶馬已受代湯丞相因薦其才(正月庚戌)上召見之問以營田六竟不克行而罷其後但田卒以歸正人請耕乾道中又詔蹦州縣撥收課子(八年七月)仍見其徵賦焉

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始紹興六年吳玠為宣撫副使兼營田使

吳曰 校作[illegible]

吳校四十萬元本十四萬

吳吳校川 非

吳校五十七頃 五萬八千石

治廢堰于梁洋率軍民營田凡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耕之量收其租李子公為大漕奏言漢中之地古稱沃野每畝除出粮種外止收三石為率約收二十五万石乞付本司贍軍可省內郡水運朝廷難之但賜玠詔書獎諭時七年秋矣玠死胡承公鄭亨仲代為宣撫使休兵後亨仲又行之關外四川及興州大安軍所營全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細色四十万一千四十九石得旨於十二万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而金州墾田伍百六十七頃歲入万八千六百餘石不與焉至十五年春矣乾道再和後強將豪民利于承佃故為欠輸得不償費虞丞相允文代吳璘為宣撫使乃與利路安撫使晁侍郎公武總領財賦查少卿籥共議以謂軍民雜處侵漢百端又于數百里外差科保甲指教耕佃間有二三年不得替者水旱則令保甲均認租數民甚苦之兵所收之租不償請給之數如元興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十三石而種田官兵請給乃為一万一千四百四十石他皆類此于是宣撫司始以使臣召人承佃抽兵歸營時四年秋矣明年春宣撫司奏其事于朝詔可至淳熙初墾田增至七千五百三十七頃而租入止為九万八

千石有奇慶元予後又止為六万六千石而金州田租亦止二千二百三十一石為六年冬王少卿寧總計增其課朝廷以邊民不便罷之語在時事中

圩田

圩田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於田故為之圩岸 宣州化民惠成二圩相連長八十里蕪湖縣萬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六十三里私圩長五十里建炎末為潰兵所壞紹興初命守臣葺治之建康永豐圩有田千頃初以賜韓忠武后歸秦丞相今隸行宮淮西和州无為軍亦有圩田紹興三十年張少卿初為漕從民予近江增葺圩岸官給牛種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長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畫云



圭田

圭田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沿唐不廢其制咸平初既定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其數天聖中言者以謂多寡不均又貪吏或多取歲租以害細民七年八月詔罷天下職田悉以其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所在時估定價而均給之九年二月複故慶曆三年九月更定守令佐職官頃畝之限靖康元年五月始借一年輸內帑建炎初以國用不足遂拘天下職田隸提刑司九年六月乙酉李伯紀免相復給之明年呂源為發運副使復請收圭租以贍軍 上不許八年八月紹興末東南諸路收圭租二十三万斛有奇州縣有追給者上聞之命及格則止二十九年十二月癸酉 十舊制圭租皆給正色至是江西河南米斗斗數千而圭租乃令折價至三四千陳正獻為殿中侍御史為 上言之遂命復輸本色三十一年三月庚寅隆興初又有權借一年之令元年六月乾道改元以軍事始息又借職田本三年用王大寶尚書請也元年九月辛卯八年冬復還之月乙亥時四川州縣職田宣撫司已借十年為軍中賦法伏臣之用紹熙四年公中請慶會其數歲得十二万八千八百



九十九緡而已淳熙初亦還之淳熙末言者又論州縣守倅合得圭租皆折見緡其他小官則支本色非是事下戶部戶部奏在法圭租以前後官在任月日均給不許折錢即人戶願輸錢而於增實直者准律科罪從之十四年三月丙辰今蜀中圭租皆折見錢又多隔郡支給相承已久莫知始于何年

僧寺常住田

僧寺常住田者所在多有之紹興中 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久之住歸祠部度牒其徒寢微二十二年春命司農寺丞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自租賦

元本南吳校廣宋孝

四字雙行注

吳校用本殘點上兩



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入左藏庫明年張如瑩節使為帥又請于朝十還六七矣今明州育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上腴多至數萬畝其間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頗為民間之患焉

金銀坑冶

金銀坑冶湖廣閩浙皆有之（州廣東江東西金坑 南廣東西工東西浙東福建坑銀）祖宗時除少石中所産黄金外歲貢銀額至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紹興七年詔江浙金銀坑冶並依熙豐法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三月戊申）然民間得不償本州縣多資取于民以備上供三十年用提點官李植言更不立額（五月丙戌）饒州舊供黄金千兩孝宗時詔損三之一今諸道上供銀皆置場買發蜀中銀每去秤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交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 高宗嘗諭輔臣以非割害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鐵錢折半為詞而止（二十六年二月庚戌）其實吳蜀錢幣不能相通捨銀帛無以致遠故莫如之何

銅鐵鉛錫坑冶

銅鐵鉛錫坑冶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 祖宗時天下歲産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万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万皆有奇渡江後其數目減至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河南潼州府利路十四州歲産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信州膽銅九万六千五百斤饒州膽銅二萬三千四百斤鉛山膽銅八万八千九百斤黃銅二百斤建州黃銅二千八百斤也州租銅四百斤潭州膽銅三千四百斤延平府黃銅八千三百斤汀州黃銅六十斤邵武軍黃銅三百斤韋州府黃銅六千斤利州黃銅七千斤興州夢銅一千六百斤南劍州黃銅三千六百斤）江東西廣西河南福建二十州産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而蜀中所産不與（信州二十五万七千斤撫州十一万七千斤吉州二十九万斤建州四万斤鬱林州二万斤七千五百斤興國軍二萬四千九百斤鈔州一萬七千斤舒州一万五千三百斤賓州一万四千六百斤江州一万三千八百斤澤州一万二千斤惠州一万二千文百斤韶州一万八千斤康州六千九百斤之州六千八百斤洪州三千五百斤辰州三千四百斤處州一千三百斤嚴州一千二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奇）江淮閩廣浙東二十州産鉛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兩（信州十一万五千斤衡州二万二千二百斤南韶州九千五百斤賀郴州皆五千六百斤邕建州皆五十斤興國軍八千斤衡州四千一百斤建寧州三千三百斤峽州三千七百斤韋州一千八百斤封州文百斤道州五百斤衡州山百斤星州南恩州皆一日斤桂陽軍七十二斤韶州六十斤皆有奇）河廣四川産錫二萬四百五十八斤六兩（賀州一萬二千六百斤桂陽軍三千八百斤郴州二十四百斤建州一千五百斤皆有奇）視租額鐵才及四分餘鉛及六厘銅及四厘錫及三厘皆弱東南鈇患鄰岑水鉛山永興〻利四場浸銅為采引之用惟川鐵以鑄錢云舊

婺州銅，融、福、峽州，南安軍鉛，贛、宜州，南安軍錫，坑皆廢。膽銅者，蓋以鐵為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即成銅。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云。

東南諸路鑄錢興廢本末

東南諸路鑄錢，國朝承南唐之舊為之，未廣也。咸平三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郎出使，始于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真宗即以忠肅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監，凡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逮天禧末所鑄才一百五萬。及蔡京為政，大觀中歲收銅乃六百六十餘萬斤（比祖額虧四十餘萬斤。內日陽四百六十餘萬斤，胆銅一百餘萬斤，石銅七十萬斤，新場三十萬斤），江、湖、閩、廣十監每年共鑄錢二百八十九萬四百緡，計用銅一千十一萬五千斤。江州廣寧（二十四萬）、池州永豐（三十四萬五千）、饒州永平（四十六萬五千）、建州豐國（二十四萬四百），已上四監，一百三十四萬緡，上供。衡陽咸寧（二十萬）、舒州同安（十萬）、嚴州神泉（十五萬）、鄂州寶泉（十萬）、韶州永通（八十三萬）、梧州元豐（十八萬），已上六監，一百五十六萬緡，逐路支用。以所入約所用，計少銅三百三萬五千斤。自渡江後，歲鑄錢才八萬緡，近歲始倍。蓋銅鐵鉛錫之入視旧才二十之一（旧一千三百二十萬斤，今七十餘萬斤），所鑄錢視舊亦才二十之



一耳。

鑄錢諸監（紹興慶元椎銅）

鑄錢諸監，自紹興初以江、池殘破，連涉大江，遂廢之（元年八月甲申）。是歲才鑄錢八萬，明年以范汝為作亂，罷建州鼓鑄（二年二月丙戌）。汝為平，復鑄錢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歲額鑄錢二十五萬，然是歲才鑄十二萬緡耳。三年，劉立道大中宣諭江南歸，奏言泉司官吏之費歲為十三萬緡，而木炭本錢如鑄錢之數，請省其官屬，從之（十二月癸未）。是時坑冶盡廢，每錢鑄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五年，閩漕鄭士彥奏廢豐國監，而歲與泉司認發新額錢（二月丁巳）。議者以為不可。其冬，戶部侍郎王俁請復鑄錢及官鬻銅器，以革私鑄之弊（十二月辛亥）。明年遂悉斂民間銅器以鑄錢，又詔私鑄銅器者徒二年（六年五月甲午）。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炭，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腳之屬，奏為年計。十三年，韓球為使，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興復廢坑，至于發冢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又請籍坑戶姓名，約定買納銅數，民大以為擾，郡邑至毀錢為銅以應命。然所鑄亦才十萬緡（閏四月丁巳）。二十四年，遂罷鑄錢司而歸之諸漕。五十

原缺

四年，遂罷鑄錢司，而歸之諸漕。二十七年，戶部侍郎林覺請出版曹錢八萬緡為饒、贛、韶三年鑄本，錢椎以五十萬緡為額。（紹興七年十月）未幾，殿中侍御史王珪復言前司不可廢，湯致遠在樞密，以為不然，請與三省議。沈丞相等乃奏以戶部侍郎榮蕺茂世領提點，置官屬二員。（八月庚申）然錢監既廢，復不一。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損十之三。猶其衣糧號三八闕額。錢明年，洪景嚴為起居舍人，為上言銅器之害。上命出御府銅器一千五百事付泉司。（二十八年七月庚辰）遂大斂民間銅器以鑄錢，許告賞，其後得銅二百餘萬斤。二十九年，趙邸王令譔在版曹，因請以三分開額錢為鑄本。（二月丁未）其秋，復置提點官。（七月己巳）明年夏，泉司言：歲課但可鑄十萬緡，請道銅加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是乃時暫所拘，請椎以十萬緡為額。工部奏為五十萬緡。（三十五年五月丙戌）然亦止鑄壹十萬緡而止云。今泉司歲額增十五萬緡，小平錢至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折小平錢十二萬二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縻費約用二十六萬緡，可屬之費人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百十八州之所供也。其名色坑冶課利鑄錢分衣糧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必歲所收寔不過十五六萬緡耳。其歲課金一百三十八兩二錢，銀九額

建錢監



七分，內庫三分，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十三斤八兩，鉛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十斤。此歲所椎十無二三，皆以錢貨于坑戶以取給，然亦不登。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銅二斤九兩半，鉛一斤十五兩半，錫二斤，木炭五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二兩，銅二斤十五兩半，鉛二斤一兩半，錫三兩，木炭八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祖宗制銅少而鉛多，天禧之制，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內建州豐國監又減鉛五兩，加銅兩。如之紹興之制，每小錢一千者用銅一斤半，鉛一斤五兩，炭五斤，蓋七百七十七文為一千者也。今小平錢足，乃用比科則錢愈與寡宜矣。慶元三年，乃復禁銅器。（紹熙二年己月）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二月）民間多不盡輸，遂命再限兩個月，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六月庚申）湖州舊蜀錢行于天下，今是官自鑄之。二年（八月甲戌）己用右曹郎官趙彥括奏，禁趙錢為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不以蔭論。彥又決配海外，永不放回。仍許告捕。因復置神泉監於，以括民間銅器，鑄當三大錢，仍椎隸工部。（八月戊午）惟嚴錢直輸行在，官而建、韶、饒、贛州皆提自照，所泛湖由江

入青渠輸之京師焉然祖宗時内帑雖歲收錢一百五歲緡（紹興中立四項）而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年一放人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内帑每年得一十六萬六千餘緡而已今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内藏者半左藏減焉宜縣官之日困也



## 川陝鑄錢

川陝舊皆行鐵錢祖宗時益利夔三州皆有鐵冶鼓即山鑄錢邛州舊鑄錢十萬緡建炎初轉運判官靳博文以為歲費本錢二十一萬乃不償費乃罷之二年（乙六月）紹興十年鄭剛中為四川宣撫使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六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漕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戊十二月）其後增至十五萬二十二年嘉守王知遠請復嘉邛鑄錢監事下計司（丁丙月）于是復置監于邛州明年詔邛州歲鑄三萬緡利州九萬緡（乙四月）共費本錢引十七萬五千緡利州十一萬四千邛州六萬一千每千率費一千四百緡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五斤有半于是歲省鼓鑄本錢二萬三十一年再減利州錢為六萬緡大小各半之施州舊亦鑄錢萬緡南平軍數千緡紹興末皆

末句誤

上問之句有於

减今蜀中歲鑄錢十萬施州錢紹興三十年以艱難鐵炭減為七千南平軍以廣苗少亦減為千緡並光者既

## 淮上鐵錢

淮上舊鑄銅錢兵火後舒州不復鑄錢但行饒建等錢而已乾道初林樞密安宅為右諫議大夫議以銅錢多入北境請定禁之而即蜀中取錢行之淮上事既行洪景伯參政言其不可上問之景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户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家閭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不行（九年九月己）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費和三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



後仲前議六年夏遂命司農寺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即舒蘄二州鑄夾錫鐵錢舒州同安監歲二十五萬緡蘄州蘄春監十五萬緡淳熙七年春舒守趙子蒙蘄守范盈皆以鑄錢增羨遷官（乙五月）然淮民大以為擾八年秋王誠仲知舒州入見為上言之遂減舒州錢額十萬緡與蘄州通三十萬緡（癸九月）後踰月又詔權罷鼓鑄一年（丁九月）二州既復鑄錢因命淮西漕臣兼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增歲額至六十萬緡然淮錢日彩而又禁令不許過江人甚厭之乃復減為四十萬

東南會子見前關子

東南並無會子。大觀中，蔡京當國，嘗倣州交子法為錢引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納，故旋即廢。紹興元年冬，高宗在越，張忠烈俊以神武右軍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見錢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于婺州，執關于越，杭、越榷貨務請錢，每錢倍十錢為優潤。（十月壬寅）六年春，張忠獻為都督，張如瑩主管行府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錢並行，先造二十萬緡行于江淮。既又造二十萬緡為糴本，並從行在交子務。（二月甲辰）將悉行之東南，趙公時為參官，為上言官無本錢，恐民不信，其不便者五，內翰交修亦言奸民偽造，抵罪



必多，朝廷遂改為關子。自十千至百凡五等。紹興末，頗舉行，為當時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豪右主之，錢處和為臨安守，始奪其利以歸于道。既而處和遷戶部侍郎，乃部戶于戶部為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二月丙辰）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椿左帑錢十萬緡為本。乾道初，戶部以財匱，增印會子二百萬緡。李侍郎若川因請兵官廩給減見緡，歲中可省緡錢二百四十萬。上以其動眾難之。二年（十二月辛未）時會子初行，軍中多以為不便，鎮江都統制郭振與總領趙公稱有隙，奏乞公稱易見緡行

本軍。上以諭輔臣洪丞相曰：楮幣在處可行，但須得本錢稱錢乃可。遂命行之淮東。（三月辛酉）然楮券所出既多，而有司出納皆用見錢，民不以為便。陳天與良祐在諫院為上言之尤甚，已增榷貨務入納會子二分。上諭輔臣不可失信于民。二年（十二月癸卯）三年遂出南庫錢二百萬緡收回所增會子，而命三衙全支銀錢，時予已走者一千八百餘萬，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餘萬，而在民間者九百八十萬緡，始議盡收之，已降內藏南庫銀各百萬兩矣。曾欽道為戶部侍郎，乞存民間見在者五百十九萬。上從之。然銀直既放，軍上患其所關殺，帥王琪因為執



政言之。欽道請從以分數支會子，上不欲。魏丞相曰：今會子已非前日比。上乃許之。（七月乙亥）先是諫官陳天與嘗言不可失信于民，乞復置會之務。（六月癸未）蔣參政行丞相事，力主之。其冬，淡邸新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己酉）四年春，詔諸軍諸司皆分數支會子，德壽宮依舊支見錢，禁中亦分數支會子。（三月甲申）其秋，曾欽道奏偽造會子入籍其貲充賞，再犯依川錢引錢法從之。（八月癸卯）五年春，遂詔以一千萬緡為一界，時欽道已先版書而陳李若以兵部侍郎提領，共奏乞依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始許之。（正月辛酉）六年春，言者謂楮幣所行于無事之時，不可行于有事之

際今銀直低平宜廣收買或以度牒折納非泛交用悉以楮幣乃令諸道監司剔庫椿銀已備緩急泰然下後一不充行。二月丙戌七年春詔州群上貢許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正月然有司取于民者以見鏹上命約束之六月辛酉淳熙十三年秋詔今後再犯僞造會子雖印不全成但一經行用論如律九月己巳今江浙會子一千率將銅錢七百五十湖北會子一千率另五六百其法自一貫五百三百至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自會子初創迄今凡四百年遂與見緡並行不可復廢矣凡會子亦兩界並行總三千六百萬第七界又增印五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有奇寔為四千一百二十萬



湖北會子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珙始剏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伏卿荊南為不可通行于諸路乞以令戶部五千萬緡兌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上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 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州嗣武言自來鹽商販四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軍食必闕遂廢之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淳熙初梁總謂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遂一造兩界爲每界二百七十萬緡總為五百四十萬

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二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八年秋已交子壞始出行易在會子收兌紹興三年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會子直為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達林羅春伯謝子肅等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兩路每貫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而一分依湖北例 三年一對更不申展事下兩省臺諫議議者尤延之等以為可並施行其之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尤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內行應用兩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權發物見錢三年今淮南漕司椿管而松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于江淮東西所春管焉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紹興壬午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總為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以敵蜀中之救矣



四川錢引

四川錢旧城都豪民十六戶主之天聖元年冬始置官交子務十一月戊午 每四年兩界印給一百二十五萬崇觀閒法兩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萬緡 崇寧元年

增二百萬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四年又增五百七萬大觀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萬由是引法大壞每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觀元年夏改交子為錢引四年四月舊子文皆毋得兑三年秋詔後以天聖年額為準七月建炎初新博文為益漕以軍不給始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六年六月其後張浚敗盧立之席大光趙開師率增印矣紹興七年夏四不得泛印錢引五月庚寅然邊備空虛泛印如故十年春用樓仲輝印錢引者從二年不以赦免正月戊子未數月以贍軍錢闕又命印五百萬緡二月八子十二月鄭仲弓復奏增四百萬緡三月辛卯三十年軍事將起王贍叔增印一百七十萬緡三月明年虞并父宣諭川陝亦增印一百萬緡三十二年六月己丑紹熙二年以辰年兑界增還計所一百七十萬緡慶元年三路軍復城故又增一百萬緡今前後兩界共書放錢引四千九百萬緡有奇其法自一千至五百凡二等每錢引一千民間直鐵錢七百已上而輸官則一折千二百八十六

錢引兌監界

自聖立川交子法每再錢一易人戶輸紙墨費三十錢紹興十一年秋詔增為六十四七月壬寅每界無慮一百七十萬緡 興吏易不盡者號水火不到錢亦二十餘萬緡悉今計司收之以備遺闕用然引屬總所而抄紙場錢引務隸成都漕司故吏易不盡者總漕屢爭之二十八年夏孫太沖奏以為稱提本錢詔茶馬司檢察五月癸亥其後宰師計司為紹熙二年上入蜀民之苦權展一界乃易慶元四年冬下揭牒自四川茶馬代還入見言川交子二年一兑每引納頭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所多 財每請界展一年永為定制從之下制置司十一月時家廷嚴為郎上言今民間每兑錢引一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須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凡八年則兑界兩三次間贍增貼頭錢已三四十萬其一去歲增印百萬緡與時每界增貼頭錢亦僅已萬此二者略可相當矣總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十九萬緡今計展年不復對撥而又每界水火可到之緡幾十萬皆起所得之者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明年春有旨許之三月戊六年冬兑界水火不到錢才七萬五千四百八十八緡嘉泰二年陳日華嘆絕領總用兑為郎請諸朝復以二年一兑益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關外會子

關外銀會子者紹興七年春吳涪王爲宣撫副使始置于河池丙午二月其法一錢或半錢凡一錢銀會子十四萬紙四紙折錢引一貫半千銀會子一萬紙每人紙折錢亦如之但初行于魚關及階成岷鳳興泰六州歲一易其錢隸軍中武安兜之屬計所十七年七月復造于大安軍每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增一銀錢三萬紙九月行于文川共從行所增造今每二年印給六十一萬餘紙共折川錢引十五萬緡

鐵錢會子

鐵錢會子者興元府金洋州用之創自隆興元年其法自三百二百至一百凡三等迄今每二年印給二百四萬緡共折川錢引四十萬緡始是總領趙郎中沂奏獲其年十月四日癸巳指造六十萬緡折錢引十萬貫行于金州至隆興二年六月乾道四年正月累增乃及此數

丁亥二月二十六日儀漢閣舍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第十六終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七

## 財賦四

### 國初至紹興熙中外吏祿兵廩

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東年用兵伏猶月支不過八十萬至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而非泛所支及金銀綿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撙節而支費倍于宣和則紹興兵休以後百司宮禁循習承平舊弊日益月增而未能裁削

### 渡江後郊賞數

渡江後郊賞建炎二年用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紹興元年越州明堂內外諸軍犒賜凡百六十萬緡四年建康明堂增至二百五十九萬緡前劉神武右軍七萬一千八百餘人共支二百八十一萬每人率爲十三千有奇劉韓岳王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二十八萬每人率爲一千有奇而禹州不與其後日有增益二十八年冬祀上自正賞格命有司行之是歲錫賚金緡視前亦減半蓋自宮禁行宮宗戚閣宦下至醫祝哥皂

人之有之不可復廢矣

三司戶部沿革

國朝承五季之舊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權宰相不與王荊公為政始取財利之柄歸于中書元豐官制戶部尚書左曹侍郎各一員掌經賦右曹侍郎一員掌平苗役坊場山澤之令由是版曹不能經畫中都百官諸軍廩給而止建炎初以軍興國用不給始命張誠伯以同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戶部財用黃道周潛孚以經詞付之其後孟富之更沈忠敏以來皆以執政總領利權由是少給然所取大率出于經制之外為自羅經制用



版曹但掌經費歲入僅五千餘緡出亦稱是一有不足于朝或遇軍興則除禁帑應付外版曹但能假借民間坊場爭利四百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十月朔武科賣度牒六百萬緡而已隆興二年二月乾道初孝宗實記戶部歲入之撥數之歲用但闕三百萬緡元年十二月丁亥時會子初行李侍郎若川請增印二百萬緡二年二月然上半年尚闕五十萬上命左藏南庫以銀會中半與之三年三月壬辰自是版曹歲借南庫錢百餘萬緡因以為例淳熙中韓子師為戶書始免例借自後皆守其規約焉先是上以諸路財賦拘文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乾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王宣子為戶部尚書始請于次年四月將諸道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許之八月甲午其後減展磨勘年有差由是罕有違欠者乞今遂為定制

左藏庫會計錄

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左藏庫歲遣三衙百官請給戍兵為錢一千五百五十八萬緡銀二百九十三萬餘兩金八千四百餘兩綿一百十八萬餘兩絹帛一百四十八萬餘疋以直計之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千　緡而宗廟禁宮與非泛之費不與焉紹熙初鄭



僑之是以秘書郎轉對為上言今黃老之宮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戶之兵多于太廟領外將校之俸錢率于正額外莊自執之費不足當閤門鋪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兩宮給兵費之一切量裁之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趙安老為戶部侍郎因請稽考內外財置給與會計錄俟見大槩之後命戶部草屬同共詳議而一二大臣亾心叶意為之斟酌以其所減損以予民遂命版書葉翥丹相中執法何自然檢正林和姝左右司沈信姝楊者甫與總老同為之二年正月辛未丁丑兩次降旨春自然丁

内殿去宮後亦未有所減也

## 左藏南庫

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孝宗即位之始年改之先是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叫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二十九年夏河流淺澁綱運不通高宗出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五月）已而謂輔臣曰朕息兵二十年所積止以自奉蓋以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及軍興必出九百萬緡為出師之勞功之用明年夏詔從臣條具足食足兵之策三十二年（四月乙亥）黃通老為禮部侍郎建言足食之計在于量入為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唐德宗楊炎之策歸之左藏及上受禪袁仲誠孚左諫院後以為言上納之遂改內藏激賞庫為左藏南庫（四月丙子）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版曹為經費也淳熙末始并歸戶部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諭大臣曰此庫併歸版曹朕久有此意既而都省令戶部會認南庫錢二百萬餘緡版書王宣子奏此皆係本新內教所需不可久闕計歲祇應支九十五萬而見在止三十五萬其應入者又三十九萬有奇既闕二十一萬



緡而南庫例還戶部沙田錢二十三萬緡又在其外合之為欠四十四萬緡是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也乞就撥歸封椿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于封椿庫支不從已而侍世修正言人奏南庫撥歸戶部于今二年而庫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罷上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龐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三年正月三日）于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椿下庫仍隸戶部為紹興元年十月二日

## 左庫封椿庫

左藏封椿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鄭溥之為勑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為上力言之事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兩餘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常五六百萬十六年夏溥之為秘書郎因對轉又為光宗言之既入命戶部稽考以聞（十六年六月）然卒不竟也慶元後每封椿庫取撥錢穀數十萬緡銀亦數萬兩黃金亦數千兩盡以奉神事親之費也六年六月撥封椿庫錢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后攢宮七月撥二十萬緡入內藏八月撥錢十五萬緡并

銀二萬兩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一萬兩充明堂使用又撥八十萬緡修奉太上皇帝攢宮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蓋多非泛支用故尔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內藏庫 激賞庫

內藏庫者始因藝祖削平諸國收其帑藏貯于講武殿廊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亦謂之景福內庫然歲入不過錢百餘萬緡銀十餘萬兩真宗咸平中嘗謂宰相曰祖宗置內藏所貯金帛以備金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削平諸國親祀郊丘所費不貲



皆出于是三司所假凡六千萬自淳化迄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三年不能償即蠲除之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故仁宗後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給于內藏神宗用王荊公計凡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此田三司舊名細左藏庫）興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悉歸朝廷元豐元年更內藏庫者凡三十三庫每庫一詩一字目之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為元豐庫直隸朝廷在內藏之外長編載元豐庫疑改殿庫乃內藏也本在講武殿後改崇政殿庫按崇太府寺南為崇元豐庫在大府南元祐初宣仁共政呂正愍公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徽宗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西城無所慮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高宗渡江但有內藏及激賞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每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金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政又許悉書禮物罷之紹熙中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上文禪又取淮東總領所羨財五十萬緡入內禁帑藏者以為右激賞庫即所謂左藏南庫



御前甲庫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于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巧者皆聚于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二十九年冬張子公再為吏部尚書因見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陰興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

為川陝荊襄都督既而不行是以督府金錢入焉者樞密院激賞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凡本收盟用兵須犒師之物乃以誠爲名縣天下五等戶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至支三十八萬緡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五緡二萬四千日歷勅令所國史院各二萬上書省編設萬三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議者指為冗費二十九年冬上命御史舍人議之朱英章為常處奏歲減二十萬為始癸未十二月詔可孝宗受禪從減成川錢為十萬緡二十二年以閱迄今不改



合同憑由司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以百萬計取其但以數奉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內東門司終日就坐而數端與數據自為會計郎官不得預果事乃券時尾示之俾書名而已紹興二年吝議者以為出于橫賜無以稽節請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宮造所取送有司定為中制惟正之供監恩橫例皆釐正之詔秦梓孫翊趙總老何自然同稽考正月辛未後亦不果歲部焉

修內司

修內司者掌宮禁營繕之役所書及京府共為之紹興末趙侍郎子潚為利害奏免修繕以其事歸修內司歲給緡錢二十萬後減五萬緡乾道初有司請並除免上曰如京城有損動臨安府不修乃月減緡錢五萬然修內司更時于左藏庫關錢物猶不少今又歷赴北部驅磨者不過若干具數塼若干枚而已一錢尺帛並不外將故戶部亦無得而稽考焉

國用司

國用司者孝宗時始置諸在官制中外于國用未有所制也乾道三年春侍于禮初東政因詠心除苗身奏事為上言今費財最甚莫如養兵近陳敏減汰二千人歲方省汰四千人大約一兵每月歲二十千汰兵司為民策然今之軍士猶多有官若干之外任既不廢券錢又加供給大抵禁軍使臣每員月費四十餘千券錢三十六千供給五千臨安一府八十員歲費錢二萬六千緡以此推之諸道可知雖減之于內而增之于外未見其得上曰若是則汰法全無益乎札曰豈惟無益而已今歲汰六千人則必招填六千人是倍費也臣與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收住招一千半內外可省者二百八十萬緡異時財用有餘更招少壯者

練習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上以為然予礼由此驟柄
然識者謂此策雖可行也若利其闕額而為之是又啟
竄政之覺微矣是日（二月壬申）予礼奏事退御筆自今宮禁
內人并百官三司將校軍兵諸人每月五日國用房開
具前月支過上五項請給數目人數具開進呈自此月
為始外路軍馬降式下諸路總領所逐月開具并非泛
支用之數以聞定為永式其從費國用房而版曹進冊
如故

榷貨務都茶場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揚



州（正月□亥）明年又置于江寧（二月乙丑）紹興三年又置于鎮江
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安以都
司提領其始歲收茶鹽香一息錢六百九萬餘緡紹興
元年六年九月詔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時以
為極盛矣休兵寖久歲課倍增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
六萬緡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六十五萬緡皆有奇乾
道三年三月詔以二千四百萬緡為額建康一千二百
萬緡臨安八萬緡鎮江四百萬緡于是淮東總領所更
在鎮江月指榷貨錢三十萬緡為贍軍之用淳熙中三
務場官吏互爭課貢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至臨安十

年下朱少卿佺為淮東總領遣屬吏劉蜀詣朝時王
德潤為中執法華臺諫上言鎮江務場軍食所係倘有
不售其害非輕臨安務場年額未始有虧萬一無有羨
財不過官吏不獲受賞而已請令提領官紀三務場增
虧以為殿最而鎮江鈔少徙如舊今至臨安從之（六月
戊申）自是鎮江務場始絕矣

豐儲倉（外路積糧）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為司農
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
奏令諸路歲撥常平米十五萬斛省倉贍軍言者以其



壞常平法奏絀之韓尚書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米
百萬斛于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其後又儲二百
萬斛于鎮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者三十年夏詔補還
之（四月乙丑）今闕外亦積糧一百萬斛有奇貯行在歲費糧
四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鎮江皆七十萬斛餘今中都積
但三月之糧閫外積糧亦不能支一歲古者三十年必
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四十年矣謂宜益儲兵
糧以為荒飢軍旅之備不然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
新使當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也

淮西東湖廣總領所

淮西東湖廣三總領所自休兵後朝廷科撥諸州財賦及榷貨務錢輿之淮西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張魏公為都督增神勁軍二萬歲益費二百萬緡湯丞相以為言故後人遂以為總領者但能拘文出納而已故非能以通融取予之術行乎其間也至乾道中淮西歲費已增為一千一百餘萬緡而米猶如故淮東總領所費歲為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諸郡及鹽司所給之數多紐糴者每月五十八萬緡而折估司三十萬平江鎮江府及常州共十五萬江西九郡共十二萬湖廣總領所歲費為錢九百六十餘萬緡米九十萬石



諸路所輸率常自十分之三然合三總領所支使當四川一年之數川中經費歲為八百二十餘萬緡而三總領收正色米故也凡三總領所歲用戶部經常錢九百萬緡而榷貨所支不預湖廣如舊三合同關子乾道中以關子折閱詔歲增撥四川錢帛為二百萬緡補之錢一百七十萬緡紬絹綿帛在內淳熙末盡捐之以損四川鹽酒重課而內府傳為朝廷既以歲額撥錢歲為永數近歲軍中大請受人漸少由是每支之外計司稍有贏餘有司按朝廷患其侵多樁藏所餘不盡歲于成姆性〻要稱趙擴以為己功然興未內藏庫下淮東總

領所取撥發財明年二月葉正才言此前當存留以備緩急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有寬剩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旅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他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竣儲積所多朝廷稽制既定然後職掌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均寬減州縣還以予民從之惟四川總領所自建炎以後專利權不從中覆故得以守其職業焉



四川總領所二事

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升金帛以紹興休兵之初計之一歲大約費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緡其五百五十六萬緡酒課今歲為四百一十餘萬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今減為三百餘萬四百餘萬緡糴本上供一百四萬緡茶司錢額一百四十四萬近年定額此數二百三十一萬緡經總制司錢諸在經總制錢事中九十萬緡錢銀引先帑貼頭錢諸在先帑事中二十四萬緡二路稱提錢諸在其事中十萬緡西和州鹽錢始趙應祥之為大漕也紹興五年四川收錢物總三千三百四十二萬緡而所出多二十五萬緡歲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異武安一軍費緡錢一千九百九十五萬明年收錢減二百八十萬緡出錢增六百六十六萬緡以宣撫司借剩

錢補其闕一年缺九百四十六萬緡而安武軍需增錢
緡三百八十萬凡二千三百七十五萬悉科既積與武
安不叶遂丐免七年李子及代為都轉運使歲本司所
入視六年增六百七萬緡凡三千六百六十七萬所出
減二百三十一萬緡凡三千八百二十九萬以入較出
猶虧一百六十二萬緡八年子及上疏言本司歷付軍
宗正色折估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斛有奇而宣司兵籍
以紹興六年考之止有六萬八千餘人決費米若干斛
之禮每納約費三十八斛有以足日食米也蓋宣司兵
官視軍士居十之一官員一萬七千七百餘員兵士五



萬七百四十九人皆係名凡占之人而官員請給十倍
于諸兵計司安得不困時武安亦劾子及積餉不繼于
及遂坐免十二年朝廷既罷兵鄭亨仲為宣撫副使右
護軍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七萬緡明年始增印錢引
四百為十六年以後始節次免減重賦至七百萬緡十
八年亨仲召歸而宣撫所椿積錢至五千餘萬當兆之
時蜀中號為優裕休兵之力也辛巳用兵諸將增招至
十萬六千人增馬五千疋而茶馬司歲輸又多所負
由是總領所歲闕至六百四十萬緡乾道四年二月丙
申有旨四川宣撫使集四路漕臣于利州以財賦之入

對立養兵之額于是宣撫虞雍公登裒兵籍去其老弱
者近萬人諸軍闕等說籍者二千人立定軍額為九萬
七千有奇又願取四當歲剩錢以益之至淳熙間軍籍
視武安時增三之一歲用視武安時減三之一焉蓋自
乾道再和軍中大称定人益少由是計司稍有羨財每
道歲放鹽酒絹布救賞之病計司所捐多至十萬緡少
亦不下二十萬緡是此錢也紹興三年至慶元三年揭
少師輔總鹽酒錢三十萬緡雖少卿安節捐布估錢三
十萬時宗紹估錢二十八萬緡江少卿安節捐布估錢
三十萬緡救賞絹二十萬緡只此六年間計司已色百



八十萬緡矣今議者猶謂四川總領所有餘羨其實不
然東南三總領所官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
乞于朝惟四川在遠錢常入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
以禮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自建炎軍興
趙應祥權鹽酒之課折絹布之估科激賞之費倍糴本
之輸商賈農民征率始盡辛巳之後王瞻叔無以為計
遂大括田契以贍軍朝廷知其徒民而不容其止也自
應祥時號善理財後近歲趙德老楊嗣勳雖少卿相
繼總賦皆以減放為急蜀人至之德老尤減鹽酒折估
錢一月凡七十萬緡然今計司所取錢猶有與蠲者淳

熙六年蠲免鹽酒重課而所　至今遇閏月財不減蠲
之加閏直不過二萬緡又如諸縣井契錢自嘉泰以來
每損之以助名計而總和屯拘入計所通不過十萬緡
此皆失于銷碎者也謂宜稍其無藝而蓄歲其餘無事
則以予民有事則以給餉庶乎其可耳

諸州軍資庫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有道有計度轉運使
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無
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
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雄軍



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乙未四月初用張循王奏
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兩
衣兵部奏大郡無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
從之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于樂藝賤工皆雜處
而亦皆添差慶元、郡仍添差四十員蓋本府七務場
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徒任
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
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
緡民力安得不困紹興初議者請截朝廷經費然後使
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窠籍削去虛額撙節監司

之民而之財之計者併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
民力朝廷未允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撙節用度稍參參
為使歲計無乏已號通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
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于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
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
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帥憲等司則有撫養備邊等庫
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
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于賬籍者至十



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五六至必數
千緡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
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潼者又有
以總計攝閫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十五萬
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黜之九年正月戊午
三月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
上下馬隣路皆有餽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
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
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
十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寔

為成都漕㪅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恕奏其容覆賦本朝
逓遣之逮陳敏乃得直時為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々
雖為西工漕凡四方之賂幣家不入于家亦其諸嬴餘
泰院和南昌以養貧者未少鄉時敏為重川丁受四方
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吏而引例之臨行
以散宗室之貧者此乃其郡之可紀者也惟然領所公
使錢以科次取于大軍軍故欲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
歲用千十數萬每歲以上其數于戶部繳以營軍所式
馬為名取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酷饒者諸郡皆立
額白取于府縻々欽于民吏以饒之小邑一歲亦不下



十餘人丸以為然謂宜罷其送而稍遺利使上下一体
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建炎紹興戶口數

建炎三年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三
口一百五十六萬八千八百每戶率為十五口有奇成
都府路戶一百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
六萬九千三十六每十戶準為三十口弱紹興二十九
年諸路戶一千一百九萬餘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餘
每十戶率為十六口有弱三十一年戶一千一百三十
六萬餘口二千四百二十餘萬每十戶率為二十一口

有奇三十三年戶一千一百十三萬餘戶口二千三百
一十一萬餘每十戶準為二十一口弱

四川元豐紹興淳熙戶口數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縣元豐二年戶二百一千餘
萬紹興三十一年戶二百六十四萬餘口七百五十一
萬餘每十戶率為三十口弱淳熙二年戶二百五十八
萬餘口七百四十三萬餘　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
弊　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
東漢戶口卒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
唐戶人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



周之中次自　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
十一口以一家止于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
者衆也然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為十五口有奇蜀中戶
口衆以十戶為三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于東南意者
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耳昔陸宣公稱租庸之法曰枚
校閱而衆寡可知是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輸二丁之賦
非若兩稅鄉司能開走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
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七終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

## 兵馬

### 三衙廢復

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于敵建炎元年秋駙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為副留守年秋仲荀以虜逼京城復借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海以扈衛上張寶等不習行陣呂元直入廟奏中團出語不遜上并誅十七人于明州市循行門外盡發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軍統制官



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呂元直之親軍將姚端衆獨盛上皆優遇之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巖為合之衆時范元鎮初秉政因為上言祖宗于兵政最為留意今諸將各總兵衆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仿佛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噎而廢食也上悟乃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為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上謂輔臣曰一衛上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

兵隸三衙是月于庚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叔主之四月丙申而解承宣潛興步軍加數自是三衙始復

### 八字軍

八字軍者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彥為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王故號八字軍二年冬十月癸亥上命御營統制范瓊往山東招彥瓊請彥與俱已而彥以疾留其州瓊遂並將其兵而去三年秋七月丁亥瓊詰伏以其兵還彥時彥其御統制也後十三日犯忠獻以宣撫處置司發行在上將



彥將八字軍隨之公至蜀以彥守金州紹興三年春撤離喝入寇彥與大戰遂走達州四年移知襄陽府六年五月己甲召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以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所宣撫與馬軍司事與彥不叶兩軍之士交鬭于市言兩罷之而以劉信叔領軍馬司事并王彥兩軍屬道衛中外洶洶七年正月張忠獻獨相乃為胡承公給之十年春二月癸丑以信東京付劉守八字軍以行其年六月大敗兀术于順昌十一年三月復還姑熟七月信叔罷為荊南帥其衆復還臨安今侍衛馬軍皆其子孫乎

## 御前諸軍　御營五軍五護軍

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外諸軍隸廂禁二色而以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臣守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爲經略使者統之武臣但爲總管鈐轄閣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時有常千兩義乃置二百十將其法甚備當觀移刺建炎間所頒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年軍興以來所有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郡兵以爲五軍後有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二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而劉光世所領四軍則未之巡衛軍左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一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汗中中軍右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也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于豫于是川陜軍更以蜀軍爲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爲部曲稱某州住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陜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衛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自達于朝廷兵籍令但供廂投抵如習之廂軍將官雖存以無職事但以爲武臣差遣而已遇謂不若併禁軍于廂指而改御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二廣則兵民權出于一而緩急有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 三衙廂軍本末

三衙諸軍殿前司則本辛永宗中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馬軍司則本王彥部曲而益以解潛劉錡田晟之軍也步軍司則本御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自紹興五年至七年規模始定然馬步二司不從殿前司之半故揚中指勢獨盛乾道七年春虞忠肅爲移相騎軍屯于建康以爲出帥之漸稱爲軍行司議者不以爲然然上下重遷已不能正也

## 紹興內外大軍數

紹興初內外大軍凡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陜不與宿衛神武右軍中軍之萬二千八百張俊將左軍楊沂中中軍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江　岳飛湖南王𤫊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是年冬併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右軍如故五年冬王𤫊罷遂以其軍萬五十八歸張俊由是三衙外有韓張岳三人合鎮江大軍韓氏部曲也建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氏部曲也惟荊南江池皆紹興末新創荊南則劉信叔所招效用而頗以鄂

軍為之江池軍則三衙之疲弱者而江州一軍又雜以江西茶寇近歲皇甫倜為帥始訓練之故東南惟以蜀荆鄂三軍為根本

乾道內外大軍數

乾道三衙江上司川大軍數額細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乾道元年七月十三日降旨馬軍司三萬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以二萬八千人為額六年正月十五日孝宗降旨增二千人從之步軍司一萬一千人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降旨建康都統司五萬人池州都統司一萬二千人并乾道二年二月二日因淮東總領楊倓申請降旨鎮江府都統司四萬七千人乾道四年十月四日省定乞排置軍之額楚州武鋒軍之額一萬一千乾道九年四月十五日因鄂帥陳乞招填降旨平江府許浦水軍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三日降旨鄂州都統司四萬九千人乾道二年十月九日降旨後又增至五萬九千人荆南都統司二萬人乾道二年十一月四日降旨興州都統司六萬人興元都統司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一萬一千人並乾道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旨其後諸軍增損不常然大都通不減四十餘萬合錢糧衣賜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



歲費錢已八十萬緡宜民力之困矣淳熙甲辰周益公在樞府以荆鄂二師世符力敵手尾概望乃合為一師鄂為正荆為副焉

關外軍馬錢數

興州興元府金州三都統司兵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端死師古叛其部曲皆為玠所有王庶劉子羽紀在胜於乃示散初成軍在于羽羅玠并將之其後盧立之為宣撫司有、三萬立之死亦為玠所并合是三者為兵共七萬人玠死胡丞命其璘以二萬人守興州楊政以二萬人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興州而玠之中部選鋒一萬人分屯仙人關裏外其後璘又得之故三大將之兵惟興州偏重者此也自休兵後三大將之兵就糧分屯七十郡興成階鳳文龍利閬金洋綿劍兩和州大安軍興隆慶潼川府至乾道末有名籍者凡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人馬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匹都統制至准備將兵一百八十人歲用錢一千七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緡凡二千三百八十五萬有奇帛羅絹綾紬布六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疋糧一百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七十三斛豆料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此淳熙中數

四川廂禁民兵數 自利州上諸路將兵

四千二十二人廂軍六萬九百七十二人禁軍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二十六人以上係官軍義士二萬六百五十二人興元兵金州大安軍保勝金忠勝文忠勇軍階成西和鳳弓箭手兩利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以上民兵保甲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關外四州凡民復役之制義士忠勝軍兵率每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雙名號更免五十千忠勇軍則階州免家業馬軍二百三十千步軍一百七十千成州免税錢馬軍二頃半步軍一頃西和鳳州皆租為市六石凡斗八升步軍五石二斗六升其更戍則月給錢人七斗有差唯忠勇軍 廣武 保勝軍亦免家業 自五千至三千止 弓箭手則給官馬軍二頃半步軍二頃此其大較也大率四蜀大軍廂禁軍民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百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十四萬餘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給者八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于後成都禁軍謂之飛山軍嬌情最是紹興末王時庠為制帥取會四川禁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城分邊城塞外東西路一萬九千八百揀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謂之威強將兵時吳璘兵部遂議此



四千人往仙人關擇禁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復罷

利州路義士

梁洋義士者紹興初王彥節度興元帥以留平之後兵寡乃籍興元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縣令為軍正而尉副之守臣提舉每丁免家業三百緡合梁上太安三郡至萬三千餘人軍勢大振紹興二十一年洋守宋莘者建炎義士所免家業皆軍在不免義士之家科役兩軍秦檜為守和議罷之二十八年大將姚仲奏復行于梁洋大安亦免五郡得二萬一千餘人三十一年散關之戰驅之使在官軍之前其人勇捷善戰亦屢有功明年王彥攻秦姚仲攻鞏皆擁正軍被重甲以自衛獨驅義士衣襦承先竟為虜人所拒殲焉僅存六千餘人乾道元年宣撫使吳璘以已遣義士怯弱除其籍留者以義士勞役明年併梁洋大安三郡罷之大將王權乞存留不聽三年虞忠肅為宣撫使復籍三郡之丁得二萬九千九百餘結成隊伍因爲兩陝西弓箭手之遺為義士專法一百四十二條來上詔頒行之其制今再然然遺民之勇悍者或無常產又自名為忠義人多以販鹽為生嘯聚邊境勢出義士之上乾道之年夏王能甫為吏部侍郎乞量加役恤然後嚴行禁止事下

宣撫使然與益也今忠義人關外四州為元戎之寄奏以乙年四月十二日丙午

## 興元良家子

興元良家子者紹興四年吳玠為宣撫副使時所招也其始招兩河關陝流寓及陣亡兵將子弟驍勇雄健不能自存者為之月給比强弓手五十人為一隊帥守郭浩楊政並以偏中軍使喚休兵後其數浸微乾道六年王能甫為帥始復招之凡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九通百將傳習弱練弓馬者乃逆有官人者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錢十五千為官人錢減三之一承義士寺法隸安撫司御前統兵官不得預能甫去王公明以宣撫使治興元以為良家子舊屬帳前抽選宣撫司淳熙初宣撫司廢復隸安撫司其籍可二百人歲費錢二萬四千緡米麥四千八百石而實無所用但為安撫司執手旗從物而已安撫司財賦急迫乃奏與都統司中分清酒務之息以贍之然酒息歲實備他用又私置鹽店六所及收諸處渡鹽稅以及鹽紹興末楊嗣勛申嚴鹽法奏言本府有自義士廂禁軍良家子與所損益乞罷鹽店以良家子隸都統司從此五年二月八日庚子紹興末廣并甫為



川陝宣諭使又啓于襄陽招來汝蔡唐鄧之人為御前忠義勁用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壬子止得二八十餘兵稱為四川宣撫使以傳順鎮兵官軍寡弱又取御筆于關外四州簽丁不以主客戶每三丁已上取一五丁已上取二並刺充御前中軍敢勇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施行令下人皆驚惶會有詔棄傳順遂罷之二事取四民兵雖不成軍故附于此

## 荊鄂義勇民兵

荊鄂義勇民兵者紹興末所創也虜亮寇江之歲淮漢等郡籍民為兵時賊修理邊守荊南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為總首歲以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械至乾道間準之時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王公明為帥奏言湖桑園教之際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府苗米四萬千石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乃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為造給從之時四為　矣六年春帥臣劉珙甫又併上京西湖北兩路兵民事乞為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四等戶仍免充保正長五等戶及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為一隊遇教

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兵副手之三千副四川宣撫司發弩二千副以支京西五千副今戰州都統司劄廷丁備申干進內廳副亭冊初教欲大為帥並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數夫役數閱近拖後四年趙昂叔為帥復舉行之又增收三千三百人近稍為萬三千八百餘人時十一年冬矣當秦初籍義勇時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檢地行利便則為損不限以斯總有鎮馬諸營皆有射團而其儀亦陸續而別其色至今猶存紹興四年冬王澈仲為副使奏乞本路有義勇以知州眾提舉職令康軍正從之時軍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額為萬五千二百有一人是荊鄂二州率四五家有一人為兵也門軍民兵之籍舊為三千四百人或號義勇或號強壯號通元年太守臣程迪代還乞錢其役使朝廷是令放散及為忠嘉為守會朝廷復修義勇之政忠嘉乃因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四百為馬軍分六隊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而推忠嘉直秘閣時乙年春也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以紹興初計



之四邑係五凡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是亦五甲出亦兵也是時湖北諸郡皆有之而信陽軍有義勇又有義士隨州石門其利二邑未嘗散籍紹興末王正公為守始并籍馬軍使茂帥胡北又乞義勇之應差係正長者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數與官給戶糧免科差從之其數如州人同民兵事遠除淮東時提刑官專一教色淮西保甲廣德軍州人子者康凡中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季宣于士龍溫州人又紹興初嘗為右史其父子皆有名當世

淮南萬弩手 山水寨民兵

淮南萬弩手者始于紹興季年使朝廷命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涅效其面民駭而逃甚至老為散中使御史為上言虜未至而先驅吾民非計計令兵民上縣鄉縣官鄉制征役與出鄉役之淮　乃定張魏公再起又增招之後亦廢弛乾道五年冬上命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領其事復以神勁軍為名于是淮東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一千六百始籍淮南籍真州眞寨子寅奏每路可各增為二千但聚而養之則不便上問其故子寅曰今人給錢米歲用約二十五萬緡每人日支錢百米三升招集之費又須五萬緡激犒謝親之費亦如之

且時財用不給未免斂散則失信于民如淮西封樁闕
速聚而散之民尤不以為便上曰財非所惜援例勿拘
子寅因請即撫社教閱從之時六年春矣明年夏淮西
帥臣趙善俊因乞奏復承所廢神勁軍一千八百三十
一人赴廬州仍舊軍額每八月下旬起教二月上旬放
散亦從之此西公所招萬弩手　乾道元年放令歸耕
放時萬弩手之家已有曾得三百畝者矣乾道三年
冬淮西帥郭杓奏請全是復令與民兵一體教閱焉民
兵者于山水寨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義兵歲以
農隙取教官給口糧自十月教人日給錢至正月中散



日錢百米三升乾道四年冬所納也七年秋又詔本名
丁錢等蠲之八年又諭曰以其役民止令教一月而罷
淳熙初上又命子寅往淮東措置子寅上其數山水寨
民兵凡二萬六千九百八十萬弩手凡一千四百四十
五明年秋遂命淮西提舉常平茶鹽張宗元與子寅分
路措置宗元奏每郡以土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
人三十千諸郡自十月下旬為始赴帥教閱二月淮西
五郡凡費錢十六萬緡米三萬餘石淮東以故比惟允
黃濠楚安豐盱眙七郡則但就本州教閱其稱役錢減
半焉士元者安豐人與子寅皆嘗為擬議時又有許子

中胡與可二人亦有耕屯之策見兩淮人為之語曰徐
協恭許子屯胡元功三人鼎足苑脫空協恭元功子寅
與可之字也實錄乾道六年正月戊辰詔徐子寅措置
官田招集人高郵軍五兵委有勞效除駕部員外郎四
月丁未詔子寅差知往來措置　右朝奉新知高
郵軍徐子寅改知泰州係備萬五千二百淮西官田闕
五月丙戌詔徐子寅收集流移墾田四兵統齊興術徐
劉委有勞效除直秘閣臣竊上言子寅所部人月費千
司農寺當驗實聽所奏墾田未錄數實望寢新命從之
六直一上曰當承措置淮西轉而許子中進外奏修具



到數鑄農錢二從卿言癸酉進呈畫一並從之壽又
令子仲與可典通軍申改子寅朝辭上曰更且免力乞
月辛巳詔知和州九月戊子中知舒州十月戊子寅執事
修舉除直秘閣在升卿前二十日此即三人鼎足時也
久之上亦厭其事自淳熙七年以後並令在家習武事
聞遂命并令按閱之不復聚教矣

湖北土丁力弩手

湖北農兄請灃州力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為
之授以閑山置居邊境教以武藝其籍于籍者至九千
餘人沅州四千一百辰州三千四百五灃州千一百八

十二百九十四諸州九百三十靖康初全軍調發往河東援太原為虜人所陷僅存千五百人建炎三年亟罷之紹興六年冬王子尚為帥張有柔備守鼎言于朝遂命招三千五百人為額沅州千五百辰州千靖澧各五百淳熙三年楊太尉倓為荊南帥上命楊修其政今八月戊子已而知辰州尹机代之逆請命有司括田招募入給例物五千春秋閱教犒揚如禁軍例上即擢机湖北提點刑獄使與之同措置弩力弩手營田諸郡以权為省計机迫使募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悍然集甚患苦之會李仁父出守武陵力言其不便乞廢田立額事下諸司張欽夫為安撫使頗以仁父為是會机卒為大同繼之欽換以土軍年劭安時歆除澧剩亦乞各具所見議不合仁父言當用提刑司近差官點定一千三百七十六人之數增募為千五百人沅州增二十澧州千一人為七百辰州增二十五人為五百五增七十二人為二百五十靖州增六人為二百欽夫以為多減甚不成行列欽用見數委提刑躬行點檢侯有田没官始令招足原額仁父復為言如此則提舉力弩手司又當復置而欲爾實者必至橫從民田為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為準專委守臣歷以歲月令招舍額仍同欽夫建御具奏上從之因仁父已為大同所攻奉祠歸矣



## 黎雅土丁 嘉定戊辰土丁

黎雅州土丁者集沿邊衆人火甲戶為之蓋唐雄邊子弟之遺法稍為行陣軍伍供以甲頭總之祖宗已來弛酒禁免征役凡優恤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邊釁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畧寓軍制每歲春秋時官給口食教之武事稍制之千人淳熙三年祿將父直閣為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下黎州別立優恤土丁之目守臣勢能始奏以五十二人為一隊每邊二十隊計千四十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東南邊（陽以批押）州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邊（前化吐蕃依等隊）一千三百九十一西邊（防托部落）五一千九百四十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錢三萬八千三百七十有籍（每人月給二千通閏年歲總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四緡）而戍兵不與議者謂土丁粗有軍律紀且熟夷人情偽地形險阻其實可用為鄉道守邊境言者乃乞將黎雅二州依利路義士法措置由必相為制置使遣屬官馮傅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人上等

六百爲熟集之丁月給錢三百五十次等千四百爲居守之丁月給錢千兩郡歲費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淳熙十六年十二月春甫公又奏乞增黎州次丁八百雅州次丁五百上以其費廣難之

嘉定土丁者惟眉犍爲二縣有焉自熙豐以來眉八寨之籍千四百八十犍爲五寨之籍一百七十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爲寨官所私役與十三年有言錢糧司者謂宜教贍而優恤之時方諱兵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兵月給米三斗號健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爲夷人傭耕



者蓋二郡皆斗入夷腹中道地茂州每春教則土丁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爲用事已輒歸殊爲文具

## 龍州寨子弓箭手

龍州寨子弓箭手者興寧間有團結也分戍漁溪西水乾坡三寨共一千六十三人蓋推排門近有物力執戶爲之每夫月給錢一千三寨仍撥往十六鋪防捍月一替而文田亦有鄉兵義士分守關隘即有緩急土豪得以拘集焉

## 湖南鄉社

湖南鄉社者舊有之領于鄉之豪酋或曰彈壓或曰緝捕大者所統數百家小者所統三二百自長沙以及連道英韶而彬桂宜章尤盛乾道七年春知衡州王琰者言湖南八郡三丁取一可得民兵萬五千人帥臣沈德和不可乃止淳熙七年春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盡罷之事下安撫司已而帥臣辛幼安言鄉社皆雜處深山窮谷中其間忠實敦諒皆有之但不可一切盡罷令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所有兵器官爲印押上從之

## 廣右土丁 廣東保伍



廣西土丁舊有之熙寧立法二年縣教一年州教元祐以其擾罷之紹聖末復焉仍令逐縣以都管指揮均作三番自十一月至正月終每番教一番即有科輸需私役並科違例之罰隆興初以高藤雷容盜起二年春詔縣州教閱並令住罷兩月以十二月作兩番分教先是東西兩路並有二保丁則戶一名土丁則父子兄弟盡在其數土豪號爲統率者趨爲過有盜賊則追胥蹋作然州縣或反科役民甚苦之乾道二年春殿中侍御史從之綱靖一切 敎上許焉既而知潯州朱師孟有言是年我復命邕宜欽州籍定土丁姓名年甲至五十即行揀汰別選戶丁承替每春秋農隙于逐鄉各置教場

如法教習明年秋獎賞之為廣東提刑奏乞令州縣團結保伍防守鄉井淳熙三年冬張欽夫為廣西帥復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上皆許焉蓋兩廣封疆闊遠奸盜孔多非保伍土丁兵能還之于其始也

夔路義軍 施黔欽萬義兵

夔路義軍者紹興末邊事有萌帥守李師顏于夔州三縣保甲中差置立七頁隊次分上下軍名色團結上軍免家業錢二百緡下軍半之始隸籍諸州禁軍見于兩時守暴山為普夔萬山之民勇壯伉健過于正兵乃捐租賦以募之凡額三千四百餘人李既去遂為具文慶元中毋主㮣厚卿為帥請于朝廷其壯者以二千人為額免家業二百緡本戶不敷則許免及親戚凡百緡數盡與蠲除仍淮其替以防姓匿之弊巫山亦二千人雲安五百人皆以縣令為軍正猶本郡之兵春秋同大軍合教有拿有弓箭手而創守居多焉蓋夔路自恭涪忠萬四州外皆有義軍每州或數十人此外又有施黔思敵查思珍並義田楊等族家丁皆驍健可用然但能出入上下于溪谷林箐之間耳所恃偏架木弩及藥矢之類非正兵之比

瀘南夷義軍 沿邊勝兵



壘劇夷義軍者瀘州長寧居邊諸堡寨皆有之每郡多至四五千人夷軍夷族也義者兵民也又有勝兵其實皆土兵之類

福建保伍

福建保伍者鄉村自相團結為五豪戶為首領所以備盜也閩中人素勇悍在州寧間有槍杖手五千餘人建炎初嘗用之紹興後廢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張致伯言置諸路巡社其制甚備紹興和言者以為擾民遂罷惟福建獨存

殿前司左翼軍

殿前司左翼軍者本陳敏周虎臣家丁也紹興十五年薛侍制弼為閩帥時剿賊管天下者攻剽郡邑薛命令轄李貴討之為管生得薛俞庶守有成忠郎石城陳敏武翌郎閤封周虎臣各有家丁數百人皆驍健善戰乃奏民為行淖巡檢虎臣本路諸將官兩遣二人家丁千人日給錢米費以捕盜賊之奇兵于是虔梅草寇不復入境諸盜悉平十八年八月遂改奇兵為殿前左翼軍即以敏為統制留戍其地後以時招填增倍其數今屯泉州

殿前司摧鋒軍

殿前司推鋒軍者潭州土軍也淳熙四年春樞密院言
江西湖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令兩路帥司各選配
隸人置一軍並以敢勇軍爲名以一千人爲額其後帥
臣王佐呂企中以爲亡命之徒聚集作過遂不行七
年辛幼安爲潭帥使募千八百人訓練之其冬賜名遂
隸步司（十一月日 淳熙八）十年夏改隸御前江陵忠義後副統
郭果請也（九月十日 淳四日）明年趙衛公爲帥奏乞移其軍也
江陵周益公在樞府以爲小人患遠恐生變不可趙公
力請乞不行（然竟以步割州 也爲八十書）粮劑二萬四千石除人
張盛司類錢粮支益以去湖南北多有殺廩不繼者



軍先移也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強勇軍）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強勇軍皆帥司兵也數各千人
而湖北有騎三百淮東蓋錢之望所創

成都府義勇軍（雄邊軍）

成都府義勇軍者淳熙末趙子直帥蜀時創也其始蓋
州皆以西兵出戍即有邊事則調綿子所住大軍討之
地遠不時至淳熙初范致能爲帥首所教成都禁軍謂
之飛山軍者今必可用仍命五百人往戍之及胡長文
爲帥又摘西路兵並遣九路禁軍千人駐于成都以戍

西兵出戍謂之雄邊軍時五年冬也然西州之卒孱怯
懦不可用前羌入寇武潰或死遂廢之十二年春留仲
至始采衆論募黎州土丁二百謂之防邊義軍月以錢
七千給焉十四年子直又招西人五百屯之成都禪之
庚戌亦謂之義勇故黎人有西兵勇士義勇之名云
人軍號勇善鬬非雄邊之比也

平江許浦水軍（江陰軍附置延祥江上水軍）

平江許浦水軍者本明年從海縣水軍也舊隸沿海制
置司防托海盜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爲額五
年冬又改御前水軍八年春并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



統之淳熙四年冬始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又增額五
百人江陰水軍舊旬泉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府
其以勞費奏留屯二千人于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
另屯千人建康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
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推鋒軍三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
而鎮江建康府池州鄂州御前諸帥亦各有水軍多者
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澉浦水軍而淮陰
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者孝宗時裁兵之後亦廢

始張忠獻公為江淮宣撫使以為楚之而自古可用兵兵圍擾之後當取以為兵乃奏制御前萬弩營募淮南北之民十八已上四十五以下不涅臂面而屯于建康五人為保兩保為甲十甲為隊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擢陳敏于周廢中以為統制敏感激圖報未幾成軍凡萬八千人隆興初賜名神勁隸都督府歲費錢二百萬緡魏公罷錢處和出使言此者已七千人湯丞相以費國用為言遂不復補神武軍者四川宣撫司所選衛兵也隸殿前司乾道二年秋初立軍名忠勇軍者隆興中所創下福建江東西浙東諸州招募屯于行在命李顯



忠子師民等統之靈壁之役遂隸督府二年春并入步軍司忠銳軍者乾道四年所置選諸路禁軍土兵之少壯者命將以冬月訓習之上親按試于內事已遣還忠武軍者乾道八年春所置選兩浙諸州土兵弓手為之其秋又起二浙揀中廂軍亦謂之忠勇軍四將御器械劉沂為本軍統制凡皆不以書始備其始末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者皆歸明人也赤心軍者宣和中來歸之士以燕人王鈞甫馬柔吉領之二人皆文臣後從酋劉為鼎叛死忠毅軍者紹興末歸正人也

隆興四年是上詔于石頭城置柵以處北人之降者賜名忠毅拜降將蕭琦為都統制命建康都統王彥以北軍千人予之又名鎮江歸正忠順命都統劉寶以七百人予蕭鷓巴為言歸正人不可雜為一所今已散在諸軍又北人常疑有發遣之意若聚以代琦深以為不便鷓巴謂寶曰北晉心不可保殺恐執我北去我只乞馬軍千人將之上從與琦南北軍各半王曙持為宣諭使以為不可并于南軍由是二軍徒有其名旋亦罷去今北人皆散隸軍中乾道間上嘗欲選千人屯行在以効士為名置一寨以備使令命未出而中止強勇軍者



淮南安撫司所籍紹興末歸正人也義勝軍者四川宣撫司所籍歸正人契丹女真漢兒也二軍各數百用紹如効用義勝始有五百屯揚州紹興乙卯金人來索盡予之今之義勝軍乃辛巳以後來歸之人也

諸軍効用

効用者諸軍皆有之不涅其面廩賜厚于正軍建炎間其數猶少紹興八年後則漸衆也紹興末廣并甫為川陝宣諭使始招効用千餘人（京西二百八十人四川七百七十人）上以其多費欲招物故魏公為上言艱難之時非優與請給不可招募與國初事體不同湯進之乃請招七分軍兵

三分効用上從之自是招軍者皆七三分為準

川秦買馬（歲收蕃帛數）

秦馬舊二萬匹乾道川秦買馬之額歲為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七（黎州文敘寧南平五州軍）秦司五千九百（宕昌寨百剩路五貫千峽八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產副使馬細絹十萬四千匹（歲茶路五萬率州路萬三千利路二萬路）二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洋日中中春）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改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為四千八百九十六（黎州三千南平軍四百敘寧三百九州八百十珍州二百二十七）秦司六千一百二十七（宕昌寨三千九州千五百峯路百二十丈峽寨七百）合兩司為萬有一千十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為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焉蓋祖宗時市馬分而為二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闊大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州軍所產是也羈縻每綱五十匹其間良細不過三五匹中等十餘匹餘皆下不可服乘守二貪于賞格以急為貴起綱速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供存支胥茶馬司以其將斃者皆付諸蠻之至州隨死而計綱付江上者又



為押綱者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凡十八綱（每綱一月春一年計一萬食錢米二百貫御三貫每貫六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撥發三衙馬一百十二綱（所費錢此）率未嘗如數蓋茶馬漸令吝錢帛蓄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武將官番守倅與官番市馬司蜀有而都大主管官為之故至此）舊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為溢額以倖賞高其值以市之自是夷人得欲無厭念肆邀索癸巳冬故之後功郎川蠻速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所得馬茶錦不堪籍淳熙中龔總為黎守又與功郎蠻欽度于倅歷之副皆滿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率為如場宕昌馬舊至三千淳熙始增其數慶元中今又既為家國所倚異之北土遂失已未歲乃于洮州置場買馬由是馬至秦司者差寡云

廣馬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四年戊年月辰）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正月（壬子）市于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侍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後為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絁四百匹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五

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值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駔駿者在其出處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黃山寨至靖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杞十程乾道九年冬有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求市馬知邕州姚恪厚陳金帛誘詢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須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犒遣之而不敢奏也會宜州溪洞巡檢常恭者赴闕持南丹州莫延葚表乞就宜州市馬北之橫山可省二十程（產馬地十程至南丹靜江十三程）張說在樞筦以其表獻李壽翁時為檢詳文字為說言邕遠且近人熟不知前于其遠其無意况于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而撫以互市之饒誕以小吏妄作將起邊釁請論如法說不聽命從議義郎李宗彥以提點綱馬驛程往宜州措置（九年十二月甲戌）既而說罷政密院乃奏宗彥等所言邊方不便罷之時淳熙元年秋也（說以八月己未罷政密院以乙巳奏罷宜州買馬）帥臣范致能因劾常恭之罪下吏削籍流賓為廣馬例以五十匹為



一綱每年過三十綱雖推賞然官吏為奸博馬銀多雜以銅（鐵人又易每推賞推銀一兩以為率）錦鹽百斤為蕃駿減至六十所嬴皆官吏共盜之費知覺不肯少良馬來所市率多老馬瘠下且不能登數致能為約束太守莅蠻剗樸增足鹽蕃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淳熙二年領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蓋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淳熙二年秋占城國王遣瓊州守臣書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至海南買馬上命帥臣張敬夫作書諭以中國馬未嘗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產馬故以象拒戰焉



## 淮馬

淮馬者隆興初魏公為江淮都督嘗即淮上市之魏公以聞朝廷歲于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而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匹直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上從之建督府廢乃止然淮馬矮小實不可用者乃取諸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于淮郡市馬于是多有越淮盜來售者又奉議郎曾昭時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赴行在北人以為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為實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因付昭

斬之曰此盜馬者也于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始生追生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云（習出以乾道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行遣此事書見觀事發分史不能詳也）

三衙松江諸軍歲馬數

舊川秦市馬赴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冬始命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歲馬再歲一往立用精甲四千四百人州縣頗擾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各七千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以二百進御紹興十九年春所定也

綱馬官陸路

凡川秦綱馬舊增陸路乾道初吳信王璘為宣撫使始頭以為綱勞費又均房一帶類歷峽嶺亂石之間馬傷其蹄多道斃者請以舟載而東（元年五月丙寅）上命夔路造舟與之張真父帥夔力諭其不可以為每綱三舟（舟載馬十八匹）用稍水百二十人（每船稍公二十四人）水手六人自夔至歸往返半月程（下程水二四十二日）百往食錢九百緡（每人錢二百日食錢三百）食以歲額一百三十五綱計之歲用錢十二萬一千五百緡而起蓋為馬駒及一行官兵批支草料不與焉一州如此



其餘十州可以類推又每郡且約造十五綱之舟循環津載凡為三萬五千緡（每舟費八百緡）而一舟十五往返勢必腐敗來歲又當改作十郡之舟應水手萬二千人（每舟以千二百人循環往來津載方不擢履）每舟批支三日計料二千八百二十石（每匹日支大麥八升）粟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斤（每匹日支十三斤）自利至峽十一州歲費約二百緡又且出產不數決難春辦大臣進呈（九月丁卯）上曰第令造舟與璘他日有損壞則自修其餘皆吳璘自辦事遂行洪遵錫時在成都亦言其不便不聽始議為舟至鄂州尊陸汪明遠樞密乞令諸軍以馬舟取之泛大江而下上曰大江風濤或作即數日不可行自鄂州遵陸可也（元年十一月辛酉）未幾璘條上馬綱畫一便以胡秫等事委茶司及沿流諸郡明遠以為不可（是月辛未）而又請修歸峽棧道岸相洪景伯曰歸峽道路險峻人猶不可行馬又可行也乃命至荊南遵路（二十月庚寅）于是璘已但三衙取馬軍士貼舟而東上聞之諭大臣曰如此即空舟如何得回遂更命璘措置二年（月庚良）璘奏已出本司錢七萬五千緡付合舟造馬船二百（每隻物料人四百五十貫錢引）食約三船可載一綱（五百料船可載二十匹七百料船可載十五匹）二自利州至峽州計二十八程（利至閬閬至果果至合皆日可到今各計四日程合至恭恭至涪涪至忠忠至萬萬至夔皆一日或日半可到今各計二日程夔至歸歸至峽）

各對日程三每五十綱日支料二百石，通計五千六百石；已支錢一萬二千二百緡（米州以上每石兩貫合州以下每石一貫五百今並支兩貫）。五十綱募稍水八百人（每綱稍水二舟各八人），以牽馬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每綱二十五人）及遂州所差回船軍兵二百五十人（每綱五人）。除軍兵外，稍火雇錢為二萬緡（利閬果費工各二寸火兒十合各給忠涪五州梢工各二貫五百文火兒一貫五百文）。如今來所發西馬五十綱比陸路無死損阻滯，即川馬亦依此排發。奏可（二月丁亥）。于是大臣因為上言，恐璘亦疑水路未盡善，上未以為然。明年春，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潼川任續至行在，上言遂州已畢工役，遂事山程艱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唯欲撥陸路之蜀秣以充沿流之犒贍，四路之軍兵以充篙稍之遞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撥五千人于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船，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為便。上大喜之，下制司撥廂禁軍兵三千五百人，如所請（三月甲子）。時真父已去，王魏卿代之，與漕臣元章皆力論其擾人而不聽。也有知歸州周允升者，得會璘說，言本郡舟船草料皆悉辦集，即擢為夔路判轉運判官，而任續者亦除知涪州，又易恭州，使行說峽江灘險，軍士素不諳習，一遇灘磧，人馬覆溺，于是擧沿流之民為之撐舟，所費米糧皆遣，刼奪所過，雖大為之一空。未幾，璘亮，虞并父代為宣撫使，奏言水路去荊南三千餘里，一旦陽風，行船不得盛秋三五日，馬失餵飼，乞自金州舟行五驛至淨口，遂陸行在還相若，而于錫場大有妨礙，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乙巳十一月）。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云。

### 廣中鹽易馬

廣馬之良者，出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始以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江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建陳璘為經畧使，始以官錢募小校運送，至若鹽無闕乏，則使部良馬至行在，以至今為例。

### 孳生監牧

自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十年冬，始命三省樞密院措置馬監（十月辛卯），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為牧地，復置官提舉，俄亦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四月丙午）。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為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郡，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也，上有賞罰。上嘗謂大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朕昨自措置養馬分方，二三年已得馬數百矣（十二月癸亥，十三年五）。先是川路所置馬

歲付鎮江軍中牧養十九年春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送江上諸軍乃立賞罰（正月庚辰）後又置監于郢鄂之間牡千牝餘十有餘年才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國之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御前軍器所（留中物料所書所宣憤任等附）

元豐官制置軍器監以掌戎器之政令又有御前軍器所其後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復兵才千人而已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于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除本務外日增給百七十錢月斛半米于是內庫造作有年兵械山積而諸軍亦



各除戎器二十六年春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二月甲戌）有司尋奏物料以三分為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兵以五百人為額舊軍器所待專遣建炎中嘗以大閹董儼提舉未逾年即罷之紹興五年春始隸工部（三月戊午）後復以中人典領其綱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秋王道老為侍郎為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頒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七月庚子）孝宗受禪之十四日（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己丑）有旨增置提點官一員從五日以內省都知李綽為之政稱提舉又七日詔御前軍器所專額提舉其額工部

等指揮勿行張真父時為御史力論其不然且言軍器所不治令工部按劾措置可也工部不識罪之可也今使內侍掌之則他日吏部有銓量之弊戶部以至兵部軍政之施刑部獄訟之繫亦將盡以中官典領之邪繼又論近日大小飛蝗地震皆小人柔政之象其不可有四上乃命隸工部（七月庚申）綽怒乃免乃復遷皇臣代之（八月庚子）今軍器所抛降諸道本朋箭動輒數百萬隻黃牛皮亦數十萬張他需稱此郡邑多以損民凡軍器所造甲每副用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約重五十斤分四等披膊葉重二錢六分（四斤比五百）甲身葉重二錢（半十三百一斤）頭鍪



肩手共重二斤十二兩皮綿結頭事件重五斤十二兩五錢一分（紹興四年正月乙丑軍器所定置）凡軍中造提刀一貫錢二千三百手弓一貫二千七百弩箭一貫七十四弩箭一貫錢六十五麻皴一貫錢六千五百披膊一副貫錢十千四百兜鍪一貫錢七千八百全甲一副貫錢三十八千二百兵募一座貫錢六十九千八百朱馬甲一副貫錢四十千一百朱馬甲當胸一副貫錢十七千三百皆有奇（紹興三年六月丁亥神武右軍所定直）凡弓甲物料荊湖福建浙西四路諸州軍計數赴殿司及沿江諸軍帳遷發等八州計數赴馬司江台等八州計數赴步司惟明信等九

州弓甲，隆興、慶元府，贛、撫、袁、信州，臨江、興國軍，南安、昇、宣等七州（建康寧國府太平池滁州廣德建昌軍）紹興府甲，皆造成赴內軍器庫，而諸軍道弓箭亦皆造成。紹興二十九年夏，鄖國多以乏人匠為言，遂命計料輸之。惟荊州軍及信州造箭如故（四月己酉）。木弓箭者，不用弓羽箭，自乾道中又有尅敵弓，韓蘄王所創，如自紹興中至今不廢。

四川作院

自休兵後，有旨成都、潼川、遂寧府，加卭、蓬、渠州七作院日造甲，興元府、興、閬、城州、大安軍、仙人關六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軍器械，山積。今並屬總領所，諸之有軍庫為弓弩多至數十萬，箭數百萬隻。



舟師戰車

東南沮洳，非用武之地，故多以舟師勝。建炎四年春，陳恭窘兀朮于太湖。紹興三十一年冬，節使斬鄖家奴石島，虞雍公顯亮于采石，皆舟師也。今沿江諸軍咸有船，棹士每按試中流，上下如飛，北人駭得。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者獻戰車式，上命為樞密院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二十九年夏，戲前司統制官陳敏復上戰車之議。上謂大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姑令三帥議之。免武臣有一得之效。其後卒不行。議者謂春秋時，申公使吳，教之乘車，由是始大，故武以為可用于今日，不知古者以兵車交戰，今虜人專尚鐵騎，而吾欲以戰車用之，未見其可（甚靖康末紹興斜官制造）。虎任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冊李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宗汝霖戰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凡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伯紀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連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以夾之，兩旁每車計用二十五人。法皆不同，未知王大智陳戰車又何如也。開禧初，中郎將扈仲方者為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凡千乘，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感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丁巳三月二十二日午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八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九

邊防一

靖康建炎紹興大臣和戰守避說

靖康中大臣言邊事者爲四說李伯紀欲戰何文縝欲守李士美吳元中欲和白蒙亨唐欽叟欲去建炎紹興間大臣言邊事者亦爲四說李伯紀張德遠欲戰范覺民趙元鎮欲守汪茂和汪廷俊秦會之欲和朱元直朱藏一欲去始上之在南都也河東北軍民猶爲朝廷固守其地故紀伯遣張所招撫河北而傅亮經制河東然皆未及渡河而伯紀去位而汪黃共政國以河爲守焉



己酉南渡遂不能守和既建僞齊猶以淮北爲界其後秦會之與兀朮分畫又弃海泗唐鄧和尚方山原及商秦之半紹興末復取之至隆興又棄時執政大臣張魏公獨主戰陳魯公湯慶公史鄧王皆主和故主和議遂定

十三處功

自金虜入中原將帥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朮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制置使張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朮還過吳江縣浙西宣撫使統制陳思恭以舟敗之于太湖幾獲兀朮紹興元年兀朮親攻和尚原陝西都統制吳玠出奇邀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四年三月金陝西經略使撒离喝犯殺金平爲吳玠所犯十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兀朮將騎于大儀鎮遂不進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敗僞齊劉猊于藕塘降殺無遺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馬軍都虞侯劉錡大敗兀朮于順昌兀朮拔寨還東京兩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撫判官劉錡大敗兀朮十餘萬衆于柘臯三十一年十月淮南制置使劉錡遣其將員琦敗紇軍高景山于皁林是月浙西副總管李寶敗統軍完顏鄭家奴于密州之唐島斬其子而步司統制官邵宏



淵拒虜于眞州之胥浦橋獲捷十一月中書府督視參贊軍事虞允文以建康統制張振王琪之軍敗金主亮舟師于采石是歲馬司中軍統制趙樽復秦州鄂州都統制吳拱拒虜于茨湖統制官王宣拒虜于確山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解圍海州此皆渡江以來中國之勝捷可稱者也乾道二年蔣子禮執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殺金平大儀鎮順昌府皁角林胥浦橋唐島采石泰州茨湖確山海州爲十三處戰功而藕塘不與以所捷乃僞齊非金虜故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建炎三大戰

建炎紹興初諸將未嘗與虜戰也張俊號為名將然猶曰撻懶善戰其鋒不可當今救楚州徒亡無益曲端與婁宿戰于白原建炎四年正月杜充與兀术戰于建康三年月十二刘錫與婁宿戰于富平四年九月皆從敗焉其他率望風奔潰蓋未嘗接戰也曲端者本王子尚部曲張魏公復為主將端驟得志而驕白原之敗其氣已沮故富平之役曲端以為難

富平之役 二事

張魏公之使秦蜀也約以治兵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公南至秦亭而兀术犯浙江上浮海東征公聞即將見兵十餘萬人入衛明年春至房陵遇德音虜騎已退乃還是秋公聞虜欲再犯江淮乃命出師以撓其勢曲壯然端為帥統制以士不習戰難之參贊軍事刘彥沖亦以為本計公曰吾豈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爾遂合戰于富平然是冬虜不能渡江而陝服以師遂為婁宿所敗時幕客獨王子高贊之吳武安玠為裨將亦以為難而不見聽云時人皆以此咎公特未知其本心耳富平之役合五路之師四十萬熙河經畧使刘錫為都統制永興帥吳武安玠涇原帥刘忠武其延慶帥趙觀察哲秦鳳提刑郭恭毅浩皆在行間時哲嘗請分兵魏公不聽也及敗哲全師而退魏公怒其先退故斬之然當時不當復辟時又功在西邊議為名將故魏公誅之當時不以為是



兀术犯浙江

建炎末兀术謀犯浙江上時將幸會稽三年秋七月先奉孟太后及祖宗神主往豫章閏八月上自建康東往留杜丞相充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長江之險又命刘武僖屯池州以為之援而韓蘄王屯京口張忠烈以其兵從上行冬十一月兀术渡江武僖退屯星子太后奔虔州衛兵百敗祖宗神馭後宮美人頗有失者杜相遂而降韓蘄王亦焚鎮江而去十二月兀术自宗城徑趨臨安上遂航海是歲除夕兀术遣偏將銳士至明州為然所敗四年春虜兵再至忠烈引兵遁虜遂屠明州及春水將先兀术乃焚臨安而去韓忠武要之于黃天蕩相持四十八日夏四月兀术自建康潛鑿小河而去忠武追之虜自上江縱火焚其舟師韓大敗是後江浙荊湖皆為胡虜所殘然兀术亦危幾不得免自是不復過江焉

吳玠和尚原之勝 仙人關之勝

紹興初金陝西逕鋒都統婁宿死兀术會諸道及女真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元年春親攻和尚原吳武安以陝西都統制出奇邀擊大破之兀术中流矢二僅以身免獲其麾蓋自虜入中原其未嘗如此也三年春二月粘罕在大同府復遣陝西經畧使撒離喝與劉豫子麟泉五路叛兵自商於入寇金州守將王彥棄城走武安收兵保仙人原虜遂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張魏公檄為宣撫使下令治潼川將士皆憤劉彥中涷而止虜留屯中梁山谿月夏四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其秋兀术敗牛皐李橫于年駝闔自商于謀寇蜀四年春撒離喝以十萬騎寇仙人關時張公已去武安豫為壘于關側撓殺金平蔽兵待之三月翔虜攻殺金平武安都統制官吳璘楊政田晟裨將姚仲王喜擊却之虜不能支乃引去還屯鳳翔授田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窺蜀矣



## 岳飛襄陽之勝

襄陽據荊楚上游為蜀門戶紹興三年夏偽齊將李成攻陷鎮撫使李橫以軍食不討率部曲奔豫章時趙忠簡為帥也四年忠簡入東政議擢岳飛舉自江西復襄陽參書樞密院事徐師川離之上不從師川由此罷政其秋遂復襄陽云

## 紹興失河南

河南自靖康中首為粘罕所破伊陽人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建炎初以伊為京西制置使守其地二年冬十月進為劇賊楊進所襲墜死翟興代之後擢興河南鎮撫使劉豫既立深憚興紹興二年春用其降將楊偉討興虜人兵襲山寨興戰死子琮代為宣撫使久之襄穎皆陷琮孤立力不能敵帥步部曲而出朝廷始盡失河南焉

## 韓世忠大儀之勝 楊存中藕塘之捷



自虜立偽齊建炎四年秋繼以余覩之叛紹興二年秋由是不復寇江紹興四年秋劉豫聞朝廷遣章尚書誼等來河南地乃乞師入寇金主晟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為難窩離嗢以為可遂命窩離嗢及撻懶權左右副元帥提兵應豫又以右都監兀术嘗過江知地險易使為先鋒于是騎兵自泗攻楊步兵自楚攻高郵朱藏一關之勸上避秋忠簡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遂命忠簡代為相而忠簡奏起張忠獻代為樞密院事陪日赴江上視師上自幸平江冬十月韓蘄王敗兀术之前軍于大儀鎮兀术還泗上會天大雨雪虜根乏絕蕃

漢軍皆不顧行又聞金主病篤十二月兀术用其叛將
韓常計夜引還韓劉二將追擊之俘獲甚衆劉麟僅以
身免明年春上還臨安擢忠獻為相是夏忠獻既平陽
公欽意大舉六年春遂督都行邊揭榜數豫僭逆之罪
命韓蘄王屯楚州以圖淮陽劉安城屯合肥以拍北軍張
魯王進屯盱眙而楊和王領中軍為後翼又命岳武穆
屯襄陽以謀中原武穆遣兵入蔡州焚其積聚軍聲大
振秋九月上復幸平江劉豫聞之求救于金熙宗責其
伯父領三省四宋國王宗盤難之乃听豫行遣兀术提
兵黎陽以觀釁時豫以其子姪西王麟為行臺尚書令



遣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鄉兵三十萬逼合肥又
遣其姪猊東出渦口左相趙忠簡聞之快議移盱眙之
戍退合肥之師召襄陽之兵東下蓋欲舟為採江之計
時劉安城已棄合肥去忠獻自盱至采石止之冬十月
楊和王與劉猊遇于藕塘敗之降無遺麟拔寨遁去獲其
糧舟四百艘十一月忠簡罷忠獻獨相明年春三月
上幸建康自是虜人不敢南而劉相廢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九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二十

邊防二

虜亮叛盟

金海陵煬王以癸酉冬篡立乙亥歲乙酉南侵意遂謀
遷居汴都未幾大內火宮室悉為所焚由是遷都之計
稍緩丙子歲復營汴都戊寅夏諭其使部尚書李通等
以夢上帝命已征江南其秋擢通參知政事己卯春遂
罷淮北陝西諸榷場三月再修汴京冬命李通造軍器
于中都戶部尚書蘇保衡造戰舡于潞河又以叛臣
施達來賀庚辰正旦在虜改名宜中　密隱畫工使圖



臨安之江山城郭以歸秋金主命戶部尚書梁球計女
貞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万
以其中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又簽中原渤海漢
兒十五道中都南京兩道不簽每道各萬人合番漢兵
為二十七萬時光守強友諒者言金主已死胡雛嗣主
改元新德大臣信之辛巳春虞并父賀正旦還言虜酋
不死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之計上擢并父中書舍人
三月左相陳魯公聞虜失歡盟乃稍飭兩淮邊備夏四
月命吴襄烈拱以所部自蜀中移戍漢上而徙劉太尉
錡與鎮江諸軍不閱月王全來出慢語犬閹張去為陰

陳避狄之計宰相陳魯公持不可乃以吳信王璘為四川宣撫使而制置使王剛中同措置軍前事發六月命成節使閻以騎司軍三万人注武昌控扼時金主在汝州避暑朝廷恐其驟至因拜劉信叔為江淮制置使纔之是月北神人魏勝取海州秋七月金主徙都汴京命統軍劉鍔出唐鄧以窺荊襄張忠彥屯鳳翔以圖巴蜀蘇保衡統水軍以趍浙右餘兵則自將焉九月盱眙監渡官夏俊四光州是金主造浮梁于淮冬十月三日自渦口濟衆號百万人帳相望征鼓之聲相聞遠近大震

虞丞相采石之勝



辛巳十月海陵既渡淮建康都統制王節使權棄廬州去引兵屯采石破敵軍統領姚興者獨以所部三千人戰死于尉子橋權言于朝云已退所以遏虜深入將與卯宏渊李顯忠夾擊之朱漢章楊元老執以為然上聞虜已逼命漢章都督江淮軍馬漢章辭乃命葉富言以元樞統親軍馬虞并父舍人恭贊軍事十二月甲戌富言至建康夜被旨以李顯忠代王權乃詐以繳治權計事命并父馳至池州趣顯忠交權軍事時葛王以立葛王以十月稱帝會寧于海寧為內變所撓駐軍和州之雞籠山用閩人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已臨江築壇

刑白馬祭天期用翌日南度丙子并父將至采石道聞之即病前督王權餘軍決戰士皆願死于是統制張振王琪時新盛俊等列江岸靜以待之而以海䲡舡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陳甫畢金主自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先是諸將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技為之底不及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皆盡為官軍所殺是夕椎牛張酒以勞軍夜半復嚴兵以待敵丁丑并父命成　新引舟師有楊林河口武昌若虜舟自河出既濟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始河口無虜舡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兒舟撫歸路遂于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于上流焚其舟九百八十金亟引去自往瓜州是日李顯忠



采石渠漢臣者梁師成養子也

李寶膠西之勝

紹興五年劉豫嘗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主亶亶入其說抹木于蔚州將造戰舡且浮海入寇既而遂戢蜂起事遂中輟海陵之世淮浙奸民倪詢梁簡等至北地獻議造舟因為鄉導己卯冬海陵乃命蘇保衡造舟于潞河辛巳秋以保衡為統軍使浮海來寇朝廷聞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八月李寶發江

陰至東海縣解魏勝之圍冬十月遂引舟師至密州膠
西縣石臼島時虜舟已出海口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
不知王師之猝至也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
兩鐵頂過山鼓聲震盪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
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蹙搖風無復行次寶
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
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殪之其餘皆中原
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斬副統軍完顏鄭家奴等
保衛自經死捕漢兒倪詢梁簡皆誅之獲其軍儲器械以
万計寶聞金主亮已度淮遂還屯東海遣使奏捷



劉錡皂角林之勝

劉信叔以九月二十九日發揚州十月至山陽聞金主
渡淮遂還走瓜州盡焦淮東之地時金主遣統制高景
山以步騎數萬　揚州信叔將大軍禦之虜以彊果良
舟載糧而上信叔募善泅者鑿舟沉之虜大驚俄而信
叔病嘔血乃不能支猶肩輿臨敵虜遂犯楊子橋欲以
邏之乙丑信叔遣左軍統制員琦戰于皂角林小校王
左以步卒百四人自林設伏虜既入張弩俄發大敗之
斬景山俘數百人虜乃還而信叔亦退屯鎮江府十一
月信叔病劇移視軍馬事留言以副總管李橫权都統

今本五卷以

制趙令過江信叔兄子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壬申
戰于瓜州汜軍大敗庚辰虞并父自采石還建康留言
即命往瓜州防托丁亥信叔以疾本辭上聞汜敗棄軍
命御營宿衛使楊和王如鎮江措置命大臣放散浮海
海避狄陳魯公得御札亟焚之事遂止金主至瓜州數
日聞李寶已入膠西成閔諸軍順流而下亮愈怒乃還
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以天險諫
亮不從乙未夜諸將即帳中殺亮語在虜狄事中諸酋
既弒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
其都督府牒至本朝三省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



師師兩國生民枉被塗炭已從廢殞共議班師各務戢
兵以全旧好十二月甲辰真至行在上乃命諸道進兵
進師是月上幸建康壬午二月復還臨安

高宗建康東歸

上之在建康也吴明可芾為殿前侍御史建言大駕宜
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詔從侍臺
諫議之明可謂建康可以控帶荊襄經理淮甸若還臨
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朝論不欲進取乃詔以淵聖
皇帝附廟將及暫還臨安上未行殿史言虜人未曉明
可又言虜使之來蓋欲窺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

建康侯其出疆然後還亦未晩也不從上計定議東還
而軍事有所付張和公為建內守衆望属之詔以揚和
王為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劉恭甫舍人不書錄黃上怒
恭甫封還卒罷宣撫使俾專措置而已是歲四月遂召
和王還行在以張公應措置兩淮先以金人以十萬衆
圍魏勝于海州上命張大尉子蓋為鎮江都統制自京
口往救之且令張以節制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
不可使虜賊知吾虛實五月辛亥子蓋率精銳數千騎
先入敵虜于石湫堰虜溺死者千餘騎遁去後六日海
州圍解然廟堂既主和議不言兵故以詔諸將遂撫復北



討之意矣

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金亮之殞也朝廷既復兩淮地遂乘勝取海泗唐鄧陳
蔡許汝嵩壽等十郡未幾有詔班師諸將乃棄泗蔡諸
郡而歸淮寧土豪陳亨祖者先擧地來降及是使于雖
始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据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赴
行在壬午春制授京平軍節度使節制京東河北忠義
軍馬既而張忠達來告登仕朝廷遂不復通後京亦為
虜所誅獨唐鄧海泗猶在是夏虜以數萬衆圍海州四
月丁丑詔以張子蓋為鎮江都統制往援之子蓋之姪

俊以節制使奉京祠張魏公時判建康應措置兩淮事
務乃命孟安觀節度子蓋亟渡江五月辛亥遇虜于石
湫堰大敗之丁巳海州圍解六月丙子孝宗受禪七月
庚子魏以被旨入對見于内殿癸卯拜江淮宣撫使甲
子共棄盧賀金主登仕回赴行在先是金主遣都元帥
僕散忠義在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經畧泗州他既為
我師所敗乃以大言以脅取元子是命其知四州蒲察
使移以檄至盱眙軍虜之四州守蒲察徒穆萬泊宿州
九月庚子詔畧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
是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絶納之則東南力不能



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執侍從臺諫各宜以己見指陳
定論以聞于是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
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應使中書舍人周葵大共為一
議大畧謂宜直情徑行亦未肯日之數或許稍歸陵地
可處為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來議如海泗之類則彼
亦可藉口而已殿中侍御史張震日為大畧謂海州控
扼海道陝西州札紀北多險要皆不可與至方受□其
不歸附之可有十五权工部侍郎張闡自為一議大畧
選將練兵分可乎江淮兵田遣民授可監察御史陳良
翰自為一議大畧謂不用旧然後遣民可招札其餘持

從臺諫褒封繼上，而宰執獨無奏事。史魯公時爲叅知
政事，上聞之，史公但以謹邊備爲對，畧曰：先爲守備，是
乃良規，此乃一時之权宜，孟度今年之事，亦備所淺謀
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冒去則論賞，敗功，雖至副鈐兵而
遁跡，謂之所復，豈不痛哉！于是虜之右副元帥合喜與
四川宣撫使吳璘爭德順，方急，蜀人楊氏見爲吏部郎
官，建炎宜棄三路，而虞并父爲宣諭使，力請切棄華十
餘上。丁酉，并父罷知夔州。辛丑，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
置，務要保護川蜀，蓋亦以棄地之意也。又詔侍從、臺諫
各舉可備使蜀者，臺諫共舉汪聖錫見知福州，沈德和



見知平江，許覺民并見知宣州，皆可用，而周子充與侍
從共舉王晤并見太府領四川總卿，李寔以嫡叔权户
部侍郎充宣諭使。上尋悔之。己卯，冬，復并父往璘軍前計
事。上畢赴行在。戊午，報登位，使到并父辭行。十月乙巳，
葉審言罷知樞密院，以臺諫張真父、周元特論劾也。是
時金虜聚兵積粮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而淮西招撫
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取其二邑。魏公言
于朝，史公以七事報之，大畧言二將恐未可恃。魏公欲
先取山東地。十一月乙巳，詔以張子蓋爲淮東招撫使，
史公力論其不可，大畧謂山東去虜巢万里，縱雖不能

守，木害歲其強兩淮，天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如去尖弗
聽。後十六日，乞免廳密院職事，許之。史公尋復論招納
三契，一棄宣而務名，二捨近而求遠，三見利而忘害，蓋
尤相陳魯公專主招納故也。十二月丙寅，手詔罷德順
軍屯戍，並令于秦州以裡安泊，此棄三路指揮。二月甲
四日辛未，引并父還行在。隆興元年正月庚子，史公拜
右僕射，魏公亦拜樞密院主都督江淮軍馬，子蓋開朝論
不　憒悒死。正月十又日戊戌，魏公及定持二邑之議，
會布衣李信甫者獻書言招納之利。二月壬戌，上命信
甫以兵部員外郎爲宣諭使，持蜡書間注撫定中原，已



首擢顯忠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虜帥谷魏公書，謂境
上當以上陸以首界，魏公聞于朝上，出師之計，恭贊實
陳應求、唐立夫謂其難，二將以言扞之，陳、唐語塞。四月
戊辰，魏公入奏事，上定議出師渡淮，而陳、史二公不可，
由是三省、樞密院不復預聞，徑自督府行下。魏公至揚
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才可用六萬，分隸二將，號二十
万。戊午，手宏淵大軍次盱眙。己丑，顯忠大軍次定遠。五月
甲午，二帥濟淮。丁酉，顯忠復靈壁縣，宏淵至虹，虜拒之。
戊戌，顯忠趣虹縣，開門，徒察使移大周仁亦降。蒲甫
大振。壬，右翼軍都統蕭琦縣。癸卯，以親送百餘人降

于顯忠壬寅魏公渡江甲辰捷奏至行右相先以不与
出師爲丐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乙巳右相罷丙午二
將復宿州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帛不以
犒士士憤怨李夾乾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官
軍漸潰癸丑拜顯忠使相宏淵節度使甲寅夜兩軍大
潰而歸虜亦不追士卒死亡甚衆資粮器械亦棄皆盡
乙卯下詔親征丙辰詔魏公兼都督襄荊軍馬代汪明
遠蓋未知符離之潰也是日二將至濠州顯忠待罪魏
公以劉保爲鎭江都統制先是傳者言宏淵已死虜衆
勝南來魏公乃乞遣使議和又乞致仕六月癸丑奏至



行在丁卯召湯進之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時以大觀文
紹洞霄戊辰召虞并父赴行在時以敷學守太平州
魏公自盱眙還揚州壬申楊存中爲御營使節制
殿前司馬大傅郡和義王癸酉下詔責己左相待罪魏
公降特進元係少傅充江淮宣撫使己卯責顯忠于筠
州甲申虞并父爲湖北京西宣撫使後六日改充制置
使七月癸巳進之復相丙申罷宣撫使便宜行事八月
丙寅復魏公都督江淮軍馬先一日八月六日甲子紇
石烈志寧遣書遺三省樞密院己卯進呈上付督府魏
公未有答而湯陳二相欲亟与之和丙戌以淮西安撫

司幹办公事盧仲賢爲樞密院計議官持報書以往略
謂四海鄧唐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
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
充其數九月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
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惧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
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
叔姪通書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
亡俘虜之人且約今十一月二十日以前侍㫖書奏吏
丞相之在位也嘗與魏公議欲以弟姪之礼事之書見
歸奏鏡乳至是頗合其說己丑進呈執政皆和上猶欲



議割海泗徐唐鄧侍御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聞之相
繼入見論其不可十一月十一日戊戌上令執政出虜
書示之執政不出湯相遂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爲通
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十三日庚子大淵上所降
也是日操良翰始見虜書翌日共奏乞勿与四川侍得
陵寢而後与歲幣于是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湯思退
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事洪遵同奏張浚宿望宜
當掴寄凡所持論又懇不從侍從臺諫之臣亦當与聞
國論望召浚歸闕特赴詔訪乃令侍從臺諫集議當與
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貢之乳受仍

令各薦所知以備小使凡五事于後省限一日集議十
一月十四日辛丑翌日吏部尚書李棠戶部尚書韓
仲通權吏部侍郎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議大畧
謂既正名分則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川疆土當諱與
祖宗陵寢及欽廟梓宮兩易之礼部侍郎黃中兵部侍
郎金安節同一議大畧謂如世稱侄二字未得先當四
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歲增幣欽宗梓宮州為讎
褒厚敵不可与爭少肯不歸我宜因每遣國當迎奉陵
寢地彼必使入國恭謂陵寢一次侍御史周操左正言
陳良翰同一議大畧謂名分既正則姪國之稱不須深



較惟土疆不可與國正人不可遣迺備不可撤及每歲
陵敬陵寢皆須預約又乞令張浚條具給事中何周材
起居舍人馬騏同一議大畧謂我當稱大宋謹白如與
大遼之故已有定論議四川決不可割又乞令張浚參
歲幣夫工部尚書張闡自為一議大畧謂和不可不議使
不可割今不如擊之既不可不遣歲幣不必拔四川勝
而後与和則恩威兼著起居郎胡銓自為一議大畧謂
虜不因符離之役震慴求和今欲歸地盡矣況　不共
戴天之仇講信修睦三綱五常黃潛善秦檜前　無日
信之理何異車之覆不可不戒監察御史尹穡自為一

議大畧謂歲幣切國家事力未備當与虜和惟增加章
四州毋請陵寢則和議可集監察閻安中同為一議大
畧謂四州我之門戶決不可棄當以和好為權宜用兵
為實政又翌日上朝德壽宮十五日壬寅因奏和遣使
通問事上旦甚喜諭以欲自備一番礼物親公在揚州
聞之遣敬夫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始怒操又論仲賢
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削其官呂親公趣行在十一月
十九丙午兵部尚書虞允文時為京湖制置司亦以四
州救上疏争之侍從臺諫議上之十日辛執貴奏言此
皆以和害不切于己大言誤矣蓮莱名宗之重豈全戲



劇今日議和正欲使軍民小就休息因得為自治之計
待中原之變上遂意定侍從臺諫以十一月議宰執以
二十五日寅集壬子上此言十二月陳公罷左僕射初
三日乙未先是周操陳良翰嘗言大使不可遣小使而
上意不以為然遂遣審議官右宣議郎胡明僖武郎楊
由義先行初八日甲子後十餘日通問使副王之望龍
大淵發行在十九庚午朝辭日乙亥出門又二日進之
轉左僕射而魏公亦拜右僕二十一日丁丑明年正月
復以書來大畧四川係本朝內地不當言議外其餘事
理非帥府所當可否三月丙戌朔上手批王之望等并

一行禮物並回丁亥詔剗棄川陝藏爲边備仍不得先
是事安擧湯相計船請上以杜大計秦稟上皇而後遣
事上批付三省曰虜兵礼如此卿批欲和今日虜執非
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不若湯相思乃揚芝本祠而
陰謀去張公益甚遂令瞻炸大晰驛騎言兵少粮乏粮
之樓擢罷械未斤嫌全撫又言委四万衆以守泗州非
計上頗感之乃命魏公行边二月五日庚寅而遂戍兵
罷拍廿一日丙午司建康鎮江太全三衙戍兵帰東更
番帰秦右正言尹穡又劾魏公跋扈乃議先罷都督府
而以瞻炸及錢處和爲淮宣諭使代之三月爲吏三十



五日庚戌夜批出處和時部侍郎盖㫤文太子妃之父
也瞻炸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四月六日辛酉盖欲使
議論帰一也四月魏公还至鎮江芝罷都督府四月十
四戊辰罷既又至于平江之虎兵乞罷政上皆許之五
十三日丁丑淳請七月戊子并甫罷乙巳命海泗撤戍
八月壬午詔魏丞相南大以宗政少卿爲通問国信使
瞻㫤疏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横身任事近臣之胡
邦衡爲兵部侍郎因韓対爲上言与虜和可弔者七臣
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〻〻不已必至請降〻〻不已必至
納土〻〻不已必至輿櫬〻〻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

而後爲快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絶諱之議以鼓戰士
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孫造諭虜
人以重兵脅和上聞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統制王彥渡
江屯招関彥以九月二十日壬寅渡江叅謀大軍江池
戎師相継皆出又命湯相都督江淮軍馬九月二十一
日癸卯湯不行十一月忠義自清和口渡淮守將魏勝
死初四日乙酉劉保自楚州王彥自昭関南道上猶未
之知下詔畧曰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執群臣
前后屡請以畫疆和式再易国書歳帑成數亦如其議
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国斃不能從



也初五詔始湯不行乃命楊存中同都日丙寅忽復
以王瞻炸爲都視十一月楊軍馬九月二十三日乙巳
又六日丁亥夜御扎又以爲都督十一月日戊子瞻如
督開命存中辭后二日乃陞存中爲都督九日庚寅翌日
思退罷十日辛卯又翌日責永州十一日壬辰太學士
張觀宋昇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
王之望尹穡三奸臣敢黨其黨洪遵飛以武首時中書
舍人兼直學士院而用陳康伯胡銓爲心腹呂金安節
斜允文王大寶陳俊卿十朋陳良翰黄中龔茂良劉鳳
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事時虜已自濠州繫橋渡

淮又分兵陷滁州後三日遂命国信所管办公事王抃
往見虜帥翌日下詔視師十六日丁酉又翌日十七日
戊戌復拜陳魯公為左僕射于是錢處和虞并父皆除
執政處和十一月二十日辛丑除僉實除樞密權參政
并父二十一日壬僉樞同聽抃先已請至江上勞師二
十二日癸卯朝辭虜兵至六合縣步軍司軍〻統制崔
拿擊却之十一月二十三日甲辰王抃出疆凡九日乃
至隸河口見僕散忠義閏十一月五日辰時後十一日
見紇石烈志寧十六日丁卯虜皆听許先是朝廷命尹
穡胡邦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十一月十九日庚子
二人皆挈家以行于是詔穡与邦衡俱罷閏十一月十
一日聽抃首下令諸將不得怠進軍上聞虜帥退命將
府擇利擊之十七日戊辰夜且下堂帖詰責聽抃言王
抃既還不可胃于小利以害大計上不憚言者乃擊聽
叔罪罷之二十四日乙亥除端明知太平十二月南夫
度淮八日戊子三省樞密院復貽志寧書略曰偽北齊
盟出于初議中由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
裳之會茲令嘉報不替旧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
高誼已遣要東撫復異同慶學士院洪景伯所草也南
夫至汴京二皆先遣抃歸而令南夫與其介康諝詣燕



山虜師亦罷遂以景伯為賀生辰使大龍尚副之後二
十日都督府請罷六日乙丑存中除兩鎮節度使二十
一日庚子其夏金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
完顏仲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行在持書入見四月二
十二日庚午始謂　上為皇帝云

榷場

白紹興通知後始置榷場于盱眙縣為軍以軍監主
簿沈該直秘閣知軍事使之置指凡榷場之法商人皆
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
州榷場博易俟得百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抵之以鉄
北賈之來其後又置場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鎮而
金亦于蔡泗唐鄧秦鞏洮鳳翔　劍諸場皆以盱眙軍
為準二十九年海陵將罷淮北陝西諸榷場獨泗州如
故遣吏以聞于是自盱眙外餘悉罷乾道初復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十終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二十卷

（宋）李心傳撰

清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吴翌鳳鈔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序

朝野雜記既成之三年復為一書號續記既抵乙丑之冬矣顧視前集所書往往闕略未備而所憾中天以來舊聞遺事尚或有之欲補綴為一編未暇也客有謂心傳曰自昔權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孫盛作晉春秋而元溫謂其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關卿門戶事近世李莊簡作小史秦丞相聞之為興大獄李公一家盡就流竄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慮哉心傳懼然而止未幾權臣殛死始欲次比其書會有旨給札上心傳所著高廟繫年錄繁於仕宦遂中輟既而自念曰此非為己之學也乃取舊編束之高閣而熟復乎聖經賢傳之書又念所未錄者尚有數百條不忍棄也姑而次之謂之乙集昔安陸鄭尚書嘗獻言於壽皇指近歲史官載錄謬謂當訪諸人究故老之傳聞與夫山林處士之紀錄廣蒐善惡是非不至差謬壽皇嘉納報下如章實錄所書可覆視也間者滕宗卿又舉以為言聖上亦既從其請矣然則是編也或可以備汗青之采擇乎若夫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單見淺聞無所逃罪後之覽者亦尚恕之哉嘉定九年歲次丙子七月哉生明秀嵒野人李心傳序







丙申元夕後一日借東莊陳氏本校錄訖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目錄


第一卷

上德一

壬午內禪志

第二卷

上德二

己酉傳位錄　加上光宗尊謚

成肅謝皇后　今上楊皇后

皇太子　莘沖穆王

申沖懿王　順沖懷王

肅沖昭王　沂靖惠王

祁國公主

第三卷

上德三

高宗屬意孝宗定　高宗與宗忠簡書

宰執恭謝德壽宮重華宮聖語

孝宗與近臣論德仁功利

孝宗論不宜有清議之說附龔實之沈持要周子充論奏

孝宗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原道辨易名三教論

孝宗論用人擇相　史文惠論忠厚當有過

孝宗善馭將　孝宗恭儉至貫朽

孝宗力行三年服　淳熙諒闇罷誕節正旦慶禮

南北內　垂拱崇政殿

東宮樓觀　建炎巡幸六宮數

第四卷

典禮

紹興至慶元臣僚論太祖東鄉之位四祖廟附

太廟典實本始　欽廟配饗議

高廟配饗議　光廟配饗議

日食奏告當伐鼓　元豐至嘉定宣聖配饗議

孟子廟配享從祀

高宗四上尊謚羣臣議論各有異同

朱文公論三年服　北使妄見齋禁不用樂

乾道淳熙五大閱　大樂局樂色名件

乾道不置教坊

第五卷

制作

寶璽

總論應天至天統十四曆黃帝至周世宗三十六曆沿革附

# 炎興以來朝局廢置　文鑑


第六卷
朝事一
臺諫給舍論龍曾事始末
孝宗黜曾龍本末 光宗黜姜特立附
第七卷
朝事二
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壽皇命侍官議擇監司郡守
史文惠以直諫去位
葉正則論林黃中襃為道學之目以廢正人





第八卷
朝事三
開禧去凶和戎日記
第九卷
時事一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張虞二丞相賜謚本末　趙温叔探儲貳情
傅安道不見曾覿　孝宗趣虞丞相出師恢復
孝宗獎鄭自明魏元履　晦菴先生非素隱
孫吉老與尤南皓退　史文惠薦十五士
趙善譽察州風采　丁未成都火
第十卷
時事二
趙子直立宗卿楊嗣勛不欲吳氏世襲
利帥東西分合　趙德老說郭杲支策
金字牌 雌黃青字牌　黑漆紅字牌
嘉泰開邊事始
李季章論立宗卿不當蘇督府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安觀文誅曦顛末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第十一卷
時事三
誅曦將士共轉三十萬官有奇 復四州將士共轉四萬五千餘官附
誅曦犒賜銀帛數
屬帥言李季章等兩人可信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四川大制司結局
第十二卷

故事

親筆與御筆內批不同　選入不十年入相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　使相以上封國例

中興異姓七王　后家封王者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建炎迄嘉定中臺司不至兩地者十一人

近臣舉察官事始　御史臺彈奏格

仕子賜出身

學士舍人當兄弟除官制不應避

館職不入局故事　檢驗格目

言官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差誤

宣相詔使稱謂不典　莫將中轉官最速

宰執贈官例　奉常畢大事例遷儀曹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從官典藩於制司不用申狀

諸路倚郭二縣數

第十三卷

雜事一

趙韓王六世小譜　渡江後名將皆西北人

吳玠福不逮吳璘　趙開山改姓

劉李二忠定得謚本末　何適夫悟於進取

李知幾豪邁　虞丞相去國恩數之盛

宣撫副使

范李才五代史正誤有未當者

昔人著書多或差誤

蜀帥聘禮不入私家者三人

博陸於史舉代　龔頤正續稽古錄

諸司屬官理當通判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陟衣道人

陳應求正肅使書儀傳諱除館使附

張詔使虜聘用　京仲遠將命執禮

張通古能詩聰慧　奉使入北境車子數

愛王之叛

第十四卷

雜事二

岳少保誣證斷案

第十五卷

官制一

平章軍國事　參知政事併除三員

權提舉編脩玉牒　權監脩國史

權提舉國史院　權提舉實錄院
庶官除同修國史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　直舍人院
侍立修注官　庶官兼侍講
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　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
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
博士正字兼說書
非科目而侍講讀者亦濫吹
太常除卿　館閣校理
宰相兼東宮三少　東宮講官



太子舍人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資善堂翊善贊讀　資善堂直講
資善堂小學教授　資善堂說書
皇子位說書　王府翊善
王府記室參軍　吳王益王府教授
宗學博士宗學諭　提舉太史局
國用司參討官　領提舉推安邊錢物所
六院官入雜壓　四提轄
三省監門官　六部監門官
六部架閣官　宮觀使

臨安少尹判官推官　寧國府明州長史司馬
制置大使　庶官結銜稱安撫使
十部統制

## 第十六卷

官制二
乾道丞相官名本末　大臣去位不除職
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
倪正甫鄧景初論皇子不當贈師傅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元豐乾道武臣正任員數多寡



建隆至元祐選人陞改舉主沿革
隆興至淳熙立改官員數
隆興至嘉泰積考改官沿革
刑寺得舉人任人改官　四川類試倍改官之額
前宰執歲舉京官多非所知
選人二考外參日不許受京削
乾道淳熙裁損任子法小節附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嘉定四選總數
嘉平至嘉定侍右員數多寡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后妃王主奏薦格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宗室封女之制
妃主親王所奏親屬
內命婦封贈
職事官改官法
舉閤門祗候二事
宗室鎖廳出身轉官例
選人歷任有過犯者改官增舉考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
吏職補官至從政郎止
慶元蔭補新格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諸縣推法司
取士
開禧召試制科 兩臺論諫三夫才
殿試不避親
孝宗議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
淳熙議復四川類省試所減額
四川類試榜首恩數並降東始 趙昔對張安國本末相似
孝宗議權免奏薦及罷試特奏名
特奏名冗濫
女神童
太學生校定新制
淳熙武舉校官新格
第十七卷
財賦
廣西鹽法
西川石腳井
東南收兌會子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末 制司科率戶官賣錢附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王德和括關外營田
關外經量
詳寶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孫大雅獻科樁上供錢物格
慶元會計錄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四川椿管錢物
四川宣總司指揮
四川總制司兼贍並
袁泰權羅關外椿積糧斛
四川宣撫司拄對兵
兵馬
沔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正宗鄉創淮西忠武軍
歙州嘉定土丁庫給
黎州揀丁上義勇
瀘州長寧軍勝兵義軍
李伯和教散忠義兵正
王德和郭杲奪軍中闕額人請給 總領所馬料附
關外諸軍多私役
都統制副都統制置使擅興兵

諸軍陞差審擇沿革　安觀文一軍政

第十八卷

邊防一

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　吳曦之變附

第十九卷

邊防二

女真南徙　金國五世八君本末

第二十卷

邊防三

西夏扣關　西夏上下六傳本末

韃靼款塞　蒙國本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目錄

[illegible]

---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一

## 上德一

### 壬午內禪志

孝宗皇帝以聖德受天命實由　高宗皇帝睿志素定然始則昭慈聖獻皇后感動　上意終則　憲聖慈烈皇后實贊大策至於將相士大夫輸忠叶謀共成聖志者蓋亦多助而范宗尹趙鼎陳康伯三丞相建明將順皆賴其力尤不可不使之無傳也　孝宗皇宗　太祖七世孫也初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追封慶國公令譮令譮生秀安僖王子偁（仙源類譜）秀王𥇑進士出第靖康末爲秀州嘉興縣丞王夫人祥符張氏嘗夢人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讖已而有娠（熊克中興小曆）建炎元年冬十月戊寅夜生　上於秀州青杉閘之官舍（王明清注旁記）紅光滿室如日正中（天禧）少長訓名伯琮（以采語寶入之）先是　高宗皇帝以五月朔即位南京其六月賢妃潘氏生皇子九月賜名旉封魏國公十月　高宗幸維揚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三月苗傅劉正彥爲變四月朔　高宗復辟立魏國公爲皇太子五月幸江寧七月丁亥太子薨諡元懿（日）厝殯治城之鐵塔寺（周必大二老堂雜記）後三日仙井監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乞擇宗室之賢者使視皇太子事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時雨黨人新子也以父入籍當補

宫吏部擬將事郎鈔未下書奏詔前降椒還恩澤指揮更不施
行日下押出國門時南事未開禧元年被旨宣付史館四年夏　高宗自海道還
會稽其秋　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　后嘗感異夢
密為　高宗言之　高宗大寤此事臣聞之先臣及士大夫所言皆同盖汪藻所早年所聞於
者趙鼎會宰相范宗尹有造膝之請　高宗乃命由襄靖王令廣
選　藝祖之後宗子數人育之宮中令廣時以秘閣修撰提擧
臨安府洞霄宮也明年建元紹興其年四月　昭慈升遐而令
廣所選宗子皆未當　上意五月遂命令廣知南外宗正事俾
至泉南選之日曆會上虞丞婁寅亮上書言令昌陵之後寂
寞無聞僅同民庶　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黠虜所以未肯悔

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内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
王以待皇子之生選還藩服　高宗請之大以盛歎參書樞密
院事富直柔又從而贊之有旨召對其年六月也王明清揮麈錄後七
日戊子　高宗諭大臣曰昨令廣選　藝祖之後宗子四五歲
者得六七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至泉南選之右僕射
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高宗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
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若不取法　仁宗為天
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　藝祖不以大
位私其子發于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　藝祖實可昭格
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　藝祖諸子

不聞失德而傳位　太宗過堯舜遠甚　高宗曰此事亦不難
行止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富
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廣不足以奉承　高宗曰
且令廣求當自與擇然知政事秦檜曰宜擇閨門有禮法者檜為
參知政事而秦對在諸人之後又所言止此其人包藏禍望已可見矣　高宗曰當如此直柔曰
宮中有可付託者否　高宗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
可慮之事更多日曆是時張賢妃為倢伃　憲聖慈烈皇后為才
人　高宗所擇宮嬪蓋才人與倢伃八月知樞密院事宣撫處
置使張浚念　上繼嗣未立密奏乞明詔大臣講明故事多擇
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朱熹撰浚行狀浚時駐軍閬中蓋未知

朝廷之議也寅亮既對十一月遂除監察御史日曆二年正月
高宗還臨安二月寅亮為秦檜所搆而罷是令廣始奉詔選
上及宗子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碩　上清而癯　高宗初愛
伯浩忽曰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
上拱立如故　高宗曰此兒輕易乃尓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
白金三百兩罷之而育　上於張倢伃所　上時年六歲矣五
月辛未詔秀王赴都堂審察遂特改京官三年二月庚子詔宗
室伯琮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玉令學士院擬二十字各注意
義以進　高宗自擇瑗字名之會要時學士綦宗禮也後二日壬
寅改貴州防禦使三月詔貴州防禦使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

室比特給直俸從內東門司供納會要時朱勝非為相也四年五
月令廣須得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入宮中年五歲 高宗以
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母之日曆附傳丁丑子彥特遷武翼郎而令
廣自右中大夫集賢殿脩撰特轉行右大中大夫知泉州後省
以轉官非法封還錄黃遂寢其命九月朱勝非罷趙鼎相五年
二月鼎轉左僕射而張浚為右僕射浚面謝又以儲貳為言
高宗首肯曰宮中見養 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
令就學浚行狀 閏月浚出使江上五月 高宗諭鼎令擇日降制
名舊為節度使封國公鼎退與參知政事孟庾同知樞密院事沈
與求諸人議之辛巳鼎奏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臣謹令有司

輔上 四十

下以令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幸 高宗曰可與求曰此盛
德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臣知天佑陛下子孫千億
受曆無疆矣 高宗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於國朝自有 仁
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
事甚易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多以為難而陛
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為宗廟社
稷大慮如此臣等以是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
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須措詞不勝幸甚 高宗曰 藝祖創
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其子行下子鞠于宮中須加除拜
庶幾仰慰 藝祖在天之靈庚日陛下念 藝祖創業之艱而

聖慮及此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日曆 高宗又謂鼎曰此子天
資特異儀若神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王嘗先得旨於行
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成 高宗曰只於書院
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已
亥遂降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以宗正少卿范沖為徽
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時學
士孫近草建國公制第云春秋屬籍參毓宗闈而舍人胡寅草
沖制云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與於屬籍得 藝
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集 由是人皆曉然
知 上意也六月己酉 建國公出資善堂 高宗命見沖震

輔二 五一

皆設拜宰執得旨依故事謁見又詔 建國公祿賜比皇子日曆
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沖祖禹子尤有家法每因箋疏導以經
術仁義之言輒環軸簽之時一展玩寶錄七月秀王召對自右宣
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特遷左朝奉郎祕閣修撰知處州
未行改在外宮觀奉賜如郡守日曆十一月浚自江上使還六年
正月壬午詔伯玖賜名瑗除知州防禦使後四日浚復往荊襄
視師既而鼎浚以戰守論議不同十二月鼎罷為左司諫陳公輔
所攻而罷浚獨相自是攻鼎者始以資善籍口矣鼎事實 七年正
月陳與義參知政事二月以太陽有異詔內外侍從各舉直言
極諫之士一人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席益應詔言陛下有

建國公之封將以承天意而示大公于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 藝祖在天之靈正 建國公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異時雖有則百斯男不復更易則足以吾天意而轉禍為福也七月以旱詔中外臣庶實封言事右宣教郎蘭州州學教授臨邛黃源應詔言陛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典田所加已上公矣此誠社稷之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副天下望臣恐前後左右或懷奸心者朝暮伺隙以行其諂非社稷之福也今天下多故是在他日必得長君非孫子可得而臨治毋后可得而專制也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

輯二　二一

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九月淮西失師而罷鼎復相八年正月正奏名進士章懿獻反正議乞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西留守　眼武別出正伐使民無異望二月秦檜復為右僕射陳與義罷參知政事八月御筆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檜謂鼎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意如何鼎叩其可否檜不答樞密副使王庶曰并后匹嫡古以為戒今豈可行也鼎謂檜曰公嘗言鼎丙辰罷相後議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今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當同敷奏也翌日進呈檜無語鼎奏曰今 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

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而令 建國居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社稷大計此蒼生之福也至於外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 高宗曰俟童稚姑與放行鼎執奏不已 高宗乃留御筆曰俟三數月議之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告亦以為言他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璩大中有何奏耶 高宗曰大中之說與鄉一耳十月鼎罷檜所攝復正矣 高宗問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illegible]）丁巳大中免甲戌鼎罷九年三月制授璩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是月金人歸河南

輯七　七一

地十年五月金人畔盟京西湖北宣撫使岳飛密奏今日欲圖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先是飛入對請詣資善堂見國公英明俊偉退語家人逆上此奏（張戒默記以飛請建國儲為紹興七年事而飛孫監鎮江府大軍庫珂作飛行實係之此年且辨默記之誤甚悉今附此更須詳考也）十一年飛為檜所誣以十二月晦賜死大理寺（命日）十二年正月庚戌詔 建國公出外第加檢校官封郡王令吏禮部太常寺討論 祖宗故事申尚書省明日庚午張婉儀卒贈賢妃 建國公初育於妃所至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紹興聖語）丁丑制以建國公加檢校太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

曰普乃並日二宗合爲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記聖張闡
德速事初吏禮部之討論也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並
兼翊善禮部侍郎陳楨自外郎方雲翼太常寺丞丁仲京博士
王普主簿歆籍同奏與秦檜意異已丑詔表臣等討論典禮並
不詳且祖宗故事專任己意懷奸附麗並放罷日曆始檜嘗謂
高宗言趙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待親子乃立
林泉野記之所謂附麗蓋指鼎也此嘗以符所親問於其孫知新紫縣富植亦不能知當侍從吳龜年家聞
三月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已亥秘書少監秦檜兼資善堂
贊讀以壞夫出閣故稱檜兄事作也普安郡王府別以館職翊
衛錢周材二人兼教授壬寅上出閣就外第八月和議成

顯仁皇太后自五國城來歸上從高宗奉迎於臨平鎮十
三年九月乙丑秀王以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
觀致仕日曆遷卒於秀州十四年正月普安郡王納夫人郭氏
郭氏祥符人也會秀王喪聞戊寅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
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閭三畏王曉劉才邵詹大方
張燾段拂何若洪擬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
臣內殿崇班宰府軍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
給俸之依故事庶從秦檜進呈高宗曰始議養宗室子令子
備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日曆六月詔秀王
許用普安郡王初除節度使贈太子少師令秀州量行應副葬

事遂葬湖州城外之菁山會要始普安既解官而蘇符以左朝
散郎除知遂寧府未上諫官詹大方劾符居論思之地識慮淺
暗降其二官會要蓋指前事也大方遷御史中丞遂論責授清遠
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恤國事邪謀密計深
不可測與范仲崔懷異意以徼無望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
甚焉九月移鼎吉陽軍安置日曆三年死貶所十五年二月制加
璩檢校少保封恩平郡王出閣就外第緋東州內傳時八月初命
館職二員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時福州州學教授黃
石代還獻書于檜曰上即位十九年儲貳未建安危所繫孰
大於此公獨不聞陳平不敢後七年石調官入都復申前論檜

曰君謂檜不省耶時夫可耳是大撰石墓志有此而論石乃二十二年也檜十六年
四月乙巳普安郡王免喪還舊官日曆十七年六月戊午改常
德軍節度使二十二年八月丁彥以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卒
恩平解官如前議二十四年夏衛州盜起秦檜遣殿前司將官
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上因入侍言之高宗大驚明日
以問檜曰不足煩聖慮故不敢聞俟剿除盜平奏聞矣退而求
其知上言之乃謂上在秀王喪二年不當給俸月除二
百緡上白高宗乃自出內帑月如所除給焉趙昆公見莫
入山日記上記有在但無年月及所遣將姓名今以日曆參攷修之並武為檜所憚此其一也不可不載俾後有攷二十
五年十月檜疾篤其家祕不以聞諜請壻代上又密啓之往歲

在行朝聞士大夫所言如此 高宗即日幸其家視疾遂降制勒嬉致仕是夕檜薨二十六年閏十月秘閣修撰辛次膺入對論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 上稱善 胡銓撰次膺墓誌 未幾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説書王大寶因侍經筵密陳宗社大計上諭以措置已定時相忌之十一月辛卯奏以大寶直敷文閣知温州 胡銓撰大寶墓誌 二十七年春 高宗策進士晉原閭安中對曰太子天下本陛下嘗修 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厥試周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愚深恐左右前後之臣浸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願斷自宸衷早正儲位以係天下之望自秦檜得政士大夫無敢以儲副為言者 高宗覽其對而異之遂擢為第二 二十八年冬新除利州路提點刑獄范如圭引疾乞奉祠既奏乞照太宗選慕至和嘉祐名臣章疏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彙輯以進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時宗藩並建道路竊竊有異言人或以越職為如圭危之如圭不顧也疏入 高宗感其言 朱熹撰如圭墓誌 二十九年六月丁酉國子博士史浩轉對內殿將退復奏曰小臣敢冒萬死畢愚忠 普安恩平王皆聰明宜擇其賢者優別異之以係天下之望 高宗領之浩退高宗目送焉翌日命除祕書郎甫四日兼二王府教授 史彌大世家

九月甲子 午作 陳康伯除右僕射因見范如圭所進嘉祐手和章疏 高宗問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 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須宸斷堅決乃可 高宗首肯之 康伯時傳 時 高宗已深知 上之賢第恐 顯仁后意所未欲故遲遲焉 紹興聖語 會 太后已服藥後六日 皇太后崩十二月乙丑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告謝還朝奏疏曰儲貳天下之本自古人主必致重於此其或嗣子未生必取之兄弟之子漢成帝立定陶王是也其或兄弟之子無其人必取之宗室之子以待嗣子之生 真宗皇帝是也至於 仁宗皇帝其事尤詳矣陛下聖見高明選建二王而子育之亦有年矣非臣愚之使日而晝不能以相書史曰物莫能兩大此天下之常理也願陛下權時之宜斷自淵衷稍優其禮加以國封而別異之則天下之人心皆有所屬矣高宗撫然曰朕懷此久矣此事人所難言卿言適契朕心俟開春當議典禮翌日遂以燾為吏部尚書 張燾年譜 時都民望為諫官右宣教郎知大冶縣黃之敏貽書民望以司馬光范鎮事語之民望不能用也 周必大撰之敏墓誌有此 三十年二月壬子百官以 顯仁后禮畢始純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密院將退高宗留知院事王綸同知院事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

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　高宗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
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弟恐　顯仁皇
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
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　高宗曰此事出於朕意非
因臣下建明且顧秦檜曰去年卿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
者卿等宜檢典故進呈宰執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
所及　高宗曰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
可謂不達理矣於是　上育宮中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諮達大
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
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術家曰聲色之事未

輯七一　三一

嘗略以經意至於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
翰墨皆絶人　高宗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
變非常人比也玉牒於是張燾力求去　高宗留之不可丁卯以
燾爲資政殿學士致仕年譜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　普安郡王
加官移鎭進國名及宣制吉日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
不並入銜更取聖裁　高宗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
且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子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
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　高宗曰可便以爲皇子若
此則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擬定進呈又曰更有一事璩
亦與少恩數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

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宗廟　高宗從之癸酉　高宗始服
淡黃袍犀帶御垂拱殿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
并具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爲皇子改名瑋令
學士院降詔日曆遂召學士周麟之至都堂諭旨草詔進入熊克小曆
以爲楊椿草詔誤海陵集有此詔本也甲戌内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　列聖
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獲固王
室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
幼鞠於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　義有立元於宗藩歷年滋
久厥德用彰望實之歘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
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

輯七一　三二

古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爲皇子仍賜名瑋玉牒乙亥召學士楊
椿諭旨鏁院陳良祐墓誌擬丙子制授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建王制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丁丑宰執
入賀　高宗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二月丙午制授恩平
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丁
未樞密院奏事　高宗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王綸對曰陛下春
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謨斷決略無難色　高宗
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權瑗之初令買此玉
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二王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瑋始
育之張俊侍璩育之皇后自張之後后叔而併視之今日之除

后意與朕合會錄四月詔建王賜字元瓌玉牒有此周麟之御書玉堂跋尾云麟之時直
棋賜字皇子三十一年九月金人入寇十月親下詔親征壬子建
王以明堂恩改鎮南軍節度使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之
計 上不勝其憤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
之亟以晉申生漢惠帝事入示 上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且曰
艱危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己者唐肅宗
靈武之事是已肅宗第得早為天子數年而使終身不得為忠
臣孝子誠可惜也 上大感悟曰將若之何浩乃為草奏俾自
悔過請衛從警蹕以共子職因 中宮以奏 高宗方疑始聽
之意稍釋問之知其奏出於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真王府官

也史彌大世家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亦數乞以 上為元帥先往
撫師朱熹撰芾墓誌浩復遺大臣書言 建王生深宮中平居未嘗與
諸將接安能辨此議者又謂 主上親征可使 王居守浩復
以為不可史彌大世家 高宗亦欲 今上遍識諸將查籥撰杜莘老墓誌有此
十二月遂扈蹕如建康時方雨雪 高宗御氈衣氈笠乘馬
上亦騎從雨濡朝衣略不少顧而宰相以下多肩輿者趙甡之中興遺史
三十二年二月 高宗還臨安傳授之意已決 宣和吳敏
嘗自以為功不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獨請對言不宜急
遽周必大跋文若帖有此 會右僕射陳康伯乞去位 高宗曰更待三數
月康伯喻意不復言既而 高宗益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且曰

今不正名恐下有疑似之心且諸將方在江上必使之曉然咸
知聖意遂草立皇太子詔以進康伯附傳五月甲子內降詔曰朕以
不德躬獲艱難荷 天地 祖宗垂祐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
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懈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
邊鄙初寧可遂始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
焉可立為皇太子實錄仍改名煒是時呂廣問權禮部侍郎康伯
外姻也廣問還以上王詞黃帝而監察御史周必大 康伯析
蘄齋宮議與博廣問見必大因問之必大以煒字與唐昭宗
名同音可乎廣問告康伯亟取旨改賜名眘御札今藏周必大家後十日
賜字元永曉子于是以望仙橋東秦檜舊第為新宮六月戊辰名

曰德壽命內侍張去為領之日曆後數日御筆追崇 皇太子所
生父中書舍人唐文若助書黃矣因過周必大共嘆聖德不可
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而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
宰相以聞改稱 皇太子本生親周必大書文若事尋又改宗室子偁
偁妻合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禮奏聞遂詔御史臺
議於是翰林學士洪遵等奏欲依 國朝封贈宗室近屬體例
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為宜稱子偁 稱皇兄
贈太師追封王賜謚妻封王夫人甲戌詔皇兄故右朝奉大夫
秘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
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共論

古僕射朱倬乞放倬除職奉祠洪遵草制略曰千秋無闕閣功
早緣藩邸又曰元良天下之本乃觀晴眉（晉日）寰之穀行言章不
許（九隱集）是日　高宗內出御札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
天之靈　宗廟之福邊事寢寧國威益振維　祖宗傳序之重
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遐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
臧斷自朕心並決大計皇太子（御名）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
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
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
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為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
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詔洪遵所草也（中興玉堂制草）內
子　高宗行內禪之禮百官班紫宸殿下有司設黃麾仗五百
人太常官架樂工百人設而不作（晁公昶日記）先是　高宗嘗諭
上以傳禪意　上涕泗固辭至是遣中使召　上入禁中須加
面諭　上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　高宗勉諭再三
乃返位于是　高宗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左僕射陳康伯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王祖（宋一作）舜
陞殿奏　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欽贊第自此
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　高宗亦為
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
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奏　皇太
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　高宗
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　上皇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
宣詔畢入班殿庭頃之　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
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略就
坐宰相率百寮稱賀　上遂與康伯等陞殿奏願　陛下即御
座正南面以副　太上皇帝付託之意　上愀然曰君父之命
出於獨斷非此大位懼不克當尚容辭避班退　太上皇帝即
日駕之德壽宮　上服捲袍天帶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
及宮門弗肯止　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
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玉牒）百官扈從　上皇至德
壽宮而歸頃之　太上皇后至德壽宮（晁公昶日記）詔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合上尊號令有司集議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
赴德壽宮祗奉少有怠惰以大不恭論德壽宮宿衛依皇城門
及宮門法（寶錄）自是二十六年之間國勢尊安海內康樂孝愛兩
盡古今鮮倫唐人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
改家人之禮者蓋實錄也顧歸　孝宗不亦宜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一　　七月廿五日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

上德二

己酉傳位錄

光宗皇帝以藩王越從大統蓋阜陵為天下慮不私其子而虞允文為相贊成上意察決大議世或未之知也先是隆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首上疏援漢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興革之事且謙遜未遑也始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愭次慶王愷次恭王即上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使相封邵王乾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亦生子於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攜白劄子見大臣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嫡孫時孝宗未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禮鄧王夫人之父也見之不悅明日進呈乞令禮部太常寺檢會合行典禮孝宗曰不合稱嫡孫只合稱皇孫端禮曰此月三日早晨鄧王府先申誕皇嫡孫是晚恭王府方申到文字孝宗曰朕之知見鄧王府申後恭王府方申今就十二日奏告更不須差官端禮曰嫡庶具載禮經所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孝宗曰重家嫡正謂此端禮曰初二日詣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皇嫡孫生與其他事體不同主上聖孝所招卿須當行賀禮臣遂具奏上表於初五日稱賀昨日王淮來見臣出

白劄子及稱年鈞以長義鈞擇賢孝宗曰此是何語皆非所宜言虞允文時為參知政事亦奏曰祭不入支庶之家可見聖人制禮之意端禮曰講讀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僻之說孝宗曰淮實啓邪心當行黜責端禮奏且與外任放謝辭孝宗令批旨且載本末乃詔王淮傾邪不正有違禮經可與外任仍放謝辭二省時政記時八月遂立鄧王為皇太子明年七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挺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擴除右千牛衛大將軍又明年七月皇太子薨謚莊文四年太子小祥五年大祥皆命輔臣就東宮行禮六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子外第命榮國公與錢妃自東宮徙居焉先是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陳良翰時為右諫議大夫以東宮久未建手疏言之孝宗嘉納良翰行狀左相陳俊卿之未去有議皇孫出外者俊卿為秘書監李燾言之燾出示昭明事示俊卿俊卿愕然而止及是復申前議著作佐郎劉焞見允文語及之允文曰允文見上若及此但道家事勿問外人焞曰徐勸此言豈可啟邪見公湖日記其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文薦於孝宗召見補右迪功郎見公湖日記云往年偉已有旨命官以卅子在環閣職之而止王是介於王忭忭見右相惊偉假於客位伏延之入令日引見命以官公湖所記如此而實錄會要及龔頤正時命錄皆無之疑不作錄黃故也是月二十七日乙巳太史奏是夜四更後東北方火

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用太
子當有赦八月三日庚戌　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
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訖執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　孝宗
宣諭云祈請陵寢使副虜中已遣官來取接近又報遣紇石烈
志寧來汴京此意如何允文奏云甲申江上之盟志寧主之虜
以從使來未知為何事不免疑我渝盟爾若知我以陵寢為問
志寧必先為燕蓋待我使至決大議當在虜廷也　孝宗又云
虜中簽發兩河人及生女真必以為戰用在今日宜每事早定
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卿且留意允文奏云臣累日齋心今日涓
吉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萬死以請　孝宗云何事
允文奏云自古人君即位一二年後必建立儲貳以隆萬世之
統以係四方之心國家治亂安危之機無大於此故曰太子國
之本也國本正而萬事理況今日聖志已定將大有為於天下
若一旦虜敗盟連兵兩淮六飛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
臨事之變倉卒議之當有不如人意處又　陛下在位將十年
而元良虛位中外士大夫共懷憂疑但往往畏死不敢啓口開
陳爾臣蒙　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大計今日之事莫
大於此莫急於此日者木火合宿太史奏以為當冊太子　天
心仁愛　陛下昭示休祥顧　陛下上順　天心下從人望早
出睿斷　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



人心易驕便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欲令
練歷世務通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云臣平日竊觀
陛下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為念　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為
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說今蒙宣諭蓋有以見　陛下重惜
神器封植國本為萬萬年久永之圖天下幸甚然臣之愚以謂
此事不過審擇宮官使日聞正言日行正道真積日久自然無
不趨於正安得有後悔又儲闈一開深居中禁常得在　陛下
左右日親帝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歷練以臣之愚
謂早建儲宮其所以成就必速過於外廷潛邸　孝宗曰丞相
言極是但此事却有此遲次非久於選德獨與丞相議之允文
即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請敢意　陛下遽賜察納臣無
任感天荷聖之至容臣再拜謝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願　陛下
早留聖念　孝宗曰甚好甚好不過旬日間二十五日壬申朝
殿奏事至下馬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　孝宗以邊事一二
宣諭已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有請　陛
下欣然即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准處分臣實憂懼　孝宗曰
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商量允文奏云昔唐太宗
從容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高士廉曰養
百姓最急劉洎曰撫四夷最急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獨褚遂
良云今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

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答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心常憂慮
頗在此爾臣仰惟　陛下日月之明於唐君臣之言是非去取
必有所擇臣竊詳唐太宗與侍臣言在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
已立遂良但以嫡庶名分未正其言至如此今日之事臣之所
憂有甚於遂良但不敢盡言爾　孝宗云朕志已素定正欲與
丞相議之朕見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議立太子乃
引佩刀自決亦未嘗不笑之蓋處置家事何用如此今秋事向
晚冬初又屬使來有一番禮數若於郊禋時或前或後降旨揮
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以郊天慶成日降旨揮甚好蓋日南
至天正也　孝宗云當用此日十一月五日辛巳大駕至郊壇
齋於青城是日午有旨宰執春事既至青城門下馬處又有旨
令右相留班　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議爾如
何允文奏云此　陛下家事臣不當與臣不敢遠引漢唐以喻
今日臣記得本朝　太宗皇帝即位之後以議立太子事大臣
有竄黜過嶺者自後無敢復言至淳化末年是遣召寇準於青
州既入對　太宗曰卿來何遲準對曰臣守藩甚遠非賜召臣
無緣望清光　太宗曰東宮未立如何準對曰此事問內人亦
不可問大臣亦不可問中貴人亦不可惟陛下獨斷乃可爾
太宗曰　王可乎準對曰知子莫若父陛下若以為可願早降
處分乃立　真宗臣嘗讀國史　太宗八子　真宗為第三觀

準所對曲折之間但欲自　太宗發之爾　太宗英斷一發千
百世無有議之者此臣惓惓之忠獨有望於　陛下也　孝宗
云此事無可疑今郊天後先欲與卿商量加上　兩宮尊號立
太子可用春初亦未晚否允文奏云　陛下即大位九年三見
上帝前兩郊有意外相妨事昨日宿　太廟大雨不止群心
憂疑夜半行事時中天星氣炳然百執事駿奔中庭咸如禮皆
謂　陛下聖德有以感召今日霽色如此凡事必成　陛下欲
歸美　兩宮益隆徽稱此千載希有之慶臣敢再拜已而奏云
陛下欲以春初立太子臣謹奉詔是時頓　陛下更無改易
孝宗云只候　兩宮禮畢便降旨揮又微笑云朕家好事數件
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頓首謝又奏云二事固是素定審斷必行
臣但贊襄奉行而已辛卯正月一日丙子　太上皇帝　壽聖
皇后受冊寶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對家殿後性之留班奏
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齋殿蒙　陛下宣諭少候
兩宮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旨揮今　兩宮冊寶慶成乞早賜
處分　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中春上旬擇日行
禮非久於內殿更與卿議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
王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　陛下止
有兩大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
亦無似此典故　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於唐以前仔細密

加討論別一日進呈允文奏首而退（自七月二十七日太史云云以下並允文手記）奏
十四日戊子進呈（此一日所奏甚緊要允文手記乃闕之甚可惜也）二十四日戊戌允
文擬進立太子御札（是公潮日記云高子長正月末離臨安事道之子宜贊籤書記語其文曰三大王言丞相遣腹心來報備謀已定大人善遠可無慮後日建儲詔
下專請書子長名許非時以右朝請知允四川宣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自判南去前之倍道恭王夫人之父此時為湖北副總管）二月七日壬子晚朝 孝宗
御選德殿始以立 皇太子御劄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
下大本 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 孝宗曰前
世人主多以此為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已然何諱之有
允文曰唐太宗諭英主至此乃不能決猶引佩刀以自向 孝
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乃不能棄以基禍亂
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
今早定何以繫天下心允文奏曰臣等奉詔未敢行出恭俟來
日集百官宣布 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
皇太子及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
承大統於今十年深惟 太上皇帝付託之重而元良虛位惕
然於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私哉第三子（御名）仁孝
嚴重積有常德學必正譽日以休 自朕心得膺主鬯以承宗
社之慶可立為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
聞咨爾中外體予至懷（虞允文擬詔手藁同此但擬本云皇子某御札改云第三子某擬本云深體至
懷御札改云體予至懷擬本云如改賜名即書云改賜名某御札不改）宣詔畢內出麻制 皇第

三子恭王（御名）立為皇太子皇子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
日戊寅命宰執燕餞魏王於玉津園用文彥博故事也王登車
顧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罷公潮日記云扁公潮時自尚書郎除潼川運副）二十三日
丁酉 太子受冊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 皇太子判臨安府
二十二日丁卯將鎖院或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體二十四
日己巳從首官禮官會議於中院二十五日御筆皇太子（御名）宜
領臨安尹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十六日辛未告廷
畢別錄本賜 太子九月二日榮國公薨四日 皇太子解尹
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改判明州七年二月王薨遺表上 孝
宗泣然流涕謂右丞相趙雄曰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
此子福氣稍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即葬會稽謚惠憲
他日又謂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
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 太上皇
帝崩於是 孝宗已有禪意十一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
手詔 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先前日 孝宗獨召學士洪邁
入對謂曰朕將行內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令皇太子參決如
何邁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越一日又對以典故具呈因
白宣麻降制既於體不順只須中旨又違於禮臣謂宜為詔至
是詔下周必大為右丞相手詔令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

天禧時 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
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 孝宗特御延和
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孝宗作必大行狀云爾）先是有詔東內
門司改充議事堂 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案條難相見議事
如有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已上乃以聞除諸郡守臣條
侍從及文臣監司武臣鈐轄外並於政事堂參辦納劄子其所
行者 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九月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
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於 太子
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事亟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云利害之端常
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每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
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
權不一動有觸礙之侯祖宗之後便行親辭以彰殿下之令德
太子覽書從歎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三月 永思陵既
權攢五月左丞相王淮罷周必大獨相十一月四日必大乞去
位 孝宗諭以比年體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必大奏聖體
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勌勤 孝宗曰禮莫大於事
宗廟而孟享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 德
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會陳康伯家以紹興傳位親
札來上十二月十一日壬申 孝宗遣中使密持賜必大因令
留身討論典禮初議賀正旦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太史局
言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辛卯除夕必大留身密奏云 太子聽
政決白不應便請避殿之禮可少展否 孝宗大以為然曰朕
亦可以當災遂定仲春壬戌吉又命必大草詔專以奉 几筵
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三日甲午皇孫柄為糧州觀察使封
嘉國公柄魏惠憲王子也時 皇太子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
平陽郡王矣八日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
相王藺葛邲並自尚書擢為執政新文臣黃洽蕭燧皆相繼罷
十五日丙午 皇太后還慈福宮春坊姜特立見必大問曰宮
中人入知上元後衆行典禮今猶然何也必大謂曰此非外廷
所敢與聞特立不悅而退（必大自記此事且云意間言或自此入但以為日未則謀耳當在上宣諭）
二府之前會學士李巘以草制失指得辜乃命禮部侍郎尤袤直學
士院時內禪有定議、孝宗未以諭近臣而外已喧傳袤因論
及廟中事 孝宗問概然良久諭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
能為者故廢卿以文字之勞二十日辛亥二府奏事 孝宗始
諭曰朕年來稍覺倦勤前日聞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
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又令必
大留身進呈詔草（孝錄作必大扶扶以為壬子日實錄乃在辛亥今從之）二十八日己未
詔德壽宮改為重華宮二月二日壬戌 孝宗吉服御紫宸殿
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執奏事畢駕興百官移班殿門

外內降詔曰朕以菲質循堯之道紹業萬幾歷歲彌長賴兩
儀 九廟之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庶於小康爰自宅憂以來
勉親聽斷不得日奉 先帝之几筵躬行 聖母之定省固已
慊然於懷況乎春秋寖高思釋重負皇太子御仁孝聰哲久司
匕鬯軍國之務歷試彌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
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不其美與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
御重華宮周必大政府應制兼同此移御上有當字御札無之 但
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
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六年故事百官稱
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 孝宗御便殿 新皇帝侍立
繼登輦同詣重華宮 新皇帝還內即下詔書上尊號曰 至

尊壽聖皇帝

加上 光宗謚號

嘉泰三年秋七月癸未詔加上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尊
謚爲十六字自商周以來人主始有謚大抵節以一字而已間
亦有用二字者如商之成湯周之貞定是也嗣後歷漢魏迄唐
初皆然至高宗改謚太宗爲文武聖皇帝始用三字天寶末又
例加至七字逮玄宗肅宗之沒皆以九字易名而益非古矣代
宗德宗初謚皆四字順宗增爲六字憲宗又稍爲五字自是終
唐之世皆因之惟宣宗以復河湟功增順宗憲宗爲九字其餘
則否五代朱梁初謚亦五字唐明宗六字晉漢周皆七字周世
宗四字 本朝初謚亦六字大中祥符元年始增 祖宗謚爲
十四字五年又增二字十六字之謚自此始矣 真宗初加爲
八字再加乃十六字 仁宗以後初加即十六字惟 神宗累
加至二十字而 欽宗之謚無加焉此其所以異也詔下之九
日壬辰宰執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于尚書省請加謚曰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詔恭依其年十
一月日至 上祀南郊前一日親帥羣臣奉上玉冊於 太廟
本室如故事

成肅謝皇后

永思陵既復土 壽皇欲迎 憲聖還居大內而 憲聖以爲
上皇享天下之養優游二十餘載升遐此宮何忍遽然遷去
今 几筵又須安奉於此倘欲還內當依終制乃命有司改葺
本殿爲慈福宮就居之故內禪詔書首言躬行 聖母之定省
蓋以此也及 壽皇升遐 憲聖 壽成二太后當還內而壽
康宮已在南內矣乃改重華宮爲慈福宮以舊慈福宮爲重壽
殿 二太后皆徙居之 憲聖終喪又改慈福宮爲壽慈宮以
奉 太母 光宗撤几筵 上復請 太母還內而 太母以
爲久居此宮凡百安便況以年尊不欲遷移 上乃以慈訓諭
中外時嘉泰二年九月也其年十月上尊號曰 壽成惠聖慈
祐太皇太后以十二月甲戌奉上冊寶開禧二年春正月二日

癸丑夜慈壽宮前殿火逮曉始熄於是　太皇太后復歸大内
三日甲寅詔慈壽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禄爲災上驚慈闈
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　太皇太后過内中朕
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允是日　太皇
太后有旨一應物色並搬挈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五日
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吴回等三人各降
二官以遺火自初也七日戊午　太皇太皇聖旨見勘本宮遺
火一行人並免根究日下疏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遣殿
中侍御史徐耕奏内史王銛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從慈宮職事
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資八日己未權殿前司公事郭
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
火之勞也三年五月　太皇太后有疾辛卯赦天下是日崩謚
成肅　后母儀三世正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
軍節度使賜玉帶　后崩遺命賜姻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
頃傚俸日十千焉

今上楊皇后

今上楊皇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宮性婉俐　憲聖慈烈皇后
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位婕妤後歸姓楊氏又進貴妃
嘉泰二年十二月甲申立爲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曰洪惟
文母念我神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兩殿蓋紀其實也
后知書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名學生慶元間爲帶御器械累遷
太尉至陽軍節度使韓侂胄死拜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嘉定
三年夏拜少保封永陽郡王制書有覺擒前聞之語蓋侈命也
次山能避遠權勢不與人事論者以謂得外家之體子谷石皆
爲承宣使

皇太子

皇太子　藝祖皇帝十世孫燕懿王後也初名與愿慶元四年
育於宮中時年六歲六年冬用故事賜名曮除福州觀察使嘉
泰二年閏十二月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以
右内率府副率與詵充伴讀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三年十一
月戊子立爲皇太子更名幬嘉定元年四月甲寅詔宰執日赴
資善堂會議遇朝殿令　皇太子侍立閏月丁亥　太子出居
東宮年十六矣議者以嫌於難避六年八月甲申又改名詢自
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無用天禧閒故事

華沖穆王

華沖穆王坦　上第五子也母曰　楊皇后嘉泰二一作四年冬生
未踰月薨嘉定二年冬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命有司改葬故
事後宮正一品生皇子得奏補班行二名至是增爲四名重其
禮后辭詔莫許之

申沖懿王

申沖懿王㙊　上第六子也開禧三年正月生踰不育三月追
賜名贈太師尚書令仍加封謚云
順沖懷王
順沖懷王圻　上第七子也母曰鍾夫人開禧三年正月丁亥
夜生於宮中始夫人生二子其一丑時不育而圻丑末也二月
己未詔禮寺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
地宗廟社稷高禖諸陵攢宮太師等臣寮拜表稱賀從之
後由日皇子薨輟視朝三日追賜名贈太師申成求璯
肅沖昭王
肅沖昭王垍　上第八子也嘉定元年生閏四月薨追賜名贈



太師尚書令加封謚給事中倪思言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
安乃止贈尚書令
沂靖惠王
吳興郡王柄以開禧二年五月薨　上臨奠輟視朝二日贈太
保追封沂王謚靖惠王性早慧進體羸多疾　上友睦甚至及
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
垓早夭均嘉定初賜名禃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
就外傅擇卿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　上詩延屬
甚息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恩正莊文太子繼嗣也　光
宗賜名榗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請遷

福州觀察使　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祁國公主
祁國公主　上女也嘉定元年生六月薨追封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

六月二十八日校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三

## 上德三

### 高宗屬意李忠定

靖康末 高宗皇帝在山東與李忠定公書 御名頓首啓伏惟
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歲侵逼中國詔書已再
講和所以嚴韓兵鋒豈謂天未悔作厭禍 乘輿蒙塵聞之心焉
如割已令會兵進擊貫送泰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
諒非不世之才何以拯濟事功閣下舉家大人忠貫金石是用
盡復公舊官總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
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 御名頓首
伯紀樞密觀文後之覽此者則 高宗屬意於忠定者可見矣
端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此天意未欲恢復也惜夫

### 高宗與宗忠簡書

高宗皇帝與宗忠簡公等諸帥書 御名去歲使駐營中道艱行所
攜不過千人閉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至及都已承再
和之詔繼得警書又刑生靈且方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
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則知賊情不免督兵前進總閱領兵戰
氣慮深交觸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賊中者日久
分深承其付託而 二聖 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
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讎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
係屬不容謂 祖宗德澤 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
吾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
公文外伏望首倡士氣開曉士心奉迎 君父永安社稷以成
不世之勳 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至所有受賊付託之人義
當伍誅雖聞 二聖之在都已僭僭偽處有官之謀國政出權
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罹軍民誅害故接中近城谷 御名移書
開諭得其情實即時關報施行夫昨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
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早務求晦會閱尚賴厚爲宗社所賴倍
保台重不宜書後有書云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州閣訪求行
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作嚴備也此高宗公遺事中第摘其略
欽錄亦不全載故具錄之

### 寧宗於謝德壽宮重華宮聖語

故事宰輔大臣除拜皆先謝德壽重華宮自紹興壬午以來又恭謝
于北內蓋 德壽 重華雖不以事物嬰心而爲子孫得人之
意則未嘗替也故凡登進大臣亦必奏稟 上皇而後出命隆
興初湯進之爲右僕射 上欲相張魏公而難於左右曰過宮
稟之 上皇 上皇云吾深知其詳盡魏公在紹興初作爲右相
而進之紹興末年已爲右相故也後五日鎖院進之轉左僕射
魏公拜右僕射隆興二年春魏公行邊張安國以中書舍人從
辟爲都督府參贊軍事魏公入辭 上皇與論事甚久因問曰

張孝祥想不知安蓋以安國儒生晚出未諳軍旅故也於是安
國從亦罷乾道元年夏洪景伯除簽書樞密院事入謝 上皇
曰 上議用卿吾謂從官中無踰卿者況卿父精忠古今所無
頃欲并用阻於秦檜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三年虞
雍公謝知樞密院事 上皇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
方正非如他人向從而退有後言者渾然四年冬趙溫叔謝同
知樞密院事 上皇曰聞兒子極稱道卿溫叔奏陛下可謂忽
天下得人 上皇曰予在位三十年無他愚人自謂晚年此一
節差得紹興四年初春樞府有闕 壽皇欲用趙忠定既出命
矣而臺官有言 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者 上諫之
朝三
三一
壽皇從命寢趙召當筆學士申諭聖意謂 高宗聖訓本以折
秦檜之奸謀故答詔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意而言況我
壽皇之睿治欲播古於斯蓋謂是也是時大臣恭謝者多不
得對 壽皇欲見忠定乃因留慧輔胡子遠陳奮對入謝相繼
宣引後二十餘日忠定始入謝 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
政乃國家盛事卿在曹時所進奏議甚善朕嘗觀此書可與資
治通鑑並行通鑑加指續 自壬午迄癸巳三十餘年大臣得聞 兩
宮聖訓者多矣今姑記所聞者如此以示後世
孝宗與近臣論德仁功利
乾道辛卯八月六日戊申 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能甫太子
詹事陳良翰邦彥權禮部侍郎直學士周必大子充同對選德
殿賜坐從容訪以治道久之袖出御筆一通首以魏徵答唐太
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書其後曰朕即位以來於今十年功則
未能有成者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今日之急務朕未嘗不
以為自治之良策然所行僅多亦若不自知卿各極陳其當否
凡有未至盡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朕亦不敢自居方
以卿留之言為龜鑑耳能甫等退詣政事堂以所被御筆示宰
執後八日丙辰復殿奏事 上以問大臣公相虞公并奏此四
者當兼脩而並用然仁德之責在己功利之責在人亦不可不
察於是邦彥退而奏疏曰德仁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
朝五
四一
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致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效者也陛
下昭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
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
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
民心而營造塞民不聊生死亡凍餒者不知其數是所以結
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
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
方逐張松繼之張松竄嶺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
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暇剝士卒專事交結不脩軍政欲
恤軍情而移戍江淮措置失當使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

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盛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
此八者一有未至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
説未可易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忽為治之本無以功
利為易而速為治之效欽宗泰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
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絶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
權作徵勇武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
然仁德昭著功利恒然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
為者矣子充奏云練兵以固根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
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江池大將二衞郡守數易之弊
後四日庚申 上復遣中使持三從官奏牘以示宰執 餘有所奏未見
處公復奏今日之務莫急於論相必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
既用之後不使讒論間答者使而為二則是非自定利害自明
重輕相挽之勢不分毁譽可負之禍不作德仁功利之用次第
而施行之萬事將無不理矣蓋邦彦所對皆指陳時政之失故
處公有是言劉文擩時為禮部尚書 上亦嘗以是為問而未
聞有所規諫也邦彦尋以是疾求去其冬十二月除離學士在
外宮觀明年春二月能甫除簽書樞密院事云
孝宗論不宜有清議之說附襲實之沈持要周子充論奏
淳熙乙未歲夏五月之十日庚寅有旨來日賜宴宰執於觀堂
辛卯以雨改就澄堂宴 上謂大臣曰朝廷用人止可論其賢
否何如不當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垂四十年不解皆緣
主聽不聰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
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少頃再坐羣臣起奏
觴為壽 上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
又好倡為清議之説不宜有此此語一出恐相師成風便以趨
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浸浸不已如東漢杜
喬之徒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可不預為之戒況今公道大
開朝政每有缺失雖臣僚亦得論之何必更言清議龔實之曰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惟公道不行於上然後清議在下此衰
世氣象不是好事李秀將云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議之若朝廷
所行皆是自無可議 上曰若有不是處上之人與公卿却當
反求諸己惟不可更為清議之説卿等可書之紳實之曰唐末
白馬之禍害及搢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説惟大中至正之道可
以常行 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業學錫
承相以下皆拜謝 上曰更飲一杯卿等可以清議之説宣諭
從班而下使之皆知沈持要樞時為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
即上章稱頌聖語之發為明詔布之海內 上從之其月二十
八日戊申也實之奏風俗自朝廷出今所得聖語已宣示外廷
恐不須更詔郡國六月十三日壬戌侍講周子充復繳奏論執
政聽聞不審誤以杜密為杜喬又所引唐末清流濁流之説不

相類之從中刪改行出尋命刪改報行而清流濁流之說猶如故也特要用此真除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六月二日辛未其九月夢錫罷政特要亦坐分析欺隱降三官送筠州居住

孝宗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孝宗初立勵精庶政至於財用大計尤所經心或時呼版曹吏入禁中驅磨財賦諸庫皆有簿要自臨披覩乾道元年冬洪景伯為相因進呈戶部文字　上曰朕見今人監戶部人吏供具鈔入名件較之帳出數欠三百萬緡若行根稽亦可見用景伯曰臣方欲令如此開具　上曰文字料理不須更兩明年春金部郎官呂擢罷景伯奏以何資深者之　上曰恐須原儒者不

鄭七三　七

肯留意金穀事如呂擢聞薄籍皆不知卿等宜諭達原留意賦事二年秋司農少卿闕鞏南夫薦芋禮奏以莫子濟為之因言有一事須合奏知莫子濟嘗中詞科今掌南宮識表恐議者以謂後進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於士人中除授亦無害也淳熙四年夏宰院王季海趙溫叔同進呈奏淮北近苦蝗此卻仍歲豐稔　上曰今夏蠶麥甚豐稔及米價極賤此甚可喜奏曰孟子論王道必始於黎民不飢不寒　上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而不務實卻恥言之奏曰士大夫好高論豈欲過孟子孟子之言必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

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　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奏曰舍周公孔子孟子不學而學王衍士大夫之有見識必不至此最時虛名之俗誤是太昧自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為之一變三館兩學之士出為郡守監司無不留意民事留意財計往往有能聲此皆聖主責實之效　上曰此近年亦稍覺然猶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故深思遠慮如此臣等敢不罄竭忠力　上

鄭七三　八

曰卿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奏曰敢不廣布聖言溫叔退而書之時政記自今夏蠶麥以後至溫叔所書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時政記本文其詞甚類溫叔語但王季海為同知位在上故以臣淮等為文耳

原道辨易名三教論

淳熙中　壽皇帝作原道辨大略謂三教本不相遠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執之而自為異耳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恐焉文成遂直殿甘昪持示史文惠公史公請再見相侍經席也史公奏曰臣惟韓愈作是一篇唐人無不歆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毀蓋其所主在帝王傳道之宗乃萬世不易之論原其意在於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議陛下聖學高

明獻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宋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
儒治世是本欲融會而自生分別也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而
至於平天下可以修心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
又何假釋老之說耶陛下此文一出須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後
世之士議陛下如陛下之議韓愈也望陛下稍留宸章則善
無以加矣程泰之時以刑部侍郎請席上為 上言之於是易
名三教論

孝宗論用人擇相史文惠論忠厚莫有過

己亥之冬趙魏公為相薦劉後溪召試館職劉公答策論科場
取士之道及進入 上親批其後數百言其略曰用人之弊人

九丁

君患在乏知人之哲真於學而昧於道況又擇相不審至於懷
奸私壞紀綱亂法度敗而遂之不治之事已不可勝言矣宰
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好士人也終不考
其才行何如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
師者皆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審擇相必為官擇人懋賞立
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 御筆既出中外大聳
議者皆謂曹觀實與視草蓋劉公甲科故觀有宰相不能擇人
之說也一日 上遣觀持示史魏公魏公奏曰唐虞之朝四凶
極惡止於流竄而三考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而已未嘗有誅戮
之科也若甘誓胤征所云乃為行師用衆設耳蓋誅戮大臣乃

秦漢法也漢之七制可稱治主然見為雜霸不得進於三代此
其大疵也哉 太祖皇帝除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為戒而得
天下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 列聖傳心至 仁宗而德化隆
洽至於朝廷之上恥言人過故本朝之治獨與三代同風此則
祖宗之家法也而 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
厚豈易得哉而豈有過者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
政而歸過 祖宗此不可不審思也若必欲宣示於外乞改曰
一於忠厚尚庶幾焉史公為人重厚難說 上前務存大體多
所裨益此其尤粹也曾丞相亦為 上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
懋賞嚴誅所能勉勵 上悔乃改削其辭召從官宣示都堂仍

十丁

付史館說元令趙氏

孝宗善馭將

孝宗天資英武尤善馭將符離之潰大將李顯忠謫潭州既又
籍其梧犒軍資為緡錢四十萬責大理寺丞一員往潭之湯丞
相請命版曹拘入 上不許盡以分數給還諸軍一毫無私焉
顯忠晚年再典騎軍以病廢詔賞俸外歲以上供米三千斛給
之諸將中趙樽孫為最粗暴道中樽嚴軍政 上諭虞丞相曰
樽生平粗甚朕已加錫賚以助其歸矣其抑揚多如此至官歙
亦然李顯忠趙宗閔取宿州顯忠超拜使相宗閔超拜節度使
檢校少保及顯忠得罪宗閔又驟降為武功大夫時 上嗣服

之初而賞罰必行號令明肅繇是諸將感服莫敢斷矣
孝宗恭儉至貫朽
孝宗恭儉寡欲在位近三十年內帑與南庫之入專以奉 兩
宮備水旱其費不貲然所積尚鮮也淳熙己亥夏中提領封樁
庫所言抵四月中旬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并床有銷爛之
數乞給工索之費穿排是時江上之積亦多而內府之金至於
貫朽而不可校然夫聞四方有稍歉也紹熙以後用度浸廣權
幸兼國橫啓兵端南北騷然耗矣
孝宗力行三年服
壽皇事 高宗純孝備至丁未之秋 高宗稍不豫至九月庚
漸亟十月四日辛未大赦天下六日癸酉禱於天地宗廟社稷
七日甲戌詔 太上皇帝未御常膳可依唐貞觀四年典禮自
來日權不視朝宰執依時赴內殿奏事候康復依舊又詔草澤
能療治者白身除節度使賜錢十万貫田百頃八日乙亥早
上皇大漸 上詣德壽宮侍奉湯藥更不還內遣內侍鄭侍訓
至漏舍諭大臣凡百賴卿等仔細理會恐朕憂惱中或有差誤
是日未後 太上皇帝崩 上號慟擗踊初命早晚御膳減半
進素既而不復請素九日丙子 上猶未御素膳十一日戊寅
大殮成服宰臣王淮等始得見 上於素幄 上號慟不自勝
翰林學士洪邁乞廟號稱祖詔從之恩平郡王璩自會稽乞入

臨百官拜表乞還內不許時北虜賀生辰之使將至 上欲不
見大臣恐虜使為疑乃引明道二年三月 章獻明肅皇后易
日小祥既畢後二日 仁宗衰服對契丹賀生辰使故事令侍
從臺諫禮官議十三日庚辰吏部尚書蕭燧等乞如明道故事
以二十三日就德壽宮素幄引見許之十四日辛巳 上令中
使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日之制如晉武帝魏孝文實行三年服
自不妨聽政未到淮等素幄奏事 上嗚咽流涕諭曰司馬光
通鑑所載甚詳淮等曰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從來止是宮
中深衣練冠 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
來武帝竟欲行淮等曰記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害
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 上曰自有等降淮
等乞令有司討論奏事退 上批 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
朕當衰絰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
又詔山陵百費並從內庫支降右諫議大夫謝諤殿中侍御史
冷世光監察御史吳傳言古三日聽政雖有國朝典禮可稽至
於還內典故前所未有 陛下一日躬行將為萬世法所繫至
重望明詔大臣少緩進表與禮官更加詳議從之十五日壬午
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上書乞俟梓宮發引方還大內又言今
日喪禮與 明肅皇后事體不侔望斷自淵衷勿見虜使凡大
事是日大臣五上表乞還內聽政內批勉從所請俟小祥畢還

内設素帷奏事而虜使卒不見也十六日癸未殿攢十七日甲
申禮官顏師魯尤袤鄭僑論廟號不當稱祖詔付集議所十八
日乙酉詔百司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
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 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
未忍俟引商量二十一日戊子車駕還內 上衰絰御笏設素
使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二十七
日甲午 上過宮以 太上升遐二十七日自是七七皆如之是
日 上遣內侍張安仁諭宰執曰將來禫除行禮合用易服及
羣臣上表請御殿朕以 太上皇帝升遐纔踰月易服御殿情
所未安今欲衰服素帷引輔臣及班次既而禮官奏謂直麻三
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二十八日乙未王淮等言祥禫其適
乞付外施行知樞密院事施師點曰百日之制實不可行臣竊
正月人使朝見 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臣欲稍殺千餘
年之契寧勤退 上批出曰覽卿等奏朕以 太上皇帝升遐
今方踰月將來卿等表請易服御殿朕未違廢朕欲衰絰素幄
俟祔廟畢然後行祥禫之禮以日易月乃近代權制朕所不忍
卿等可與禮官折衷以聞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
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
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改服皂襆頭黑鞓犀帶遇過
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絰行禮二十五月而除 上批淡黃袍改
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拜
表請聽政六日癸卯批答不允八日乙巳百官三上表引康誥
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證九日丙午詔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
臣及上殿班俟過祔廟勉從所請十一日戊申敕令所刪定官
沈清臣再上書願堅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
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意勿令再有奏請
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 上納用焉二十三日庚申按
行使言浮神穴地陷於 徽宗攢殿之西北十二月二十六日
癸巳虜之賀正旦使入見 上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十五年
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 上過宮行祔香禮二十一日丁巳
上諭輔臣曰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慮同奏事應
以漸今宜服黲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
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昂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
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今 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
禮足為萬世法 上又曰晚間引宿直官之類如何淮等曰布
巾布背子便是常服 上以為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
折上巾白布袍黑銀帶禁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衰絰而杖二
月二十一日丁亥虜使入弔 上衰絰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
宰執侍從如大祥之服衰絰去杖三月十六日壬子啟攢 上
服初喪之服十八日甲寅發引三十日丙寅掩攢四月八日甲

戌 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 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十八日甲申卒哭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衰絰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 上心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弗敢盡言其贊 上之決者勅局官一人而已遂千載陵夷之典破一朝傳薄之議廟號 孝宗不亦宜哉

淳熙諒闇罷誕節正旦慶禮

壽皇居 高廟之喪未改月而值會慶節時百官以故事祝延於明慶寺遂命緇徒往行滿散百官皆免赴（十四年十月十三二日己卯有旨揮）省樞密院引明道二年 明肅升遐故事欲 上引見金國使人又以 上在喪次歸而引見恐使人以為疑乃付侍從臺諫禮官商議蕭正蕭燧時以吏部尚書為議首言今既罷百官等上壽恐難以見使人如使人必欲朝見乞用小祥後三日就德壽宮素幄引見庶合明道典故大臣進呈既從之矣（十月十三日庚辰）後二日勅局刪定官沈清臣正卿上疏言 仁宗朝嘗遣使契丹遭虜有喪至柳河而還虜主卒不見賀使也夷狄尚知有禮中原可不然邪況 陛下居喪與 明肅皇后事體不同望斷自淵衷勿牽羣議 上大以為然遂命却其書幣就館津發虜使虜歎而去從而虜之賀正旦使者繼至樞密院進呈次 上問今在喪服中禮物當受與否施聖與留仲至同奏乞下禮官議既而禮寺官言正旦禮物乃通好之儀不可不受鄭惠叔為起居舍人建言國有典故禮有經權況引見於初到之時至於正旦之日 陛下自行禮於 大行几筵之前朝會俱罷亦何名為慶哉 上曰當諭館伴意度且令堅辭如是不從止令陳於殿門之外庶於禮稍順乃詔曰今來正旦通門專為和好故設素幄許其入見若受禮物則有慶賀之嫌已令館伴却而不受又慮使人援故事以為請未審於典禮如何可令禮官詳議以聞既而禮官宇文子英价（兵部尚書兼權）顏魯子師魯（禮部侍郎）尤延之袤（太常少卿）倪正父思（著作郎兼權郎官）黃元章（太常寺丞）張元善體仁（太常博士）言 祖宗以來雖合喪制未有不引見使人亦無不受禮物之文前朝諸臣豈不知不當受而所以不勉從權者以謂既已通好不當無事而使之疑也況元日朝會既罷初無賀禮幣物所以將意亦非慶禮萬一使客必欲如禮而去則徒為紛紛在禮有反經而從權者正為是也臣等以為當受乃詔就殿之東楹設素幄引見使人百官並免 見其禮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明年春 上諭東宫曰今年會慶節若受諸州軍進奉則有慶賀之嫌可與免二年宰相王季海曰此項錢幾六十万緡

條屬戶部歲計 上曰可用封樁庫錢償戶部（十五年正月九日乙巳）其
年虜之賀使當至年海已去位右相周子充疑之召禮官尤延
之至都堂議延之請退而詳論子充以奏 上曰敵國事亦不
可專靠禮官運籌帷幄則寄事也去歲朱倬使到朕方在哀疚
之中不欲使人朝見卿等無人主張朕堅執不與引見虜使沮
聽子充惶懼而已（七月九日知如）既而延之與素常羅春伯合奏依正
旦例於垂拱殿東楹設虜黃幄引見仍用紹興三十年故事移
宴於館不用樂從之（九月十四日丁亥）節前一日自內降旨文武百僚
及使人並免賀止就東上閤門拜表起居十六年會慶節 上
已移御重華宮百官詣宮拜表只進香故事皆不講後二日

朝三　　三

皇帝乃過宮焉

南北內

今南內本杭州州治也紹興初創為之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
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閣（部閣以下諸閣承平時並建於大內之北而此但為一閣耳）而
寢殿仍舊謂之福寧淳熙初 壽皇始作射殿謂之選德八年
秋又改後殿擁舍為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經歷而朝如是而
已至若北中亭殿則皆 太上為之 壽皇亦稍增焉其名稱
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羅木堂
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蓋得先王卑宮室之意矣德
壽宮乃秦丞相舊第也在大內之北氣象華勝宮內鑿大池引

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峯有樓曰聚遠又禁蘂周
廻分四地分東則香遠
斯
和果
文杏館
盈

垂拱崇政殿

臨安府治舊錢王宮也規制宏大金人鼓蕩之餘無復存者紹
興南廻因以為行宮其制甚樸休兵後始作垂拱崇政二殿其
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亦循其舊每殿為屋五間十

朝七　　丈一

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
之兩朶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為殿門三
間六架修三丈廣四丈六尺殿後擁舍七間 壽皇因以為延
和殿至今因之蓋聖人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之意

東宮樓觀

東宮舊無有 孝宗及信王未出閤但聽讀於資善堂紹興三
十二年 孝宗為皇太子始居東宮在麗正門內其地甚隘莊
文太子立復居之莊文薨其妃子出外第 光宗立為太子
孝宗謂輔臣曰今次東宮卻不須創建朕宮中空閑不用宮殿
甚多可撥移修立由是工役甚省淳熙二年夏始創射堂一為

游藝之所園中又有榮觀玉淵清音等堂疊山樓皆燕息之地
也紹興末欲以為泰安宮既而不果云

建炎巡幸六宮數

建炎庚戌秋 高宗自金陵將幸浙西避狄先請 隆祐皇太
后奉 祖宗神主神御往南昌六宮百司皆從時庶事草創六
宮俱先朝舊人通不備四百 皇太后殿五十二人哲宗朝人潘賢
妃位三十五人元懿太子母 周夫人位二十一人未詳 慕容美人位十
五人哲宗朝人 張修容位十六人英宗朝人 韓國夫人位十九人 康國
翁夫人位十七人 和國王夫人位十六人 嘉國朱夫人位十四
人 成國吳夫人位十五人 燕國張夫人位十九人 惠國孫夫人
位十四人 張直筆位十八人 孫典字位十五人 劉直筆位二十
人 尚服朱夫人位二十三人以上並禁中有賤字者 張才人位二十三人
即張賢妃位 總三百八十三人 虜薄南昌衛尉皆潰 太后急幸南
去 后與賢妃皆村夫荷轎而馳六宮死亡散失者甚衆

辛卯仲冬十日借花山馬寒中家藏本謄校一過
是日積雨生寒午後風雪交作亦年來一僅事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三

八月四日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四

典禮

紹興至慶元臣僚論 太祖東鄉之位 四祖廟附

國初做前代之制立親廟四及 仁宗祔廟太廟始備七世八
室 祖宗共為一世故也治平末 英宗祔廟乃祧 禧祖熙
寧初王介甫用章子平議復 禧祖為太廟始祖而祧 順祖
司馬公韓持國諸近臣皆言 太祖肇業當為廟之始祖介甫
為 上言本朝自 禧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禧祖之
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特國欲奉祧主於西夾室介甫笑之伊
川先生時方布衣為人言亦以介甫之言為是及 神宗祔廟
又祧 翼祖元符末 哲宗祔廟韓侍郎李邦直議兄弟曰及哲
宗不自為世故無所祧崇寧初蔡京入相復以哲宗為世當祧
宣祖而 宣祖乃 祖宗之所自出京竟難之用議依唐制
立九廟還 翼祖於是凡九世十室紹興初董令升棻為太常
少卿建議 太祖世數已備而 翼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
正廟制遇祫享則 太祖居東嚮之位有旨侍從臺諫與禮官
同議既而學官王普又請依唐興聖故事藏祧主於天興殿趙
忠簡主之六年正月議於尚書省侍從孫近李光 彥質劉大
中廖剛晏敦復王俟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
先禮官何愨楊晨莊必強李鼎直皆以為是未幾將作監丞趙

漢廟對又乞酌漢太公立廟故事別建一廟安奉　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　上大以為然權攝監察御史兼中書舍人(丘崈)七月除(月除)樂而右諫議大夫趙彥公時素與忠簡異論乃言　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嘗集議事遂止淳熙初漢之兄子粹中為吏部侍郎又伸前議請為　四祖別建一廟否則藏祧主於天興殿或藏於夾室遇祫享則設幄於夾室之前乃命禮官討論久之未上(元年六月丙午降旨)其後光廟之立宗等又從言之先是欽宗祔廟已祧　翼祖乃　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紹熙末孝宗升祔趙子直當國用前議欲併祧　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孫從之首上疏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議者皆以為可鄭惠叔尤主之朱文公在講筵獨見　上論　僖祖皇家始祖不當毀其廟　上納焉文公議當以　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　太祖如周之文王　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之廟皆万世不祧　仁宗為昭　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　神宗為昭　哲宗為穆　徽宗為昭　欽宗為穆高宗為昭　孝宗為穆而　高宗之廟亦万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　僖祖居第一室　太祖居第二室　太宗居第三室太祖　太宗仍共為一世自　真宗以下至於　孝宗凡九世十二室於是祫合樓大防陳君舉言未見朱熹本議如何乞付出議狀子直不報遂祧　二祖神主更立四祖殿於廟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文公時已得罪遺子直書曰相公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　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文公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曰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退棄侍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　光宗祔廟遂須為九世十二室云

太廟典寶事始

自休兵後太廟朝冊寶殿(月常)右寶冊珣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特令太常寺官一員專點非第省閱文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曆檢點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蓋冊寶故事以中人領其工作及遣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緣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察以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綠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它圭璧大抵多水蒼色也冊寶中惟　昭慈聖獻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　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

欽廟配享議

欽宗祔廟久未有功臣配享蓋一時宰相大七人皆有誤國之
罪是以不克舉行也乾道五年冬當祫祭其九月太常少卿林
栗黃中言當時臣寮遺僨類難莫救淪胥可稱述而以身殉
國名節暴著者不無其人雖其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
變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黃中所陳蓋指
李清卿若水也汪聖錫時為吏部尚書居侍從之首獨以為無
可配享者可罷集議右侍郎曾吉甫仲躬謂聖錫云昔元祐中
神宗未有配享朝廷依例擢二侍臣此可用也於是聖錫
奏 欽宗所圖共政之臣皆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
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詳如太常所言當時
死事之臣非一今欲令配享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
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皆無配享功臣本朝 太祖 英
宗既無御集亦不復隱晦於本 祖宗必當其實必當於理不
應尚文飾以苟塞人情而已乞更不集議 上從之

高廟配享議

洪景盧初建 高廟配享之議首援本朝故事謂議當出於翰
苑 上亦嘗諭以文武欲各用兩人景盧因即以呂趙韓張四
人為請乞付侍從官詳議從之十五年三月庚戌也後三日從
官議上時韓子文尤以權工部尚書以嫌不預議而兵部尚書
宇文子英為議首緣言四人皆有名蹟見稱於世宜如明詔配
享廟廷議者咎楚輔葉以羽劉國瑞字總其 王誠之陳安行李獻
之謝昌國吳子居章憲孫林黃中鄭惠叔皆無異議奏上報可
其日癸丑也是時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當以 趙丞公
同配又謂張浚晚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岳飛不宜在預享之
列而詔旨已下莫敢有言後三日丙辰秘書少監楊廷秀獨上
書爭其事謂人者肆議又臣曰出同專同私而已且列聖之廟
有九而廟之有配享者八祭配享之議者止一而出於翰苑者
止於三今舉其三以見例而不須其餘之不然非獨乎申之以
聖斷之所及惟一已偏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
人之附其議而廷臣皆不得預非私乎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
者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國基三
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卻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昔謂浚當相
隆興則趙普當相 太宗韓琦曾公亮當相 神宗不言於配
太祖英宗之廟也頃聞李唐之制下博士禮官令與臺諫兩
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而 陛下酌其中後二日戊午
輔臣進呈次 上諭以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可檢昭
文冊論功事實 上因言魏公兩敗事又昧於知人卻是有志
蓋 上意猶未以廷秀之言為不可也而王周二相略無開陳
但唯唯而罷後十六日四月甲寅太常少卿尤延之等亦言 祖宗
典故既祔廟然後議配享請俟曾彬之配食 太祖乃定議於

二十餘年之後惟王曾呂夷簡配食　仁宗在山陵之前然亦
必先降旨詔下兩制令議當用何人王珪等始以曾夷簡姓名
上之其不敢倉卒如此今乃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之前而不
按典故不集衆議懼無以厭服其它勳臣子孫之心而消弭衆
多之口也從祔廟畢別擇日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及秘書省
官集議苟為不然則王安石蔡確之不合衆心雖定於紹聖崇
寧而卒改正於紹興今亦宜反覆熟議以待論定奏入乃詔令
未集議侍從兩省其議官乃太常寺秘書省依典禮詳議聞奏
四月甲申也 未集詳侍從係吏部侍郎貝晉兩省係起居郎吳晉臣求來使杖回臺諫係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右
補闕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監察御史吳博古黃樸太常寺係少卿尤袤丞黃黼博士張體仁蒲沈鑑秘書省係少監楊萬里
丞謝修郎鄧馹著作郎倪思黃唐佐郎葉林光正字衛涇凡十八人 後六日庚寅復有旨定用四
人更不詳議以臺諫言配享之議已有一定之論見於施行今
再令詳議則二三之論又將紛紜而起甲乙可否重惑朝聽故
也 此乃冷世光文字　翌日辛卯　上諭大臣曰呂頤浩等四人配享已
合公論楊萬里乃謂洪邁導輿私滿雖是輕率萬里未免浮薄
上又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後正直乃可
貴耳於是二人聞皆乞補外後二日詔景盧以見官正奉大夫
知鎮江府廷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五月壬寅也其後　孝宗
祔廟議者復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淮西符
離三敗之故而不思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蹙國亦不下於富

乎與符離今以一眚掩其大德蓋景盧兄弟皆湯思退舊客風
有憾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勳歸之呂元直也昔司馬溫公配享
泰陵乃在四朝之後蓋公議必以久而後定也今姑私志其
本末如此後有識者可以覽觀焉

光廟配享議

光宗既祔廟當議配享而一朝三相中周益公留衛公在其時
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用葛文定邲及黨禁解嘉定元年
五月益公之子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綸乞以其父配享廟廷詔
兩制禮官詳議明年衛公之孫秘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昔侍
崇陵講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益公之相纔三閱月葛文
定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章茂獻權禮部尚書乃乞並
用二公配享後亦不果行焉蓋益公雖賢相而被罪於授受之
初衛公雖舊臣而去國於阽危之際是以論者有所不協也然
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於熙寧紹聖之間而不害其配
享則亦未可以此而廢格云

日食奏告伐鼓

淳熙丙申歲日食三月朔趙衛公為禮部尚書被旨祭告太廟
社稷周益公以兵部侍郎直學士院祝文有伐鼓用牲之語衛
公引春秋傳言其誤乞令改正　上從之益公因求免不許蓋
衛公章奏之詞頗峻也予以經考之救日之鼓周禮初不云何

日而夏書明以季秋月朔為言則春秋傳所云非矣今有司之制實不伐鼓實不用牲衛公之說從祝詞可也而反以春秋傳為據則非也明年九月朔日食李育等以春官齊卿被首祭告太社始奏復伐鼓如政和新儀云

元豐至嘉定宣聖配享議

自唐以前學校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至元豐間乃封孟子為鄒國公與顏子並配而荀楊韓子列於從祀足以補前世之未及矣蔡京得政乃封王介甫為舒王與顏孟並而王雱在楊韓之次其後陳楚中請公但攻荊公聖像為僭而不知三代 大享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令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受人主之拜跪為逆 此學術不醇之過也請廢聞楊文靖公為諫議大夫首論荊公不當配享降為從祀紹興六年冬張魏公獨相始用陳公輔言禁臨川學明年春胡文定公以祠官上疏乞追爵二程張邵四賢列於從祀不報乾道五年春魏元履以布衣為太常學錄復請去荊公父子而以二程從祀陳正獻公為相難之淳熙三年冬趙粹中為吏部侍郎論王安石奸邪乞削去從祀 上用輔臣言安石前後毀譽不同其文章亦不可掩時李仁父為禮部侍郎 上與共議欲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而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軾而併去安石父子 上又欲升光軾於堂仁夫上章稱皆且言若親酌獻且輒遷其坐於他所跪入 上命三省密院議之密院王準海依違其詞趙雄則言仲淹自以功業名於當時亦徵有玷不若止用光軾而三省龔實之李壽翁皆以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臨川伯雱畫象而已（四年六月癸酉除首）嘉定三年仲實甫為著作佐郎轉對請追爵周二程張列於從祀未克行尋謂四先生繼絕學於千載之後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諸賢有不能及其視馬鄭諸儒之功孰多雖以配享可也此論道統之傳則宜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始列四先生及朱先生于從祀予老矣尚亦不及與朝廷之議會有建者舉行之云

孟子廟配享從祀

自元豐以孟子為鄒國公配食先聖而鄒國公廟在兖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爲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多不及知故表出之

高宗四上尊號羣臣議論各有異同

壽皇初受禪命近臣集議 上皇尊號之禮李仁甫為禮部侍

郎既與宰相陳長卿密定光堯壽聖之號矣及省中聚議議者多謂尊號起於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或謂光堯二字近於神堯汪聖錫時為戶部侍郎請入曰堯豈可光於是詔張真父給舍金彥行以下十二人各具所見以聞而不書議狀上諭以既已奏聞不容但已後五日彥行以下悉書議狀聖錫爲出知福州周子充時為監察御史嘗自為議狀請宜以 太上德壽皇帝為稱然亦不果奏也乾道庚寅冬 上以大禮慶成詔禮官兩省臺諫官集尚書省議加 太上尊號時右相虞彬甫已自書憲天體道四字於幅紙議者書名而已禮官黃仲秉劉文潛欲用憲天性仁劉文儒欲用明天建極鄭仲一欲用崇道備德皆不用或謂體道乃上帝尊號彬父云無妨已奏知矣 太上欲得道字淳熙乙未秋詔以來春行慶壽禮乃議加性仁立德至誠無為八字而禮部侍郎趙溫叔謂無為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涉語忌請改為明文煥武後又改作無為至誠又改作成武煥文議論凡再剖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為全美八字龔實之參政已下尚不以為然葉夢錫丞相主之衆莫能奪後兩月夢錫罷實之當學士王季海直院周子充共議遂定為性仁誠德緯武經文乙巳冬再將行慶壽禮王季海為相擬議久之第得紹業興統四字時眉人朱師古時敏為太常少卿季海與之厚師古將入省其子不棄謂之曰光武明明翻謨可用也師古以白季海於是增明謨盛烈四字焉

朱文公論三年服

高宗之喪 孝宗為三年服及 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理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攷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見其所引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於傳注者如此因自識於本議之後云

北使宴見齋禁不用樂

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禁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親祠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旨李子誠為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祇 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 本朝舊制庶於兩得 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 上壽

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
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悅服矣 上可其奏
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
為紫宸上殿乃使客之禮因熟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
奉詔旨者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
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
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郤吾人而遽自為失禮以循之也蔣
子禮獨守前說陳公爭愈力 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
陳公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
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大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
至此尤不可不留意 上嘉納焉既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
殿為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須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
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 上然之十
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 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
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
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自因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万一
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私備有館伴當乞宣前奏禀
乞宣諭使人 陛下寅畏 上天今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
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館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 上
納用焉或謂前部屬使之來極恭順 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
莊觀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萊望劉方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
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

乾道庚寅大閱

孝宗留意武事隆興甲申仲夏三衙出戍大軍歸司 上欲幸
候潮門外大教場勞之既卜吉日辛丑矣會雨作而止乾道丙
戌仲冬之甲子遂親閱武於白石距城二十里前三日下令至
日平旦自祥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至大教
場進膳畢 上獨與太子親王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俱往白
石上升將臺三司以次教閱陣隊射 野戰次射棒垛等於臺
下 上親臨觀大悅賜殿帥王琪以下金銀撫有差三司主帥至統領官各十兩金撫一射生將佐使臣等七兩五兩撫有差 上還幄殿管軍進御酒 上亦
賜太子親王知閤管軍酒還憩大教場進晚膳畢還內是日賜
諸將金帶鞍馬以及士卒賞皆有差庚子孟冬之甲辰 上又
幸茅灘按閱諸軍先十餘日令殿前司相視浙江龍王堂北江
岸以東平衍之地築將臺為先一日諸軍人馬全裝勒色於教
場東列幕衛營又命忠毅軍統制蕭鼎巴將二百騎射撻垛於
諸山以俟進御至日諸軍先赴茅灘下方營殿前司摘諸軍馬
步親隨一千人執戎器環立將臺之後質明三衙將佐各介冑
乘馬迎駕 上戎服乘馬宰執近臣亦服以從護駕馬軍八百
人騎執鎗旗弓矢軍器分前後奏隨軍番鼓笛大樂至大教場

上與慶王恭王皆易金裝甲乘馬宰執使相正任管軍知閤
御帶環衛官戎服以從免侍從官  上升臺少憩出幄殿坐殿帥
王達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二中軍鳴角馬步軍旋隊連三鼓馬
軍上馬步軍舉旗鐃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旛變方陣為備
敵之形別鳴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
作戰鬭之勢別鳴一鼓各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為內環
內圍之形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角聲斜列前列後張為衝
敵之形皆二陣如前儀止舉青旗變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
下馬步入植鎗旗  上大悅犒賞倍之鳴角聲旋隊放教諸軍
呈大刀重旋標鎗射生官以所獲獐鹿獻  上更衣宰執對御

酒五行降臺乘馬至車子院門下馬登樓召親王使相至環衛
官各賜酒立飲不坐二王進  上酒罷至大教場應從教官並
戎服乘馬扈駕還內庚寅季冬之戊申  上復幸白石始議三
司諸軍從者万二千四百人分二百四十八小隊  殿前司之旗以黃馬司
以緋步司以白既而退道隘止以馬軍五百騎列於省北步軍
千人伺於大教場餘千九百騎駐於中道以俟扈衛  上入御
幄命軍士皆早歇散飯既闋乃召宰執親王使相太尉管軍
升幄殿酒三行畢復召親王使相太尉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
於御座東廊地散酒次登車子院樓宰執亦預此其所以異也
淳熙丁酉季冬之乙亥復大閱殿步二司之軍於茅灘殿帥王

友直舉黃旗諸軍呼拜奏發嚴舉白旗變方陣舉黃旗變圓陣
舉皂旗變曲陣舉青旗變長陣舉緋旗變銳陣五陣皆畢始令
軍士下營散飯宣  皇太子執政使相管軍對御宴飲侍從修
注官於御臺下幕次賜酒食還入候潮門  上皇於都亭驛設
簾幄以觀邀  上入幄中傳令宣喚管軍於簾前賜酒果飲各
一卮謝畢導駕還內乙巳仲冬之甲辰  上復講故事大閱於
龍山之教場管軍舉青旗變直陣鼓者作分作六行舉白旗驟
為四陣舉緋旗為二陣舉皂旗為一陣繼又散為六行高一鼓
變品字作二陣自戊子以後凡犒士之費皆出於左藏南庫戶
部不與最後南庫已歸戶部宰相王季海猶以故例請  上曰

處分已定止令內庫支可也朕樁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軍士
犒賜凡用見錢三十六万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焉

大樂局樂色名件

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
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
六也編鍾七也編磬八也鎛鍾九也特磬十也五色琴十一也
瑟色十二也柷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
日鞞應鼓十七也雷鼓祀天神用十八也雷鼗鼓同上十九也靈鼓祭地
祇用二十也靈鼗鼓同上二十一也路鼓享宗廟用二十二也路鼗鼓同上
二十三也雅歌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十六也旌

𨯂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錞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十一也鐃鐸三十二也奏座三十三也塵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鍾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乾道不置教坊

孝宗性恭儉即位之初以 欽宗諱告未還未嘗用樂及乾道元年會慶節北使初來當大宴始下臨安府募市人為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已上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 上命罷小兒女童隊餘用之九月二十七日旨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四

中秋前五日寫於碧山巢時雨過涼甚
是日移來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五

## 制作

### 寶璽

國朝南渡之後御府所藏玉寶凡十有一金寶三玉寶一曰鎮國神寶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 二曰受命寶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二寶封禪則用之 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 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 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 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 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 八曰皇帝行寶降御札用之 此所謂八寶也皆高宗作 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 十曰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徽宗作 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 金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青詞奉合 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 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 自秦以前上下通稱璽春秋傳季武子取卞璽書追而與之巢欲璽者踐于木子是也 戰國秦有天下始制天子皇帝六璽自是惟諸侯王得稱之唐武后長壽二年改璽為寶以璽音近死故易之 天寶十載又合受命傳國為八寶寶之稱自此始矣唐末喪亂八寶多亡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 太祖革命傳其二寶至 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寶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檢高七寸二寸四分 廣 自是遂為定制鎮國神寶者 神宗皇祐五年七月所作也篆如其名寶曰 指書 受命寶者 哲宗元符元年五月所受也其文相傳以為秦璽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衛宏曰秦以前金玉銀為方寸璽秦

以來天子獨用五投天璽圖以此璽為韻所刻璧本不知所獻之璞藺相如詭秦書是也以此以禮制其之璽玉寸而有所

璽則不得復刻為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

璽也子說得所失刻之子孫所失之封其元后所謂孫堅王得之所得洛陽未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亂

孝徐氏何璵之子聖得亂之不得實所用以之而上又始自刻璽乎若然伏後侯世皆用其名永嘉之

親氏有國文刻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秦璽也

亂後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

璽讀自古魏璽讀自志耳晉有天下又自刻天皇帝壽昌本書乃以為漢所傳秦璽更以劉聰石勒遣王石服其足亦非秦璽於傳國乃以璽淺江南璩杜乘之辨之亦不知漢秦之璽

太元之末得自

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并獻王璽一紐方四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太元十九年皆寶之後梁景既死關北齊年高寸六分之製之秦璽主於是數歷於宋鄴梁皆誤指為秦璽之後神璽江南齊衡得之寶陵文獻之高璽自後歷周隋其非是斷更秦璽之後歸璽江為知

劉裕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

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之大指為真璽遂以四寸文同所與秦同年然劉裕起入而上之印泥後人隱起以字文印紙則所以得隱神璽陳隱起而不得傳國璽而上之文以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姚氏古璽減其陳刻得之文作耳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蓋顯德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所刻從阿自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責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也

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咸陽民段義者劃地得璽以獻學士承旨蔡京言於朝曰此秦璽也遂以五月朔大朝會受之受寶之禮盼乎此矣 徽宗崇寧五年有獻玉印者方寸其文曰承天福延万億永無極大觀元年既得美玉良工遂㸃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二寶不用命工更刻而以九字為神寶之文合天子皇帝六寶為八寶以二

年正月元日受之政和七年復得美玉大將九寸乃作定命寶命蔡京撰十六字為文謂之九寶以八年正月元日受之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 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莊定陵乾興元年 仁宗即位更制之一王參知政事 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使參知政事傳言後從莊昭陵學士宋綬篆書 天聖元年為宜為天子傳驕不當改作而嫌聽也嘉祐八年六月 英宗又制焉獻參知政事 神宗 哲宗皆循此制哲宗郊祀宗廟門下書請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盖八寶也外餘寶十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其一則 徽宗元符三年所制也其一則 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 高宗渡江庶事草創遂紹興十六年再

郊始備八寶不復作矣大宗受命之寶者建隆開基所刻也史冊不載圖本中副留守部博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 大元帥於山東以為獻定命寶者宣和內禪龍德宮舊人不之知故弗取受命中興之寶者 高宗紹興元年所作也玉甚美視定命寶猶大半分金寶三皆建炎二年秋所作

総論應天至統天十四曆黃帝太初至周世宗三十六曆沿

自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堯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至於夏商周之世咸正律紀迄三代之末曆凡七變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而晦朔弦望滿虧多非是李武元封間乃命唐都

洛下閎之徒造八十一分曆名曰太初其法以律起曆晦朔弦望皆差至孝成時劉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以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迨後漢時曆復疏闊乃命日官造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始無差至孝靈時劉洪考古今曆法乃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之故復又作乾象曆方之前法轉為精密蓋漢四百年間曆凡四變自魏晉迄隨又十五變唐高祖革命始命傅仁鈞為戊寅元曆太宗又命李淳風為麟德甲子曆元宗以推日食不效又命一行為開元大衍曆肅宗又改至德曆代宗改寶應五紀曆德宗改建中正元曆憲宗改元和觀象曆穆宗改長慶宣明曆昭宗改景福





崇玄曆蓋唐三百年曆凡八變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然其法大抵皆本算績分上求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議者謂太初曆法疏為最密用考今之氣朔則已差數日矣其間有所長者如劉洪首著日行遲月行疾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虞喜始悟日行一歲之中有不而周天之數而歲差積久漸遲失度姜岌步月食之衝如日行之度遂正躔紀宋何承天考正日景知南至之端又用強弱率以配日法以求朔策之餘分乃合簡易之要北齊張子信以圖儀推天測知五星有入氣盈縮之差傅仁均以合朔定月之大小不過速三則日月之食常在朔望李淳

風謂前曆日分度分參差不齊立演紀法使一法以齊之一行立九服晷漏之術隨所在而求合焉徐昇創氣刻二差定日之分稍驗者而一家法後代述之者雖有損益漸加精密自五代之調元以及欽天而曆法始弊調元作於馬重績施於晉代其法不復推古上元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而不為氣首蓋傚曹士蔿小曆之舊失之矣欽天作於王朴施於周世宗時而朴睹於前人算曆之要求之不合遂於朔分之下橫立小分而謂之秒紛紛者謂前代諸曆朔餘未有秒者若朔餘可以用秒則可隨焉而加焉何待求日法以乘朔法也是時民間又有所謂万分曆者民間曆之士往往用之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命王處訥造應天曆處訥乃用一万二分為日法（蓋用万分增二）得強率二百有一得弱率九百八十二十六乘強率以九乘弱率併二者得五千三百七為朔策之餘分則強弱適中合簡易之要自然無秒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以應天曆置閏有差曆官吳昭素造曆賜名乾元朔餘太強施用未久朔望復差　真宗皇帝命史序造曆賜名儀天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命宋行古造曆賜名崇天及推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曆乃後天二刻遂命周琮更造新曆琮測景驗氣始知前曆氣常後天半日改而正之　英宗皇帝朝曆成賜名明天琮於朔望餘分特晚數刻欲合嘉祐八年十月望月食及推熙寧元年

正旦日食曆乃後天數刻欲與崇天合遂再用崇天須朔　神
宗皇帝命衛朴造曆賜名奉天沈括存中時提舉欽天監以謂
朴能正崇天之失而不知周琮正之在前矣　哲宗皇帝元祐
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乃在壬午遂改造新曆賜
名觀天　徽宗皇帝朝有司以觀天曆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
為丙子頒曆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造占天曆改十一
月朔丁丑而再頒曆已既而曆官言占天曆於私家不經考驗
不可施用乃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曆用崇天曆六十七刻半始
與天道相合曆成賜名紀元自大觀元年頒用以紀元推紹興
五年正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時常州布衣陳得一獨建言
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是日果如得一所定　高宗皇帝乃命
得一造曆祕書少監朱震子發監視曆成賜名統元自紹興六
年頒用凡十五年而後有司守之不專晴用紀元之法推步而
用統元之名頒曆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推丁亥十一月朔
為甲子欲刊刻間有武節郎裴伯壽者詣禮部及都省具陳統
元曆法推是朔當進作乙丑於是依統元曆法改而正之會進
士劉孝榮言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乞造新曆
孝榮自謂已有曆不半年而可修進伯壽獨以為凡造曆必先
立表測景驗氣然後作曆庶可精密不在於速成而判太史局
吳澤不逮造曆立表之法妄言銅表難成木表易壞蓋欲憲附

孝榮便衷造曆以錮一時之爵賞固執以難成而沮抑之也其
年九月乙卯遂命禮部侍郎周執羔提領改造新曆表卿
亦為立表驗氣之說經涉歲月由是不行孝榮乃仿萬分曆
作三萬分以為日法命之曰乾道曆上之且預定丁
亥歲四月朔日食一分如不驗甘俟朝典太史局亦謂當食二
分伯壽皆以為不然既而定之其日晴明而日不食孝榮又定
是歲八月望日月食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歲二月
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復滿係大內二更五點而伯壽以
為是月之食當既生光在正初一刻復滿在正三刻係大內二更二
點後伯壽所言皆驗孝榮始論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及考驗
孝榮所定月食光滿乃後天四刻單行可為侍御史因請取二
曆所定日月五星躔度其說異同者俟其可驗之時以渾象測
之察何曆為近而取其屢中者以定新曆十一月壬辰詔國子
司業權禮部侍郎程大昌秦之監察御史張敦實往太史局監
視考驗而紀元及孝榮二曆各有差者行可又乞自同秦之考
驗四年三月庚申詔之既而二人言以統元紀元及新曆對測
星度四事新曆全差者三稍差者一舊曆皆疎李仁甫時為禮
部郎官措置與行可同注測驗七事而新曆稍密者五疎者二
其四月癸丑先命太史局將舊曆參齒並行使五月庚辰遂詔
施用新曆仍以乾道為名時孝榮已為保章正同知算造安而

而仁甫復論曆久必差自當改作但近被旨監視適逢新曆太陰熒惑兩事之差恐將來所書差者必多矣蓋緣能者熟須討論精詳治新曆六月己丑詔諸路搜訪精通曆法之人具名申省未幾有福州阮興祖者言新曆七卷篇篇差謬唐志開元十二年測景於天下其安南測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劉孝榮新曆算在表北七寸其鐵勒測冬至午中晷長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劉孝榮新曆算晷長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其差謬類此同判太史局荊大聲不以白部擅補興祖為局生新曆之成也大聲與孝榮共為之至是乃言其法多差遂命大聲別演一法與孝榮比較二法各有疎謬曆算官蕭堯臣等乃自又演一法上之四月己丑遂命孝榮大聲伯壽各具五月以後至歲終月星躔度申御史臺令見測驗官占考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進士賈復者上曆法九議詔給五人衙官參館於臨安府學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言來年十二月紀元乾道曆係小盡則正月朔在癸未崇天統元曆係大盡則正月朔在甲申是為疑朔詔曆官詳指定而荊大聲者謂乾道曆定今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一刻今測驗得在午時五刻半以此推之明乙未年正月之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合作大盡從之淳熙三年三月己巳判局李繼宗等又撰新曆七卷進呈上謂輔臣曰自古以來曆未有不差者況近世此法不專士大夫無習之者求之草澤又難得其人新曆比舊所謂微差於此不須別命名可以淳熙曆為名五年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曆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己丑晦實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樞密院檢詳文字丘崈宗卿接伴調護久之虜人乃宣用正節日上壽蓋荊大聲實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也十二年九月辛卯承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自頒就簡苟且附會天道不合自修以來朔差者八年矣今歲九月望月食當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此驗之是非可決兼同臨安地形準之月出廟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而日官所推在卯初三刻係大內攢點九刻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暨視驗會臺色應驗而止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諫議大夫蔣繼周世脩奏民間有知星曆者乞特加試用仍選差提領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　上曰朝士知星曆者必少不必差官專領乃詔諸路有通曉天文曆算之人令所在州保明以聞八月丁丑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九月十七日實曆弊也太史乃注望於十六日之下徇私遷就以掩其過乞以今年八月望日太陰虧食及晦日月見東方二事定驗疎密詔曹子世修同視既而曆官劉孝榮所定月食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楊忠輔差三點乃罷遣之十四年四月癸酉國學生會稽石萬又請考正曆法之差且言去歲測驗太陰虧食之時蓋大內更點作疾作徐隨景去算以肆欺蔽因上所著五星再聚曆乞與日官比較詔後省看詳聞奏繼明等言淳熙曆

立法乖疏以假運既立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為日法
蓋竊取唐末崇元舊曆而婉其名耳皆未可用乞改造大曆詔
後省同禮部秘書省首詳六月辛未朔給事中王信誠之奏乞
令劉孝榮曾省繼明石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詳加測驗取其
無差者十二月丙子繼明萬新曆與淳熙曆差二朔萬等乞
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 上曰朔豈
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乃命禮部侍郎尤袤延之秘書丞宋伯
嘉之瑞監視十五年六月二日丁卯尤以疾告改命吏部侍郎
章森德茂同往是夜月光明盛十月二十九日壬戌晦延之往
視晨前月見東方十一月十七日庚午進呈周丞相言萬等以
為月體尚存一分則不應小盡 上曰十一月朔在申時所以
二十九日早尚存月體耳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節郎趙渙道
言新曆今歲冬至後天一辰詔禮部侍郎李巘獻之著作郎鄧
驛千里秘書丞王丈伯會校書郎王樹簡叔父同驗視紹興元
年八月庚戌遂命同判局劉孝榮改造新曆孝榮乞以吳澤荊
大聲同造二年正月甲寅特依詔以會元為名四年十二月甲
午朔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晷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
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蓋陳得一劉孝榮所造四曆
皆未嘗測晷止是寫擬分數所以後天乞將修內司所掌銅表
圭面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時朝廷多事未暇治曆而忠輔渙

則已為日官矣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而草澤言食
於夜驗視如草澤言有旨改作仍命秘書省正字馮履祠常參
官五年五月壬辰頒曆賜名統天今用之蓋自建隆之慶
元二百五十年之閒曆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千五變矣而
知曆者謂統天新曆尤為疏謬昔洛下閎太初曆亦自言八百
年當差一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圜已差一度矣李淳風亦曰一
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已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
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劉洪曆四十五年差一度過古
常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以前人曆術之精猶不免此況眩工
之草創者乎大抵唐宋以後律曆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
而星翁曆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近世蔡元定
李通號為知數而亦未嘗見於用予嘗論易之象曰澤中有火
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變也治而明之則非但因其已成而
無所事乎損益也故記其本末如此以俟能者攷焉

炎興以來勅局廢置

律令者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有之歷代相傳皆以律書為本
至周世宗始謂之刑統國初因之其刪修但屬大理寺逮天聖
編勅始有詳定編勅所別命官領之熙寧以後詔修一司勅令
則又以編修諸司勅式所為名元祐改熙豐之法則又以重修
勅令所為名自後迄政和不改政和元年冬始頒海行勅令

七月十日靖康元年又更修焉其秋議者乃乞用元豐嘉祐之間以
從新書之承九月十三日丙子其冬又詔禘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十月
十四日丁未建炎元年夏因滁州推官趙伯總有言復詔政和海行
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四月二十四日丁亥三年夏須赦書修復
仁宗故事遵用嘉祐條法四月八日己巳知刑部侍郎商守拙因之以嘉
祐政和二勅相照償典並行重條約並從省許之四年夏詔勅
令所將嘉祐政和條制對修成書大理卿周同詳定一司勅令
王衣乃乞召入言編勅利害仍以詳定重修勅令所為名令寺
官同共對修六月初一日丁丑後三月始命宰臣宗尹提舉重
修勅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其秋言者乞令省部官司吏人
將所省記條制攢類成冊聞奏八月朔辛未至紹興元年秋守等始
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及申明看詳等總七百六十卷上之八月
四日戊辰自是迄於三十年之秋勅局所修之書又一千八百六十
紹興三年九月朱勝非等上吏部勅令格式等一百八十
三卷冊〇六年九月張修等上祿秩辭書等一百刑卷〇八年
六月趙鼎等上諸班直諸軍轉員勅格十三卷又上親從親事
官轉員勅令格七卷〇十月秦檜等上祿秩勅令格三十二卷
又上三省令格二卷樞密院令格二卷六曹等監通閑令一卷
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右治獄令一卷以上目錄申明
共十二卷〇十年十月上在京通用令格式六十七卷〇十二
年十二月上六曹通用勅令格式十卷又上寺監審通用勅令
格式十卷軍務通用勅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監通用勅令格式
一十卷六曹寺監庫務通用勅令二卷寺監審稽通用勅令二
卷又申明四卷〇十三年十月上國子監勅令格式十四卷又
上太學勅令格式十四卷武學律學勅令格式各十卷小學勅
令格式二卷監學申明等八卷〇十七年十一月上常平免役
勅令格式申明等共五十四卷〇十九年六月上吏部措降并
別編共四百三十五卷〇二十一年六月上鹽法勅令格式續
降等百五十五卷又上茶法一百四卷〇二十三年十一月上
大宗正司勅令格式申明等八十七卷〇二十五年九月上紹
興寬恤詔令二百卷〇二十六年十二月万俟卨等上貢舉勅
令格式十通共四十五卷又上鍾三有青寺監內外諸司等法
四卷〇三十年八月陳康伯等上弘時吏部勅令格式申明等
共七十二卷又上刑名
疑難斷例二十一卷通海行法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奇論
者以為官吏猥多賞責太濫三十一年遂罷之檢尋月日未獲三十二
年夏有旨裒集上皇聖政吏部侍郎徐度乞復置勅令所從
之六月二十九日甲午乾道四年冬秘書少監兼權刑部侍郎汪大猷言
建炎後續旨凡二萬餘條前後殊不合刪修為書俾吏不得肆
詔可之十一月二十八日乙酉乃以重修勅令所為名六年冬又以詳定
一司勅令所為名十一月十九日乙未置提舉官以二屬宰相同提舉一
以屬執政詳定一從官為之刪定官五視幕職官減三之一吏
胥後減三之二自乾道以後新修之書又為三千一百二十五
卷
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條上特旨斷例七十卷〇六年
八月虞允文等上乾道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〇九年
二月梁克家等上三省樞密院勅令格式四增共一百四十卷
看討詳義五百卷〇淳熙二年十二月龔茂良等上吏部七司
法三百卷〇三年三月上吏部條法四十卷〇四年五月上淳
熙新編特旨斷例四百二十件〇十一月十一日李春錄等上
淳熙重脩勅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〇六年三月趙雄等上
一州一路酬賞法四增共二百一十三卷省詳六百三十八卷
〇七年五月上淳熙條法事類四百二十二卷〇十
一年五月本所上隆興以來賞刪詔令凡三百卷
而一路別
法已修者一千二百餘卷不復為故例刪定官多以選人為之
往往未嘗通練古今明習法律經歷州縣一切受成吏手書成
牴牾言論駁雜輒復更定間有至局自月未嘗筆削一字適遷

進書亦得改官者遂為窜執因緣親故之地失當時建局命官
之意矣淳熙十五年夏林黃中以兵部侍郎兼詳定官四月二十九日己
未未踰月即為上言古今之書有盡而生民之疾證無窮必
欲某里某人某方某證而立為準式比其用之則齟齬而不合
矣紹興所修一司勅令多歷年所不曾補降令之所修既已斷
絕亦無須降之期縱使須降而不免於煩擾重別申明則不若
無書之為愈也望將已修浙江福建湖南北路條法千二百卷
免行供進令六部各據所隸作條抄錄從本所用印以憑照用
其京西兩淮未了條法仍令日下刪修結絕期不急之官省無
用之費不為無補 上從之嚴勅令所限一月結局六月三日戊辰詔
興二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
定勅令局差詳定官一員刪修官三員四月十三日庚寅差官五月六日癸丑始立局
名 然未有所進也慶元二年春復置提舉同提舉仍以編修勅
令所為名二月六日丙辰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進便州郡
監司抄錄乾道五年十一月至慶元二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
得數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刪修為四百七十卷送
刑部詳審訖供納提舉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檢正都司審覆
為書總百七十二冊勅令格式及目錄各一百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卷看詳四百三十五卷 四
年九月丙申進呈自己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類之屬殆
不一名而篇帙浸繁矣

## 文鑑

文鑑者呂伯恭被旨所編也先是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
者近歲江鈿所編 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行時淳熙四年
十一月也其七日壬寅周益公以學士輪當內直召對清華閣
因奏陛下命臨江府開文海有請 上曰然益公曰此編去取
差謬殊無倫理今降旨刊刻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
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 上大以為然曰卿可理會益公
奏乞委館職 上曰待差一兩員後二日伯恭以秘書郎轉對
上遂令伯恭校正本府開雕其日中批也始趙丞相以西府奏
事 上問伯恭文采及為人何如趙公力薦之故有是命伯恭
言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乞一就
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五日庚戌許之
後數日又命知臨安府趙磻老并本府教官二員同伯恭校正
二十日乙卯磻老言臣府事繁委若往來秘書同共校正恐有
妨廢本職兼策府書籍無雜令教官攜出乞專令祖謙校正從
之於是伯恭盡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旁采傳
記他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卷既而伯恭再遷著
作郎兼禮部郎官五年十二月十四夜得中風病六年春正月
引疾求去十一日庚午詔予郡伯恭固辭後十三日癸未 上
對輔臣因令王季海樞使問伯恭所編文海次第伯恭乃以書

進二月四日壬辰　上又諭輔臣曰祖謙編類文海採摭精詳
可與除直祕閣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諭賜銀帛三百匹兩時方
嚴非有功不除職之令舍人陳騤進將駁之先以白趙丞相丞
相諭令毋繳駁騤不從七日乙未輔臣奏事　上諭曰謂祖謙
平日好名則有之今此編次文海採取精詳且如奏議之精有
益治道於是批旨曰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文海採取
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進不得已草制曰館閣
之職文史為先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採取精詳有益治道寵
直中祕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稱朝廷人
斯無議時益公為禮部尚書兼學士其月十八日丙午得旨授
文海序四月三日辛卯進呈乞賜名　上問以何為名益公乞
名皇朝文鑑　上曰善時序既成將刻板會有近臣密啓云
所載臣僚奏議有詆及　祖宗故事者不可示後乃命直院崔
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然迄不果刻也張南軒時在江
陵移書晦翁曰伯恭好敝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
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
承當編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今　孝宗實錄書甫
詳未知何人當筆其詞云初祖謙得旨校正　上意令校讎
差誤而已祖謙乃奏以為去取未當欲乞一就增損三省取旨
許之甫數日　上仍命磻老與臨安教官二員同校正刊　上
意猶如初也時祖謙已諭言皆當大去取其實欲自為一書非
復如　上命議者不以為可磻老及教官畏之不敢與其事故
辭不肯預而祖謙方自謂得計及書成前輩名人之文蒐括殆
盡有通經而不能文詞者亦以表奏廁其間以自釋黨同伐異
之功薦紳公論皆疾之及推恩除直祕閣中書舍人陳騤繳還
此再下騤雖奉命然頗詆薄之祖謙不敢辭也故祖謙之書
上不復降出云史臣所謂道經而不能文詞蓋指伊川也時從
曹方以道學為禁故詆伯恭如此而索東乃於伊川云然余謂
伯恭既死詞臣醜詆自當力辭贈名今受之非矣黃直卿亦以
余言為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五

八月二十三日寫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六

## 朝事一

### 臺諫給舍論曾龍事始末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左武大夫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武翼郎曾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 上為建王時內知客也其年十月劉汝一度除右諫議大夫汝一入對首論待二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舊寮宜召當有時蓋為二人言也後數月汝一遂上奏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乃窺闈宴昵色私宮嬪嬙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婷至引北人孫昭出入清禁為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下有闕文三月六日丁酉也是日凡兩奏七日以汝一進故事同論京房指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蓋不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凡數百言尤為切至九日庚子詔大淵除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事並填見闕日下供職蓋汝一第一劄子中有云毋使躐御干預樞筦故解大淵副都承旨也汝一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進之而陛下退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何施顏面尚為諫官乞賜貶斥奏入不報張真父震時為中書舍人繳其命至再十一日壬寅真父除敷文閣待制知紹興府真父力辭且言若苟惜爵祿以為榮而棄其名節之實在於公議所不容望改除一在外宮觀不許胡周伯沂時為殿中侍御史亦論二人市權招士穿屏遠之以防其漸奏入不出十三日甲辰給舍金彥行安節周子充必大再封還錄黃彥行時為給事中子充時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 大略言二人功過能否臣等初不詳知但見搢紳士民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則宜合罷而就閑論班次則皆遷矣陛下即位以來凡臺諫所彈奏雖丞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欲罷則罷欲貶則貶一付公論獨於二人乃至之遲疑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況二人未抵附惟恐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十八日己巳 上命二相陳魯公史魏公召給舍至都堂宣示御札大略謂安節等為人扇動議論鼓起久謂在 太上時小事不敢如此於是彥行子充皆退而待罪是日真父再奏引司馬公言不行不拜樞密副使故事辭縣詞又不許十五日丙午詔金安節周必大所請不允無罪可待而免相又遣堂掾以 上意諭子充若將謂傳者子充貽書言為今之計莫若使二人青出奉外祠以息公論然後必大自以私計為請求一宮觀 御以釋 聖上朋黨之疑下以息二人報復之怨此上策也若不決去此輩必謂主大夫可以威脅而人主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墻毒流華戎矣惟相公念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而審處焉十六日丁未除出二人繳章首言給舍未知功過臺諫止是防微罷劇

既聞已允公議尚爾何徹可特 奏內龍大淵已辭樞密都承
旨觌事自今在假候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觌仍舊帶御器械十
八日丁未張忠定自新除參知政事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以病自請也見丁而云張子公入對欲與曾龍決去就 上聞子所從聞子公云閒
之陸游 上云游反復小人已得罪行遣矣尚為公云且安言不實有罪而忠定家傳無此親作家傳時觀尚為使相其家未敢
書也是日彥行子充再上奏乞竄責以明邪憲不允子充入謝
上曰朕察卿緊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二十一日庚戌從
一改權工部侍郎以所言過當也附傳云不真父又力辭職名且遣
史丞相書云臺諫有言而不行給舍受責而請罷廢乃安受矣
職竊取要濫況趙之為郡近在肘腋他時為所陰中重累聖知
曷若保全使得善去二十五日甲寅 上批張震除職已有成
命累上辭免特從所請可與外祠從其本意汝一亦辭新命二
十六日乙卯除知建寧府是日詔大淵觌依舊知閤門事二相
召子充諭 上意云後省想亦無他子充曰前已反汗今復申
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者相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二十八日
戊午子充乃以母葬信州久欲請奉乞宮觀差遣詔依所乞主
管台州崇道觀而二人之命亦寢徹王文忠除侍御史周伯乃
求去五月十九日丙午罷為直顯謨閣奉祠八月五日癸亥安
節除兵部侍郎解給事中二十五日癸未大淵自左武大夫宣
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除知閤門事觌自武義大夫文州刺史

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除權知閤門事依舊兼幹辦皇城司書
行者中書舍人周材權給事中工部陳侍郎之淵也二年三
月十四日己亥內批劉度罷建寧府給舍黃通老中馬德駿疑
言度與郡職且二歲矣今放自放罷入奏側其故必謂其以諫
得罪又謂陛下不忘人之過如此望賜審度 上批劉度黨附
敢為欺罔尚除大藩 出於意未為允當可依已降放罷指揮
二十三日戊申詔通老德駿同班進對 上問卿等已書行罷
度文書否通老曰緣陛下批已書行矣 上曰甚善前日卿等
未知故未書行然卿等在後省切不可鉗望臺諫二人皆言臣
等各有本職不敢觀望通老奏度罷命雖已書行於臺諫之言
有未契聖心者若無他意更乞陛下包容以來善言德駿奏諫
官與臺官不同諫官拾遺補闕去就無名仰累聖德如今日罷
度在聖意固自有所謂然度當時言事不一恐外人未必盡察
望陛下與宮祠以絕士論之疑 上曰所已罷矣豈可復與宮
祠後十三日通老為尹正言穡所論罷禮部侍郎給事中四月六日
庚申又十三日德駿亦罷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為直
敷文閣知遂寧府四月十九日癸酉方大淵初用事時宰輔臺諫給舍
一辭以為當去故 上有朋黨之疑不三年 上察其姦欺諸
人相繼召用而大淵卒以斥死可謂明也已矣故當論大臣事
君患不能盡言苟能言之雖拂逆於當時必信用於異日雖無

聞於近效必有味於方來此類是也故詳志其始末以見隆興
主聖臣直之盛後有君子可以監觀焉
孝宗與曾龍本末 光宗與姜特立附
乾道二年春知閤門事龍大淵曾覿並補外以參知政事陳俊
卿奏其罪也二人始以潛邸恩進隆興初給舍周子充張真父
臺諫劉汝一龔實之皆以論列兩人去位張子公外台老執政
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撼乃力辭老病不拜周元特為侍御史論
列至十五章亦不報陸務觀文士也為密院編修官坐漏二人密
語被逐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斥及二人罷皆補縣自是
無敢言者及陳應求執政一日起居舍人洪景盧來見曰聞鄭



仲當除右史遽當遷西掖信乎應求曰不知也公何自得之景
盧以二人告明日應求至漏舍語葉魏二相及同列蔣子禮曰
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泄省中語而未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
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不以聞諸公皆以為然入奏事畢
應求獨進且以景盧語奏於 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
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
之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
為卿逐之應求歸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蓋
上之英斷無私如此漢唐所未見也二月四日癸丙昭慶軍承宣使龍大淵為江東副都總管建康府駐劄知州防禦使曾覿為淮西副都總管和州駐劄明日大淵改浙東路駐劄明州覿改福建路駐劄福州

初七日奉旨並令內殿朝辭景盧俄亦自右內史除兵宰而鄭仲一由樞掾
進都司遂侍講席以至侍從似亦有宿謙也明年夏大淵死六月
十二日致任覿時為福建副總管 上憐覿欲還之劉共父同知樞
密院事奏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
賓友接之乎使得以與聞政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光
聖德整飭紀綱也 上納其言為止不召既而覿官滿當代應
求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 上曰覿意似不欲
為此官應求曰外間籍籍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恩以
伸公議察官李平子劉少度聞其事共勸副端徐彥才論之疏
入不報舍人汪養源在省中揚言云詞頭下必繳時養源已引



疾求去乃除次對奉祠乾道五年七月乙丑覿之代歸也道過衢州守臣
劉甯之遠入謁以入城決不相見覿乃取道城外大學錄魏元
履聞覿且來亟上封事以諫又見應求切責之應求亦不堪乃
曰其告歸避為台州州學教授六年關覿時至龍山已久伺
候元履之去既後入國內為有 書坐奏黨異右史 自
福唐隨覿至行在遂以為起居郎居子酉日記云子酉時為兵部郎官除右史在七月丁卯
於是虞彬甫自蜀還朝為樞密使 上眷之厚彬父乃與應求
面奏覿不可留 上曰既留必累朕後旬日竟除覿浙東副總
管明州駐劄七月丁丑指揮又月餘 上復以墨詔進覿一官為觀察
使舍人胡長文繳進還詞頭以為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應求

亦特不可 上未聽應求曰不然亦須有名乃遣介汪仲嘉賀
金主正旦（邸報五年十月十六日曾覿朝見）北還進一官（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庚戌）而覓申
浙東之命又成閤門吏趨覿朝辭（邸報六年四月十三日曾覿朝辭）覿快快而
去明年夏應求罷知福州其十日覿以京祠召舍人趙溫叔留
黄見彬甫謀其可否彬甫曰此舍人職也溫叔卒行之（實錄六年十月）
（甲寅曾覿特進）明年春立皇太子覿又以伴議之勞轉還承宣使權舍
人黄仲秉引故事繳黄已移錄會溫叔使北還行之溫叔見
上自訴曰臣不行詞則懼譴行詞則懼清議 上諭以衆皆
轉行而覿猶否為有頗焉溫叔承命而出張南軒時為左司員
外郎兼侍講在殿廷語同列曰溫叔若入文字乞辭庶幾可回



若而奏決無可回之理既而果如其言右司韓彥古又以言間
之於是溫叔與南軒始有隙又明年夏覿亦姚令則賀虜主尊
號而歸遂除節度使以至保傅矣其除少保也周子充當直謝
者疑其不肯草制及制出有云八統馭民歛故在尊賢之上士
大夫頗惜之也又紹興初姜議得李留仲至為右揆適丞參尚
闕特立忽見仲至曰 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
尚書中擇一人執政二尚書聞先明日仲至奏之 上大怒遂
特立外祠而葉翥為劉渭仲所劾除職補外二事絶相類故併
誌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

八月二十五日録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七

## 朝事二

### 淳熙改元不用紹字

乾道癸巳歲冬至日 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為純熙既宣
制矣後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合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
熙字庶幾仰體 上取法祖宗之意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
宣府幕府勅制初下衆未有言者先人謂雍公曰以周頌考之時
純熙矣是用大介以武王克商事也宜於今日所當用宜奏以聞
雍公從之奏未達聞而朝廷已更之矣

### 壽皇命從官議擇監司郡守



淳熙初 孝宗嘗賜侍從官手詔曰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
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
二者當如何卿等可議定來上趙溫叔為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與同列上議請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其初
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庶幾
資格稍寬人法並用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
畀祿或處以祠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
之識擢以自助者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舉為堪充郡守者若
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舉為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
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

詳加察焉有闕則以除授否則置之從未盡善蓋於十得六七
矣或有請託營私仍望擬點前後弊端條令嚴爲之法詔令侍
從臺諫兩省宜於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各五
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具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
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候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
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初進呈 上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
干求請託卽長奔競之風趙雄等奏天下法未有無弊雖三
代良法久亦不免於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
由知之 上曰若令雜舉則可舉論薦允府並近公況又經中
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豈以見朕於人才精加選擇如此非苟然
也遂降是命三年四月戊寅降旨雄以溫州爲侍從以至執政前後六年
亦卒不能行其言云

史文惠以直諫去位

隆興初龍大淵除樞密都承旨劉以一多諫長累疏論其濫禁
中語 上不樂改一以此罷諫議大夫又罷工部侍郎又罷建
寧府又罷祠而史浩相適以動張栻公和鄰之議不同力請免
相然當時之論以爲避大淵權勢而去也故王允論總光諫長
爲 上言史浩以劉大淵避權引去大淵之勢還畢益史公爲
相僅百餘日耳以一之罷逮寧也會自內批出給舍黃通老與
憲駿封還錄黃 上大怒再批劉俊黨附朋四可依已降放罷

指揮施行時三年春也後二十餘日論者以坐繳駁佐吉等賜
田指揮放罷自是史公不出者凡十二年及淳熙再相適樞密
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
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城中騷動號呼滿道被捕者多斷指以
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棄兵肆史公聞之即乘奏繹所捕者執
軍民之譁噪者送詔獄 上問有司曰不任招除奉國軍節度
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爲之叙偏承旨而所部於斷指搬殿前
司公事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乙卯也欲加上有司措揮法施行
時十一月七日丙寅也史公見 上曰獄未得其平當原其情
而別其輕重 上曰如之何則可史公曰諸軍捕人奪錢以至
於鬪則始罪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從事若市人陸慶童特與
之抗鬪耳可同罪乎且民有常刑可律以軍法乎必不得已流
之可也 上大怒不可史公曰陛下惟欖軍人忿欲故欲一其
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其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
人語 上愈怒曰然則比朕於秦二世也執政皆失色流汗史
公復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豈惟
秦時爲然 上拂袖而入趙雄時爲參知政事退奏疏曰招
軍一事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辦
也臣不勝心悅誠服之至然竊聞聖諭推軍人之罪重者明正
典刑固當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爲重乎若以拖捕爲重則彼曰

本為國家招軍也必將有謀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
財縱火焚薪又淫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者肆之市朝則以勸撫
得罪誰敢不服至於百姓之淩軍人者亦不可不兼行為政不
可偏適聞聖諭詳矣奏入　上甚悅乃詔陸慶童本非被掩捕
入輒用柴棒助謝大三毆打軍人有數百姓陸慶童與軍人表
忠楊忠並令大理寺依軍法施行其餘作鬧軍人令殿前司斟
酌輕重從軍制施行其禁百姓亦日下跡次謝大三令臨安府
從杖罪斷遣王友直再除貴州刺史使信州居住先是史公以
疾病乞免且面薦溫州自代　上別留之時六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史公復請俟過會慶節去是日十九日上留溫州面諭之
已呼溫州為丞相矣下有比陸慶童斷首下乃上章稱疾求罷入
日丁卯以後洋街趙樞密故第賜史公是日神勇軍統制官孫
安祖策選鋒權統制官王淵馬軍統領官常兩以下至正副準
備將三十一人並停降罷有差而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磻
老以失於彈壓又不能收捕首先聚眾作鬧之人亦放罷後三
日送筠州居住史公既相入不肯視印溫州攝執政王季海給
事魏入其闕見之史公從踐不肯居　位溫州乃入奏之遣中
使到堂宣諭史公視事史公堅求去十五日甲戌拜少傅節度
使須以京祠兼侍讀後三日溫州乃越次拜右相云
　葉正則論林黃中襲為道學之目以廢正人

淳熙十五年六月丙子三省進呈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
降指揮朱熹除本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
只欲面對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聽印
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聽緣長貳聽不合管郎官職
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稱詣
寧執度謙即兼曠入部供職良不生難兼官司印記難以存撤
在外處有去失其朱熹堅執不從厚而自知不能奉屬致其榛
塞拒違君命實為悔慢所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令四司人吏
抱守終夕至于達旦於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
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
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
首所宜禁絕也蓋熹既素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
其作偽有不可掩者陛下愛惜名器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
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與　正並
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
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陛下新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
部在臣合有統攝之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先是朱文公
既除兵部郎官以腳疾發動申尚書省乞假候痊安日供職林
有是劾及進呈　上謂其過當而大臣畏林之強莫敢深論太
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大略以為考覈之辭始於未驗無

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
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
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
大夫有稍務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吳棄事
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
為侍從就其寡流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平信於下而便襲
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
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
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
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茲于是胡侍郎晉臣乃

劾林栗之林為人清介而性褊忌乾道中為太常少卿六年正
月五日以北使來賀正旦當宴紫宸殿會右相陳正獻公出從
兄為浮屠者死前一日訃至陳公以狀申尚書省乞依條式假
又入劄子乞免赴大宴御筆批依所乞右相虞雍公為陳公言
先太師之喪尊兄既以浮屠氏之教給服矣今反為之敘文欲
廢朝廷大朝會之禮其可乎若情有所不免只可於私家易服
致祭不作歌樂少間不免奏取聖裁為准甚畢虞公具奏上
乃諭陳公令赴宴而林與陳公有隙不以為是宴罷之夕遂以
書責陳公失禮陳公即引疾在告上奏待罪虞公亦上奏劾林
詭正名之明責典刑以為不請者之戒乃除直寶文閣知湖

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八

八月二十六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六

朝事三

開禧去凶和戎日記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甲戌，御筆：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
但輕信妄為，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
以首謀為言，不令遠竄，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
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先是，虜人既有傳送首謀用兵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
外大懼。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
議甚祕，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參政象祖、李參政璧。

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一百守其府。時錢
參政欲奏審，史侍郎俟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漏泄，當即此，
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呵以之，其從者皆散。護
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兵三十四人擁侂胄以出，中
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
殛殺之。參執至漏舍，會震報侂胄已押出，錢參政探懷中出堂帖
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
以竄殛侂胄事條報與揭。又令殿前司遣素隊五百人赴省前
彈壓。上欲擢史侍郎樞密同簽，乃命錢參政兼知樞密院事，

李參政同知樞密院事。是日，禮部衛尚書涇除御史中丞，吏部
雷侍郎孝友給事中，王著作居安左司諫，時召章貢良
倪鑑兵部侍郎。四日丙子，侂胄府亦戮，乃強就戮，侍未文進
是收自強并黨同[illegible]五日丁丑，三省以泄用論
黨二寶臣三劉昌句[illegible]上言既司三將右准五官觀
鈞百兩王本侍[illegible]錢二十千[illegible]罷
再逐福州[illegible]日[illegible]侂胄[illegible]知州
德[illegible]安置[illegible]
韋行[illegible]中丞[illegible]侂胄[illegible]
英德府安置。自强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

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自强送韶州安置；行王司諫
章疏也。七日己卯，史侍郎除禮部尚書，中丞、給事又論師旦當
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監其刑。是日，臨安府申侂胄已行
身故，詔本府收殮於其家之墳。九日辛巳，郎同知
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十五
日丁亥，李參政罷，初命除觀文殿學士，後二日復降兩官，送撫州居
住，行殿中侍御史章疏也。是日，衛中丞除簽書樞密院事。十六
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月二日乙巳，錢參政為江淮制
置大使。十日癸丑，金人陷隋州。二十日辛丙，錢參政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二十一日壬戌，衛簽樞、雷給事並參知政事，新除吏

部林尚書大中簽書樞密院事二十二日甲子楊大穀洪小隊
使相賜玉帶二十三日乙丑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嘉定元
年正月十二日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北行
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十五日乙酉詔侍從兩省臺諫集
議先七日臺諫已有請詔答行重施行後四日再請御筆以和
議輕從答之十六日丙戌學諫三請御筆侍三省樞密院詳議
將上二十二日壬辰史同知遷知樞密院事三月四日癸酉歲
事歟手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例第一人則以前論用兵
也十九日戊子復秦檜官爵贈諡二十日己丑王柟自虜所使
還行在二十一日庚寅詔侍從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
聞奏蓋柟與虜前議以函首易淮陜侵地故也於是議者皆言
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二十二日辛
卯有旨依奏二十三日壬辰降黃榜下臨安府兩淮荊襄四川
曉諭二十四日癸巳牽執政日諭諸路安撫制置等以函首事
二十六日乙未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
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二十八日丁酉通謝使許奕朝辭
四月十八日丁巳自強責祠過門下侍給事思不書黃十九日
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六月二日
庚午金人歸大散關三日辛未歸隋茶關又歸濠州五日癸酉
陳自強卒於廣州詔許歸葬七日乙亥衛泾政罷行御史中丞

章疏也十六日甲申林簽院亮於位二十四日辛卯史知院兼
參知政事七月十六日癸丑江淮大使丘崈改除同知樞密院
事十七日甲寅通謝使回入國門八月四日辛未丘同知薨于
江陰之里第十四日辛巳禮部婁尚書機除同知樞密院事吏
部樓尚書鑰除簽書樞密院事九月二日己亥金國諭成使完
顏侃等入見二十二日己未詔以和議既成諭天下十月十日
丙子錢元相遷五官為特進左丞相史知院拜右丞相雷參政
遷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婁同知遷參知政事樓簽樞遷同
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午史右相以母喪免二十七
日己亥用皇太子請賜第行在十二月丙寅錢左相罷觀文
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章疏也只誅侂胄和戎二事所
關甚大而廟謨權斷四方不得知今姑譜其崖日

侂胄首得入偽以後中書諭史丞相侂胄之首于本國

詔議為忠獻後以祀祖義具以和之罪側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八

八月二十七日寫

[illegibl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九

時事一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史文惠初為學官以論儲副受知　高皇遂諭大臣令除館職且曰此乃第一人才也後四日又除二王府教授及　阜陵封建王文惠為王草乞護冊視師奏疏語在　阜陵潛邸事中高宗聞知其奏出於史公語大臣曰此真王府官矣未幾阜陵受禪文惠自宗正少卿不半年而拜相蓋本朝所未有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史文惠自宗正少卿再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為相相四閱月而罷洪文惠自太常少卿九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相相三閱月而罷魏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又九閱月而相相未一年而罷惟史公以師傅之舊去十四年而再相相八閱月而罷洪魏二公皆一補郡而退景伯閑居鄱陽凡十六年南夫閑居四明凡十二年不復再出矣

張虞二丞相賜謚本末

阜陵初受禪首任張魏公以經略中原禮貌之隆群臣莫及嘗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親書其生辰而祀之禁中每有所疑必先詢　示不敢面詰其尊禮如此及符離師潰　上眷稍衰免相而歸薨於餘干郵舍無加贈謚不許四年公之門入陳應求入相明年春二月乃白贈公太師賜謚初議忠正既而以不可為稱乃謚忠獻焉其虞雍公入相始以恢復自任　上厚眷之獨相且二年乃乞撫西師為入關之計　上親作詩送之恩禮尤盛虞公抵漢中未踰年而薨　上以虞雍師期而不應甚銜之凡宣撫使飾終之典一切不用後四年門人趙溫叔入相數奏　上言虞某有志恢復不幸死不及事嘗為臣言吾老矣功名當以相付卞其能之會　上幸白石閱事溫叔因奏昨日大閱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上曰前此虞相行揀汰之法今乃見成效只如采石一事亦向者紀明所見四月溫叔因奏事從容言允文亮已久未有以易其名者惟陛下哀矜之　上深思良久曰丞相雖允文所薦後來皆能自擢用溫叔曰臣東蜀一布衣未十年而待罪宰相非陛下親擢安得至此雖不課允文臣何由見陛下　上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今欲如何可復以進溫叔退而擬入曰虞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存相位實著勳勞可特贈太師賜謚忠肅　上以筆抹去久在相位實著勳勞八字又改云虞允文績於采石有勞矣嘗經錄弁易太師為太傅行下　上嘗謂大臣朝廷降指揮如士人作文須字字煅煉乃可故前後批降多經筆削云

趙溫叔探贖虜情

乾道庚寅歲冬十月金國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兵部尚書耶律

子翁來賀會慶節起居舍人趙雄假翰林學士充館伴使丁卯
引見此辰上壽庚午賜宴癸酉入辭乙亥發行在溫州與子翁
並馬自驛中同行子翁望見山云好一帶山溫州云聞燕京萬
歲山極佳不減南京否即東京子翁云與南京一般溫州云萬歲
山乃天生基址或但人力所致耶子翁云皆人作也溫叔云聞
燕京宮苑壯麗子翁云極壯麗溫州云周回不數里子翁云只
宮室自有二十餘里見在又時亦嘗修造溫州云恐費子翁云
內翰異時來奉使可以縱觀溫州云甚願再相見又云北邊此
時想極寒子翁云寒甚不可忍溫州云此時正宜畋獵子翁云
北邊此時正是畋獵時節溫州云大金皇帝亦嘗出獵否子翁
云一年須兩三度出獵溫州云一度出獵用得幾日子翁云往
往亦須的日或二十日一月不定溫州云頃聞北邊多名馬獵
狗子翁云此間有否溫州云此有然亦難得極好者子翁云北
邊亦自難得好者好者只是禁中有之溫州又云大金皇帝有
幾個皇子子翁云數多有七個溫州云聞說越王甚英武子翁
云煞勇猛可畏溫州云趙王是長否子翁云是是子翁又云昨
日押筵鄭樞密是簽書樞密院否溫州云是也子翁云此間樞
密使至簽書樞密院是文官抑須是武官溫州云舊制文武通
除子翁云本朝則專用武臣溫州云大金宰相今何姓子翁云
兩人皆姓黑石烈溫州云又有尚書令者行宰相事否子翁云
在宰相之上溫州云今大金尚書令何姓子翁云姓李溫州云
聞是貴戚子翁云是外戚溫州云今年幾何子翁云年六十餘
溫州云黑石烈宰相年幾何子翁云年甚少一箇五十餘一箇
四十餘子翁又云內翰曾鄉只在此間否溫州云在川中子翁
云煞遠溫州云亦不過數千里子翁云從襄陽路來否溫州云
是也子翁云川中聞說民間煞富溫州云有富者有貧者溫州
云尚書仙鄉子翁云在北京舊日大寧所謂中京者溫州云去
燕京遠近子翁云二千餘里直指北邊溫州云去黃龍府遠近
云甚近纔五七百里溫州云見說大金皇帝每歲避暑常冰幸
處中雲中是何處子翁云是西京溫州云西京北京宮苑亦皆
壯麗否子翁云皆不減南京見今諸處亦不住修蓋本朝法嚴
修蓋濫製有司得重罪舊例館客者寒暄之外勞問而已至溫
州始探時審情以奏 上甚善之

傅安道不見曾覿

傅自得安道忠肅公察之子也以父死事得官當應宏博科已
上復下紹興末年秦丞相死凡告訐者皆抵罪而安道為仇人
所攻坐嘗體究趙表之事除名融州安置 孝宗立陳文恭正
獻二公連辯其枉入為尚書郎乾道九年春除直祕閣福建路
轉運副使安道善吏事工文章而性復高簡其任於閩中也曾
覿為副總管內交甚至安道時其亡也而往報之及為郎而覿

以節鉞奉內祠要道不見也將使閤部會其部之當為召歸要
道注謂之延諸使宰制韶及從官數人先在焉時方置酒要道
引一危辭殖庭而退於是學士承旨王日嚴亦以入直辭諸人
皆有赧色觀大不樂淳熙初　上記其才召使守臨安既而中
止伯壽伯成其子也

孝宗趣虞丞相出師峽復

虞丞相再為宣威　上用李伯和故事作正衛劍廟庭酒賜之
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始期以某日會於河南
既而　上密詔趣師虞公言軍需未備　上浸不樂又明年
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亟以所付分委而虞公薨數日矣其家
官湯朝美告虞公之子公亮欲啟之其子不敢進也莫知何所
言也公亮字祖予以父任為奉議郎直秘閣終身不出仕

孝宗獎鄭自明鯁直

淳熙初　上用湯朝美之謀詔宰執侍從補外非有功不除職
名三年夏朝美既斥鄭自明以學官轉對論宰執侍從不當出
功　上曰朕但欲激令謀事功耳自明曰近臣以論思納諫為
職安得有功可論　上曰亦豈無可見者自明曰若爾臣恐自
此生事歟四結托之人却會得陛下職名　上默然三月十五日癸酉自
朝美之說行近臣無敢請外者其後竟不能行但於除職時批
旨略敘其勞能如陛改舉詞之類淳熙末年去之自明名鑑三
山人早有聲二年秋舍選高第陳應求以其女妻之解褐為國
子正明年入對　上謂大臣曰鑑議論甚切直觀其所言加出
於肝膽非矯偽為之者曰省鑑劄子頗思魏扶之鄉等如鑑為
人如何大臣因將順　上旨　上曰且與召試館職及對策其
間言比有任宮觀人輒入國門未嘗朝見徑得州而去者有犯
贓人初須宮即得帥幕者　上覽之以語輔臣遂有鐫罷　上
因問鑑議論甚切直當除何官龔實之曰故事學官召試多除
正字　上曰鑑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抵剴切不易得朕喜其
盡言更不須問今可除校書郎尋其盡言其年七月也四年春
遷著作佐郎五年春兼國史院編脩官其夏遷著作郎秋出知
台州自明在班行號敢言然竟以是不能久居中而出及除天
台未上偶散步於所居之門忽仆不作遽斃而死士大夫甚傷
悼之

晦菴先生非素隱

晦菴先生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紹興己卯之秋
高宗聞其賢已有命召盧陳魯公初執政引之也時同召者
四人韓元吉尚書為建安宰得旨候終更乃入而先生與徐彭
立呂仁甫皆當即赴何司諫溥乃言徐呂皆部使者宜令所在
意實欲以見沮先生因援三人例乞候嶽祠滿日赴行在會劉
忠肅新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書省正字先生以詩寄之曰

先生去上嘗問老新教勇角詮(忠甫當福瑩 中書台人)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曰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時三十年五月矣五峯胡先生初未識先生聞之知其詩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洗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五峯又語其學者南軒張先生曰觀此章知其能有進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為是詩以箴警之然先生則未之見也 孝宗復召一辭而至先生之欲得君以行其道意可見矣及對垂拱殿首論講學復讎二事又論諫諍之塗尚壅佞倖之勢方張民力已竭國用未節是時湯丞相方大唱和戎深不樂之除武學博士待次癸未秋也乾道元年促就次既至而洪丞相力主和議與所論不合復請祠而歸丁亥之冬陳魏公行丞相事劉忠肅在樞府力奏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魏公獨相促就職者三辭行意而閑魏元履以論曾覿事去國先生遂以未與丁內艱六年冬胡忠簡在經筵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先生終不起七年冬虞雍公當國復召先生以素論不同力辭者四九年春梁鄭公獨相復申前命先生又辭鄭公進呈因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旌錄執政俱稱之或奏曰熹學問該博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以時曾欽道私政事那斜多樞長沈 得之鄭仲一命樞密知是音何人也) 上曰士大夫讀書當通曉世務然甘安貧樂道恬退可嘉可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其年五月也先生又四辭淳熙元年六月而後受二年夏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 上諭欲擢用廉退以勵風俗莊敏以先生名進 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除祕書郎其年六月戊申也先生復再辭且遺莊敏手書其言專及一時權倖表達而羣小已先與聞譁然交構內批付莊敏以厭名之士恐壞朝廷翌日莊敏論奏再三 上默然由是先生遂不拜命五年春史魏公復相首務進賢以先生屢召不起必欲起之始謀除中都官趙雄公時為參知政事為史公言不若姑以外郡處之俟之出於至誠彼自無詞然其出必多言姑要以待之可也乃除知南康軍見次史公必欲先生之出又降旨不許辭免便道之官俟終更入奏事仍命南康趣遣從吏史公既勉先生以君臣之義又俾館呂伯恭作書勸之先生再辭不許乃上是時年四十有九矣七年夏先生應詔上封事 上未察甚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趙丞相雄辯救解 上從之始 上素疾虛名之士惡言清濁流本非為先生也而小人因是為讒 上每與大臣言之輒動容變色丞相因從容言於 上曰欺世盜名陛下惡之是也雖然上疾之愈甚則下襲之愈衆以天子之貴而切切焉反與之角若惟恐不勝者無乃適所以高之乎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露矣僞自弊虛名敗矣何必仰勞聖慮若擯而不用則徒

令以不遇藉口耳　上以爲然八年夏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待四年闕趙丞相之口雖能回人主多山頼也未行以捄荒功例再加直秘閣浙東大饑移使浙東辭職名不許請奏事許之十月庚午對延和殿復論近習權勢日重致陛下德業日壞紀綱日隳言極苦切　上不以爲忤也會先生劾台守不法王丞相庇之章十上始罷去而陞先生江西提刑又易江東又例以救荒功陞直徽猷閣江西乃境台州之闕江東則境基在焉時九年秋矣先生連引嫌求免未報吏部尚書鄭丙與台守善首以道學詆先生監察御史陳賈因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僞願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阿附時宰意專指先生也先有旨以先生累乞奉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時十年春矣十四年復除江西提刑待次先生辭不許十五年夏王丞相罷周益公獨相趣先生入奏事先生見　上力陳天理人欲之辨因論便嬖側媚之徒深被腹心之寄柔邪庸繆之輩久竊廟廊之權皆天理未純人欲未盡之故　上忻納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淸要不復勞卿州縣時六月壬申也翌日癸酉除兵部郎官先生方以足疾辭而省吏以即至先生不受適本部林侍郎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憾甚從是因劾先生欺慢且言先生竊程張之緖餘爲浮誕之宗主謂之道學治世所當禁絕之賜傳說先生

聞之亦丐免而手疏呈　上曰林栗似過當　益公曰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亦見其跛曳乃令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仍令吏部將改官後不當罷者日下一併給還時疏大禮說數十日　上欲先生還朝卽以補其子也博士葉正則閩之首上疏與林辨胡文請時爲侍御史因論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實而指與世爲學之最人之所惡聞者乃出林知泉州其年七月己未也先生亦再辭新命八月甲午朔詔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俄再召入再辭十五年十二月壬午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益　上禪意已決欲留以遺嗣君也先生未聞命時已上封事言輔翼太子與任大臣振擧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而首之以天下之大本在人主之心蓋自　上躬以至於儲嗣宰輔守令將帥宦官宮妾凡所當言無不備盡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　孝宗嘗不悅也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除秘閣修撰復奉祠先生再辭職名　光宗登許除知漳州亦再辭而後受期年以子喪求去復除修撰奉祠未數月除湖南轉運副使三年除知靖江府皆不赴四年趙忠定在樞府復除知潭州再辭不許五年春始之鎭　上即位之翌日以其官召舉除煥章閣侍制侍講又三辭不許則乞以修撰充說書　上親劄不許然其在講筵亦纔五十日也既罷之二日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辭至再仍舊職提

與南京鴻慶宮先生以蘇議不合乞還待制告再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無廟議初不相關又以禮議山陵乞免帶舊職者一詔答以無罪可待從又乞致仕者再詔答以辭辭謝書非從滷賢之意皆不許最後言昨者職名止是暫奉權帶以為入侍之階申省之詞極為詳備今已羅請者不當復帶侍從職名朝廷不能奪許免待制仍舊秘閣修撰宮觀慶元元年十二月丙子中書舍人尚壽行詞有大深如尉小深如傳等語既而先生又申乞討論疏封錫賜封贈恩補磨勘轉官等事併行改正監察御史張祖述劾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二年十二月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引年告老許之六年三

嵩元　二

月甲子先生歿於考壽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嘉定元年賜謚曰文從又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歿十餘年行狀未有屬筆者若其嘉言善行則海隅日出入士蓋已戶知之今特取史官所書諸家所記難進易退之大節會萃於此後有學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焉

孫嵩老撰允南悟退

孫松壽字嵩老鄞縣人力學發紹興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方廉潔不求人知環堵蕭然衣食僅給澹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術嘗守漢嘉甚有惠愛淳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嵩老時年六十六即引疾乞致仕朝廷不許嵩老與江原趙漢廣允南善允南嘗知青神縣竟大長者莫有能名乾道九年除知雅州侯尹乃門即日挂冠不起時年纔五十六也范致能入蜀引　上皇慶壽赦並薦於朝有旨趣行在允南仍落致仕二人固辭不起蜀人高之何晰隨夫所為賢哲哉二大夫詩者是也乾道淳熙時在樞府因為　上言嵩老之賢四年五月詔特轉一官賜三品服依舊宮觀嵩老復告老許之允南嘗與雍子直入蜀復奏嵩老掛冠勇退聲二十年內行素篤終始不渝乞賜褒表以厲風俗詔除直秘閣紹興二年二月庚寅也嵩老素清約晚而強壯然亦喜佛群氏游日拜佛以百數未嘗少倦年九十餘乃卒蜀人稱為牧齋先生李侯仲信其子壻也

嵩元　三

史文惠薦士五十

史文惠自經筵得告歸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並令赴都堂審察與內外陞擢差遣皆一時選也所薦乃薛象先新寧國府教授 陳益之新無為軍教授 石應之新靖安主簿 陸子靜新紹興司戶 楊敬仲鄞縣 葉正則新推官 袁和叔新江陰尉 趙靜之州學通判 張子智前推教授後皆擢用之其不至通顯者三人而已

趙善譽案州承采

蜀中僅遂二郡例以執政侍從要官為守由是裡節與部使者鈞敵淳熙末徐察院詡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守遂寧詡清城

人號徐鐵面賤揚雖久乃之廉聲部使者以其常為御史擢之
會趙善譽自大理寺丞出為小漕初入境過遂寧徐携具出城
迎勞典謁吏白當下馬善譽不從抑使循郡如列郡之禮徐大
慚沮郡人聞之爭投牒訟其過趙劾請朝王丞相與徐厚抵其
章趙聞之復以章徑聞且叙前章不達之故　上問大臣奏稱
曰善譽年少察州風采方振謂老成前輩不能曲意奉承是以
有此臣等方議所以處之未敢遽奏非有他也　上曰然則當
奈何季海曰監司舉按故當少避之欲移調南方一郡　上曰
善遂移知泉州温陵大藩与浦城接壤留守甲於南東實准之
也注儉朱晦菴在浙東劾台守唐仲友與正章數上王相即從
與正注而提刑正與此類
　丁未成都火
淳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八千家府有棋盤市俗言
孔明入陣營也居民櫛比一燎無遺時趙子直為帥守盡出公
錢賞民而千其賞者未數日自錦江而北縄引棊布巷陌一新
洞達疏明無復向來之舊矣火之始作也子直奏所燒千八百
家時章德茂為吏部侍郎言於　上曰蜀人有以書抵朝士者
云火作自某所至某處延燒幾万家災亦甚矣事出不測於政
何傷忠實如汝愚不盡數以聞何也　上乃命子直將的實被
火人戶數目賑濟錢米聞奏以聞先是府城之東有千金堰溉
民田十七万畝編竹籠石歲事修築役十一万六千餘夫率用
民錢二万三千緡有奇米三千斛王人李良仲時知叙州論其
勞費欲易以石子直以為然乃議官出錢千万緡米三万石以
給其役而俾民分五歲輸之或謂作隄捍水決潰隄則千万
緡皆為虚費矣前人之智非不及此也子直執為之會　上以
旱故避殿減膳命侍從臺諫兩省御監郎官館職陳闕政十日具
封而萬元亨為司農少卿應詔上言成都之火於守臣何害聞
帥乃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己之規摸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
作為者可得而情其當以學化善惡大明則無所措矣雖陳奏
事次　上出文字一紙示之乃錄元亨封事中所云也　上又
曰章森說成都火災甚大又云事出偶爾於政何傷凡文字意
要相應不當如此乃命子直審度經久利便及具因依費用錢
物聞奏於是詔下十日矣後五日陳千榮大諫入對備論二事
以為汝愚所奏與臣僚所論延燒數目大段不侔汝愚於先後
之必不敢自為異同假使巧為之辭以塞詔旨則又重有欺罔
之罪而況撤堰築隄之役既出汝愚亦必妄以興利為言孰肯
究思後害以自阻其說也二者使其自行聞具去論不敢以為
然望詔本路監司從實體究以聞被火之家則必取見的實築
隄之後則必指陳利害盡忠體國毋得猶情庶幾遠方事無
所壅蔽子榮素不樂善類者故因事攻之　上方眷子直然重

遠子榮翌日有旨令本路監司同趙汝愚從實開具聞奏（十月二十一日辛酉）是時吳卿總為小漕吳卿宗旦提點刑獄吳趙與余皆世舊也他日予偶過吳卿所治室以奏藁聞之吳卿曰火事未免為之回互第云所燔主戶近二千而僦居之家則以万計易掩為隱乃李宗丞建議劉秘書從而和之決不可耳（[illegible]）予直聞之殊不懌奏上會子榮以憂去（是年九月）事遂已子直固力求去　上自遽遣封還奏牘批其尾云遺火脩換事朕已察其浮言卿宜安職以寬顧憂時張德象守漢嘉為政苛急宜之與之姻連會德象除轉運判官子直奏其罪坐黜免宜之以不被刺并罷（十五年十月十日）及子直得政元年年六十餘即告老遂守本官致仕未幾子直得罪宜之自離郡得召為右史再遷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自祠官中起為監察御史累遷吏部尚書元寺以何自然之言起為江東副漕呂深為工部侍郎嘉自有淺部以來未嘗有此次也子直在蜀中有威風知大體然喜事貴直近見榮與之作子直行狀其言火事甚壯語失寔故備著本末俾後有考云　與之行狀云兩司迫於臺臣風旨將掩覆隣視之近如公奏蓋二司回互云亦非其實也行狀又云　上曰近議沙坑火半日僅焚二百餘家僞承郁焚万餘戶非三四晝夜不可此必王湼所為蓋汝愚近嘗言其受吿馬事也以史考之此年六月二十日寶蓮山火非沐沙坑又且條之言有云延燒雖未得實數姑無慮五七百家則郡城之火亦不止二百家矣況所謂延燒万家乃章德茂封事德茂漢州人宜得其實何待王與澤之言也私家文字難據大抵如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九

九月二日[illegibl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

時事二

趙子直與宗卿楊嗣勛不欲吳氏世襲

虞丞相既歿朝廷復命吳挺為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利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熙五年夏挺卒於軍於是楊嗣勛總以目睹先事白朝廷之擇重臣鎮蜀乃以丘宗卿為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其軍五六万人幾無所統乃見大臣篤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受甫少逸為利漕宗卿欲重其事乃乞令嗣勛往興州攝帥 上許焉以謂勛臣出使非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默首移文嗣勛亟使其意即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遂領安撫使未幾以印送少逸既權人以為得體先是吳氏事密聞以舉從橫皆繼而不問少逸至未久遂捕其亡者悉誅之蜀人皆服挺之死也 光宗已屬疾不之信趙子直在樞筦用丘楊之謀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利帥東西分合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為宣撫副使時吳武順璘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恭毅浩在漢陰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利州為東西兩路東路治興元西路治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遂制其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併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使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廷以其遠制西路軍馬為不便乃權合東西為一路以吳為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亮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為興州統帥李判承守興州會湯朝美之命利州東西及金房新復諸州七路各置文武二帥外不分方申明聞而朝美罷憲五年復分利為兩路以挺帥兩路兼知興州紹熙五年夏挺卒張詔代之復合為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湯興之帝憲侍郎為帥議指其禮詔知之即暫已辭免兼都不須入蜀遂抗禮分權而大卿趙子直與宗卿與謀本以削吳興之勢而論者亦以為閫外四郡既屬興元故司不能全統急恐失事機會詔置閫出境而知西和州王寧明慰撫禁之趙省政德老為制帥奏薦李明慶元二年秋復分東西兩路六年秋郭杲代為帥嘉泰四年秋吳曦繼之開禧北伐又以曦兼四川宣撫專兵比曦之反凡所出號令皆以宣撫司號令行之由是西蜀一切章表無敢異者故知子直宗卿削吳興之權其慮甚遠抑亦 祖宗遺意如德老所見特淺耳

趙德老說郭杲定策

趙子直初議定策遣中郎將范仲壬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起

立見以兩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子直知不可遂請趙德老尚書往見吳諭指德老謂吳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帥臣此事專在太尉吳未及言德老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誅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答即兩府有問何以復之邪子明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能後出其後範勲首拜子明節度使德老有怨言乃亦除端明殿學士

金字牌 雌黃青字牌 黑漆紅字牌

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發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頃淳熙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雌黃青字

雜記 三一

日行三百五十里（八年十月十三日指揮）淳熙二年尚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然率與常遞混淆故行者稽遲紹熙末趙子直在樞筦乃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條約較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四年十月二日指揮）明年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指揮）久之稽遲復如故予在成都見制帥楊端明有命召以丁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白方被受是日行纔百餘里耳紹熙末丘宗卿為蜀帥始創擺鋪以健步四十八為之歲增給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遞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創擺遞以來蜀中動息雖兩不聞丘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自後私書亦多兵備至百數由是往來稍踰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

嘉泰開邊事始

嘉泰三年冬虜中盜起增戍積糧又建襄陽椎場蓋懼朝廷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即起張肖翁改帥淮東程東老樞密帥淮西蓋以肖翁揚州人東老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丘宗卿侍郎守四明以防海道起辛幼安大卿帥浙東時武帥鄧挺在襄陽頗懼不勝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於是文臣無有行者遂以皇甫斌為鄂副都統制兼知襄

雜記 四一

陽斌與其兄弟無言世將家皆為戎帥時東老父喪未竟力辭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留提舉神祐觀遂命宇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將撥皆非常制又從幼安以次對守京口起趙德老資政守四明出許深甫知院守金陵深甫不欲行乃命宗卿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開邊蓋自此始

李季章論丘宗卿不當罷督府

丘宗卿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季章在都堂爭之侂胄不納季章曰凡舉大事先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丘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丘宗卿邪因拂衣而起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韓侂冑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葉正則云）也正則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安於是用李璧草之（正則幽辭）

（又致命曹鳴父斷以少遂擢直院鳴父亦辭遂止）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武興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安丙自撰）文靖蜀編（宜撫司注）書定錄（不知作者長沙板行）海濱漁父紀聞（自記）楊巨源自敘書楊巨源事跡（孟拱昌撰）楊巨源傳（拱武撰）李好義誅曦李好義須四川本末（自李好義記）李好義行狀（白撰）李好義曾錄本末（自李記）好見閱錄（姓字不傳）切齒錄（記士人姓偏屬入偽宮人錄）楊國陵錄（李直院編）毛公寓錄（蔡馬司幹辦公毛方平撰）公議（揭士人都府撰）李俟蜀錄（公朝宗編）而士大夫之在新沔者又或有日錄辨污等書最後而陸春定錄乃盡采而稡之取舍是非一從公論其本末亦粗備矣然必見於簡牘者然後登載故雖時人所傳其事甚播者有未之及焉曦之遺諸貴人書也楊尚書獨深以之曉不悅再與貴游啟書略云家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為計相公可為聞之嘉費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李在田里見四路行移獨爲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時二月初矣（州為戴十縣各十大事大）其後董鎮誅啓蓮洗都得遺曦書藁有云楊侍郎未（里楊一印楊凡云十）

宵通情云

安觀文誅曦勳順

淳熙末安觀文為文州曹官有薦於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使僉廳時彭人蘇總之為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安人無如己者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昕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為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既行矣總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挺曰尊楊未命此頌命中語奈何用之挺大驚詔之不及由是李與昕皆恨之亦欽趙遂老來蜀換計舊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近則計使舉以京秩總之既爲昕李所嫉乃共薦安公代之總老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待衆於方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默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万三四千人耳居數月總老以書來曰太尉忠諒如此盡若損六千人之虛籍省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昕李共為解遂已未幾安秩滿入都因為蘇仕挺記其前事欲拒之昕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執當自認令請此官以來可見其無他也安公為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為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還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績復還一官為朝奉大夫遂其祢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後楊李之謀合安公遂決策誅

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
哉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為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忠義次
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
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為之首
史次秦董自避偽次之大安軍通判李國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
之若王釜提領所主管文字李道傳蓬州州學教授皆不受偽牒之指其又次
也楊泰之羅江縣丞鄭性善綿竹縣惟程遇孫知縣宋之源州部令倩文俱州倅
紀司戶軍家子欽許州司議都官錢劉端友提領買何籍措劉翊之縣丞直劉靖之

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書州州學教授家大猷昭化縣主簿楊修
年簡州州學教授梁祥隆州司理參軍張權詹允中漢州州學教授從龔子儀知縣錢元儒州
司參法軍廳撫州載諒名縣理封制以上李張允中鄧讀程從新裴錢鼎知以上二人
年置知軍司萬州福教戴官姜縣山時立節鄧李權知縣監商允中雅州新學程從知教州上倅
官又其次也以官諫使事任張上立節以上二人十州係人死節係一人去官以大安軍楊震仲
不係替不候新程公狀係不到部

始待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歸朝
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皇孫庚不視事如李侍郎當仲等尚多有
之時曦叛以李尤持異論偽帥祿祁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

九月六日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一

時事三

誅曦將士共轉三十万官資（川陝四州將士共轉四万五千餘官資附）

誅曦功賞自王喜以下凡四百二十人有由副使遷節者有由白身授官郎者又三路全軍約五万人唱轉或三官資或五官資（入隊人五官資不入隊人三官資）大抵共約轉三十万官資錫予不計也須四川功賞自王喜李好義張林外凡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共轉四万五千八百九十五官資王喜河池四千六百七十人共轉二万二千八百官資李好義西和一千二百九十四人共轉七千八十三官資惠永興州三千五百三十四人共轉七千一百二十六官資張林成州一千九百九十六人共轉三千三百五十二官資劉昌國階州八百三十四人共轉四千五百三十四官資以上所賞河池成州皆虜人自去鳳州則忠義人取之階州不戰可得一時推恩太寬如此予又嘗見李御帶好古親錄蜀入偽官人總一百三十一人而楊想通判安丙所書則君玉與楊用　李松之等正在長史廳伺候告捷白予申又他之則當入偽官蓋不滿一百三十一人矣向諸軍唱轉功賞之後添增支犒領所錢物約七百八十万緡而唱犒不與焉

誅曦犒賞銀帛數

誅曦犒賜共用金七千兩金鹽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並宣撫司支二千五百兩五緡十六）銀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三兩（六千一百七十一万宣撫司支[illegible]）百五十緡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二十四疋（[illegible]）錢八万二百五十引（[illegible]）

虜帥書李奎章等四人可信

張肯翁之皆總江淮軍馬也遣蕭山丞方信孺往河南行省來和北帥僕散揆（駙馬都尉）也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須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兩元帥一書乃為據以書遺安觀文論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輸以樂緣帥兩帥啓緒却拂而含胡冊路都統使完顏昌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讒命於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虜亦遣使來已過泗州矣須卻回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　隆慈之弟子位至少御節度使致知書以右司郎中出賀虜由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師織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性宗伯和南昌人當為戶部侍郎搭與致知時皆已死虜人欲朝廷割地猶禮由是不諧云

李奎章所知多佳士

李奎章參知政事以劉子廣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之呂祖守黃四人黎州楊伯昌（子謨）石泉張伯顏（雄）隆慶何州堅（國德）盧偉張子和（劉）而點伯昌子和人京官四人與元教授黃

子駿申之華人遂青神宰楊浩趙洪雅人選人四人漢州學官唐子能
州人仲印眉州學官張習之川人潼子弟仲貫甫亦與焉人綿京忠記選
而趙子駿子能二人得旨皆召未行值胄晚李章論子駿病淡
死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嗣勛再請于朝然後從呂時伯劉以
衛情以薦仲貫甫以嗣勛薦於有召察之命浩然後為黃伯庸
所薦不得召董仁父入蜀將上將之節守於朝召察州堅應
守長寧唐安乘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終五十四亦李章所知
多佳士此其選也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薦如胡
子遠亦不過一二人皆幕中之士蓋以蜀去天日遠士非大帥
薦揚無由自達頃崇趙溫叔初入樞府楊嗣勛為吏部侍郎李
季章教知欲事皆嘗時薦士三人或四人吳曦平後朝論以蜀
士在朝者少又特召四人此外郡守以下非嘗有朝蹟及進士
三人莫非帥臣所薦矣初長文之守蜀也首薦呂周輔章德茂
二人可用而呂周輔一人其後留仲至為之遂薦黃文叔馮傅
之李君亮費成甫范文叔等五人論者翕然以為當詔召文叔
傳之餘侯端秩與陸等若遷仲至趙歐趙子直張之獨薦劉德
修子直去京仲遠為按薦費寔甫游子正仲鴻南充人時知中江縣又薦劉
仲洪張子長士伯連源仁壽人試第三人進而仲洪子長皆幕客也陳子長右

司頍之然人籍為華陽宰仲至意儀之而不與薦由是終不行會潼
川漕趙靜之善譽亦薦張子良於朝將有命呂或曰前是大帥
所薦不行而今以一路監司所薦召之恐傷士體時王燕望少
監簡州人進士第二人子良同為成都石室教授乃降旨並召二人若曰
自以進士高第召之非由於薦也其後王宗卿未及薦而淡去
趙德老為帥京仲遠當國乃薦其客進對常[illegible]
李季允楊濟道[illegible]凡三人德老閬以所厚王齊卿
道[illegible]衆之皆得召去自是遂有常薦之目矣[illegible]
文[illegible]
[illegible]
遠[illegible]凡六人朝廷不能盡召乃詔提刑公擇
俟秩滿赴行在奏事少才全遺俟終更赴朝堂審察公甫對遠
俟滿日特轉一官自是帥薦者不召者矣劉仲洪為人固非長
者進所薦劉師文[illegible]
作[illegible]宗正仲[illegible]李仲衍[illegible]張伯修[illegible]
人俱時望謝用先所薦費思甫[illegible]張東父[illegible]
張公甫[illegible]許子熊
[illegible]凡五人思甫孫欲成甫之弟誼與成甫連姻思甫
以[illegible]除直秘閣餘人皆召察焉程東老在蜀最無黨而所薦
陳逢儒李仲衍薛仲章[illegible]范少約[illegible]

憂張義立一方入潼陽人類省試第楊州惠以明時嘗為書州教授神人進士甲皆
知名東老時為宣撫制置使乃盡召之楊嗣勛為子弟仲貫甫
及程叔達趙信道寓番昌宗至而又申言程東老奈章所薦不
敢行者六士楊范少昂伯昌張子知唐千秋主於是有育趣行蓋九人也
要子文方為宣副同時薦八士章甫上會其間遂寓杜慶長出保
人以上條表為中執法所劾繼臨賀由是郭閣久之乃擢出字
文子仁開仲楚流人大理司直 今 義拔傳力也吳德夫為制帥薦李仲甫
人知文衣政建何仲獨德遂知恭州都的任人庚周御知正第巴州人何從則昌元和
無人封西川劉思恭求詩部之讀揚財時人盖李思行律四州教授讀揚之人河東皆類
諸第一人思恭德修子仲獨已進知黎州四人皆召仲甫得

與監司差遣侯命一年有半乃除利路轉運判官周卿嘗謂宋
晦翁於建陽從之孫月德修每為之延譽德夫又力薦之乃進
一官曾居鎮舍人論之命遂寢明年子文改除制置大使乃薦
崇慶李彰允幕客趙公碩居台昌察溉州倉當選道楊正叔梓州人之書書州學
官張益父寧人已之陵成都帥屬王才臣隆人俊知慶凡五人彰允懸官
館學累為潘帥部使者不當在薦中之列者正少功直為楊嗣
勛所知方吳曦亂時嗣勛與其父壽有令嗣拂袖徑去真名父
之子輔所以不欲與聞其去想蒙惠寮之語子文得其墨本擻
進益父嘉定元年進士今尚初官同時建試第一人前省元宋
昌也才臣喜為詩以江西帥使者特薦得官不由科目且非蜀

士議者以為非前此章上數月乃詔李允與別議差遣公碩增
一秩叔正益父召察才臣俟終更與陞等差遣會成都提刑姚
與之歸順係已永嘉人祖敞緒事也 侍以下應副利店專與帥臣黄伯庸異謀
召去乃命李允為本路提刑特免避席業去於是伯庸以得育
洛訪四蜀吏治亦薦士三人曰何仲獨楊浩然虞子韶簡州 浩然
使流人故為德修請人客時通判潼川府子韶雅公孫虞樂進
士時知永康軍朝論以一路帥未嘗有為士者疑之伯庸移書
執政援前者為辭仲獨先以召會朝士多知子韶乃除官浩然
秩滿與陞等州郡子韶令赴都堂審察自嘉泰以來蜀之宣撫
安撫制置三司皆得薦士然非常制云

四川大制司結局

綿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鈞辭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爲都
統制已三秋王大才始以荊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馮漢
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階撫之禮安大使不從大
才遂爲失是丙辰之冬金主璟卒無子其秋李父濟王允濟立
允濟嘗使難粗不爲其國特從真所禮燒之及允濟立特從真
始叛辛未之秋朝廷遣給事郎中曾業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
京已爲韃靼所逼不暇延使者余郎中至涿州而還癸酉之秋
允濟爲其臣紇石烈執中所弒璟之庶兄鄆王珣代立董舍人
居誼爲賀生辰使至汴州而還樞而賀登位使真舍人德秀已

旦使李舍人座捲牴盱眙膚皆不克近詠者言膚有內難議論
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及大才令益謹守備毋浸貲
有迪功郎提舉阜郊博易鋪移兼大使司幹辦何九齡廣安軍
爵人也據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膚先知以檄至秦
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諸軍統制張威等以所部夜
襲秦州甲戌正日朔旦敗焉十六日壬午大才執九齡及諸將
七人斬之以其事聞於朝且檄郭僎郭都統使仍　隔川陝四
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
奏大才擅殺宣撫使設意插腦令邊殺不一而有級急必致誤
事二月十九日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三月二日丁卯大使除

同知樞密院事日下起發赴院治事新成都路安撫董侍郎居
誼除四川制置使疾速前去之任知潼川府劉侍郎甲除利路
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
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順往阜郊速大才所遣秦州打話入赴興
元問狀四日乙巳過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順歸報後二
日辛未乃以悖語至大使司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今具相公不循法令非
理劄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與虜人同謀不軌一
入謀大才與虜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
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劫掠　到銀七十三錠金一百五

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都統李太尉竄與大才下書處候
孫傳言說稱相公已刷下二千五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
殺害一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追人為名前來門首
厲聲叫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胥凟靡所不言此何理邪未
有敢壞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為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
開兵端引惹邊事關繫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宸翰約束其
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為所有何九齡已
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夫豢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
入謀以不赦之罪公然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

見相公已蔽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
審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沔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道左
祗候公參謹具由制置相公欽望鈞慈憫念朝廷多以天日万
里焉可欺況惡業貫盈怨造物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
開正識眼曲賜曾詳嘉定七年三月初六日初八日癸酉大使
得之即疏辯申朝廷且檄四路帥臣監司委官究實十一日丙
子董侍郎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十七日壬午大使被同知
之命同日劉侍郎亦被樞司之命二十五日辛卯借用潼川府
觀察使印交割制置司職事徑之興元四月十九日癸丑安丙
知發興元申乞以劉貴鹽井錢三十万緡充沿路唱犒諸軍之

用不待報逕行五月十八日壬午金主詢爲韃靼所逼徙河南汴京六月二十日癸丑安同知自廣安順慶赴行在八月十六日丙申安同知除顯文殿學士知潼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行至廣德軍得郝報二十五日丁巳還次黄池鎮被新除之命上疏力辭傳詔不允乃還宣帑結局進冊赴行在嘉定丁卯二月乙亥晦聽詔安公權宣撫使至甲戌四月十九日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日有八日云於是制置司遂廢然而與元帥臣依兩淮例兼節制御前軍馬於是興州都統大才俞虜忠惟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失朝廷所以患之者矣

九十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第十二

九月二十五日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二

故事

親筆與御筆内批不同

本朝御筆御製非必皆人主親御翰墨也　祖宗時禁中處分事須外者謂之内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内詩批者蓋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至於御製文字亦或命近臣視草焉　神宗祭狄青文中丞滕達道之作也守錄收以爲親製　高宗退廢王安石配饗詔舍人胡明仲所作也詔聚侍讀議此所謂制符論本可不避而之語誤以爲親製　光宗撰壽皇聖政錄序秘監陳君舉所作也此文今見致堂止齋集中但人不知爾

二

選人不十年入相

陳魏公丙辰年自南昌尉除太學錄癸亥春遷右史癸自選人不十年入相本朝所有獨范魯公魏勉之而已魯公以六年勉之八年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李君錫顯忠年三十岳鵬舉飛三十二楊正甫存中三十五張魏公浚三十六吳晉臣玠三十七吳唐卿璘三十八吳晉卿拱三十九韓良臣世忠及吳曦皆年四十

使相以上封國例

故事使相以上封國公者先小國經恩陞次國又經恩陞大國
孝宗初改張忠獻以特進和國公拜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
國公官爵皆進二等蓋殊命也近歲史丞相以勅局進書恩自
永國經封魯國亦異數也

中興異姓七王

中興異姓七王自張俊始先是韓世忠以咸安郡王奉朝請其
沒也追封通義郡王而已久之俊死有司奏如前例 上謂其
有和戎功與世忠相去万万遂特封循王乾道初楊存中死追
封蘄春郡王其家意不滿又封和王明年吳璘死因以為懇例
追封信王世忠之子彥古令統制官張青訟其父功乞追贈

勅二十三 二一

孝宗難之宰相陳應求白張俊楊存中已封王則於世忠似有
不足前此未有與人遂請若聽建於之亦足以勸有功而勵將
士遂封蘄王淳熙初吳挺為騎帥始訴父玠有保蜀功而爵不
称乃封涪王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劉光世之孫伯
震有請封光世鄜王既又封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王
矣

后家封王者

祖宗以來后家封王者自元豐曹氏始時官制初行曹濟陽自
中書令改開府儀同三司 神宗以為慊於志故以異姓王易
之也其後高氏不得封向氏二王宗回宗良鄭氏一王紳 中興後后
家得封者吳氏二王孟氏韋氏郭氏韓氏楊氏各一王然曹向
吳韋郭皆以元舅勳以后父封獨孟信安以帝外兄韓平原以
中宮曾叔祖皆異禮也近楊永錫以后兄得封亦異數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自建隆已來母后中宮之家建節者極少如杜審進曹佾皆晚
歲始得之 宣仁垂簾十年高公繪止為承宣使符瓊後乃有
向宗回兄弟鄭紳父子中興七十年后家建節者凡二十有二
人吳氏七人益蓋琚璟 韓氏四人同卿侂胄誠 韋氏四人淵謙洪璞 邢氏
李氏各二人 李孝友孝純 邢孝揚煥 孟氏鄭氏郭氏夏氏謝氏楊氏各一
人 孟忠厚 鄭藻 郭師禹 夏執中 謝淵 楊次山

勅玉三 五丁

建炎迄嘉定中臺諫不至兩地者十一人

建炎至嘉定除御史中丞凡四十人自趙鼎仲至章達之率皆
揚用中間不至兩地者十有一人而已 王賓 蔣鼎 以久病 辛炳 以之
論事失指 常同 以與宰輔不合 以告訐 何溥
或以改事 皆有故而去其以 善罷者唯羅點學士
一人若唐瑞明大方雖以工部尚書出臺而從入密府云

近臣舉察官事始

紹興癸丑右相朱勝非一以內艱去位 高宗手札賜學士沈必
先恭選舉以三院御史阿附時宰令二人共舉察官於是以李
光州長民應詔光州嘗為校書郎奉祠去久之通判漳州遂召

還為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史皆罷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御史臺彈奏格

御史臺彈奏格舊無有凖熙初柴燁彈為殿中侍御史奏言本臺彈察彈劾事件前後累降指揮經今歲久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已存事目別無可考恐奉行致有牴牾乞下勅令所逐一删修成法各隨事宜以六察所掌分成門類繳申朝廷取旨降下本臺遵守仍令刑部鏤板頒降中外從之時以戶部侍郎兼勅局詳定官被旨編修成書因選臺審覆會議脩新降殿中侍御史與其察審覆凡三百五條選其奏之以彈奏格為名

行下從之四年七月丙午也紹興之五二月劉[illegible]為御史又摘其[illegible]等皆之事[illegible]二十[illegible]知謹[illegible]　上從之

任子賜出身

祖宗以來兩制二史必以進士出身人為之其後有以才選者則御賜進士出身雖[illegible]仁[illegible]也乾道初王嘉叟[illegible]為右司員外郎曾右史[illegible]文在告　上命嘉叟權右史仍[illegible]也其後競元[illegible]為左司[illegible]中[illegible]北[illegible]　上復命元[illegible]以門蔭入仕辭不許時王[illegible]甫之[illegible]為兵部侍郎張南軒為左司員外郎兼侍講亦不賜出身用呂元明吳傅正例也已而有為　上言南軒講[illegible]甫不舉不當在講筵者　上於南軒從以事去矣[illegible]李[illegible]除右史遂須賜出身乎謂得人如元[illegible]甫豈當須以任子登科為閒雖不必守　祖宗之舊可也是時有右文林郎王[illegible]曾者知貢[illegible]以歌[illegible]制之術因左右以見其所獻書有云人才可用不必限資格有無出身如張王[illegible]可用不必賜出身[illegible]有所[illegible]也其迎合[illegible]此所[illegible]除[illegible]文宗[illegible]為[illegible]之

言官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差誤

太[illegible]宗室入館[illegible]五人自[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宗室[illegible]二人[illegible][illegible]不及[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為太[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工部侍[illegible]甲午[illegible]言[illegible]不知何也嘉[illegible]入[illegible]當制[illegible]云中興後宗室入館者[illegible]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

紹興初王剛中為中書舍人其弟居臨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
當草制自是為例予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兄弟制皆不
應避嫌惟淮使相麻其從兄弟自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
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宜迴避則元豐官制初行子
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為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稿
可見也不知引避起於何時

館職不入局故事

楊子實徽和中在中書長子也其父久來館職以京秩紹興
二十四年又奏乞令與其不得請任並特赴館試高宗勅從
之蓋是年秦塤為南省舉頭故設之也二十七年正月御除少
士論甚駭既供職館閣之士不入局者三日時唐正夫為秘
書郎黃通老王時亨為著作佐郎李元發陳文仲為校書郎胡
同伯老黃陶林少穎汪明遠樂衍為正字大抵多名人也朝
廷聞之亟從鵬宗正少卿而以直文閣任之物論乃息遂從遠
工部侍郎使虜淮田執政

檢驗格目

檢驗格目者淳熙初鄭興裔所創也始時檢驗之法甚備其後
郡縣玩弛並不即委官或所委官不即至或至亦不親視甚則以
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奸得肆冤枉不明獄訟滋熾興裔為浙西
提點刑獄乃創為格目排立字號分畀屬縣遇有告殺人者即
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
牒及到檢所時日廨舍去檢所遠近傷損痕數致命因依悉書
填之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又言於朝乞下
刑部鏤板行之諸路提刑司準此從之遂著為令元年五月十
八日也興裔其先平陽人後從駕封曾祖伸以后父貴宣和末
為太師平樂郡王謚僖靖祖翊寧海軍節度使謚榮毅
事高宗久在上閣再為從使官至使相封榮國公謚端靖興
裔初名興宗早以后澤入官勅令所中為江東兵馬鈐轄論建
康都統及馬軍行司擇帥未善　孝宗韙之會淳熙選任提刑擢
使閩部移浙東又移浙西再使金國避虜諱改賜今名淳熙初
除樞密副都承旨在職二年除知廬州明州皆有政績慶元五
年告老轉左武衛上將軍致仕卒謚忠肅子挺嘗以橫行團練
使歷帥淮蜀兩道提刑皆有聲於鄉而揚戀登進士甲科蓋
世族中所希有

宣相諸使稱謂不典

元樞院樞使自洪俊始諸州任院判自唯寅始皆自於曾要
日曆舊制密院官長以樞密為稱紹興中張俊為使其親
吏以俊父名密請於朝有旨呼樞使自是為例宣和中陳寘以
宦者王通施通守四明避其名更稱府判紹興初稍稍行於浙
路今遂為天下通稱不可易矣宣撫使稱宣相自童貫始近安

于文為四川宣副得旨恩數視執政士大夫郁俗者亦稱宣相蓋務為崇重而不考其始焉近歲詔客例呼詔使予在成都見錢伯同叔相與制帥楊端明手書亦然楊朱忠靖聞居錄宣和間大奄李彥按行京西始呼詔使蓋唐勅使之比今以稱士大夫誤矣

選人中轉官最速

近歲轉官最速者莫含人辨中子純慶元二年進士是歲七月補承事郎而嘉泰三年階官已至中大夫以身及七考共轉十六官通為五十八年磨勘其間限員之日月不與焉若任子仙則為七十年是歲明堂請任子吏部以應官入仕未及十五年格不下磨勘

蓋宣知習當去此法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續初之以慶元二年六月改宣至開禧三年應供准恩賞十二考共轉十四官自其初政後無有遷秩以法次年凡之凡用一百二十四年磨勘亦率輔中兩大夫若一百二十細然也

宰執贈官例

故事侍從已陞皆贈四官執政五官樞密使於宰相七官若特進以上一官而已嘉泰末周益公以少傅贈太師蓋異數也嘉定以後錢伯同樓大防宇文挺臣張仲猷之徒皆例贈一少是還為其贈官嘗為執政官至正議大夫乃止以銀青光祿大夫告第贈四官是又少殺矣按 祖宗時贈卹之典多出特旨不專用例蓋考其勳德之大小而分隆殺焉此顧體之意也

奉常卿大事例選儀曹

矣時敏師古眉山人也淳熙末為太常少卿王季海喜其謹厚欲用為儀曹而不敢薦二年半不遷數請外季海留之其妻樂安郡夫人任氏賢婦人也以為不可師古力求去一日方坐資清堂有老吏竊言曰 德壽宮服藥知之否師古懼然曰知之奈何吏曰少卿奚去之果師古不愉既而以小詔知漢州將尤延之代為少卿視事一日而宣遺詔補宮四日除禮部侍郎師古乃格于因考格與七年吳正仲二十九年宋裴皆以大典禮畢除禮曹贊卿老吏習知之故以竊言留師古耳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太祖階級法諸禁軍指揮有為刺史郡者許以客禮見 餘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時揮行諸使尚未有遙郡之名此文指禁軍指揮使帶防團刺史者耳近歲李伯和尚書為京湖制置使管軍郭廣使王喜橫穙拜庭下僻也予嘗記王公明以元樞為四川宣撫使都統制初參謁拜副階上典謁吏贊相公答拜次統制官拜庭下亦如之次正將于前受統領官拜正將以下乃坐受焉予謂統制官以上官至正任刺史者當以客禮見管軍則合開府五年之制矣

從官與諸司不用申狀

謝用光自工部尚書論罷久之以大中大夫知夔州移興元府劉仲洪為蜀帥故事嘗任侍從官於制置司申狀止書檢不繫銜用光至興元始用申狀吏以聞方元故事白不從嘉泰二年用光既除制帥趙全州以華文閣待制代之吏以申狀呈全州曰我從官也何乃尔吏以用光近例對全州不樂於是楊嗣勲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潼川府何同州自前禮部侍郎起為夔路安撫使全州即檄二公諭之二公皆不報全州不得已遂復用申狀焉（從官書檢不繫銜紹興十九年旨也）

諸路倚郭二縣數

諸路州府治二縣者凡十有二東京開封府（治祥符開封）行在臨安府（治錢塘仁和）京兆府（治長安萬年）成都府（治華陽成都）平江府（治吳長洲）建康府（治上元江寧）紹興府（治會稽山陰）隆興府（治南昌新建）福州（治閩縣侯官）廣州（治番禺南海）湖州（治烏程歸安）雅州（治名城歸化）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二

二十六日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三

雜事一

趙韓王以下世次

忠獻韓王趙普字則平幽州薊縣人曾祖吳國公朓三河令祖趙國公全賓澶州司馬父秦國公迥相州司馬遷居洛陽秦國公生四子長忠獻次贈尚書都官郎中次安易宗正卿次正東頭供奉官忠獻三娶長衛國夫人魏氏生右羽林衛大將軍承宗次齊國夫人魏氏生昭宣使誠州團練使贈中書令承昫次陳國夫人和氏後唐宰相凝之女也生二女皆度為道士承宗娶長樂郡主高氏 太祖猶女也無嗣承煦字景陽初娶仲源郡夫人孟氏蜀主昶之女繼娶燕國夫人孟氏昶子睦國公玄喆之女生子從約字宗本終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贈建寧軍節度使娶曹氏曹武惠王彬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從約十四子長思齊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贈慶州觀察使思齊生希齊宜州觀察使贈太保希齊生瑗宗子博士 高宗為衢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後更名達之子演早卒演子孟宗議州事 孝宗為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從約仲子思明為引進使有女適戶部侍郎范祖禹思恥閤門通事舍人娶宋氏武安軍節度使守約女思沮武經大夫榮州刺史娶錢氏吳越王孫女思恭崇儀使娶馮氏知樞密院事京之女思元左藏庫副使子希傑

奉議郎知齊州孫珪武顯大夫知茂州思禮內殿承旨子武節郎俞詔娶向氏安康郡王宗回女封樂平郡夫人思禮繼娶博士思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娶徐王向經女　欽聖憲肅皇后之妹也子希仲衛尉寺丞凡韓王子孫之顯達者盡於此矣紹興七年朝廷錄勳賢之世官其六世孫思等十二人洪邁宋仕至修武郎知綏陽縣而死琦嘗名益而孫其女流落行乞於蜀中嘉定三年六月辛酉詔邑因得錄其世訪如古故掇其大槩書之以補史闕

渡江後名將併西北人

渡江後名將師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璘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王璞秦州人楊惟忠李顯忠環州人王閫階州人馬廣熙州人楊政涇州人皆西人也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太原人苗傅隆德人岳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也諸將中惟張俊楊存最貴其諸子無在行間張之子子顏子正皆為次對雜學士楊之子偰為列曹侍郎俟至執政韓之子彥直彥質彥古皆為戶部尚書京之子琳起於流落亦為兵部侍郎無復世將之風矣惟吳郭居近塞尚綿將種云

吳玠福不逮吳璘

吳武烈拱本吳浩子玠庶弟也父扆為軍校娶劉氏生子玠璘既而其家婢生拱劉氏悍而妒愛婢之命玠名為己子然拱為人頗類玠屢歷行陳亦得軍士心晚年與璘子挺同為管軍節度使而玠官止使相拱止節制使璘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挺亦至太尉古人言智將不如福將玠璘近之矣奉議郎李蕭老太平鄉老猶子也娶璘曾女能道其家事如此云其後挺子曦以叛誅璘之子孫皆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連坐焉

趙開山改姓

開山趙者沂州土豪也初姓趙名開山紹興末虜亦嘗虜人心不附開山因聚眾山澤間為盜及虜兵入寇朝廷嘗募人跡西開山歸矣自城陽會之因改姓開名趙示欲開創於中興之業也既而為王立趙從賓歸朝授官至武略大夫英州刺史執道廣寓南改當任某自言今之姓氏不可使父與子孫總後之將男天錫一名許從趙姓於僧以從父姓蓋之後謂族者之一家而姓自昔所未有也

劉李二忠定得謚本末

壽皇時前朝舊臣多得贈謚往往官未至而情可念者議之顯是也漢帳庶子劉光誠家請謚　上謂大臣曰元祐黨籍中賢哉不記此人趙溫叔同當籍從官以蘇軾為首安世乃第二人也今其語錄尚傳于世乃謚忠定此申尚李伯紀家請謚　上偶未省寧相周子充為　上言其生平大略　上言曰意廣

才疎甚猥淺之述與於是亦謹思之亦乃趙周二公相言之

何道夫恬於進取

何耕道夫廣陽人嘗為類省試榜首知名士也恬於進取紹興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遷右曹兼權察史除國子司業遷為祭酒兩學之士甚重之道夫每退輒徑歸杜門未嘗造請諸公如此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禮部蒋侍郎繼周曾孫道夫得之已難行矣商先生掃閭徒其來既而中止曰道夫性為趙雄相所鼓然不甚親之方進呈乃以鄉國之嫌也解以同蜀人有興之異趣者摘其早年之文為上怪嫌言之故不果用明年春遷秘書少監其秘遇此蜀頃道夫亦求去　上諭大臣曰趙雄蜀所蜀士一空太薄甚不可執政諸　上首道夫遂不肯留乃除知唐川府比行兩學之士送之溢郭外前所未有也温叔之蜀也蜀人為之所引者往往秘遂獨道夫不染物議雖當時人稱之道夫當任于先官其兄之子及死三子猶常德應德圖俱未官後皆登科

李知幾冥遇

李石字知幾資陽人登進士第蜀人稱為方舟先生者也紹興末為太學錄右學生皆學官方買知幾獨以為不然由是坐斥乾道中自沈黎召為都官郎中復論去趙温叔其鄉人驟當知幾以晚年相之不與道意久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到官十日温叔去發温叔東歸自是不復起矣温叔免相王季海代之知幾與季海有學官之舊因書所詩數十以寄季勸傾始不可轉季海其憐之方議除官而知幾死矣知幾為人豪邁能不福急無小濟日有石熙明者入　知幾相其刺大黯典謁吏以右臨席請之乃已及罷去院諸有十罪之謀石熙命逐妹其一也在眉山日敬博士欲試之同舟朋友亦嘗石誤石百默率然知幾諸之曰君乃欲廉叢石今當尊書和閣者以為書諱

虞丞相去國思數之盛

虞丞相再拜罷　壽皇以詩送之曰一德如公真合聲難平西面欲貫當不辭論道廣台席暫辭宣威鎮將還與救已與三蜀靜千里載歡万方安歸來出想終家而未許卿人衣錦看其恩數之盛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所未有也又用故事賜家窖五宝器題除其子公亮直秘閣而俗使貴後者亦除閤門秘候蓋非常典云

宣徽副使

歐陽公集古錄跋康約言碑云約言嘗為宣徽北院副使以此見唐時南北院宣徽各有副也按唐末趙穀衡為宣徽副使已見於史不待康碑而可知

范李才五代史正誤有未當者

范氏五代史記正誤甚爲詳博，但其間亦有辨之未當。如李琪傳稱其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末帝大怒。李氏據通鑑，稱琪改攝爲守，且謂以試爲守，特輕重之差，何至深遂以攝爲守，則是以無官爲有官，所以末帝欲深譴也。李氏但見今職事官以行守試分轄銜多少，故謂輕重之差，不知未改官制前，自有一種試銜，如云試校書郎、試將作監丞之類，皆選人也。若守監簿，即京官矣。李氏自于典故未熟，第意而言，指史之不誤也。

## 昔人著書多或差誤

自昔著書首尾多不相照，雖司馬通鑑亦患於此。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纂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係之歲末。又近歲呂伯恭最爲知古，陳君舉最爲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稱精密，寄嘗考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爲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纂輯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末，甲子並差，考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於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予因諸生有問，亦爲正之矣。然則談貫古今，亦非可淺之事，但不至于喪志可也。

## 蜀帥辟不入私家者三人

近歲蜀帥辟不入私家者，趙子直、德老、楊嗣勳三人而已。子直以賜細民之無家者，德老以未聚宗室之在九縣者，而未論之。嗣勳併近新之，且不求馬近例，蜀帥代歸輒以修換爲名，取買舟錢數萬計。及嗣勳召還，諸司取四千緡而已。先是陳端仁爲帥，遇廷臣之死，端仁有賻楊之例，以文物易封而輸之，端仁大怒，自用他事劾之，於都書上知之不信也。近歲吳德夫入蜀，李仁甫之稱甚，故云比德夫入城，而仲甫首却其餽，德夫不已，乃面授公帑吏，而後以書遺之，仲甫不受，因此二人稍有嫌隙。名愿，普州人，淳熙末年子司農卿，總領四川財賦。

## 傅陸修史崇化

嘉泰初，朝廷以中興史未成，召傅景仁、韶崇於宗南，召陸務觀、葉文於既老，皆以京祠兼領史事。已而景仁除僉書樞密院事，老病不能拜，力辭，乃以爲資政殿學士出守。務觀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祕書監，修史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務觀薦京西轉運判官李伯玖大異，景仁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季章壁，遂召伯玖爲祕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季章爲祕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龔頤正續稽古錄

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曾祖原，尚書兵部侍郎。頤正本名敦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為不理選從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三人而已。洪內翰詞史院，薦於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錄，盡言治體第之物，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元年秋，詔以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錄院檢討官，仍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秘書丞，未踰月卒，乃從曾兄有詔毀其續稽古錄焉。

諸司屬官理當通判

嘉泰二年，忽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者，理當通判。時張伯子同知之弟孝伯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郢州。明年，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廣鎮公事孫易簡亦自福建漕屬除守大郡。蓋用此例。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嘉泰三年，上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然遠方如四年夏，馬漳彭輅爲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送以至折俎贈行，以稽帛錦綵書籍雜物計之，所得者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都路監帥司尚不與是焉。趙漕自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播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答漕並罷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遣，公用水腳之費，各司為數千緡，蓋無所謂踰境送者。謝用此始創之，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饋，揣錢亦有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領、兩騎二司跡，而主管行宮大內鑰匙官香與焉。每帥時留守據行宮中宦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於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乃去之，其後范致能來，遂復其舊。

蓑衣道人

蓑衣道人者，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舉進士不中。紹興末，始來平江，一日自外髡髮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則叩門乞食，夜則止於天慶觀之門外。久之衣為敝，則以蓑備之。嘗游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有睹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蓑衣道人。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居之，賜衣數襲，道人皆不受。道俗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平江郡守者日以錢餉之，每食於通濟橋館，即去。光宗即位，又召復不至。周南鄉廷策所謂特遣王人聘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慶元六年，道人卒於平江。

陳應求正虜使書儀偁諱除館使附

自渡江後北使往來皆傳其國之御名廟諱而　本朝必傳常
名又北使與館客者往來文字皆以花字代書名隆興再和未
之有改乾道二年冬陳應求初執政會虜之賀正旦使者至應
求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應求却之虜儀
懼白應求想是當應求語之曰令日豈當用辛巳以前故事邪
使者詞屈乃問應求爲那里甚悉而易非書名以遣曰特爲陳公
屈耳自是遂以爲例云紹熙元年重明節賀生辰使以王府翊善
素詒接伴八月十九日至盱眙文州閤門儀田忌　高宗何以
稱帝名而不稱廟諱忌云自祔廟後原未理會文州遂達忌等
待廟諱御名三經以往北使副視之云前無此例忌答云此乃
二十七朝之外第一番讀禮常名廟諱合有分別往返久之北
使副乃謂忌云爲於謝使副所言誠是有理非不曉得止爲來
時不曾得朝省指揮止依得冊子上行難以擅專切望相諒文
州乃已既而北引接夾傳彼國名諱白昊以下至於其父允恭
稱廟諱者凡六人〈曰昊曰晟宗幹允恭〉文州歸而奏其事乞後遣使人力
議改正蓋隆興更往之日廟堂亟於得兵僅能正其大體而交
際之文或未暇議蓋不止一二也舊例宰執親爲虜使除館且
以三衙衛士給其役乾道元年虞并父執政始革之又虜賜虜
使金銀器皿文思院造取史令工部長貳臨視版書繼之次赴
部恩驛中使點集賃齎韶宰執備閱然後進呈淳熙十二年季
州永昌風爲工部侍郎言不足以瀆至尊於是必令赴都堂驗
視

張詔使驟用

淳熙中張詔君卿守襄陽被旨承聘一日虜人特所繪祐獻二
陵像至館中詔北地之服君卿奮謝列聖御容心知其詐已
也即卿之再拜館客者問之君卿曰詔雖不識其人但見龍鳳
之資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虜無語　孝宗聞而
大喜之由是驟用

京仲遠將命執禮

思陵之喪北人來吊京仲遠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
報謝使北使副許議官劉瑞仁副之仲遠至汴京北人循例賜
宴仲遠辭樂虜不從相持十日竟徹樂乃赴　上甚壯之及還
朝　上諭大臣曰鏜此節可嘉是帝人多言節義須遇事乃見
及進呈擬　上曰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瑞仁亦比類同子
充等言不必問轉官在所當除擢可也　上曰只依例轉官使
與除擢　上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瑞仁所謂因人成事者
鏜則是遂也鏜除侍從瑞仁亦當稍旌別可令密院進擬除環
衛官於是詔京鏜將命執禮可嘉爲朝請郎權工部侍郎劉瑞
仁爲從義郎右驍衛郎將兩武經大夫京番第二將國信所通

事田然所遷武節大夫十五年六月壬辰也後四十日副帥趙子直以疾去　上諭大臣曰汝愚召赴行在京鏜人才磊落可除待制四川制置使子直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仲孝當時所立如此

張通古能詩賦

北人張通古者紹興八年以行臺侍郎充使通古頗能詩其深也歸至淮人因此為通古舊知泰之送至境上通古手書寧贈詩為別曰遠人輕一別奈何總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江淮淮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認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泰然相當以胡服衛持事而之一貴即能成誦

奉使入北境車乘數

舊例南使入北境屬遣伴使來迎正副使以下至三節人皆乘馬其後以南人不習騎乃並以車中使乘之使副各一車上中節各四車下節三十二人共五車每車以馬騾十餘曳之又給白軍四百人護送所至縣令佐迎于境上至開封乃賜御寔真宗又賜之嘗使至燕京寓於來遠驛若泛使則居寧遠驛焉

愛王之叛

愛王舊王孫也始允恭既柔世舊王愛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金主立愛王遂謀叛為其妻所僕散揆所告事覺乃以致於會寧府為名居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不至因借契丹韃靼與國以叛取建京等州時越王在宗邦契丹攘金人請立之為帝金主從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屬八十餘人惟愛王在焉至今為金國患僕散揆即所去四年來賀上生辰者（明昌六年本朝慶元元年承安四年本朝慶元六年作以剛錄後數年乃有紀事十一事者以愛王為下嫁江王是諸州之亂其樹名京其詩昔以為之敵王後甚六年三月宗劉下嫁）



十月二十一日寫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四

## 雜事二

### 岳少保誣證斷案

岳武穆王飛之死王仲言揮麈錄載王俊告變狀甚詳且云嘗
得其全案觀之仲言父為尚書刑部郎詳前則云張俊韓世忠
兩家爭配饗時俊家以厚賂取其案藏之今不存矣予嘗得當
時行遣省劄考其獄詞所坐皆一時鍛鍊文致之詞然猶不過
如此則飛之冤可見矣今錄於後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刑部大理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
飛
據文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
勘聞奏今勘到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高陽關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節制鄂州軍馬張
憲僭澤一轉議大夫直秘閣添差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于
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
舉醴泉觀岳雲有蔭人智浹承節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新
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蔣世雄及勘驗得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因為探報得金人侵犯淮
南前後十五次受親劄指使令策應措置坐勦賊自逗留不進
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軍馬怎生地言道都敗了回去便指斥
乘輿問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你將一萬人蹉踏了及因罷兵
權後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令看訖焚之及令
張憲虛申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後張憲商議待反背
據襄陽及把截江西下令虛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
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及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條罪
重外法寺稱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斬其岳飛合依斬刑私罪
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看詳岳飛坐擁重兵于兩軍未解之間
十五次被受御筆并遣中使督兵逗留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
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又說與張憲董先蹉踏張俊韓世
忠人馬及移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
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勅罪人情重者奏裁張憲
為收岳雲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占據襄陽
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西意作過之言亦知岳飛指斥
利害不告并依隨岳飛虛申兵勢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
飛之意令虛申探報不實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
叛絞其張憲合依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
追毀出身以來誥敕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絞舉官見行取會
候到別具施行岳雲為寫諮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
議擘畫因此致張憲謀叛除罪輕及等外法寺稱勅傳報朝廷
機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不以蔭論勅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
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五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

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
勒停看詳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官張憲議次作令
與渴心腹兵官寫書致張憲因此要提兵謀叛及傳報朝廷探
察恣亂軍衆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徒罪官見行取會到候別
具施行于鵬為所犯虛妄并依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等妄議
岳飛出使并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寺稱敕為從不配
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于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徒二年半追
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鵬犯私罪徒罪官見行
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為依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稱措置
擘畫等語言并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寺
稱律奏事不實以違制論徒二年律共犯罪徒減一等其孫革
合徒一年半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合追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
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罪官見行會
問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與知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漏泄機
申岳飛并說與岳飛將世雄法寺稱勒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
流三千里配千里應罪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從以上追比滿六
年加役流官當准徒六年其王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斷合
追見任承節郎并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據
案別與官當更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
罪流罪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蔣世雄為見王貴仁說王

貴申朝廷張憲待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傳
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徒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
私罪斷官減外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
當徒二年餘半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
私罪徒罪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為制勘虛妄并
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兵馬防守總領運
使衙并欲與張憲詐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捉樞密
院印文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
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二十本州居住一年役滿日放仍
合於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浹為承
岳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并受岳雲金令智浹將書與張
憲等共估錢三百貫文旦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坐贓致罪一貫
徒一年十貫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七
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
斤情重奏裁小貼子據貼黃稱契勘岳飛次男岳雷採飛一處
送下金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係岳飛故節飲食成病
依條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視候斷下案內人日
所有岳雷合乞一就處分降下又小貼子稱所有僧澤一合下
本處依條施行又小貼子稱契勘款內于鵬見行湖北轉運司
根究錢絹等四百方合下所屬照會候根究歸著日即乞依令

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貼子稱省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
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省詳岳飛等所犯內
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並係情理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
罪徒並係情理重蔣世雄孫革于鵬私罪徒並係情理稍重無
一般例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
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斷仍多差將兵防護鋪並依斷
于鵬孫革蔣世雄王處仁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收敘于鵬送
萬安軍孫革送潯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傅
選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三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浹
決臀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
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聞奏編管人并岳飛家屬並令楊
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
去不得一併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
一抄劄具數申尚書省錄依大理寺所申并小貼子內事理施
行仍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
官司不得受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四

二十五日晨寫 以春坊字書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五

## 官制一

### 平章軍國事

平章軍國事開禧元年初置以命韓侂冑 國朝舊相特命決軍
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
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禁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
文靖公亦以首相告老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公卒辭之元祐
初文忠潞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
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
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 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
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
預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官軍三京尹三路帥臣
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未重事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
細務而已及侂冑特拜平章樓鑰草詞論典禮乃請三日
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遂專
起又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於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
不復知印矣始時議侂冑議廢右丞相府以為侂冑第又議仍給
節度使儀從侂冑引義堅辭有詔聽納而以蓋侂冑繫銜比申公
省開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
論之本意

參知政事併除三員

參知政事自乾德以來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嘉泰三年春謝子肅初兌相許深甫入參知政事即命陳勉之以樞長兼權參又除袁起巖為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勉之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令雷孝仲婁彥發樓大防並參知政為故事

權提舉編修玉牒

權提舉編修玉牒自乾道元年錢處和始故事玉牒以首相領之紹興十二年初復玉牒所欲重其事既以秦會之提舉十四年五月又命執政程元敏兩兼非常制也自後相府闕則以首參兼仍帶權字淳熙十五年五月王丞相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領時執政令所從嚴而首參留仲至無兼局益公奏乞以仲至權提舉玉牒許之蓋仲至在位而執政權領實牒自此始

權監修國史

權監修國史亦自錢處和始時當隆興二年十二月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官領之其後曾欽道鄭仲一姚令則葉夢錫龔實之李秀叔范致能趙溫叔皆用此例淳熙五年十一月溫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代為監修國史內批不帶權字景魏章牘有曰近制兼領止加承攝之名恐冒直除侵闕近比周益公在樞府嘗為答詔援故事乞仍帶權字許之蓋一時直筆者偶失契勘故景魏以為疑自後率帶權字

權提舉國史院

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二月虞并甫始時以湯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院其後姚南老李秀叔論聖與皆以執政官暫權闕相故也南老為之相范權字秀叔對聖與皆以命相兼蓋監修國史者指日曆也提舉國史院者指正史也紹興中秦會之以監修國史兼提舉二十五年五月既命沈守約万俟元忠二相始分領焉始時左相領日曆右相領史院其後止命一相則然知政事權提舉國史如是者有年乾道九年十月曾欽道以右揆提舉國史院而鄭仲一以參政權監修國史日曆為術例以史院命相而非以史院為重自是並置二相則復舊制以監修國史命首相止置一相則宰相領史院所謂監修國史者以首參權領焉迄今遂為永制

權提舉實錄院

權提舉實錄院者自乾道二年十二月姚南老始其後李秀叔亦為之皆以無相故也紹興以後置二相則右相仍領實錄院無次輔則以執政官權

庶官除同修國史

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初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始特命焉乾道二年冬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

兼同修蓋用此例四年九月胡長文自右司除起居舍人明年有旨除帶長文引故事力辭乃命兼編修如舊自趙溫叔以後修注官無復兼同修者矣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

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自淳熙三年正月李文簡始故事修史然撰皆從官為之惟胡邦衡嘗以起居郎兼同修撰後無繼者及是文簡再入朝為秘書監　上欲使以史事故特命焉後兩月遷禮部侍郎淳熙權宗嘉泰後陸務觀以前中書舍人踐為之近制修撰同修撰止四員紹熙以有嘉定二年十二月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官除權侍郎當除帶而員數已滿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俟有缺日除帶從官為史討自此始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官自崔大雅始故事直院以侍從若左右史為之其間從歷中以少司成莫子齊王從伯王季海以宗正太常少卿兼權直院蓋異命也乾道九年十二月孝宗初命大雅以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踰年以奏未除熙五年九月復召為樞密院編修官始詔以翰林乃書詔應奉書所居非專指詞臣也遂改兼學士院權直自是凡兩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為名十六年正月倪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紹熙後或稱學士院或稱翰林蓋不常云

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　祖宗時有以官制行以中書舍人為寄祿官該院者故以他官兼攝者但謂之權舍人而已嘉泰四年李季章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除外制外權以直舍人院繫銜季章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其大但失於詳論也

侍立修注官

侍立修注官者自淳大經始　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兼祿而史部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其後復為起居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耆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乃以為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即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臺官兼侍講

侍講自太學士從秩止正七品然率以侍從官兼之紹興五年閏二月范元長以宗卿米子發以太少並兼焉殊命也乾道六年十一月張欽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三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張扶以殿中侍隆興二年八月王宣子以檢正乾道七年九月林黃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於本以言路兼說書就陞其秩宜乎時補版曹景房當為右史且有敕夫舊例故稍復之皆有以也近歲陳

正仲、宋仲文以諫官兼侍講，後遷少常，因而不去，蓋用胡邦衡例，其餘應密無復兼者矣

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侍讀，蓋以害執聞侍經席避嫌也。神宗用呂正獻公以命時赴講筵，未嘗可也。中興後王尚書賓為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 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楫並兼講讀，蓋秦梓是時已兼說書，使於侍從之內，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檜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筵止三人 慶元後臺丞諫長與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未乃兼者惟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

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

正言兼說書自巫端明始，副端兼說書自余端明始，察官兼說書自陳少卿夔始。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為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穡隆興二年五月，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為稱，不復兼說書矣

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

自宋子發後，修注官以史院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鄭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編審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裴彥聲自言路從太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為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太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侍故也。十一月王顯卿去諫院為右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為不可，罷之。嘉定元年春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今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密倫以右史兼說書，其後無此比也

博士正字兼說書

崇政殿說書渡江後自尹彥明始，彥明初以秘書少監召，後皆以命卿監察官，中間王龜齡、范致能、王與正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若紹興中陳少南以博士、乾道末陸大雅以正字並兼說書，此則國朝所未有

非科目而侍講讀者或濫吹

中興後非科目進身而侍講讀者自徐師川始，其後陳賢、蘇仲虎、孫太沖、尹少稷、王能甫、姚令則、蘇季真繼之，議者謂亦不無濫吹。若錢處和、伯同父子，則第以為前執政，兼官非諸人比耳

太常除卿

太常卿正四品，自元豐改官制後虛而不除。嘉泰三年十一月陳正仲自江西提刑赴召，除太常卿，告謝日賜三品服，非常制

也不數日改權兵部侍郎殺大臣失於討論故亟還之耳

館閣校理

館閣校理未改官制前有之嘉定初留舍人元剛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元剛仲至之孫也以祖諱辭乃命權以館閣校理繫銜此亦元豐以來所未有

宰相兼東宮三少

東宮三少在　祖宗時為散秩前宰相及執政官告老者例得之　仁宗在春宮宰文定公以參知政事兼賓客及陞相位是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傅之所從始也　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丁謂之兼少師樞使曹利用兼少保而參樞諸人並兼賓客自後　神宗　欽宗　孝宗　光宗在東宮皆不復置開禧三年十二月韓侂胄既誅史同知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參相兼太子少傅

明年並置二相左相改兼少師右相改兼少傅未幾右相丁內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起復遂進兼少師

東宮講官

東宮講官舊無有嘉定己巳春侍講徐文子少卿接伴北使乃命館職劉仲則特暫兼權仲則名榘莆田人時為著作郎

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渡江以前有之紹興乾道間皆不置嘉定初始正除王舍人元質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令太子舍人與中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亦未嘗除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舊無有紹興三十年　孝宗為建王王府置以校書郎兼小學教授時　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故也淳熙七年　今上為英國公年十三未就傅其年正月大理正王尚之面對乞依故事擇儒臣為東宮小學教授遂命楊輔兼之上命宰相精擇其人趙雄以言楊輔為經筵稱其學甚正遂命之以言者對尚之也

資善堂翊善贊讀

資善堂翊善贊讀紹興六年五月初置以命朱子發范元長時　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其後　孝宗出閤就第而信王幼亦命廷臣蹤為之開禧元年七月　皇太子初封榮王命程少說左史兼贊讀未幾以祖諱辭乃命兼翊善趙子中兼須其不稱王府而以資善繫銜蓋以未出閤之故子中江陰人名學極嘉定初卒于給事中

資善堂直講

資善堂直講紹興中無有開禧元年九月初置以命鄭昺初皇子之未王也昺初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

資善堂小學教授

資善堂小學教授舊無有慶元六年四月始創以命蕭國博景

伯時更官僚封衛國公未正名故也舊制資善堂翊善若皇孫則爲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至是求用之景伯名遘新喻人父㬙淳熙中知政事景伯淳熙十四年注第四人慶元四年冬除大學博士明年遷國子丞明年者兼實錄院檢討官遷爲學官之選數月除秘書郎不數年累遷至禮部尚書云

資善堂說書

資善堂説書者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孫嵩之時太子初就傅年伯孫說讀尚書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説書爲名從之然嘉祐間　英宗止防禦使故官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爲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伯孫失於討論也

皇子位說書

皇子位説書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置以命吏部員外郎何俌司封員外郎陳良祐光祿寺丞唐堯封蓋時莊文太子魏惠憲王光宗皇帝皆以正任奉朝請用嘉祐典故也九月三皇子皆封王乃置直講贊讀如舊制

王府翊善

王府翊善國初以來有之品秩亦不甚崇今慶元令爲從七品雜壓在翰林良醫之下蓋庶官也　孝宗初就傅范元長以待制兼資善堂翊善自是率以從官爲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贊讀直講而已淳熙末　今上在嘉邸留丞相始薦用黃文叔自秘書郎除翊善不爲兼官非常制也其後文叔遷起居舍人歷中書舍人給事中皆兼翊善是以從官下兼七品之銜紹熙四年夏文叔坐論鄭侍郎汝諧事真拜兵部侍郎去翊善文叔辭不拜王爲之請後月餘改寶謨閣待制仍兼翊善蓋始於六年云

王府記室參軍

諸王府記室參軍靖康已前並置之以朝官兼須依第二任知州者得理提刑資序渡江後不除乾道初魏王出鎮始並除二員叙位在諸州通判之上後用敕令直申明並同職事官序位在正字之下今慶元令親王府記室從八品在供奉官之下兩使職官之上然魏王府所用率以選人爲之非通判職官之比矣凡記室長史司馬皆以二年爲任紹熙元年二月己巳旨

吳王益王府教授

吳益王府教授在紹興初謂之親賢宅講書從舊制也十二年改爲府教授命館職二員兼之尋省爲一員所教親賢宅南班宗子也三日一上請月給湯茶錢十緡舊酬本府宗子料錢充之淳熙中劉德修爲教授辭不取　孝宗聞其事遂命戶部給焉

宗學博士

宗學博士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也至道二年　太宗將爲皇
姪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係　乃以教授
爲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宮者　太祖
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宮者魏悼王子孫處
之所謂廣親宅也二宅教授初止一員治平初以宗室浸盛有
詔三十以上增置講書四員十四以下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
以分教之崇寧初以宮宅相去遠乃令各自置大小二學增教
授二員不置講書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依國子博士
上靖康之亂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二員隆興省官旋併其一自是月朔止一士講所教惟南班宗
室十餘人往往並皆無教授初除及朔望則赴堂一揖而退嘉
定九年十二月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
並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係給人
從皆與依國子博士及正錄體例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而
彬彬可觀矣後有宮學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紹興五年初置以命權戶部侍郎薛象先　祖
宗時有提舉司天監如司馬公錢公遂沈存中王和父奠侍嘗
爲之趙子肅兼改用此故事其後官者捐指之無常洲考耳

國用司參計官

國用司參計官者開禧二年置始乾道間　孝宗嘗命輔臣兼
制國用職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從皆將用兵
此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御監一員兼同參計官蓋
人陳進利害諸路諸司州縣窮匱而取其餘且慮請院官之
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窮匱之淮江浙湖州頗遭擾
取之官從甫決亦變

提領措置安邊錢物所

措置安邊錢物所者嘉定元年旨廢國用司而從省史諸
閣省吏之家皆時皆已籍沒並由府昨以爲殿中侍御史許楙
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詵同領其事即御史臺置局史
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伯屬不拘常制到堂伯屬等請加監一
員提領安邊庫朔士二員爲措置官仍指揮募人言措置事許
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宮所增歲幣其田宅契
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某官一員曲領各已下皆進官
有差

六院官入雜壓

六院官入雜壓事甲記已具淳熙四年既罰去近崇乃復舉行
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大學博士之上六院官通計十二人皆
係特對但不入品耳然六院本以爲邑有改精者爲之故例爲
察官之選登聞檢鼓院監官各一員請司諸軍糧料官各一員

諸軍諸司審計司幹辦官各二員官告院主管官一員都進奏院監官二員

四提轄

四提轄謂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權貨務場掌鬻茶鹽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專以故尚書郎為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侵用諸場錢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雜買務雜賣場蓋唐宮市之遺制近制凡宮禁所用料數省紙札文思院之制造和劑局之修合皆所取給焉至若斥在帑封椿之帑編估打套則雜場掌之紹興六年始置提轄官總其事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繪裝鈿之飾若輿輦法物器物之用監官分上下兩界而轄官兼總之左藏東庫以儲幣帛絁紬之屬其歲入率百四十萬端西庫以儲金銀泉券絲纊之屬其泉著歲入率二千萬緡宮禁百司禁旅之衛祿賜皆取給焉監官凡五人分兩而治轄官一人紹興間樸巫若潘之隸于計曹者兼領之乾道七年四月始為置先是四轄官外補則為州內遷則寺監丞簿亦有徑為雜監司或入三館者乾道八年十二月權貨王禋除福建市舶左藏王楫除九路鑄錢潭興七年三月樂子俊自文思除秘書郎近歲其稍輕作之更選六院官或出為添差倅非舊日之比矣

三省監門官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嘉定十年十月始令郎京朝官部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命京朝官寺丞作縣通判資序人為之

六部監門官

六部監門官紹興二年初置秩比寺監丞掾以有出身得之內遷則為寺監丞或權郎外除至有為諸路提刑者紹興十年郎中俞常二十四年蘇寺丞程是也乾道後補外以為州內遷正為寺監簿紹興後又有為添倅者其選滿益輕陳勉之與王謨之給事有諸說之名信虎林人迷用其子駒騎為之二人皆小京官監當駒以言者論其資淺已之比勉之南遷驛亦繼去

六部架閣官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之宣和再罷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掌制示架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今金耀無復庶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掾掌拘撿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制學官之遷近歲諸道縣丞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嘉泰末有旨非閣官不除有選人家開中其父與陳勉之有舊生是入部見

勉之求爲掌故勉之對衆厲聲曰外間直不知近日見缺方除
此何可得衆爲之蹴踖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
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邪其
人即出側取一幅書示之乃勉之答書也略曰珍晄雖至晃根
老目叔問珍晄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識[illegible]家
肆山見衆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聞者歎
息而去嘉定八年七月又十二日樞密院劄付

宮觀使

宮觀使自 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執領之及王文貞公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前宰相領宮觀之所從始也熙寧初富文忠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下並爲觀使若宮官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宰三少乃除淳熙中秦恩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申請乞提舉洞霄宮周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 上批如所請紹熙初趙文定以使相制置川蜀之未到乃除醴泉觀使非舊典也開禧末陳勉之以特進使相不樂樞密乃亦除觀使蓋常違之侍郎當制失之翌日奉旨改提舉洞霄宮合故典矣天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重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則得醴泉崇福則得萬壽又其次則得佑神

亦宜改問又有提點宮觀官在提舉之下主管之上今皆

臨安少尹判官推官

臨安少尹 乾道七年五月置用敷文閣直學士晁子正爲之以東宮領尹故也子正既罷沈度之繼令[illegible]以權侍郎繼爲之九年五月東宮解尹事復罷歸守如故始置少尹又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判官專行[illegible]以報府各人專[illegible]文移以國子司業兼推官別正除余部任外部時之[illegible]爲少尹[illegible][illegible]郡餘細判官依兩省[illegible]表使其推官府任在府州知州之上[illegible]治理事如州一任[illegible]五月十二日[illegible]刑獄公事皆決於少尹皇太子之就東宮爲政其少尹日受民詞以白太子曰家[illegible]居諸宮學士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在已上[illegible]書[illegible]東宮最前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太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少尹已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兩省官恭使法淳熙二年十月移四明守如之初議長史得治
民縣丞如郡守司馬如通判於是長史沈度請本府公事並經
長史決遣[illegible]其名件由[illegible]參軍申長史司馬五日一詣府聚事
許之後半月王言如[illegible]以長史沈度臣於無用之地何以謂
之判參國府事乎望只以安長史司馬分治開封之司依舊作人臣
引押吏民詞狀奏可[illegible]後移四明王大請罷
司得自舉事淳熙二年十月[illegible]例皆[illegible]制[illegible]云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唐有之本朝不除紹興初始以命居大光大光時以
前執政師長沙而大將王𤫉先已為制置使故加大光大字稱
祖宗以文臣為制帥之意也其後李伯紀在江西趙元鎮在浙
東呂元直在浙西皆用此例及大光再入為執政以吳玠已為
宣撫副使乃除大光[illegible]於制置大使位宣撫之上大
光以憂去位遂不復除紹興末江淮用兵宗卿守金陵留
鑰宗卿嘗以知樞密院[illegible]為江淮制置乃詔以
事命宗卿為江淮制置大使宗卿以何自能[illegible]始兼
江東安撫使由命兼大使如宗卿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
子文為制置大使兼知成都朝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故加大
字先是李端友程東老趙溫叔皆以前宰執知成都也制置
使趙德老得執政恩例亦然今獨加大字蓋用自然例也德例
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子文降告其
結銜乃在下亦非故典

庶官結銜稱安撫使

安撫使舊制太中大夫已上或曾歷侍從官者乃得之若庶官
則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隆興中馬舍人騏自起居舍人
兼直學士院淳熙中陳少卿峴自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補
外後馬以中大夫秘閣修撰守湓陳以集英殿修撰守洪皆不
稱安撫使蓋故事也嘉定二年二月劉德秀以中奉大夫右文
殿修撰守襄陽及出告乃正稱安撫使德修嘗為起居郎非侍
從不知何故乃爾聞其諸子亦莫之知云

都統制

諸軍都統制者自渡江以前亦有之[illegible]是時陝西
河東北三帥皆以[illegible]都[illegible]管
[illegible]帥征討則加以都[illegible]之號非
有司[illegible]也建炎初置御營[illegible]都統制其
後又[illegible]以諸將[illegible]統制又改
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illegible]御前諸軍都統制司罷
[illegible]大將又更稱[illegible]者則謂之都統制副
軍都統制[illegible]又以神武[illegible]改神武五軍為行
營五護軍[illegible]世忠為[illegible]中軍王𤫉輔

前軍正師古辟後軍其後右護軍叛降偽齊於是吳玠軍始以右護軍為號四年玠除宣撫副使其弟璘為右護軍都統制諸將故與璘等者惟楊政郭浩乃以政為宣撫司都統制也興元府浩為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十一年張韓岳三大將皆罷兵乃收其所部為御前諸軍而各統制官以上駐州名冠軍號之上獨川陝如故十九年鄭剛中罷宣撫副使於是吳楊兩大將次第改為御前諸軍其興州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改稱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浩時已死故金州無都統制但以武臣知州節制御前軍馬入銜至三十一年王彥如除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五年王公明入蜀奏乞三都統並以江上諸軍例駐劄某處某衙名義一體其十月自有旨從之江上始有之舊曰某後某為三大將總興未屬時尚存楊和王等之也一作四大將諸官制名一軍喜定初蜀叛時平安豐又大人分州軍為荷利二軍諸州餘都統制利州除副都統制同其大下有小都之制各不以帥在軍漢熙寧以在蜀故詳書之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五　當塗黃玉詩校九夏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六

官制二

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虞雍公獨相久上眷禮極厚欲又以殊外寵重欲隆相之而無其端會易三省官名乃議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承周漢之制改為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更定詳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百官供往制服辨　相得時百官服辦徽宗將發釋服乃易辨為儀以示其相服之斷度公不樂曰近已易僕為辦今又易相名與北虜無辨矣命人詳定官制已改左右僕射為尚書左右丞相故也有司知其意不敢違上至八年正月戊寅僕深具歷代宰相官稱由書為某中郎聞之其日遣中使至學士院以其事奏後十二日御筆付院云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可發彭以進後一日付出施行二月乙巳也後五日上自復書送日已晡召學士詳議　上從有而批語出御筆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政而政已治和平可以副朕之意可嘉尚令因除拜之禮曲盡恩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賜茶畢日已暮矣遂自後官東閣歸院未嘗一日宿集文德殿初評以為相名雖正公亦以為非故僕制出在殿陛外是晝可知以太直命二相而遂官並三

武四更取聖裁　上曰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三官讓者
題學士有所抑揚而不知　上問有言也後數月虞并父蘇相
乃除少保節度使則知聖意先已定矣是月謂其官皆坐論張
說罷去而蕭果卿自察院升副端三月甲戌也果卿方以疾在
告後二日甲子始入謝比對首論前歲浙西夏澇秋旱江湖淮
南秋比不登民多流離今正陽之月天多沈陰寒氣惨慄是謂
常寒關司推行於其時矣漢災異策免三公　上雖嘉果卿補
職周子充作果卿墓誌在呂為云卿以論甚當不謂補外而待虞公素厚乃戒果卿毋納
副本虞公聞之上章求去即出北關門待罪家居[illegible]乘舟之仁
和館是日即行及翌日凡再宣押虞公乃再免　上許之已而
中旨復召御批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沈去位不[illegible]

國朝大臣自　仁宗以後其去位未有不帶職名者雖其決文
章論列亦必除職補郡而後罷罰以與加焉紹興初葉子昂趙
南夫並相曾名社大當於是二人並守本官罷非常典也淳熙
初有詔宰執侍從非有功不除職其宰葉夢錫以言免相竟守
通奉大夫知建寧府紹熙初王謙仲為樞密使又用何自然章
降一官放罷凡此皆非常制

紹興至開禧督府廢置本末

國朝故事大臣統兵者[illegible]
後諸大將官既高皆為宣撫使使名已重於是[illegible]
都督自呂元直始也元直始以都督江淮兩浙荊湖諸軍事為名
開府江上還平江而守臣席大光有所[illegible]白始置為右相奉命
之所頒令其後事皆[illegible]
象知政事權同都督名雖兼[illegible]
文始也元直富文繼罷[illegible]
之乃奏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元[illegible]
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既而張德遠以敗劉從之功同相乃並
兼都督諸路軍馬元鎮[illegible]以淮西軍潰而罷并其府
罷之德遠去以行府為名往來視師及　上幸建康則督府在
內德遠既元罷會之從相共議還臨安而兵所罷矣淳熙廣其職
江諸將皆聽節議以左相朱漢章為都督漢章辭乃命葉審言

以元樞督視江淮軍馬，督視之名自審言始也。孝宗即位，德遠以樞密使為江南都督，汪明遠以參知政事為荊襄督視。方城失守，明遠得罪，德遠並督之。符離失律，德遠罷歸，而虜又寇江，乃以右相湯進之為都督，進之憚行，遂命故將楊存中同都督軍馬，用富文故事也。既而兩淮皆陷，進之益懼，乃除存中都督，而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為督視，瞻叔亦固辭。上大怒，遂與進之相繼而罷。開禧用兵，鄧伯允、薛象先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丘宗卿簽樞督視軍馬。宗卿與侂胄不合，再閱月而免。張肖翁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祠去。數月，吳曦反，侂胄命李季章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殺王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倪正甫鄧景初論皇子不當贈師傅

嘉定元年閏四月，皇子墳薨，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令，要元豐四年職令及政和三年漢王椿其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肅王。王，上第八子也。倪正甫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引治平二年王為私第謀追，以師傅名官，非嬰兒之比，贈尚書令，詔從之。今謂吏部太常同其失，而正甫所奏亦未盡善也。乾道中，省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二年，孝宗少子恪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忠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王復有雉垣之贈，鄧景初給事言：子為父師，於禮不順。然前是諸皇子蓋已贈太師矣。景初俄以親老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然因唐舊典分別流品甚詳，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皆分正副；任館閣者、府之類，遷轉皆不同；把職及流外、納粟之人，不使得作流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承務郎以上至大夫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任左右，則稍復祖宗之舊，而不盡也。至紹聖，則並去左右一字，論者尤以為當。然龜山先生與門人言，則謂阻人為善之路，其所以益遠也。紹興以後，以其出於元祐，故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左右字之制欲復行，又下逮於選階，而流品稍別矣。淳熙以元趙善俊進言以為本范純仁偏狹之論，請從尚書省從之。元年三月，蓋時方尤善俊，合而言，非公論也。善俊成王仲華宗孫，出進士第，時以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入對，後十餘日又以前任事特轉一官。及死，周洪道為作墓誌，備載其事，謂自是無異言，蓋溢美之云。

元豐乾道武任正任員數多寡

元豐初，節度、觀察使、留後八員，防禦、團練使、刺史共二十四員，而

宗室不與焉乾道初節度觀察使至四十員防禦使至遠郡使
二百員而宗室亦不與焉起復後洪邁權尚右郎官奏請裁減
後不行（使從以元年八月從請）

建隆至元祐選人陞改舉主沿革

選人陞改國初無定制建隆二年命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
任幕職州縣官者各舉堪為賓職令錄一人據今用舉主自此
始開寶三年四月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兩省朝官等各於見任前
任諸郡幕職州縣官內舉堪為京朝官者一人選人用舉主改官
自此始（乾德二年六月詔令諸州知州通判各舉可陞京朝官州縣官內舉堪為通判者一人又在此前今不合已舉京朝官）
紀事然自建隆至淳化二十餘年舉京朝官之數纔五百員無允
濫之失也至道二年閏七月有司言諸州舊監當京朝官共五
十餘員乃命左丞某等八十四人各舉州縣官展勞有吏幹
者一人景德元年八月以來令少人各令舉京官二人並舉
州縣官一人大中祥符三年正月詔內外臣僚舉州
縣官並須經三任六考以上自此始五年六月詔自今各
京朝官一員其舉州縣州官京朝官者只令用兩員
自此始天聖元年五月敕兩省五品已上舉
舉京朝官五人陞朝官許舉一人限員自此始
判使是月用判減兩銓陞朝官同事路充
監當者不得舉官及知縣朝臣不得舉所統攝並屬縣官監

前此內外陞朝官皆得舉京官故也二年十月中書言舉臣舉
幕職州縣官充朝官者俟舉主及五人即以名聞應從遷進舉
主用五員自此始三年六月人用監察御史李紘言令轉運使
至諸州通判並舉本部幕職州縣官外餘陞朝官未經通判已
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舉之人須是在任舉主內但有轉
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二人便與依例施行若止一人
即更候常參官二人保舉並與磨勘作通判以上不得舉官
具任處更不得受差及舉主同用於司等自此始慶曆中初罷常
平使者得舉如提轉乃罷通判舉官元祐初將復之依依自
是屢舉之法益冗而冗濫日甚矣

隆興至淳熙立改官員數

祖宗以來選人改官亦無定額元祐中除李常為吏部侍郎始
定歲百員為額後亦不行紹興後多不過九十員少或五十
員（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八十八人二十六年五十八人二十九年十八人三十年七十一人以八人推之不在數三十二）
年孝宗在極其多至百一十三員言者患之請為之限隆
興元年春詔吏部開具三年舉主員數措置之額取旨（六月已除旨）
其夏遂詔以八十員為額內將十員充歷任十二考減舉主改
官人數如不足並聽（四月七除旨）未幾中書言今方五月已闕二
員若待累年必多留滯乃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來照格法
積減為額開具申省（五月戊申除旨）於是議者請舉官補法之數毋得

出一年之限而諸部長貳及少卿等各舉員數分上下半年薦舉仍於七十員額內量添二十員從之（八月甲申降旨）自是通以百員為額後又不行乾道三年周表卿為吏部尚書言其太濫乞每歲薦舉人一百人溢者以三人四川換給以二十人亦為定額其所立員額如歲終不足聽補如各有溢員數許於次年通行仍理為次年之額補溢功賞改官人不在此限從之（六月[illegible]降旨）是冬起居舍人黃仲秉建言四川見管大小一郡每歲止得改官二十人東南共管一百二十九郡每歲卻得百人除曾經事官外路教授磨勘十餘員外其多寡不均均然可見緣此東南至今止七十餘員而四川七月內已滿二十員之額並無留滯之歎稍得元祐隆興所定員額四川係在數內今來創立防限特將四川員之額外未見其可若通以百二十人為額亦以叙上日為先後之序　上又從之（十一月[illegible]）七年冬虞雍公為相建言吏部供到今年改官員數已及三十餘人詔令引見放行改官令後更不限定年額（十月[illegible]降旨）內應公去位　上復稍嚴陞改之法淳熙四年引見改官八十二員補溢十二員五年引見八十八員補溢十二員六年引見五十四員補溢十一員七年春周益公為吏部尚書因請以六年為額詔侍從同議王仲行為兵部尚書與同列共奏以一年較之補缺言之歲不下百員今既溢舉官之數乞以七十員為額許之（二月己亥降旨）尋又詔增十員

引見並聽事改官共十五員四川換給五十員而特旨改官不在其數（四月己亥降旨）自是不復改然四川舉官之數一歲每應百五十員而磨勘之額僅及其半有益刻者謂之待班銅建知之或因事降旨特避一班不為定制近人嘉泰元年有待十一年班者若南士之入蜀者則眾例以為事歸南班引見故無待業云

隆興至嘉泰待考改官滯

隆興初張子公同知樞密院事言諸路舉改官者求皆聽之與之取到興以來每歲改官兩中之數立為定制歲終所選者不年勞以次進改歲終考校不得過所定之數而淵隆者亦如之所有應舉權行廢罷庶幾銓綜均平而在選者人人有安肅之望其有以亦能之才被不次陞改者不在此限詔侍從臺諫詳議中書省（隆興元年二月壬申）議者以為自　太祖以來皆有常舉之制今若患其奔競姦濫除之何如同時而略取於選舉之承旨洪景嚴給舍奏行罰其父張真父周茂元共論之最舉主連坐之法不許苟免擇其罪之輕重而行拘責罰之法而未嘗為莫議長議以為宜取選人九考十考者與減舉主員數吏部下吏部既而陵尚書異頁奏乞將選人歷十二考以上與職私罪者減舉主一員（三月[illegible]降旨）從以八十員為改官歲額內十員充十二考減舉主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關（四月乙卯降旨）蓋奏用張卓二老之說也未數日中書門下省言薦舉改官令方七月止闕二

員若積累數年，必致拘礙。乃令吏部且依常年該行仍措置，合
行裁減員數申尚書省取旨。（七月七日條旨）尋詔以百員為額。（八月四日得旨）由是吏
部引見八十員，四川換給二十員，乾道初並仍其舊為額。居今人
者。上言以郡計之，東南約三郡而改官者二人，四川約六郡
而改官二人，多寡不均如此，可見。乃命迴以所二十人為額焉。
乾道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降旨）及慶承相當嗣，紹熙不復限定年額。（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得旨）久
而嘗其太濫，遂有權以七十員為額之令。（淳熙十三年五月七日降旨）又增
為八十員，內引見御批者共百六十五員，換給小及員（五月八日已）
得旨，而猶溢八員，在六十五員之內，如不足，即以廣舉改官人補
湊。（七年十二月已得旨）後數年復有旨，職事官改官許在歲額八十員
之外。（十三年二月丁丑得旨）進士一任回歷勘及歸正官循改者亦如之。
（十五年十二月庚午日得旨。○歸正官從承直郎後歷五考即改宣教郎）自是引見者稍寬，而換
給獨狹矣。慶元末嘗聽閤為左選侍郎，又請應小五考以上無
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慶元六年十月一日已得旨）嘉泰中亦無
贓為右正言，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
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歷勘。（三年十月一日除旨）吏部引見以八
十員，四川換給以二十員為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木齊等四人，川
路應格者蹇似文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錯，使其律
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
人，豈無一二為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格者觀之，大略可見。詔

吏部議。時吏部又言：應格者舉主一員，並不由通判尚
書奏。已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三員，若係
舉主或闕，階人又減一員。（四年五月十四日條旨）開禧初，言者又指其僥倖之
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孝宗立定八十員
之額，其嘉泰以後稍考滿員等指揮，更不施行。（開禧元年五月己巳行旨）識
者謂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汩之耳。
開禧末，李仲衍為益部刑獄使者，有廣舉措之子以職司狀
為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與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
敢忘。然舉時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書人為之，以子將為託者。
仲衍報之曰：今將奉公守職，雖微命亦將舉之，如其不然，有
所未可。嘉定初，子弟仲胄自宮造捕郡，將行而白諸公一人
乞分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繼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
劄子面諭之乎？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
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悖易納，非誤又罪之大者，豈不復
論。

刑寺得舉外任人改官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嘉泰元年十
一月，言者以為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事中亦有已改
官者，舉削常是有餘，乞做此例，令刑部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
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四川舉削倍改官之額

四川改官薦牘以今嘉定四年計之當得一百六十五紙帥臣監司八十紙（制司大使十一紙總領財賦六紙茶馬司共五紙三路安撫司每司兩年共三紙成都潼川提刑各五紙利路提刑五紙閬外一紙夔路提刑三紙四路常平司每[illegible]）前執政六紙（費大守安大資）知州八縣已上二郡每年各舉二員通計四紙（潼川成都）七縣至四縣二十四郡每二年各舉三員通一年計三十六紙（[illegible]）三縣已下三十一郡又每年各舉一員通全年計三十一紙（[illegible]）

（簡龍附朔黃地獄珍威茂黎文西和州重慶府大寧監石泉永康懷安廣安山南平軍）無縣處三郡每年亦京

各舉一員通全年計三紙（長寧大安軍富順監）以五紙為一員歲舉改官約計三十一員而總使模為（大使十一四路 提點共十九）自淳熙七年有詔四川換給止十五員總而計之是舉削不收使者大半紹熙二年九月制帥京仲遠以京官知縣闕人為詞奏乞增放數員朝廷難之自後或非時覃恩制司奏請則必過捷一年閒待三年吳德夫為宣諭使又請待班人不候改官一面注擬詔從之後三年議者以為不然乃復舊制

前輩執歲舉京官多非所知

祖宗之制前輩執歲得舉選人為京官者五員淳熙間歲一員既得編舉諸路故有力者競趨之大抵多非所知洪景伯罷政家居二十餘年所舉秪八十人有管璞者為樂平丞既得舉矣偶以書至秦邸稽期數日書鋪吏為押改奏檢實日以就之景伯即劾璞罔上且言惟前輩執有舉無削今擊臣熟察時然其詞極切疏入詔璞降兩資舉狀令吏部追還乞詳璞故被此劾者人能誦言之且恭啓時之時未知果何如也自慶元嘉泰後前輩執舉削乃專以待政府言路之求頗多不識所舉之人甚至空名削牘以責之矣 祖宗之意失

選人三考外令日不許受京削

舊法歷任三考已上者許薦舉改官即從五任辟郎雖未及三考亦聽薦舉其後權要子弟及初官者率以參日受薦寒素者患之淳熙十四年慶壽赦書恩霈天下將任通功郎無不偏請者其年八月蜀帥趙子直是言舊法須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於三考之外未嘗有參日內赦並緣于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霈恩盡行補轉若一併許於三考之外聽舉改官切恐干進之人與夫權要皆預從為定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將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於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任進公平不妨寒俊之路不報未幾 光宗即位乃舉行之又詔未成考人不以罪去者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聽著為令

乾道淳熙裁損任子法（沿革附）

乾道初朝廷欲損任子之數有請正郎隔三郊乃奏者有請立
限員者有請正郎惟初郊及致仕各許奏一人者議久不決二
年春王伯庠初除殿中侍御史乃為畫一狀以奏其一曰正郎
遇郊有出身人奏上州文學無出身人奏下州文學應奏下州
文學者將來致官日並改次等合入官二曰帶職員郎有出身
人歷事十五年初遇郊及再遇各許奏一人無出身人歷事及
二十年止許初郊奏一人俟至正郎如上法三曰中散大夫以
上有出身人奏將仕郎無出身人奏上州文學四曰侍從官有
出身人子孫奏承務郎期親與仕郎大功已下文學無出身人
遞減一等致仕恩澤又遞減一等五曰宰執奏子孫依見行法
期親登仕郎大功已下文學六曰右選依此奏蔭其官至使相
者依舊法止奏武階詔三省集議再具條式將上取旨尋又令
臺諫同共集議其年六月始有旨依相蔭補依　祖宗舊法七
色補官人止令奏一子餘不奏行也余謂伯庠此議亦既行之
但權倖貴游皆不便耳所謂七色補官者宗室女夫一也戚里
女夫及掾者二也異姓恩澤三也陣亡人女夫四也上書獻頌
文理可采五也隨奉使補官六也給使減年七也始議以止當
祿及其身不許更冒世賞至特至合奏蔭官候將來致仕日與
一名恩澤已嘗奏薦者不與既行之矣九年七月又用吏部尚
書李秀叔等議應文臣帶職員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未嘗
奏薦者與致仕恩一名即已嘗奏薦而被蔭人身亡者許再乞
應朝奉武翼郎已上補授及三十年亦與一名淳熙四年二月
韓元吉為吏部尚書又乞非泛補授人許生前奏薦一名所謂
使相奏補文武臣各至本色者淳熙五年十一月因曾覿有請
遂從曾仲向宗畏例除旨不行（四年四月覿已有此請曾之特不行其六月贊之既至是行九年[illegible]道已）
下　先是張說在密府已諾武臣當任執政者許奏文資
而數視執政者亦得如蓋黨里宗王與大學附之臣皆爭以文
資補其子不可復正矣淳熙十年二月辛丑又從侍從臺諫集
議應文武臣致仕遺表恩澤並三分減一（[illegible]）
六人前執政五人見任尚書五人
侍從一人宰執不帶職者依本官

##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紹熙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特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趙子
直為吏部尚書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令後
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三年三月己亥也余謂此
等事非獨子直則它人必且啟行遂為弊法矣但永年本伶倫
而官極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曉

## 嘉定四選總數

嘉定癸酉春仲胥甫兼考功郎官四選缺每選補之是歲四選
名籍共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員尚在六七八九品名籍案京
朝官已上二千三百九十一員（出身九百七十五員○致仕補官五百二十九員遺表補官九）

十三員○大禮奏薦補官六百三十五員○奉表補官五十三員○推恩補官一十一員○門客補官一十一員○特授文學補官一十一員○補官補官二員○與封補官二員○宗室閤過禮補官一十四員○納粟補官三員○三省補官八員

右三千八百六十六員奏補一千六百八十員○武舉七十七員○宗室四百二十五員○軍班并掾沐軍功人一千一百八十五員○歸朝歸正五十六員○雜流非泛吏職二百六十員

侍左一萬七十六員有出身四千三百二十一員○奏薦六千三百六十六員○童子科二十八員○補官二十八員○宗子孫恩五百六十員○皇后門客四十六員○恩科五千六百三員○進納四百二十九員○流外一百六十五員

使臣一萬五千一百單一員奏補七千七百一十八員○宗室二千九百一十四員○軍功七百五十九員○軍功八百四十七員○宗女夫三百八員○陣亡女夫六十九員○降七見淨二百五十三員○武舉四百一十五員○后妃親屬一百八十五員○主后供奉二百五十五員○獲賊五十四員○吏職一千三百二十一員○進納多百單三員而使臣之從軍與未參選者不與焉況可知矣

咸平至嘉定侍右員數多寡

今之侍右侍郎即　祖宗時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班院員止三百數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餘員熙寧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餘員而宗室七百七十餘員不與焉視天禧之間蓋已五倍矣以出入籍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職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政和官制以秉義郎易東西頭供奉官忠訓忠翊郎易左右侍禁成忠保義郎易左右班殿直此以上謂之三班其下又有奉職借職則以承節承信郎易之今侍右多籍至一萬五千六百餘人視元豐又增五分之一蓋三歲一郊奏補至千七百人而其它入流者不與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川秦榷牧自元豐已來雖各有兩司秦司榷茶秦司買馬川司榷茶秦司買馬然大抵川秦時止除一使蓋榷山市馭非相通不可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為使乃奏合四司為一司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武順之孫四子初倩京秩試達半甫都官郎官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妄殺人　孝宗知之復令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旬往使曉數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直閣大成為茶馬盡校諸場額外之茶且損省高中馬之直蔣仍買馬必四尺四寸已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驗者復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樞司取馬統制官戴轄謀納賂于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駮之乃詔總與郡刺建方難其選一日轄與師旦語因及之轄自言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茶司損其直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以轄至樞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為茶馬司所致綱馬全

不及格精粹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令三省樞
密院侍具奏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復命直祕閣知
瀘州王大過與格分領之大理置司成都格置司興元府方總
之變置帖也卯日以秦司舊官印視事于其宅又以漕吏精役
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侍胥長以求所俗與史茶司役事
皆中知制司總以身為楷官用此事入復關白以用力起爭持
郎吏蘇報即退還送人械所遣二卒乎中道大遭攔持吊知
潼川府王時輔知府將身至公異以□□為名與緣樂條
結羅而去格呈司所市馬終不及格時以涂藩退役難倖致為
詞為格罷于後為殿嵓

后妃王主奏薦格

渡江后妃之家奏薦每遇大禮聖節生辰皇太后家推恩四人
皇后二人親王公主諸妃遇大禮各奏二人貴儀至才人各一
名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內命婦誕育皇子女推恩者皇子生婕妤已上三人美人才人
各二人皇子衆頻出閣妃五人婕妤已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
人公主生一品二品二人其餘一名上頻出降一品四人婕妤
已上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非次進封者推恩二人美人才人
各一名嘉定二年指皇后已正位詔用奏薦嘉泰三年十月嘗
生皇子特與四名蓋以事體尊重故也

宗室封女之制

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淑人節度使碩人觀察使令人團
練使恭人遙郡團練使宜人大將軍安人凡宗室女郡主至安
人身亡皆任子孫一人淑人已下未有子食祿者惟聽任所生
子凡郡縣主兩遇郊皆推任子恩郡主四人縣主一名郡主得
奏期已上親縣主止奏子孫

妃主親王所奏親屬

凡妃主許奏緦麻親之子任一品許奏緦麻親才人許奏小功
已上親親王婦之有服親及有服親之夫皆許奏內命婦非遇
大禮雖諸妃親屬止授承信郎

內命婦封贈

凡內命婦封贈妃三代婕妤以上者二代美人才人一代

職事官改官法

職事官改官法樞密院編修官秘書省正字太學博士兩學正
錄到任實歷一年通理前任四考並自陳改京官即未滿年就
改一等差遣者俸及一年聽通理敕令所刪定官有出身四考
無出身五考從本所保奏與改合入官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
三年通歷任五考有改官舉主三員者亦聽隨法評事改官帶
行職任及補外例得添倖諸州紹熙初沈評事槐始與堂除知

縣二年九月十五日後又不行慶元求李侍閣直枋復以迭制出宰金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自是皆作邑矣南禱求李侍郎試有請乃命以二年為任試鉅野人汪老之子用李季章薦呈侍從令以集英殿修撰知廣州云

舉閤門祗候 二事

凡舉閤門祗候之制諸路監司都守及州鈐轄已上許歲舉所部惠幹有方略善弓馬任兩任親民無遺闕及曾歷從任者一員郡守仍員外郎正使、武者主點及帶職陞朝官已上乃得薦舉準此新例也

諸舉充閤門祗候用舉主七人內一員職司侍右試驗吳兵書大義五道通時務邊防策一道文義精通三百字以上並馬軍司候弓馬合格取裁

宗室銓廳出身補官例

凡宗室銓廳得出身者京官進一官選人比類循資無官應舉得出身者補修職郎即試秀二王下子孫中進士舉者更特與一官

選人曆任有贓犯者改官增舉考

諸選人改京官歷任曾有贓犯者公罪一犯徒兩犯杖四犯笞並加一考私罪笞亦加一考仍增舉主一員杖以上加二考增舉主二員或職司一員即舉主考第及格而以事論罷者雖降資未不理遺闕並改次等合入官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目之制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目之制歷任六考有舉主四員與移注歷任十考有改官舉主七員與磨勘郎因捕盜應循從事郎已上者具奏降等與使臣其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移使臣與比類循資至承直郎止指軍功者謂親冒矢石者獲級或保謂及與選兩兵解圍具逮捍守協進錄隣郎夫之類非也即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盜而轉至大夫者聽免差科：配如官戶

吏職補官至從政郎止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因考第關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注擬其元補因依奏裁

慶元蔭補新格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已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已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武臣防團刺史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已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大中大夫已上二人武臣使相已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已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

賞上任子限員之議許從官討論中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
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之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為
吏部所格者用待制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
外若非泛恩澤則不計云（謂監司帥臣遇事恩及亡使出疆之類）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凡非泛補官者舊制自郎已上官皆得任子乾道中始詔自郎
副使已上補授又三十年已上者聽官本宗緦麻已上親一名
帶職自郎已上入官十五年正使已上入官二十年並得親民
資序者遇大禮聽蔭都補一名止其致仕即不在蔭補之限如
已任而被任人身亡者依致仕日綠別蔭子孫一名若大中大
夫觀察使已上不拘此令九年七月詔旨也非泛補官者謂且
條奏補異姓緦麻已上親及孝深人娶宗室女補文資之類

諸縣推法司

舊制諸縣不置推法司吏受賕黨獄得以自肆紹熙初詳者始
請萬戶已下縣各置刑案推吏兩名五千戶已下一名專一承
勘公事不許差出及兼他案仍免諸色科役事件月給視州推
吏減三之一委令佐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諳曉勘鞫人充以一
年為界即同鞫勘受財並行重法（元年七月庚午勅）然諸縣多不奉行
朝廷聞之乃勒令請領重祿如不受者勒停所屬不帮支者從
例受制書而違杖罪（四年二月己亥都省批狀）慶元初又詔諸縣編錄司以
行重祿仍令縣主吏舉有行止不犯贓私罪小吏三兩人就司
習學遇闕縣闕州委官試習學人斷案一道刑名五件取精通
者充及三年檢斷無差失陞一等名次主吏有闕得先補之著
為令元年五月戊戌勅自降旨及今近二十年未嘗有行之者

取士

制科召試制科兩登殊論三秀才

自李仲吉復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
康青城人祖者仲字子固真世初嘗為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
有才為郡守陳繼昭功館客獵入為司農寺丞薦致于劉仲洪
尚書所仲洪亦喜之時李季章為禮部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
郎仲洪薦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斗勝威
未陪杜福史不赴詔澤權所並召致錄總欲先得試屢送季
章季章以為在後不肯致見得代二日以仲洪意為聶師旦言
之侂冑不得已於仲洪為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
易元章徼遲致大恨乃以劉子宣劉堂說言頗多敢陷反業偏
駁殺之殺已降旨送誠拜月諫元章入已時程伯允方為侍御
史俄而元章除右司諫伯允先為松註以嘗論謝子肅外補恨
之不忘及除御史獄奏案子肅二子出身元章亦恨致因及之
伯允日用諫始入言路而亟擊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
論二謝如致事及觀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元章論二謝駁放

伯充論致進卷試題伊尹蘇師致亦登伉胄之門伯充無以為罪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湖陵把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是未歲致以吳德夫薦再召鄭景伯正言論之乃勒令歸鄉里修所學焉（馬元章以開禧元年閏八月十四日對鄧伯允以其月十九日對龔景伯參以嘉定四年五月二日下）

殿試不避親

國朝之制發解進士及省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緦麻已上親及大功已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殿試則雖父兄為試官亦不避蓋以無別試之故也開禧元年松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對多士韓伉胄院欲乃用言者奏寘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名

孝宗謀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

故事南省開院後已上十人試卷例寫本再進入行之久矣淳熙辛丑歲上命王仲行尚書知舉鄭少融侍郎黃德潤侍御同知既入院矣或謂鄭黃皆閩人恐有私上乃謀令省院取三十名前卷子於揭榜前五日付輔臣考校然未出命也居數日宰相趙溫叔因奏其事且言如必欲行則宜令試院知之上曰朕亦有此疑更欲與卿等議之溫叔覺上意已變即奏云臣等亦深疑之未敢遽奏恐有避事之嫌陛下既選任知舉三人又令臣等考校則是三知舉不足信矣況又有不可者臣等受恩至重今日固當盡忠考校但恐此例一開後來宰執有挾者得以容其姦上曰朕亦思之不可開此門姑已之後因日乃命開院日將上二十人真卷先次進上會仲行策題有太上皇帝匹馬渡江之語上不樂以諭輔臣時臨安已版行亟命毀版仲行不自安數請外後數月出知紹興

淳熙議復四川類省試兩減額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劒宣鼎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皆以覃恩免解貢省者額百人遂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淳熙十五年范東叔仲藝為右司郎中議以蜀去天日遠士惟科舉一路非有學校他歧進也且隆興省額蜀人初不預今乃例減名額非是當復故特留仲至自成都召還為參知政事意亦主之執政共議白上改用十五人取一名有成說矣東叔喜徧為從官給舍臺諫諸人言之亦無異議會宇文子英价以兵部尚書兼侍讀當在直上以其蜀人也以所議語之子英不知其由遽對曰類省十六人視南省已優矣尚何議翌日執政奏其事上曰朕已為宇文价言之毋得蕭諒公乃進呈用東叔之議則類試每舉當增省額七八人子英率意而言遂不可復東叔深以為恨

四川類試榜首恩數差降事始（趙莊叔孫安國本末相似）

自渡江後四川類試榜首若不赴天對例得而使職官義優之
也丁卯歲何秘監耕道夫為榜首其答蜀人材策歷論蜀人難
進易退之節有鄙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時秦丞相方沮張魏公
見而惡之遂降首類試第一人不赴殿試者賜進士出身為道
夫故也庚午歲張闡學真甫為榜首答君臣策極其贊美秦丞
相喜諭主司於三名外處之由是真甫唱名第四而趙舍人莊
叔自上八名外 上親擢為第一人其實莊叔廷策實甚阿時
至引趙普雷德驤故事且有歎詠崇慕之人之語 上第以其
首曰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真情之所在謂有古文氣也甲戌歲
張舍人安國策答遂有一德大臣之言乃擢為第一一德大臣
年七十未致仕則任除子孫奏乃詔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
職又詔未奏者許奏一名速淳熙九年八月始立薦奏限員其
後特奏名又以三人而取一皆略如 上旨然恩濫未大減也
西也盡以手詔之策行之官曹其少清乎

特奏名冗濫

特奏名進士舊二人而取一淳熙初議者以為冗濫太甚請裁
節之詔吏部同給舍詳議於是尚書程泰之給事中王仲行舍
人陳叔晉等奏乞三人取一人其不入四等人舊許納敕再試
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今不理舊諸
州五路舉人及久在學校充職事人並陞甲今止陞名奏可
乃辛未歲周益公試策中語也然莊叔安國然陛對獨不附秦
安國幾為所殺由是見重于當時焉

孝宗議權免奏薦及罷特奏名

孝宗初受禪以官冗恩濫思有以革之乃議定制百官已任子
者遇郊恩權免奏薦俾賢良科令中外普薦而罷特奏名手詔
左諫議大夫王之望殿中侍御史尹穡右正言袁孚議參酌來
上隆興二年七月庚寅也既而臣僚言陛下即位未久恩澤未
編此二事關于士大夫者甚衆望少寬之不已則宜立奏薦限
員踰數者許回授雜門客親戚漕司之試止移鄰州如是則省
額可減百十人此救弊之策也于正亦乞皆損制舉薦員朝官
年三月也其後朝廷每有覆澤則有前榜不中選者輒取而官
之往往千數百人充塞仕路遂成敗例不可復減矣

女神童

自置童子科已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
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
封孺人

太學生校定新制

京都循法太學外舍生二千人校定百人內舍一百人校定三
十人仍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舍試又入優等則徑當學官之
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所謂釋褐狀元也若入平等則謂之一

優一等例謂免省直赴殿試其次先免解後免省仍並有陞甲恩例紹興復興太學首旨權立內舍百人為額歲終校定每十人校一人十五年二月十七日旨是時外舍千人上舍三十人而已慶元開禧兩放混補外舍生增至千四百人本齋乃乞增內舍生百二十人為額許之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承當仲為祭酒又請每歲校定增為二十二人亦許之二年正月十三日旨舊法自外舍補內舍者雖有校定必公試合格乃許外補蓋私試皆學官自考公試則降敕差官故也嘉定中袁和叔為學政奏乞每歲終取外舍生校最優者一人補內舍又從之自是陞舍之法愈寬矣

## 淳熙武舉授官新格

武舉人補官舊法榜首保義郎沿江巡檢不入等承節郎沿邊巡檢縣尉第二名已下承節郎沿江巡檢縣尉不入等承信郎淳熙二年始比文士恩數榜首補秉義郎堂除已上或諸軍計議官第二名第三名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一任回轉忠翊郎不隔磨勘以比文士改合入官第四第五名承節郎諸州兵馬監押二任回轉保義郎不隔磨勘以比文士循文林郎餘人如舊是歲五月有忠訓郎張世爽者自言武舉出身乞從軍許之七年三月遂立法願從軍人令樞密院銓量筆依新法補官榜首差三衙或江上諸軍同正將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已下同準備將不願從軍或雖願從軍而人材不應選者並依見道七年已前舊法八年四月庚戌又詔武舉人從軍如有已見利便許赴主帥陳述道有過犯合加罪責申樞密院取旨蓋不盡用階級之例且使無紊越之虞也五月丙戌又詔武舉從軍人許先令參部出給料粮仍自六考開陞資序既而言者比捷往往自高不願入軍張九年五月丙子有旨自今從軍勤恪者從主帥保奏陞差但令且按射於以為覆初無特改即日可上又每二等授積陞差或雖未名之士從軍不及年而例統制矣至於三名已上補將頗異或忠翊郎者或改轉須請則無為京官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是又失之僥倖也其後議者以為言乃詔武舉人毋得鋪封既又不行然自淳熙已來武舉人亦未有求赴可稱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十六

共十一葉十一日未[illegible]十八[illegible]寫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十七

財賦

## 廣西鹽法

廣西鈔鹽之法詹體仁所請也體仁嘗為廣西漕知官般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鈔易之及入為起居郎乃薦析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庭直令往廣東西與帥漕及兩路提舉等諸司詳議鹽法者淳熙九年二月庚戌也其冬庭直使還與廣西運判兼提鹽王正己廣東提舉常平茶鹽林枅共奏官賣之法害民客鈔誠為利便而庭直又自言二廣通行客鈔之時運以九十万緡為額廣東十万籮（一百斤為一籮）正鈔錢五十万緡廣西十万籮正鈔錢四十万緡及廣西行官賣法而廣東除去運入廣東之數二万五千籮僅為七万五千籮再借廣西不支截鈔所賣為十一万五千餘籮（不產鹽十六州以賣六万五千八百餘籮○產鹽五州賣一万八千四百籮○海外四州賣五千五百餘籮○前任漕臣晏安世又新賣海道鹽一万五千五百餘籮）皆科抑也今運行客鈔廣東可九万籮廣西可六万籮仍撥以漕計存留鹽本改撥通貨西路可得二十八万餘緡（十五万緡兩路增收漕計錢○六万餘緡西路存留鹽本改撥通貨錢○三万緡東路存留鹽本撥○二万二千緡東路九万籮內有西客改撥請東鹽者以二万籮為年額籮依東客改撥西鹽例仍遣貨撥七百文計五件○一万八千緡東鹽六万籮上每斤增收西路漕計錢二文三分計上件）合西路正鈔錢三十万緡為五十八万緡可充廣西漕司一万之用既而又言漕司比舊行鈔法之時有增支錢十八餘万緡未有以補

庭直乃奏乞廣東增為十万籮廣西八万籮詔吏部尚書鄭少融與給舍施聖與宇文子英葛楚輔及體仁詳議、者皆以為可於是檢正官王誠之都司陳安行謝務本王吉甫考究如庭直所乞十万八千籮之數仍嚴私販之法重官鬻之禁既命南庫戶部廣西帥憲司湖廣總領所歲共捐二十万緡以補廣西漕計之闕（戶部令南庫西漕司錢一万二千餘緡改撥西漕之南事撥○見西漕今起湖總載三万緡令戶部科降○廣西今起鄂州大軍錢十万緡元總會今總所進[illegible]○府西詔撥廣東鄂州大軍錢二万五千緡下起[illegible]庫東并還鈔[illegible]內起解○湖西憲帥司今詳截上千緡下治按○廣西漕司一年籮支錢三万從令部有一万）又出祠牒會子四十万緡償漕司為歲計之用（會子二十五万緡之路五百道計十五万緡）詔可其年十二月己亥也後數日權庭直太府寺丞又數日除廣東提舉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正月體仁亦除吏部侍郎四月詔以體仁陳奏二廣利害深知民瘼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旋還敷文閣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詔以體仁宣勞深載陞敷文閣直學士廣西路遠自乾道已來鹽法更改不常凡商人稍有資財皆遣徙而去官般既不通至罷官般而軍食遂闕廣東提鹽韓璧首陳其不便事下安撫提鹽司（十年十月戊子）庭直時已陞本路運判兼提鹽二人初不為之變也久之又并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十二年十二月甲子）通以十六万五千籮為額（廣東九万五千廣西七万）體仁尋奏言累年鈔賣之數通不盈十三四万籮乞減十五万仍蠲通貨錢以便商販從之（十三年九月乙巳）蓋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

售於民其為害愈[illegible]散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遠為侍
御史首論廣西鹽鈔為民深害皆由俵之附下罔上交通漁非
固位患失甘心害民以至於此乞行竄黜正其欺罔之罪　上
諭以當先易帥臣餘俟議黜上省撥用趙彥質似可　上曰質
荷不淺可別選人密院前德用留仲至從奏事也　上曰廣西
帥須得平心人為之庶幾不至輕易改法如胥選乎似可用治
有徽猷潘景珪有才亦試卿可更與丞相議之既而賈滿洽以
母老辭議久不決子遠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應孟
明知靜江府呂體仁赴行在　上因言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如
侍從中有人亦主客鈔仲至曰臣久在館中備知利害事同兩
路若輕改法即兩路俱々且因其弊而救之　上曰今除孟
明與儀之為代朕當親札與之上可與伯禮弊未可輕易改法
時九月甲寅也子遠再奏乞召體仁呂令　上默親札云已差
應孟明詳究利害事實以聞所以不令朝辭正恐參於臺臣論
諭使之聲明不能平心處事若鹽鈔果可於民儀之豈以輕怨
乎孟明至官首奏本路見令以鹽鈔抑勒民戶流去一方且鄰
監司不支本錢鹽丁散去人戶多有請鈔而未得鹽者又人戶
以產業抵當請出鹽鈔亦有已業既盡借莊田之砧基以充要
約者不若復舊法令漕司官般官賣以解愁怨十六年正月壬
寅進呈　上謂大臣曰始議行此事時先遣胡廷直往體量非

不拜省往々止是行同俵之々說令為所誤宜令孟明條具更
改如人戶有未支鈔臨須令盡數支還令不可復失信於民西
年詔體仁予在外宮觀從所請也先是朱晞顏除廣西漕入
辭　上諭令同孟明措究鹽法利害晞顏奏令鈔以客為名實
無客商乃獾稅產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產而後止況靜江官
般之時每斤百八自變為客鈔每斤百二十尚何便民之有乎
遠乃見　上乞重黜體仁仍從兩司所奏依舊法行下丙辰詔
體仁落職學士罷宮祠送吉州安置張知賓州王光祖為都提
舉廣南路鹽事同師漕二司一面措置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
截撥本路諸州應折湖廣歲計錢一十五万貫補助令年支用
除高雷化欽廉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高州鹽每斤二十二文主戶每年月二賣三斤客戶二斤寡婦一斤半雷州鹽每斤三十二文每年主戶一斗鹽十二斤客戶雜五口化州吳川縣鹽每斤三十文石城縣三十五文石城縣三十八文茂名縣二十二文上常由縣四十文信宜縣四十五文八口欽州鹽每斤四十五文上戶月買三斤中戶二斤下戶一斤半）餘鹽令東路漕司歲賣七万五千籮充上供
紹熙元年冬用廣西提刑吳宗旦之請頓損五州鹽見鹽數又
用廣東提舉劉坦之之請減鈔鹽一万籮戶部奏如是則暗失
經費六万三千餘緡然　光宗不之斷也二年秋廣東漕言六
万三千餘緡有未信者可又減五十籮盡廣東潮惠南恩三州
既有產鹽而官復般賣由是往々計口抑售于民自紹熙已後
朝廷積損經費十万緡而科抑少減矣

## 西川石脚井

眉之眉彭井研嘉之洪雅等縣皆有石脚井謂其窄狹也在多悦者謂之山門在彭山者謂之瑞應此二井尤爲鹹苦深隆榮諸井之鹵對煉而後可成鹽（隆州諸井爲鹹脆而其水之尤苦州皆煮之不用煉而成鹽）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官未榷鹽時小民或私煎以求利元豐三年立法禁止崇寧初張天覺爲尚書右丞建議成都府路第十五內當公事切居禮奏措置西川鹽事從之暨擢天覺遷尚書右言井研洪雅等縣多有石鹵苦鹹不堪食用乞依元豐法禁人開煉井罷居禮從之三年十一月戊寅也紹興中瑞應鄉民戶始有盜販鹵餅私和硝石末成小鹽假借以集者有司因出榜權凡三十六井歲輸官錢万七千餘緡既而提領所以爲不便言於朝潰行封閉而以其稅額均於近縣榮隆簡四州之井戶謂之石脚錢紹興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問之即遣崇義郎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者往山門措置其年九月也會後月得小鹽万五千斤皆不用引鈔權行發賣除責息錢万九千二百餘貫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于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須足可以夫有司而京確所不爲乎失之矣

## 東南收兌會子

自曾致遠爲版書鋭意見理　之故始與提領會子章宜規摘作事若共詳倣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万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爲八百万緡至第七界又增爲二千三百二十三万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而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餘緡民間折閱甚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會子当滿詔趨先期命刑部尚書曉侍道所拘換於是與長貳奏請第十一界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度牒公據官誥没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嘉定二年五月甲寅降旨所謂名件凡九一曰祠案乾度牒約一百六十万　余緡僧牒每道見在數亂者十六万七千七百餘斤打一百萬二十套每套價錢一貫文作一貫六百文二曰出賣乾道没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万餘緡以戶部具到諸未賣官田計價錢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三十六貫九百文限三月許人戶以第十一界子承買三曰出賣告勅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万緡謂迪功郎告每道一万貫承信郎告八千貫進武校尉綾紙四千貫進義校尉綾紙三千貫已上四色各降一百道上州文學助每道八千貫助教告每道五百貫已上二色各降二百道進武副尉帖每道二千貫不理選限將仕郎綾牒一千貫已上二色

各降三百道四四左右選轉官補官者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万餘係贈宣教郎轉通直郎一官計七千貫承務郎至宣教郎每官五十貫已上二色共降一百道副武郎轉武翼郎一万貫修武郎轉訓武郎五千貫已上二色共降四十道選人循資每資三千貫共降四百道承節郎已上轉官每官四千貫承信郎轉承節郎三千貫已上二色共降四百道五日封贈冠帔勅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万係贈生封安人每道一千貫孺人告八百貫已上二色各降一百道冠帔勅一百貫已上降二百道將入假迪功郎承信郎各五百貫已上二色共降二百道迪封孺人二百貫已上降一百道六日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万係每帖二百貫七日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万係每年一百貫八日拘催諸降已降未賣告勅錢兩項計一千四百一十万係開禧二年四月五日內兩次拋降四總領所官告綾紙勅帖二千八百道計一千一百四十万貫內湖廣中已賣三十万五千貫淮南中已賣一万貫其所收錢亦不曾起發諸路州軍元拋降六百九十八道計三百五十九万一千貫已起八十四万五十九百二十五貫五百文已上兩項通計上項錢今仰將已賣錢盡數起發如賣有未賣告牒等仰盡數繳申尚書省九四日臣僚奏屬後係錢未見數承務保義郎已上五千貫通仕承節郎已上三千貫又樸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路州縣幾得其半之數是知其理積遂虛十一十六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兌壬申之冬王全為湖廣總領亦猜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錢五百係官價八百低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係方許收買仍限一月凡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遙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頗持人情洶洶市皆為肆怨嗟盈路剝德修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万借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德修復自出府庫之藏隱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親于朝得新楮十万係蜀中收兌楮會凡用生庫黃金二万兩白金九十七万兩收能收千六百七十万係而民不甚病湖廣利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今嘗考紹興之初東南鋼軍士用見錢是時書偽設錢致立元斥軍費頗矣既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荒和糴行在會子于時王珪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七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弊諸自兩人始至於忠欽道沮 孝宗假換之策以貽後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後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詳識之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嘉定元年冬四川總領所收兌九十界錢引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

五万崇寧後陝西運事起法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間書鈔之
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達奕和張鵝公出使復以使宜增
印自後因仍不改至嘉泰淋時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緡通
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緡止直鐵
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逵孺乃與容康議出庫完
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一百
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變運官所藏可直一千三百万緡論凡
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隷及赴利州市金
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務出民間大壅先是總領所歲受諸
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令頃收支而
庫完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
者至數千百里而限期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
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驕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值百錢嗇
嗟怨往其聲載道後月日制置使吳德夫知之乃揭榜除收兌
一千三百万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金
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使方與總領所比
故移書東南以為德夫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獘專屬計臺
制司無所預由是不直德夫云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末制司科井戶官賣錢附

陳逵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也鐵錢五百有奇若闕外用
銅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安觀文忠之庚午
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東以名衷龍游人當為軍器監
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万緡為助大制司益以二百万緡既而
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万緡其千二百万緡合諸
司之力餘千七百万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逵孺
請三年三兌夫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
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万緡如此即止餘二界通行公私
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揭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
程松增印五百万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令措
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万外餘二千四百餘萬令總領所
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文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
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
以去斷不行使檄至逵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逵孺
未視事有御前軍直入吏舍捽都吏三人以去逵孺惱即以

印付僚官稱病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錄連之歲副宣司
遣官制刷四路錢物得五百万緡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
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
當還制司凡日所進五百万緡以備對壓其參議官毛伯玉等
調議

辛兌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万緡

其千二百万緡以茶馬司美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

緣金銀對鬻餘以九十三界收兌又新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
万緡以收換東老所增之數窃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
盖二司之說並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平用新
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秤斛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
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窃民間以所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卻
還合兌新引率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万緡者其
半以三路鹽井户月額每三万斤科責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
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責一千道計直百万緡其半則以給
賣沒官鹽井稿民户沒官之井自慶元已來依坊場法召人投
買除引息土産税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達瑞俗從總領所
人中為永業得錢數十万緡至是心司以為計司違於眾
售酬未當直所召人實封投買又得錢近百万緡初不合惠輸
舊引于官以兌　之人後隆川制師文侍郎申明漢令自十
二月以後畫輸新引盖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万
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而總計司非有　積金銀之富又安
能收　不行之券乎令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
十六万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堂計者輕視而善藏之則
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

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逵瑞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揭端
明為制師深不樂之四川皆不用吳穩夫代鎮蜀與逵瑞厚下
令官民悉許流轉　州縣所備場賦輸悉不　受由是不敢行
後但以其五万緡收兌舊引於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
司又為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當五大錢時陳逵瑞總領財
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
大使司欲盡收舊錢引乃鑄於邛州為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
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
重寶四字為文其背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万
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
方患引直之低則曰從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
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用議者以為其
樣雖産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
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邛利二監焉

紹興至淳熙東南諸官產本末

紹興末董搏之仁榮守永嘉始建議官田之議至乾道初為錢
七百万緡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　二年十一月户部奏已賣
一百二　到五百四十万貫未賣者
十万貫朝廷仍將并營田賣之而兩浙漕副周淙言本路營田

已佃者九十二万六千餘畝若償之懼失租課四川總領所亦以不便為言乃詔除四川外盡行出賣（二年六月）後又詔沒官田產除兩淮京西湖北等勿賣外江浙閩廣湖南八路以田計者六百四十二万畝有奇以地計者二万一千畝有奇以屋計者八千四百間有奇共估錢五百十六万餘緡遂命將作監丞折知常往浙西司農寺丞葉翥往浙東（元年三月）監登聞鼓院張孝貴往江東主管官告院周嗣宗往江西措置（是年四月）始限一季從旦一年至淳熙初已折扑者僅一百六十二万餘緡而直之未輸者猶四之一其未償者尚三百五十三万餘緡（元年六月戶部具到）蓋估價之初豪民大姓請囑官吏相為欺隱其已賣者皆輕立價貫上色戶產也而中下之產估直反高是以不售於是言者以謂不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猶可得米數十万石措之尋命諸路措行住賣（三年二月）後數歲漢用軍器監主簿徐祀言併營田沙田出賣（浙西淮東江西三路凡估錢少田凡三百八十万餘畝）議者多以為不可未幾浙西提舉王尚之言平江一郡已有當賣田十二万四千餘畝歲收租二万石有奇乞別得拘催或遇歉歲得以接濟從之（六年十月）不久言者又請盡鬻官田以為常平水旱之備（十四年六月）事雖施行後亦不究也大抵二十年間所入官田實不過七百万

王德和措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始於鄭亨仲時成西和鳳金洋州興元府皆有之而洋之西鄉為最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而已休兵日久豐潤歲增營田之家懼官之增課也每三四歲則率投狀退佃而賂總所之吏使蠲其租在紹興中歲課十二万斛有奇乾道末損為十万至嘉泰初才八百斛而已隆州學官張鈞子和嘗為西鄉主簿知其本末即為王德和言之德和分遣官屬八人按行且檄諸州縣大略云營田戶所從官田甚多若按行畝目增立租所有無數十倍今不欲過占仰民戶自陳增墾之數山田畝收二升陸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戶懼皆以實告獨豪民大姓則密賂行遣吏吏以為無使給以種子之由是有覺公擾之語矣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風言某人者大將之郭氏之婿也遂啟而廢之子明急降檄約定至秋調兵時官為代營田者凡半歲省緡錢万餘緡州縣供億又倍子和始議可增三十万斛及其所增才八千斛而參居多焉未及秋而德和罷去後日乎代之者反其積額輕不收

關外經量

劍外諸州之田自紹興以來久為諸大將吳郭田楊及勢家豪民所據賦入甚薄議者欲正之而不得其柄吳氏既破安觀文為宣撫使用乃盡經量之金州守臣家子欽曰此州蕩殘諸郡

邊民恐不可盡其利官一入境將散而之四方矣於是除金州
外凡興元府洋河階成西和鳳州大安天水軍二十縣經量之
數大抵增多而亦微有所損籍九郡家業錢凡一千一百五十
七万九千餘緡及其經量二稅十四万五千六百餘石夏秋役
錢十五万七千餘緡宣撫司命別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高下
分三等為九則以均稅之重輕而所委官吏務以增多未嘗行
歷鄉社親覈覆訟往往強令有田之家增認租數而民始怨矣
增剩租稅視舊籍凡增家業錢二百二十九万七千餘緡役
二稅三万五千八百餘石役力錢三万五千餘緡安以辭避制
大使表中所謂田產之均一有偏蓋指此也其後代者劉師文
言上件所增初非田土之廣衰亦非戶口之繁滋於民甚害於
公無益乞盡行除免諫官息式律亦以為言於是盡復其故
焉

龔實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為淮東總領龔實之來改閩戶部歲撥淮
東諸軍錢六百九十万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万緡而已因
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
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時淳熙三年九月壬子日也會良
臣以歲用不足言于朝乞借撥實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
近習恐贓賄事覺極力救之實之不顧十二月寓奏總所侵盜
大軍錢糧累數十万實之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
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令良臣赴淛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
六月除中書舍人又明年四月除給事中六月除簽書樞密院
事其為舍人實之去任纔十二日也英州之禍 預有力
焉延年時已遷將作監萬遷著作郎坐實之黨罷去 延年六月戊戌罷去
萬六月甲午罷 蓋延年嘗言湖廣總所錢物有剩庫剩歷所收已行改
正故與萬並遷而大同無所興覺二人既黜之兩月大同乃自
密院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翱翔累年始錢補外蓋三總司
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但一日故也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物格

乾道初有孫大雅者知秀州以發摘姦伏除直秘閣未踰月大
雅又奏書一編凡四卷名四州郡拘催上供錢物格大略言今
郡上供歲為六十八万四千緡有奇其件名百九有歲入者有
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糧為月入即以所置文籍於次月之旦
考其未足者 為且加討於其吏而次月補矣由是而有拖欠
者臣則未之見也此即漢之大司農之諸錢穀金帛儲積郡國
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之意臣所領郡凡
年止供錢六十八万緡已並入於大農更無拖欠敢昧死以獻
二年正月癸亥也奏入詔孫大雅奏漢上計之法月計可行於
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曾懷中侍御史張之綱以舊去

而右司諫汪澈諸外以視監察御史張戩等劄子言：漢雖有郡國上計之制，而武帝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于帝都，三受計于方嶽，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至宣帝黃龍詔書有云：上計簿文具而已。則在西漢已不詳矣，況今日始盡草具，備乎此矣。中興歲正月旦臨軒受計，而屬郡計吏皆在列，宜屬郡計大小遠者方在東漢未必悉至，況今日川廣之流，其能使如期者至乎？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錢已足未足數少數多之數，依常平法丈戶口租稅之例，並行造冊，正月進呈。丞相選一人為最而明其殿最。事下戶部，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諸路州軍遠近不一，若取會濟造，猶恐稽遲。乞令各州每合發上供錢帛糧斛數目，歲終造冊，正月進入。投進仍立式行下。從之。其年三月丁未也。識者謂臺臣所奏可謂至言，若上計之法果行，則公私急迫久矣。嘉皇帝不施用，蓋以此夫。

慶元會計錄

慶元會計錄者，始因殿中侍御史姚愈建請，命金部郎中趙師炳、戶部郎官楊文炳同編集，三年三月書成。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鄭亨仲為四川宣撫副使時，本司有隨軍、激賞、樁管、降賜四庫，其數頗巨。總夫不察，來總計欲盡取之，亨仲不與，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罷，本司樁管錢至五千萬緡，分撥赴行在，餘令總領所拘收。乾道三年五月，吳信王璘六月復除宣撫使，九月虞丞相入蜀宣撫使，隨軍、樁管二庫見在錢引八十九萬緡，金五千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五百匹，皆有奇，此紹興末吳信王為宣撫時所儲之數也。五年三月，虞丞相召，七月已已王公明樞使入蜀，兩庫見在錢一百二十四萬緡，隨軍庫一百五萬，樁管庫十九萬；金八千一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八十餘兩，樁管庫三百二十餘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餘兩，樁管庫二千六百餘兩；帛四千五百匹，並隨軍庫之，亦有奇。八年九月王公明召，十月癸亥離司，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九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七萬緡，樁管庫一十二萬緡；金一萬兩，隨軍庫九千六百六十兩，樁管庫三百四十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七百兩，樁管庫一千三百兩；帛八千一百匹，並隨軍庫。亦有奇。此隨軍、激賞、朝廷封樁、支降錢四百四十萬緡，又有未償茶馬司羅馬錢四十七萬餘緡，則兩庫實二百一萬緡也。是歲宣撫司還，虞丞相支遣及造冠抄共用金三百兩，銀六千五百兩，而錢、帛不與焉。十二月，趙丞相至，與元兩庫見在錢六百八十二萬緡，隨軍庫六百二萬，四千緡樁管庫九萬六千緡；金八千二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四十兩，樁管庫三百六十兩；銀四萬六千兩，隨軍庫四萬四千五百兩，樁管庫一千五百兩；帛四千六百匹，亦有奇。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薨，兩庫見

在錢七百四十三万緡隨軍庫七百三十七万二十緡椿養庫六万三千緡金八千二百兩銀四万六千兩但數同乾道九年十二月絹帛二万三千四百匹隨軍庫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四匹椿養庫九百八十匹有奇蓋權虞公所稱度牒直一百五万視王公明時減五十万而無買茶司錢凡宣撫司可用之錢大率二百万緡乾道年三月為中節仲一出使七月丁亥仲一還為參知政事應本司見在金銀錢帛令總領官趙和仲以就盡數拘收令項椿管仍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同本所官紐計除指八月庚子日又命宗正丞李叔玠權戶部郎官往興元拘催宣撫司錢物赴行在虞公之將沒也奏言撥錢到總領所積年應用於金銀七百九十餘万緡合本司所積為一千六百二十餘万緡故命取焉十二月壬午復置宣撫司以沈德之樞密為使見拘收本司但于錢物軍器等依舊撥還尋又劾德于播屬軍中措務並罷諸軍宣司無復取命于沈經不樂時為朝美為右司諫復奏罷宣撫司二年六月庚戌從之於是吳挺已為興州都統制置司利源多為所擅前後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

四川椿管錢物

祖宗時蜀中上供正賦戶外惟有三路絹紬三十万匹布總七十万匹每匹為直三百文而茶鹽酒皆未有當榷是上供之外一歲供於他方僅三十万緡也絹直九万布直二十一万自元豐榷茶歲為百万市馬以赴中都而所出已三倍於 祖宗之世矣炎興已後關陝之兵聚而入蜀歲用兵二千万緡則力大屈然猶有可語者因兵以衛民而蜀無也而養兵之外又有錫賚昔為總統輝宣諭陝西于四川無額已乃取蜀中金四千兩銀二十一万五千兩緡八百五十九千緡絹則一百万其歸也遂以為激賞庫之激此其一也紹興九年八月丁卯行在歸來鄭亨仲之罷宣司也諸庫之積凡五千万副宣司僅留二十万緡餘悉撥赴行在者不知其數此其二也十八年 月中中指揮王瞻叔之括白契也其數凡四十餘万緡而蜀大帥沈德和言於朝詔命總領所椿管既而吳挺乞撥其若干貫進馬隆興二年十二月有中旨揮又撥一百五十万緡赴南庫乾道元年五月又撥五十万緡并付湖廣乾道元年十月己丑旨撥歲後曾欽道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万餘緡赴西庫乾道二年二月壬寅旨揮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曾懷和書四川總領所撥收白契抗劉四百餘万支撥令吳挺買馬次書子見宇三百八十餘万貫內撥一百五十万赴南庫次清湖廣總領所馬任秦巳承旨俾寺撥四川白契錢一百五十万貫之史撥五十万枝之業級入書曾懷言白契錢巳支使起發外有二百六十五万餘貫元盡數數發以此計之前後總其六百十五万緣兩買馬鈔不須存元實數不合部細考之閒實一百五十万緡即是南庫次撥棄名兩司馬俾清元五十万數雖浮百而示曾起發盖二次實起過四百一十五万錄緣耳所謂三百八十餘万緡者契是和會吳挺取撥二十万貫馬先數此數後來不曾取撥試指餘二百六十五万也虞雖出之業也宣

椿司椿積及拘到總所歲用外錢共為一千六百二十万八百三十餘万緡積七百九十餘万拘到初遣戶部郎官吳挺李桂叔玠奉使趙彥淳熙元年八月庚午首揮叔玠持不可 上積難之會復置宣司事遂輟止十二月辛巳既而置椿司亦罷乃命總領所椿管二年六月辛酉首揮淳熙初與會之行丞相事始奏措四川錢引之驛湖廣者四十七万緡以減酒課三年六月既又蠲損其錢一百十九万緡凡五年以為漕備四年二月自是計所椿積錢 光宗登極又因留後傳以鹽有時減損三年之出凡四百六万八千緡每年一百三十五万又與淳熙四年之數不同當考時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淳熙十六年四月己巳首揮與四路常處實錢上六十餘万緡而已又以買發物件價計之折閱甲兵價凡三十万緡移兩副時使蜀計又措節三十万緡以益之自始并發且以核對減九十万緡之數遂以為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蜀人雷減放之恩無慮一千二百六千餘万 光宗之施博矣

四川宣總司抗衡

四川計司舊隸宣撫司節制鄭事仲在蜀久奏會之懸其弊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度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于是計司拱手及安觀文為宣撫薦陳運總賦遂標事之甚諸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增宣司患之移文減戍運梁給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兌引事稍有違言遂議不敢劾也王少監金子益代陳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勘會東政財賦各專任責擬臣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諧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子益湖廣總領焉

四川總制司兼總領并

王子益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言三路某諸州八万一千人月須有錢光於撥與兵將八万九千人所須錢待存八万餘人雖云歲額八千若盡於撥與兵万人兵會則遂行不三衛江上及四川諸下處頭重上三路所指定八承前自軍興總領所已係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万緡大使司以為未及償清之又得錢百万總入制司數實章王子益以為失信撤上之大使司乃以計所得制司應惠倉米三十万石言于朝子益緣遂格

嘉泰補糴關外椿積糧斛

關上椿糧八百餘万斛陳陳相因以逮久遠全其扁籥以相校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其合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不果官吏失點檢之罪並於兄時日畢舉補糴復降度牒二万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丁卯十二月宣撫副使司檄東西路漕司各糴米二十万斛夔路漕司十万斛制置司均糴於成都府路十万斛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為官兌之守忠曰我此司也乃為若干米耶楊瑞明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均糴六万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州軍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亦寢已對糴米者給其初直之伏兵後撥之盡畬民戶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兵馬

沔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沔州諸軍自昔為天下最盖御前諸軍惟興州有關陝之舊而武興之衆至六万人分為十軍紹興間擬撥諸司二軍入沔軍之最勁者也自吳挺以後不除副都統制吳曦既為帥始建節用王大節時至嘉泰之際詔安丙又奏復此官以授李好義命下而好義已死乃用王喜為之盖王喜與安丙有故其推援也始朝廷命宣諭使吳獵夫分十軍以為兩將以喜獵主宣司將和司盖留方以李貴自衛乃奏副都統制自河池移司利州貴自中軍統制除充副都統制未行副宣移知興元府復命貴為興元都統制而鄭州防禦使朱福代之邦寧本楊巨源所給的也明年冬利州諸軍因數縱忽出沔州見李貞三十里外無子遺邦寧急出城拜其杖殺為首者數人總領官陳進孫大驚命大軍倉人以官斗五斗給之衆乃定安丙聞之即遣伏遣邦寧數其罪降為沔州中軍統制遂以知天水軍張威代之嘉定三年五月事也自是沔司事權頗殺矣

郭宗卿創淮西武定軍

始淮南西漕司招輯邊丁分鎮淮甸多至十餘万人日給錢米悉視効用兵當其後漸以匱無以繼之久之三衙給不繼以群剽劫嘉定改元郭宗卿以江淮大帥慮其式生他變遣宗正丞李楫款之入淮使措置具就合肥招其壯乃先擇精淮所在分隸淮甸守臣節制屬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臣任責淮汰除頑疲老外僅八千餘人刺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揀汰淮西人願從合六万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顏揀刺二万六千餘人充御前武定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万緡米三万四千六百餘石而武定亦成軍任淮西頗賴其力焉

黎雅嘉定土丁廩給

成都路南邊黎雅嘉定三郡皆有土丁更番上寨守把邊面多者數千人淳熙中留丞相帥蜀議者奏取黎雅二州民兵依利路義士法措置乃與總領財賦馮建武共議遣本司幹辦公事馮康國往二州藉之州選二千人分上次等上等六百

爲點集之丁依諸州軍弓手例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爲居守之丁依龍州弓箭手例月給錢二千二百皆以五十人爲一隊擇有物力材幹者爲隊長月給各倍之教頭以下差減（每一隊教頭一名月增支千五百隊司一名急脚二名月增支五百）備居守者過冬就鄉教閱五日備點集者月教于州冬則從守臣點集教閱毋過半月官爲給賞上等八斛弓二石五斗等選閱結仍給口糧時月給及教閱除戎之費爲錢十万引（上等月給五万四百引次等月給三万六百引教閱賞給修治器械等共給一万引）茶馬司出三万制置司總領所各二万提刑司轉運司暨發州各半之奏可時淳熙已九年矣未幾提刑吳總以選告滿指其三之二（自淳熙十四年以後減作三千引）閬梧宋高吟所統極揚瑞明也

安撫使復遣兵馬鈐轄劉忠亮權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嘉本史選雅州三縣並邊實居之丁以忠順軍爲三等季給凡把截將士上下三千三十二中丁千四百四十三歲用錢三万六千一百六十四引米四千石（五里内把截給十人十里内二人二十里内一人每人季給米一石錢三引五里内上丁一千六百七人每人季給錢三引中丁七百四十五人并十里内上丁五百五人每人季給兩引十里内中丁三百四十人二十里内上丁九百一十人每人季給一引二十里内中丁二百八十四人每人季給一引）自黎雅土丁糧支月給團結教習往往就緒而嘉定土丁五、餘人則未有以給之也利店之坊李季允爲提刑自制置大使司欲如軍兵衣賜例給以匹帛計其直共爲万二千引大使司命取之帥漕府憲四司（自嘉泰五年爲始安撫提刑所運司嘉定府各司承認五千引）其後漕臣趙師

㫖應副一年帥臣黃伯庸未嘗應副也會虜恨蠻入塞提刑楊伯昌乃按犍爲峨眉二邑土丁中擇其少壯者二千人團結教閱措發推宋等土丁例月支食錢一引歲爲二万四千引大使司給其半就以多悅胡心丹鹽息與之又命帥漕憲三司對給其半措提刑司有備邊四十万閬梧未宜撫副使司遣屬官根括餘羨盡取之其後李允自榮廢改除機慶羨借及本司所措置積成十万安邊司結局大使司奏取其四之一以資軍及是纔存七万餘緡而不淂擅用伯昌以爲請事下戶部乞下制置司契勘詣實責令安撫等司解撥應副毋令闕誤嘉定七年六月丁巳從之自是三郡土丁月粟始均一矣凡嘉定土丁之日

峨眉縣七寨揀中一千人（中鎮寨五百五十人○東溪●寨安硐森利山寨每寨各百人百思嘉東□宗寨溪●花於寨每寨五十人）犍爲縣十二堡寨揀中亦千人（平戎新堡百四十五人○平戎舊堡一百人○利店寨寸額岡沐川四寨各百人○威寧寨九十人○龍場堡六十人○龍蓬堡五十四人○永滑堡白堂寨各五十人○三頼研四十六人○）皆提刑司印給以樣合四十隊隊五十人置教頭旗頭隊司各一人隊下四十七人官給旗幟隊爲一號又創教場二十四其在峨眉者十二（中鎮寨教場八隊○張山寨東溪保口寨教場各二隊○黃茆平寨花村寨東溪果寨樣口寨隨忠寨及中鎮寨之峰子夫月峰山黃茆平寨之棚村場各教一隊）在犍爲者十三（平戎舊堡新堡榮丁賴岡沐川威寧寨場各教二隊村右白崖寨龍蓬永闔龍鳩堡利店北寨三賴研場各教一隊）選官軍精於技藝者教之從其土俗用木弓木弩長槍蠻牌自十月爲始日令赴教三、八日上寨合教春秋大閱每縣各摘三

數百人上府同官軍教閱往來之費官爲計日給之提刑親臨按試其藝出衆者優加犒賞遞補名目歲冬十月人給布袍一事月給食錢一千平居各隸本寨寨將一寨有砦諸寨點集屯之所集人丁臨時聽都轄官節制始伯邑團結土丁或者謂其無益及按教成可用者居半焉

黎州揀丁土義勇

黎州揀丁土義勇皆淳熙間所創揀丁者土丁之係籍者也在乾道間團結至五千一百三十有五人淳熙八年守臣趙總被旨措置擇其上者三千一百二十人以雄邊義勇爲名分東南西南上西三邊邊千四百人使之閱習武藝守把邊面九年正月特旨本州措置朱武言者乞黎雅二郡土丁依利路義士格法措置詔二郡各選二千人留丞相爲制置使乞黎州增八百人雅州增四百人奏入不許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自是係籍之丁頓減矣其始立法也上丁六百人月給錢三千五百次丁千四百月給錢一千其後上丁不及百人而請給亦不時給嘉定三年守臣何僑若既至官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一千四百四十人爲揀丁西正邊八百四十人東南邊六百一人每十人爲甲十甲爲隊選有物力才幹爲鄉里所推者統之又取其餘四千二十九人謂之衍丁東南邊二千一百一十一人西南邊二百五十四人正西邊一千六百六十四人若有邊事則揀丁任防扞之責衍丁守護鄉井而已土義勇者留丞相所創也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措旨不加刺涅募土人爲之凡二百人月人給錢七引自制置使文降紹興間都勞王剛禮爲守始命照得如成都西義勇之法總屯至止又增招二百人月增米三斗錢通積爲八引稍減更戍之兵而邊備亦飭矣

瀘州長寧軍勝兵夷義兵

瀘州長寧軍勝兵者政和末所籍而瀘叙州長寧軍夷義軍者元豐間所團使也始自大中祥符二年秋嘉局戍瀘州都巡檢使孫正辭被命討江安夷寇以北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集鄉丁目名曰勞子弟給兵器使爲鄉導事平皆賜錢罷歸皇祐元年秋始令子弟抽點隨軍者日給糧米又令主户名下差撥子弟人數最多者極立主户充指揮使等名目以統之時三邑子弟之籍總三千三百六十有三人而合江櫛有藥箭弩手百餘人每軍行九賴其力三年冬始立子弟賞格每結斬夷賊一人給錢三緡五年夏用知梓州呂士龍奏又令瀘州江安教藥弩手各百人自是三夷皆有藥弩手至至和二年用轉運司錢中學奏始令子弟同官軍把守諸邊寨五寨共計八百五十八人既而又應坊其衆業治平元年乃命權放一半遇有警則盡調之熙寧九年夏有知南溪縣史敏孫者言瀘州種界闊遠地皆沃壤往年因邊事民多棄而不耕今消夷已平可募人耕田給爲永業漸教武備詔以付經制夷事熊本然未有定說也元豐二年遂命給

瀘州義軍法團結十九姓夷人三千八百九十五為夷義軍凡年十八以上皆刺之遇勾集把隘則日支錢米五年令戎州買馬配之始時轉運司言收到夷人山地一万餘曲邊地田一万八千五百三十畝除栘管外約下種七千五百四十三石令出納課租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乞召人租佃而瀘南沿邊安撫使王光祖恐夷人生事乞就給付投降夷人佃食許之（元豐五年詔旨）六年詔瀘南沿邊諸寨子弟兼丁之家編入保甲教閱仍不妨子弟差役元豐七年又團結新歸羅始黨一帶夷族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人為夷義軍自是戎瀘二州夷義軍之籍至二万六百三人歲於農隙校試量行犒設元祐二年縣犒試以和來

趙遹為轉運使既平晏夷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做陝西弓箭手法召募瀘戎州長寧土丁子弟給田刺手以實邊防俾代官軍守禦奏可六年正月事也其三月又用安撫使孫羲叟奏分田以授降羌使與土丁雜處適給度其地人給百畝可募兵三千七百而有餘其後根括並邊巡田之隸于官者止可勝三千兵乃奏奪邊民所市夷田以益之又奏所招凡二千七百人（長寧樂共城各五百梅洞水蘆寨政和堡各三百武寧寨杞楠梅嶺石筍堡各二百）其虛實不可考也七年又調青山夾君寨子弟往綠州梓潼夾賊失利是歲更名土丁子弟為勝兵而子弟之名廢矣宣和二年又詔撥義軍為保任已而瀘叙諸州皆以為不便罷之逮得八年瀘州五城寨勝兵之籍總七百五十有四人視政和纔三之一所受水陸田合千頃（樂共城二百八十四頃○政和堡二百二十五頃○博望寨一百八十一頃六十畝○梅林堡一百六十四頃○杞楠堡一百五十頃）而水田纔四之一焉至開禧間勝兵所受之田又止為九百四十四頃而牛之係于籍者三百而歲馬之係于籍者五十而聞其知其虛實也

李伯和放散忠義民兵

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眾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餘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有和首議汰兵遣郎宗卿為江淮制置大使先以汰雄淮軍五六万駐民兵未盡去也何自然繼之次第散遣二年四月戊辰自然言本司近放散盡濠州忠義二万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三十二万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万餘緡米一千一万三十餘石人人望闕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翦體國任事之力望賜旌賞翦特遷一官權知濠州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伯和亦言昨有指揮軍額團結忠義保兵之後依舊支請廩給已分委官屬前往放散開落計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劫淵起言者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為盜耳請罷翦職郡追所遷官七月癸

已從之是時所在揀汰兵兵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為盜伯和命每郡擇其裹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稍戢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王德和郭杲爭軍中闕額人請給 德和成為科附

四川大軍揀汰興為多自乾道休兵後將帥多闕額計司因其闕額遂不復放行請給紹熙中吳武穆挺為帥楊嗣勛謀計吳廣以為言嗣勛俾以誤闕量給之及再請則以本所乏用更俟措畫為詞每一番往來則必數月久之乃遣屬官一員往軍中面議自始差至遂司又已半歲戎司亦遣其屬來報聘亦不得要領而歸相持久之逢己及王德和總賦遂移文詰難欲除其額郭太尉杲言於朝德和卒坐此罷先是關外諸軍歷時既漢惟馬軍所請馬料每石估七千而麥每石止估四千而已軍士反資其羸以自給故有馬券人之論德和曰馬所食者料耳未嘗食錢也吾詎知其他郡令以己錢給之由是戍卒頗去未幾陳日華代德和悉復其故云

關外諸軍多私役

關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其同軍士有因貪貸而為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家子欽知金州（子欽有山人嘉定二年以道直郎知金州）遇歲抄有軍士夜揭民居之楮錢者（蜀人遇歲除則以楮錢貼于門扉上謂之門戶錢）為廂巡所縛子欽怪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蓋其壁壘在菜圃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菜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遂乃足食乃知屯田誠為大利要在使其樂為之耳

都統制劾制置使擅興兵

四川關外三大軍自宣撫司廢後去皆隸制置司節度由紹興丁卯至于淳熙庚子凡四十有四年矣曾整還有餘額長文為置使閻緝將大軍二千合內郡禁卒馬四千五百付成忠光為先討之二人鞋出而敗長文又調劍閬利州大軍三千往援之吳挺為興州都統制大怒欲劾制司議兵非計先討忠延光是之罪長文亦援制置使其年九月矣議者謂長文措置失當然可罪但非挺所當劾耳及紹熙壬子隆亭張信作亂殺其長挾使持宗仲遠師謂理以所屯御前後軍數百往之與元都統制復劾制司擅發兵蓋既前此之壞陳叔進胡子遠進呈皆令制司具析命下而仲遠已去趙宗卿入蜀即奏以為三屯遠在西北兵權歸制司之制置司統軍事計當然今軍帥狃於陵夷及謂制司侵越遂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乞下令制置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三屯亦願戢悍焉宗卿所謂狃於陵夷蓋專指挺也

諸軍陞差審擇沿革

初蔣芾輔在樞府奏請江上諸軍陞差統制官至準備將并許主
帥辟三人赴密院呈擇一名申樞密院事既施行諸將皆不
以為便虞允文相有旨自今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所
審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俟與指揮勿行允文在相位凡四年至今仍之

乾道三年三月戊申

安觀文一軍次

虜兵之罷興也楊元吉以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奏以興州都統
制吳璘為大帥於是除璘宣撫使命利州西路司兩置將
前帝務總軍上從上時使於揆時可供手而已及開禧用兵程
松為制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松前執政乃命為宣撫使而
曦副之松移司與元東軍三万人馬遣屯河池西軍六万屬
焉西軍出入曦謂自專松無所關然及安子文為宣撫副使欲
釐前弊建遣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
一矣論者韙之

 十月二十七日寫



邊防

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 吳曦之變附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更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
年夏五月六日丙戌內批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
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
功名以自固者侂胄惑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二日己卯殺前郡
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陝之意自此起矣二年冬知安
豐軍廉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侂胄奉殿撰燕
疾徐邸興府適以入見言虜狄必亂必亡願副之元老大臣務
為倉卒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矣既而時監
德宿正旦副使林拓歸皆言他方事其言漸進許知院及之守
金陵為出師之計不行而粹自是粟師部校淮湾鄧友龍皆進
用兵之策執政張伯子貴戒甫心知其非而未敢顯諫皆出之
漢守楊輔助湖廣總領傳景仁移書其不可相從程松至開禧
改元第士有論宜亲擬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決遂
虜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小卒華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
二十七日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
李全焚漣水縣 李全舊名 六月五日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
之計十四日庚子程資改松四川制置使李伯珍陳讜以論止

十一

浦邊　同日補外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章穎陳自強等四人救
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軍國事從之蕭等除有請七月
四日乙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
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是月李壁
章侍為生辰使乞斬朱裕兵首徇上　上從之八月十九日甲
辰趙從善罷戶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二十日乙巳以前副都指
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又言兵不可輕動不
聽明年四月二十一日癸卯先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
北宣諭使于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
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十三日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
吳曦副之十三日甲午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二十四日
乙巳錢信同嚴參知政事行諫沮也後二日又降兩官漢信州
居住二十六日丁未以從父命二十七日戊申遂受命余從文
子自廣州召歸入見論事忤旨以建德為謂兵二十八日己酉除
其二官用殿中侍御史徐柟言也四月十三日甲子兩淮宣諭
益以宣撫使十七日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十九日
庚午秦檜特追王爵仍改諡以李季章有請也郭倪兼山東
京東招撫使、鄂州都統制趙淳兼京西招撫使副都統皇甫斌
副之是日程松兼成都二十六日丁丑吳曦遣其客姚淮源詣
虜庭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是日鎮江武鋒軍統制陳
孝慶復泗州江州在軍統制許進復新息縣二十七日戊寅光
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二十八日己卯泗州總領所以進義
副尉楊臣源監興以合人為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胄
聞已得四州乃議降詔七日丁亥詔下十二日壬辰楊嗣勤移
知成都府十四日癸巳程松至漢中是日皇甫斌大敗于唐州
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潰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
軍行司公事李汝翼以兵攻宿州不克二十四日癸卯郭倬等退
至蘄縣虜兵追之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虜人乃
得免二十九日甲戌安丙又以四川東招撫司隨宣撫置
司河池六月四日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崈代為宣撫使七日丁
巳軍官莊信興十八日丁卯出款海州是日建康副都統林
演為秦府二十八日戊寅薛叔似罷日在外宮觀以侂胄奏劾也尋
責柳州移韶州先是兵馬至及建康池州者軍沒者七万及
是招撫使得四万郭倪鎮揚州部分諸將為三衛江上軍
民之兵合四十六万一千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是日金
州副都統王鉞進屯上津金人封吳曦蜀王賜金印七月二日
辛巳梁洋都統制毋思敗取和尚原進部統制范仲壬出師
蜀雖小捷二十四日癸卯李季章參知政事八月二十四日丁
卯斬郭倬于京口諸將李汝翼王大節李爽皆流嶺南楊嗣勛
遣侂胄書言蜀兵驕惰乏用計已遣將休息以為後圖未幾失

計九月四日壬子虜復和尚原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自青河
口渡淮安府郭起失利虜圍楚州十一月四日辛巳虜犯真陽
有北來韓元靚者至真州徼露布言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
也郎宗卿遣人護送北從今同赴行七日甲申宗卿令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是日虜犯神馬坡制置副都統友琳又且
趙撙八日乙酉趙撙攻蔡州九日丙戌忠勇軍統制呂渭孫
敗閔統制及其將校殺之十一日戊子以虜犯淮甚告天地宗
廟社稷是日虜犯廬州副都統制田琳死之十八日乙未淮盡
之除宗湖宣撫副使（自此皆）（以侶）虜陷盱眙軍十九日丙申統制劉
家財二十万以犒軍使獎納是日廬州劉錡宗煥遣兵先赴

元靚人逞謂挑但乃行省又召宗卿聞于朝二十日丁酉虜犯
舊岐州路白軍統制王喜討其賊二十一日戊戌虜圍和州守
將周虎拒之信陽軍失守二十四日辛丑虜陷濠州劉撙復博
城疾將士奉之以守路遂路陷虜圍果部不下移屯天水縣二
十五日壬寅虜犯隨州守臣雇去州人共守花逆拜虜欲兵不
殺進之德安二十七日甲辰虜犯真州士民奔迸渡江者十餘
萬鎮江守臣宇文紹且具舟以濟又廩食之于是眾保安塹
及並邊諸戍皆沒于虜矣二十八日乙巳虜陷西和州十二月
二日戊申虜兵二万人犯德安府守將李師拒之是日虜兵二
万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四日庚戌虜陷成州守臣李性之遁

去是晚吳璘棄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癸丑璘自救全于是
歸魚關是日和州圍解八日甲寅虜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
制郭僎救之遇于滑河橋官軍大敗倪奔揚州走瓜州先是督
府募得時彪小夫王文翰等轄往虜帳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
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又等覓虜合書慘復多所要
索且謂倪曹無善于用兵則師旦等宜歎得東又言奉命和詳
不敢自專進止望歸罪于各將再遣一書許以割還淮北元流
移人及今年歲幣虜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青至
從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僅假工部員外郎與同往金營
宗商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之兵勃使者八致而第三書

適亦犯虜之廟諱虜遂用其語責小使卻其書而還十一日丁
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毋思不知所在十二日戊午忠萊騎至
興元糧料院之亦總管孫忠銳權統制十七日癸亥夜殺友諒
之軍又潰于花泉友諒走江陵二十日丙寅虜遣吳端持詔印
授吳曦于置口二十一日丁卯虜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
好義拒之二十二日戊辰曦於置口歸興州是日以後淮南虜
騎漸退濠州尚為虜據統制守之二十三日己巳郭倪罷
招撫使以郎宗卿奏劾也二十四日庚午薛象先陳孟之罷宣
撫使副吳德夫為宗湖宣撫使仍之江陵府二十六日壬申興
州天赤如血照地如畫自月初有雨日相尋于初晴之時至是

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曦始稱蜀王二十八日甲戌鎮江副都統畢再遇陞都統制權招撫司公事二十九日乙亥權权自求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三年正月丁丑朔卯宗御雜和小使既却還宗卿復之朝廷移書屬帳以僞兩淮入蜀屬據大師平章為先謀若移書元帥免僞稱統背天悖教宗於遠罪宗卿遺選兩遣使臣皇甫斌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綱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三日己卯吳曦下自稱于四路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為偽總領官劉智夫所逐己卯孫知院殺背視江淮軍馬閫府經務六日辛巳吳曦遣權總軍統制祿禧以兵一万戍萬州八日癸未虜入隋州十五日辛卯權大安軍楊震仲華入不受偽命飲藥死十八日甲午曦僭位于興州以安子文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子文稱疾不出時又于黃榜于四路二十二日戊戌利州轉運判官陳咸辭不受偽命削髮于利州之石徽二十四日庚子整將以帳下百餘人命其陽二十五日辛丑李好義 其徒李貴義二十七日癸卯誓進引兵入成都二月二日戊申楊源知下令楊棋領引大吉所得之號以揭之里榜凡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祁自重慶引兵入夔州（知州趙忠也殺將嫌石故之）十三日己未祿祁及書謝權利嚴懷書拜楊嗣勛為制置使促背兵慎許以蜀王之封書與虜札同發十六日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子文舉義子文悉十七日癸亥始出視事十八日甲子楊以蓉帥方董鎮以偽所至成都二十四日庚午吳陽圍解二十五日辛未鳳州復上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子文議迎君玉遂與其鄉人白子中共草奏召而子文因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露詔以納子文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兩諸官軍數騎于偽宮 李貴斬曦首巨源以蜀王至君玉宣詔子文權宣撫使巨源參贊上書三月二日丁丑以曦首書與州是日斬徐景望四日己卯劉以巨劉文帛書至在賜帛書令投安撫六日辛巳董其至書為載知新詔川奏上十一日丙戌賜安子文帛書謝以能誅曦當不久推賞雄二府之崇亦不容十二日丁亥詔陞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吶斬楊稽于夔州十四日己丑復隨建君兢所遣閒使至在乾賜賞戒南帛書令以任撫十七日壬辰興州踏白軍統領劉昌國引兩都至隋州虜引去十八日癸巳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西和州二十一日丙申命吳獵夫兼總西事二十二日丁酉虜去成州二十四日己亥興州都統制王喜至河池而虜已遁二十五日庚子虜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即日拜安子文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而楊嗣勛為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子為四川宣諭使（以起居舍人充）程松落大學士降六官筠州居住是日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二十六日辛

丑由敕四川二十七日壬寅權松再責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
安置三十日乙巳改命吳獵兼四川宣撫使是日忠義人劉
信復黃牛堡四月八日癸丑忠義人復大散關十五日庚申守
文提臣楊輔除刑部宣撫使到闕赴行二十二日丁卯吳獵[illegible]至行
在詔赴都堂審察詔楊輔[illegible]以吳獵代為制置使二十三
日戊辰獸議宦子翰林[illegible]錢[illegible]參知政事二十八
日癸酉虜復取大散關五月八日癸未楊王[illegible]鐵于虜
州十六日辛卯臣源與虜戰于長橋二十三日戊戌楊
勸依信四川制置使吳獵大學[illegible]行在二十六日辛
丑興州副都統制李好義[illegible]州[illegible]六月十五日己未
好義遇害先十九日癸亥太府寺丞林拱辰為金國通謝使以
書通書方信孺自掌詞[illegible]知[illegible]也二十八日壬申安子
文敷文楊臣源以虜使二十九日癸酉遣侍官洪世顯故楊臣源
于大安之府中七月二日乙亥追[illegible]行在八月十九日壬
戌家劉除劉師文四川宣撫使隨行在置司事說奏九月四日
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敷信時方信孺自州歸
言虜人欲責正從以前禮略兵以侯[illegible]易又索犒軍銀共數
千萬又欲得吳首議用兵賊臣信孺至都堂不敢實白侂胄覆
其說乃徹及之侂胄大怒復有用兵意六日己卯辛幼安除樞
密都承旨疾速赴行在當幼安病卒乃已八日辛巳詔樞師張

知院日下前來奏事以久無功也九日壬午信孺坐以私覿物
作大臣送遺有失事體是三官臨江軍居住十三日丙戌詔遣
間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頴措置雄淮軍十八日辛卯詔除
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為淮制置使二十一日甲午張知院罷
二十八日辛丑駐登聞鼓院王柟持書赴金國都副元帥府
孫自言曾臨安府城南左司以事差 十月七日己未詔以軍民以和議未定
要索之故詔調募兩淮極邊人作諜探其動靜八日乃在交
鋒之前是則造端生事在我又曰是雖由我蓋由係于倫常理
貴反前所以形于悔 凡我和戰視敵從違自目兵興以來兩淮
邊縣之民死于兵火者不可勝計以私之力亦之大哀而佐胥
歸寧鹿人罷兵之意未已蜀人憂之遂有告西之議焉
九大清在朝事中付玉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十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十九

邊防二

女真南徙 金國五世八君本末

金國自烏雅束建國稱帝至今主璟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
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
其國在漢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唐書稱靺鞨至五代女真
祖宗時常通中國後[illegible]之始祖[illegible]者[illegible]人同
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首領七傳至星而始大[illegible]
打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後星不通阿骨打叛之[illegible]
月用兵建年號奪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illegible]其
北生故許大金改元天輔[illegible]蔡京童貫聞之募人從海往使
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
其十二月阿骨打入燕五[illegible]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金帛五十
万匹兩償一百万緡而歸我[illegible]州之地阿骨打許之其五年乙
丑阿骨打卒年五十六在位六年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骨打
有八子不立立其弟吳乞買是為太宗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月春
天祚為金人所獲冬十二月遂陷京師靖康元年朝廷割河東
北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歲卒年六
十一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
骨打孫亶蓋阿骨打嫡子之[illegible]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

[illegible]次曰許王業宗傑[illegible]引兵陷京師者斡離不也[illegible]
[illegible]次曰宋王宗幹[illegible]次曰宗後[illegible]
[illegible]次曰晉王宗輔[illegible]次其[illegible]
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兀朮也[illegible]
左[illegible]次曰曹國王宗[illegible]之吳乞買之
長子宋國王宗盤[illegible]次曰[illegible]國王宗[illegible]次曰
慶王宗英滕王宗偉[illegible]次曰[illegible]王宗[illegible]次曰
衛王宗義[illegible]次曰代王宗[illegible]次曰晉國王宗
本[illegible]阿骨打[illegible]族[illegible]
相王兵[illegible]阿骨打[illegible]之子[illegible]
所謂國相粘罕也[illegible]其主謀之陳王希
尹亦阿骨打之疏族于屬為子所謂兀室也[illegible]又其
次曹國王昌乃阿骨打之從弟所謂撻懶也[illegible]又其
次曰婁宿[illegible]曰撒離喝[illegible]皆女真人亦
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詔宗室兵柄悉而已凡宗姓
猶撒離喝以次受誅而吳君子孫殆盡亶幼立稍天會之
號至戊午始改天眷年號又改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
岐王亮所殺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年三十一在位十五年追廢
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孝成
皇帝曰熙宗亮亦吳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也初年改天德元年

乙乙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號以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
而亮引兵南寇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
留守曹王褎為帝諸將聞之弒亮于揚州鎮以于龜山寺紹興
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年四十(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諡曰
煬褎宗吳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
復與本朝議和隆興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長曰越王允升
次曰允恭太子蚤死(淳熙十一年卒)璟即顯宗也(諡之五)次曰鄭王允
蹈(於次為第六以様之世系武定未詳)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為第七)次為允恭二子長
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為太孫大定二十九年
雍卒淳熙十六年正月癸巳也年六十八(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孫



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
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宋北伐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璟卒
嘉定元年十一月丙戌也年四十一(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立
也越王鄭王皆有不平語璟召鄭王殺之越王有二子長曰愛
王趙妃所生書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恐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寄
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
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新門者使璟遺令與尚書左丞相徹早
共立之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一一定拜徹寧大帥領三
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申改崇慶癸酉改至寧璟
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請州受里韃靼進奉見其王汲真鐵哲

不忍為進惡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本朝嘉定四年)
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謁襲殺之韃
復引兵入會蕩之亂紇軍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未信之
者再至韃靼人伺之得其實遂託之不進秋七月十八日丁酉
夜韃靼軍將至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百騎賀未分戍汲真還
精騎三千馳突屢軍廣中混戰汲真身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
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引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大將也
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不觀望
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戮之與兵至雙屏日又大敗九
月十四日攻本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所拾擒允濟亦遣兵迎



敵以韋為陣又敗十月韃靼兵至居庸距燕京兵以十里崇慶二
年(本朝嘉定五年)正月韃靼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守顏福海奏闕進允濟
素部客士不用命允濟遣以細軍五千守衛奔南京(明昌也)會細
軍五百人自相激勵誓死迎敵殺韃靼兵數百韃兵不敢進所
傳御史此軍有異鄉民給口二十万韃靼懼遂欲兵而退至
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韃靼兵復至山後都元帥守顏福海迎敵
而敗允濟怒之八月紇石烈執中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三
千復往迎敵二十日戊子發燕京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
允濟之意沮格軍實眾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情欲廢允濟遂
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

事于力殺之宮中閤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糺軍大將金壽語之
曰吾此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糺軍俱來救衞壽謝止
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閫中大漢軍徒步類喜羊引兵
卻至皆為武藝兩殺執中以善羊號勇召其　福海令招之善
羊大呼父母老賊欲叛朝廷何傍徒之漢力戰自旦至午殺數
十人射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血流滿地執中退進入東華門
允濟遣其子將手詔書投于門外語執中曰身除大漢尹也執
千戶軍民無濟者執中大怒火焚門以受詔語之執中引兵入
宮侍衞皆散出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遑呼曰聖主今日何往
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逐其后俱出后甫出則被殺矣

執中見其不至遣兵就殺之并其妻子四于舊府遣召豐王珣
之長子鐸赴其以御璽符二十六日甲午夜執中遣内侍李旦
巫殺允濟于其府九月九日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拜
于道遂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東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
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時兵屯駐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其兵
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靼破二壁執中出西欲渡橋執中方
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疾甚不能出遣左監
監軍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
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敗則誅無赦高琪出
戰自晨至晚忽北風大起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韃兵乘風縱火

既勢之高琪軍大潰自度必為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府突入
其臥内殺之遂詣闕待罪十月十五日辛亥珣以高琪掌
兵難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為逆之人殺之于是韃靼留其大
首旅汝晌圍燕京自引兵掠河東河北山東諸郡貞祐二年春
朝嘉泰七年韃靼已破中原九十餘郡復兵于燕京金主厚賂
求和以允濟第四女小姐姐妻之又遣左丞相都元帥完顏
福興為使韃靼乃歸以南諸郡僅存城七个者矣已從都開封
珣從之命參知政事完顏承暉輔其始遷王從恪居燕以祖
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卒皆在燕京盡道太子而去珣以燕
京之地不能應韃靼朝廷百官諸軍不敢往南京僅十一二　開禧

偽豐追復歸未晚也從長老自皆遷闕不從從嘉長皆叛疾而
死五月十日甲戌也十八日壬午金主發燕京出應澤門自涿
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其月濟自大名路由新衞州渡河
以至開封府數捷狀八月韃兵復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
遣使開封索犒軍銀帛珣許與之明年五月二日辛酉韃兵破
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刎死者數十人有戶部令使郭忠者
蔚州人率山後軍民擊韃靼退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人自
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亡國兩河既為韃靼所據山
東岬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
兵端復起矣況使金虜不遷都事遂差誤蓋南人偽為之令不

訳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十九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二十

## 邊事

### 西夏扣關 西夏十六 傳本末

夏國者其先拓跋氏也有思恭者唐僖宗　為夏州偏將後以兵破黃巢有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死弟思諫代後梁時思諫死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因而命之彝昌旋見殺軍中推其族人仁福為節度使封朔方王唐明宗時仁福死子彝超立明宗遣人代之圍之百餘日不克乃復以為節度使彝超死弟彝興立國初遣使入貢　太祖厚待之因加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傳子光叡孫繼筠繼捧　太宗太平興國中繼捧與其郡族不咸表獻夏綏銀宥四州之地其弟繼遷不從居銀州以叛七年朝廷不能討乃用趙中令計復以繼捧為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端拱元年夏繼遷為銀州觀察使賜名趙保吉淳化二年秋既而二人合謀以叛遂命將俘保忠以歸淳化五年春繼遷尋陷靈州　真宗初立以陝西困弊之久赦繼遷罪至道三年冬繼遷除定難軍節度使繼遷死子德明立遂封德明西平王歲賜茶絹銀共六万斤匹兩景德三年冬夏人之勢自此始盛　仁宗寶元初德明之子元昊取西涼七州地僭號稱帝寶元元年冬陝西沿邊屢大將朝廷用韓魏公范文正公計冊元昊為夏國主增歲賜茶絹銀二十五万慶曆四年冬元昊死子諒祚秉常秉常之子乾順

繼立蓋前後叛服不常而　神宗始用師于西方歷　哲宗
徽宗浸浙蠶其横山之地又撈取熙河湟鄯以制之西夏既衰
而關陝亦困矣此金人渝盟乾順首與之合裂取陝西沿邊諸
城寨靖康元年及虜歸關河地而乾順遣招撫使王樞至塞下李世
輔執之獻紹興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李世輔至虜招州類宗也乾順俄死六月三日其子仁孝
立朝廷命樞密行府與之通書六月四日者同也撫中輝時以僉書樞
密院事出使謂宜用此機挹還使來須遣諜令秋出汲決可大
舉七月十七日奏詔從其請七月二十七日指什而羌人悖慢至欲與朝廷為
兄弟之國九年三月其後吳玠為宣撫使進兵取三路也川陜之民
六七挂終不報已而與虜人合寿我會州紹興三十三年月久之虜丞

相梅訇與其權臣任德敬結約甚至以明年使還以蠟書遺德
敬約以夾攻會德敬伏誅羌人得而上之范欽敏出雖虜人因
以責我乾道六年其反覆不可信如此初金人既併遼地乾順事之
甚謹金人踐遼人故事冊為夏國王歲時入貢逾百年矣嘉定
二年夏人始為韃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韃
靼至靈興而還夏人恨之金人亦為韃靼所撓益衰其國遂
叛改元光定時年未泰矣光定之四年其左樞密使吐蕃路都
招討使万慶義勇者令焉得底波把波貴嚶書二丸至西和州
之宕昌寨欲与本朝併力復故疆番兵總管侍翊得而上
之時嘉定七年七月也董仁父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 韃靼款塞蒙國本末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
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也在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
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
遂入渤海惟黑水部強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契丹
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乃黑水
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　太祖
太宗朝各再入貢皆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同為
契丹所服役　神宗常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
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

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
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
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
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
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
韃靼歲貢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蹂而不
能有也嘉定七年正月九日甲戌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吳
圍鋪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路巡檢梁實問所由三人者出文
書一囊所畫地圖一冊云韃靼王子成吉思遣來納地請兵墨
日守臣知之遣幼閉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而

遣之又翌日遣諸處掛印以筏送之而去先是有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據之遂踞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侍入韃靼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循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韃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復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鄆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為濮州所部路拒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郡人捕送泗州取誼三人者其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虜金人英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　同遣使更後有似此者即驅去之遣者後果出且上其事于朝時忠義兵寢已強大然但居其故地而于燕雲置行省令其大臣撒沒喝領之所謂大師國王也其大將曰花根虜又有蒙國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兀朮也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虜亮之時與韃靼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其叛將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韃稱之然二虜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兀高麗置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蒙兀所據蓋吳乞買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為鄰南距靜州北抵

大人無國城宮室但為氈帳擇便水草而居焉無耕稼製度為衷以牛羊為糧人皆騎射暨其時殺不知歲月以青草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無詞令至遣使則結草為約使人傳達意于其後亦刻木為契上刻數畫各收其半遣發則以木契合同為驗所謂生韃靼者又有白黑以別今忒沒真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皆臣屬于金虜每歲其主自至虜界貢獻糾集奏金人亦量行分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白韃靼王補叔之弟殺其兄而自立補叔之子亡于[illegible]人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之黑水千戶家泰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春　王撫州進貢金桑其兄傳訛而叛之旋立何吾人為主遣兵討始白波新在千戶家見其女悅之乃求取為妻謀不從白新遂怒怨叛歸黑韃靼以叛蓋謀逆伴諸　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虜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及臣事之大安三年春（寧宗本朝嘉定四年）韃靼王忒沒真入貢金主允濟拒襲之事覺其秋韃靼始叛崇慶二年春（癸酉本朝嘉定六年）遂犯燕京其秋允濟殺允（此以上事詳見女真南徙事中）韃靼王忒沒真留大將撒沒喝圍燕京自將所降李伯通劉伯林漢軍二十六部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二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通者蔚州人伯林者集寧海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命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金鄉民為兵上城守禦韃靼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

專還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在郡邑皆一鼓而下自貞祐元
年冬[redacted]祐元年即崇慶二年至寧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
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
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盧焚燬城郭邱墟矣惟大名真定青鄆
邳海順天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韃靼圍燕京韃
之軍民飢死十四五金主遣人請和成吉思汗求其公主及賜
篤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以主費男女各五百侍從衣三千襲
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甚眾又許以丞相福興為質然後
真遣人來選女以主見在七人惟元妃之女小姐故其忽汗
以子之又令福興其國選矜獨不敢拒又以撒沒喝圍燕京之
兵來當直指揮使將軍某某獨守燕之韃靼遂歸居庸關在燕
京之北百二十里路經由兵數萬扶侍韃靼騎而擊之而守
類福與在軍中傳虜主命已與韃靼講和不許擅出兵于是無
敢動者韃靼過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万盡殺之
遂引歸其年三月也五月金主遷都南京韃人聞之怒曰既和
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然特以講和為緩我之計耳秋八月復
引兵攻中原州縣冬燕京之亂軍呼與韃靼共圍燕京三年春
乙亥本朝嘉定八年東平之援兵五万至安次遇韃軍不戰而潰大名之
兵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万合涿保援兵一万至旋風
寨與韃兵戰凡百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其五月燕京
破山東群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人至是金主詔太和間叛
人也命為盜于太行有眾千餘據柏谷之儀究兔于上京及韃
靼入犯金人命為副統軍以招山東軍三千人從征軍叛而亂
掠山東既而金人討之安兒與楊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又有
郡人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嘉定七年甲戌也叛于益都號山東牧將號大齊改
元順天金人遣大將軍史侯之將于以韓人者到二祖者亦名
益也其女劉小姐于是秋韃兵自河
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山小路行山澗棧以鐵
槍相銜連接為橋以度于是潼關金主遣指揮于山
東十月韃兵至李大營距潼關二十里大敗之韃兵復
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亦河水合布氏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
主乃命平章政事僕散為大帥守關輔陝西諸州
為所破者雖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不能
入虜將張法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
宣撫使蒲鮮萬奴者本遼人系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
欲引兵併燕晉代魏而有之韃人不敢破也然韃人貪婪和無
遠略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烟斷絕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
冠韃人見之畏懾不敢仰視既而亦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
其所積貨財細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
兩俗都酒無君臣之別撤沒喝所居至用金飾龍床旦踞金机

于肴修如此而徼幸不已兵人患之金主翊南遣之後累遣使詣韃中求和韃未聽從而略遣不報反復再議其意欲許之而撒沒喝耻于無功堅持不可沒喝曰僕如圍城中待斃者已獄之矣獨餘一元汝累年不能取盡從食之撒沒喝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而金主之群臣亦不從有言于翊願以死守國耻者翊亦爲之感悅也遣者不可盡知姑志其略云沒喝一名人書亦以爲沒喝撒沒喝山東人或以爲名摩睺羅以爲名合謀但未知孰是又云趙祖所遣渡淮三人其一乃河北士人張三傑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之二十

跋

建炎朝野雜記甲集十四卷共計二百五十六頁乙集十七卷計二百八十有七頁余以胡氏南宮書抄本參錄此種係宋一朝之史予家有三朝北盟錄王氏東都事略中興館閣錄但無閣老李氏長編而已錄凡二事者丁巳仲冬燈下識

清常道人琦美筆

右書分甲乙二集各二十卷自建炎及嘉泰七十年叢脞凡六百有五條海寧查氏抄本此本初假於東莊陳氏後歸吳白華積從白華借校錄之自乙未中元至乙酉歲除中間作輟不常凡五閱歲而始竟蕆二百閱而謹不敢此書謂心李蜀人去天萬里雖信紀載宜其疏舛東莊謂以上自高宗孝宗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蓋南渡後野史之最詳者蒐入深許之也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別有中興繫年要錄二百卷予未之見也秋巷湯士吳翌鳳書於枕眠居

# 皇明謚紀彙編二十五卷

（明）郭良翰輯

明萬曆刻本

明謚記彙編二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有周禮古本訂注，已著錄。茲編輯有明一代謚法，最爲詳備。首曰功令，凡子目二。曰會典事例，曰近日事例。次曰謚法，無子目。次曰尊謚，凡子目九。曰帝后，曰皇妃謚六字，曰皇妃謚四字，曰皇妃謚二字，曰東宮，曰公主，曰親王，曰郡王，曰王妃。次曰臣謚，凡子目九。曰文臣，曰武臣，曰異流，曰夫人淑人，曰追贈前朝臣，曰外夷，曰近題准謚諸文臣，曰議論，曰考誤。其近題准謚一條，即當代文臣所以不載入各類者，蓋即鮑應鰲書所載之二十九人，不予不奪，莫知所定者也。其議論一門，則雜採明人諸說，如李東陽以有黨謚文正，彭韶以孤立謚惠安之類。持論頗公。其考誤一門，以關籍正野史異同，尤爲可據，亦考典故者所宜取證也。

# 皇明謚紀彙編序

謚所以表行也行有懿醜謚
有媺惡千古法戒具在片言
隻字間蓋
國是攸繫至鉅典也我
朝謚法較古冣為精核二百年

來悉存閣籍罕有覩者同丞
莆田郭君道憲探索校讎彙
為一紀上自
皇帝 后妃下逮 親郡諸王
暨文武大臣暨隱逸暨與流
暨閨淑暨外夷分卷二十有
五為目一十有七犁然備矣
輯成而謀梓同寺輒屬序于
余ゝ惟人心有直道斯世道
有是非帝王因之為命討素
王因之為筆削故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後

世刑賞月旦率以愛憎行之
甚且好惡偏狥摭維其已然
之闕吹索其未形之瘢致是
非淆亂莫可究詰于易名考
信之義不大相謬剌乎乃今
按籍而知善無虛美惡無隱

詞往往以一字行賞罰臣不得私諸君子不得私諸父是是非非炳若日星與春秋特書之旨合雖代有沿革所為博采而刪定者不少假借誠足以彰人心之遺直而聖王公天下之大法又孰踰此哉自上操之而使自下得以竊之豈所以伸直筆而布大公

惟我

皇明于謚議倍加詳慎典以宗藩以司勲參以廷慮復衷



而親裁于

宸斷無論上懸是典重于華袞而下之儀之者亦引繩批根幾無遺行抑何嚴也大拒崇階峻秩功宏烈茂者多飛響生前頓覆盛則銜鑑易瞭事隱則纖纊難徵惟沒齒論定始忠邪淵慝直揭肺肝而名行蔑不相肖夫孰肯枉是非之實以獨泉壤也

國家謚法最精最核度越前代耳說者猶謂謚有美而無惡

疑于重華衮而寬鈇鉞庸詎
知在任者生獵華膴而沒竟
不得與一字之褒無乃與艸
木同腐九原而下寧不凜凜
則所用以獎借貞魂寵光奕
世者匹于旌善中慰寓癉惡
尤激勸之大機權也是紀也
爵里姓氏與
朝家謚狮並存有司者皆可指
摘孰浮于名孰浮于行人各
有心衆實有口朝非巷議猶
得追論往昔以垂戒將來隱



然存命討筆削之權于千百
載孰謂王者之書第一春秋
耶余且從吏道憲函侍剞劂
豈直仰裨
國是實以見三代之直道不泯
于人心云
萬曆甲寅仲秋吉旦
太僕寺卿武林陳禹謨撰

# 皇明謚紀彙編敘

余友道憲郭君取我
明謚紀閣籍上自
帝后下逮臣工參互考訂訛
者正之疑者缺之首以功
令附以議論終以近題其



爲二十五卷余讀之見其
文直事核而因嘆道憲風
世之意遠也我
二祖
列宗洪烈深仁太和淪浹即
千古莫儷焉任姒之徽其
音代有未有敢議其謚者
也豈惟無謚抑揄揚不盡
矣繩繩公姓其惟同親衷
情隆施彬彬質有其文焉
至讀臣謚而令人興仰止
之遐嘆思作人之弘摹也



雖然乃有虞其濫者也謚
則濫濫則失真失真則謚
與否不足以榮辱均無取
爾近議者斤斤取朽骨而
董狐之欲被繡於既冷之
灰而褫黃泉既襲之袞者

抑何凜冽一字哉噫嘻此果盡激而無當與余謂謚之有法准諸天矣尋則稱天以誅之不尊則與天下共儁之為人臣者不得私諸君父而况臣子更得而



轉相私諱令輿論非不採于蓋棺而情故終生于入門循陳乞于子孫與借游揚于鄉曲皆余議者蓄縮而不敢堅決然而皆私也古人有言名公器也先王

以公寄一字之褒貶運其權于慶賞刑威之外以勵世風而復使有力者負之而趨崇德懲惡又何取焉今編中所臚列具矣將使後之人歷指其名而議之



曰某也宜謚某也否某也謚當某也否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者天也嗚呼可不懼哉余觀道憲直道而行博綜華衮之林議謚者得是

編而存之可以知天知天
以知人正謚崇徽爰自臣
謚始于古而下使人謂我
明多楨直與
烈聖懿稱鴻號茲垂天壤閒
如天無私不亦休哉道憲



直諒多聞能世襄靖公家
學所著書甚衆忠義錄尤
道憲所留心者鄒南皋先
生業爲敘而傳之矣故余
讀是編而稔道憲風也之
意遠迅乃謀于同事二三

君子共爲梓行而附以
語如此
旹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蜡
午吉旦
賜進士第吏科給事中濟南



張延登頓首撰

謚紀彙編小敘

竊惟謚以易名節以壹惠
國家盛典人品定論莫鉅於
茲法所繇來舊矣我
明代興清議尤毖
列朝之聖神功德文武之節槩



勲猷內而
宮禁外而
藩封與諸異世遐服維是衮
鉞以為不朽顧謚議舊藏
內閣文淵邃密外庭罕窺而
亦向無刻本傳刻無慮數家
故多訛漏是編得之閣籍稍
為銓訂勘其帝虎補其闕略
增其續議衷自功令迄于考
誤合凡二十有五卷總之一
準閣籍參覈史傳以為信標
曰



皇明謚紀彙編尊尊親親善善
惡惡憲令監古徵往毖來
昭代鉅典蓋亦燦然備矣一時
同事遂共剞劂以廣其傳
祖德
宗功在天對越孝子慈孫奕世

羙墒是編也固爲闡颺興起一助而不肖小子獲執鞭校閱有餘榮矣一二闕文尚俟惇史有徵掌故或備公案云爾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端午



吉太僕寺寺丞奉

勑提督庫藏協理京邊馬政莆

中郭良翰謹書

皇明謚紀彙編目錄


卷之一

功令

會典事例

近日事例

卷之二

謚法

卷之三

謚法





卷之四

尊謚

帝后

卷之五

尊謚

皇妃謚六字

卷之六

尊謚

皇妃謚四字

卷之七
尊謚
皇妃謚二字
卷之八
尊謚
東宮
卷之九
尊謚
公主

卷之十
尊謚
親王
卷之十一
尊謚
郡王
卷之十二
尊謚
郡王。

卷之十三
尊謚
王妃
卷之十四
臣謚
文臣
卷之十五
臣謚
文臣

卷之十六
臣謚
文臣
卷之十七
臣謚
武臣
卷之十八
臣謚
武臣

卷之十九

臣謚

異流

卷之二十

臣謚

夫人淑人

卷之二十一

臣謚

追贈前朝臣



卷之二十二

臣謚

外夷　附

卷之二十三

臣謚

近　題准謚諸文臣

卷之二十四

議論

卷之二十五

考誤

皇明謚紀彙編目錄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一

太僕寺寺丞甫中郭良翰詮訂

功令

大明會典

凡議謚洪武初俱禮部奏
旨施行　二十五年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　凡
親王謚用一字



郡王二字　弘治十五年奏准
親王行巡撫巡按等官覈勘
郡王行本府
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覈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
具奏定謚　隆慶四年題准凡親郡王爵奉
旨改正者不許一槩請謚
凡文武大臣
賜謚亦用二字與否取自
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

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　弘治四年令凡乞
恩賜謚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
濫請　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
照例上請得
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
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頗可者爲中行實無取
者爲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
旨　萬曆元年題准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
詢務覈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題請而
未蒙



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
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
補謚者不行　十二年題准凡遇文武大臣應
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爲朝
野具瞻勳猷係
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
上裁如行業平常卽官品雖崇不得槩與
近例禮部移文該省撫按查官跡鄉評有無瑕

議詳加覈實應否賜謚題請禮部覆議上請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一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

太僕寺寺丞管中郭良翰詮訂

## 謚法上

文武成宣正貞端定

元仁淳純剛毅威烈

桓勇壯果忠孝友信

禮義理度明章光昭

英睿熙顯景恒獻憲

肅莊恭敬慎恪確慈



質直敦厚簡節靖靜

清介脩潔僖和通達

順惠淑善讓溫良安

寧穆懿思裕勤敏襄

懋崇康榮隱靈悼懷

哀沖愍殤

以上常用字九十二

經緯天地曰文　周裁成其道蘇洵作經天緯地

道德博聞曰文　周無所不知司馬光駁夏竦謚曰道德博聞曰文文非聞見博雅之謂以所行不離於道德也

學勤好問曰文　周不耻下問

勤學好問曰文　通考論語註

慈惠愛民曰文　周惠以成政民漢書注作人謚惠夫宗諱改

愍民惠禮曰文　周惠而有禮楊綰謚議惠作接

賜民爵位曰文　周與同升謚法註賜作錫

脩德來遠曰文　唐梁肅以謚楊綰

忠信接禮曰文　左魯文公疏　唐書有忠信愛人曰文

博聞多見曰文　北魏以謚鄭義

剛柔相濟曰文　蘇

施而中理曰文　蘇

脩治班制曰文　蘇

敏而好學曰文　學一作古見宋陸九淵謚議

不耻下問曰文　梁肅以謚楊綰

施德爲文　周

克定禍亂曰武　周以兵征故能定

威彊敵德曰武　周與有德者敵通考云成强能勝以德敵漢書注作齊

剛彊直理曰武　周剛無欲彊不屈懷忠恕正曲直通考云剛强不屈由人以理

刑民克服曰武　周法以正民能使服又見成字



夸志多窮曰武　周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保大定功曰武　蘇

剛強以順曰武　蘇

闢土斥境曰武　蘇

折衝禦侮曰武　蘇

除僞寧眞曰武　北魏元脩以謚子忠

赴敵無避曰武　周初以謚尽木安

除惡爲武　周

武法也　周

安民立正曰成　周政以安定通考云安靖其民政可垂後

禮樂明具曰成　蘇

持盈守滿曰成　蘇

遂物之美曰成　蘇

通達强立曰成　蘇

刑民克服曰成　史記作武

聖善周聞曰宣　周聞謂所聞善事也通考周聞謂遠聞也

施而不成爲宣　周

善問周達曰宣　左魯宣公疏問蘇洵作聞

誠意外見曰宣 蘇作見外
施而不私曰宣 蘇
內外賓服曰正 周言以正服之通考云能以制正
靖共其位曰正 司馬光駁諫曰靖共其位以上非柔懦者論今謂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是也
清白守節曰貞 周行清白執志固節通考云行無汚節無失斷斷作清白自守
大慮克就曰貞 周能大慮非正而何通考云以人下為度而能成其功恐偏論議疑作慮
不隱無屈曰貞 周坦然無私屈一作屏
憂國忘死曰貞 梁肅以論楊綰孤及議盧奕諡作圖國忘身
守禮執義曰端 蘇



大慮靜民曰定 周思樹惠靜一作慈
純行不爽曰定 周行一不傷後漢書注爽不差
安民大慮曰定 周以慮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周不失舊意
追補前過曰定 史記作剛又見密字
能思辯眾曰元 周別之使各有次蘇作思能辯眾
行義說民曰元 周民說其義獨斷作仁義
始建國都曰元 周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主義行德曰元 周以義為主行德政主一作立義周元公謚議作善

體仁長民曰元 蘇
道德純一曰元 通考史記作思
善行仁德曰元 比親以謚得証
仁 有其文無其義
淳 有其文無其義
中正精粹曰純 精一作和
追補前過曰剛 周勤善以補過通考云惟剛德能補過又見定字密字
強毅果敢曰剛 會編
致果殺敵曰毅 蘇



強而能斷曰毅 強一作果蘇
猛以剛果曰威 周猛則少寬果敢行通考作強以剛果
猛以強果曰威 周強甚於剛
強義執正曰威 周問正言無邪通考云義勇無邪義通考作毅一作義
賞勸刑懲曰威 蘇
以刑服遠曰威 蘇
有功安民曰烈 周以武立功蘇作安民有
秉德尊業曰烈 周通考蘇俱作尊業漢書注秉作執
戎業有光曰烈 國初以諡俞通海

剛正曰烈

辟土服遠曰桓 周以武正定通考云以威正人

克敬勤民曰桓 周敬以使之通考勤作勸

辟土兼國曰桓 周兼人故啓土通考云兼併也辟一作闢汲冢思了

克敵服遠曰桓 汲冢

壯而有力曰桓 國初以諡趙德勝

服遠為桓 周

率意共用曰勇 意一作義

臨難不懼曰勇 左傳



勝敵壯志曰勇 會編

勝敵克亂曰壯 蘇

共國克服曰壯 蘇

屢征殺伐曰壯 蘇

甲兵亟作曰壯 一作兵甲

武而不遂曰壯 蘇

死於原野曰壯 以上六條史記通考皆作莊

好力致勇曰果 蘇

危身奉上曰忠 周險不避難

盛衰純固曰忠 蘇

臨難不忘國曰忠 蘇

推賢盡誠曰忠 誠一作忠

廉方公正曰忠 蘇

殺身報國曰忠 國初以諡俞通海

慈惠愛親曰孝 周周愛族親

協時肇享曰孝 周協合肇始史記享作厚疑厚即享字之訛

秉德不回曰孝 周順於德而不違賀循議周處諡秉作執

五宗安之曰孝 周五世之宗



大慮行節曰孝 周言成其節

能養能恭曰孝 蘇

繼志成事曰孝 蘇

幹蠱用譽曰孝 蘇

睦於兄弟曰友 蘇

守令共時曰信 蘇令一作命

出言可復曰信 蘇

奉義順則曰禮 蘇

恭儉莊敬曰禮 蘇

制事合宜曰義 蘇

見義能終曰義 蘇

先君後己曰義 蘇

取而不貪曰義 蘇

除去天地之害曰義 蘇

才敏審諦曰理 蘇

心能制義曰度 周制事得宜

照臨四方曰明 周以明照之

譖訴不行曰明 周逆知之故不行 蘇訴作愬



思慮果遠曰明 周自任多近於專通考云不惑于疑不敝于近

任賢致遠曰明 蘇

招集殊異曰明 蘇

獨見先識曰明 蘇

能揚仄陋曰明 蘇

察色見情曰明 蘇

法度大明曰章 蘇

敬愼高明曰章 蘇

出言有文曰章 蘇

溫克令儀曰章 漢鑑

能紹前業曰光 漢鑑

昭德有勞曰昭 周能勞謹

聖聞周達曰昭 周聖聖通合

容儀恭美曰昭 周有儀可象行恭可美左晉昭公作威儀恭明

明德有功曰昭 功一作勞

聖問達道曰昭 蘇

聲聞宣遠曰昭 獨斷

美 有其文無其義



叡聖也 周

熙 有其文無其義

行見中外曰顯 蘇

由義而濟曰景 周用義而成通考云以義成事史記正義由作繇

法義而齊曰景 通鑑周景王

耆意大慮曰景 周耆強也慮一作圖

布義行剛曰景 周以剛行義通考云守義不屈

布德行剛曰景 前漢鑑

致志大圖曰景 獨斷

昊武也周

恒有其文無其義

聰明叡哲曰獻 周有通知之聰通考云事理皆通徧斷作睿智爾雅註作睿知

知質有聖曰獻 周有所通而無蔽

博聞多能曰獻 左又見憲字

嚮惠內德曰獻 蘇

智質自操曰獻

博聞多能曰憲 周雖多能不至於大道通考云有學有才按博聞多能曰獻此又曰憲重出下又曰憲憲或獻字之誤

賞善罰姦曰憲 姦一作奸一作惡



行善可紀曰憲 蘇

剛強克就曰肅 周成其敬使為終通考云使令終

執心決斷曰肅 周言嚴果

正己攝下曰肅 己蘇作心

勝敵制強曰莊 周不撓故勝左會莊公作勝敵克亂

叡圉克服曰莊 周通邊圉使能服

屢征殺伐曰莊 周以嚴整之

甲兵亟作曰莊 周以數征為嚴左甲兵作兵[illegible]一作兵甲

武而不遂曰莊 周武功不成通考云武能持重

死於原野曰莊 周非嚴何以死難以上六條今皆作壯壯兩存之

嚴敬臨民曰莊 蘇

成而不猛曰莊 蘇

履正志和曰莊 蘇

好勇致力曰莊 獨斷

敬事供上曰恭 周供奉也左恭作共古字通

執事堅固曰恭 周守正不移事一作政恭左作共

愛民長弟曰恭 周順長接弟通考云恤民字勿弟一作悌一作愛民弟長

既過能改曰恭 周言自知獨斷作知過能改恭左作共



執禮御賓曰恭 周迎待賓也

芘親之闕曰恭 周修德以益之

尊賢敬讓曰恭 周敬有德讓有功

尊賢讓善曰恭 周不專己善推於人

尊賢貴義曰恭 周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卑以自牧曰恭 蘇

不懈為德曰恭 蘇

治典不易曰恭 蘇

責難於君曰恭 蘇

正德美容曰恭 漢書注

敬順事上曰恭 左傳共叔段作致長事上曰共

淵源流通曰恭 會編

謹事奉上曰恭

率事以信曰恭

接下不驕曰恭

能遠恥辱曰恭 以上四條宋趙昂以諡沈倫

賢而不伐曰恭 梁以諡王儉

夙夜警戒曰敬 周敬身急戒通考云心存儆惕



合善典法曰敬 周非敬何以善之

善合法典曰敬 通考不敢違法

夙興恭事曰敬 興會編作夜

象方益平曰敬 會編

死不忘君曰敬 唐書

夙興夜寐曰敬 獨斷

慎 有其文無其義

敬共官次曰恪 共一作恭

威儀端儼曰恪 儀一作容

溫恭朝夕曰恪 蘇

執德不惑曰確 蘇

行見中外曰愨 周表裏通考云表裏如一

表裏如一曰愨 左

名實不爽曰質 周不爽言相應

忠正無邪曰質 後漢書注

肇敏行成曰直 撓沮 周始疾行成言不深通考云言無戾

能記國善曰敦 記一作紀

溫仁忠厚曰敦 蘇



善行不怠曰敦 蘇

思慮不爽曰厚 周不差所思而得通考云不差所思其功必多

一德不懈曰簡 周一不委曲

平易不訾曰簡 周不信訾毀訾一作毀一作疵唐書訾作平易不訾疑與上二條誤合而為一也

正直無邪曰簡 蘇

治典不殺曰簡 蘇

居敬行簡曰簡 梁以諡徐勉

好廉自克曰節 周自勝其情欲通考云不侈情欲

好廉克己曰節 陶璜節傳

謹行制度曰節 行一作身

能固所守曰節 宋以謚黄庭堅

寬樂令終曰靖 周 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通考云寬樂和樂以善自終

恭巳鮮言曰靖 周 恭巳正身少言而中 通考云正容寡言

柔德安衆曰靖 周 成衆使安 通考云共以安民 獨斷安作好

柔德安民曰靖 左

柔德教衆曰靖

柔直考終曰靖 北魏議以謚源懷

慎以處位曰靖 成化中御史謝文祥引以議陳文



避遠不義曰清 蘇

執一不遷曰介 蘇

勤其世業曰脩 蘇

好學近德曰脩 蘇

不汚不義曰潔 蘇

小心畏忌曰僖 周 思所當忌

小心恭順曰僖 左

慈惠愛親曰僖 會編

剛克爲僖 周

無過爲僖 通考

有功安人曰熹 漢書注引蔡邕謚議

質淵受諫曰釐 周 深故能受釐與僖同

有罰而還曰釐 周 知難而退 罰一作伐

柔克有光曰和 左

柔遠能邇曰和 蘇

號令民悅曰和 蘇

不剛不柔曰和 後漢書注

推賢讓能曰和 蘇



和會也 周

物至能應曰通 蘇

事起而辨曰通 蘇

質直好義曰達 蘇

疏中通理曰達 蘇

慈和徧服曰順 周 能使人皆從其慈和 通考云能以慈和使人皆服

慈仁和民曰順 一曰獨斷

和比於理曰順 蘇

柔賢慈惠曰順 蜀志注

柔質慈民曰惠 周知其性通考云心能慈祥

愛民好與曰惠 周與謂施通考云好于施予民並作 人愛一作慈

旌勤無私曰惠 通考按史記作類

柔質受諫曰惠 會編按通考史記見慧字下古字通 柔一作和

愛民好柔曰惠

寬裕不苛曰惠 以上二條宋趙昂引以謚沈倫

惠愛也 周

淑 有其文無其義

善 有其文無其義



推功尚善曰讓

德性寬柔曰讓 以上二條唐以謚寧王憲

德性寬和曰溫 蘇

溫良好樂曰良 周言其人可好可樂

小心敬事曰良 蘇

好和不爭曰安 周生而少斷

兆民寧賴曰安 蘇

貌肅辭定曰安 宋以謚陸九淵

寬容和平曰安 洪鑑

寧安也 周

布德執義曰穆 周故穆穆

中情見貌曰穆 周性公露

溫柔善賢曰懿 周性純淑賢斷作聖善一作良善漢書注作溫和聖善

柔克有光曰懿 蘇

柔克爲懿

道德純一曰思 周道大而德一通考云精粹不雜 見元字

大省兆民曰思 周大親民而不殺通考云心常在民

外內思索曰思 周言求善通考云慮于人已



追悔前過曰思 周思而能改

謀慮不僭曰思 蘇按漢書注僭作愆古愆作僭僭當 爲愆之誤

念終如始曰思 蘇

闢土兼國曰思 會編按史記作桓

强學好問曰裕 蘇

能修其官曰勤 又見宗字

勤勞也 周

應事有功曰敏 蘇

疾也速也 周

辟地有德曰襄 周取之以義左魯襄公獨斷俱作[illegible] 一作闢
甲冑有勞曰襄 周亟征伐通考云有功征伐
因事有功曰襄 左氏躡
辟地為襄 周
以德受官曰愍 蘇
以功受賞曰愍 蘇
能脩其官曰崇 又見勤字
淵源流通曰康 周性無忌通考云作無虐忌一作通 流又見恭字
溫柔好樂曰康 周好豐年勤民事一作溫良



安樂撫民曰康 周無四方之虞獨斷作治民
合民安樂曰康 周富而教之
溫良好德曰康 蘇
康虛也 周
寵祿光大曰榮 蘇
不顯尸國曰隱 周以閒主國
見美堅長曰隱 周美過其令通考云不言而美自著 堅且久也
隱拂不成曰隱 周不以隱括改其性
違拂不成曰隱 獨斷通考云有才不得盡施

不尸其位曰隱 左
懷情不盡曰隱 蘇
隱哀也 周
隱安也
不勤成名曰靈 周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死而志成曰靈 周志事不忘命通考云能成其志成 一作誠
死見神能曰靈 周有鬼不為厲
亂而不損曰靈 周不能以治損亂
好祭鬼怪曰靈 周瀆鬼神不致遠通考云瀆[illegible]淫祀 怪一作神



極知鬼神曰靈 周其智能聰徹通考云知通幽微 一作事
肆行勞祀曰悼 周放心勞于淫祀言不修德通考云 淫祀勞民
年中早夭曰悼 周年不稱志一作中年
恐懼從處曰悼 周從處言險圯
中身早折曰悼 獨斷
未中早夭曰悼 蘇
恐懼從處曰悼 通考云處艱難之時常懷恐懼
慈仁短折曰懷 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失位而死曰懷 蘇

僕思也周

蚤孤短折曰哀周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周體恭質仁功未施仁獨斷作人

冲有其文無其義漢書注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云冲幼早夭

在國遭憂曰愍周國多大喪

禍亂方作曰愍周國無政動長亂愍亦作閔古字通

在國逢難曰愍周兵寇之事難一作艱左傳閔公非國遭艱曰閔通考作遭艱

使民悲傷曰愍周苛政害民

在國逢難曰愍獨斷



短折不成曰殤周有知而夭殤一作傷

未家短折曰傷周未家未娶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三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謚法下

神　皇　帝　王　公　侯　君　聖

賢　玄　太　高　世　堯　舜　湯

商　周　桀　紂　魏　戴　丁　祁

胡　夷　長　遠　堅　耆　尊　考

肇　德　欽　翼　齊　容　懿　知

愿　密　類　譽　克　伐　匡　典



綏　享　錫　怙　秉　就　布　比

圉　使　紹　頃　聲　白　原　莫

平　愛　歷　忝　易　夸　虛　戚

繆　戾　剌　紕　抗　躁　肆　爽

荒　煬　幽　厲　醜　攜　褋　捍

闇　墨　專　替

以上不常用字九十二

民無能名曰神周不名一善通考云善不可名

壹民無爲曰神

安仁立政曰神 獨斷

靖民則法曰皇 周靖安也獨斷作皇

德象天地曰帝 周同於天帝

仁義所往曰王 周民往歸之所[illegible]作歸

立志及眾曰公 周志無私也

執應八方曰侯 周所執行八方應之

賞慶刑威曰君 周能行四者

從之成群曰君 周民從之

平正不阿曰君 通考



揚善賦簡曰聖 周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通考云衆善婚揚所賦得簡

敬賓厚禮曰聖

敬祀享禮曰聖

行義合道曰賢

明德有誠曰賢

玄 有其文無其義

夭 有其文無其義

高 有其文無其義

世 有其文無其義

翼善傳聖曰堯 獨斷

仁聖盛明曰舜 獨斷

除殘去虐曰湯 周一作除虐去殘

昭功寧民曰商 周明有功者通考云有安民之功

周至也 周

殘人多壘曰桀 獨斷史記注作賊人多殺

殘義損善曰紂 獨斷

克威捷行曰魏 周有威而敏行

克威惠禮曰魏 周雖威不逆禮通考云威而順理 一作順



愛民好治曰戴 周好民治

典禮不愆曰戴 周典過不愆作無愆一作侈

述義不克曰丁 周不能成義會編克作弟古本謚文丁當作打

治典不殺曰祁 周秉常不衰左氏作經典不易曰祁

治典不敷曰祁 獨斷一曰震

彌年壽考曰胡 周久也

保民耆艾曰胡 周六十曰耆七十曰艾通考釋云能壽也獨斷作叫明當爲胡之訛

胡大也 周

克殺秉政曰夷 周秉政不任賢通考云傷民不任賢 殺一作教政一作正

安心好靜曰夷 周不爽政通考云不爽政左夷伯疏 作安人一作安民
教誨不倦曰長 周以道教之
疏遠繼位曰遠 史記作紹見役
彰義揜過曰堅 周明義以蓋前過通考云彰人善揜 人過堅固人也
堅長也 周
耆彊也 周
尊修也 周
考成也 周
肇始也 周

皇明謚紀彙編 卷三 四

執義揚善曰德 周稱人之善通考云守已義揚人善 獨斷作懷
綏柔士民曰德 周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諫爭不威曰德 周不以威拒諫
綏土柔民曰德 通考
諫廩不威曰德 通考
忠和純淑曰德 漢書注
威儀悉備曰欽 周成則可畏儀則可象
剛克爲伐曰翼 周代功也
思慮深遠曰翼 周小心翼翼

愛民好治曰戴 按史記作戴冀翼即戴字之訛
執心克莊曰齊 周能自嚴
資輔就共曰齊 周資輔佐而共成
輕輔恭就曰齊 蘇
寬裕溫柔曰容 蘇
柔質受諫曰慧 周以虛受人通考作質柔按古慧惠 惠通愛當作受
官人應實曰知 周能官人通考云以實求賢貿一作 是
博聞多能曰憲 見憲字下注
追補前過曰容 按史記作剛彌作定

皇明謚紀彙編 卷三 五

施勤無私曰類 周無私唯義所有一作思通考作勤 致無私
狀古述今曰譽 周立言之稱述一作述
愛民在刑曰克 周道之以政齊之以法通考云愛民 而齊之以法在一作任克一作尅
剛克爲伐
貞心大度曰匡 周心正而用察少
典常也 周
綏安也 周
享祀也 周
錫與也 周

怙特也 周

秉順也 周

就會也 周

布施也 周

擇善而從曰比 周比方善而從之通考云親比于善

威德剛武曰圉 周禦亂患通考云能禦稱亂

治民克盡曰使 周克盡無恩惠通考云嚴暂無恩

疏遠繼位曰紹 周非其弟過得之通考云非次得之 一作遠

甄心動懼曰頃 周甄精



敏以敬慎曰頃 周疾於所敬慎

不生其國曰聲 周生於外家

外內貞復曰白 周正而復始終一通考內外皆正終 而復始

恩慮不爽曰原 按史記作厚

德正應和曰莫 周正其德應其和通考云德音清淨

治而無眚曰平 周無災罪也

執事有制曰平 周不任意通考云稱物以施不任已 意

布綱治紀曰平 周施之政事通考云法度皆理綱一 作剛

惠無內德爲平 周

嗇於賜與曰愛 周言貪恡

弱無立志曰屈 蘇

違禮廢樂曰素 蘇

違禮不違樂曰素 蘇

好更改舊曰易 周變故改常改一作故

華言無實曰夸 周恢誕

凉德薄禮曰虛 蘇

華言無實曰虛 蘇

滿志多窮曰惑 周自是者必不惑通考云滿以招損 其心不明



名與實爽曰繆 周言名美而實傷左作穆漢書注作 穆

名實過爽曰繆 立穆切獨斷

不悔前過曰戾 周知而不改通考云乖戾反常

知過不改曰戾 左

愎佷遂過曰戾 周去諫曰愎反是曰佷通考云不受 人言不改已非佷一作狠

不思忘愛曰刺 周忘其愛已者忘一作妄

暴戾無親曰刺 漢書注

敗亂百度曰縱 蘇

忘德敗禮曰縱 蘇

逆天虐民曰抗周背尊大而逆之
好變動民曰躁周数移徙通考云不能安静
肆放也周
爽傷也周
凶年無穀曰荒周不務耕稼
外內從亂曰荒周家不治官不治通考云家不正國不理從作縱
好樂怠政曰荒周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昏亂紀度曰荒晉秦秀以謚賈充
好內遠禮曰煬周朋淫於家不奉禮通考云淫不守正遠一作違

去禮遠衆曰煬周不率禮不親民衆一作正
好內怠政曰煬會編
逆天虐民曰煬按史記作抗
壅遏不通曰幽周弱損不凌通考云蹈也
蚤孤鋪位曰幽周鋪位即位而卒鋪通考作隕
動祭亂常曰幽周易神之班史作動靜通考作動祭
殺戮無辜曰厲周左氏殺作戮殺不辜
暴慢無親曰厲左疏厲焉獨斷作暴虐無親
怙威肆行曰醜周肆意行威秦秀元端議威作亂

怠政外交曰攜獨斷會編
喪國心恤曰報通鑑
凶年無穀曰糠會編　云穅虛
思慮深遠曰捍會編
闇古謚法不載隋文帝以謚斛斯徵
貪而敗官曰墨古弁釋義宋張璨以謚錢惟演晉范弘之謚謝石而作
好功自是曰專唐張星以謚宋慶禮
言行相違曰替梁以謚蕭暉
按周公謚法春秋謚法廣謚及沈約賀琛扈家
鄭樵諸書所載謚尚不止此然多有文無義且
近世所不用故不備錄

國朝謚例
帝用十七字
后十三字　皇妃或六字或四字或二字
親王一字
東宮　郡王及文武大臣若保母與　王妃之以節
死者皆二字
帝后字多而易犯　宗藩派衍而易複諸臣名行難

于今符此其大較也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三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四

太僕寺寺丞甫中郭良翰詮訂

尊謚一

帝后

德祖玄皇帝　高皇帝四世祖

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　高皇帝三世祖

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　高皇帝祖



裕皇后

仁祖淳皇帝　高皇帝父葬　英陵

淳皇后

太祖高皇帝　洪武葬　孝陵

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上

尊謚曰

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廟號

太祖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

尊謚曰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永樂元年上
尊謚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加上
尊謚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成祖文皇帝　永樂葵　長陵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
尊謚曰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廟號
太宗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
尊號曰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廟號
成祖
仁孝文皇后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
尊謚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洪熙葵　獻陵
洪熙元年七月初二日上
尊謚曰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廟號
仁宗
誠孝昭皇后
洪熙元年　宣宗即位七月初八日上
尊號曰
皇太后宣德十年　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
尊號曰
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十一月初四日上

尊謚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宣德癸　景陵
宣德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上
尊謚曰
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廟號
宣宗
恭讓章皇后　宣德三年以多疾無子表請閒居別宮葬金山不祔廟



正統八年謚靜慈仙師天順七年閏七月十七
日加上
尊謚曰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　英宗生母祔廟
宣德十年　英宗即位上
尊號曰
皇太后正統十四年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四日
加上

尊號曰
上聖皇太后天順二年正月十二日加上
尊號曰
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尊謚曰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英宗睿皇帝　正統天順癸　裕陵
天順八年二月十二日上
尊謚曰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
英宗
孝莊睿皇后
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
尊號曰
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七月十九日上
尊謚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孝肅皇后　憲宗生母
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二月初一日上
尊號曰
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
尊號曰
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　孝宗即位十月初九
日上
尊號曰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四月初六日上

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
景皇帝　景泰
成化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上
尊謚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
正德二年十一月上
尊謚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
憲宗純皇帝　成化葬　茂陵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上
尊謚曰
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廟號
憲宗
孝貞純皇后
成化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

尊號曰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　武宗即位八月初二日加尊
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
尊號曰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三月初三日上
尊謚曰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皇后　孝宗生母
成化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謚曰

孝恪莊僖淑妃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十一月二
十六日加上
尊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
孝惠皇后　睿宗生母
嘉靖元年三月十一日上
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二年正月二十日上
尊謚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后



孝宗敬皇帝　弘治葬　泰陵
弘治十八年六月初一日上
尊謚曰
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廟號
孝宗
孝康敬皇后
弘治十八年　武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

尊號曰
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加上
尊號曰
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初十日加上
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十五日加上
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加
上



尊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十九日上
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睿宗獻皇帝　肅皇帝父葬　顯陵
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尊謚曰
興獻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加上
尊謚曰

恭穆獻皇帝七年六月初十日加上
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
上
尊謚曰
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廟號
睿宗
慈孝獻皇后　　肅皇帝母

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尊號曰
興國太后三年四月十六日加上
尊號曰
章聖皇太后七年七月十二日加上
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七日加上
尊號曰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上
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武宗毅皇帝　　正德葬　　康陵
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八日上
尊謚曰
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
武宗

孝靜毅皇后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上
尊號曰
莊肅皇后十四年三月初九日上
尊謚曰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世宗肅皇帝　　嘉靖葬　　永陵
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
尊謚曰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廟號
世宗
孝潔肅皇后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謚曰
悼靈皇后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改謚曰
孝潔皇后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加上
尊謚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孝烈皇后
嘉靖二十六年　月　日謚
孝烈皇后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加上
尊謚曰
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
孝恪皇后　莊皇帝生母
隆慶元年正月初八日初八日加上
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后

穆宗莊皇帝　隆慶葬　昭陵
隆慶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
尊謚曰
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
廟號
穆宗
孝懿莊皇后
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謚曰
孝懿皇后六年七月初二日加上



尊謚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
孝安皇后
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尊號曰
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初六日加上
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十年九月初十日加上
尊號曰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上
尊謚曰
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后
慈聖皇太后
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尊號曰
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初七日加上
尊號曰
慈聖宣文皇太后十年九月十一日加上
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加
上
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三十四年二月十
一日加上
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四十二年二
月二十八日上



尊謚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　今上生母

附錄

孝康皇帝　建文君父

初謚

謚文皇太子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君即位加上

尊謚曰

興宗孝康皇帝

孝康皇后　建文君母

初謚

謚敬妃洪武三十一年加上



尊謚曰

孝康皇后

祖宗帝后謚號累字既多固無避例然將來議擬亦以不重複爲佳稱天稱聖稱功德字易避不復著著其累字成文者以便考

| 帝謚 | 后謚 |
| --- | --- |
| 仁文義武 洪武 |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 |
| 聖武純仁 永樂 |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 |
| 純誠 洪熙 | 誠孝恭肅 |
| 英明寬仁 宣德 |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 |
| |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 |
| 仁明誠敬 天順 |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 |
| |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 |
| 恭仁康定 景泰 | 貞惠安和 |
| 誠明仁敬 成化 |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
| |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 |
| |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
| 誠純中正 弘治 |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 |
| 寬穆恭儉敬文 獻皇帝 |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 |
| 英肅睿哲 正德 |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 |

英毅 嘉靖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
孝烈端順敏惠恭誠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
淵懿寬仁 隆慶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
孝安貞懿恭純溫惠
徽號
慈懿　聖慈仁壽
慈聖康壽　壽安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　莊肅
仁聖懿安康靜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

類總
恭儉　恭肅　恭讓　恭靖　恭恪　恭懿
恭淑　恭誠　恭順　恭仁　恭純　恭安
慈懿　慈惠　慈孝　慈睿　慈仁
仁文　仁明　仁敬　仁徽　仁慈
純仁　純誠　純聖
溫仁　溫誠　溫惠
安肅　安莊　安和
端順　端獻



寬仁　寬穆
淵懿　淵純
宣文
莊獻　莊烈　莊懿　莊僖　莊慈　莊惠
康穆　康懿　康肅　康定　康靜
光烈
英明　英肅　英毅
貞順　貞惠　貞懿
明肅

誠敬 誠明 誠純 誠一 誠孝 誠順

斂惠

義武

敬文

靖肅

靜慈

睿哲

懿憲 懿順 懿安

獻穆



順哲

哲順 哲懿

以上諸字皆宜尋繹以不重為佳乃其尤者則列后尊稱也今特標出毋重

孝慈 仁孝 誠孝 孝恭 孝謙 孝莊

孝肅 孝貞 孝穆 孝惠 孝康 慈孝

孝靜 孝潔 孝烈 孝恪 孝懿 孝安

孝定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四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五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 尊謚二

### 皇妃謚六字

恭肅端順榮靖

憲廟皇貴妃萬氏 嘉靖

端和恭順溫僖

世廟皇貴妃王氏 嘉靖

榮安惠順端僖



世廟皇貴妃閻氏 嘉靖

莊順安榮貞靜

世廟皇貴妃沈氏 萬曆

恭順榮莊端靜

追封皇貴妃李氏 萬曆

溫肅端靜純懿

皇貴妃王氏 萬曆四十年 東宮生母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五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六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 尊謚三

### 皇妃謚四字

恭和榮順

文廟賢妃王氏 永樂

恭順榮穆

文廟麗妃陳氏 永樂

恭莊端惠



英廟德妃魏氏 成化

恭和安靖

英廟順妃樊氏 成化

恭恪莊僖

憲廟淑妃紀氏 成化

恭淑安僖

世廟追封榮妃楊氏

端靜恭惠

世廟淑妃楊氏 永樂

端靜安和

英廟惠妃王氏 成化

莊靜安榮

高廟惠妃崔氏 永樂

英廟淑妃高氏 正德

莊僖端肅

英廟安妃楊氏 成化

昭肅靖惠

文廟賢妃王氏 永樂



昭惠恭懿

文廟順妃王氏 永樂

昭肅靖端

英廟賢妃王氏 成化

忠敬昭順

文廟賢妃喻氏 永樂

恵穆昭敬

文廟順妃錢氏 永樂

康靖莊和

文廟惠妃崔氏 永樂

康惠莊肅

文廟麗妃韓氏 永樂

康穆懿恭

文廟惠妃吳氏 永樂

貞順懿恭

英廟敬妃劉氏 天順

靖莊安穆

英廟宸妃萬氏 成化



安和榮靖

英廟麗妃劉氏 正德

端惠安榮

世廟靖妃盧氏 嘉靖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六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七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 尊謚四

### 皇妃謚二字

忠敬

文廟昭順賢妃喻氏 永樂

昭順

文廟賢妃喻氏 永樂初謚

憲廟麗妃章氏 弘治



穆廟英妃 氏 萬曆

昭獻

文廟貴妃王氏 永樂

昭懿

文廟貴妃張氏

昭靜

英廟恭妃劉氏 弘治

昭靖

世廟徽妃王氏 萬曆

穆廟敬妃　氏萬曆

昭榮

穆廟恭妃　氏萬曆

純靖

宣廟賢妃趙氏宣德

恭懿

文廟惠妃趙氏景泰

憲廟敬妃王氏正德

恭安



英廟和妃宮氏成化

恭惠

憲廟和妃梁氏嘉靖

穆廟莊妃劉氏萬曆

恭獻

文廟賢妃權氏永樂

恭肅

仁廟貴妃郭氏洪熙

恭順

宣廟充妃李氏宣德末

恭定

宣廟麗妃袁氏宣德末

恭靖

仁廟充妃黃氏洪熙

景皇帝賢妃李氏景泰

英廟莊妃趙氏正德

恭靜

穆廟和妃趙氏萬曆



恭僖

仁廟順妃譚氏洪熙

英廟成妃張氏弘治

世廟麗妃王氏嘉靖

恭榮

文廟美人王氏永樂

莊懿

憲廟德妃張氏弘治

莊靖

憲廟順妃王氏 弘治

今上德妃許氏 萬曆

莊惠

文廟美人王氏 永樂

莊靜

宣廟淑妃焦氏

莊僖

穆廟榮妃　氏 萬曆

莊順



宣廟敬妃曹氏 宣德

貞靜

仁廟追封順妃張氏 永樂末

仁廟敬妃張氏 景泰

貞靖

宣廟恭妃諸氏 宣德末

貞惠

仁廟淑妃王氏 洪熙

宣廟順妃徐氏 宣德末

穆廟賢妃姜氏 萬曆

貞順

宣廟惠妃吳氏 宣德

成穆

高廟貴妃孫氏 洪武

康懿

文廟順妃李氏 永樂末

康順

憲廟端妃潘氏 嘉靖



溫靜

睿廟淑妃王氏 嘉靖

今上順妃常氏 萬曆

安順

文廟惠妃龍氏 永樂末

惠安

仁廟麗妃王氏 洪熙

惠穆

文廟順妃郭氏 永樂

惠和
英廟麗妃陳氏弘治
景惠
文廟美人盧氏永樂
榮靖
英廟貞妃王氏弘治
榮惠
憲廟恭妃楊氏嘉靖
榮安
世廟貞妃馬氏嘉靖

榮思
宣廟賢妃吳氏天順
榮淑
世廟康妃杜氏嘉靖
榮昭
世廟德妃張氏隆慶
榮悼
穆廟安妃　氏萬曆


懷榮
世廟追封賢妃鄭氏嘉靖
肅僖
宣廟成妃何氏正統
端僖
憲廟榮妃唐氏嘉靖
端順
憲廟惠妃郭氏弘治
和惠
憲廟靜妃岳氏嘉靖

端靖
憲廟貴妃何氏宣德
端和
英廟懿妃黃氏弘治
端僖
憲廟安妃姚氏弘治
端惠
世廟永妃徐氏萬曆

端莊

英廟昭妃武氏成化

端順

憲廟賢妃栢氏嘉靖

穆廟淑妃秦氏萬曆

端榮

憲廟昭妃王氏成化

僖恪

英廟克妃　氏弘治



悼僖

仁廟追封惠妃李氏永樂末

悼隱

世廟恭妃文氏嘉靖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七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八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尊謚五

東宮

懿文

皇太子標　洪武

懷獻

皇太子見濟　景泰

悼恭



皇太子祐極　成化

哀沖

皇太子載基　嘉靖

莊敬

皇太子載壡　嘉靖

憲懷

皇太子翊釴　隆慶

東宮妃
恭靜端懿溫惠
萬曆皇太子妃郭氏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八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九

太僕寺寺丞前中郭良翰詮訂

尊謚六
公主
悼簡
德安公主 永樂末年
貞懿
永嘉大長公主 嘉靖



按公主故無賜謚惟
仁廟以第四女蚤夭而最鍾愛特謚悼簡
世宗朝太師翊國公郭勛承恩請追謚高祖母永嘉
大長公主特謚貞懿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九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尊謚七

親王

諸王宗室藩衍謚易重複第於其本支先王無犯亦得矣

成　宣　端　定　昭　獻　憲　肅　莊

恭　敬　簡　靖　僖　和　順　惠　安

穆　懿　思　康　隱　悼　懷　哀　愍

殤　戾　荒　厲



成

唐王彌鍗　安民立政

蜀王讓栩　俱嘉靖　並同

宣

秦王懷埢　隆慶　誠意外見

瀋王恬烄　萬曆

益王翊鈏　並同



端

淮王見濋　追封　守禮執義

晉王知烊

楚王榮滅

益王祐檳

魯王觀烶

荆王厚烇

秦王惟爀　追封

吉王載均　俱嘉靖　並同

定

唐王桱　永樂　純行不爽

周王橚　洪熙

晉王濟熺　宣德　追補前過



蜀王友垓　天順　純行不爽

襄王祁鏞　弘治

伊王諟鈽　正德

淮王祐棨

鄭王見濆　追封

吉王厚焆

秦王惟焯

肅王弼桄

韓王融燧

壽王祐榰　並同

慶王台浤　俱嘉靖　追補前過

德王翊錧

衡王翊鏷

代王鼐鉉　俱萬曆　並同



昭

楚王楨　永樂　容儀恭美

秦王秉欆　弘治

蜀王賓瀚　正德

韓王旭櫏

代王克燿

肅王縉炯　俱嘉靖追封

益王載增

淮王翊鈗　俱萬曆追封　並同

獻

湘王栢　洪武末年文廟改謚　聰明睿智

蜀王椿　永樂



蘄王瞻垠　洪熙追封

寧王權　正統

興王 即睿宗　正德　並同

憲

韓王松　永樂　行善可紀

晉王美圭

楚王季堄

周王有燉　俱正統　博聞多能

荆王瞻堈　景泰　行善可紀

唐王瓊烜

襄王瞻墡　俱成化

瀋王徿栘　追封

淮王厚燾　俱嘉靖



慶王伸域　萬曆追封　並同

肅

遼王貴烚　成化　正已攝下

莊

肅王楧　永樂　履正志和

楚王孟烷

梁王瞻垍　俱正統

岷王楩　景泰



唐王芝址

慶王邃塀

晉王鍾鉉　俱弘治

徽王見沛

瀋王幼㙾

德王見潾

趙王祐棌

益王厚燁　俱正德

魯王陽鑄

秦王誼漶

遼王致格

榮王祐樞

周王朝堈

荊王載墭　追封

崇王載境

淮王祐棨

伊王訏淵　俱嘉靖

襄王厚熲



吉王翊鎮　俱隆慶

衡王厚燆　萬曆　並同

恭

晉王棡　洪武　敬順事上

衛王瞻埏
韓王沖域　俱正統
岷王徽煣　天順
慶王寘鏨　弘治
遼王寵㳄
唐王彌鍗　追封
瀋王詮鉦
肅王貢錝
周王睦楁



衡王祐楎
襄王見滂　追封
徽王厚爝
崇王厚燿
泰王誠潤　追封
景王載圳
趙王栽培　俱嘉靖追封
荊王翊鉅
楚王英㷿　俱隆慶

代王廷埼
鄭王厚烷
益王厚炫
德王載墱
淮王載坮
榮王載墐
魯王頤坦　俱萬曆　並同



敬
伊王訏淳　夙夜恭事
唐王宇溫　俱嘉靖
晉王慎鏡
荊王常涺
魯王壽鏳

秦王誼漶
周王在鋌　俱萬曆　並同

簡

遼王植　洪熙　平易不訾

趙王高燧　一德不懈
瀋王模　俱宣德　正直無邪
代王桂　正統　平易不訾
伊王顒炔　天順　同
周王有爝　景泰　一德不懈
肅王祿埤　成化　平易不訾
鄭王祁鍈
秦王誠泳
岷王膺鉦

襄王見淑　一德不懈
崇王見澤　俱弘治
徽王祐檯
吉王見浚
涇王祐橓　俱嘉靖
晉王新㙉　萬曆　並同


靖

郢王棟　永樂　寬樂令終
唐王瓊烴　恭己鮮言
蜀王友堉　俱宣德
越王瞻墉
滕王瞻塽
慶王栴　俱正統　寬樂令終

韓王範圳　　恭己鮮言
周王子垕　俱景泰
荆王祁鎬　天順
鄭王瞻埈
魯王肇煇
遼王豪墭　俱成化　寬樂令終
寧王奠培
晉王奇源　追封　並同
趙王見灂　俱弘治　恭己鮮言



雍王祐橒
崇王祐樒
楚王均鈋　俱正德
瀋王勛泄　追封
岷王彥汰　並同
肅王眞淤　俱嘉靖追封　恭己鮮言
秦王敬鎔
慶王倪熿
襄王載堯　俱萬曆　並同

信

秦王志𡐤　永樂　小心畏忌
蜀王友壎　宣德
鄭王見滋　弘治　並同



和

蜀王悅燹　天順　不剛不柔
荆王祐橺　弘治
晉王新㙉　萬曆　並同

順

岷王音埑　成化　和比於理

唐王宙栐

秦王秉櫆　俱嘉靖追封



淮王載堅　萬曆　並同

恵

安王楹　永樂　柔質慈民

寧王磐烒　追封

趙王賂塙　俱景泰

韓王徵釙

魯王泰堪

秦王公錫　俱成化

代王成鍊

蜀王申鑿

遼王恩鑙

周王同鑣

岐王祐棆　俱弘治



濟王勛滑

襄王祐樹　俱嘉靖追封

慶王鼒枋

晉王慎鐭　俱萬曆　並同

安

伊王勉堊　成化　　和好不爭

淮王見濂　正德追封

濟王詮鉌　　追封

晉王表榛　　追封

秦王公銘　　追封

趙王翊鎦　　追封

汝王祐梈　俱嘉靖

韓王謨㙉　隆慶追封



衡王載封

肅王弼柿　俱萬曆追封　　並同

穆

忻王見治　成化　　中情見貌

敦

周王子埅　成化　　來克有光

申王祐楷　弘治

鄭王祐檡



代王俊杖

德王祐榕　俱嘉靖

肅王縉熾　萬曆　　並同

思

代王聰沫 弘治追封 追悔前過
均王載墍 嘉靖追封 並同

康

秦王志𤊟 景泰 溫柔好樂



瀋王佶焞
楚王季堄
肅王贍焰 俱天順
慶王秩煃 成化
寧王覲鈞
韓王偕灊
淮王祁銓 俱弘治
鄭王祐柃 正德
晉王知㷔 追封

周王勤熄 追封
襄王祐楨
岷王譽榮
趙王厚煜
蜀王承爚 俱嘉靖
衡王載圭
荆王常㳅 俱萬曆 並同



隱

秦王尚炳 永樂 違拂不成
代王仕壥 天順 並同

悼

許王見淳　景泰　中年早夭

趙王祁鎡　天順

韓王偕滉

伊王諟鈗　俱成化

蔚王厚煒

周王安潢　俱弘治追封



吉王祐枺

魯王健杙

靖王翊鈴　俱嘉靖追封　並同

懷

虞王雄英　洪武追封　慈仁短折

滕王瞻塏　洪熙

秦王志均　宣德

韓王範圯　正統

蜀王申鈘

秀王見澍

慶王邃壄　俱成化

晉王表榮　追封

襄王祐材　俱弘治



瀋王胤栘

魯王當漎

戚王載墍

榮王厚勲

德王厚燉

蕭王紳堵

岳王厚熙　俱嘉靖追封

沅王常治　萬曆追封　並同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　二十三

哀

蓟王載墱　嘉靖追封　蚤孤短折

邠王常溆　萬曆追封　仝同

愍

秦王樉　洪武　使民悲傷

楚王顯榕　嘉靖　在國遭難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　二十四

殤

潁王載𪉖　嘉靖追封　有智而夭

戾

湘王柏　建文初謚　永樂改獻　知過不改

郕王景皇帝天順後改謚

代王遜煓　正統追封　並同

荒

魯王檀　洪武　好樂怠政

厲

伊王㰘　永樂　殺戮不辜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一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 尊謚八

### 郡王上

宣靖　宣懿　宣和　宣穆　宣惠　宣僖

宣恩

端憲　端靖　端肅　端簡　端懿　端莊

端和　端定　端僖　端裕　端惠　端康

端恪　端襄　端順　端隱



定恭　定肅　定惠

昭靖　昭定　昭簡　昭憲　昭毅　昭安

昭裕　昭穆　昭和　昭順　昭僖　昭榮

憲穆　憲惠

簡簡　簡安

莊靖　莊定　莊獻　莊憲　莊懿　莊簡

莊穆　莊安　莊僖　莊裕　莊康　莊和

莊惠　莊恪　莊順　莊隱

恭靖　恭定　恭懿　恭簡　恭憲　恭肅

恭莊 恭昭 恭裕 恭端 恭恪 恭惠
恭和 恭穆 恭安 恭康 恭順 恭僖
恭懷
敬安
簡靖 簡定
靖懿 靖莊 靖恭 靖肅 靖簡 靖惠
靖和 靖安 靖僖
僖靖 僖簡 僖裕 僖安 僖康 僖穆
僖順 僖和



和靖
穆憲
順簡 順靖 順僖
惠簡 惠靖 惠恭 惠莊 惠懿 惠穆
惠順 惠榮
溫憲 溫肅 溫恭 溫靖 溫定 溫簡
溫穆 溫懿 溫裕 溫僖 溫和 溫惠
溫隱
安簡 安憲 安肅 安靖 安莊 安裕

安和 安定 安恭 安懿 安僖 安穆
安惠 安恪
懿莊 懿安 懿定 懿簡
思裕
裕安 裕穆
康懿 康肅 康敬 康簡 康靖 康端
康定 康憲 康裕 康僖 康惠 康穆
康恪 康和 康順 康悼 康隱
榮懿 榮昭 榮莊 榮靖 榮肅 榮端



榮憲 榮簡 榮康 榮定 榮恪 榮惠
榮安 榮和 榮穆 榮裕 榮僖 榮順
榮懷 榮悼 榮隱 榮繆 榮虔 榮戾
悼恭 悼懿 悼莊 悼簡 悼定 悼靖
悼康 悼安 悼平 悼懷 悼惠 悼和
悼僖 悼昭 悼順 悼隱 悼戾
懷懿 懷端 懷僖 懷順 懷和 懷穆
懷隱 懷悼 懷莊 懷康 懷恪 懷靖
懷安 懷簡

哀簡

宣靖

慶府安塞王秩炅 成化

周府胙城王安劅 嘉靖

趙府南樂王祐楨



宣懿

唐府新野王彌鍗 弘治

代府和川王聰潲

魯府樂陵王陽鑄 正德

晉府襄陰王表桵

榮府恩安王載墊 嘉靖

周府會稽王睦杉

宣和

寧府宜春王奠培 弘治

韓府寧遠王旭栓 正德

代府廣靈王聰漢 嘉靖



宣穆

遼府沅陵王恩鈽 弘治

瀋府遂山王幼壂

宣惠

韓府褒城王徵鉅　弘治

代府潞城王聰滾　嘉靖

徽府嘉定王厚烋



宣僖

周府鄢陵王安沅　嘉靖

宣恩

周府汝陽王睦樘　嘉靖

魯府館陶王當漶



端憲

瀋府心源王幼埼　成化

周府崇善王睦楗　嘉靖

代府潞城王俊槤

肅府會寧王弼楹　萬曆

端靖

岷府汝陽王膺鉋　正德

瀋府內丘王勛㴋　嘉靖

遼府湘陰王寵㵒

周府臨淄王勤炏

遂平王聰濼　追封

晋府義寧王知㸋

榮府貴溪王厚㷆　萬曆



端肅

魯府東甌王當沘　嘉靖

鉅野王健𣝗

唐府蕩陰王彌鍔

端簡

周府臨淄王安淲　正德

渚陽王勤炆　萬曆

瀋府稷山王勛㳅　嘉靖



晋府榮澤王知㴶

魯府樂陵王當㴭　追封

寧府樂安王拱欏

韓府保德王璟㵗　萬曆

## 端懿

秦府汧陽王公錯　弘治

魯府東阿王泰塋

周府臨汝王子埠

楚府崇陽王均鈘　正德

瀋府沁水王詮鉌

靖江王　約麒

代府靈丘王聰㵎

慶府壽陽王鼒枏　嘉靖



華陰王俔焯　萬曆

德府泰安王厚熿　嘉靖

遼府枝江王致祿　隆慶

蘄水王致檻　萬曆

益府羅川王常濟

## 端穆

代府傅野王聰涤　弘治

周府河清王安沈

魯府新蔡王當浖　嘉靖

崇府慶元王厚焞　追封

楚府通山王顯榕

慶府延川王鼒撌

荊府永定王載璒



晉府河東王新墳　隆慶

趙府成皐王載垸　萬曆

## 端和

瀋府遂山王詮鈘　嘉靖

晉府新化王知㮄
交城王表栦 隆慶
韓府襄陵王偕𣿰 嘉靖追封
慶世子 壽欑
周府信陵王勤烑
原武王勤熣 萬曆
保寧王在鍛
瀋府清源王勛𤅢 嘉靖



端定
周府萊陽王睦桄 嘉靖

端僖
周府富陽王睦桴 嘉靖
徽府太和王祐櫁
楚府江夏王榮漠
瑞府永福王旭橝
趙府汝源王厚焆
晉府靖安王表秩



徽府新昌王厚熢 隆慶
益府銅陵王翊鉦 萬曆

端裕
淮府清江王見澂 弘治

趙府廣安王祐枳
代府山陰王仕墹
周府鎮平王同鑾 正德
益陽王朝壣 萬曆
韓府通安王謨𡒄
衡府高唐王厚焕



端惠
晉府雲丘王鍾鋑 弘治
鄭府東垣王見潩
周府汾西王睦樗 嘉靖
封丘王安涏
內鄉王勤炘 萬曆
胙城王勤熥

柘城王勤烄
瑞金王在鈉
弋陽王拱樻 嘉靖
肅府淳化王眞泓
瀋府宿遷王勛滓
魯府安丘王健楧
衡府新樂王厚爈
淮府高安王載濤 萬曆
崇府歸德王載壐



徽府延津王載埙
韓府休寧王朗錝
唐府承休王宙枝
代府吉陽王俊橏

端康

周府海陽王睦呆　嘉靖

應城王勤㷿　萬曆

慶府豐林王台瀚　嘉靖



端恪

周府汝寧王勤然　隆慶

遼府廣元王憲㸅　萬曆

端褒

代府昌化王聰瀌　嘉靖

端順

遼府應山王豪塓　弘治

蜀府慶符王申鈸　嘉靖



晉府慶成王奇湞

周府永寧王勤熌

傅平王勤㶿　萬曆

韓府通渭王融焼　嘉靖

唐府衛輝王宇淬

趙府襄邑王厚𤏡

德府堂邑王翊鐩　萬曆

魯府陽信王壽鈘

端隱

寧府石城王覲鎬　弘治追封



定恭

韓府長洲王融焌　萬曆

定肅

韓府樂平王沖㸅　成化



定惠

晉府寧河王新㙉　萬曆

昭靖

晉府河東王鍾鏓　成化

瀋府稷山王胤柯　隆慶

寧府建安王拱振

昭定

晉府永和王濟烺　正統

寧府樂安王奠壘　弘治

趙府獲嘉王載培　嘉靖



楚府永安王

瀋府沁水王

周府柘城王

昭簡

楚府東安王

韓府高平王

昭憲

遼府松滋王寵洌　嘉靖



唐府鄖城王宇清

吉府穀城王翊鋐　萬曆

昭毅

唐府永休王彌鋠　嘉靖

昭安

遼府沅陵王豪𤩪　弘治

唐府蕩陰王芝垙　嘉靖

周府義寧王安浃



昭裕

韓府褒城王範埒　成化

趙府成皐王翊鍨　萬曆追封

昭穆

周府富陽王安濯　嘉靖



昭和

靖江王規裕　弘治

周府河清王同鍚

秦府保安王誠泳　正德

遼府長陽王豪塥

瀋府吳江王詮鏗

趙府襄邑王祐棶

伊府方城王訏注　嘉靖
　萬安王褒焥　萬曆
淮府崇安王祐榦　嘉靖
魯府高密王觀熯
　新蔡王健椰　萬曆
韓府長泰王彝鋗



昭順
周府鎮平王有　嘉靖
韓府樂平王融燹　萬曆
代府和川王廷域

昭僖
瀋府黎城王佶熵　正統
周府胙城王同鏖　弘治
秦府永興王公鉐
晉府方山王鍾鋋　正德
韓府西德王偕瀞



昭榮
代府宜寧王俊相　隆慶

憲穆

周府宜陽王有炥　成化

趙府秀水王厚炯　嘉靖



憲惠

魯府福安王壽鈐　萬曆

肅簡

淮府吉安王厚燔　嘉靖

肅安

周府封丘王睦詠　隆慶



莊靖

秦府宜川王志椺　正統

汧陽王秉樓　嘉靖

楚府通城王孟燦　景泰

瀋府稷山王幼垬　天順

魯府鄒平王泰塍

徽府慶雲王載壂

晉府臨泉王知炪　正德追封

韓府長吉王璟瀾　萬曆

蜀府華陽王承爚

周府封丘王勤烋

奉新王朝埏



莊定

秦府永興王秉欅　嘉靖

魯府鄒平王當潩

周府河陰王安垙

楚府江夏王顯梧　萬曆

晉府寧化王新墪

永和王新塡

莊獻

追封靜樂王聰垠　永樂



莊愍

晉府方山王美垣　成化

襄府寧郊王祁鑌

魯府鉅野王當沍　嘉靖

周府河清王安涸

會陽王勳灰　萬曆

安吉王勳㶿

濟府永年王恬烶　嘉靖

代府博野王俊欖　嘉靖　一作莊惠



莊懿

蜀府內江王友壻　正德

崇府慶元王載埒　嘉靖

韓府高淳王謨墭

慶陽王謨埊

周府臨湍王睦楽　萬曆　一作莊毅

沈丘王勳㶇

萊陽王勳熌

益府黎丘王常湊

濟府內丘王恬熌

遼府松滋王寵燵

肅府延長王眞漉

周府益陽王寵㶄

楚府通山王英炊

襄府棗陽王載墀　追封



莊簡

晉府臨泉王羡㸅　正統

周府胙城王有爝　景泰

汝陽王朝墭　萬曆

儀封王肅溢

蜀府永川王悅𤆬　天順

靖江王佐敬　成化

楚府通山王季垟

韓府通渭王範壂

崑山王朗錦　萬曆

秦府保安王公鍊　成化

魯府安丘王陽鑑　追封

瀋府清源王幼垀　弘治

代府懷仁王俊樹　萬曆



莊穆

韓府襄陵王沖烋　成化

楚府壽昌王均鐵　正德

莊安

周府信陵王睦楃　嘉靖

代府河內王充爔

瀋府陵川王胤果



莊僖

楚府崇陽王季塛　景泰

岷府江川王音埈　成化

趙府湯陰王祁鎔

徽府景寧王厚爀

秦府永壽王誠淋　弘治

晉府交城王鍾鏷

寧府弋陽王宸浰　正德

淮府德興王見淓

周府東會王安灟　嘉靖

義陽王睦樸　萬曆



莊裕

代府廣靈王仕墭　弘治

周府南陵王睦楧　隆慶

蜀府江安王宣圻　萬曆

莊康

魯府樂陵王健概

莊和

遼府衡陽王貴熞　天順



周府永寧王同鍸　弘治

代府靈丘王成鈫

荊府樊山王祐橏　嘉靖

瀋府沁水王允栘

莊惠

晉府慶成王濟炫 宣德

寧世子 磐烒 正統

慶府眞寧王秩熒 景泰

遼府枝江王貴熠

秦府興平王志㙉 天順

楚府永安王季埱 成化

瀋府黎城王幼㙔 一謚莊定

唐山王恬熵 萬曆



周府上洛王同鏴 弘治

原武王睦揚 萬曆

順慶王朝埴

淮府南康王見淓 嘉靖

崇府瑞安王載垣

懷安王厚熑 萬曆

益府金谿王厚煌 嘉靖

代府進賢王俊櫝

隰川王俊栢 隆慶

肅府會寧王眞淵

趙府江寧王載埉 萬曆

徽府懷慶王載璭

莊恪



遼府沅陵王恩鉔 弘治

周府汝陽王勤炵 萬曆

莊順

岷府南渭王譽栺 嘉靖

周府內鄉王睦檄

寧府建安王宸灦

遼府湘陰王憲㷆　萬曆

莊隱

代府隰川王成釗　弘治追封

恭靜

秦府興平王尚烐　正統　一作恭簡

周府鎮平王有爌　成化



上洛王勤𤇼　萬曆

寧府石城王奠堵　成化

伊府西鄂王訏淙　正德

唐府文城王彌鉗

襄府鎮寧王見濮　嘉靖

棗陽王厚燭　萬曆

益府王山王厚𤎓　嘉靖

瀋府定陶王詮鑨

遼山王勅澄　萬曆

魯府鄒平王觀熛　嘉靖

韓府寧遠王蕆垙

永福王融焚　萬曆

晉府河中王知烜

恭定

瀋府沁源王佶焞　正統

楚府東安王季槊　天順

趙府襄邑王祁鋕　成化

魯府鉅野王陽鎣　正德　史作鎰安

周府永寧王睦㶿　嘉靖

鄭府繁昌王見濅

慶府弘農王台浤

晉府西河王奇溯　通考作順簡



遼府湘陰王致榣

秦府永興王惟熣　萬曆

恭懿

鄭府盟津王見濍　嘉靖追封

周府胙城王睦柂

淮府順昌王見湃

秦府保安王秉棜

唐府衛輝王彌鍹

瀋府唐山王勛潡

代府進賢王充炨

棗強王充熇　萬曆

溧陽王俊榣

趙府江寧王厚焽　嘉靖



韓府寧遠王融焕

襄陵王融塉　萬曆

楚府東安王榮淑　嘉靖

江夏王英㷬　萬曆

襄府鎮寧王厚熒

荊府永新王載壕

肅府會寧王縉𤆬

遼府肅寧王致拼

慶府豊林王鼒𣙓

寧府弋陽王多烺

晉府永和王慎鍢

寧和王知炅

靖安王知燆



恭簡

代府襄垣王遜墰　天順

唐府新野王芝城　成化

遼府湘陰王恩鉎　正德

德府泰安王祐楒

周府新會王同鏳　嘉靖

保寧王朝堵

義寧王勤熨　萬曆

崇府瑞安王祐楨　嘉靖

蜀府石泉王申鑄

晉府交城王奇㴬　追封

淮府德興王祐橽

趙府洛川王載境

魯府陽信王頤埔

益府銅陵王載埰

鄭府崇德王載陞　隆慶

韓府長泰王融焯　萬曆



恭憲

秦府永興王志樊　景泰

遼府沅陵王貴煸　成化

晉府河東王表枋　正德追封

代府河內王廷垷　嘉靖

周府益陽王勤煜

益府金谿王翊鎵　萬曆

恭肅

周府河陰王睦樀　隆慶



遼府松滋王致櫟　萬曆

恭莊

周府內鄉王有烱　天順

---

恭昭

周府鄢陵王睦枸　萬曆



恭裕

韓府通渭王偕沍　正德

蜀府德陽王申鉟　嘉靖

晉府新化王表橅　正德

慶成王表欒　嘉靖

周府博平王安泧

會稽王勤遂　萬曆

瀋府永年王徵橚　嘉靖
　靈川王勛潪　萬曆
　清源王衡朷
魯府滋陽王觀熑　嘉靖
荊府樊山王厚焌
遼府長陽王
徽府景寧王祐桅　萬曆
岷府唐年王膺錄



恭端
周府義陽王安汥　嘉靖
　儀封王在鑾　萬曆
唐府鄖城王彌鋏　嘉靖
晉府寧化王知熩　萬曆

恭恪
魯府東甌王健械　隆慶
趙府南樂王載燻　萬曆
瀋府宿康王恬焯



恭惠
岷府江川王徽煝　成化
魯府樂陵王泰埜
遼府衡山王貴烕

韓府襄陵王範址　正德
周府魯陽王同鈮　嘉靖
　安昌王在鉷　萬曆
代府和川王俊棐　嘉靖
徽府遂昌王祐樻
靖江王　邦薴　萬曆
鄭府德慶王載封
淮府上饒王厚崳
伊府方城王珂增



恭和
淮府永豐王祁鈜　成化
周府項城王子堰
　曲江王安溸　正德

代府懷仁王成鉅　弘治
慶府安化王寘鐇　追封
襄府陽山王見芳　正德
遼府益陽王恩鋼　嘉靖
瀋府福山王勛潍
徽府伍城王載埈
秦府永壽王秉欓
蜀府慶符王宥沾　隆慶
德府寧海王載圩



楚府通城王英焀　萬曆
趙府平鄉王厚爍
衡府高唐王載堚　追封

恭穆

周府應城王睦梐　嘉靖

華亭王朝桓　萬曆

徽府建德王載埁



恭安

趙府臨漳王祁鎣　成化

周府遂平王同鑣　弘治

代府宣寧王成鉆　正德

魯府鉅城王當澐　嘉靖

韓府樂平王徵鉦

建寧王旭楕

益府玉山王厚熿

恭康

周府臨汝王同銜　嘉靖



恭順

遼府長垣王恩鉀　正德

周府崇善王安涫

原武王安淇　嘉靖

邵陵王安潿　萬曆

潁川王睦榡

楚府永安王英㷆　嘉靖

代府吉陽王聰注

蜀府華陽王賓泟
寧府臨川王奠埨　追封
徽府嘉定王載埆　萬曆
韓府崐山王謨埦
慶府弘農王伸㑽



恭僖
周府汝陽王有爀　正統
　奉新王勤烒　萬曆
楚府岳陽王季境　天順
晉府慶成王美埥　景泰
　雲丘王奇溳　正德
寧府瑞昌王奠壛　成化
代府隰川王仕墜

蜀府慶符王友㙮　弘治末年
　汶川王賓沙　嘉靖
瀋府內丘王㓜墳　正德
徽府陽城王祐桑　嘉靖
魯府樂陵王覲熸
淮府高安王厚貝
遼府光澤王致㰒
　沅陵王致枕　萬曆



恭懷
韓府漢陰王徵鍉　成化

敬安

韓世子　璟浤　萬曆



簡靖

晉府雲丘王美堣　成化

廣昌王鍾鉚

韓府長洲王謨墇　萬曆

周府湯溪王朝型

簡定

寧府建安王覲錸　嘉靖



靖懿

趙府洛川王祁鋑　成化

楚府永安王榮滜　正德

靖莊

代府宣寧王遜炓　成化

寧府樂安王宸湔 嘉靖

靖恭

楚府通山王孟爚 正統

晉府西河王美埠 景泰



魯府安丘王泰墇 成化

周府麗水王安汾 正德 一作恭順

靖肅

周府魯陽王安汞 嘉靖

靖簡

楚府崇陽王孟熗 正統

遼府松滋王豪埋 弘治

周府鄢陵王同鈠 正德



靖惠

晉府永和王表棌 正德

靖和

遼府蘄水王貴煡　成化

晉世子奇源　弘治

楚府壽昌王季埒

鄭府丹陽王見滏　正德

秦府保安王誠漖



周府沈丘王安浩　嘉靖

靖安

代府懷(襄)垣王成釪　弘治　史作安靖

周府汾西王安潤　嘉靖

徽府太和王厚炬　萬曆

靖僖

遼府枝江王豪墍　天順

周府永寧王有𤉨　成化



僖靖

瀋府平遥王佶焵　正統

遼府衡陽王豪𣝕　弘治

代府靈丘王仕塽

[illegible]世子　幹壁　萬曆

僖簡

遼府蘄水王寵澍



僖裕

晉府義寧王表槻　正德

僖安

蜀府德陽王友垓　成化

韓府樂平王範埸　弘治追封



僖康

代府懷仁王聰涓　嘉靖追封　一謚康僖

僖穆

楚府通城王均鐋　弘治追封

趙府平鄉王祐楸　嘉靖追封

傳順

魯府鉅野王泰墱　成化



晉府寧化王美壤

代府潞城王遜炘

山陰王聰㵊　弘治

襄府棗陽王見沔

寧府弋陽王覲鍊

周府封丘王同鉻　嘉靖

傳和

韓府褒城王謨垣　萬曆



和靖

慶府壽陽王台濠　正德

和僖

代府宣寧王仕㕓　弘治

秦府臨湽王誠㴭
遼府應山王恩錙
穆憲
周府鄱陽王朝垬 萬曆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一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二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尊謚九
郡王下
順簡
晉府西河王鍾鉄 成化
代府廣靈王成鈥 嘉靖
順靖
楚府景陵王孟炤 正統
韓府襄陵王融焚 萬曆

順僖

晉府永和王鍾鋏　成化





惠簡

秦府臨潼王公銘　成化

惠靖

荊府都昌王祁鑑　成化

惠恭

秦府郃陽王公鉎　成化





潞府平遥王芴墭

惠莊

周府永寧王朝堈　隆慶　一作鈙鍃

趙府臨漳王載[illegible]　萬曆

惠懿

慶府安化王秩炵　弘治

周府瑞平王朝墡　萬曆



惠穆

韓府通渭王謨埫　萬曆

惠順

潞府保定王翊坦　萬曆



康榮

魯府鉅野王觀㷂　隆慶　一作榮惠

溫憲

代府昌化王仕墀　成化

溫肅

魯世子壽鏳　隆慶



溫恭

潞府永年王珵封　萬曆

溫靖

韓府襄城王融焏　嘉靖

代府樂昌王充爜　萬曆

周府瑞金王朝埈



溫定

楚府通山王榮滐　正德

周府內鄉王安垔　嘉靖

韓府樂平王偕湃

溫簡

晉府寧河王奇沄

瀋府德化王珵𤨕 萬曆

代府宣寧王充㷡

周府永寧王在銓

博平王睦柯



溫穆

遼府枝江王恩鉞 弘治

秦府郃陽王誠泓

晉府慶成王鍾鎰

慶府真寧王寘鐖

周府內鄉王同鎮

代府寧津王聰泠 正德

趙府昆陽王見洽

瀋府陵川王恬爚 萬曆

溫懿



荊府樊山王見澋 正德

趙府廣安王厚爝 嘉靖

唐府衛輝王碩熿 隆慶

德府臨濟王載𡐨 萬曆

蜀府華陽王宣墡

魯府東原王頤坽

温裕

靖江王　履燾　萬曆



温僖

周府穎川王子壚　成化

唐府郝陽王彌鍏　正德

慶府豐林王邃坑

伊府方城王褒熵

魯府安丘王頤坍　萬曆

温和

周府封丘王子埶　弘治



温惠

楚府通城王榮渡　正德

代府懷仁王聰漵

衡府齊東王厚炳　嘉靖

漢陽王厚燰　萬曆

周府京山王勤炫　隆慶

應城王朝均　萬曆

韓府商丘王璟漭

溫隱

寧府樂安王覲鐳　弘治追封



安簡

代府潞城王仕墺　弘治

寧府宜春王磐烑

慶府豐林王寘𨦘　嘉靖

魯府高密王健杖

周府浦江王睦𣙗

晉府永和王知燠

徽府建德王厚烷

安惠

周府汝陽王子垕　成化

晉府寧河王鍾鏤　弘治



安肅

靖江王經扶　嘉靖

周府京山王朝𡐓　萬曆追封

安靖

鄭府涇陽王祁銑　弘治

蜀府南川王申鋁　嘉靖

遼府長陽王恩鈉

韓府休寧王譔㙮



安莊

荊府永新王厚熿　嘉靖

安裕

泰府汧陽王誠洌　弘治

瀋府內丘王胤栘　嘉靖追封

韓府固原王璟湑　萬曆



安和

周府汝陽王同鉦　嘉靖

肅世子真淤

岷府南渭王彥濱

韓府襄平王旭櫃　追封

衡府齊東王載壼　萬曆

德府利津王翊鏼

安定

周府興陽王睦杜　嘉靖追封

韓府通渭王旭𣈶





安恭

韓府建寧王旭樠　嘉靖

安懿

周府原武王子埘　成化

淮世子見濂　弘治

岷府黎山王膺鉁

趙府南樂王祁鉄

晉府榮澤王表桜　嘉靖





魯府陽信王健杜

韓府隴西王旭林

遼府衡陽王寵淹

襄府鎮寧王祐橋　萬曆

淮府南康王厚焌

安僖

楚府崇昌王孟焯　正統

遼府益陽王貴烰

湘陰王貴㷂　成化

晉府廣昌王美堅　景泰

義寧王俱𤋮　萬曆

寧府新昌王磐炷　天順

秦府興平王公鏶　成化



郃陽王秉欁　正德

伊府西鄂王諟鈌　成化

周府鄢陵王子堅

堉陽王同鈷　嘉靖

遂平王勤爠　萬曆

慶府弘農王遂墺　弘治

代府懷仁王仕壈　追封

韓府褒城王偕洄　正德

德府濟寧王祐榑



魯府陽信王當潧　嘉靖

淮府永豐王厚炑

唐府承休王宇淵　萬曆

安穆



襄府棗陽王祁鉦　成化

遼府蘄水王豪𡌅　弘治

晉府慶成王知熑　嘉靖

韓府襄陵王徵鈐

綏平王璟沾　萬曆

安惠

遼府松滋王貴㸅　正統

伊府洛陽王勉壆　天順

秦府永壽王志埴　成化

瀋府沁水王均𤨗

周府永寧王子場

潁川王安潪　萬曆追封

晉府襄陰王奇溳　弘治



楚府江夏王均鈋

通山王均錸　正德

代府襄垣王仕坏　嘉靖

慶府真寧王鼒㰘

蜀府汶川王承衕　萬曆

安恪

寧府石城王宸浮　嘉靖

悼莊



漢世子瞻坦　永樂

懿安

瀋府平遙王幼㙺　成化

代府隰川王遜㸅

諡定

遼府宜城王寵瀆　嘉靖



諡僖

秦府永興王尚烈　永樂

楚府永安王孟烱　宣德

遼府益陽王豪㙤　成化

晉府寧化王濟煥　景泰

蜀府汶川王友壖　成化

周府信陵王安澤　正德

韓府襄陵王旭櫏　嘉靖追封

鄭府廬江王見濎

徽府陽城王厚𤐤　萬曆

益府阜平王載㙺

代府永慶王鼐鉦



思裕

秦府宜川王秉桥　嘉靖

裕安

徽府滎陽王載埼　萬曆

裕穆

魯府樂陵王頤坅　萬曆



康懿

遼府湘陰王豪㵀　弘治

周府封丘王有熅　成化

宜陽王有𦁡　嘉靖　弇州集誤作康惠

汾西王勤㷮

彰德王勤焞　萬曆

鄢陵王朝埱

代府樂川王聰涓　嘉靖

伊府萬安王典樌

韓府長樂王融焞

鄭府德慶王翊鋏　萬曆

建安王多㶒

晉府西河王表相



康肅

瀋府陵川王佶烇　成化

代府隰川王聰湊　正德

周府汝陽王安㴐　嘉靖

魯府歸善王健杻

康敬

周府會稽王安涞　嘉靖



康簡

蜀府華陽王友堚　成化

遼府宣城王貴㷆

慶府真寧王邃埒　弘治

周府脩武王勤烻　萬曆

河清王勤熛

潞府陵川王詮鏷　嘉靖

晉府河中王表杼

代府富川王廷埣

岷府善化王譽桔

益府舒城王載垸　萬曆



康靖

楚府江夏王孟炬　成化

周府義陽王子圪　弘治

商城王朝堣　萬曆

代府宣寧王聰瀓　嘉靖

岷府黎山王彥溴

蜀府內江王賓泟

趙府光山王厚煇
唐府新野王宙梳　萬曆
康端
趙府臨漳王厚焵　嘉靖

康定
秦府永壽王公鋌　成化
趙府洛川王祐棨　嘉靖
周府益陽王睦樒

代府廣靈王俊梘
潞城王充娓　萬曆
晉府義寧王新𤏡　嘉靖
榮府富城王厚燚　萬曆
岷府漢川王譽櫾

康懿
周府舜山王勤𤐣　嘉靖
衡府新樂王載璽　萬曆

康裕

周府上洛王睦楹　嘉靖

熠陽王睦樫

趙府廣安王載堂　萬曆

瀋府沁源王恬熔

肅府鉛山王弼𨱎



康僖

晉府寧河王羡熖　成化

周府原武王同鐵　弘治

遂寧王在鈺　萬曆

秦府宜川王宸澮

寧府宜春王覲熚　嘉靖追封

瀋府宜山王詮鏞

沁源王勛漆

代府饒陽王俊棣　追封

蜀府華陽王讓栘　追封

魯府鄒城王當滋

徽府慶雲王厚燦

遼府廣元王致樚

慶府弘農王鼒榫　萬曆

鄭府東原王載𣝣

靖江王　任昌



康惠

代府山陰王遜煡　成化

襄陵王聰滋　嘉靖

周府新會王安滶　嘉靖

滿江王勤㸂　萬曆

德府泰安王載堧　嘉靖

魯府東阿王當澆

蜀府石泉王賓瀞

衡府平度王載埘　萬曆

韓府西德王融熣

楚府東安王顯梡



康穆

魯府高密王當滔　正德

唐府三城王芝垝

周府遂平王安洛　嘉靖

肅府淳化王弼果　萬曆

康和

周府魯山王安湨　嘉靖

東會王睦柊　萬曆

徽府建德王祐樘　嘉靖

榮府惠安王厚煕



晉府寧化王表樑

瀋府稷山王恬炥　萬曆

康恪

遼府益陽王寵瀶　嘉靖

康順

遼府蘄水王恩鉅　嘉靖

韓府褒城王旭櫬

建寧王謨𡍼　萬曆



趙府南樂王厚焴

衛府商河王載埁

魯府鄒平王頤在

康悼

代府靈丘王俊格　嘉靖追封

康隱

周府海陽王安湰　嘉靖



榮懿

瀋府靈丘王詮鉌　正德

岷府江川王音埑　嘉靖

周府義寧王睦㰂

晉府河東王知𤇍

榮昭

趙府汝源王見淇　嘉靖

鄖府東垣王厚烱

唐府衛輝王宙桐　隆慶追封



遼府宜城王致根

代府廣靈王充熿

榮莊

周府鎮平王子垛　成化

潁川王同鏳　嘉靖

寧府弋陽王奠壏

代府饒陽王聰㴶

魯府滋陽王當潰

晉府寧河王表𣙜



榮靖

周府遂平王子𤇉　成化

汾西王朝𤆬　嘉靖

晉府陽曲王美垙　成化

韓府通渭王徵鉌　弘治

魯府東阿王陽鑅　正德

伊府光陽王勉㘨

瀋府沁源王詮鍾

楚府保康王顯禕　嘉靖
代府山陰王成鏊
秦府永壽王懷墡
益府金谿王載埩
肅府延安王縉焮　一作恭府
徽府太康王載坑　萬曆
襄府棗陽王祐楒　嘉靖



榮端
晉府交城王表杋　正德
遼府光澤王寵瀼　嘉靖
瀋府宣山王勛湟　萬曆

榮憲
周府堵陽王安滭　嘉靖
奉新王睦柵　隆慶
湯溪王勤烶



榮簡
鄭府朝邑王祁鍷　成化
瀋府宿遷王詮鉁　嘉靖
遼府沅陵王寵淶
代府樂昌王俊楅　追封
德府臨朐王厚爔

周府瑞金王勤炵

汝寧王朝埭　萬曆

唐府湯陰王宙桼



榮康

瀋府唐山王詮鈠　弘治

晉府義寧王奇浹

趙府平鄉王見洸　嘉靖

周府湯溪王厚焯

萊陽王安滴

襄府陽山王祐楬

崇府慶元王祐榣

蜀府汶川王申鎆

德陽王賓灘

代府和川王充灯

魯府陽信王觀燃

唐府鄖城王宙桃

韓府峴山王融烄



榮定

代府懷仁王遜焴　弘治

溧陽王聰漱　嘉靖

周府沈丘王睦栲

汝陽王勤烎　隆慶

曲江王睦柃

榮恪

趙府洛川王見浧　正德

魯府安丘王觀熑　嘉靖



榮惠

周府臨淄王同鈞　弘治

趙府襄邑王見沂

晉府交城王奇淯

遼府益陽王致橿

秦府永興王誠瀾　正德

慶府弘農王寘鐗

楚府永安王華垛　萬曆

榮安

寧府瑞昌王覲錫　弘治

代府潞城王成鍚

瀋府永年王幼桼　正德



晉府河東王奇推

周府義陽王同鍱

魯山王睦欏　嘉靖

華亭王勤熉

岷府建德王譽梃

魯府鄒平王健檔

榮和

韓府高平王偕灤　正德

瀋府稷山王詮鍪

岷府安昌王彥溶

趙府臨漳王見濵

唐府承休王芝垠

遼府松滋王恩鈳　嘉靖

德府歷城王厚鄉

肅府鉛山王真瀞

淮府木豐王祐栖

代府襄强王俊椋



榮穆

遼世子恩鏞　成化

秦府保安王誠潢　弘治

蜀府石泉王友墳　正德

晉府臨泉王奇湒

旌德王知嫩　隆慶

瀋府沁水王勛漏　正德

周府永寧王安法　嘉靖

淮府崇安王見洵



榮裕

肅府金壇王真洵　嘉靖　一作恭裕閣本作安僖

榮僖

遼府宜城王豪坽　弘治

晉府交城王奇潚　追封

瀋府清源王詮鉻　正德

慶府真寧王台滂

代府昌化王成鍰



趙府南樂王見灂　嘉靖

周府上洛王安滾

河清王睦棲

唐府新野王宇澠

岷府黎山王譽枚　隆慶

淮府南康王祐柯　追封

榮順

代府靈丘王遜烇　成化

趙府平鄉王祁鎤

晉府交城王美垙

周府胙城王子塛

楚府通城王季埕

秦府宜川王公銳



岷府南渭王音戴　弘治

魯府安丘王當澁

韓府長泰王旭櫃　嘉靖

遼府蘄寧王寵汕

瀋府吳江王勛湔　萬曆

德平王胤椗

榮懷

晉府永和王奇汧　弘治



榮悼

周世子　安潢　弘治初謚

楚府通山王華堄　萬曆

榮隱

鄭府真丘王見湝　正德

榮繆

鄭府廬江王祐椤　嘉靖



榮虛

代府廣靈王遜烓　天順

榮戾

周府沈丘王同鏺　正德

鄭府繁昌王祐枋　萬曆



悼恭

周府遂平王有頖　正統

遼府應山王貴燇

代府博野王成鍈　成化

韓世子謨㙐　嘉靖

悼懿

代府靈丘王克熞　嘉靖追封



悼莊

蜀世子悅燫　永樂

慶府岐山王秩煉　正統

吉世子祐楑　正德

遼府長陽王致榏　萬曆追封

悼簡

楚府巴陵王孟熜　洪武追封

唐世子芝墹　正統



悼定

代府富川王充熤　嘉靖

悼靖

瀋府稷山王佶焆　正統

遼府肅寧王恩鉁　成化

悼康

晉府寧化王奇濾　嘉靖追封

周世子勤熄

徽府隆平王厚焆



蜀府華陽王申銓　追封

瀋府陵川王勛瀼　追封

悼安

秦府郃陽王誠潧　弘治

悼平

晉府脩昌王濟熇 宣德



悼懷

蜀府黔江王友埘 宣德

唐府新野王瓊㷭 正統

蕩陰王宇澄 萬曆

瀋府沁水王佶熅 正統

楚府永安王均鈢 成化追封

鄭府信陽王見泿

荊府閩清王祐櫊

晉府河中王奇溶

慶成王新堤 萬曆追封

遼府枝江王寵潤 嘉靖

代府碭山王充[illegible]



悼惠

楚府岳陽王孟爟 宣德

周府羅山王有熼

寧府信豐王磐煐 正統

荊府都梁王見溥 成化

悼和

周府汝南王子垗　天順

魯府東阿王陽鑄　正德追封

瀋府沁源王徹揚　嘉靖追封



悼僖

靖江王　贊儀　永樂

趙世子　瞻垓　宣德

遼府麻陽王貴煐　正統

衡陽王恩鑑　弘治追封

楚府大冶王季堄

晉府徐溝王鍾鐸　景泰

鄭世子　見滋　成化

代府和川王成鍰

瀋府唐山王幼橎

荊府都昌王祐楀　弘治

德府高唐王厚熵　嘉靖



悼昭

晉府臨泉王鍾鏷　成化

代府饒陽王成鍌

韓府西德王旭樅　嘉靖追封

悼順

秦府保安王志垧　正統

楚府江夏王季壂　成化

寧府瑞昌王宸瀾　弘治追封

瀋府永年王勛㴋　嘉靖追封

內丘王詮鉌　追封

代府寶豐王充烑



悼隱

齊府樂安王賢烶　永樂

蜀府華陽王悅燇　宣德

代府定安王成鏻　成化

楚府崇陽王榮濰　嘉靖追封

悼戾

代世子遜煓　永樂



愍

周府汝陰王子埯　成化

瀋府陵川王幼塈　追封

魯府滋陽王健樀　嘉靖追封

淮府永豐王載址　萬曆

懷端

韓府汶陽王璟余　萬曆



懷莊

周府順陽王有烜　永樂

代府寧津王聰涓　弘治

德府臨朐王載堘　嘉靖

益府舒城王翊鉅　萬曆

韓府崇明王璟清

懷康

代府寧津王成鈼　成化　一作悼康

魯府鉅野王健杸　嘉靖

周府崇善王勤煁



懷恪

周府遂平王在鈙　萬曆

懷靖

瀋府廣宗王幼沭　天順

周府內鄉王子垵　成化追封

遼府宜城王恩銧　正德



懷安

晉府旌德王表楷　嘉靖

懷簡

晉府高平王濟熚　永樂

秦府永壽王尚灴

韓府平利王範埜　景泰

趙府襄邑王見滁　成化

鄭府河陽王見潢

魯世子當漎　弘治

周府定安王安㴉

寧府宜春王覲鐏　追封

岷府南渭王膺鉙　正德追封

楚府通城王顯相　嘉靖追封

衡府玉田王厚煙

懷僖

秦府保安王尚烶　永樂

周府河陰王子壦　正統

淮府鄱陽王祁鏔

鄭府新平王祁銳　景泰

晉府太谷王鍾鉉　天順

安溪王表栴　正德追封

伊府方城王諟鏞　成化

岷府安昌王膺鋪



荊府桐城王祐樿　弘治

楚府霜雲王榮淋　正德

瀋府永年王詮鍋　嘉靖追封

榮府福寧王厚熹

代府靈丘王廷址　追封

益府淳河王常汭　萬曆

懷順

靖江王　相承　成化

荊府都昌王見潭

淮府永豐王見淨　弘治

鄭府宜章王見汌

德府東平王厚燉　嘉靖

趙府洛川王厚熔　追封



伊府方城王典榕　追封

秦府永壽王惟燿　追封

懷和

周府聊城王安瀆　弘治

趙府汝源王祐桐　嘉靖追封

懷穆

榮世子　厚勲　嘉靖



懷隱

代府武邑王聰沐　弘治初謚

周府浦江王安泩　嘉靖

懷悼

趙府臨漳王祐械　嘉靖追封　一作悼懷



哀簡

既寧王允熞　永樂

懿文太子季子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二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三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尊謚十

王妃

愍烈

秦愍王妃王氏　洪武



恭惠

趙王高燧妃沐氏　永樂

貞烈

周府羅山王有爃妃張氏　宣德

衛恭王妃楊氏　正統

寧府信豐悼惠王妃劉氏

周憲王妃鞏氏

韓端王妃劉氏　景泰



貞惠

越靖王妃吳氏　正統

貞肅

周府河陰王妃鞏氏　正統

貞順

鄭府新平王妃巫氏　景泰



趙惠王繼妃邵氏

蜀府永川莊簡王妃何氏　天順

肅貞

唐悼僖世子妃胡氏　正統

靜節

蜀獻王繼妃徐氏　天順



皇明諡紀彙編卷之十三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四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臣謚上

文臣

文成　文正　文忠　文貞　文端　文清

文定　文潔　文節　文介　文毅　文簡

文肅　文靖　文恭　文恪　文莊　文安

文穆　文憲　文襄　文康　文義　文敏

文達　文裕　文和　文通　文懿　文僖



文修　文昭　文思　文愍　文隱　文榮

忠文　忠烈　忠節　忠介　忠定　忠毅

忠靖　忠宣　忠肅　忠安　忠簡　忠恪

忠襄　忠敏　忠愍

端毅　端簡　端肅　端恪　端敏　端愍

端潔

貞襄　貞肅

清簡　清惠　清愍

節愍

介肅

毅愍

肅敏　肅愍

恭毅　恭定　恭節　恭介　恭肅　恭簡

恭靖　恭質　恭順　恭襄　恭惠　恭敏

恭僖　恭懿　恭愍

定肅

莊毅　莊簡　莊肅　莊襄　莊懿　莊靖

莊裕　莊敏　莊僖　莊愍



恪愍

簡肅　簡襄

襄毅　襄靖　襄惠　襄簡　襄敏　襄愍

襄愍

敏肅

惠安

懿簡

康介　康毅　康簡　康靖　康懿　康惠

康敏　康和　康僖

僖靖　僖敏

安節　安簡

景成

愍節

榮毅　榮襄　榮簡　榮靖　榮僖　榮和

榮愿

## 文成

劉基　誠意伯贈太師　正德　經緯天地　安民立政　浙江青田人

王守仁　新建伯贈侯　隆慶　勤學好問　安民立政　浙江餘姚人



## 文正

李東陽　大學士贈太師　正德　勤學好問　內外賓服　湖廣茶陵人

謝遷　大學士贈太師　嘉靖　同　浙江餘姚人



## 文忠

曹鼐　吏部侍郎直閣加贈太傅初謚文襄天順改謚　勤學好問　危身奉上　北直隸寧晉人

張孚敬　大學士贈太師　嘉靖　浙江永嘉人

楊廷和　大學士贈太保　隆慶　四川新都人

張居正　太師大學士贈上柱國萬曆尋追奪　並同　湖廣江陵人

文貞

楊士奇 大學士贈太師 正統 勤學好問 江西泰和人

徐階 大學士贈太師 萬曆 清白守節 道德博聞 大慮克就 南直隸華亭人



文端

王直 吏部尚書贈太保 天順 敏而好學 守禮執義 江西泰和人

周經 禮部尚書贈太保 正德 同 山西陽城人 莊懿公瑄子

吳一鵬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守禮執義 南直隸長洲人

高儀 大學士贈太子太保 萬曆 浙江錢塘人

吳山 禮部尚書贈太保 萬曆 江西高安人

陳以勤 大學士贈太傅 萬曆 四川南充人

王家屏 大學士贈少保 萬曆 並同 山西山陰人



文清

薛瑄 禮部侍郎直閣贈尚書 天順 敏而好學 避遠不義 山西河津人

文定

楊溥 大學士贈太師 正統 勤學好問 湖廣石首人

吳寬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純行不爽 南直隸長洲人



王瓚 南禮部侍郎贈尚書 嘉靖 浙江永嘉人

張邦奇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浙江鄞縣人

陳敬宗 南祭酒贈禮部侍郎 景泰 浙江慈谿人

蔣冕 大學士贈少師 隆慶 廣西全州人

王道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隆慶 山東武城人

何瑭 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 隆慶 河南懷慶衛人

李春芳 大學士贈太師 萬曆 南直隸興化人

于慎行 大學士贈太子太保 萬曆 山東東阿人

陸樹聲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仝同 浙江華亭人

文潔

鄧以讚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萬曆 勤學好問 不汚不義 江西新建人



文節

王禕 待制贈學士 洪武後改忠文 道德博聞 謹身制度 浙江義烏人

舒　芬 脩撰贈左諭德　同　江西進賢人
萬曆補謚



文介

劉　儼 侍讀學士贈禮部侍郎　敏而好學　江西吉水人
天順　執一不遷

石　珤 大學士贈少保　同　北直隸藁城人
初謚文隱隆慶改謚

文毅

李時勉 祭酒　勤學好問　浙江淳安人
景泰初謚後改忠文

商　輅 大學士贈太傅　果而能斷　浙江淳安人
成化

倪　岳 吏部尚書贈少保　敏而好學　應天府上元人
弘治　文僖公謙子

傅　珪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果而能斷　北直隸清苑人
正德末

羅　倫 脩撰贈左諭德　江西永豐人
正德補謚

黃孔昭 南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浙江黃巖人
嘉靖



張　治 大學士贈少保　湖廣茶陵人
初謚文隱隆慶改謚

張四維 大學士贈太師　同　山西蒲州人
萬曆

文簡

儀智 禮部侍郎贈太子少保 洪熙 忠信接禮 正直無邪 山東高密人

馬京 部侍郎贈少保 敏而好學 正直無邪 陝西武功人

黃淮 大學士贈太保 正統 忠信接禮 正直無邪 浙江永嘉人

劉春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正德末 勤學好問 一德不懈 四川巴縣人

李遜學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同 河南上蔡人

毛紀 大學士贈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一德不懈 山東掖縣人

張璧 大學士贈少保 嘉靖 湖廣石首人



毛澄 禮部尚書贈少傅 嘉靖 南直崑山人

馬汝驥 禮部侍郎贈尚書 嘉靖 陝西綏德人

孫承恩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南直華亭人

穆孔暉 南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 嘉靖 山東堂邑人

許讚 大學士贈少師 嘉靖 河南靈寶人 襄毅公進仲子

呂柟 南禮部侍郎贈尚書 嘉靖 僉同 陝西高陵人

何孟春 南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嘉靖 勤學好問 正直無邪 湖廣郴州人

湛若水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一德不懈 廣東增城人

董玘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嘉靖 勤學好問 正直無邪 浙江會稽人

呂調陽 少傅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 勤學好問 一德不懈 廣西桂林衛人

郭朴 少傅大學士贈太傅 萬曆 勤學好問 正直無邪 河南安陽人



文肅

徐善述 贊善贈太子少保 洪熙 忠信接禮 執心決斷 浙江天台人

錢習禮 禮部侍郎 天順 敏而好學 正己攝下 江西吉水人

王㒜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同 南直武進人

何喬新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弘治 勤學好問 正己攝下 江西廣昌人

謝鐸 禮部侍郎贈尚書 正德 勤學好問 執心決斷 浙江太平人

吳儼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勤學好問 正己攝下 南直宜興人

劉忠 大學士贈太保 嘉靖 同 河南陳留人

羅玘 南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正德 勤學好問 執心決斷 江西南城人

岳正 修撰謫興化知府贈太常卿 嘉靖 勤學好問 正己帥下 順天府漷縣人

劉瑞 南禮部侍郎贈尚書 隆慶 四川內江人

趙貞吉 大學士贈少保 萬曆 四川內江人

王錫爵 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 並同 南直隸太倉人



## 文靖

王汝玉 贊善兼太子賓客 洪熙 斂而好學 恭己鮮言 南直隸長洲人

金幼孜 大學士贈少保 宣德 斂而好學 寬樂令終 江西新淦人

魏驥 南吏部尚書 成化 寬樂令終 慈惠愛民 浙江蕭山人

徐溥 大學士贈太師 弘治 勤學好問 寬樂令終 南直隸宜興人

劉健 大學士贈太師 嘉靖 河南洛陽人

賈詠 大學士贈太保 嘉靖 並同 河南臨潁人

嚴訥 大學士贈少保 嘉靖 斂而好學 寬樂令終 南直隸常熟人



## 文恭

劉鉉 少詹事贈禮部侍郎 成化 勤學好問 敬順事上 南直隸長洲人

羅洪先 贊善贈光祿少卿 隆慶 勤學好問 不懈爲德 江西吉水人

程文德 南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嘉靖 斂而好學 不懈爲德 浙江永康人

萬士和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同 南直隸宜興人

孫應鰲 南工部尚書 萬曆 忠信接禮 不懈爲德 貴州清平衛人

文恪

吳訥　南副都御史　弘治　敏而好學　溫恭朝夕　南直隸常熟人

耿裕　吏部尚書贈太保　弘治　勤學好問　溫恭朝夕　河南盧氏人　清忠公九疇子



宋訥　祭酒　正德　北直隸滑縣人

朱善　人學士　洪武　後謚　僉同　江西豐城人

王鏊　大學士贈太傅　嘉靖　敏而好學　溫恭朝夕　南直隸吳縣人

楊廉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勤學好問　溫恭朝夕　江西豐城人

魯鐸　南祭酒贈禮部侍郎　嘉靖　同　湖廣景陵人

溫仁和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敏而好學　溫恭朝夕　四川華陽人

孫陞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溫恭朝夕　浙江餘姚人　忠烈公燧子

丁士美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萬曆　勤學好問　敬共官次　南直隸淸河人

周子義　吏部侍郎掌詹事府贈禮部尚書　萬曆　勤學好問　且恭朝夕　南直隸無錫人

林燫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福建閩縣人　文安公瀚孫

范謙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僉同　江西豐城人

余繼登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勤學好問　敬共官次　北直隸交河人

楊道賓　禮部右侍郎贈尚書　萬曆　同　福建晉江人



文莊

葉盛　吏部侍郎　成化　學好問　正志和　南直隸崑山人

丘濬　大學士贈太傅　弘治　廣東瓊山人

謝一夔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江西新建人

王鴻儒　南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河南南陽人

邵寶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南直隸無錫人

羅欽順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江西太和人
歐陽德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江西太和人
汪俊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隆慶 江西弋陽人
鄒守益 南京國子祭酒贈禮部侍郎 萬曆 江西安福人
馬自強 大學士贈少保 萬曆 陝西同州人
蔡清 南京祭酒 萬曆補諡 福建晉江人
殷士儋 少保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初諡文通後諡 僉同 山東歷城人



文安

鄭賜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師 洪熙 敏而好學 和好不爭 福建建寧人
王英 南京禮部尚書 景泰 勤學好問 和好不爭 江西金谿人

劉定之 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成化 江西永新人
周洪謨 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成化 四川長寧人
林瀚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僉同 福建閩縣人
劉龍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敏而好學 和好不爭 山西襄垣人
李傑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和好不爭 南直隸常熟人
呂本 大學士贈太師 萬曆 敏而好學 和好不爭 浙江餘姚人



文穆

胡廣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贈少師 永樂 勤學好問 布德執義 江西吉水人
劉吉 大學士贈太師 弘治 同 北直隸博野人
傅瀚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敏而好學 中情見貌 江西新喻人

許國 少傅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 敏而好學 布德執義 南直隸歙縣人



文憲

彭時 大學士贈太 成化 勤學好問 行善可紀 江西安福人

宋濂 學士承旨 正德補謚 敏而好學 行善可紀 浙江浦江人

費宏 大學士贈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博聞多能 江西鉛山人

陳于陛 大學士贈少保 萬曆 同 四川南充人 文端公以勤子

文襄

曹鼐 吏部左侍郎兼學士贈少傅吏部尚書 景泰初謚後改文忠 勤學好問 因事有功 北直隸寧晉人

周忱 工部尚書 景泰 同 江西吉水人

楊一清 大學士贈太保 嘉靖 敏而好學 因事有功 雲南安寧人

桂萼 大學士贈太傅 嘉靖 同 江西安仁人



方獻夫 大學士贈太保 嘉靖 勤學好問 因事有功 廣東南海人

唐龍 吏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敏而好學 因事有功 浙江蘭谿人

席書 大學士贈太傅 嘉靖 勤學好問 因事有功 四川遂寧人

高拱 大學士贈太傅 萬曆 敏而好學 因事有功 河南新鄭人

文康

苗衷 兵部尚書贈少保 天順 敏而好學 溫良好樂 南直隸定遠人

萬安 大學士贈太師 弘治 勤學好問 四川眉州人

梁儲 大學士贈太師 嘉靖 溫良好樂 廣東順德人

李時 大學士贈太傅 嘉靖 北直隸任丘人

顧鼎臣 大學士贈太傅 嘉靖 仝同 南直隸崑山人



文義

商輅 大學士贈太保 成化 勤學好問 制事合宜 南直隸興化人



文敏

鄒濟 少詹事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洪熙 德而中理 應事有功 浙江餘姚人

楊榮 大學士贈太師 正統 應事有功 福建建安人

姚夔 吏部尚書贈少保 成化 仝上 浙江桐廬人

崔銑 南禮部侍郎贈尚書 嘉靖 勤學好問 應事有功 河南安陽人

李廷相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山東濮州人

徐縉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嘉靖 南直隸吳縣人

霍韜 禮部尚書 嘉靖 廣東南海人

余有丁 少傅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 仝同 浙江鄞縣人

## 文達

李　賢　大學士贈太師　成化　勤學好問　敏中通理　河南鄧州人



## 文裕

白　鉞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正德　忠信接禮　北直隸南宮人

陸　深　詹事贈禮部侍郎　嘉靖　强學好問　南直隸上海人

黃　佐　少詹事贈禮部侍郎　隆慶　廣東香山人

王希烈　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　萬曆　全同　江西南昌人

## 文和

劉　珝　大學士贈太保　弘治　勤學好問　不剛不柔　山東壽光人

尹　直　兵部尚書贈少保　正德　同　江西泰和人

文通

王一寧 禮部侍郎兼學士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景泰 勤學好問 物至能應 浙江仙居人

李奎 大理寺少卿 弘治 江西弋陽人



錢溥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南直華亭人

費寀 禮部尚書 嘉靖 江西鉛山人 文憲公宏弟

殷士儋 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新謚後改文莊 並同 山東歷城人

文懿

呂原 學士直閣贈禮部尚書 天順 敏而好學 柔克有光 浙江秀水人

楊守陳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弘治 同 浙江鄞縣人

劉宣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勤學好問 柔克有光 江西安福人

儲瓘 南吏部侍郎 嘉靖 南直泰州人

章懋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浙江蘭谿人

翟鑾 大學士 嘉靖 山東諸城人



瞿景淳 禮部侍郎贈尚書 隆慶 並同 南直常熟人

諸大綬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萬曆 敏而好學 柔克有光 浙江山陰人

羅萬化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同 浙江會稽人

趙志皐 少傅大學士贈太傅 萬曆 勤學好問 溫柔賢善 浙江蘭谿人

朱賡 大學士贈太保 萬曆 同 浙江山陰人

## 文僖

張益 天順 侍講學士直文淵閣學士 勤學好問 小心畏忌 南直隸吳縣人

倪謙 成化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勤學好問 小心恭慎 應天府上元人

董越 弘治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同 江西寧都人

黎淳 弘治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勤學好問 小心畏忌 湖廣華容人

靳貴 正德 大學士贈太傅 敏而好學 小心畏忌 南直隸丹徒人



張昇 嘉靖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 同 江西南城人

黃珣 嘉靖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勤學好問 小心畏忌 浙江餘姚人

顧清 嘉靖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南直隸華亭人

陳陛 隆慶 南禮部侍郎贈尚書 並同 浙江餘姚人

陶大臨 萬曆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勤學好問 小心恭慎 浙江會稽人 莊敏公諧子

林廷機 萬曆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勤學好問 小心畏忌 福建閩縣人 文安公瀚子

## 文脩

林文俊 嘉靖 南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忠信接禮 好學近志 福建莆田人



## 文昭

蕭維禎 成化 南兵部尚書 敏而好學 容儀恭美 江西廬陵人

江瀾 嘉靖 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勤學好問 容儀恭美 浙江仁和人

文愍



彭　華　[illegible]太子太傅　弘治
勤學好問　道德純一　江西安福人

文愍

夏　言　少師大學士　隆慶
勤學好問　佐國逢難　江西貴溪人



文愍

石　珤　大學士贈少保　嘉靖初謚後改文介
敏而好學　違拂不成　北直藁城人

張　治　大學士贈少保　隆慶初謚後改文毅
勤學好問　[illegible]　湖廣茶陵人

文榮

袁煒 大學士贈少師 嘉靖 勤學好問 寵祿光大 浙江慈谿人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四　三十一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四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五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臣謚中

文臣

忠文

王褘 翰林待制贈學士 初謚文節正統改謚 嘉靖宋濂(?)　博學好問 浙江義烏人

李時勉 國子祭酒贈禮部侍郎 初謚文毅成化改謚 同 江西安福人

忠烈

孫燧 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 嘉靖 危身奉上 秉德遵業 浙江餘姚人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五　一

忠節

吳雲 刑部尚書出爲行省參政 弘治補謚 危身奉上 好廉自克 南直隸宜興人

許遠 副使加贈禮部尚書 身外諡 同 河南固始人

楊最 太僕寺少卿贈右副都御史 隆慶 危身奉上 殺身制敵 四川射洪人



忠介

海瑞 南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萬曆 廉方公正 執一不遷 廣東瓊山人

楊爵 御史贈光祿寺少卿 萬曆 危身奉上 執一不遷 陝西富平人



忠定

朱復 徽州長史贈刑部尚書 永樂 推賢盡誠 安民法古 南直隸鳳陽人

蹇義 吏部尚書贈太師 宣德 同

韓文 戶部尚書贈太傅 嘉靖 危身奉上 純行不爽 山西洪洞人

忠毅

王驥 兵部尚書以功封靖遠伯贈侯 危身奉上 北直隸束鹿人
天順 致果殺敵



忠靖

夏原吉 戶部尚書贈太師 推賢盡誠 湖廣湘陰人
宣德 寬樂令終

忠宣



黃福 南京戶部尚書贈太保 推賢盡忠 山東昌邑人
成化 施而不私

劉大夏 兵部尚書贈太保 廉方公正 湖廣華容人
正德 施而不私

忠肅

鄭埜 成化 兵部尚書贈少保　危身奉上　正己攝下　湖廣宜章人

王翺 成化 吏部尚書贈太保　推賢盡誠　正己攝下　北直隸鹽山人

于謙 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 初謚肅愍萬曆改謚　危身奉上　正己攝下　浙江錢塘人



忠安

胡濙 天順 禮部尚書贈太保　推賢盡誠　好和不爭　南直隸武進人

忠簡

王佐 成化 戶部尚書贈少保　危身奉上　正直無邪　山東海豐人



忠恪

吳時來 左都御史 萬曆後追奉　浙江仙居人

## 忠襄

金　忠　兵部尚書贈少師　洪熙　危身奉上　執事有功　浙江寧波人

郭　資　戶部尚書進封湯陰伯　宣德　同　河南彰德人

儀　銘　兵部尚書贈太師　景泰　無方公正　因事有功　山東萊州人



## 忠敏

楊　善　左都御史興濟伯贈侯　天順　危身奉上　執事有功　順天大興人

## 忠愍

劉　球　侍講贈翰林院學士　正統　臨患不忘國　在國遭難　江西安福人

楊繼盛　兵部員外贈太常寺少卿　嘉靖　危身奉上　在國遭難　北直容城人

# 端毅

**王恕** 吏部尚書贈太師 正德 守禮執義 陝西三原人

**劉玉** 刑部侍郎贈尚書 隆慶 聚而能斷 江西安福人



# 端簡

**鄭曉**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隆慶 守禮執義 浙江海鹽人

**朱裳** 副都御史贈戶部侍郎 一德不懈 北直隸沙河人

**劉宷**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全同 湖廣麻城人

**林雲同**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守禮執義 正直無邪 福建莆田人

**毛愷**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守禮執義 一德不懈 浙江江山人



# 端肅

**馬文升** 吏部尚書加贈太師 正德 守禮執義 正己攝下 河南鈞州人

**梁材**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南京金吾衛人

**顧佐** 右都御史贈少保 萬曆補謚 河南太康人

**葛守禮**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萬曆 山東德平人

**趙錦**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萬曆 全同 浙江餘姚人

端恪

龔鍊 萬曆 兵部侍郎 守經執義 溫恭朝夕 山東益都人



何維柏 萬曆 南禮部尚書 同 廣東南海人

端敏

胡世寧 嘉靖 兵部尚書贈少保 守禮執義 應事有功 浙江仁和人

秦金 嘉靖 南兵部尚書贈少保 同 南直隸無錫人



端愍

商大節 隆慶 兵部侍郎贈尚書 守禮執義 在國逢難 湖廣鍾祥人

端潔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贈尚書 萬曆

守禮執義 不汚不義

江西上饒人



貞襄

徐琦 南兵部尚書 景泰

清白守節 因事有功

浙江錢塘人 寧夏衛籍

聶豹 兵部尚書贈少保 隆慶

同

江西永豐人

貞肅

林俊 刑部尚書加贈少保 隆慶補謚

清白守節 正己攝下

福建莆田人



清簡

樊瑩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避遠不義 平易不訾

浙江常山人

孫需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同　江西德興人

孫鑨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避遠不義　一德不懈　浙江餘姚人　文恪公陞子

清惠

耿九疇　南刑部尚書　成化　避遠不義　河南盧氏人

劉麟　工部尚書　嘉靖　秉動無私　江西安仁人

吳廷舉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隆慶　僉同　廣西蒼梧人



清愍

孫繼魯　副都御史贈兵部侍郎　隆慶　避遠不義　在國逢難　雲南雲南衛人

節愍

陳洽　兵部尚書贈少保　宣德　肆行制度　在國逢難　南直隸武進人

周憲　江西副使贈按察使　正德　同　湖廣承天人

介肅

軒輗 左都御史 萬曆補謚 執一不遷 壬戌(?)榜下 河南鹿邑人

吳嶽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隆慶 同 山東汶上人



毅愍

王文 大學士贈太保 必治 果而能斷 北直隸束鹿人

馬炳然 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正德 在國遭難 四川內江人



肅敏

余子俊 兵部尚書贈太保 必治 執心決斷 應事有功 四川青神人

王廷相 兵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同 河南儀封人

辛自修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正己攝下 應事有功 河南襄城人

肅愍

于謙 兵部尚書贈太傅 弘治初諡後改忠肅 執心決斷 在國遭難 浙江錢塘人

李默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同 福建建安人



恭毅

鄧顒 未仕知縣贈光祿少卿 崇禎 執事堅固 致果殺敵 廣東樂昌人

王槩 刑部尚書 成化 執事堅固 強而能斷 江西廬陵人

章綸 南禮部侍郎贈尚書 成化 責難於君 強而能斷 浙江樂清人



恭定

年富 戶部尚書 天順 敬順事上 執行不衰 南直隸懷遠人

潘恩 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萬曆 同 南直隸上海人

恭節

王　廷 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萬曆 敬明事上 正直無邪 四川南充人



恭介

閻　璞 南兵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敬事恭上 執一不遷 山西絳州人

鄭世威 刑部侍郎 萬曆 不懈爲德 執一不遷 福建長樂人

陳有年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同 浙江餘姚人

恭肅

周　用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敬順事上 正己攝下 南直隸吳江人



張　潤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山西臨汾人

林　鶚 刑部侍郎贈尚書 嘉靖 浙江太平人

曾　鈞 南刑部侍郎贈尚書 隆慶 全同 江西進賢人

熊　浹 吏部尚書贈少保 隆慶 敬事恭上 正己攝下 江西南昌人

黃光昇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敬事恭上 剛德克就 福建晉江人

嚴　清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敬事恭上 正己攝下 雲南後衛籍 浙江嘉興人

恭簡

尹旻 吏部尚書贈少保 弘治 敬順事上 一德不懈 山東歷城人

戴珊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正德 不懈為德 平易不訾 江西浮梁人

朱英 右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正統 敬順事上 一德不懈 湖廣桂陽人



屠楷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廣西臨桂人

魏校 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 嘉靖 南直隸崑山人

歐陽鐸 吏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嘉靖 江西泰和人

韓邦奇 南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嘉靖 陝西朝邑人

王鈁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並同 浙江奉化人

耿定向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敬事供上 一德不懈 湖廣麻城人

王樵 南右都御史 萬曆 不懈為德 平易不訾 直隸金壇人

恭靖

姚廣孝 太子少保追封榮國公 永樂 敬事供上 寬樂令終 南直隸長洲人

蔣用文 太醫院判贈院使 洪熙 同 直隸句容人



賈銓 右副都御史 成化 敬事供上 寬樂令終 北直隸邯鄲人

李敏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弘治 河南襄城人

朱希周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南直隸崑山人

蔣瑤 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並同 浙江歸安人

洪遠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敬事恭上 寬樂令終 南直隸歙縣人

王璟 左都御史贈少保 嘉靖 敬順事上 寬樂令終 山東沂州人

陳其學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不懈為德 寬樂令終 山東登州衛人

恭質

王用汲 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責難於君 守正無邪 福建晉江人



恭順

盧淵 兵部侍郎贈尚書 洪熙 不懈為德 和比於理 江西新淦人

恭襄



馬昂 戶部尚書贈少保 成化 敬慎事上 因事有功 北直隸滄州人

劉丙 工部侍郎贈尚書 正德 同 江西安福人

王瓊 吏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敬事供上 因事有功 山西太原人

張瓚 兵部尚書贈太保 北直隸滄州人

江東 兵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全同 山東朝城人

趙炳然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隆慶 卑以自牧 因事有功 四川劍州人

許論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萬曆 敬以事上 因事有功 河南靈寶人 襄敏公進子

石茂華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同 山東益都人

恭愍

楊信民 僉都御史 成化　致事供上 愛民好與　浙江新昌人



范鏞 右副都御史 正德末年　同　南直隸華亭人

章拯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隆慶　敬慎事上 植斷無私　浙江蘭谿人

恭敏

廖莊 刑部侍郎陞尚書 成化　責難於君 應事有功　江西吉水人

白圭 兵部尚書贈少保 成化　不懈爲德 應事有功　北直隸南宫人

李燧 工部尚書贈太保 嘉靖尋追奪　敬事供上 應事有功　河南湯陰人

馬森 户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不懈爲德 應事有功　福建侯官人



恭僖

張景明 興府左長史大學士贈太子少保 嘉靖　敬慎事上 小心畏忌　浙江山陰人

許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嘉靖　敬事恭上 小心畏忌

恭懿

張瀚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傅 萬曆 不懈爲德 孝友有光 浙江仁和人



恭愍

鍾同 御史贈大理寺寺丞 成化 責難於君 在國逢難 江西永豐人

陳選 左布政贈光祿寺卿 正德 敬順事上 在國逢難 浙江臨海人



定肅

蕭彥 戶部侍郎贈右都御史 萬曆 純行不爽 正己攝下 南直涇縣人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五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六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臣謚下

文臣謚

莊毅

王竑 兵部尚書 正德 履正志和 一德不懈 陝西河州衛人



莊簡

王復 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成化 履正志和 一德不懈 順天府固安人

張悅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南直隸華亭人

秦民悅 南戶部尚書贈太子少傅 弘治 南直隸舒城人

熊繡 右都御史贈刑部尚書 正德 湖廣道州人

聞淵 吏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浙江鄞縣人

鄒文盛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湖廣公安人

李浩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山西曲沃人

喬宇 吏部尚書贈少傅 隆慶 山西樂平人

王學夔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江西安福人

陸光祖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浙江平湖人

楊成 南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萬曆 僉同 南直隸長洲人



莊肅

胡松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履正志和 正己攝下 南直隸滁州人

婁志德 刑部御史贈工部侍郎 同 河南項城人



莊襄

劉天和 兵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履正志和 以軍[?]有功 湖廣麻城人

俞諫 右[?]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嘉靖 同 浙江桐廬人



莊懿

周瑄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成化 履正志和 柔克有光 山西陽曲人

張鎣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南直隸華亭人

胡拱辰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浙江淳安人

閔珪 刑部尚書贈太保 正德 並同 浙江烏程人

莊靖

陳文 大學士贈少傅 成化 履正志和 寬樂令終 江西廬陵人

趙璜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江西安福人

宋　景　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僉同　江西奉新人
嘉靖

陳　瓚　刑部侍郎贈右都御史　履正志和　南直隸常熟人
萬曆　恭己鮮言

莊裕

徐　問　南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履正志和　南直隸武進人
隆慶　彊學好問



莊敏

崔　恭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履正志和　北直隸廣宗人
成化　應事有功

楊　鼎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同　陝西咸寧人
成化

林　聰　刑部尚書贈少保　福建寧德人
成化

許　誥　南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河南靈寶人
嘉靖　襄陵公進長子

陶　諧　兵部侍郎　僉同　浙江會稽人
隆慶

宋　纁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僉同　河南商丘人
萬曆



莊僖

史020-635

韓邦問 刑部尚書 嘉靖 履正志和 卜心畏忌 湖廣襄陽衛人

張永明 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隆慶 同 浙江烏程人

舒化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全同 江西臨川人



莊愍

寇深 左都御史贈少保 天順 履正志和 在國遭難 北直隷唐縣人

恪愍

馮傑 四川副使贈按察使 正德 敬共官次 在國遭難 湖廣夷陵人

楊守謙 兵部侍郎贈尚書 隆慶 同 康惠公志學子



簡肅

張敷華 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正德 一德不懈 正己攝下 江西安福人

周延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嘉靖 正己攝下 同 江西吉水人

黃珂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平易不訾 正己攝下 四川遂寧人

方良永　南刑部尚書　嘉靖　同　福建莆田人

屠僑　右都御史贈少保　嘉靖　一德不懈　正己攝下　浙江鄞縣人

潘潢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隆慶　南直隸婺源人

方鈍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並同　湖廣巴陵人

陳瓚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萬曆　平易不訾　正己攝下　北直隸獻縣人

丘橓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山東諸城人

孫植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並同　浙江平湖人

衷貞吉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萬曆　一德不懈　正己攝下　江西南昌人



簡襄

陳壽　南刑部尚書　萬曆　一德不懈　因事有功　遼東寧遠衛人

襄毅



程信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成化　因事有功　彊而能斷　南直隸休寧人

項忠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成化　浙江嘉善人

韓雍　右都御史　正德　南直隸長洲人

秦紘　戶部尚書贈少保　正德　山東單縣人

許進　吏部尚書贈少保　正德　河南靈寶人

王邦瑞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河南宜陽人

潘鑑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嘉靖　南直隸婺源人

彭澤　兵部尚書贈少保　隆慶　湖廣長沙人

楊博　吏部尚書贈太傅　萬曆　山西蒲州人

王崇古 兵部尚書贈太保 萬曆 謚同 山西蒲州人



襄靖

郭應聘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因事有功 卷已觧言 福建莆田人

襄惠

屠滽 吏部尚書贈太保 正德 因事有功 施勤無私 浙江鄞縣人

鄒守愚 戶部侍郎贈右都 嘉靖 因事有功 愛民好與 福建莆田人

洪鍾 刑部尚書兼左都御史贈太保 嘉靖 同 浙江錢塘人

張岳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嘉靖 因事有功 施勤無私 福建惠安人

吳文華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萬曆 同 福建連江人



襄簡

王軏 南兵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因事有功 一德不懈 湖廣公安人

高友璣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同 一作恭簡 浙江樂清人

襄敏



楊泰 永樂 刑部侍郎贈戶部尚書 因事有功 南直隸山陽人

王來和 景泰 工部侍郎贈尚書 殺賊有勞 南直隸崑山人

鄧棨 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江西南城人

李秉 成化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山東曹州人

董方 成化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順天府涿縣人

黃鎬 成化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福建閩縣人

李賓 成化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僉同 順天府[illegible]人

鄧廷瓚 弘治 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甲胄有勞 湖廣巴陵人

王越 弘治 兵部尚書威寧伯贈太傅 臨事有功 北直隸濬縣人

張珩 嘉靖 兵部侍郎 僉同 山西石州人

周金 嘉靖 南戶部尚書 因事有功 南直隸武進人

唐澤 嘉靖 左副都御史贈戶部侍郎 臨事有功 南直隸歙縣人

王以旂 嘉靖 兵部尚書贈少保 僉同 應天府江寧人

翁萬達 隆慶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甲胄有勞 廣東揭陽人

李遂 萬曆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一作襄毅 臨事有功 江西豐城人

譚綸 萬曆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江西宜黃人

鄭洛 萬曆 兵部尚書贈太保 僉同 北直隸安肅人



襄愍

胡宗憲 萬曆補謚 兵部尚書加少保 因事有功 以功受賞 南直隸績溪人

## 襄愍

丁鉉　刑部侍郎贈尚書　景泰　因事有功　在國逢難　江西豐城人

才寬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甲胄有勞　在國逢難　北直隸遷安人

曾銑　兵部侍郎贈尚書　隆慶　因事有功　在國逢難　浙江黃巖縣人

張經　南京兵部尚書改右都御史　萬曆　甲胄有勞　在國逢難　福建閩縣人

## 敏肅

陳壽　工部侍郎贈尚書　洪熙　應事有功　正己攝下　湖廣隨州人

李世達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萬曆　應事有功　執心決斷　陝西涇縣人



## 惠安

彭韶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弘治　愛民好與　好和不爭　福建莆田人

懿簡

張鵬　兵部尚書　柔克有光　北直隸淶水人
　　弘治　　　　　一德不懈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六　十七

康介

郭宗皋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溫良好樂　山東登州福山縣人
　萬曆　　　　　　　　　　　　執一不遷

康毅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六　十八

王憲　兵部尚書贈少保　溫良好樂　山東東平州人
　嘉靖　　　　　　　　執一不遷

康簡

楊守隨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正德 溫良好樂 平易不訾 浙江鄞縣人 文懿公守陳弟

李鉞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一作恭簡 溫良好樂 一德不懈 河南祥符人

崔文奎 南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溫良好樂 平易不訾 山東新泰人

胡韶 刑部侍郎贈尚書 溫良好樂 一德不懈 江西鄱陽人



康靖

鄒幹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溫良好樂 寬樂令終 浙江餘姚人 文敏公濟子

康懿

陳俊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弘治 溫良好樂 柔之有光 福建莆田人

徐貫 工部尚書贈少保 浙江淳安人

林廷棉 工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金剛 福建閩縣人 文安公瀚子



康忠

胡　富　南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溫良好樂　執勤無私　南直隸績溪人
周季鳳　右都御史贈刑部尚書　尹　江西寧州人　儀徵入今系寧州
李承勛　兵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溫良好樂　愛民好與　湖廣嘉魚人
楊志學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湖廣長沙人
宋　禮　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並同　河南永寧人



康敏
白　昂　刑部尚書贈太保　弘治　溫良好樂　應事有功　南直隸武進人
趙　鑑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同　山東壽光人

康和
李克嗣　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嘉靖　溫良好樂　不剛不柔　四川內江人



康僖
陸　瑜　刑部尚書　弘治　溫良好樂　小心畏忌　浙江鄞縣人

屠勳 刑部尚書贈太保 嘉靖 浙江平湖人

邵鍾 大理寺卿贈右都御史 嘉靖 浙江仁和人

周倫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南直隸崑山人

王承裕 南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全用 陝西三原人 端毅公恕子



## 僖靖

廖紀 吏部尚書贈少傅 嘉靖 小心畏忌 寬樂令終 北直隸東光人

## 僖敏

王鍾 戶部侍郎贈太子太保 洪熙 小心畏忌 應事有功 南直隸華亭人

陳鎰 左都御史贈太保 景泰 同 南直隸吳縣人

周季麟 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小心恭慎 應事有功 江西寧州人



## 安節

袁洪愈 南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萬曆 好和不爭 好廉克己 南直隸吳縣人

安簡



王宗彝 南禮部尚書 正德 好和不爭 一德不懈 北直隸束鹿人 毅敏公之子

景成

丘廣 大都督府左衛追封景興侯 洪武 布義行剛 安民立政 北直隸定遠人



愍節

劉儁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洪熙 在國遭難 蹈行靡度 湖廣江陵人

榮毅

墨麟 兵部侍郎贈少保 寵祿光大 陜西高陵人
洪熙 强而能斷



榮襄

吳中 工部尚書贈茌平伯 寵祿光大 山東武城人
正統 因事有功

金濂 戶部尚書贈沭陽伯 南直隷山陽人
成化

袁宗皐 大學士贈太子少保 湖廣石首人
嘉靖

聶賢 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四川長壽人
嘉靖

榮簡

盛端明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寵祿光大 廣東饒平人
嘉靖 隆慶追奪 一德不懈



榮靖

翁溥 南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嘉靖 寵祿光大 貴榮令終 浙江蘭谿人



榮僖

孫交 戶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寵祿光大 小心畏忌 湖廣鍾祥人

[illegible] 禮部尚書 嘉靖 [illegible] 直隸[illegible]人

榮和

汪鋐 吏部尚書贈少保 嘉靖 寵祿光大 不剛不柔 南直隸婺源人



榮愍

朱濬 北京行在刑部尚書 洪熙 寵祿光大 奉縣立志 南直隸壽州人 忠定亦後子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六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七

太僕寺寺丞前中郭良翰詮訂

臣謚上

武臣

武寧 武順 武靖 武毅 武烈 武義

武信 武莊 武肅 武勇 武壯 武襄

武惠 武敏 武桓 武僖 武愍

忠武 忠烈 忠毅 忠靖 忠敬 忠勇

忠襄 忠穆 忠剛 忠壯 忠敏 忠順



忠宣 忠懿 忠威 忠頃 忠僖 忠愍

孝勇

節愍

毅勇 毅敏

恭肅 恭簡 恭靖 恭愍 恭襄 恭獻

恭敏 恭僖 恭和 恭愍

定襄

莊毅 莊簡 莊肅 莊襄 莊靖 莊武

莊敏 莊僖

剛毅 剛勇

襄武 襄烈 襄毅 襄靖 襄簡 襄恪

襄敏 襄僖 襄愍 襄榮

敏毅 敏靖

惠襄

康靖 康惠 康穆 康僖 康順

僖武 僖敏 僖順 僖愍

安穆

靖襄 靖懿



壯武 壯節 壯毅 壯勇 壯靖 壯敏

壯愍

易襄

威武 威勇 威毅 威襄 威靖

桓襄 桓義

昭靖

宣武

崇武

榮定 榮毅 榮襄 榮恭 榮簡 榮壯

榮靖 榮僖 榮和 榮康 榮懷 榮愍

隱懷

悼僖

## 武寧

徐 達 魏國公追封中山王 洪武 南直隸鳳陽人



## 武順

鄧 愈 衛國公追封寧河王 洪武 折衝禦侮 和比於理 南直隸虹縣人

## 武靖

李文忠 曹國公追封岐陽王 洪武 克定禍亂 寬樂令終 南直隸盱眙人 恭獻王貞子

陳 懋 寧陽侯追封滕國公 天順 同 南直隸壽州人

陳王謨 平江伯贈少保 萬曆 折衝禦侮 寬樂令終 南直隸合肥人

## 武毅



金朝興 宣德侯追封沂國公 洪武 南直隸巢縣人

顧 成 鎮遠侯贈夏國公 永樂 折衝禦侮 強而能斷 南直隸江都人

高 成 都督追封營山伯 宣德 折衝禦侮 致果殺敵 遼東金州人

薛 綬 永順伯贈侯 天順 北直隸昌平人

陶 瑾 右都督追封大同伯 成化 南直隸鳳陽人

朱 永 保國公追封宣平王 弘治初謚武毅改武襄 並同 河南夏邑人 撫寧侯謙子

武烈

朱　能 成國公追封東平王　克定禍亂　南直隸懷
永樂　有功安民



武義

康茂才 都督同知追封蘄國公　克定禍亂　湖廣蘄水人
洪武　制事合宜

武信

楊　璟 營陽侯追封芮國公　折衝禦侮　南直隸合肥人
洪武　守約共時

武莊

胡大海 元帥追封越國公　折衝禦侮　南直隸虹縣人
洪武　一作武壯　威而不猛

華　高 廣德侯追封巢國公　南直隸含山人

朱　麒 撫寧侯贈太師　全同　河南夏邑人
嘉靖



武肅

潘　毅 指揮追封榮陽伯　折衝禦侮　南直隸臨淮人
洪武　正己攝下

高　顯 都督追封汝陰侯　南直隸合肥人

柳　溥 安遠侯　全同　南直隸懷遠人
天順

## 武勇

蔣　貴　定西侯追封涇國公　正統　折衝禦侮　臨難不懼　南直隸江都人

毛　忠　伏羌伯贈侯　成化　同　陝西涼州人



## 武壯

耿再成　行省參政追封泗國公　洪武　一作武莊　闢土斥境　武而不遂　南直隸五河人

梁　震　右都督贈太保　嘉靖　折衝禦侮　勝敵克亂　南直隸邳州人

## 武襄

蔡　遷　行省參政追封安遠侯　洪武

朱　崇　都督同知追封平陰侯　永樂　克定禍亂　甲胄有勞　南直隸定遠人

沐　昂　都督追封定邊伯　正統　折衝禦侮　因事有功　南直隸定遠人　忠敏王晟弟

楊　洪　昌平侯追封穎國公　景泰　折衝禦侮　甲胄有勞　南直隸鳳陽人

徐　亨　興安侯　天順　湖廣大冶人



朱　謙　撫寧侯追封保國公　成化　河南夏邑人

陳　圭　平江伯加太保　嘉靖　僉同　南直隸合肥人

李　旻　豐城侯　折衝禦侮　因事有功　南直隸和州人

劉　文　都督同知　折衝禦侮　甲胄有勞

王　勍　右都督

柳　珣　安遠侯贈太保　南直隸懷遠人

周尚文　左都督贈太傅　隆慶　僉同　陝西西安衞人

## 武惠

陸炳 左都督追封忠誠伯 嘉靖 折衝禦侮 施勤無私 浙江平湖人



## 武敏

和勇 左都督追封靖安伯 成化 折衝禦侮 克事有功 朔人

孫鏜 懷寧侯追封懷國公 山西東勝州人

安國 都督同知 正德 並同 陝西綏德衛人

## 武桓

趙德勝 行省參政追封梁國公 洪武 折衝禦侮 壯而有力 南直隷鳳陽人



## 武僖

王貴 都督同知追封長城伯 天順 折衝禦侮 小心恭慎 南直隷全椒人

陳友 武平侯追封沔國公 弘治 南直隷滁州人

周玉 右都督 南直隷定遠人

沐琮 黔國公贈太師

吳繼爵 恭順侯贈太子太保 萬曆 並同 陝西涼州人

武愍

廖永安 樞密追封楚國公 洪武 赴敵無避 在國逢難 南直隸巢縣人

朱勇 成國公追封平陰王 天順 同 南直隸懷遠人 武烈王能子



忠武

常遇春 鄂國公追封開平王 洪武 危身奉上 折衝禦侮 南直隸懷遠人

劉榮 廣寧伯贈侯 永樂 南直隸宿遷人

張玉 榮國公追封河間王 初諡忠顯 洪熙改諡 河南祥符人

薛祿 陽武侯追封鄞國公 宣德 山東膠州人

郭登 定襄伯贈侯 成化 並同 南直隸臨淮人

忠烈

俞通海 平章追封虢國公 洪武 致身報國 戎衆有光 南直隸巢縣人

徐忠 永康侯追封蔡國公 永樂 危身奉上 有功安民 南直隸合肥人

張輔 英國公追封定興王 景泰 河南祥符人 忠武王玉長子

李如松 左都督贈少保寧遠伯 萬曆 並同 遼東鐵嶺衛人



忠毅

張德勝 樞密追封蔡國公 洪武 危身奉上 致果殺敵 南直隸合肥人

王簡 都督追封霍山侯 洪武 南直隸壽州人

周長 都督追封萊陽伯 永樂 南直隸天長人

張武 成陽侯追封潞國公 湖廣瀏陽人

曹隆 都督追封安陽伯 南直隸潁上人

鄭亨 武安侯追封漳國公 宣德 南直隸合肥人

方政 右都督追贈威遠伯 並同 南直隸全椒人

山雲 都督追封懷伯 廉方公正 强而能斷 南直隸徐州人

武興 右都督追封山陽伯 危身奉上 致果殺敵

陳懷 平鄉伯贈侯 廉方公正 致果殺敵 南直隸合肥人



忠靖

朱榮 武進伯追封侯 洪熙 危身奉上 寬樂令終 山東沂州人

忠敏

沐晟 黔國公追封定遠王 正統 危身奉上 夙夜恭事 南直隸定遠人

忠勇

孫世 都督僉事追封富春侯 洪武 南直隸巢縣人

孟善 保定侯追封滕國公 永樂 危身奉上 奉義奉用 山東海豊人



陳亨 都督追封成武伯 同 南直隸和州人

林椿 都督同知 嘉靖 危身奉上 臨難不懼

梟春 都督同知

殷尚質 左都督贈少保 並同

忠襄

濮英 都督追封樂浪公 洪武 危身奉上 甲冑有勞 南直隸合肥人

陳珪 泰寧侯追封靖國公 永樂 同

方瑛 南和侯 天順 廉方公正 因事有功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七　十五

忠穆

袁容 駙馬都尉廣平侯追封沂國公 宣德 臨難不忘國 布德執義 南直隸壽州人

忠剛

張達 贈左都督 嘉靖 危身奉上 強毅果敢 陝西人

忠壯

曹良臣 宣寧侯追封安國公 洪武 臨患不忘國 武而不遂 南直隸壽州人

王真 都指揮追封金鄉侯[illegible] 永樂 陝西咸寧人

李達 安平侯追封莒國公 永樂 並同 南直隸懷遠人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七　十六

郭亮 成安侯追封興國公 宣德 危身奉上 勝敵克亂 南直隸合肥人

薛貴 都督追封清源伯 宣德 順天府昌平人

冀傑 都督追封清河伯 北直隸東安人

吳瑾 恭順侯追封涼國公 天順 陝西涼州人

宗禮 贈都督同知 嘉靖

趙傾英 贈都督同知 嘉靖

郭都 都指揮僉事

張紘 贈都督同知 並同

忠敏

張麃 都督僉事追封文安伯 宣德

危身奉上 應事有功

南直隸天長人



忠順

宋瑛 西寧侯追封鄖國公 天順

危身奉上 和比於理

南直隸定遠人

忠憲

李賢 豐城侯追封豐國公 成化

危身奉上 行皆可紀

南直隸定遠人



忠愍

朱冕 武進伯贈侯 天順

危身奉上 表裏如一

山東沂州人

忠威

程寬 都督僉事贈保昌伯 永樂

危身奉上 猛以强果

南直隸潁上人

忠顯

張玉 都督同知追封榮國公 永樂初諡後改忠武 危身奉上 行昇中外 河南祥符人



忠僖

張輗 文安伯贈侯 天順 危身奉上 小心恭慎 河南祥符人 忠武王玉子

劉安 靖難侯追封寧國公 成化 同 南直隸宿遷人

朱希孝 都督贈太傅 秉方公正 小心畏忌 南直隸懷遠人 恭靖王希忠弟

忠愍

康鐸 蘄春侯追封蘄國公 洪武 臨患不忘國 湖廣蘄水人 武義公茂才子

孫興祖 都督追封燕山侯 洪武 佐國遭難 南直隸濠州人

程國勝 帳前總制追封安定郡伯 南直隸休寧人

徐增壽 都督追封定國公 永樂 並同 南直隸鳳陽人

張進忠 山西西路參將贈右都督 危身奉上 在國遭難

李彬 都指揮

李梅 副總兵



李淶 左都督贈少保

王治道 都督贈少保 並同 北直隸容城人

孝勇

陳文 都督僉事追封東海侯 洪武 慈惠愛親 知義尤用 南直隸合肥人

節愍

丁碧 贈都督同知 嘉靖 逆濠制拔 不屈遇難

李光啓 贈都督同知 同



毅勇

李桂 贈都督僉事 嘉靖 致果殺敵 率衆立用

毅敏

劉玉 左都督追封岡安伯 成化 致果殺敵 應事有功 河南磁州人



恭肅

趙輔 武靖侯追封容國公 成化 敬事奉上 剛德克就 南直隸鳳陽人

恭簡

李偉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 萬曆 敬事供上 一德不懈 順天府宛平人

恭靖

王　忠　鎮撫贈右都督　敬事供上　寬樂令終　保聖夫人高氏夫

張　麟　兵馬指揮贈彭城伯　宣德　敬順事上　寬樂令終　河南永城人

張　懋　英國公追封寧陽王　正德　河南祥符人

朱希忠　成國公追封定襄王　萬曆　仝同　南直隸懷遠人



恭憲

孫　忠　會昌伯贈安國公　中謚康懿　天順改謚　尊賢貴義　行善可紀　山東鄒平人

恭襄

陳　瑄　平江伯追封侯　宣德　敬順事上　因事有功　南直隸合肥人

楊　炳　少傅彰武伯贈太保　同　應天府六合人



恭獻

李　貞　曹國公贈隴西王　敬順事上　智質有操　南直隸盱眙人

恭敏

李讓 駙馬都尉富陽侯贈景國公 永樂 敬順事上 應事有功 南直隸舒城人

李全禮 襄城伯贈太子少保 同 南直隸和州人



恭僖

朱輔 成國公贈太傅 敬順事上 小心恭慎 南直隸懷遠人

沐朝輔 黔國公 嘉靖 同 雲南府人

恭和

周壽 慶雲侯贈宣國公 正德 敬順事上 不剛不柔 順天府昌平人

恭愍

陳瀛 泰寧侯封寧國公 敬順事上 在國逢難 直隸泰州人



定襄

陳德 臨江侯贈杞國公 洪武 大慮靜民 甲胄有勞 南直隸臨淮人

莊毅

毛勝 南寧伯贈侯 天順 威而不猛 致果殺敵 河南祥符人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七 二十七

莊簡

張赫 航海侯贈恩國公 洪武 履正志和 一德不懈 南直隸臨淮人

常四三 贈開平王 南直隸懷遠人

朱儀 成國公贈太師 並同 南直隸懷遠人 武愍王勇子

莊肅

張巒 壽寧侯贈昌國公 弘治 威而不猛 正己攝下 北直隸興濟人

莊襄

仇成 安慶侯贈皖國公 洪武 威而不猛 因事有功 南直隸含山人

沐崑 黔國公贈太師 正德 同 南直隸定遠人

皇明謚紀彙編 卷十七 二十八

莊靖

蔣廷珪 保昌伯 宣德 履正志和 寬樂令終 衛聖夫人楊氏夫

徐俌 魏國公贈太傅 正德 威而不猛 寬樂令終 南直隸鳳陽人

莊武

曹義 豐潤伯贈侯 天順 威而不猛 折衝禦侮 南直鎮江儀真人

李瑾 襄城伯贈芮國公 弘治 同 南直隸和州人



莊敏

陳豫 平江伯贈黟國公 成化 威而不猛 應事有功 南直隸合肥人

莊僖

譚祐 新寧伯 威而不猛 小心恭慎 湖廣襄陽衛人

焦棟 東寧伯贈太子太保 同 山後人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七終

太僕寺寺丞黃宁郭良翰詮訂

## 臣謚下

### 武臣

**剛毅**

李彬 豐城侯贈茂國公 永樂　强毅果敢 致果殺敵　南直隸定遠人

**剛勇**

張欽 隨府僉事贈新泰伯 永樂　强毅果敢 率義共用　南直隸睢寧人



**襄武**

湯和 中山國公追封東甌王 洪武　甲胄有勞　南直隸鳳陽人

於顯 都督僉事追封英山侯　折衝禦侮　湖廣黃梅人

馮斌 左都督追封邢鄉伯 正統　並同

**襄烈**

吳良 江陰侯贈江國公 洪武　甲胄有勞 安民有功　南直隸定遠人

**襄毅**

吳禎 靖海侯贈海國公 洪武　南直隸定遠人 襄烈公良弟

李英 都督僉事追封會寧伯 宣德末年 因事有功 致果殺敵 陝西西寧人

譚廣 永寧伯贈侯 正統 甲胄有勞 致果殺敵 南直隸丹徒人

焦禮 東寧伯贈侯 正統 同 山後廣寧人



襄靖

顧時 濟寧侯贈滕國公 洪武 因事有功 負戾不終 南直隸臨淮人

梁珤 保定侯贈蠡國公 成化 同 河南汝陽人

襄簡

王志 六安侯贈許國公 洪武 甲胄有勞 一德不懈 南直隸臨淮人

襄恪

顧溥 鎮遠侯贈太傅 弘治 甲胄有勞 敬共官次 南直隸江都人



襄敏

陳亨 都督僉事贈涇國公 永樂 甲胄有勞 因事有功 南直隸壽州人

郭義 都督贈陽章伯 宣德 山東泰安州人

襄僖

張信 隆平侯贈郧國公 正統 一作恭僖 因事有功 小心恭順 南直隸臨淮人



襄愍

柳升 安遠侯贈融國公 正統 因事有功 在國遭難 南直隸懷遠人

馮禎 都督僉事贈洛南伯 甲胄有勞 在國遭難 南直隸盱眙人

襄榮

沈清 修武伯 正統 因事有功 寵祿光大 南直隸滁州人

敏毅

蔣琬 定西侯贈涇國公 成化 應事有功 致果殺敵 南直隸江都人



敏靖

沐紹勛 黔國公 嘉靖 應事有功 寬樂令終 南直隸定遠人

惠襄

沐 春 西平侯 洪武 柔質慈民 早孤有勞 南直隸定遠人 昭靖王英長子



康靖

孫 忠 會昌伯贈侯 景泰初謚後改恭憲 溫良好樂 寬樂令終 山東鄒平人

衛 錞 宣城伯 嘉靖 同 南直隸華亭人

康惠

徐文璧 定國公加太師 溫良好樂 旋勤無私 南直隸鳳陽人

康穆

王 鎮 都督同知贈阜國公 溫良好樂 中情見貌 應天府上元人



康僖

蔡 震 駙馬贈太保 溫良好樂 小心畏忌 南直隸定遠人

費 柱 崇信伯 溫良好樂 小心恭慎 南直隸定遠人

李 璟 豐城侯 [illegible] 溫良好樂 小心畏忌 同

康順

方壽祥 南和伯 嘉靖 溫良好樂 和比於理 南直隸全椒人

劉泰 廣寧伯 同 南直隸[illegible]遷人

武僖

任禮 寧遠伯贈侯 成化 小心恭慎 折衝禦侮 河南臨漳人



僖敏

吳克勤 都督封遵化伯 小心恭慎 應事有功 陝西涼州人 莊勇公克忠弟

湯世隆 少保兼太子太保靈璧侯 萬曆 同 南直隸鳳陽人



僖順

吳守義 都督僉事贈[illegible]和伯 正德 小心恭慎 和比於理 陝西涼州人 改名起敘

紀廣 右都督封汶陽伯 景泰 應天府句容人

蔣信 忠勇伯贈侯 並同 胡人初名把台

僖愍

沈榮 修武伯贈侯 天順 小心恭慎 在國遂難 南直隸滁州人

安穆

常重五 贈開平王 好和不爭 中情見貌 南直隸懷遠人 遇春之祖



靖襄

熊綬 都督贈寧武伯 正統 寬樂令終 四畢有功

張儁 惠安伯 嘉靖 一作襄靖 寬樂令終 甲胄有勞 河南永城人

靖悼 弘治

常六六 贈開平王 寬樂令終 溫柔行善 南直隸懷遠人 遇春之父



莊武

馬榮 右都督贈崇城伯 永樂 勝敵克亂 折衝禦侮 南直隸徐州人

## 壯節

譚淵 永樂 都指揮同知追封崇安侯 勝敵克亂 謹行制度 南直隸滁州人

## 壯毅

何德 洪武 都督僉事贈廬江王 勝敵克亂 致果殺敵 河南光州人



趙鐵 臨江侯 同

## 壯勇

吳成 宣德 清平侯贈渠國公 勝敵克亂 臨難不懾 北直遼陽人

馬駿 都督贈任丘伯 山東武定州人

吳克忠 景泰 恭順侯贈郯國公 陝西涼州人

梁成 都督贈任丘伯

衛穎 弘治 宣城伯贈侯 全同 南直隸華亭人

## 壯靖



高文 正統 右都督贈綿谷伯 勝敵克亂 寬樂令終

## 壯敏

趙勝 成化 昌寧伯贈侯 勝敵克亂 應事有功 北直隸遷安人

壯愍

馮恩 副都督僉事 嘉靖 屢征殺伐 在蜀遭難 無考

岳懋 左都督贈火節 嘉靖 勝賊克亂 在閩遭難

勇襄

周武 雄武侯追封汝國公 洪武 臨難不懼 甲冑有勞 北直隸開州人

張輗 太平侯贈裕國公 天順 臨難不懼 因事有功 河南祥符人



威武

孫巖 應城伯贈侯 永樂 猛以剛果 折衝禦侮 南直隸鳳陽人

威勇

劉聚 寧晉伯贈侯 成化 强毅執正 臨難不懼 北直隸清豐人

威毅

吳復 安六侯贈黔國公 洪武 猛以强果 致果殺敵 南直隸合肥人

王聰 武城侯贈漳國公 永樂 彊毅執正 強而能斷 湖廣蘄水人

楊信 彰武伯贈侯 成化 猛以剛果 致果殺敵 南直隸六合人

威襄

郭英 武定侯贈營國公 永樂 猛以剛果 因事有功 南直隸臨淮人



毛銳 伏羌伯贈太傅 嘉靖 同 陝西秦州人

威靖

施聚 懷寧伯贈侯 天順 彊毅執正 寬樂令終 北直隸通州人

桓襄

薛顯 永城侯贈永國公 洪武 克敵勤民 甲胄有勞 南直隸蕭縣人



桓義

王真 都指揮贈臨沂侯 洪武 克敵勤民 先君後己 南直隸壽州人

昭靖

沐英 西平侯贈黔寧王 洪武

[illegible]容恭美 柔德安眾

南直隸定遠人

宣武

郭子興 鞏昌侯贈陝國公 洪武

善聞周達 折衝禦侮

南直隸臨淮人



崇武

陳清 都督僉事追封合肥侯 洪武

能成其官 闢土斥境

南直隸巢縣人

榮定

梅殷 駙馬都督 永樂

寵祿光大 安補前過

河南夏邑人



榮毅

馬亮 招遠伯 正統

寵祿光大 致果殺敵

河南淇縣人

榮襄

韓僖 右都督贈汾陽伯 龍祿光大 因軍有功 山東鄒平人
孫繼宗 會昌伯贈郕國公 成化 同

恭
崔元 駙馬京山侯 嘉靖 龍祿光大 敬慎事上 山西代州人



簡
鄔景和 駙馬贈少保 隆慶 龍祿光大 正直無邪 直隸崑山人

莊
冉保 都督贈宣貞伯 正統 龍祿光大 勝敵克亂 北直隸河間人
羅秉忠 順義伯 成化 同



靖
陳政 右都督贈雁平侯 正統 龍祿光大 寬樂令終
周能 錦衣千戶贈寧國公 成化 順天府昌平人
方銳 安平侯贈太保 應天府江寧人
王源 瑞安侯贈太師 應天府上元人
顧仕隆 鎮遠侯贈太傅 南直隸江都人
夏儒 慶陽伯 應天府上元人

陳景行　萬曆　固安伯贈太子太保　僉同　順天府通州人

榮僖

李玉　正統　新建伯贈侯　寵祿光大　小心恭慎　北直隸交河人

周彧　長寧伯　同　順天府昌平人　恭和侯壽弟



蔣輪　嘉靖　玉田伯贈太保　寵祿光大　小心畏忌　南直隸徐州人

孫杲　會昌伯　寵祿光大　小心恭慎　山東鄒平人

陳萬言　泰和伯　北直隸元城人

錢承宗　安昌伯　南直隸海州人

徐光祚　定國公加太師　南直隸鳳陽人

顧寰　萬曆　少保鎮遠侯贈太保　僉同　南直隸江都人

榮和

張懋　英國公贈太保　一作莊和　寵祿光大　不剛不柔　河南祥符人

邵喜　昌化伯　同　浙江昌化人



榮康

沐斌　天順　黔國公　寵祿光大　溫良好樂　南直隸定遠人

朱鳳　嘉靖　成國公贈太保　同　南直隸懷遠人　恭僖公輔子

榮懷

陳塤 遂安伯贈侯 [illegible]懷 館錄先大 四川巴縣人 慈仁短折

榮愍

井源 駙馬贈鉅鹿侯 天順 館錄先大 北直隸行唐人 在國逢難



隱懷

郤末 都督同知 嘉靖 遇揣不成 失位而死

悼僖

李珍 襄城伯贈侯 天順 中年早夭 南直隸和州人 小心畏忌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八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九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臣謚

異流

文康榮靖

邵元節 致一真人贈少師 嘉靖 隆慶初追奪 江西貴溪人

榮康惠肅

陶仲文 秉一真人恭誠伯 嘉靖 隆慶初追奪 湖廣黄岡人

按元節初死內閣擬二謚以請 御批俱用之



見顧文康夏文愍諸公碑誌可據後仲文死遂

用邵例耳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十九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臣謚

夫人淑人 普天率土皆王臣也故並列之臣

恵靖

衛聖保母尹氏 宣德



恭靖

佑聖保母張氏 正統

恭和

翊聖夫人魏氏 成化

恭慎

夫人韓氏成化

莊懿

輔聖夫人蘭氏天順



莊靖

左聖夫人張氏成化

敬順

夫人邵氏弘治

安和

夫人周氏弘治

安順

夫人劉氏弘治



崇善

夫人胡氏弘治

崇敬
夫人胡氏 弘治
端勤
恭奉夫人高氏 嘉靖



榮和
崇奉夫人　氏 弘治
保聖夫人孫氏 嘉靖
榮順
夫人孟氏 弘治

榮善
夫人項氏 弘治
勤敬
夫人姚氏 弘治



貞順
周憲王夫人施氏歐氏陳氏韓氏張氏李氏 正統

貞節

晉恭王夫人孫氏石氏 正統

貞烈

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妾贈淑人鄭氏 洪武

安陸侯吳復妾贈淑人楊氏 宣德

陝西都指揮使王敘妾贈淑人時氏 宣德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一

太僕寺寺丞莆田郭良翰詮訂

## 臣謚

### 追贈前朝諸臣

文節

謝枋得 宋招諭使知信州 景泰 道德博聞 謹身制度 河南信州人

忠烈



紀信 漢將軍追封忠烈侯 正統 危身奉上 剛正曰烈

文天祥 宋少保封信國公 景泰 臨難不忘國 秉德遵業 江西廬陵人

忠毅

張拯 唐贊善大夫 正德 臨患不忘國 強而能斷

忠襄

鄧文進 唐賀州刺史死廣西猺賊 景泰 臨患不忘國 因事有功 廣西始興人

忠壯

蘇緘 宋知邕州事捍交趾死節諡忠勇 景泰 臨患不忘國 武而不遂

忠愍

譚必 永豐府推官死宸濠之難大夫 景泰 臨患不忘國 在國遭難 江西樂昌人



按闕書云擬人必于其倫如文宣之爲孔子謚不當復用如懿文懿安宣文在今亦不當復用如文成文正文忠武安武穆武寧靖節康節和靖苟非其人與前人匹者不宜輕用如文昭武成之爲闕名如共和熙寧宣和靖康等號昭灼人耳目者亦宜勿用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一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二

太僕寺寺丞嘉禾郭良翰詮訂

## 臣謚附

外夷 天下大一統也故外夷得附之臣

恭獻

日本國王源道義 永樂

恭愍

高麗國王王顓 洪武

恭順

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 永樂



朝鮮國王李珦 景泰

恭定

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荅剌 永樂

朝鮮國王李芳遠 永樂

恭靖

朝鮮國權署國事李曔 正統

恭僖

朝鮮國王李懌 嘉靖

恭憲

朝鮮國王李峘 隆慶

康獻

朝鮮國王李旦 永樂

康靖

古麻剌國王幹剌義亦敦 永樂

朝鮮國王李娎 弘治

莊憲

朝鮮國王李祹 景泰



惠莊

朝鮮國王李瑈 成化

襄悼

朝鮮國王李晄 成化

懷簡

朝鮮國王世子贈王李暲 成化

榮靖

朝鮮國王李峼 嘉靖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二終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三

太僕寺寺丞莆田郭良翰詮訂

臣謚

近　題准謚諸文臣

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等官臣吳道南等謹
題爲謚典諮訪已有次第謹遵
明旨從公會議以一群情以襄鉅典事該奉
明旨會同九卿科道同各衙門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孫丕揚等恭於公所集議臣等同議得易名
重典榮鏡千秋固必其人不愧於此
典創此
典亦非專爲其人也爲夫
國家舉之可以風有位該部行之足以憲將來則
是
典也正先王之所謂名教而以佐爵賞刑威之所不
及者也乃自昔會議未行咨多目濫若近日類
題既衆又復紛紜講之數年迄無一決玉有瑕
而珠有纇徒歎全德之難甲方可而乙忽否丞
淆衆口之異
明旨謂何貴競日起此甚非所以維
國是定群情也臣等仰奉
明綸俯稽輿論諮詢一稟至公參伍顧聽清議闡其
聲必微其實見其表必察其裏不敢參一毫爐
然不敢萌一念恩私虛心精擇平心議擬以天
下之公是公非合於本人之眞是眞非必其人
端方正直足以砥柱乎中流必所表碩德鴻猷
足以流光於奕世寧過於嚴或有遺賢以待他

日之補牘毋失於寬致有濫舉以玷今日之公
評若夫炳烺大節既以叫
閶闔而觸
雷霆何忍忠魂飲吹毛之憾歷落孤身果能盟歲寒
而凌霜雪肯令介節嶄
華衮之褒庶幾唱德欽芳寓有微顯闡幽之意黜邪
崇正亦有揚清激濁之風
謚典可藉以有光而臣等今日之會議爲不徒矣今

除禮部尚書馮琦候
旨再請外又科道官公舉併子孫陳乞未經諮訪者
另具續單再行各衙門諮訪謹將衆論之已孚
定品之可據者併萬曆三十一年禮部題補諡
七人內除吏部尚書陳有年已諡恭介五官監
候楊源已奉
旨議諡外共二十九人各條其大槩開名恭
請
聖裁



萬曆三十一年禮部題應補諡者五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湖廣人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江西人
僉都御史曾翀浙江人
僉都御史楊繼宗山西人
石城所吏目鄒智四川人
各省直撫按奏請并禮科疏舉及萬曆三十一
年起至三十五年止
[illegible][illegible]大臣應題諡者二十四人

大理寺卿陳偕浙江人
尚寶司少卿孟秋山東人
御史劉臺江西人
兵部尚書毛伯溫江西人
吏部侍郎張元禎江西人
諭德張元忭浙江人
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浙江人
太常寺少卿魏良弼江西人
吏部侍郎趙用賢南直隸人



刑部侍郎張翀廣西人
副都御史張文錦遼東人
兵部侍郎李盛春湖廣人
副都御史魏允貞北直隸人
副都御史郭惟賢福建人
工部尚書劉東星山西人
禮部侍郎唐文獻南直隸人
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人
兵部侍郎許孚遠浙江人

戶部主事周文佐福建人
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南直隸人
錦衣衛經歷沈鍊浙江人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溫純陝西人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江西人
鴻臚寺卿張朝瑞直隸人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追謚典旣會議停當都准與欽此
按謚號關係
國是遵奉



明旨固不厭詳慎顧有公論已定於多年實應允符
於會議禮部覆題翰林撰擬
命旨在前首格未下前夫二十九人如五府臨侯之
楊源後夫二十九人如工部左侍郎之王汝訓
吏部右侍郎之劉曰寧禮部右侍郎之郭正域
禮部尚書之馮琦諸臣業具擬
上而留
留中也潛德幽曜大典未全不無
清時闕事至鄭此五年一議其典旣懸其時則可是
所係於百代瞻仰尤不淺尠乘時亟
請自有司存嗣茲續入以俟君子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三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四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 論議

丘文莊公濬衍義補曰臣謹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滅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爲害可勝



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之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爲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爲謚法以爲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而世之爲君爲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乎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任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背君之託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姚廣孝胡廣



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恩賜臣竊謂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有司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類鈔臣謚後敘曰

國朝用漢制
帝謚皆稱孝文襲唐故以字繁為貴要不離於天道
文武間有惜孝字及武字者坤儀冠孝而聯稱
恭慈遜嫡而均字或益之過而青宮之號羨於
諸王或損之深而興宗之名幾於追癈意者禮
時為大古人所以貴闕疑也洪武諸王不避荒
厲之屬
獻陵訪落有司奏賀銀之謚諭云與其惡謚孰若不
謚惡謚之不行自賀侍郎始也楊東里云儒臣



之謚始於胡晃菴而丘瓊臺則云始於姚道衍
然文節易名寔廑於洪武戊寅之歲則文臣之
謚自王待制始也孝者行之首唐宋以降君臣
同爍
皇朝二百年與者僅君其一焉則陳僉督是也文以
經綸為義非徒翰墨之工今詞林據而有之亦
非令甲攸之典制則魏南齋周恂如非經幄之
產也其在近世則何椒丘黃定軒非搦翰之章
也亦有發身詞林而不得文者以所重則劉求

樂以私諱則陳安簡之屬也有謚在百年之後
者宋潛溪劉誠意也有謚在數十年之後者于
節菴岳季方也有謚及其貤封臣者常鄂公也
有倖獲而數罷者李湯陰也有褒錫而復黄者
曹萬鍾王泉坡之屬也有父子皆謚者鄒緝熙
儀高密周松露王于之倪靜存王介菴白南宫
耿貴崖許靈寶林泉山孫一川有兄弟皆謚者
彭可齋楊鏡川費湖東許函谷也有謚同於名
而不能易者金忠之為忠襄林文俊之為文修



也有姓謚皆同而不能易者馬行部馬西玄之
同為文簡王威寧王后岡之同為襄敏也茲數
者或相沿之舊而習以成章或法守之移而主
者未覺或寵受之浮而求名不得或湮滅之後
而欲蓋彌章故總敘其概著於篇末其或未知
者有所俟焉
此敘鄭司封得之鄭邦章云出閣本惜作者姓
氏不傳錄以備覽
大司寇王公世貞謚法考序曰余嘗有謚法通

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
本意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畧備矣至
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編考金匱國史之藏秘
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
皆閣籍也舊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命矣
則內閣以兩字者二請于
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
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策公侯之爵而傳之
謚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
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
自禕始也其謚小臣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
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熈
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
國道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
之謚寖然
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曾王愛
子也蔡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
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
榮愍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
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殉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媼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濫也
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
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
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
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卽得之不
典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則弗謚也夫謚者人
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
共儺之而奈何爲大臣脩怨賈利地也然則如

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
命旨則翰林之司纂者爲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
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裁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侯伯之謚
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
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謚謚則自官請之
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先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
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



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瓚黃鞏王思楊
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
死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
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
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
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
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璁者易之以下謚
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憎之操法於
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也

王文恪公鏊震澤長語曰周公制謚法雖臣子
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功也其法嚴
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謚
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謚有
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
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
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
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皇甫錄皇明紀略曰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



加貶削哉
朝之謚
國初猶存公道如曾郎曰荒尹郎曰厲是已其後
惟官尊者有謚謚定無改奪者古意蕩然矣
又官由翰林方得爲文而劉公球謚忠愍以其
節也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
姚文敏公夔邵文莊公寶則翰林之制安在謚
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公
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

乎

陳師祝寄筆談曰昔李東陽與劉瑾善瑾欲害
楊公一淸東陽力救之楊深德焉會東陽病亟
將不起一淸偕同列來　候問東陽以謚
爲憂一淸等曰
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
陽卽于床上頓首謝之按文臣美謚至文正而
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光足以當之我
國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公之在內閣貪位戀祿



媚附權奸脂韋沉浮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
反得謚爲文正蔽於當與之私如天下後世公
論何昔彭韶正色立朝完名全節海內所仰文
正之謚彼宜旣殁僅得謚惠安二者予奪胥失
之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
之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加
之謚恐傷國家至公乃改謚文莊宋胡銓[illegible]
嚴多復議駁正我
朝此例不聞矣

少宗伯郭公正域爲懇嚴謚典以重公評覈議
臺省爲僉星羅棣疏內應奪者四人兵部尚書
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
人原謚恭肅大學士呂本卽李本餘姚人原謚
文安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應改者
一人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應補者
七人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南京刑部侍郎
吳悌金谿人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僉都御史
楊繼宗山西人石城所吏目鄒智四川人五官



監侯楊源豐城人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內
惟陳有年已謚恭介楊源奉
旨該謚餘俱
留中不下時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也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四終

#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五

太僕寺寺丞莆中郭良翰詮訂

考誤

按閣籍云諸書所載謚號互有異同稍為訂正大畧以國史閣籍為據而以諸書參之間有國史與閣籍互異則並存以俟考

武城侯王聰按正史謚威毅閣籍具存臣謚類鈔封爵考謚法考謚法通考俱誤作武毅

元帥孫興祖按正史謚壯愍臣謚類鈔誤作武愍

隆平侯張信正史謚恭僖謚法考謚法通考因之閣籍又作襄僖臣謚類鈔封爵考因之未詳孰是

行省參政趙德勝正史謚武桓閣籍具存臣謚類鈔封爵考誤作武莊

樞密廖永安謚武愍正史作武閔愍閔古字通

都督同知康茂才正史謚武義謚法通考封爵考誤作武襄

都督僉事東清按正史謚崇武臣謚類鈔誤作崇武

武定侯郭英謚威襄謚法通考誤作武襄



都督僉事贈廬江侯何德按正史謚壯毅謚法考壯毅通考作莊毅而別有何海贈廬江侯謚壯毅更誤

行省參政蔡僊謚武襄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誤以僊為遷

泗國公耿再成正史謚武壯臣謚類鈔謚法考謚法通考俱作武莊

越國公胡大海正史言行錄謚武莊謚法通考又作武壯按謚法武而不遂曰壯亦曰莊威而不猛曰莊亦曰壯二謚釋義並同未詳孰是

副使孫興洪武中謚忠義見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按正史不載此事弇山堂集亦無之恐因都督府副使孫興祖而訛脫也

宋學士濂追謚文憲謚法通考誤作文惠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楊豫孫謚纂鄭司封類鈔俱謚忠節按正史忠止贈南寧府同知無謚正統中省臣姚夔以王禕例請李毅能弇州續以為補類之誤者近是

愿侍郎麟按正史謚榮毅閣籍具存謚法通考誤作
襄毅大政紀亦因之
恭順侯吳克忠按正史謚壯勇閣本釋義具存臣謚
類鈔封爵考誤作忠勇
都督吳克勤按正史謚僖敏閣籍具存弇山堂集誤
作僖愍
修武伯沈榮按正史謚僖愍閣籍具存臣謚類鈔謚
法通考誤作僖敏
恭順侯吳瑾按正史謚武壯臣謚類鈔謚法考謚法

通考俱作忠壯考李文達公所作神道碑亦同恐
正史之誤
南寧伯毛勝按正史謚莊敏閣籍具存臣謚類鈔謚
法通考誤作忠壯
武進伯朱冕按正史謚忠愍閣籍具存謚法通考作
忠懿者誤
寧晉伯劉聚按正史謚威勇閣籍具存吾學編臣謚
類鈔誤作威武
兵部尚書賈俊按閣籍謚榮襄釋義具存類鈔誤作恭襄
謚法考榮襄恭襄凡兩見尤誤
劉尚書儁按閣籍謚懋節釋義具存謚法考通考類
鈔倒作節懋者誤
原尚書傑尚無謚見弇山堂別集甚詳謚纂言行錄
謚襄敏者大謬
許侍郎彬按正史有贈無謚其子越請之不得張南
園謚法鄭司封類鈔謚襄敏此誤也
謝尚書一夔成化時有贈無謚正德六年追謚文莊
臣謚類鈔作襄敏謚法通考謂初謚襄敏後以子

繼請改文莊並誤
成國公朱輔按閣籍謚恭僖釋義具存類鈔作榮僖
者誤
熊尚書繡按正史謚莊簡閣籍具存吾學編作清簡
者誤
工部侍郎贈尚書劉丙按閣籍謚恭襄釋義具存正
史凡兩見恭襄襄敏前後互異謚法考亦兩存之
恐誤也
兵部尚書錢鉞按閣籍謚康簡尚尚書友璣按閣籍謚襄

簡正史亦作恭簡諡法考亦兩收之未詳孰是
潘尚書鑑按閣籍諡襄毅釋義具存諡法考從史作
襄敏毅敏文相近而訛恐當以閣籍爲正
惠安伯張偉按閣籍諡靖襄釋義具存正史又作康
靖諡法考臣諡類鈔皆兩收之未詳孰是
王尚書用汲按閣籍諡恭質釋義具存諡法通考誤
作忠肅
楊豫孫諡纂上蔡知縣霍恩諡節愍考正史恩有贈
官而無諡

皇明謚紀彙編　卷二十五　五

臣諡類鈔諡法通考有孫學士賢王學士獻林學士
文俱諡襄敏考正史閣籍皆無之此誤也弇州集
亦無
劉尚書釆按閣籍諡端簡釋義具存諡法通考誤作
端肅
臣諡類鈔諡法通考載永順伯薛斌諡忠壯考正史
閣籍封爵考順天誌諡法考皆無之
永順侯薛貴按正史閣籍諡忠壯釋義具存封爵考
諡法通考作忠勇者誤

王宗伯英臣諡類鈔諡法通考皆云初諡文安天順
中改文忠考正史不言改諡閣籍亦無之不可爲
據
臣諡類鈔諡法通考有都督梁來諡壯勇考正史閣
籍具無之弇州集亦不載疑即梁成之訛誤收
之耳
張尚書昺按閣籍諡恭肅釋義具存名臣言行錄誤
作恭簡
臣諡類鈔諡法通考有翁尚書[illegible]諡襄敏按正史

皇明謚紀彙編　卷二十五　六

乃翁世資有贈無諡此必誤也
嘉靖中都督諡忠愍者李淶無李深臣諡類鈔誤以
淶爲深諡法通考李深李淶凡兩見尤誤
英國公贈太保張崙按閣籍諡榮和釋義具存正史
又作莊和諡法考兩收之未詳孰是
諡法通考臣諡類鈔有恭順侯吳允誠諡忠壯考正
史閣籍皆無之弇州集亦不錄恐誤
翁尚書萬達按閣籍諡襄敏釋義具存諡法通考一
作襄毅者誤

右都御史俞諫正德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贈太子太
保謚莊襄閣籍具存正史載於是年九月原官贈
諡俱同而作俞一鶴未詳何故
大學士高穀按國史閣籍謚文義釋義具存六政紀
誤作文毅
李尚書敏按國史謚恭靖閣籍釋義具存大政紀誤
作恭介
禮部尚書傅瀚按國史閣籍謚文穆釋義具存大政
紀誤作文懿



以上考證具錄自閣籍不敢一字增損以傳信也

皇明謚紀彙編卷之二十五終